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五七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

〔清〕朱潮遠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提要

四本堂座右編序

四本堂者朱卓月先生燕息之地也卓月文公裔少有聲具文武才節鉞閩粵

聖天子方倚爲干城之寄而彊年肥遯樂志山水之間日手一編久之彚

録古人言行之可法則者成書曰座右編一日命序于余辭曰毋此子先大夫之志也子先大夫嘗欲序是書而弗果子其繼之余小子涕湲受教而卒業焉曰知言哉是書也可以自修可

以型世可以一教化可以正人心先大夫必有所欲言者而未言余小子敢不尋繹其志而畢言之乎竊惟天地之化包括無外而其所爲者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陰陽之在物者

爲剛與柔陰陽之在人者爲敬與怠傳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是以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君子立教以敬勝怠然敬一而已隳之者萬此學之不可已也大畜之彖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夫大陽也畜養也是前言往行皆陽德之所聚而君子欲自養其陽德則必識古人之嘉言懿行而聚之于吾心自是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君子之言行即皆陽德之所聚而天

下後世欲養其德者又于此焉識之近在戶牖盤盂之間遠在九垓八紘之外皆言行也皆陽

德也豈異道哉卓月克敵制勝威行萬里一以陽剛之氣鼓勵三軍退而居家飲食起居皆有

常則冠婚祭饗一本先覩其得于敬勝之學者可謂深矣而猶未以爲足日取古人之書誦之

讀之涵之詠之有雅歌投壺之風焉其爲書也卽原文公四本之說而條其目曰起家曰治家

日齊家曰保家蓋文公當日抱聖賢之道而不獲大用于時慊慊乎化行自近而已故議曰私

議禮曰家禮而國與天下豈能外哉阜月負將相之略未獲竟用于時故亦慊慊乎化行自近

而已而卒之用雖不敢擬之文公然可不謂聖賢之徒哉卓月又嘗有鐵橋志與是書並行鐵

橋者阜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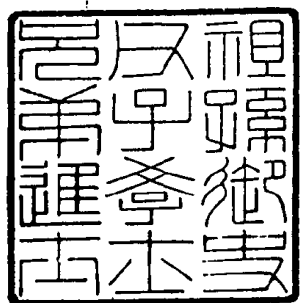
尊甫先生方伯公秉節黔南時於盤山憫舟楫之不通倣杠梁之遺則

而險甚不可橋橫鐵鏁東西岸凡數里施木築土其上至今渉者賴焉易曰積善餘慶今卓月

行誼如此令子雲卿多才傳學孝友謙恭又將以文章顯夫豈非方伯公之所積而發祥伊始

乎此皆先大夫之所欲言者也故并及之

康熙丙午嘉平之吉機陽年家姻弟方孝標頓

首拜譔

四本堂續編序

世皆知能學文而不知能學人古人之學先行其言聖賢著書垂訓無

非身自有之然後舉以示人故前言往行不啻若自其口出世儒誇多競靡徒事說鈐輙充然

自足其於聖賢眞實之學槩乎未聞今我
皇上弘敷經術使人盡禮義戸習詩書興學古之

志備人材之選顧余寡陋亦思所以佐致太平間取先正所集言行諸錄表章之而猶謂深切

著明大禪懋勉則必有
澡身浴德自治精嚴者
起焉乙巳歲里人入春
明門得受

卓月朱公四本堂編若
典謨訓誥森列於前澄
襟數過歛手而嘆曰道
在是矣夫人羣處宇宙

間涉而不勝遷者境也
感而不勝接者事也流
而不勝制者情也熾慝
畢陳法戒斯備究竟一

言一動有合先民之軌
範者幾人况矢之屋漏
質之雞鳴種種與古人
對勘者哉卓月姿才妙

天下家世冠金碧鐵橋
之勳爛於天壤石城之
績固於南服蓄德之深
有所從來益仕後而學

尤爲難見卓月眞不可
有二也所編四十八卷
皆切於身心性命修齊
治平自吾身以求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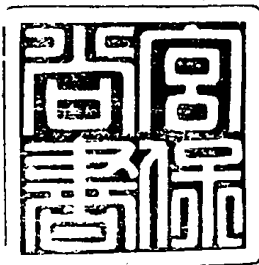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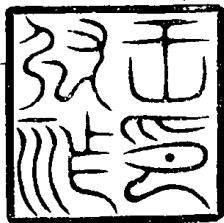
自吾身以歷之語不取
異事不取奇然奇莫奇
於此異莫異於此有旨
同而事異有旨異而事

同有同可以證事之經
異可以盡事之變者無
不網羅讀卓月之書見
卓月之人噫嘻學人之

道盡矣吾願讀卓月之
書者口誦心維孰爲巳
能孰爲未能孰爲可能
孰爲不可能不以其巳

能可能者自矜而以其
未能不可能者自勉則
四本堂之書與
晦菴夫子并久矣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春
王之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同里年家眷

世弟王弘祚頓首拜
撰

四本堂座右編叙

先晦菴夫子訓曰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知其所言莫非吾事内以為身心性命外以為天下國家苟其書不足以資體用是

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體用求之是學者負書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所謂兩不相負者戞戞乎其難之余幼而失教長而失學倀倀然如無燭夜行以致服官律已言行之愆深於坑塹憶

先榮禄公著端俗約言一書皆救時充亂之學行之滇黔楚蜀以及南之閩粤北之宣雲觀者不瘝時余潛窺聲勢之塲學而不省先人逵矣知是書者又百無一存嗟嗟朝聚暮散日往月

来提醒心性欲再見先人而不可得當甲辰之春患足初起養痾草閣静覧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晋六朝李唐五代宋之列主其間君明臣良罔不體用聖賢吾世吾人省躬敎子敬天守

法廼又敢刻廢乎有慨
於中克意群書凡可澡
性浴德善世淑人先後
一揆顯晦一致故易識

前言往行書戒殷鑒不
遠太傳之說詩也曰明
鏡所以照形也法古所
以知今也又患以理爲

理以事爲事事不準理
猶撒錢無貫而理不儷
事譬如說食終未得飽
世不論久近期於有裨

事不論奇平期於可訓
則有欣然若跂者有歎
然若負者有愳然面發
赤者有瞿然失席不自

容於天地者廣摻傳覧以遵先考亭四訓晰類二十四卷間以採今人或以攙臆見遂成帙名

書輾然一觀屋漏即在大庭雞鳴不必平旦俯而讀仰而思因想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為之師

如子房之於黄石公武侯之於龎德公皆龎眉黄髮明炳幾先所謂遂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

定猶豫决嫌疑則有餘也余將置之座右為鹿門圯上之師若謂傳之後世子孫則司馬温公

曰未必能讀
康熙三年甲辰清和浴
佛日印江韓山子卓月
朱潮遠題於紫陽書
院之尊生草閣

座右編錄九

男紫盥手謹書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四本堂主人錄

千秋大雅方

此方專治一切多年俗病服久令人得大智慧得大辯才得大福祿

從容一片　書史百城　細心

爛熳雙眸子　海口一披瀉　研明

不龜手三分（今時人不知輕重故取其少）　搜索

下問（十六兩貴者以多爲貴此斷是也）

右劑量成不必安爐立竈以文火熬煉不疾不徐如雞抱卵自然水到渠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忌燥

紫陽書院尊生閣手製

廣仁方

一畏天道　二遵王法
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吃虧
五輕財忍辱好施　六甘澹泊
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
八不交浮俠客不蓄優妓不寵健僕
九不尚才華技藝工巧
十不殺生　十一不妄語自欺
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韓山子識

四本堂座右編凡例 六則

一是編列起家治家齊家保家四綱每綱分領六則條晰二十四卷

一各卷不尚微奧不闢靡麗篇長則恐覽之不竟理僻則恐閱之不省凡有關世教倫常足備法戒者觸於心目隨筆紀之未免先漢于秦先今于古次序紊亂觀者詳之

一六經學問如日月中天世所共見今止就

往哲先正中言行可尊可法者奉爲典型

一所輯羣典詳略不無各異稍爲刪潤

一立意標領四綱原取規勸故不妨雅俗兼收下學上達則俟觀者之鑑

一是書如潘緯十年古鏡蘭膏繼晷寢食不輟今甲辰春夏養疴草閣剝啄聲稀遂得悉心考訂付之梨棗管測蠡窺不足充鄴侯之目倘荷同志所許不敏願商續刻 終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

四本堂座右編目次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一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讀書

聖賢之精神心術具在簡編儒者欲繼往開來毋踰誦讀然險躁不能理性惰慢不能研精必其日就月將人一己百則發於憤憤者其見益卓開於冥冥者其詣最深尊所聞行所知勿徒取辦於口耳爲子孝爲臣敬急須

致力於綱常愼毋使人置我於孔光張禹許柳之間詈爲讀書不識字也叙讀書第一

先晦庵夫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呂氏春秋甯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

宋黄山谷與人書曰每相聚輙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魏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南北朝顧歡鹽官人家貧無以受業每於舍後
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
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南齊高帝召爲
大學博士不就
齊沈驎士家貧織簾讀書手口不輟號織簾先
生後居相位歸養其親人號曰織簾相公來
也
五代范質字文素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

問之荅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
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
之徒與之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
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
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公有四子純佑
純仁純禮純粹
唐李德裕以器業自負好著書雖位極台輔而

讀書不輟初貶潮陽在蒼黃顛沛之中猶留
心著述
米元章亦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
嘗片時廢書也
欒城先生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
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
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

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
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
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滑
居抱道沒齒無怨
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
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
而無害是謂至樂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

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

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考亭夫子云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處見爲得手須是終日

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羅景綸曰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

吾心適可以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

自警編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愼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着力

先晦庵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古人書

做事軒昂光彩全憑精神强壯讀書亦然

陳眉公曰掩戸焚香淸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前輩

人多是耻于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

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士之登庸不係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皆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于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

亦自省力

宋丞相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淸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刼許多僧寮不肯任刼欲造靜室修行眞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見已讀書如逢
故人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眞可謂忠孝訓
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
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毋愼微
直道遜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世惟淸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
深爾將成就爾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兒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王無多說忠厚淸修是好音

會心言云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
銷帳

劉贄敎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
衣冠

北魏王拓跋珪問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
智先曰莫若書

晉董遇挾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不强教之云
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任末觀書有會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以記
其事門徒悦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蘇文忠讀書如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
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岳蒙泉公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旨莫
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
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
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
不學無術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
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工夫何在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
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余漳州陳平人老師曰讀書眼欲縣如賈番到
處輙止心欲儉如惜福人飯間粒墜必拾入
口
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
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眞如陶靖
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吉永李石守與門人書曰讀書半生一旦作令
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
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
仰覩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
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借字駢篇兒
女事也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書云東
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抵恩縣望德州
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
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
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
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偕兼值和煖猶且不
堪若絲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
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爲
淒凉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

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
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
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窻
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
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悞
愧耶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不妄苛責

秦和蕭伯玉曰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于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葷熱食發滛生嗔增恚當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黃庭堅答蘇大通書曰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苟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横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輙復貢此此運水以移河伯者邪

烏程唐宜之云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剗害

陳幾亭曰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進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尺牘新鈔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大

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四本堂座右編卷一讀書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敬畏

堯兢舜業上古有能敬畏之聖人戒謹恐懼屋漏無不敬畏之君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莊敬日强折旋中規周旋中矩表裏交正禹湯謹凛其與也勃焉桀紂縱恣其危也忽焉可不敬乎著敬畏第二

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魯齋先生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汰有司簡舊典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爲王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明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某以措大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决事重任可釋矣

趙清獻欲絕慾挂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

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卻之文節搆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痾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朝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挂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于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魯宗道真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忠實拜參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參政

又宗道爲執政嘗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衞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强幾百歲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爲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時延之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甚寒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惰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一次不冠如

厠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没獨寧舟有燈導而前獲濟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司馬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蕭德言篤志于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

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先文公告陳同父曰眞正英雄邦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又文公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垧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愼乎隱微枕善而居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愼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較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愼

武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乎

人如誠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用聖典拭几糊窓定陰側一生壽算刻婚書災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大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竅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覘視嘗游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葢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

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衆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微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決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自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毎以手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蓋可以忽乎哉

余繡鶴堂聯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

留好樣與兒孫

傅休奕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禍成於多言

蘇黄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葛文康云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敬畏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學識

有刀者礱乃足以斷蛟螭而剸犀兕有玉者鍇乃足以美珪璧而耀琮璜凡有聰明必資學識故班張顔陸流芳後業而歐蘇曾王媲美前修安叔千稱没字碑人皆齒冷盧照隣笑麒麐楦孰不寒心述學識第二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制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以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愼之毋忽上覧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已子無敢言

者帝雖長不知也妃甍后欲塟以宮人禮呂許公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許公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許公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臣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顔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寄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宋神宗有意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

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

大逆讞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婦人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于簾外、卩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荅。是夕報罷。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仁宗久病方瘥、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唐明皇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隸卒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

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
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吾此言非爲佃
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梁郗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
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帝
從之郗茹之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
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
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忌

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
請高宗久鈌亂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
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
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蹙起捧册飛所處嫌
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
焉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豈略無意也又
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
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
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
終身此皆不自晦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
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逼顯子愼復成進士第
一賀者塡委公獨蹙然不歡或問故公曰君
知弄傀儡乎曲終則盡出其傀儡人家氣數
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

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僉事恂以殺
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淸年妙
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慢
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
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于仕
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
法也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巖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淸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于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待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之
王翱典選外孫賴其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翱曰身為冢宰不能庇一外孫也翱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為令長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曰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襍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至為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忒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邵裒然奏偽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説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於邪教尤可行之於汰兵

江陰周鳳犯罪宮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孕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

子將蹤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趙飛燕譏班婕妤婕妤咒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係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為人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

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茍全性命於

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慾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淸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傭保髠奴皆此意耳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陰侯先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溫公爲相毎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四本堂座右編卷三學識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政治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爲國非示寵也君子乘時遘會本以行道非漁利也是以古人風淸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携歸劉寵一錢述政治第四

張掄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姸自姸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林希元主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戸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

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
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與工作以助
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
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
遷徙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
之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
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

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
授以弓弩農牛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
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
保正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
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
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
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
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
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
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
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
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

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蒙
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
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
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
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
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于西水激西則沙
漲于東百姓于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吝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乆乃釋之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與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衆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

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墻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

元既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

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薑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糟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永清守成都决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决飯未嘗再炊有曾不解擔之謠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以示人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黃紱巡撫延綏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

大慼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慼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辛元龍尉京邑時乃侯禹之孫與岳武穆家讐

田歲久不决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省視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于岳卷畀于火合邑稱快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苗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苗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并遣歸業民悉安居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大行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尹花書判云

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
判私用刑尹即追主備言本末尹皤然曰所
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
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為河伯
娶婦巫覡覡見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
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
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

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
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為
求之即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
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
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
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
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
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為河伯娶婦
矣豹因闢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秦李冰為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
為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
為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
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黔省山谷深阻虎豹窟穴其中前此行道者多
罹其害間夜入民居噬人畜以去然地苦貧
瘠版築為難州縣不足當雄藩鎮市在在有

畏心先方伯治黔疾首蹙額曾無暇時不論
近遠往往單騎四出相視可城者不動公帑
捐俸具糧食備畚鍤程土物召工匠募人夫
運磚石委老成佐貳及鄉三老董督焉民驩
趨之於盤江建連雲城海子堡建恬波城亦
資孔建平黔城尾灑建順化城石基建懷仁
城龍塲建馴象城江西坡建有嘉城板橋建
靖氛城小黃河建奏膚城頂站建清豐城定

頭建舞干城城凡十一又于凉水井腊茄盤紅水灣黔宗嶺各築瞭望樓以備緩急百姓有所恃而不恐苗賊有所畏而不敢犯至今賴之事經題請城名皆出朝廷所賜備載通志中

盤江在黔永寧州界中水來自滇雲深不可測波濤洶湧湍急如箭前此舟渡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者幾以壑量天啓甲子先方伯

提兵過之洪波震盪自分殞身幸而無恙遂仰天誓曰不成盤江橋者有如此水嗣後廣儲偫省費用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倣諸葛孔明瀾滄橋狀鎔鐵爲扣聯扣爲索餘其兩端各數十丈鈕鐵軸石窟中加以重覆布木板其上以便車馬仍建鼓樓以爲橋護建月城以爲樓護琳宮梵刹相望山岡招僧主之自是而出於塗者如從枕上過矣事始於崇禎戊辰之春落成於庚午之冬兩臺具疏奏聞得旨嘉獎而仕宦於滇黔者多有題咏備載鐵橋志中以傳於世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

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究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究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與今既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

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機索騙胃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旣多乎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狙猾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忪鍇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旣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悞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愼政不在依違

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擧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

福建廉使陶垕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王晉溪曰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擧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與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惟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以

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

漢劉昆令江陵値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崤黽道鄉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四本堂座右編卷四政治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志節

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搖、是以百煉而南金不虧其體、危困而烈士不易其操、舍生取義、是謂名節、賁育不奪、是謂氣節、言行無虧、是謂直節、千金若浼、是謂清節、然而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矣、載志節第五

羅景綸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八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若無、人謂此眞做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盤虎重、老枝擎起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胡威父子以清愼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孰是無地

起樓臺相公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己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鴒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功

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剝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

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酋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鎭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己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管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勸之酒者飲一盃便吐出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淸德如此耶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

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隆慶中嘉善令許鎡滇人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旣渡河度囊中貲不足乘輿竟騎一驢而去

楊繼宗知嘉郡有囹卒饋熟蔬首夫人受之繼

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
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搢
其身不義因吞皂莢龙出之卽日遣妻子歸

鎭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
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
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吉
貲及半文悯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寄授其僕

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
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
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
僕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
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見其居遍
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
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適見籬落間一老人角
巾拱立摘荳徐整衣而出謁之卽北野先生
也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
北土糖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爲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

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帙三
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
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盂市餅一盤
酒數巡而已

商則任廩丘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
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
亦動手尉一個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牸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

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

鬲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在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官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微瘠

郡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

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為左拾遺日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十萬戸州猶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為太子少傅曰月俸三千官二品朝廷催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方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

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矣

天啟甲子安奢搆亂先君子為冦副監川黔軍出納糧糗六載于茲而此扣除事故缺補各項例存公費銀積至九千七百兩先君一毫不染悉申報朝廷及晉左轄六年黔省祿支兵餉賴楚省接濟先任者及接任者舊有交盤之費獨先人氷蘗自矢六年中節省銀六萬兩親賫戸部交納彼時甚賈人之怨今子孫輩身經離亂三十餘年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寘寘之中亦何嘗不降佑也溫公云積金未必能守是亦先人之志也夫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為依附一日士

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宋亾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為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

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
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
如平日梨栗[illegible]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漢任永逢信並好[illegible]悔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
入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

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
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
歸亦自經死嗚呼任古今來是何草詔書名
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黙有相維者心
死而身輙死耶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
至巳卯歲死有人賻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
公遲四年早知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

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
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
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令德
不昌令有期頥之壽哀哉
余宗兄國柱字盤如臨安人崇禎末年任湖廣
常德府同時川寇勢甚猖狂太守及通府推
府皆委之而去以府印授公公操守廉潔涖
事精明百姓稱爲朱青天有同鄉過常德招

公至德山欲相携以去勸以孤城不可守徒
殞命耳公不聽次日回府與民死守未幾城
破殺公尸投水中事聞贈太僕卿蔭一子入
監讀書
甲申歲寻承乏漳泉所屬士大夫多軍伍籍舊
設鎮海衛學以領之文廟孔聖像嘉靖中未
毀是年正月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
學士黃公道周[illegible]憲司陳公璜余丙子座師

蜀撫陳公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亡之兆豈不信乎師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疟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爲文出人意表人多不能解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爲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在川撫子民多如保之慈養士卒有挾纊之恩川東孤涖遂不能守以身殉之良可哀已身後家益落子適官其地稍爲周旋之今不知何如也西望黯然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隱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任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恩曼恩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黥問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宋明帝宮中大集嬴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

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儜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眞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

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三代以後事也上古則反是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以清吏二字其餙匾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喙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催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羅念庵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

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予未有子因念予然一身耳所需幾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

呂申公書古詩於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死忠死孝隷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
王侯將相胥爲坑厠陰魔
嘉靖中李遠菴居官淸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
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
寒温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遂
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
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
人物僅此而已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
全寄任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
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
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
至願乃延頸就刑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
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
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詰
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
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
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
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淸標大不移而小不
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神宗即位劉璟以侍講須詔交南詔既讀宴畢
即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
令陪臣要於路劉乔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

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
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
偶一日室人偏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餽至
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貪罹法
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階下也相傳
爲談笑

四本堂座右編卷五志節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六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雅量

今夫江河之內垢穢總集而取飲者不擇量大故也盆盎之中猫鼠張皇而偶見者捐棄量小故也孔子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是以相如謹避廉頗之强寇恂不叅賈復之坐李沆不較狂生之訕蒙正不問朝士之名皆我師也故載雅量第六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葢纔是生成的德量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淺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即毁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羅洪先作閧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李沆秉釣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蔣恭靖公瑶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瑶曰兒幼怫怫也有頒瀉水樸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訴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幷此頒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蹴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朝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大用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有憂迫而神理怡然

韓持國知潁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

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卿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三事絕類而一卿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為寶也其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戴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甚喜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荅及歸客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為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瑒復能詩宣德間為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真武湖壖取萍藻食豬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客邏厲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撑船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王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盍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

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知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松江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

彼信禮之張筵相欵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眞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筭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葢服毒而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楚莊王宴群臣日暮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令曰今夕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卒得勝詢之則向絕纓者也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憶庚辰夏繡鶴堂燕巢纍纍坌汚四壁命盧兒汲水湔洗值先方伯至見而戒之曰吾輩心

地則要光明若眼界儘可容隱至尊莫若天地何物不在承覆中何必乃爾嘗聞好潔者多濁報須推而廣之

司馬溫公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叚諺曰忍事敵災星內典曰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或問妬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妬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耻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羮汙鬚謂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叅政國之大臣爲長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媚實敬儉人如謂知敬事公實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

興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始豈獨孤洼者爲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得滿獨則無罹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皋夔稷召郭李韓范並奏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冠掩映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驚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

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褚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拋却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涵養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史艮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毎出入怨里人不爲起甚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候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毎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楊公爲何官與坐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蒲伏堂下謝公渾不之較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六雅量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七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勤儉

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惰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啜土硎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脛無毛禹號深仁賢婦儆戒於鷄鳴羊琇貽譏於獸炭陶侃運百甓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後肆淫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

亡䏶䏶實賈其怨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右勤儉第七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古人云乎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頹然安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便蹙蹙

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家教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至商賈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良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

而鋤或挂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豫講於平時也

宋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汪澄原曰同畦而稼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亢陽赤地民農汲甕而灌猶入其

半焉回飈衝檣長年者唱喝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之際此足以徵矣故君子持世定傾不言運之否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之豐嗇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

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家莊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廹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爾戒之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饞恣穀果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教家要略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亾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

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有術亦祇爲他人滋息耳王卞册進聖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愛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靳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旱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輙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予在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間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其平居恒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兼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者各耳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笑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覩昔胡紘嫌先夫子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

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先方伯端俗約言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男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撿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繇之以典可不戒哉

又曰少年勿慶生辰古人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令不拘老少慶壽設筵非禮也

又曰交接往來必用名帖每次一帖已屬多事

又折全柬紅全柬封函之類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萬曆初里中士夫相拜不過口傳間有自書名字於門者其從質如此今人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自何典如用折用單亦見古雅

嘗喜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四本堂座右編卷七勤儉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惜福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尚不能免木直先伐井甘先竭物理又豈能違況乎千駟萬鍾招忌之府良田美宅惹事之因福何可長恃故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而後來之福遺之子孫者不可不培惜之正所以培

之培之正所以惜之也載惜福第八

人生天地間諸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飲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盖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

淍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王謂曰自今勿為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放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高力士於玄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卽命史書於冊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而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

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向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也耶至今人爲美談

盧懷愼儉約嘗留客論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人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食歡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爲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矣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眞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

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之交如斯而已羅列珍饈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直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溫公眞率之會餱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餔只用三山谷五碗自節敬軒隻雞留啖魏文靖

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臺飯不宰
牲以爲酣匪直存淡薄而可久亦將戒奢靡
而防貪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
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
日貳設醎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
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美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存官

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十月烹二雞胡
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奸大嚼
如此不爲吾累乎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
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
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
其中汲水共飲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其妻獨
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
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
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
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
英幼唱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

裕奸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處孝仁
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
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
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頤爲褻州日點出
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厠有紗帳茵褥婢
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
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饈備珍奇廚中所棄
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

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設施處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加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

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一物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鶴峰子曰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牛不猶實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耶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撫州周百安與友書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惜福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九

邢水韓山子阜月朱潮遠輯

詒謀

形端則影直無問于風雨晦明源潔則流清不分於江淮河漢事非勉强理有固然故馬援戒子之言首以孝弟而顏氏教家之訓不外詩書諺亦有之曾子家兒不解罵孔子家兒不解鬬則亦養之有素而習與性成也故

揭詒謀以告為人父及為人子者取詒謀第九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鐫一誓碑于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幔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即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下皆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即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兵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攀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

稍解復有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爲殿上虎

鄭埜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敎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耶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敎職居開因秋闈需典試者謀于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陸平泉子彥章己丑登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慮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覩皆歎服不置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

艸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

益以是爲常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爲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十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官子狎惡人破産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于人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先方伯在宣雲時家書云付見潮遠丢爾等一年餘心中痛割囑付你刀耕火種尚有天災我爲朝廷封疆受多少勞苦今乃亦有詿誤處卽此日月之餙亦卽此當猛省人生衣食有分定若不愛惜穿吃盡卽不乞丐亦必爲無耻花子不可在小營生人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出得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不來採你了有起事來越是門面越不好有不惜衣食者是破我家也我遊宦三十年無餘錢以遺子孫若遺有餘錢恐天報我連累爾等我只以清愼勤仰荅求爲爾等裕受用一則不煩天地鬼神乘除減算我一則不煩盜賊窺竊我一則我臨死之時決然無生前損人利巳肥家潤身之業障難得見你將此言卽是財帛與你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

休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兇人算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兇惡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厨中刀上見血說着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寧可少吃一碗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汙遇驕奢狂人只說道你是有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筆

河濱子曰廣陵朱卓月先生與予善乃出其尊太翁方伯公手蹟以觀之嗚呼此朱氏之天球河圖也匪但卓月之所守雲仍之所恭也凡天下之教子者與爲矣天下之孝子者無不與爲矣安貧讀書守禮修身聖賢奚加焉篇中敬重朝廷卽官長必謹書之不敢綴于文句尋常之下忠蓋寅恭皆可想見蓋賢者之不苟如此以故卓月居官不敢有玷于家聲方冶箕裘有自來矣然予于此大有感焉先大夫手書曾裝潢藏之避難南來不可復問而予又落莫無聞視卓月愧甚嗟乎天下之不愧卓月者幾人乎河濱李楷拜手書

羅一峰先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
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
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
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
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
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
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

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
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
願哉想其氣焰官勢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
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
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爾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
有成功致身萬乘[illegible]天也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温慰勞後訝
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納粟乎郵九
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
李九我弟爲布衣而服易冠服乎詰以原帽
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illegible][illegible]冠無衒俗也弟
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即屬布衣何嫌儒
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
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先考亭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
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
爲服忌其人而衰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
名父之子有此又先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
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
誠伯後死官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
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
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

謂見厚乃尊茹朱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黄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

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很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内談醉飽之語愼勿外洩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羡其隣之樂

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必齋沐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愣然而退曰如此致富其卽死不願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九詒謀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種德

種粟得食必無怠於耕耘種木得材必無失其培壅君子種德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隳行故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種德者可不勉乎哉種德第十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頓之每日說幾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愼無惜種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備禮嫁之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

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王克敬常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著爲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隷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覩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邪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惻爲之罷戯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

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内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即與之餽後務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視夫人曰當如巳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封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念菴羅公淸介歸橐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既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即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誚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

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
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爹每呼之不應
日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
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
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覛之千金也繫其
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
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釋之比部唯唯
釋其人還金而去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欵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
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迺貨衣物悉營送塟
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
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
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
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也

然耳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
一釵梳買鄰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
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
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
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穠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
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

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
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
人自受娠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
宰相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利濟
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
大問侍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
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

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侄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

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鄰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滇臨安王公璟爲諸生時有母在堂歲暮支廩銀回欲修甘旨奉慈氏途中忽見兩夫婦慟哭不捨詢之則夫以罪謫戍湖南欲賣妻爲道里費耳公聞言大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戒以勿相棄捐也夫婦跪叩感謝問其姓名而去後公登鄉榜赴京會試與同列欲於洞庭登舟正行間忽一婦覆水濺公衣公曰那可爾婦乃識公問曰公非臨安王相公乎公曰然婦大呼夫曰恩人來矣夫出見公大喜拽死不放必欲留公公不得已從之入其室

則神座之間有木主公姓名在焉香火奉祀唯謹遂留酒款公過夜同舟者不能待捨公去遲明有人來云昨前行者俱葬魚腹矣公更留一日始別公後登甲科仕至巡按御史子二孫二皆舉於鄉冠冕蟬聯云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固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如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老遽携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

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葉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猒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

數人

崇禎癸酉先君子任黔臬五年犴狴多疫癘特爲奏請末減於是十府之獄爲空有重囚在繫者遣幕官掃囹圄滌枷杻冬寒賑湯粥給草薦以爲常會於熱審時見囚匍伏拾溝中瓜皮充腹遂戒子孫每飲食不當揀擇必念饑餓之苦于患難時更爲可憐

先大父榮祿大夫壽八十四歲不二色居常不

衣冠不見子孫蓄藥治人不擇遠近嘗有稱
貸貧不能還者徹私焚券不令人知溺器不
假手僮僕曰何得以穢污累人府縣禮請鄉
飲却之云奈何以我試盛典曾埜先資政曾
祖甫三日復山時恰有產婦伏於墳頭血污
狼藉族人噭噭不休先大父呵斥之命僮僕
煮糜食孕婦徐引之而去及易簀時沐浴竟
自着衣冠受子孫拜辭乃言曰不願金玉重
重富但願兒孫箇箇賢更無一語遂逝（先大父諱商柄字道充）

明熹宗癸亥貴陽安賊之變圍城十月先方伯
時爲郡守官民捕鼠雀煮靴革掘草根食之
無遺齒頰皆爲焦黑父食其子妻食其夫鞁
黃巢之亂更勝及圍解後骨骼如山隸卒百
姓無一存先君子自督僮僕積聚掩埋僮僕
之身臭味有不堪聞者群虎晝行城中擇人
而食先君手爲文告城隍忽一虎伏於廟階
下若有物挾持之者遂擒殲焉又一夕夢城
隍云吾有難何不救先君心動次日至廟見
神面上有箭射入寸許先君子手拔之昔人
云亂世廢法神靈如此可畏哉（先君諱家民字同人）

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
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
死扶傷急人患難無幾隱賊隱德也不作善

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先微精
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異人告
之曰爾今求道當提拔世人耶當只了自己
耶若只爲自身神仙不取然則爲善固佳又
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悟人是也

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
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古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然以殺止殺亦是其

必有者願用之何若耳第一怕無事生事以
百萬枯骨博封侯賞第二怕以暴易暴冐殺
平民攘功首級第三怕鏖戰屠害王敵俱損
故如曹武惠徐中山輩手造區夏又能戢軍
禁殺其福德便不可勝數也不然善戰如淮
陰縣布善射如羿奡由基後安在乎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德尤
自寡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
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
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
封記不令人見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走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
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
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
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取官今秋高歲晚實
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
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
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
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
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
激百拜而去
沈特賍筠州買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
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
單騎向筠州覔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
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

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吳次曾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
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
次曾曾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
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
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
遣議已成次曾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

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
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
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
平復如舊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

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
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
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
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
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夫草拜墓哭泣
甚哀身自炊爨執鼎豆以修祭祀垂泣曰君
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羅道琮貞觀末從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荊襄間

臨殁哭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
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
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波
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
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
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
界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
墻以障之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刼商泊而救焉
内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
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
爲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
津陽讌之其時商以貲盡自鬻於屠爲奴矣

方公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
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
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
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
至公廨欵月餘贈數百金又柬同難者贈之
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孫屢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
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别誤人至東湖之濵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弗得翁念殊
切值天暑數人歇凉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
門後一黄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
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
凉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
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淸秀

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
至途見人携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
聯騎送至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
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
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
然當官尤甚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種德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一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勸誡

讀書千言不如實踐一言知道百步不如力行一步好事當前休放過極力擔承高談入耳要思量悪心體認人所應有我必皆有人所應無我必皆無噫玉石相攻玉漸靡焉而或益之潤金火相守金則流矣而實益之精

故伸勸誡以當箴銘述勸誡第十一

紫虛元君云道生于安靜德生于謙退福生于清儉命生于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為人忌少行不為人短少智不為人勞少能不為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須請他明裡不傷人暗裡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須求他蔑莩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筭計那筭計處恰爾偷授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

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典騙他不得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邵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詩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王荊公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火只當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

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誡世十着云第一着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着無理鳥第二着寬些好是個大容的小肚腸空窄擻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荊棘叢中要跌倒第三着靜些好是非塲多鬧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着淡些好淡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交情耐久長富貴濃華難守保第五着省些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着平些好做蹊蹺成煩惱路間有不平剗側定是蚤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七着讓些好路徑窄迴避蚤驢馬望前擠一定擠箇倒憑人向主我抽身傀儡戲塲先看

飽第八着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獃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窮到老第九着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笑嬉嬉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籬笆邊拍手打掌齊吽好第十着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無事入公門有興賬芳草梁上君子不下顧化緣僧道靜悄悄

許眞君諭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

修身無益不善取利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申閣老百字銘曰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温柔終益己强暴必招災善處真君子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須修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退福重來

李太白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完內可以練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輭滑中豢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鬧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即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拙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淺

但帶得一個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

個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

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

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覗過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

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眞實受用處忌成樂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

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

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為天聾地啞蓋帝君所

司定為人間爵祿之籍以為凡享爵祿者必

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

若逞聰明定遭黜落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

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

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

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

膏粱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

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

為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

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為金穴嗟夫衆

人以糠為市彼獨以金為穴造物何不齊如

足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

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僧醮

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公須要令天下後

世人取法孝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兒甞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晉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堆過壁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强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來替不得

并州山人養心歌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瞻窄古今興廢言可徵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麁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昔時賢文中有最可喜者藥能醫假病酒不解眞愁又點塔七層不如暗處一燈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莊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莊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衆生心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

謾口中佯念佛是皆眞實不虛話也聞此則少者當戒況老人乎

有駡佛者駡止問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駡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于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愼勿爲惡

傷心之怨莫如積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

爾戒之哉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

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揑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乾坤是鉄圍世界休擇便求全仕途是名利戰塲莫衝鋒圍陣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謚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況形紙筆乎

罵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懵志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誰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詈口欄柄或甚之生心啟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弟在外人齒頰也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

笑若彼此兩利或於已利於人無損皆可為之若利已十九損人十一即須躊躕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已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已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其圖之

何得欺他貧士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覩虫蛇之蟄伸

富人愛其小兒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者遇

有貪徒常于僻靜處壞其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寘於法何益小兒乎

人有家生一梨大如斗遂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一大蛇穴在其下凡物異常者皆不可食

吞食物以象牙金銀銅為匙或魚魫為器皆可試毒凡諸般毒以香油灌之令吐即解凡飲食後心煩悶不知中何毒者急煎苦參汁飲之又令吐又方煮犀角湯飲之或以好酒煮飲之

凡水過宿面上有五色光彩及磨刀水慎勿洗手

晉張華博物志云凡婦人有娠者於雞未鳴時着婿衣冠照井令自見其形定生男子然不可令人知無娠者照之亦有娠理或有之

康熙癸卯六月徙染濕痰流注於右足痛不欲生百藥無效偏查方書飲補中益氣湯九月

遂瘥

癬之為症遷日獨多僊乩云羊蹄猪耳甘菊煎湯時時溫洗自然消忘新起癬者用露濕綠瓜葉擣水拌石灰塗之愈（羊蹄猪耳草名）

宅有五虛令人貧耗五實令人富昌宅大人少一虛門面大內窄小二虛墻院不完整三虛井竈不一處四虛宅地多屋少庭院廣濶五

虛宅小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墻院遇完
三實宅地相停四實宅水溝東南流五實又
云勿以接木爲柱及自死樹爲柱皆不祥
日夜無故不可於官舍正廳私家正堂向南坐
多招異事婦人不宜跂竈坐竈前不宜歌唱
罵詈吟笑呪咀無禮竈灰不宜棄厠中窺古
井損壽塞古井令人盲聾對北涕唾及溺尤
爲深戒

碧松道人曰房裡無人莫焙衣焙衣尤恐帶頭
垂挑燭過光防燥物吹燈要看火星飛水缸
煞炭方爲穩木桶盛灰大不宜家中縱有千
般事臨睡厨房走一廻

毎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旋有才幹能營聚財
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
謹者則以爲不稱巳意而疎棄之雖得其資
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買禍卒致
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
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巳泯
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
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
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

的氣象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
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
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巳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
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
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一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
爭此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
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

非災横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
有說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
偶見一客盤飡頗盛叟問卿有幾多財客云

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
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
發叟積餉軍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數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爭名利要審自已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
忌之念撑門戶要算自已來路不要步趨別
人妄生掤扯之計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
怒犯不可救

處富貴勿聽僕隷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
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隷之言貪且險也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
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
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
虛心此大受用實訣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産儘有正經爭奈
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
非枉却一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一勸誡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靜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人唯役於動而不返於靜正如貧兒乞食不知身中有寶不亦可哀乎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行妄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量狹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其大要只在愼獨顧與深者商之叙靜觀第十二

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云出門卽有礙誰云天地寬天地何礙褊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人生眞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魂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僦一

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廻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人筭自速勇猛剛强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

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改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烝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刧前

每聞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麽一個人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决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敢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淸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禍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世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

也不如暫借一宿徑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毎置産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賞置别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去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皐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皐代其官韓伲胄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伲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阱

切須猛省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脱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臨終帶一戀字脱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

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張觷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嘗曰天下被汝翁做壞了旦夕賊發火起
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宋栗庵纒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
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詬
曰我任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
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
蟻乎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
若深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祇

緣經歷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康節詩云壹身要為眞男子臨事無為淺丈夫
又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
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為又不作風
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
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
化作恩光一泒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
何日得從容又稍降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歎

莫臏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
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為利害移又
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又欲為
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照破萬古
事收歸一點眞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
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
損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經曰佛告沙門愼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為泥
所汚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
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
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陶柟林云居家為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
做官為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寶後路便保他不得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肯爲聖人於傷生事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高而恬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

林焊陸弢叔是也異端横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

莊子衍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有僧任山武誅攘之僧挂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去就當如此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冦至人宼獨遺躄者盲者待死耳然躄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皆免乃知兩相爲用則無偏廢之才

世局棋新不着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敵頭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漢伶生妄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伶日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

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張淮陵喪父巡撫衰服在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

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竊名志士郎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有士人夜則焚香祈天盜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遥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眞時也命也地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之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邪雖戲言可發深省

雷宣撤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鉞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日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涯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已乎余聞而笑曰胡不與白骨同瘞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出關去秖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又馮瀛詩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顏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鞾襪

外望雖好看其中甚不快活

王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眞勘破造化

胡石塘應聘入京元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你敬之我觀

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常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王荆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乚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塲而散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楚

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爲樂者何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

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
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
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
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
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
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
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
如此人愼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部長出象
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
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
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毎樂作奮首鼓尾縱
横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

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
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
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
人之死利乎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
寛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
臺年資御史曰裂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

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
欲遷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
知年資不能稱也
郭覇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
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
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
爲人趙履温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
遣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

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賓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爲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靴裏藏尖刀矣由此觀之高宗畏檜至矣小人即忝獲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你命通時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

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寧耐是恐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吴興願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吴興

復至咨嗟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人靜息生機亦且看耳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哉互圖並致凶死世蹈此豈少哉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二靜觀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三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和順

天地交以成泰四時行而百物生明良遇以揉邦玉燭調而金甌固凡操家柄務悉人情婦子嘻嘻誠非刑于之道家人嗃嗃亦非閨闈之宜必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婉而聽燦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孚則仁讓典於一家而風化行於四遠矣可勿謹哉載和順第十三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于前矣

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

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矣

劉君良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

於是羣鳥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始知其謀夜攬妻髪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厨子弟數十人皆有禮法貞觀初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雍睦矣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

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顏氏家訓曰世有痴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怜已之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計其過鬼奪其筭愼不可與之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之哉

寶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間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顏氏家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象山先生甞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盖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見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許屬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

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盖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隣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作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保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刁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要扶他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横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王陽明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

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竊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

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騖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

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膻而細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

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最爲上帝善賜以帛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釅醋況其他乎故忍衆妙門也

孫登字公和性無恚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與之語不荅嵇康從遊三年將别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鬬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强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産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嬴得猫兒失了牛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順須是中心恭敬常自見已不是眞能虚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沉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訕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四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敦倫

羊跪乳烏反哺共羡其知父子之恩鴻前蜚鴈後列亦愛其有弟兄之義依膝下者菽水可以承歡莫待百年廢蓼念孔懷者塤篪不妨迭奏毋庸七歩成詩斡蠱蓋愆乃孝子慈孫之美事敦宗睦族實仁人君子之用心載

敦倫第十四

胡師蘇曰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荅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後及疎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知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饑寒者何可勝道也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于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宋華寳父戍長安寳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寳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寳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問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包棠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僞蜀援山軍卒李夢祺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祺在岐陽處所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祺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後漢袁閎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于庭以爲房室自牖納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看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吳猛夏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樂羊子遊學三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

自傷居貧使姑食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眞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搆戍卒爲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于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范

卒草不復生

薛公遠自戸部主事歴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劉璡字子瓛劉瓛弟瓛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

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項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曰一飡為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湖王使者酒漬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湖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登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披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忍因躍出告之

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廸吉録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婦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鄉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噫何待人以不恕也失行之女則亦已矣若乃事姑舅睦妯娌

和姑姈以及前後嫡庶閒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或困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黹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當深思之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

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宣仝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靑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遺骸歸東過開封抵旅舍主人不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笞主人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宋大本圓炤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豸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五刑莫大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加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

遺溲叢穢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
賴子亦惟此時又若老境失耦寒煖詢問丈
夫猶可倰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
者稚人人斬壓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
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不幸而毋我者乘慣
澈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
一世淒凉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少年經
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

飡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
老兒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觀化者於
斯更喫緊云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
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
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
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
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
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
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
謂祭則致其誠矣

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
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
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

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

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
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
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
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慥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劒閣變
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
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
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擲鍾情淚幾度沾衣獨
泫然敬夫卒而僖始以丁憂還家嗚呼世之
宦游者可思之

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德宗以其子李璀為監
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于上曰

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
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
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
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
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
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
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范傳正廉問宣城訪李白子孫惟獲孫女二人
一為陳雲之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
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
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祖德如在儒風宛然
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
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

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
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
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
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因告以將改適于士
族二女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
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
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
忍聞

粱于渼令江西萬安殉難時寄子書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即了此局讀書做人只了得自家怨天不得偌大西江只有我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家下事以耕種閉門守法免刑爲主餘不足道若讀書儘可省也我既不在人必欺侮一味退讓家產無幾二人可均分養母四姐五姐母子得以團圓則是萬幸舅爹爹大姑娘老矣從此別去痛何可言其餘諸位爺衆位親戚不及再書母親年老淪太太無靠傷心之痛在此忠不能守封疆孝不能贈父母義不能周濟友生智不能保全性命生平負缺遺恨終天幸平昔宗門得力到此不難撒手懸崖耳此是實實證明汝等可以免俗人之悲悼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敦倫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五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口德

立言之德賢於軒埜之贈受言之益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隻辭范獻子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然蘇張二子工縱橫而戕人之國黨錮諸賢因論議而亾巳之身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乎磨兜堅是吾人三字符也叙口德第十五

頤卦愼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大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
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驩亦無
大害揚隱微談中篝爲德毋乃大凉積德消
福吾黨戒之

王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
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
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
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
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利泰西云造物者與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
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
中與深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塹三重圍
之誠欲甚警之使訒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
處
寗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
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
李文靖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温語却之或
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子敬寒温而已旣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
辭寡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
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爾院吏曰幼時曾見
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册
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
云人不可自矜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

册持閲之傷一人從公借閲視其貌寢甚調
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
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貪緣
事發参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
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

人處且饒人
劉貢父模次與二衛爲隣諸帥玩一水晶盂問
何物而瑩潔若是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氷
也四字傷若十和結若干怨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慰高柳樹下樹
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
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可作車
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

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
殺言作車頭者諂佞殺身逢迎何益
姚湘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黙
名呼王蕡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禀曰蕡音焚
廼劉蕡下第之蕡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
經歷能識蕡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
矣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
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
愼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
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誡以愼口
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人性
雖善惟口興戎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口耳語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褻情輕疏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責行事歸功恩於主上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眞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眞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覩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贓進案眞宗問曰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惟俟一死而已眞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死生居君側者其可苟乎

韓昭侯與棠谿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寤言之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內言之泄於左右也呂公著不荅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皋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楊

詩客則人人李杜緇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碑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言語之當愼正在當快意時過快意人說快意事

聞人談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旣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强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一時敎人以口百世敎人以書

温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因聞而敎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永樂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覝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

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㩁之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好其婦諫曰人質疑於君宜辯論而一皆言好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操曰如卿所言亦復好人稱之曰好好先生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箜篌靡不精審旣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專房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俊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袁忠徹以相名天下有二壻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談相妻必叱云莫詑言且相女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祝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貧富皆輕侮之評品

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影射誣人不少矣覩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亦嚼舌而死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五口德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六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廣慈

天地以慈而成功兼覆兼載帝王以慈而成治如保如傷大禹泣罪下車萬民仰德商湯見獵解網列辟歸仁隋侯活蛇而得珠楊寶放雀而掌報下至昆虫草木不可傷殘豈以鰥寡孤煢罔知矜恤叙廣慈第十六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處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趂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糴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寃枉必與辯明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

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宋舊制後苑有庫嵩貯毒藥令川廣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古蔓皆豫鴆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庭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

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塘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瘞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宋神廟欲平西北敵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着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閫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明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

朕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决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

煩聖慮上日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唐毎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内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與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魏明帝爲太子時以其母甄氏讒死常慟之一日同文帝射獵見二鹿文帝發一矢其母應

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媼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祲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今維揚有育嬰社倣此

霍洞嘗病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恐饑取麻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嗚機軋軋明

窓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襦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甑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無芳草醉眠人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守聞爲之罷游

唐一庵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

人夜飲温室語人曰今冬温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葢鮮一庵先生眞可法也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至人好生如此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

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鷄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鷄伏深處鴨以口扯鷄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有業屠者將宰一牸牛偶以事他往其犢瞰無人啣刀藏舍後灰堆中隣人見之不諭其處遍索得諸灰中屠怒將併殺犢石泉翁見之

貸穀數石乃免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詔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

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

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黑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黑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即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殺機哉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

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命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其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已身患難不異鷄鴨

之在庖厨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鄭漢奉曰予初不畢罪福報應但請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遁投寘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喙相並如割一鷄則衆鷄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闔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踴戀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捉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恐安在卽今請斷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

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八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鎭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製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臧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倪羽毛分明不減刻書

梁武帝遣人放生於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王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亦不取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都區寶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即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豬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豚敗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豬塚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產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碟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而有靈其來饗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爲慶我子孫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作業乎

微之內典鶖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悟偈字中疑鷴珠裏認豬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眞如惜福清修屬第二義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六廣慈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七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瀚遠輯

閒逸

煙塵擾攘曾無閑地容身世事紛紜何處達人高隱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忺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放到不如滿塢白雲三間茅屋做一箇七松處士相伴它五柳先生徒步當車晚食當肉無罪當貴無災當福不亦美乎

述閒逸第十七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郄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爲樂不減眞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淸馬蹄夢家有釆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淸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老翁毎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過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

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嘗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一叚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山別有趣味卽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涼飈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園李花熳爛如雪焰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兄金門亦有滄洲耶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不保也於陵子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

之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苔清夜安眠白晝閑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洒然

韓持國過潁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廈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

言吾心亦涼矣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徑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之涕泗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滇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貞沙驢溺馬尿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淸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山蕨飲三江水耳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榮顯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催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

禍福之説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絲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毎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日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靖爲三惑

裴度東都留守因閹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娛不問戸外事毎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爲恨耳

庾信至北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蘇長公與毛維瞻云歳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

自有花栖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予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

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饑苦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切不敢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訕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淸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臨水蒔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襍書莊周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瀑水鑒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不樂而死乎

任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牕短帆舟中襍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恬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眉公曰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爭騈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歌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驢臨水久之乃去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畱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漁父以遣老忘機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

後還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野人

盛夏溪漲與友人棹小舠至山麓釣薜荔樹下

荔子垂紅飲澹酒數觥枕棹評漢魏詩時嵐翠凝𡃑香風百和蟬嘒濤聲上下相間此富貴可壓王侯朱明之候綠陰滿林科頭散髮箕踞白眼坐長松之下蕭騷流暢正是宜人疎散之場

一花一竹一罏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談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蓺朝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輙有松風吹之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煙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家居摩詰圖中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盡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游便不可必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於斯時也把臂促膝相知幾人詭語雄談快心千古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窓是吾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兎升沉以此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抽之人問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淸體健此是上界眞人

一簾喜色無如久雨初晴四座愁顏却爲俗人添坐

翠微僧至納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

蕉雨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

靑山在門白雲當戶明月到窗涼風拂座勝地皆仙五城十二樓轉覺揀擇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淸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

紅日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爻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眞修之士

荒壞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頹然自廢禁予之足閒予之目舒予之額寬予之腹酒微飲而輿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着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曲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

端來灑灑窓几上化作天籟無虛矣

讀書宜樓有五快無剝啄之驚一可遠眺二無濕氣侵牀三木末竹巔與鳥交語四雲霞棲宿高簷五

臨流晚坐欸乃忽聞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此乃人生三樂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歸此日便非虛度

從牖竇窺大椿樹積陰如壑寒濤若湧欝然有不可測之勢仙郎曰古之巢居得此不減秘室余曰如是幽深清遠白日之下風雨欲來虬龍隱躍其上直似穴處不同巢居耳

蓬戶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屐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荑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冷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解其意相共怡然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

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
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常關門常閉
好人放叅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心
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
文字不叅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
貪榮不圖利無罣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
脫計閒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
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即此上乘即此

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
每見庭聯非黃金白雪則彤管綸扉殊未見雅
俊如余繡鶴堂云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
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則宗伯李太虛題
紫陽書院云鐵橋功烈顯徽國道風尊則河
濱李叔則題靜生齋云事若求全何所樂人
非有品不能閒則先友宗開先題恍然亭云
滿架圖書爲益友無邊風月伴閒身則太守

蕭五雲題又三公不換一日片語自足千秋
則新安吳元振題又選地栽奇樹焚香讀異
書則滇南鄒愚公題又山臺云棨戟曾臨驪
鰲島風雲長護讀書臺則司馬成都朱菊水
先生百歲時題又四本堂云松籟晝閒萬里
孝思懷繡鶴藜光夜燦千秋文業肄雕龍則
名媛吳巖子題又善所當爲羞諱福報書之
應讀不爲科名則得之友人陳旻僊云若尊

生閑之三家村裡省事漢十二樓中學睡人
四本堂之省察過愆遵祖訓寬留地步看兒
孫皆余之自題拈出爲喜吟者之一助
夜者晝之餘雨者時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
餘人事稍與疏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情
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
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閧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渺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封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幾是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滿瀟雨便瀟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適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雜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

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

喻宣仲云江南秋色百倍春光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下時桂落庭開乃契斯語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筴荳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

馨香肌膚翠綠六月思逃暑不得輒作此觀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拔雜筍寸斷之雜煮作百家飯老幼分喫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亦兢采草木嫩莢搗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百和香不辨何樹藏勝黃鸝遠近咿啞不衫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横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

清閒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閒事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一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息半晌可也

种明逸嘗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香宜遠焚茶宜旋煮山宜秋登

鼓琴偏宜於桐風澗響之間二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窓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漪芳沚微風洒醺遊魚出聽此樂何極

太平清話遍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泒二益也多識古人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目前且可以搜其遺行逸籍交遊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行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

亦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僧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閒寂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咽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爲園栽植之繁。非徒侈觀。實備供具。如花可聚褥。葉可學書。竹可桂衣。茅可爲藉。效用自眞頗領佳趣。至於栽芰荷以爲衣。將薜荔以成服。紉蘭爲佩。拾籜爲冠。檢竹刻詩。倚杉完局松花當飯。桃實充漿。猶見逸士之取裁。更得草木之知己。

香之爲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心。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爇。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

月清宵。氷絃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爇。香霧隱隱遶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香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於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於煙。惟中者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煑茗之餘。卽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境界。儼若太清宮與上眞

游不復知有人世矣
古人稱茶爲晚香侯蘇長公有烹茶詩可誦活
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
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去脚
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傾三盞卧聽山
城長短更
聚書萬卷潢以縹緗搜帖千軸束以異錦琴一
笛一劒戟尊罍名香古鼎湘榻素屏茶具墨

品暇日嘯咏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
旦淨土人世丹丘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
秦圖端用宋坑也
案上蓄瑪瑙數十塊盛之以白磁盤浸之以雨
露水而紋彩呈露五色繽紛最豁心目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
當如是

龜茲國進枕色若瑪瑙温潤如玉製作甚工枕
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因號游仙枕
招涼珠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
涼
唐房千里竹室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
直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王元之竹樓葢其
餘意
山齋之用秋採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

能清頭目去邪穢採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
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曝收甚温燠
木棉不及也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
和
薔薇雖非清供編樹爲屏以代垣堵春思敷榮
冷眼相對忽起石家錦障之思題以破俗何
當來蜀錦繡段美人遺覆卻茅墻短明霞入
暮垂又春色餘庭際紅粧列翠屏杳雲流不

盡醉畢久傾城。
以境論花神氣絕肖桂花天宮蓮花佛國梅花仙界隔絕人世凡境已脫至若水仙梨花一切清韻則素士之明窗也天桃紅杏一切濃艷則公子之華堂也海棠爲靚女之粧樓玉蘭爲高人之傑閣盤欝宮殿而以牡丹芍藥比觀隱逸茅茨而以紅蓼白蘋較寂或似維摩之室或似庾公之樓或似金谷之園或似

娜嬛之洞若山茶山樊秋葵秋菊石榴如火丁香如星由此而推一一配合擬境得神自是花中快論耳

李昉五客堂白鷴爲閑客孔雀爲南客鸚鵡爲隴客鶴爲仙客白鷺爲雪客予齋佐以五友疊石爲介友新竹爲澹友古木爲老友烟雲風月爲遷去遷來之良友一切草野之花時時點臺綴砌者爲小友較之曾端伯取十友於及時之花開落無常偶一相思不堪千里命駕者予友似近耳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古云鶴笠鷺簑鹿裘鵲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之屋廬詩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窗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醉

澄懷錄云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

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已物

楊升菴咏月曲云氷輪懸鏡漸離滄海飛上瑤京金波不定徧大地霜凝氷淨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明是誰將瓊樓玉宇修成奈高處不勝清冷想素娥應悔誤餌長生青天碧海夜夜怎禁孤另仙家難免別離苦靈藥難醫寂寞情有誰將蟾宮閨怨傳下青

寘圓鈌陰晴總是人間天上情偏厮稱清樽
翠斝歌窈窕舞輕盈吹簫美玉翩翩下解珮
飛瓊婀婀迎娉婷從頭細數風流處百般堪
聽愛春月朦朧花影有千金一刻難弃柳稍
才上天街靜又蚤人約黃昏照樓臺歌管聲
偏細映院落秋千夜轉深穿芳徑真個是惱
人春色夢難成愛夏月雲頭金餅對蓮池紅
妝臨鏡夜遊銀燭何須秉暗牆頭自照流螢

愛秋月四時偏勝到中秋分外精瑩清輝香
霧佳人與蚤才鬬鵲又驚銀盤彩樣蓮花白
金粟香浮桂子清寒光映真個是玲瓏七寶
表裏通明愛冬月梅梢清耿與馮夷六花爭
勝玉園瓊層交相映與詩人瑤臺夢醒秦樓
月與簫聲並冷緱山月共笙韻雙清西江月
醉曹瞞恨牛渚月洗袁宏興梁園月綠苔生
閣芳塵靜長安月練擣秋風萬戶砧人間鏡

最堪憐曉行殘月茅店雞聲姮池月妖嬈倍
增羅浮月夢醒參橫瑤臺月舞青鸞影海棠
月高燭燒銀初生月娥眉淡勻將曉月弓彎
西嶺上弦月參差匣露些兒鏡暈花月擁祥
雲南浦月彩雲夢斷歌蘇小廣寒月一曲霓
裳舞太真重思省總不如西廂待月成就鶯
鶯梨花月溶溶滿庭楊柳月低照樓心蹁躚
舞影桃花月底香肩並梧桐月大吠金鈴是

恁的萬般情景美都是明月教成月如無恨
常圓滿却不似世人輕今人不見當時月今
月曾經照古人心無盡怎能勾把姮娥喚醒
問個分明月團圓人歡慶廣寒塵世一般情
但願常把金樽和月飲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曰半依嵒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

苦侵棄道周誤怒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須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黙猶不免萬世之彈刹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茍乎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件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滚滚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放置每爲累欲睡故作枕耳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宋鄭所南曰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身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列三教典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之人不納得一處此死亦無憾

尊生閣記卓月道人爲維揚之苗裔生於潮非生於揚實非生於滇也今居於揚追本尋源而然非阿於山水風月之好夫揚爲大儒之里太傅之鄉開元赴遊仙之夢大業奏淸夜之歌魏公芍藥水部棋花池有九曲堂稱四幷古人游之而多感今世居之而不疑風雅文章非山川而然人而然也蕪城者西枕甘泉東迎瀚海南接岷江北通淮泗道人之居近江背淮負郭面市以迎東驎門有橋稽勝

國時羽林卸甲於此而因名焉今圖史毋晤
之所皆虎帳叱咤之匪何先威武今反文儒
又時而然非地而然也入門之左有雲迴閣
閣可南望白雲今徃閣徒存焉門再入則繡
鶴堂不日跨而日繡以彰先績也堂階有石
逢冬則起道人對之生氣勃勃乃知息壤在
揚而不在荆堂之西則靜生齋遵武侯澹寧
之訓今爲兒館齋下榴花爛有於火霜降之

前枝垂壘纍紅綻欲滴齋前有館爲兩孫塾
焉堂之東爲筆陣軒道人束髮帖括於此墀
有井畜硃砂食水郄疾植高梧於傍取碧梧
金井句嘗考金井爲梧葉中黃暈非謂井泉
也用事之謬愧不止此桐下短廊廊有榿欹
伏偃仰至此者亦無禁焉廊有別徑爲畜頻
子之所稍曲門有石碣爲紫陽書院院內則
四角亭總櫺窗布短檻外環春冬皆可登道

人臨之風景不殊恍然各異因題曰恍然亭
爲河濱子之飛白亭下木筆椶櫚天桃山茶
俯而觀榆柳墻東仰而視每夏則迎避風日
以寓禽鳥迴廊兩折石磴數層轉此而北祠
堂三楹中祀考亭左右有齋藥爐茶竈壺觴
琴奕取貯其間堂北有竇龜以祓之至此者
知室內之有龜不知龜後之有竇人藏舟於
壑我則藏壑於舟入竇天光雲影作萬頃之

觀藎苑之廣垣之長也下阪阪盡則甬道道
盡則石級級盡則臺臺敞而平有妙高楞伽
之致宜風宜雲宜月宜露宜壺觴宜蹴踘快
其無林木之蔽環臺則太史墻墻矮而平可
醉可吟可曝書可煎茶冬可掃雪臺下西府
垂絲玉蘭香橼花紅櫻桃香色各備年來春
木秋榮主人嘆其失性客曰地氣北向陵谷
遷變人皆失性木則順時據臺而登則四本

堂以遵先訓四者之中循理獨重堂深而靜偶雲日之開閉蟲鳥之停鳴僧朋之隻偶雨晴之升降座設皋比瓢笠挂壁四無人聲不俟鐘磬而幽冠劍而肅東窗有竹其葉蔽天披襟獨坐風透一堂屏後爲木香棚藤垂陰翳几案如水時道人作空杳之觀收前後之緣天下昇平老此無憾棚出數武則桐蔭高桐徧畝瀟碧萬竿桐下蒲團石以映月讀書

也石三折則山山前蒔一畦瓜菓倍之榆柳緣墻西有古木一樹作千章之勢以障夕暉一逕一花淺深次第應接多姿壘石爲山剗艮岳之奇不待天工橫峰側嶺每一石則一樹又不待松之衣蕉之袖尋徑而上可登可憇我欲生公則生公矣我欲山陰則山陰矣物由我造何必對境成眞再上登光明頂頂有戶㒷向則尊生閣莊子曰不以富貴累形

貧賤勞生道人因之爲閣閣上茅遮茅上則舞柳覆之當春之花冬之雪夏之風秋之月八窗洞開一日之間朝煙暮靄氣象萬千遙望三山雲檣帆影楚江廬岳渺渺在西大觀也哉眞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又當夕陽下山歸舟遝至簫鼓之音與禽鳥歸林之噪如怨如訴動遶樹難栖之感今之世所觸皆害守此閣者惟讀書有利而無害對谿山花竹有利而無害靜坐觀空有利而無害道人書

靜坐第一以懸之下閣白雲遶其趾端翠竹拂其眉表山足則洞分緣而入複地如許則穴居焉以彷司空圖之壽藏今夏秋之交道人阨於足三月不起眞不知家之有園園之有閣閣之有居從此不言不思不動與山谷敦歲寒之盟故不辭而贅焉自記者道人作圖者宗氏不揜欲其傳則倩巖子吳夫人書

之
六一居士云蘇子美常言明牕淨几筆研精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今卓月先生養痾圜中萃百芳於毫際布萬象於楮端自作此記豈獨不爲外物移其好而特稀哉抑且以詩文書畫爲愈疾之妙藥也昔楚太子聽枚叔七發霍然病巳魏武見陳孔璋檄而頭風愈

亦皆以文字爲藥也其爲藥同所以受藥異二者之藥從眼耳入先生之藥從心入彼之醫由人先生之醫由巳雖暄涼變幻靜動自宜樂而不倦好而無勞故其文秀出霞表無煙火氣九轉丹頭非金石比況參苓哉讀而擊節又愈我疾矣癸卯仲冬巖子氏吳山拜手謹跋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七閒逸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湖遠輯

明敏

莫邪干將凡鐵不能與之爭利驊騮騄駬駑馬不能與之並驅故明于物者不可驚以怪騐于道者不可動以奇察于辭者不可耀以名審于形者不可遯以狀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則明敏之不可已也

著明敏第十八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欲盡閱乃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至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奬異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祇候時氣

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祗數眞珠內夫人潛於看窓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輙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

去送一尼寺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具猶熱以盒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盒子而哭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狠籍其豆敵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就口以故士馬俱斃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與妖言曰其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

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息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于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盗矣果爲汝茄肯于初熟時併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閒人顓立初簿江都旣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徼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脣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以請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内所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張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張糊以清紅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向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巳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决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汝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巳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

盛杲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杲潛登庭樹賞珠墨二盂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門審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勲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巳焦矣上笑而止之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斂錢以賂吏祈免澤獨以狀申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又兩家牛鬭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外國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

縱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榷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撓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君山上云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

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還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椿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泅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覘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泅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舟行無礙矣

齊景公游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

一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

錦衣王佐卒陞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頂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發赤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眞盜也儒生唔咿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皐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朋友所以學皆盜也薦賢書上公車鄰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錄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披髮刳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塡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畱竊

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蘗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將亦不乏即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懦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懦

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廷臣慮件使乏才藝者宋祖取殿侍中不識字一人趣令渡江鉉侍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輙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竒彼爭妍恃才殆未諳制人之術者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維皇帝

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至絶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酋長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酋長皆驚其黠者見以綃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胡不以與之纏樹何爲市人不能荅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縳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化爲枳枝葉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靈也今此人生于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淳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庚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公既興工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

也遂書契以獻公以他房易焉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自是黨禁漸寬

戶部尚書黃公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宣廟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會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上默然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耳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八明敏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循理

理欲不容並立舜跖於此攸分從欲惟危小人之所以日流於汙下順理則裕君子之所以日進於高明言有物行有恒風雨不易其操聲為律身為度造次不失其常折矩周規鄉黨有所矜式耳濡目染子孫亦秉楷模和

氣致祥禍亂不作何家之不可保哉敘循理第十九

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作事有剛有柔二慕善近君子三安分寡營四不嗜殺五為善不求人知六耐忍七不厭人乞假八喜人規切九常自知非十悶事不驚張十一與人期不失信十二無作好作惡十三不談亂十四夜臥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

五不談閨閫事十六作事周匝有始終十七不忘人恩十八揚善掩惡十九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不忘故舊二十二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能惜福二十五受享知慙愧二十六語言有序二十七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不面訐人三十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不念舊惡三十二常

思退步讓人三十三盡心爲人謀三十四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精言因果三十六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子孫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每聞紡織讀書聲四少興造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和睦鄰族八門多士君子九早完官稅十庭除灑掃十一閨門嚴肅十二尊重師傅十三宴客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不狠籍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居喪循禮十九交易分明二十祭祀必恭敬二十一卑幼凡事禀命家長二十二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閤人謙婉二十四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鬪訟二十六不信禱賽二十七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謔

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無博奕戲嚚三十四舟車能借人三十五婢僕不攙鬪是非三十六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康節先生曰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智數或能

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薛文清公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

慮奈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倚氣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張簡肅公詩曰父兄勢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

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宋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
權遇已重賓客盈門瞻驚謂曰吾家素以恬
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
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誅

武康駱乾沙宗伯宦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
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
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

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
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
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
之詩禮矣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
樂對曰爲善最樂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
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
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
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淸淨省
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陳壽巡撫延綏與賊戰三勝或誣壽註子弟姓
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竟不許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

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
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
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
哉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
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
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
其志慮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也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袁氏世範云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亦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曷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見他人之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今夫富貴之家委積愈厚鞭箠愈切鬒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子孫計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不堪摧挫素處豢養不耐風霜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伯豐亨便生

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却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又若約而爲泰時詘舉贏則立覆之道也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闒弱不明爲吏所使

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
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
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
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
眞達識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
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
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

拙而不知已自處于衰季之世矣
賀相國致鄉親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
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
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
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黄豆一升歲除一
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
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
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
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
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
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
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
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
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
或隆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
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

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
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
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
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
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
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
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
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

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巳此極猥瑣事進聖何膽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議遝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横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討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巳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托故推辭延久不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而一旦敗露爲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便

益爾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巳無虧況貧富有命筭計全不在此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役僮子弟能恃强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牙爪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内旣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

惑吾子弟而引誘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則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

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植之

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輙自驚異

大凡人之舉動異常每爲不祥之兆余一鄰家仕爲令其子携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晷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鄰不久其有哭聲平居無何而其父卒於官益歌之反爲哭未

有極而不反者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共之者况得之横求者乎

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厚生訓纂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及引誘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又曰博奕乃貪心殺心痴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雖小害道則大

方遜志曰士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被褐而束葦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已

文丞相與繆太守書曰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齊人沈麟士其所着屐爲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延續壽之源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九循理終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省愆

仲由喜聞過愆尤罔集厥躬伯玉能知非遷改不遺餘力旣無慚於面目亦可質於鬼神世以箇傲爲高以謟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寛大此皆德之賊俱非性之眞苟有一言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急須猛醒故序省愆第二十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晩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麽空過嗟呼余輩犬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幾年耳卽爲善若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祁寒暑雨深畊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又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其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内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唐明皇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給事中韋倜於墅中得熱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倜懇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明皇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唐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答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略無虚日嘗乗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閼弔楚幾致治平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遷京杲

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賜元素綵二百疋

唐韓休骨鯁不阿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覰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蚤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内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觀察使李紱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徙紱叱曰此室皆清俸所

建卬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願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

元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亂世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先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張乖崖問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置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贊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哉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

王旦疾亟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明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

賓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巳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三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巳可知也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爾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近聞寄居南中一憲副家頗饒裕常對景不樂日嘗出山事親朋百計規之不省其母夫人一日艷粧作少婦態其子訝之母曰如爾名利粗足聲技精美尚欲改事余齒未衰正可

嫁人凄風苦雨何用逐此節爲其子遂不敢萌出仕之志如母者可謂善教子矣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瘡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旣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之意

陶栴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不要做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與得肉只要閻羅殿前過得當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韓山子曰吾人生於世問士農工賈男女貴賤日用只有二路曰禮曰刑出於禮則入於刑更無別徑容身可不慎之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而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孽業豈不大可惜乎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殺天下人悮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况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

諫論之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强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毋厚養生以累蘇咀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己循轉之理鑒鑒不爽慳惜自若可發深思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王師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王師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士大夫損德處多繇立名心太急

一跌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葢目用應酬雖極

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棊棄之尤所宜痛改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忿過忿怒亦然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鷄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

也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得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侈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好辯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寃家多緣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谿慘刻食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志逢禪師以洗盂用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

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而人癰附體豈以罪軀頑質恣饕餮於天地侈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不可不發深省也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佯噴飯而笑檜亦厭之顧雍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每飲晏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顧自使人心畏揚自使人心鄙至於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晏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紀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掌而作惡也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歟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堦級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省愆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一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知止

蓋聞天地立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策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達人知止義士樂天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必富然富常在我矣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

不必貴然貴常在我矣故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不芳君子盡其在我不以窮通改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序之第二十一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耻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遜上爵之封張子

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

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
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
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寛犯思忍勞
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
守思終退思早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沉

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
知足也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
猒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
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
得自遂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固
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
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
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
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賔客與娛樂
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即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
弟三宜退以治盗微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

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蚕開亭逍遥其中有四
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
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
逝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歳李實怙恩挾貴
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
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

乎

右補闕陳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别地曰吾欲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往垂槖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槖都無陸賈金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典計一日叟嘆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黄老以終

晉王衍口不言錢强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咨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韙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里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

計二十爲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佐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内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歉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而詠以秦檜之媚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

給朝晡儀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蓊茂顧老婢曰吾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之殂遣价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曰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拔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

癠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驥識也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屆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

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銀鐺月色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

來生未了因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曰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

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晩節豈可更俟驅逐

漳泉開鎮自嘉靖中倭寇倡亂戚南塘公始嘗考題名碑記從未有年歲三十而官此地者余甲申承乏其間至盤陀嶺下有戚公平倭祠入祠瞻拜所尸祝之像與余酷肖一時騶從無不詫異未幾更革因思上下百五十年與公同興廢與公相終始宜乎形貌之肖似也時謂公之再來則余何敢當

知足歌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着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病是苦健着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着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鈌食服本是強健
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
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
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
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迯途空碌碌
智者不與命鬭不與法鬭不與勢鬭以患難心
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矣
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往而不
安矣

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
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蓋貪欲
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斛更添百斛
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
不開孔子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
人筭百天筭一繞牀歕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
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且跬
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
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
足心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
如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
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
滿前賓客廁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為何
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竄遠八口淒凉重則伏鑕潤鼎九族並坐囘
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

際眞人哉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了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

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恃才妄作如救火披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瓠

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畜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絶壑以藏用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
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
三個好喜歡緣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
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
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

事欲盡與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
其難爲轉身路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羡
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
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
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
之産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
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
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
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
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
矣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
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
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

仰羡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
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
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人生擧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
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
來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抛去盖此身亦
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一知止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攝生

聲色臭味生人所不能無縱肆恣睢君子所不敢出多思則慮神散多念則慮心勞勿苟笑勿苟言意誠而心正毋作好毋作惡志和而氣平榮辱恩仇一絲不罣喜怒哀樂隨地無偏詘色貶酒罔近伐性斧斤絕利逃名不

作厭詒牛馬安神闓闔思老氏之清虛呼吸冲和求至人之彷彿雖不能騎風馭氣然松喬去人何遠者攝生第二十二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

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麄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不斷亦不可着意爲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之即覺覺之即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恬養一日之法雞鳴後睡醒呵氣一二口以出積毒又兩手搓熱擦兩鼻傍及熨兩目五七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廿四遍左右聳身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甌壓以蔬菜

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門定神午餐量腹而入毋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爍五內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禪毋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餈

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飽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脉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欲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

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汙以辟不祥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兩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

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尅自然之理也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

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内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人生百年爲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大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悖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絶念兩眼含光中黄内顧追攝二氣自尾閭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甜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眞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絶矣

甑甑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子吾之師也

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上叟曰室内姬粗醜二叟曰量腹節所受下

叟曰暮卧不覆首要哉言也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旣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緘嘿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眞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

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磚石此經眞火久煉若土之經窰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向爲童子時也

倪正父曰余嘗見僧持戒者每食必先淡喫三口盖謂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知正味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

尹眞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

慾爲根食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若喫止三四分氣候自然順暢

佛經曰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減欲心二者少昏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下氣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多味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滑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不消化

食服皆溫一體皆春心氣皆順百病自遯

病有四百四種惟宿食爲根本若欲却病宜先減食

飲茶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飲去人脂下焦虛冷饑則尤不宜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最忌點鹽空心飲

一老人年九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

合只沾唇而巳脾胃惡濕飲少胃强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目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脾胃不食媛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對曰但平生不曾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爲名言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中年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至言也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
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
百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
數間室中臥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

少言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
知也楊南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
曰無他術但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爭氣耳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數千卿士之家侍妾
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
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字育太早
或童孺而耗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
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

重重相傷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奄
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
所習不純正也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
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
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予
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
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
發聲
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
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熱鬧場中如
何得進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

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参之
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書數百卷周易
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粗緩可禦
寒暑風濕第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
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
心謙謹者自然事閒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
平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
安日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
情思不躁即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老人骨肉踈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煖氣着
體自然血氣流通四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
可令袒露其頸項蓋自腦至頸項乃風骨督
脉但凡中風人多從風府而入須常用絮軟
夾帛貼巾幘後垂於頸下着肉入衣領中至
背髆間以護腠理爲妙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屋水次木陰潔淨
之處自有清凉不可當風納凉飲食勿令太
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
米湯荳蔻熟水爲妙
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服輕軟仍要煖裹肚腹
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
粥臨卧服寬膈化痰之劑其灸焫燥毒之物
尤切戒之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
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强
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
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
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
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嗜慾澹泊
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强九也覓

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夭促便巳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有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性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巵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楊升庵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遥惟持龎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耋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書爲我製何補眞我哉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韓忠武王世忠歸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凉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方宴客王徑造之盡醉而歸明日手書一詞以遺之云冬日春山瀟灑靜春來山媛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貪忪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家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繇稟厚而寡欲爾

蟻穴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故說心法曰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絕中
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知體已滅豁然
如空古事過去空今事眼前空未來決定空
一切塵勞是大虛妄不可執而爲有自障吾
心結成煩惱
死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
西方無佛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
自往來而已余以爲精神自往來即雲膏霞
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理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温存安樂窩中別有春
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
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山翁拙於
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二攝生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三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好還

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皇天却有記性修之則
吉悖之則凶先正已有成言較若列眉應同
反掌商宗感祥桑而恐懼宋景覩熒惑而憂
危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二世嚴刑罰而恣雎
楊廣恃富強而逸豫天表之應應之以災若

夫伯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龍牛哀虎
如意犬彭生豬鄧艾牛徐伯鯉宣武鼈黃母
黿羊祜前身李氏子蔡襄夙世五臺僧史不
絕書事難盡紀故編好還第二十三
韓山子自幼頂禮神佛朝夕不懈即從事舟車
亦必望空默叩一刻放下覺胸中如有所失
然輪廻之理雖信之而不疑亦不敢泥也迨
庚子歲同里鄭公遺大悲經卷導余持誦焚

香展讀至十五種善生十五種惡死悚然而懼始知大千億萬衆生無不具在範圍中敬錄之以爲不信心之戒經云誦持大悲心呪者得十五種善生不受十五種惡死也其惡死者一者不令其饑餓困苦死二者不爲枷禁杖楚死三者不爲怨家讐對死四者不爲軍陣相殺死五者不爲虎狼惡獸殘害死六者不爲毒蛇蚖蠍所中死七者不爲水火焚

漂死八者不爲毒藥所中死九者不爲蠱毒害死十者不爲狂亂失念死十一者不爲山樹崖岸墜落死十二者不爲惡人厭魅死十三者不爲邪神惡鬼得便死十四者不爲惡病纏身死十五者不爲非分自害死誦持大悲神呪者不被如是十五種惡死也得十五種善生者一者所生之處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國三者常值好時四者常逢善友五者

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純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屬恩義和順九者資具財食常得豐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財寶無他劫奪十二者意欲有所求皆悉稱遂十三者龍天善神恒常擁衞十四者所生之處見佛聞法十五者所聞正法悟甚深義若有誦持大悲心陀羅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種善生也一切天人應常誦持勿生懈

怠云

龔熙菴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寺壁上挂十餘葫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

時爲釋慼𠷇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

耳公慘然如失迟走心痛是夜卒

徽宗時營西内梁柱窓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

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

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

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

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

三日溶有二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

溶亦死昇時已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斗未

旬亦斃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内將

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

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坐贊成

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靑面鬼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

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趨奔

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

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

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

水中以手摶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杜嶷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

簾讀之嶷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嶷乃

嚼呑之嶷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

未斷而書已出嶷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

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寃旬日而

死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

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寃家在側何不

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

懼叩道士求救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瞋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卒

崇禎壬午戚畹田弘遇奉命普陀進香回舟停金陵一日噴嚔鼻孔中落下一小人在地長

可寸許未幾漸長與人齊田問何人罵曰我浙江昌化驛驛丞也我得何罪你打死我我訴天帝令我來尋對頭弘遇始悔前事之失少頃不見其形矣未幾弘遇遂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觜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迫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王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厠王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王人寘於法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瞯翁多金

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槖賈客悚然褫魄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為已室惟存嘉木一本脫歲得子

而喑一日遊於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吉水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婺嫂孤侄地基僅一間弘治二年五月内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婺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爲欺孤凌寡者之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柟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楝皆出水戸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之宅泣

武氏自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巳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急請減所載倉忙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陞之親女至陞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欝欝而亡陞亦繼亡後有復來賻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陞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

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商文毅公輅之父初爲嚴州府吏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夜來有何事群吏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曰此子必貴爾月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驚異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爲琢吾侍郎之父爲邑庠生臘冬蚤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巳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吾遂名琦

宋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鋪中見皂靴一雙類

其父殮殯時物就視問之主人曰昨有官人令修理者頃當來取其子佇立以待果見其父騎馬至取靴徑去子追數十里呼曰何恐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囑曰爾做人當如鎮江守葛蘩遂失不見後其子到鎮江謁蘩問平生何作乃爲幽明所重蘩曰某平生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到今四十年並無虛日又問如何爲善事乃指坐間踏子

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余爲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盃水凡於言語動作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無不爲之士人拜謝而別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爲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

除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宋有楚公爲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葱貯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臼千斤爲冠登仙岡山羽化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

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

江陰張畏嵓有聲蓺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眯目有道者從

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知之道者曰作文要心氣和平聽公怒駡心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

皆繇心造嘗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駡試官乎張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甚悍時加責駡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呵其面丁酉夢至一室啟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錄內所闕皆原該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一百五名正傍人所指也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攜婦人冠出問何事安石云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絕嗣

臨安劉準祖曾爲令父貢入太學未登仕始生準時其母聞暗中有人聲云此南天門人不曉所謂既長恂恂無叫囂態潛心舉子業登雲南辛酉鄉榜攜一子一僕赴京會試在途忽病狂欲尋自盡同鄉諸人安慰之輒曰一拏去就要殺了衆共啞之到京旅寓天壇每每發狂子與僕旦旦謹防之一日稍懈而劉果雉經於南天門天壇內有門曰南天門

新安吳君廷簡為天啟乙丑進士官詞林常作移眉法以戲女子用大蜘蛛煅煉入藥移眉於眼下力求於深山果得之乃以爐火製之三日不死是夕吳夢蛛告曰遭爾毒害當為張老索命後十四年舟泊邗關有鹺使吳同譜甚密薇商日以聲技事之舉一絕色雛妓吳甚憐愛夜合之際問妓何名妓曰張老吳悚記夢中之語遂為此女贖身以懺夙冤泉

代辦數百金納之此日即得梅瘡未及一月瘡潰斷頭而死得之於伊里吳東山最詳

張易之為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足於橛上放鷹鷂活唆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臠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抉取心肝斬首通都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獮猴食之人稱為黃山天子宰割諸猴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獮猴而死

嚴光之子恭貫維揚舟次江滸市黿五十放之一日家居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造謁錢五千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同語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黿之故遂捨宅為寺以田為湖

滇池趙道人初為牛屠一日早出隣人見待烹之牛口啣刀藏溝中道人歸為言之道人仍將刀放故處私窺之牛藏刀如前道人悔向之造業遂携牛入太華山寺為僧山坂高峻夙苦下汲道人製牛鞍構牛又製兩木桶以索繫之加牛背下山取水見者知其為道人牛也競為之取水無人則牛走入湖俯身取

水而去以爲常道人忽見沐府請撫軍遊湖樓船簫鼓旌旗侍從甚都不覺心怦怦動未幾化去其徒建塔塑像塟之山崗今猶存一夕見夢於寺泉曰我今托生在曲靖彭宅矣詢之果然後長改名富中甲科仕至巡撫沒後復見夢於其子云我今爲牛在某家腹下有我名字急來贖我不然屠我矣其子急訪之以銀買歸薦以被褥食以芻豢死以棺塟之至今滇人口之不置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聽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群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此後不更聞矣

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周以文自濠梁移居廣陵旅肆獲金一篋待之三日不去後失金者涕泗來覓以文問以篋中數目失金者具道以實內五百金啟篋驗視不爽遂全篋付之失金者曰此乃君賜也願酬以半以文拒之曰予欲得半不待予矣分毫不受世當鼎革揚城舊族無保全者今後人卿達家道裕盛皆食其報云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作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寇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恍然悟曰吾嘗有到海秖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事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

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笑曰男子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毋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㔩殷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萬曆壬辰京師人家有猴仙以幃蔽之而走筆書人禍福多奇中人爭趨之無虛日遠近聞傳漠中諸孝廉往叩以今科得雋者幾人示以詩曰禾魚頭上草重重派衍天潢子系隆直待口天騎黑犬堂前燕賀羽頭公後揭曉登甲榜者爲蘇兆民孫學易王夔龍謝得申及先伯瀏廣左轄化乎而會元則吳默狀元則翁正春也人益神之後爲雷火所燒蹤跡

遂絕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囘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日子將有

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閻君殿春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及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於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筭來未

嘗毫髮爽也

佛前不但行穢即放言亦自減筭僻地不但敢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立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修來衣有布菜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三好還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二十四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心穴

嘗聞擇地之事始於姬公尋龍之書成於郭璞以爲百發百中不可輕議輕訾故巧者用盡機謀圖未獲之他求拙者費盡心力喪巳成之我師然有命數焉不容强求亦有鬼神

焉難以倖致試觀孔子之墓兩水忽焉合流女媧之陵一夕突然湧出寒煙衰草何處問漢唐之墳錦野繡林唯空見腐骸之跡徒增感慨不禁涕洟序心穴第二十四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詠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眞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

穴壽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塟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
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
及合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决日
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豈

孝子之用心
塟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
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
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
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
能無念乎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
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

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土地理所
無也故諺又曰王者福壽良師輻輳王者當
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語曰擇地不如擇心又曰可遇而不可求地之
吉凶皆由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
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
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

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
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
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
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
貧賤矣天於彼此有何宽讐而令之世世貧
賤哉地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
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宋神宗命吳景鸞覔地塟太上皇會有太監薦

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王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巳方殺見午地刼衝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塋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郎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

公故遣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画邪衢州塋使画邪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扦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扦牛頭山巳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天留以有待也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禆之遣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滇臨安古畇町國也漢唐所不賓宋藝祖書玉斧外遂爲蒙段竊據元始入版圖明輿潁川侯南征設衛所徙江南民以實之山明水秀實滇南首郡相傳初相地者有鈐記云窑溝尾巖洞頭人塋肴出公侯衆未之信迨嘉靖初朝廷念開平之功欲續帶礪之盟而畱都之常滙滅久矣人亦不知臨安之有常氏後也一日兵備使者許公登署後小樓窺見墻外池邊一人解衣洗蘆菔其乳則四也公異之召其人來須吏進見公令左右褫其衣果

四乳詢其姓名對曰常姓名福開平王之裔公曰有譜乎應曰有諭以誥朝早衙持來詳眎之以永樂初偪强不肯帝禁安置於此復論曰朝廷欲續乃祖之封金陵之常無復子遺洛送爾至京襲封福堅辭民戀父母丘墳不願也公强之遂給驛送至京官以錦衣衛使至其子遂晉懷遠侯世世嗣侯勿絕其祖塋實在臨安白鶴山之原果窑溝尾巖洞頭

也人始服相地者之精憶數定於二百年之前果應二百年之後豈人力也哉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巖扦一穴爲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與上畫一條記

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王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里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元感宜改葬元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王欽若嘗代眞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瞳宦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文公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

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死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盖山或竊之以葬

其人在家或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由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從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緼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昔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即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

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絶則是其術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離身之句宋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重於今也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不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往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過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蜀中有一士夫好講風水以蜀漢馬超墓乃諸葛孔明所扦爲大吉地將移伊父母舊棺葬焉舉事有日矣其妻生產正在蓐一日忽見一紅袍金甲將軍至前怒罵曰我丘隴幾千年汝夫乃欲毀掘何也妻哭答之曰我丈夫所爲我不得知將軍幸恕我神曰汝速言之若不休止我將殺汝一家妻恩哭對丈夫言之其人堅意不肯聽從未幾妻死一家相繼絕滅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亡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曹操疑冢有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

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鏜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鬻其塋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卒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買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謂即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

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隣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嶺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前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笑子作父笑若要不笑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況其他乎

塋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塋於窵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覬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漢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唐太宗頒制於

九嵕之山止容一棺柴世宗戒於家曰昔我西役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紙衣瓦棺勿作石羊虎虞世南厚塟疏言之甚痛盜長陵抔土之刑雖重金簡道書之類然已出於人間矣

韓山子座右編輯成志喜詩云天賦於人半不全太平男子即神仙霞城建鉞年三十鑑島懸弧路八千杜孟惟知忠孝貴弘農難必子

孫賢清風明月茅亭上醫俗無如座右編

廣陵第一集書遠近坊肆不吝翻刻

男朱　紫雲卿編次

孫承麟

承駿

承獬

承彪世業

繡鶴堂藏板

四本堂座右編卷二十四心穴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潮遠編潮遠字卓月揚州人其序自稱朱子之後嘗有所考也是書成於康熙甲辰分四門一曰起家二曰治家三曰齊家四曰保家每門又各分六子目每目爲一卷皆雜採前言往行因舊文而稍删潤之

學仕要箴五卷（存卷一卷二）

〔清〕張圻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仕要箴五卷》提要

叙

古者學而後入政凡蒞官臨民之道自鼓篋横經時已熟講而周知之出而從政沛乎其有餘今者所學非所仕所仕非所學學術壞而吏道衰說者以

為舉業之陋實使之然嚮學五經之書微言大義於是乎在採索揣摹亦何可已其不能含經味道乃習舉業者之陋而非舉業之過也誠知諷誦之中帖括之外大有學在則名

節事功盡在此矣余觀葦田侍
御所集其始論制舉之文而本
諸讀書養氣誠獨見其大其
他官守政事條分縷析要皆入
仕之弘規經世之善物張子邑
翼復推原立本續爲纂緝而先

儒賢之格論澡心浴德之方犂
然具備夫文章與德業其致
一也善學者嘗相因不善學
者嘗相勝而其甚者乃交失之之
則服習之不精而講求之不豫
也是編出而師以訓其弟父以

勉其子去古之學其不遠乎
時
康熙戊午歲上巳日年家同
學弟立齋徐元文題

學仕要箴編目

學仕要箴一卷上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叅訂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繆繼讓虞艮

顧洪善達夫

顧　贇贈五

袁景安惠臣

王祈阜虞絃

弟凌雲賦臣校閱

存心第一

本體　操存　涵養　忠恕

持敬　省克　警悟　和樂

【本體】

上二句養小養大之分下二句養小害大之荅　法界性體心造天人本是同體物靜不離這簡

伊川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自心已先不好了　天地非大人心非小範圍天地而不為大退藏於密而不為小人知應萬事由於心而不知心之妙由於天人知心之妙由於天而不知天之理蘊於心觀心之妙者山河大地與一物無朕處處皆是不分大小可也　陽明先生云無善無

眞指千古了義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俱在此處遂求　總要人自心裡打出求　說心甚大而以理爲主

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立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心不淸。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存生秋殺。過化存神。學者識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　元晦曰。學者喫緊是理會此心。紙上說的。全靠不得。　滿腔是惻隱之心。故刺着便痛。則身都是心也。然則腔子外何物。腔子外雖不可言心。而其理具於心。故感者便應。　理之所在。神明生焉。理一定而不移。神萬變而不測。心之體用皆然。如此推尋。心之爲義始

雜念是人心正念是道心功夫須分手處　雲散天容　功在去欲　熱鬧是乎生病習打得破道味方見　不生是求體

盡。人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使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下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主一念。習之旣久。自當豁然。　無雜念慮。卽眞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習心淨盡時。與聖人無二。　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因熱鬧世情放不下。放不下者。馳騖功利。次則揮霍事業。上者通曉道術。譬之塵埃金屑。同爲明眼之累。若非徹底冷淡。終與聖道不相合。道味本淡。纔冷淡便是本色。一熱鬧卽是世情。　胡敬齋曰。無事不敎心生。有

三者發在本體功夫　皆是機心似哲而實僞　刻刻操存便是本體聖賢只是就業　精者業也所以精者非業也　聖王不能同氣數匹

事。不敎心亂。　無事時。勿令心空。有事時。毋令心着。　久閱事。幾則機心生。方閱之而喜。如物遺種。未有不生者。

〔操存〕

一日自子至亥。操存此心。如過危橋。如御逸馬。如臨懸崖。如見大賓而對上帝。使主宰常存。客氣退命。則病根自除。外境不得搖撼。方爲第一流品格。　察秋毫者。不聞雷霆之迅。調絲竹者。不見泰山之形。故養由基之于射。造父之於車。伯樂之於馬。庖丁之於牛。終身無二心焉。故業可精也。　畊堯田者有水慮。畊湯田者有旱憂。畊心田者無憂

士可以學方寸　雖行習道無道程朱之敎已該　精思而後知其粗　川上之歎可悟　克己當則天理復　除此如何打疊

無慮。日日豐年。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心細密則見道。粗則行不著。習不察。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爲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　心麤是學者大病。惟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確。操持無須臾離。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矣。　欲淡則心淸。心淸則理見。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不相似。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體究。隨處收拾。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凡人久膠塵勞中。忽然靜坐。胸中無事。便認爲究竟安樂。不知似石壓草。雖暫時息滅。根株仍在。　心

逸是本真勞是功夫

學以養靜爲主

主敬則欲自少亦惟少欲者能主敬

此當與陶侃運甓參觀

中樹以發皆中節言和而和本于中則涵養者致中之要也

深得靜治之本

可逸身不可不勞不勞則怠忽道可樂心不可不憂不憂則荒淫

涵養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心常沉靜則含蓄深而應事有力 張子曰滌去舊見以來新意纔是讀書淸微透徹方是工夫 主敬以持志少欲以養氣觀人氣象可以知其涵養之淺深 主靜功夫要在愼動 晦翁曰中年以後爲學切須愛恤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守而不浮是動可以致壽考也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

是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靜之一言是大主惱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心有喜怒哀樂愛憎欲惡之情少過則傷和非善涵養則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飮食起居之度少失節則傷和非善涵養則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長幼之序不順則失和非善涵養則不能和也若夫燮理陰陽泰交君臣同心寮友時雍萬邦極和之量亦自此涵養得之 旣曰自强不息又曰向晦入宴息宴息正所以不息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對親朋巧言令色對僕隷疾言遽色是涵養不深

生熟深得變化之法

得聖賢真傳

萬感根應不在事外之述

忠信即心也存之功最直捷

和風慶雲鳥雀且有好音怒雷暴雨則投深林宿矣故君子以太和之氣養身 變化氣質在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忠恕

范忠宣公云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責報於人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隲話縱不能施於人鬼神鑒之 忠信爲入道之本君子學期成己成物若於忠信有所不足終身無成就之基 忠恕二字

雖有盡己推己之分然無忠做恕不出則忠恕皆原於心存得萬物皆備之本體然後推行于世無一物不得其情

持敬功夫該動靜徹上下

推居敬方能存理

此是入細

持敬

朱文公云初時學靜坐後來看得只一敬字無事時敬於自持臨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自然該貫 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理家事 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故曰心統性情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人持敬亦要義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

名義所關不可不敬守

然只是把持矣。名義最重。鬼神難欺。最小事須凜凜處之。學以養此心。敬以存此心。親君子以維持此心。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存心者。惟戒慎恐懼。可以恬適。

人貴自知一切境緣恐都是假

立志貴高下來當用功必須先積漸

吉凶同患豈異人任

省克

靜定時。看自家是恁麼一箇人。不欺暗室者。不欺其心。不愧屋漏者。不愧于人。庶幾君子哉。閑中不放過。忙裏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見人得意事。當生歡喜心。見人失意事。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眞實受用處。忌嫉樂敗

媚世者鄉愿也憤世者玩世也有似狂狷然有眞假任天者眞人欲者假

治怒人知之治懼難到也

須根究實落打算爲恁麼

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袁了凡曰。人心爲善。有端有曲。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檢點。是濟世之心則爲端。是媚世之心則爲曲。愛人敬人之心則爲端。憤世玩世之心則爲曲。晝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明道云。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今人貪利祿不貪道義。要爲貴人。不要爲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勇猛奮發。見得聖賢千言萬語。無一不是實話。從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色貨

先除惡念然後打疊雜念故誠先于正

吉凶之途判然各何由于禍福中

者黃宗老氏而實得合于六經故學者宜之

兩關打不透。更無地可進。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除是誠意。雜念除是正心。斯須不莊不敬。怠慢入之。斯須不和不樂。鄙詐入之。靜則游思雜想。動則戾氣惰容。憂乎其難哉。道生于安靜。德生于卑退。福生于淸儉。命生于和暢。患生于多欲。過生于輕慢。禍生于多貪。罪生于不仁。黃石公素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禍。省酒戒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顚。矢忠篤行。所以接

修到熟處方是眞境

世以從情爲第一種然稱善知識而覺行

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猝。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學者用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故于義理却生。閑事却熟。人爲善而自欺者。不獨內外不相應。即心欲爲善而行之不力。計之不周。皆是自欺處。

警悟

陽明云。心悟有三。從言語得者。謂之解悟。雖有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寶。非己家珍。從靜坐得者。謂之澄悟。收攝

不修者濁根尚在也　一念之細天淵分界　覺而能止斯善矣　人之大患在乎一身　病後方知身是苦從此回頭便是彼岸　灰心又作恁麼　人從偏妄處求和樂則非矣　忿怒所以急也　不淫不移是眞心適

寶聚。猶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一遇風波。亦能搖動。濁根。惟從人事鍊習得者。謂之徹悟。磨礲洗滌。觸處逢源。愈震愈寂。不可混搖矣。　一念者。天地之衡也。覺之而躋于天。昧之而墜于淵。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現在事勿留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　人心爲身口所累。眷屬所累。家業所累。逼三界。使人忙了一生。苦了一生。空過了一生。起了無限貪嗔癡。造了無數淫殺盜。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處富貴。反羨貧賤而健者。嗟乎。何不于無事時。常作此想。一切名利心。自然掃去。　每于閑坐時。思古之人無一存者。何念不灰。

和樂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和樂。才警嚴。則自和樂。　怒者。變事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爲性命之本。可不寶之。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　心中須常令恬適。絕糈不憂。山崩不愕。此是自家受用處。　鳶飛魚躍。是動機。而非至靜者不識此趣。故于人欲淨盡後。方見眞樂。

張邑翼曰。聖賢學問。治心爲本。治心之要。在識本體。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何處非心。何處是心。體驗到此。少不得用操存涵養功夫。而功夫切當處。非忠恕則不實。非持敬則不眞。非省克則不精。既已眞實精徹。然後一朝覺悟。幾于和樂。則本體復而天可達矣。格言甚富。臚列難周。採集數章。標其旨趣焉耳。

一念轉移人禽攸殊天淵之分

隨分自盡方是不虧人道

學仕要箴一卷下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叅訂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陳永思孝則

葛雲漢敬升

王之垣函三

周拱潞彥介

徐廷讃君謨

表弟柴鳳藻雲章校閱

省身第二

倫紀　品節　言行　學修

繩檢　過慾　取與　毀譽

倫紀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人一不孝百行俱無可言人一不孝五刑無出其上豈得無懼乎　人疑士庶不能盡忠不知爲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徭輸心捍衛便即是確盡職業何必有官守始爲効忠乎　至愚之人必不肯詛毀

履薄臨深方是人子用心

吉凶之理本是洞然而人好以氣數亂之終歸惘然

立品修節先要忘慾

分明

胸襟瀟灑須有道以處之

君子小人對看銘此君子胸中本無禍福之心

小人學豺狼行人好殺之

其父母若行事乖方鏤刻加人有不毀及父母者乎爲人子者安可不思　人品在五倫上看此處得小過不足疵此處失衆善不足錄　人生天地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阻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分　人爲父母過求善地不聞之諺曰未看山頭土先覩屋裏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慈湖先訓云心吉故曰吉人既是吉人通體俱吉縱有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品節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芥視千金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生死遠是非者忘臧否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疏是欲成君子滅小人也禍福者天之所以愛人也君子畏其禍則福生小人忽其福則禍至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已于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貌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致太平以來麟鳳豺狼能害人人得而避之

智識與小人造私者不同　學術事修背謬一途馳騖不得　三病可以斷送平生　泰山鴻毛從起念處分途　四德盡[illegible]

小人深情厚貌毒人難防殆有甚于豺狼也　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行高人自重不必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言之高　學者要收拾精神修德而留意于事功名譽必無實詣讀書而寄興于吟咏風雅定不深心

人有三大病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人之一身可令人重于泰山可令人輕于鴻毛可不慎哉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約　忍耐足以思理安詳足

身之寶　立品之要領　勤儉有許多其名者謬也　是箇甚品　無處可安無人可似終古漂泊

以處事謙退足以全身忘境足以養心　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澹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作交不與小人悅久習不為君子鄙乃見品格　孳孳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澹澹于聲利嗜好而後為儉今之勤儉貪耶吝耶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亦須見面稀少古詩云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　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一毫點

命由我立天在人中　此儒道之不類乎二氏　寬厚須從學得

染終身玷缺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少他不得此便是立命天地無事只以生物為事念念利濟便是天地矣

言行

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說心不說身蕩然無守流于空虛之學　慎言語所以養其德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飲食言語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到　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人驕則志昏志昏則計短　有

退一步是德進一步是才逞才不如斂德　能保生方不畏死　品排同類又不和平自生嫉害　即形象觀理意更深

辨佞之才者多入于不善　好辨以招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精以示拙　縱意之嚬笑成千古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之毒　今人怕死而傷生事却敢為聖人于傷生事不敢為到死却不怕　歷代縉紳之禍多起于語言文字之間誹謗激為坑焚清談激為黨錮臺諫激為新法清流激為白馬禍生于激何代不然其始也起于一人之堅執其卒也至于不可收拾　造物生人兩其耳兩其目而一其舌意使多聞見而少言語也

親切

四科所以首德行

且又納之口中深奧處有齒如城有唇如郭有鬚如欌三重闥之而猶肆于言乎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辨澁四筵開談瀉水精工言語于行事了不相干照管皮毛與性靈全無關係　志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造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造履之正宜榮貴不正宜困阨若以造履責效造物一不效則怠爲小人之歸矣　功名二字好幾人俁幾人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達幾人懈幾人委任實判智愚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悔

儉字義甚大不止是節嗇財貨也由心及身方是有本學問

翁曰覺言多便須檢點　儉美德也然必務本而後可以及末本有身儉有心儉身儉由于約束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財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此謂身儉心儉審所好尚心好靜則不妄動而何侈心好簡則不務煩而何侈心好雅則不徇俗而何侈心好澹則不尚濃而何侈此謂心儉務本君子養其心以正其身而後儉德可風也

學修

四言總括學仕之要

寡言以養其氣窒慾以懲其心愼動以安其體稽古以成其德　范文正公司馬溫公一生勳業皆從虀粥下帷中鍊成　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不肯耐煩是生平大病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尋討精細意思纔是學問工夫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塞翁修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家貧不可因貧而廢學家富不可恃富而廢學貧而學可以立身富而學可以榮名　讀書須要事事返到自己心上來　看書先觀事理不可隨其語讀去古人亦有見不到處亦有用意

論世知人不可無識

收斂身心學仕要術

深處意在語外則不爲所奪　讀古人書須收斂精神向裏然後會其理于語言文字之中得其趣于耳目見聞之外　文字本于心而發于言必看書明則法順而理顯涵養厚則興至而格超神定者其力專理精者其旨徹故曰文卽道也　讀書必求其本心術不厚妄逐風雅貽禍無窮我輩咿唔牖下只咫尺耳人心民命古今治亂朝廷盛衰俱繫于此可不愼哉　水滸一編開市井萑苻之首會眞一記倡閨門桑濮之尤安得盡付祖龍永絕愚民禍本　學須變化氣質氣質變時方是有功　學者須養氣象

此理易曉何無禁之者

以理自防堅如城郭不畏無形之寇矣　一是謙己一是讓人　勉其難待其易可也　拱璧執玉之心　檢身無一事敢忽　惰者必輕輕者必惰人欲相勝如此

輕浮者養之厚重褊急者養之寬緩躁動者養之溫粹

繩檢

人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于城郭有形之寇其來有方猶可禦也至無形之寇游晏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藏于杳冥之間而發于忽然之際惟聖人制禮以爲之防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況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今人大病只是不肯認錯卽不認錯便是大錯又在不肯喫虧我不喫虧人定受虧　坐密室如通衢御寸心如六馬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足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猶難制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有不由已者　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已之道至矣　古人克勤小物與小廉曲謹不同是盡精微工夫吾心一有不盡于人已應感間便成疎畧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不害事　學者所患在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　須臾照管不到則外奸潛相勾竊不可不察　遇艷冶于密室見遺金于曠途而不動心者方是能品　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是大不幸處後乃視爲故常則敗行喪檢由此滋矣

遏慾

貪利者害已嗜慾者戕生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　欲止吝當念貪來欲止慾當念病來欲止忿當念禍來　詆報應之說者曰以此求福壽何異私慾乎答之曰世之求福壽者其未享也心固慼慼其旣享也心亦慼慼益無一日有福壽之樂則不得固不得也卽得亦不得矣吾則不然未享此也無覬覦心旣享此也有止足心則無一日不在福壽之中得固得也卽不得亦得矣此無他人求於人而吾求諸已人求于外而吾求諸心也又何報應之不可言乎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原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世無扁鵲華佗而以性命輕托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庶可自全其天乎　日用間纔見順適便是人欲　程子以殉慾傷生爲可恥　以柔

肆業並用以成其德　甘苦分定心而成學　知足知止方見有餘不盡人方使美後嗣是謂矣　我處其餘安可不善

巽精探道德之奧以剛强戰勝靡麗之情　當變境而不
能享畢竟是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麟骨鳳髓開華筵向曉定須散場紫蕚紅英鬭異春到
頭須思結果　禍莫大于縱己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

【取與】

晦庵先生四餘訓云留有餘不盡之機以還造化留有餘
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
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凍餒
千百處處涉躬以廣厦之安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所用　但觀心地于境何關　君子當原人之過況可吹毛求疵乎　立異招患事

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
乎　肝膽煦春風雖囊無一文還憐煢獨氣骨清如秋
水即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毀譽】

毀人以言語者其禍顯毀人以文字者其禍深其人名愈
重詞愈工者虧損天理亦愈甚切須檢點　事係幽隱要
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
著不得一毫傲忽氣象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君

打破名關方能大道爲公

子以好名爲戒　毀譽皆吾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
毀者告我以險阻　好毀譽人者德薄不受人毀譽者學
淺君子不毀譽人亦不動心於人之毀譽
張邑翼曰心存而後可檢其身矣身之所重莫先倫紀
而立品修節君子小人之分途也身之樞機在言行身
之臧否在學修學修之要必須約束以檢其過遏塞以
制其慾至于取與分明毀譽無間而省身之功全矣分
列次第用質高明

學仕要箴二卷上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恭訂
玉峰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馬廉聲介臣
王元臣聖臣
陳永錫孝純
秦檝傅舟
潘廷鎔禹三
表弟王喆生醇叔校閱

刑家第三

敦誼　閨範　樹德　懿型
守分　循禮　勤儉　興廢

喪葬婚姻而疎遠同姓何故　智術之不足恃如此

敦誼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弟之子可以爲家瑞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俗爲先以務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牧畜爲常　古人家法月爲一會以合族每有族人遠來及吉凶嫁娶之類皆須爲禮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月情　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里

賢於將者恐亦不能慚謝矣　出於孝順精心　錦旋亦親心所存在須不忘也　壞井和積氣生來親終身不仕　縱婦離間致疎同氣

有爭訟自詣其門朗誦一卷多爲慚謝　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古之忠臣孝子與造物感應者可自信也　事難事之父母方知子之純孝愛惡不當疑曲直何敢較　田間之子寸薪粒米皆從剜心瀝血中來以此養親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之家名曰祿養未能必躬必親味雖甘而情則苦何況一登科第常不相見即錦衣歸里賓客妻孥出入匆遽膝前歡笑曾有幾日所以古來聖賢稱養志者曾子而後惟尹和靖爲不可及　兄弟之間各盡所宜施勿謂不相報而廢恩也　五倫中惟兄弟周旋最久情義最

爲可做也　蘇子亦將其情於其非爲不當哀而哭之也　觀其後亂知其非正　忠不可恃務須銘篋

篤世人因爭財產輕聽婦言遂致不和亦大謬矣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擇婦不謹以色以財逆德亂禮所由基矣　劉廷式登第歸娶瞽女生二子既卒哭之哀蘇子瞻詢之答曰某所亡者妻故哭之哀不知其有目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痛于義何有　士有諍友則身有令名善柔者每事卑屈友之使人日趨驕惰積尤悔而不自知　交友便佞相甘游玩征逐寧守獨學寡聞猶無悔吝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　交友之道毋諛毋褻毋妄毋雜有心知其非而曲爲之掩不愧于身而退有後

妙言可思

事師與事君親同世人視如陌路此致敬盡之所以義也

足發孝弟良心

言非君子矣 我榮請而方來我患不請而來夫友哉

古有一貧一富相友至密寶法師聞之曰既然何以一爲貧一爲富哉 顧潤之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顧事之疾視湯藥死殯于家葬其先人之旁曰生受其訓死而委之草莽仁者不爲也 岳忠武學射于周同同死朔旦必整衣具酒肉詣冢奠泣引所贈弓發三矢而酹 但念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木爲枯則孝心自然疼痛 但念渺渺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沐長共扶持則友念自然肫懇 兄弟如形之于影聲之于響愛先人之遺體惜

此雖天性之厚亦強力學之

貧而能養尤不可及

可謂賢父兄然得無其子弟之不肖乎

人子喪親而謀官者

己身之分氣非此何念哉 温公事兄伯康年八十餘如奉嚴父如保嬰兒每食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寒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文正公曰祖宗積百餘年而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惜宗族何以對祖宗 晉王延事親色養夏扇枕蓆冬温被褥雖值隆冬延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欲子孫賢必先自己修德遇子孫不肖必先自己省咎 古禮親死未葬不變服食寢苫處塊閔親之未有歸也今乃舍之出仕食稻衣錦獨何心歟 卜其宅兆卜地之美惡也地有五惡不可不慎使異日不爲道路不

說盡求多福哉

家範明是縱慾之敗度必矣

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奪而已至于拘忌地之方位日之吉凶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謀尤非孝子之用心矣

閨範

夫婦有倡隨之理若狗情肆欲惟悅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悅而忘其順則凶而無利 正家之本夫無寵昵之偏婦無妒忌之失若妾媵過多爲家大害或陷子弟于惡或生僮僕之變不可不戒 温公家訓男僕女婢無故不得出入中門令一僮子司其傳接 女子已嫁者兄弟

家範不肅丈夫應得無邪

只一禮字便是範圍

杜此家政清矣

與爲閑閒識者早計

不同席叔嫂不通問今俗婦女結會燒香看春觀燈及托言至親男女共食並當禁止 閨門之內少箇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千殃皆從此起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傳會而丈夫信杜此家政肅矣 家道不和生自婦人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僮僕雞犬到處可憎故須事事自反 禁絕閑雜女流出入是正家之道

樹德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樸儉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鶩功名

已富貴的親戚雖往來須我有以求之　存心未必果濟而濟志不煩亦失厚道　子弟不賢而假藉科甲非家福

此求福也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鼓舞畜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　富貴之家有窮親往來便是忠厚生于不宜殺生慶我生子奈何先死他子嬰孩始生宜爲之造福祈禳亦然　人之餽遺多厚于富家而薄于窮親不思鳩杖倚門之老塵甑待洗之家凄風苦雨窮年寂寞通問杳然直待其死一拜了事噫親誼固如是乎尋常菓餌當厄而惠庶不爲瘈瘲之民　人言家世積善故子孫發于科目不知家世積善故不生不善人生不善人將

義倉第一不得已爲獨善耳　十二箇俱是做惜心做成　高者如此甲者義不勉

藉科目以敗其家世禍烈于不生科目也　平糶救人是第一利濟事或共行義倉或獨自蓄積遇荒歉時照原價而減時值均難濟民活人之功莫大焉

懿型

洪九霞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頭向三光及北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說陰事箕倨橫股跛倚而坐當食發歎見客不長揖聚談婬褻詆毀人文行妄想不可爲之事　柳公郢家訓曰門第高者立身行已一事墜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藝美行

富貴貧賤非與解也子孫之賢不肖則係實夫　三十六則居家要理向之訓言

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指摘矣余家以禮法稱于士林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　富貴非與家之物只與貧賤輪迴消長耳但願有賢明子弟讀書繩武居富貴不驕處貧賤不怨便可不愧詩禮之裔　空青先生宅相三十六祥曰居家尚禮義一子孫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閒讀書紡織聲四少興造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和睦鄰族八門多士君子九早完官稅十庭除洒掃十一閨門嚴肅十二尊

悖之所由惟人自致休咎亦見不然不知趨避之方徒事務問擾向無益也

重師傅十三宴飲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不狠藉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居喪循禮十九交易分明二十祭祀恭敬二十一卑幼稟命家長二十二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閒人謙婉二十四家人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鬬訟二十六不信齋醮二十七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謔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毋博奕戲罵三十四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婢僕不搬鬬是非三十六　子弟能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

言行心術須時時省察

味稼穡之艱難便是賢子弟　言行須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

守分

安分故家可久

富貴之家多寬仁貧賤之家必慘刻食生憎厭是薄福相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有餘有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快意事出來　居家男女長幼貴賤務令各盡職業不許聚處閑談羨人富貴笑人貧賤品飲食之美惡評閨門之短長以至說鬼說夢說邊境說詮除說時政說官長俱是取禍之機尤犯鬼神之忌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又云一片俗心腸有此閑言語故當痛戒　晦

庵先生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　胡九韶家甚貧每當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無兵禍又幸一家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古人無不躬耕故力田是聖賢本分事後世習于文學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人爲子孫計奪人之產直爲子孫作馬牛身沒未寒而產屬他人且銜讐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更爲子孫作蛇蝎矣　呂文穆范文正皆以寒微位將相然則有賴先資者非佳子弟而取不義財以遺後者亦非賢父母

循禮

祖父做的便是子孫楷式非禮之言莫內談醉飽之言勿外洩　觀寢興之早晚可卜其家之興廢　古人遇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幼慶誕設筵去古遠矣　處家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故家人一卦以剛爲善　朱子教子曰只此勤謹二字循循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竊爲汝憂之

婚姻既納幣擇吉而壻之父母死既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今人乘凶而娶此何禮歟吉凶混亂哀樂並行終致夭札零落天理然矣　喪禮之廢莫甚于近世所興于人者僅麻衣如雪耳況復有罷其衰以應世事者　文公家範曰妻妾無妒則家和嫡庶無偏則家興奴僕無縱則家尊嫁娶無奢則家足農桑無惰則家混賓祭無怠則家艮

勤儉

呂叔簡几席箴云帝王八簋公侯四飯兎首瓠葉君子獻酬今人蒸汚丈崇尺至愛真情豈恃酒食飯過三飡誰有餘腹餒過五腥誰能食肉言及飢寒余不忍聞一几之費可活千人儉為養福施為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

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輪迴不爽

胡文定公云治家治心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功夫

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瞶婦女布素禦寒則堅苦其

志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

富貴者奢侈相尚棄廢財貨窮極土木貧賤者專工巧伎以成之一日之直可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少而衣食者多求其贏餘豈不難哉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可以免饑寒晝則力作夜則安寢可以遠婬慝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可以致壽者儉有四益貪淫之過生于奢侈儉以養德節嗇澹泊理可長久儉以養壽醉飽鮮濃昏人神志儉以養性妄取苟求志氣卑辱儉以養氣

治家忌奢亦忌鄙嗇鄙嗇之極不生奢男必遭橫禍惟君子儉以禔躬澤以及物

月川酒箴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

興廢

富貴人怕見開花懼其易謝耳今有方享便驕伎樂聲容僕御服食珍麗華艷自以為遠勝鄉邦不知此是惡消息旦夕覆亡之道也○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戕性命以斧斤

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嗇為悲歡奴婢視盛衰為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而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人謂子孫

愚愫者廢家不知覆家偏在巧而愎者不可不思

安分守己崇遜息爭保家之道

賭博害人其禍最深子弟一失足于此志趣必昏心術必壞以至不孝不友不忠不信終身品行無一可觀○高閣置書封倉箱而餒腹瞞心掙產衣貲玉以焚身

蓮之始開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人處富貴須使常有收斂意若令一開不可復合凋落豈遠哉

張邑翼曰治其心身而後可以治人刑家者治人之始事也家重敦睦次嚴閨門然須厚德開基法古垂訓而

所務者本分所尚者禮節克勤克儉庶幾先業不墜光裕可期若夫縱妻凌妾變寵奪嫡私其婢而殺其子縱其僕以辱其親室中鮮腆而堂上糟糠齋僧飯道而棄妻逐弟斗秤不公借貸無償以致冤讐牽結先業敗亡此人禽大關又非箴語之所及矣

學仕要箴二卷下

虞山蔣伊莘田鑒定　西泠袁滋午葵參訂
玉峯張圻邑翼編輯　門人王靳華固生
朱曾提藏公
楊錫瓚圖侯
馬鳴珮歌夏
潘廷鈴玉音
表弟王綍基堯疇校閱

處物第四

誠感　寬仁　謙厚　分義
出處　曠達　寄托　恬適

誠感

誠能動物天人物我一念而通

悔心發而天反風善言發而熒惑退天人非二致也簫韶奏而鳳凰儀機心生而鷗鳥去物我非二致也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與者疏

疑信起于自心徒求于物則外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惟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

責己須本誠求

涉世不可徒用愁誠

簡語是行道氣象

合之內可行即動天地感鬼神皆由是矣　禮義廉恥以之責己則寡過以之繩人則寡合寡合非涉世之道是故小人責人君子責己　事有機語有刺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故使聽者自悟洛陽年少流涕痛哭成何尺寸事　與人相處隨事提撕開其迷惑爲患最普　誠意孚于出言之先和氣接于與物之內　綢繆太多適見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之萌　遇事只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矯僞欺隱雖狡如山兎亦自獻誠　陽明先生云學須反己能反己方見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

此言化惡子言養化是與他操子養則教育兼施

三言與人交用甚能容者自無猜嫌之失

若徒正人之惡則文過飾非惡人常態反激起其惡性如何感化得惟于己用功則惡人自化　與人不可專取其才當以忠信爲本始不爲匪人所惑　范忠宣云吾輩只管我所以待人勿問人所以待我

寬仁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何如耳　有以橫逆加我者譬行草莽中荊棘絆衣耳當徐行以緩解之故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康節謂伊川曰面前

小智足以殺身可畏哉

范公待人厚可爲法

談言微中故不勞而利普

徑路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吳士入蜀武侯甚偉之後乃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元祐舉子吳某應大科以文投從官文理乖謬一時絕倒獨范純夫閱其卷不笑不言客不敢問後遇其人教之曰足下應大科必有人相誤宜歸讀書學文　開口便是煞尾語下手便是盡頭著大無含蓄豈能濟事　詈人而不答必其能容也不可謂人畏我而更求以辱之　訟人而不校必有所處也不可謂人懼我而務力以攻之　于人倉猝顚沛時用一言與之周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作豐年可味不然就荒起矣

視人猶己故萬物皆在度內

惟胸中有善無惡者能之

與貧者以財小惠易盡耳不如與之生理此君子所以爲人作豐年也　吾人處世務期收斂才智若無若虛容人之過令其可改舍己之長曲彰人善一日之間發一言行一事毫不爲己起念而爲物立則是天下爲公之度也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容　人只自私從軀殼上起見故看得道理小了若放這身在萬物一體中便限量不得　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芝蘭　施恩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隨事皆然當權尤甚　韓魏公自言生平未嘗見一

不懐不安便入兇頑之窟
此與坐觀成敗不同

不好人可想其胸中浩蕩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之言
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取人時饒一分神明自慊說
人時留一句夢寐常安急而擊之在我徒費博浪之錐
徐以觀之在彼自有烏江之泣聞善而疑聞惡則信人
心薄惡莫此為甚士大夫于世法中廉取薄享可濬續
壽之源

謙厚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
自足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大快也而

以退為進其進不衰
機之倚伏不可不察
忍可轉移災禍喉介神仙之事二德並珍

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不知大樂
存焉當得意時須尋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
須尋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
之下一陰潛起不可不慮希夷戒冲放曰名者天下之
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必戒之白沙云若
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忍難忍事
順不明人內典曰忍含百善嘿定千差物之精華天地
所祕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
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止積而不知已不窮則禍天地讐

却過于人歸利于己便是小人
此是文人大病知而不戒戒其
君子當愛其珍

也今人大病只是不肯認錯即不認錯便是大錯又不
肯喫虧我不喫虧人定受虧人若算計太巧不讓權于
鬼神後必有禍

分義

黃魯直好作艷語人多傳誦法雲秀老戒之曰李伯時但
以想念墮馬腹公以艷語蕩天下之心使其踰越禮法冒
亂廉恥罪報何止于是堯夫曰溫潤之玉須是礪石磨
之君子受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出道理來
天下事誰能算盡人却要算得有利無害所以人慾愈

義利分途須自檢察
人才有數愛惜方合天心
小智破道故與明哲不同
曲與圓所以應世也然必存乎己者直方而後能之

熾義理愈滅患難時正當有以自處身心不為彼動乃
見學力天下事如一家非我為則彼作學者不可不通
世務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日士有一善便當扶掖導
誘以成其器業輕與必濫收易信必易疑智計之人
多不保身何也智計非天下正理也凡事必看其理如
何不要看其人如何屏之張也直則難立必也回而曲
之輪之轉也方則鮮行必也操而圓之雖然屏必有幅
必有軸故屏曲不可不齊輪圓不可不正君子之自處可
知矣聞君子言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

今人大病不論何事只要自己便宜不知便宜時其不便宜已伏矣

語如嚼堅氷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富貴無定勢產業無定主人不得已而棄產不仁之人乘其急而陽拒陰鉤以阨其價既成券姑與半值又以他物高價强償致所得零星耗散向之擬了其事者遂不復辦富家方誇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遠則報其子孫矣

此亦論平交中若親戚故舊又當有法以處之

人有患難不獲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若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爲事得則誇己能否則生讐怨宜冷濟置之不必割我不敢用以資彼浪用

五知總一

李若拙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

此條切中時弊見吾鄉人只自日爲之說風化本原

親朋之禮簡約爲宜今人釀分苛于征徭虛譽錦章假質杯幣徒長欺僞不見厚情有道君子急思返之

前賢後胤偶然落寞大爲小人口實粗心世道者宜力挽之不止爲風俗事也

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體察實行士大夫宜具禮表揚以發潛德其孀婦守志貧而無倚者亦宜勸助粟帛堅其節操　鄉黨有前輩大君子其後或不揚爲之章顯令德使無遺詒拂拭遺胤不至落寞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君子宜加意焉

出處進退一非小關

出處

士人出處非止一身一事所處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以不審

終身敬守之也

知幾者君子之獨見穆生爲酒醴而去免于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子之節免于新室之污　將事能弭當事能救已事能挽此善達權謂之才未事知來始事知終定事知變此善長慮謂之識　顏子推謂君子處世貴乎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空糜祿賜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處廟堂不知戰陣之危榮保爵祿不知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力役之勞自難以應世經務

經世在于識人情泥古而不通今求公而不憐下皆影無窮

曠達

世無聖賢不幾往而鄉愿乎然獨行之士定不以此易節

聖人思狂狷而惡鄉愿　觀人者纔見其人不識時宜便是可取纔聞其人處世圓熟便無可觀　人每以忘舊爲憾此亦不能理遣耳理遣如何曰譬如當初不相識　聞事不驚喜可以當大事

無不可告人之心故不須掩覆

我藏之人思竊之我掩之人思發之我圍之人思窺之我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不令人疑故君子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中　大略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即勝亦非也　富貴無常怨

毀譽只從名利上起者破自無交涉 天下爭體面者皆是夫體面之人

如傳舍武昌之柳春作青絲秋作帶河陽之花昔似雲霞今似泥 慾海無邊塡七尺于貪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揣耗五官于營算豈知過眼卽空花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凉千古 若透得名利關人安得軒輊我縱有毀譽可將他做一洪爐煎熬渣滓添我精神 不報無道君子之風犯而不校大賢之德今人爲體面二字與人爭雀鼠質虞芮至于費光陰擲錢財得毋思彥方之廬而有愧乎 處事遭一分魔障長一番鍊達待人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浮江海而遇風波終身遠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逢虎豹終身棄樵斧而自此戒食其父讀書不利驅子弟而田之懲而過焉豈得爲智者乎 人之養生者重元氣而輕手足固也今有人元氣旣衰而忽爲蛇虺毒螫之彼庸醫者拘于輕重之說先治元氣不知旦夕之間其毒內攻隕其生矣是故處事貴通權變

而過斯等株矣 總是不能非達權者不能與之 托于聖賢托于仙佛立品進德

寄托

綴羽于金鐵置之江湖則陷溺于泥沙非羽質重也所托沉也載石于舟置之江湖則披風破波非石質輕也所托浮也搏牛之蝱飛極百里若附驥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捷所托迅也螻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駑則日不盡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可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矣是故君子不可不愼所與也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是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光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過一生 破鏞良金懼雜鉛銅減色藏山美玉慮包碔石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見良師益友

自然成就 亦是此人苦非得不着

恬適

方持大體寧相之度 明道非是避禍只是禍自犯他不着 不從事處乃見才器 須思無入不自得處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于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于我何慚縱火燒空何處着燄風波洶湧虛舟自閒 明道終日端坐操行甚嚴毅及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和氣中未嘗以意氣加人故黨禍不及 當緊迫時使聾瞶人値追逐時驅疲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器眞不可及 苦樂無常境人處苦時望彼爲樂及到彼境則又視之適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張邑翼曰處世關頭第一在知進退識人心愛鼎則易

誠爲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首重誠感然非寬仁謙厚之品樸誠猶未可恃矣又必分義明出處正內懷達情外無失足而後可幾恬適焉易曰攸往無咎豈無學識人可幾

題跋

昔淮陰李小有先輩編廣仁品子嘗歎其老婆心切但卷帙浩繁讀者未嘗卒業吾友蔣莘田侍御所刻居官臨民格言慈航錄刑戒書乃撮仁品之標如晨鐘一聲發人深省至蔚庵偶錄拈出金針爲後學指南人家子弟皆宜書置座右張子邑翼復爲推論學術取古賢養心修身之要加以詮輯探珠于海剖玉于璞皇然備觀矣邑翼潛心理學夙稱吾道宗工莘田橐筆柱下諫草卓然有眞御史之目其文章經濟方將照耀天下而猶思日孜孜以指南後學爲志其亦仁之端哉

悔庵尤侗題

袁子午葵力行善事能延吾友邑翼爲師以訓其子若壻偶得莘田侍御所刊格言珍如拱璧復請邑翼裒輯修齊格言彙爲成書顏曰學仕要箴梓以善世余謂侍御立朝丰采將見諸行事豈復托諸空言若以言贈人榮於黼黻正邑翼事也袁子重其語余云邑翼眞名師午葵眞賢主人其子壻眞賢弟子知言哉

廣平宋實穎題

邑翼篤志於道余向過玉峯每兄事之雲樹之思行且十載重其持此書示余津梁斯世邑兄之勳于黃而老子何多讓焉莘田御史之拈錄邑兄之評隲闡揚袁子午葵之垂編訓後與夫重其之樂道人善均此志也

毘陵繡衣衲子許之漸識

莘田侍御纂次格言可勸座右袁子午葵彼若拱璧而邑翼年翁以爲仕必由學學必有本復加採輯彙成要箴付之剞劂以公同志卒讀此書知諸君子金石垂訓以維持世道人心者功不朽也

今夫師之所以教其弟子文藝而已其以立身制行爲提撕者已鮮而況性命之微居官之要乎父兄之教子弟也亦然蓋其所期者科名也而文藝者科名之囮也苟工所業舉場文字得邀一第足已此外又何多求無怪乎世道之所以滔滔子弟雖不逾戶而不覺習之所以日壞也邑翼張先生得蔣侍御所剜格言更加纂輯將古聖先賢修齊治平之道揭若日星梓以訓世其亦有所感也夫原夫弟子之職學爲文章以至涖官行法探原握本以馴至乎

婁水庭表黃與堅題

聖賢所爲內而修巳外而化民者皆備于此箴而知先生之教莫之或遺而午葵袁子剞劂廣布垂刑後昆則亦深知爲父兄之道者歟

栢盧朱用純題

余于蔣子莘田爲弱冠交丙午同舉賢書癸丑同登第又同官翰林旣而推擇爲臺諫官諫草數章皆爲國計民瘼立論足千古也初登第卽以平昔所輯臣鑒錄進呈天子改容而禮之蓋其生平讀書窮理務以明體適用爲務非沾沾以科第重者也箴仕數則纂集格言以導循吏之風而蔚庵偶錄則爲論文之微旨後學之津梁甚盛心也我友張子邑翼持是冊語余曰仕者學之用學者仕之本不知其本用何由達爰從先儒語錄中探微摘要裒列成書而修身齊家文章事業皇然具備所以嘉惠後學者功匪渺矣而午葵袁子繕梓以公同志余心嘉之爰題數言以箴之曰蔣子之忠也以文章報國以輿吏濟民也吏治蒸蒸運祚日昌矣可不謂忠乎張子之仁也誨人不倦也內而正修外而治平誨人不以帖括而以聖賢之微言可不謂仁乎袁子之惠也善其子弟以及同人使見茲刻

者皆有志于成巳成物而不務名利不亦惠乎雖然徵張子則侍御之深心隱而弗彰矣

玉山同學弟馬鳴鑾撰

今之人自束髮授書以至服官蒞民無事不安于苟且無日不習于浮僞其爲舉子業大率皆雷同勦襲之文章而得則又役役于名利而不知止甚至草芥民命殄暴天物亦肆然不以爲怪今觀同年蔣莘田所刻格言雖方幅不多而凡守官立身仁民愛物與夫讀書作文之方無不具備言近而旨遠文約而理該上之可以致君澤民下之不失爲鄉黨自好之士真覺世之津梁砭時之藥石也張子邑翼從袁子午葵之請復爲增輯古聖先賢所以修道勿躬之要合爲十卷題曰學仕要箴可謂本末體用展卷洞然矣俾蔣子與人爲善之意益彰于世其有功于世道人心甚非淺鮮也予見而深嘉之爲跋其後

果亭徐秉義題

邑翼張先生嗜古彌堅與世彌澹行止取舍篤古人之操午葵袁丈濟衆博施樂善不倦求之儕輩甚罕其爲父爲師者身教已備提撕警覺似不必更假莘田侍御諸刻矣而猶矻矻孜孜纂輯箋註云者所謂誨之不厭其諄諄也袁氏子弟日紬繹焉不特其文工其人成當世推名閥第一所以報君親師者於是乎在吾願以此爲子弟告并以告凡爲父與師者

二泉葉奕苞題

學仕要箴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圻編圻字邑翼崑山人卷首徐元文序謂莘田侍御始集仕學格言圻續爲纂輯凡分十類曰存心曰省身曰型家曰處物曰養蒙曰舉業曰居官曰臨民曰仕宦曰愼刑首標蔣伊鑒定伊卽序所稱莘田侍御是此書實伊所作而圻稍增益之其標曰鑒定者蓋讓其名於圻耳

閨訓新編十二卷

〔清〕秦雲爽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徐樹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氏閨訓新編十二卷》提要

序

天下講正誼明道之學者舉世聞之多迂怪而不信扞格而難入此不可謂非習俗之下而流風之弊也然繫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人情不甚相遠夫果易知易從而天下皆迂怪而扞格與亦未之有也定叟先生講學三十餘年其言心言性則如日月之中天使人可仰觀而識也其論經世之大計皆坐而言起而可行而非紙上陳辭也平日門弟子之折衷友生之問難崇論宏議委曲纖悉先生眞誠剴切指示周匝是非劃然聚者亦醒無論學士大夫聞而擊節歎息以爲得未曾有即田夫野老臧獲婢妾聆其緒餘未有不歡欣鼓舞淪浹入心骨者也先生何以得此于人哉亦深悉夫人情遍天下之志而已閨訓一書先生教女貞之訾也先生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舉世以計利之故未遠而先遠之女子習聞其說亦以爲應遠其親也父子一倫幾于女子而中絕此不祥之莫大者也故極發其弊使人知人道之正謂父子正而後

倫常可攷錦講也其見亦度越千古矣徐子敬思因天下女教之尤衰也梓以行世讀是書者尚有迂僻扞格之患乎哉亦可得先生之大槪矣先生著述甚多得悉以問世則正誼明道之旨庶幾大白于天下繼徐子而起者誰乎今拭目望之矣

康熙丙寅天中節教下晚生俞森拜撰

序

余幼時多可而少否人有嗔詈者笑受之亾兄耗林嘗目爲頑鈍無恥年十二患心痛累月家大人不令就傅得施耐菴水滸傳喜之目數過無有遺者病愈舍去後三年坐繫得免自以餘生不即習舉子業因復閱吳中金聖歎所評耐菴本愛其文益以不厭久之氣忽動于中若有不能忍者二十年以來骨體不媚過嫉輕嗔有不直者不難犯衆爭之心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克甚哉文字之足以移人性情而人之貴乎善讀書也近世稗官野史日新不已後生子弟喜談樂道已足深怪又溫飽之家往往女子必通曉文義內無飢寒之迫外無織紝之勞心思閒暇無所寄托佳者留意詩詞劣者翻閱小說嗟夫生于閨閣之中長于婢媼之手欲如男子親師取友習聞聖言已不可得而况晏安無事衣食粗給而又有詩詞以蕩其心小說以鼓其誕其爲禍可勝言哉聞諸僕友秦開地先生吾父嘗作新婦譜行世頗纖悉[illegible][illegible]論其理而已僕將取古今婦人事變更輯女史以爲巾

惆玩讀之其先生笑曰吾已有成書矣僕受而讀之
其事曲而詳其論醇而正經權並施常變雜出蓋先
生關程朱之學既已得其精與而其爲用不爲奇衍
詭激大抵得乎情理之至當而一以聖賢爲歸故其
論皆近而可遵適徐子敬思自崑山來并新編請而
授之梓而同時有雲間友人朱子若始取二十一史
爲太上感應篇經史考山東李編修紫瀾亦刊布之
蓋六經之義深子史之文繁易爲婦豎所厭雅稱引
故事易爲感動要有二子之書風行天下子文暨[illegible]

而上父兄日爲講晰以正其基而一切淫詞邪說稗
官野史不使寓目則庶幾忠孝廉節之風油然而生
矣此余所深念之而得其眞者也二子之爲功于天
下不已深乎抑聞之論攻守者曰知彼之所爲攻則
知我之所爲守今先生之書言毋道而父道備焉言
婦道而子道夫道備焉言姊姍而兄弟朋友之道備
焉則雖謂之五倫譜可也是深望于善讀先生之書
者也時
康熙丙寅四月望日教下友弟陸寅拜撰

序

西漢劉向著列女傳八篇而宋曾鞏爲之序大要謂
王政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
子所謂身修而後家國天下治者此也晚近之世學
士大夫多徇於遠而忽於近其處室也已無禮樂圖
史之助師傅保姆之益旣不見可法而有家者又不
能躬刑于之化本家人反身之義以正其內遂至競
奢侈流邪僻而陰教弗講世道之衰不可底止吾鄉
蔡定叟先生精研經史嘗著閨訓一編藏於家而丙

峯敬思徐子付之剞劂以詔來者屬余弁一言竊聞
之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理無專制道屬三從其在書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毋
非毋儀惟酒食是議凡詩書易之所垂訓不外乎日
用之經率而由之其道在是矣自此義不明驕厭終
之誠忽愼始之幾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擅其
國有天下則妻擅其天下漢唐而降卽有一二守成
之主自立之士猶懼不免況下此者乎先生件繫探
摭自后妃而下以至庶人彙爲一書使覽者知入乎

此者爲善出乎此者爲惡爲弦爲韋爲蓍爲鏡其有裨世道詎淺鮮哉其曰閨訓新編者蓋取于政著列女之旨而廣申其說後世針管瑊璲之儀珩璜豆籩之節古人所以行而未及行或風俗所更變而閨閣必當取法者咸列焉曰新編則繼子政之志而述之者也凡十二篇而附以新婦譜若干卷謂爲吾鄉陸麗京先生撰敬思以其類乎閨訓也故竝錄之

康熙丙寅陽月既望同里後學邵錫蔭樾公氏拜撰

序

錢塘秦定叟先生輯閨訓十二卷旣成出而示余余曰風俗之成始于門內舍此而言學術僞也言事功妄也夫端其本于身心觀其驗于妻子夙興夜寐可或忽乎聲笑話言可或慢乎吾蓋常求之於家而知門以內性情未易理也好尚未易同也見聞之沉溺未易返也欲循其常勢有所不可欲革其故力有所不能束縛之馳驟之則不可以終日然則何以爲訓乎先生曰吾惟正吾之好惡而已矣好惡所在示之以確不可移于是尊之可知可能動之以可欣可慕惕之以可思可懼優而柔之徐而俟之沉溺可以漸起好尚可以漸移性情亦可以漸遷也然則謂稟受性成必不可變習染深固必不可覺者正未盡所以訓之之道耳蓋先生之持論如此余卒讀其書見其原本經史旁搜記載周詳明備婉譬曲曉乃正襟與嘆曰嗟乎此古聖賢修己治人之本務今已失其意而先生力挽之也余嘗謂風俗之病莫甚于驕佚善莫大于勤約而其原往往自門內始驕則必佚佚則

益甚其驕從來國家之禍由驕侈而成者十之八九勤約者反是此敬姜之訓所以爲千古大防也余家自高王父太僕公以來先節母潘太夫人暨祖母顧太夫人實以勤約相先後至今得保其餘緒猶憶數年前歲大饑余父叔各捐米數百石爲糜濟之邑人皆能追憶舊事曰往歲旱饑顧太夫人親往設糜之所命男女別居止無相雜又親携絲絮鍼綫之屬呼婦女就食者而告之曰饑荒有備則無患平日不好逸樂則能先時爲備今爾等雖在顛沛中不可苟且

自安其各擇所能者勉爲之將課爾之勤怠而賚與焉于是刀尺紡織聲相聞每日亭午各以所事受殺最能者則進而勞之且厚犒之其怠者亦愧悔交相勉月餘乃按所賚以歸賚用稍給矣其婦工所成者則別儲之以待寒者爲周恤窮民之費至今毋歲義倉賑施諸事吾母皆遵先祖母之成法孝先恐後也余深幸此書之成書此以告素先生世之讀是編者毋以爲迂遠而蔑棄之則風俗所關庶有厚賴也夫

康熙丙寅陽月朔崑山後學徐樹屏拜撰

序

余覩舉世之人娶妻之後致於逆親而不致於逆婦逮既生子女多急于教子而緩於教女二者皆中於私而不自知者也然婦之不敢逆人皆知其私緩於教女則莫有知其私者也夫所娶之婦未必有教女習於母已不勝其弊父又不敢逆母又緩教焉豈復有令女哉所娶之家因仍積弊而婦道遂不可問矣余嘗慨焉思之人之緩於教女以子承宗祧啓後胤而女自及笄之後於我無與也然我之不能不爲子

孫曾玄娶婦勢也天下之人而皆同無與之說則我必不得良婦夫女果不淑已雖恝然若家無母儀子豈易教則薄視其女而禍仍中於我豈可不與天下共明此義力變世習哉余家向有女範一書施子猶伯諒加增減大率取平易可行者余覽而善之適命子藥嘉購得廿一史余復取而進退焉時以詔告婦女指示之下間有評論余巳視同波逝家人苦於易忘復記其下不覺成帙言近俚俗意取易曉不足以語他姓閨中之秀也噫余豈敢自謂能教女庶幾不

入世人之私見耳書將成余長女字查生承恩者促
行合巹禮余顧謂婿曰余有此書可以免齎粢裝鬻
之一笑
康熙庚申冬日錢唐秦雲爽定叟氏書

閨訓新編凡例

一后妃中如宣仁后平治天下之功劉太妃籌畫軍旅之畧今皆畧而不錄間採數條多近日用夫修身爲本上下皆同家利女貞義爲尤急況後然自大閨閣之常蹈跡無容兒女之態若仰止崇高或驕心稍抑知揚扢今古則風味不膚此亦救藥非侈觀瞻

一韋宣文傳授周官曹大家續成漢史宋廷芬五女俱稱學士于禁中唐昭容一人獨挽浮靡于天下荀灌英濆圍破賊冼夫人指顧平戎此闢異搜不比中庸畧而弗書槩其去取

一是編初葉成書猶虞掛漏繼考全史頗無遺篇但事迹相同不能遍錄制行駭俗亦復刪除易知簡能是之取爾

一蠶織爲婦女之正規中饋爲閨中之常務讀書考古本非急需然考古可以知所行之得失讀書可以袪巫媪之妖言鄧綏號曰諸生蘇娥名爲博士豈爲無補亦自有功此等書冊之外孝經論語原

可專攻曲禮少儀尤當勤誦若留連于近體詩餘刻意于風華月露啓難測之人情致非常之物議不如絕學遠勝通經

一中和之質聖喆所難爽惡之偏爲師百世矧茲閨閣豈易無愆但得遠于俗情即稱勝槪苟或符于大德寧復他求若欲推究纖悉必至代無完人即此持論太深知其克己自少當爲至戒要在取長

一哲人之性樂道人善凶人之性喜稱人惡無稽之談君子所羞典則之語有識所重是編俱是善行進之即爲善言非史則經有典有則自反可淑身心告人可除凡陋夫奉持梵咒旣是空文傳述俚詞尤傷大雅有裨實用庶幾此編果思古人幸加三復

一君子求已小人求人男女雖殊其理則一覽女道者當思事親之多慚觀母道者當思課子之有失則學古有獲日進無疆矣若姑聞訓婦之詞暫爲口實婦聞規姑之語助其談鋒則適爲長傲飾非之資安能有改過自新之益此爲尚論之病勿增

流俗之識

叅訂姓氏

顧祖禹 範景 無錫　李之駟 昂若 華亭

朱溶 若始 華亭　陳治 山農 華亭

吳正名 子政 貴池　韓綸 允言 華亭

張鳳翼 旦復 鄞縣　萬斯選 公擇 寧波

陳翼 敬之 海寧　施相 賛伯 仁和

江旃 爾慈 杭州　徐慶 子卿 錢塘

沈叔埏 宏度 錢塘　俞森 存齋 錢塘

張靄生 雲先 杭州　洪景融 潤孫 錢塘

馮遵京 屺瞻 仁和　陸寅 冠周 錢塘

邵錫蔭 樾公 仁和　應禮璧 子蒼 仁和

吳磊 萃圖 仁和　洪雲津 譽公 錢塘

陳楠 子喬 仁和　沈純中 碧如 錢塘

應禮琮 子黃 仁和　黃禹錫 德遠 錢塘

叅訂姓氏向日未經請正者不敢濫列凡我

親知幸加原諒謹白

校閲門人

陰嵩 聲三　張奏 天奏

張覎 丹水　俞品 修遠

顧祖雍 可南　周銓 奕世

鄭祖俠 公雨　虞渟 斯達

周之昇 東生　陳堯相 子襄

俞煒 大赤　俞煌 亮中

趙𤒱 漁玉　顧泰交 帝祉

潘廷瑞 虞五　柴世堂 子構

沈幹 貞士　陸衍芳 久久

壻

查承恩 譲木

男

聲夏 風占

閨訓新編總目

閨訓新編卷一目次

錢塘秦雲爽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后妃

錄后妃之事。大概止是相夫教子。和睦羣嬪。戒飭外家。而他不及焉。便於天下之婦女通以爲法也。嗟乎。垂簾聽政。原非社稷之光。定策禁中。又豈朝廷之福。吾願後此之后妃。守此數則。以終身。亦足稱賢聖於萬世矣。集后妃。

太任 周

太任、文王之母。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古人胎教之法。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蹕。不食邪味。動止端嚴。情性和悅。常處靜室。多聽嘉言。令人講讀詩書。陳禮說樂。不聽淫聲。不視惡色。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蓋受孕之始。一月名始胎。二月名始膏。三月名始胚。血不流。形象始化。未有定儀。見物而變。因外象而內感。此胎教所以不可不明也。

婦人受孕之後。最宜淨房幃。兒不受火毒。無危惡之症。疹尤免。半產墮胎之憂。臨盆橫逆之害。詩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達、小羊也。羊子易生。言滿十月之期。雖首生之子。亦如羊子易生。無坼副災害之苦。今世男婦受孕之後。不異寢處。夫胎元之形。僅一臍帶繫母左脅。名紫河車。蒂甚微。甚脆。孕婦謹愼起居。胎元安穩。猶菓熟蒂落。原無艱難。若不知禁忌。蒂斷胃傷。猶採摘生菓。瞬息之間。常至母死胎亡。若終身胎滑。或成產怯。猶其小焉者也。幸而保至彌月。多致產難。不思有違胎教。多方邀禱鬼神。豈知天施地生。萬古如此。果遵胎教。必無危亡。昧義傷生。自取罪戾。無關神鬼也。

太姒則

太姒有辛氏之女也生有聖德文王聞而娶之大明之詩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言后妃克纘太任之女事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言周家世有婦德此莊敬之太任旣能媚周姜而稱爲周室之婦至於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也孔子序詩首關雎稱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南國化行俗美皆言被文王后妃之化嗚呼此萬古人倫之盛也豈易覯哉

周家發迹始自姜嫄其後太王之妃太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皆有女德篤生武王遂有天下武王之后爲邑姜在十亂之數亦女德兼長之婦也大凡人家興隆或久或暫全看內助女人不賢家必不和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家室不和有災無祥決無隆興之理設暫時發達不久卽壞此屢試屢驗者傳稱文王生有聖德后妃亦生有聖德至今讀螽斯麟趾之詩只是一個和之至化行俗美二聖僉推良有以也爲女子者宜深味幽閒貞靜四字之義庶幾有致祥之基也哉

后妃生十子所謂百斯男者因后妃不妬忌羣妾所生皆其子也世間婦女只爲不知此義以妾媵之所生無與於我也所以妾媵有子必多方凌折之亦大痴矣婦人生子雖生育之常然稍不戒謹則死生係焉故子生之日爲母難之日今有人焉所生之子卽我之子封贈必先我而所生之母不易得也成服則三年而所生之母未可必也無死

亾之危有安享之實追后妃之聖德遠妬忌之惡名不知有何不美多固執而不化乎或曰女子卽慕太姒男子未必文王一有妾媵卽多偏私室家不和多由於此婦人所以多有不蓄妾之論也曰凡人偏私豈能盡免亦視優劣以爲勗勤若夫壻劣甚卽家不蓄妾豈無外虞若夫壻稍優能克盡協和諒無已甚且余所惡欲告今世之婦女令其景慕后妃之德者爲未有後者言也士庶之家原無多蓄妾之理寧導男子以從慾乎余嘗謂無後

之人不惟爲若敖之鬼而且無埋骨之墟此尤當深思遠慮而不可屑屑以常情爲念者也或曰后妃之德廣矣大矣豈不妬忌一事遂可以比之歟曰經書中形容后妃之德止幽閒貞靜四字樛木螽斯止形容不妬忌之美此化行俗美之根源也夫不妬忌之人未有不幽閒貞靜者不妬忌之效未有不化行俗美者人見化行俗美以爲后妃之德廣大如此似乎不妬忌一事不足以盡之而不知非然也然則天下不妬忌之人未可輕易視之矣

宣姜后 周

宣姜齊侯之女也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臥卒成中興之治

按禮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以適父母舅姑之所晏起一節原非古人之所許也余見興隆之家

開創之人必無晏起之事蓋作事全在精神精神不能振起則百事俱廢家安得興開創之人徒手起家一絲一縷皆是心計經營而出何事不是精神所到凡晏起者必享祖父之餘蔭家事已壞之人也凡人未興隆而思開創已興隆而常恐頹唐者即宣姜可自鑒矣

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此千古至言也余見城市婦女大

都晏起鄉村婦女大都早起城市富貴之家尤多晏臥晏起富貴之家營奇巧之女工衍無稽之誕說笑傲遨遊易忘宵旦耽於酒食習爲留連夜分而寐此其常也及其起也日已三竿悵黑甜之未足時已近午倚羅幃而欠伸飾蜜脂膏厭飫於牀笫之上蓬頭藏獲吞饑於厨竈之間撫靈蛇之髻又復移時畫張敞之眉不難竟日嗚呼即此淫逸之風豈無淪亾之報女日雞鳴士日昧旦無怪乎獨標千古也

人之精神大概一般夜睡不足者自不能早起今之俾晝作夜夜以繼日者何不向晦宴息免此乎旦之昏昏乎或曰他不廢一日之事或亦無礙曰那得不廢日間合做底事那有夜間代得底只燃膏繼晷豈不是多底早上親友登堂內外寂然成何規矩也或曰鄉人如此勤劬如何富家甚少曰此是地位不同若鄉下女人都似城市女人早已餓死城市女人都似鄉下女人畢竟易做人家

樊姬 周

樊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畋獵樊姬諫不止爲不食禽獸肉王改過勤政嘗聽朝晏罷姬迎問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人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虞丘子雖賢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也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楚以霸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從來一例說無他總恐其賢於己與同列於己也夫國之將興內必有賢妃外必有賢相家之將興內必

有賢妻外必有賢友樊姬深達此理不惟已能消入宮見妬之風更能變廷臣入朝見嫉之隱楚莊不覇何可得哉

虞丘子蔽賢樊姬指其失易也樊姬設有妬疾虞丘子奈之何哉由此推之友之不賢可更與也妻之不賢豈易變置哉甚矣内助之關於興亾齊家者不可不加意刑于女子欲家道之隆者當痛心自反矣

宿瘤后　周

齊東郭採桑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恠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而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教父母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令後車載之女曰妾未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安用之於是王遣女歸使使者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其洗沐加之衰飾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不見識也於是即隨使者往閔王歸見諸夫

人告之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爾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至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皆不能自止王大慙乃曰且無笑特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什伯也女曰飾不飾相去千萬非止什伯也王就問之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然垂拱而治萬方協和桀紂不飾以仁義習為苛文後宮蹈綺縠弄珠玉乃身死國亾為天下笑由此觀之飾與不飾豈止

什伯乎於是諸夫人大慙王大悅立女爲后卑宮室填池澤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宿瘤力也及女死之後燕伐齊閔王出亡身死於外

女人最重在端莊德在此福亦在此天下貴人少而賤人多故貴人者異乎人之人也閔王出游無少長皆棄事而觀王宿瘤獨採桑如故此豈異乎人之人也宿瘤有異乎人故以極醜女子爲大國王妃世人不思學其端莊只思塗眉畫粉豔扮妖粧遇着有可觀事務如迎春賽會看戲賞花之類無不神志飛揚先期打算以飽看一回爲生平大快其志氣骨體已同賤流非常之福豈能受之也哉

或曰子論端莊女子纔能凝福世儒有身膺誥命家累萬金其人亦不盡端莊者何居曰厚德載福不易之理也厚者必重厚重之人無不端莊凡多言多笑輕喜易怒坐不安穩行無緩步睡夢若驚躁急如火事無深慮好惡是非者皆非凝福之人

也即暫時富貴決不久長即幸而考終終無完美世人自不細心參看有福之人與無福之人不同大福之人與小福之人不同全福之人與暫時有福之人不同享福之人與名爲有福之人不同而皆於端莊不端莊分之若女人而思大福全福享福不可不端莊若自問能端莊不能端莊試思遇齊王時能看能不看便畧知自己端莊成色矣何也齊王車馬儀從炫耀赫奕遠非今之迎春賽會可比不易安然不動也

或曰宿瘤之得爲后虧他曉得堯舜桀紂許多說話侃侃於大庭言之是以得王悅而爲后若一奇醜婦人滿宮笑倒一言難發是一呆人而已雖端莊何益以此推之宿瘤之得力在有辨才不在端莊也曰滿宮大笑齊王亦慙若非厚重之至者非羞愧滿面即怒氣填胷胷中雖有許多堯舜桀紂說話一句說不出矣宿瘤全然不動從容解紛此即採桑不觀齊王時襟懷車馬雖多視若無有滿宮自笑視若無有總不足以動其心此諸夫人所

以皆出其下端莊之力也今人只爲不端莊則心易動心動則在人前平常話亦說不出况堯舜桀紂等論乎然觀齊王之說飾字是粧飾之飾謂宿瘤尚未打扮也宿瘤說飾以仁義便說到身心上去須知他平日是修飾身心底人故內重外輕目空一切如此不足純靠天資能端莊一至於此也

或曰閔王云飾與不飾相去什百如宿瘤者飾之亦可觀歟曰德容言工婦人四德然古人論婦容謂不必顏色美麗但須盥浣塵穢服色鮮潔沐浴

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蓋容貌是天生人所無可如何惡者不能使之美宿瘤之貌而增飾之適以增其醜宿瘤惟自知之明故不飾以脂粉而自飾以仁義是善用其長而不見其短也世之婦女其貌未必大遠於宿瘤然美貌難幾而輕佻可改乃於必不可學者無日不學於可學者終身不學不師宿瘤之端莊惟悅閔王之塗飾但加惡態無補陋容總由心地不明以致進退失據須知貌醜原非罪過世之笑我者徒自增非修身可以見稱

自反不足者尤當勉勵吾願天下婦人但以宿瘤爲法自不至顛倒一生也

班倢伃 漢

漢成帝游於后庭常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倢伃及趙飛燕姊弟被寵譖許皇后班倢伃咒詛許后坐廢考問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之

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從來妻妾之禍多因爭寵夫身爲妾媵不當與嫡妻抗衡固已卽處同輩中亦當守遜讓之道識進退之宜亦是自得便宜如飛燕姊弟擅寵之時使班姬稍不知幾殺身之禍頃刻卽至此等災殃豈非自取班姬知幾遠去卒之趙氏姊妹皆自殺以視倢伃之明哲保身何啻天壤哉

余觀婦人四德惟言辭爲最難非俚鄙窒塞卽支離繁蔓求其明達事理從來不易庶幾若加憤情尤無遁論今趙氏譖班姬以詛咒此天下之憤情也班姬對理之辭中正明達足使譖人聞之亦爲愧沮不可想其胸次之和平所謂生而徇齊者非乎當宴游之日敬辭同輦方受寵之日卽進李平味對理之辭足徵雅度觀長信之舉欽其高明此聖女也成帝設以之爲后何至有禍水之厄哉

班姬之論咒詛明矣吾更推班姬之意爲世之邀福者告焉世間山川嶽瀆之神皆聰明正直之人

爲之今之愚婦專喜燒香拜禱塑像上幡以求福蔭若一有疾病事故皇皇許愿覩爲正經又有一種奸惡之徒如尼媼卜覡之類遇其有疾病事故之時假籤經卜書或言當立愿保禳或言因宿愿買禍於是此輩失措張皇奔趨恐後信如此言則神明皆奸棍之尤妖妄之首也何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夫職官受賍王綱必罪胥吏要賄國法首誅然往往脫漏皆世亂君昏今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豈同世間貪婪無忌況官吏或由鑽營而來

神明原因正直而作試看世間正直之人順理者則以爲是逆理者卽以爲非諂媚者必以爲邪使勢者必以爲惡貪口腹者必以爲下賤之流雜內外者必以爲偕傻之輩豈有於爲神之日盡反其生平之操不計是非惟思諂媚恣口腹之貪饕喜男女之雜遝稍不如願立賜災殃如近日妖尼丐媪之所歷陳而悉數者哉不特此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人生受命於天凡事皆須聽命雖以孔子之聖亦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今妖尼丐媪則

以爲無不可禱一金之費變短祚爲長年數貫之錢易無兒而爲有子遇富貴者則宏侈其辭見貧素者則卑約其說窮通生死在其掌握之中知天知人總持造化之柄惟在忍于詐財不顧言之荒誕愚婦深中其毒其事亦有根因一是端莊凝靜之度婦女所少借燒香禮拜之名爲佚游流連之樂一是喜腴好貨之風婦女尤甚不免以小人之腹而上窺君子之心一是昬於義理不解天神見廟貌之巍峩已生恐懼覩金碧之赫奕惟有哀籲

一是行矩言規自反絕少平日咆哮公姑畏其降罰平日虐使婢僕望其赦除不言之隱盡在一拜之中薹祝之辭未啓隱衷之訴一是妖言怪事人所樂聞奸僧造無稽之怪論傳播諸方尼媪拾奸僧之唾餘參以巳見鬼神之靈驗較諸形影而更親禍福之昭明比之雷霆而可畏此所以無小無大來往不窮自西自東莫之底止也豈知神是人爲惟在正直得失有命不在祈求不然露筋之女何以顯于秦郵曹氏之娥何以著於東浙榮貴禱

祿百倍士庶何以福祿子嗣有時而盡竟無可如何也

近日鄉愚更爲詫異因病許愿人死亦酬余謂許愿人死神之不靈明矣何以酬爲曰恐神怒而降禍也余曰鄉紳講情不應無謝何神之貪甚於鄉紳其人無以應而事終不止其故由師巫不假神威無以嚇詐愚懦而相助許愿之人皆貪饕之徒人死不酬饕兒失望愚人不畏人非而畏鬼責故甘心顚倒如此或曰是加神以惡名神何不禍之

余曰安知不降之禍也神之降禍福於人也豈諄
諄然命之而人知之乎神聰明正直者也而人多
以醜穢之懷瀆之邪妄之身近之求福得禍理在
必有此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爲智也

明德馬皇后 漢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慧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莫看得容易他是王公人家有多少酬應一個十歲女子能支持料理何等異才

後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宮闈是甚樣地面帝后太子是甚樣體貌幼小女子雖此身於千百人中能無惶惑悲啼足矣回視馬后眞異稟也

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嘗見後世母后無子者讒嫉宮人墮其胎孕甚者

鴆殺皇儲陷其生母致起非常大禍多成滅祀覆
宗何如明德撫育勞瘁其獲報與親生無異乎或
曰人情亦未可測我盡劬勞人未必報予須巳生
職是故也余曰人誰不願有子然有命焉士庶絕
續非力可强天子元胤上關曆數豈可倖致乎果
盡劬勞人無不報脫有反常在我不失賢淑百世
可以無慚以視悖逆天理身觸禍機者何可同日
語哉或曰馬后少時有人相之原有貴而少子得
力他人子之說或憶昔言乃爾耶曰人性賢否豈

能因一言而變后自幼具明達之識自與闇昧者
不同耳
近有一紳貴而巨富無子蓄妾生多不育究其根
由因羣妾互相忌嫉小有疾病乘機陷之哀此羣
婦皆不知巳命之薄而益之以此孽也婦人福薄
爲人姬妾爲妾無子其薄尤甚小大雖殊人命一
也殺人者死可習爲乎天理不容必受顯禍幸脫
明罰寧兌鬼誅試觀馬后何等用心賢聖芳型當
深念也無子之人亦當深悉此弊不宜多置側室

適起禍端遠妖豔之女近敦樸之姝加意刑于渙
釋乖戾始爲保嬰之善術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
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
只此一種大公之懷可以母儀天下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
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上行下效使馬后所衣果是異樣綺縠則諸姬主
又大有一番製作矣他胷中有世道人心之慮豈
是凡品
帝常幸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帝幸濯龍中並
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
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人所見愈小則所好愈卑后好讀春秋楚詞尤善
周官董仲舒書嗜古情深自不同尋常婦女意向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

不封外戚如何便大旱說得發笑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袖領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以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此深通盈虛消息之言非閨閣人語

且人之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

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遑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淸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漢詔多質樸有眞色讀之使人意移蓋惟眞乃能感人也馬后兩詔理明辭達何異親承謦欬熟味此種文何處容纖雜諧語

初太夫人之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

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衣服不執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馬后不肯封外家及裁抑奢侈俱是極用心安頓母家處囘視呂武輩極力推崇母家速其族滅原其用意寧不自訓孝親真癡婦人見解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

只消如此便相率從化風行草偃不可驗歟

乃置蠶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敎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序平生雍和終日

一生無慚德老年如此收成豈非人生至樂或者猶以不生子爲缺只此一點私心便生多少波浪矣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封廖防光爲列侯太后深以爲恨廖等受爵即退位歸第焉太后是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

馬后只是一味真率儉約自守其言語行事使人可味可想后幼小時能辦家事其措置亦大段可推婦人之以揮霍爲能者望之遠矣

鄧后 漢

鄧后名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女子最難得是鎮定傷額不言是何等鎮定而其用心在恐傷老人意是何等識見此豈可求之五歲女子乎

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輙下意

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

后母是陰麗華姪女也今又爲王侯家婦而知教女如此可謂賢矣女好詩書本非大過一聞母言而晝修婦業暮誦經典不咈母意不廢已功凡受母教者不當如是耶

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輙與詳議

固緣明睿亦讀書之力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獨于后輙咨之弟邠曰生平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耶訓曰是女雖小諸男無及者是以奇之

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毁容親人不識之八年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

此大學問處宮人隸役皆加恩惜尤妙

帝深嘉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

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釆袿裳鮮明而后獨着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后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帝知后勞心

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此一段是千古爲卑幼者法則爲婦者當讀在姊妹姑嫂娣姒之間而居尊者亦當讀不獨妾媵也

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輙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呪詛欲以爲害帝常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欲飲藥以解宗族之禍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

世間愚婦便有謂從前待陰后儘不必如此者矣不知如此待陰后而獲罪非理之應得者也不如此待陰后而獲罪是理之應得者矣惡人之非而先自居於非可乎況陰后不能見罪而自罹於罪后向後許多大福不可謂非從此日基之也

十四年陰后以巫蠱事廢立后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后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大貴人識趣自與庸庸不同

帝崩立殤帝尊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崩立安帝猶臨朝政怒陰氏之罪廢赦其從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平元年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於終盡憂哀毀損事加于常

鄧后臨朝稱制尊踰于帝矣母病猶自侍至於終盡此非尋常侍湯藥者可比也勿輕易看過

卞后　魏

卞夫人瑯琊開陽人曹公于譙納夫人爲妾生子丕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爲繼室

曹公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劉早終丁養
子修子修亾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
遂哭泣無節公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公就見
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
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公却
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復不應公曰眞訣

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
嫡加有子修夫人母子不足夫人爲繼室不念
舊惡因公出行常四時使人餽遺又私迎之延以
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
之人夫人何能常爾耶其後丁亾夫人請公殯葬
乃葬許城南

夫人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公常
得名璫數具命夫人自選一具夫人取其中者公問
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
者公爲魏王以丕爲太子左右以爲當傾府藏賞賜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免無教導之過
爲幸耳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以語王王悅曰怒不
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建安二十四年拜爲王
后子丕踐位尊爲皇太后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
白首輙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
及我時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
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
其儉如此

卞后本倡家女今看其凝重不佻崇尚節儉如此
有一毫倡家習氣否今夫家門第稍崇便耻言親
戚之衰替者后於父母追思不置夫卞后之父母
尚足與人數否后孺慕依然自非庸流也後唐莊
宗立劉氏爲魏國夫人其父劉山人善醫卜聞劉
氏已貴詣宮上謁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
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
於亂兵妾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
命笞劉叟於宮門人之賢不肖至於如此回視卞

后何如哉劉氏卒家亾國破賜死尼巷宜矣

甄后　魏

甄后上海令甄逸幼女也三歲失父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曰此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數用諸兄筆硯兄曰汝欲作女博士耶曰古者賢女未有不學欲知成敗以爲已誡耳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后家大有儲穀多收寶物后年十餘歲白母曰匹夫無罪懷璧爲罪世亂而多買寶物非算也不如賑給親隣之饑乏者

婦人不如男子小人不如大人只是倆無遠見乘亂收寶眞婦人之識后雖有兄要知亦是小人與伊母一般見識而已後世生衰亂之時者亦須稍有耳目毋爲十餘歲女子所笑也

年十四喪中兄儼事寡嫂謙謹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嫂過當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寢息共止焉

嗟乎待之當如婦愛之當如女此待婦名言也然

豈特待寡媳爲當然哉余觀人家女子遠父母兄弟孑然一身仰庇舅姑託身夫子其情亦大可憐爲之姑者當念其未諳家務曲爲教導舉目無親曲爲周卹一切事務只宜恩過於義使爲婦者忘離親之苦有依戀之誠卽一家興隆之基矣有等婦人傲僻成性不知教婦初來之方以爲爲姑必須嚴厲則婦始畏懼過爲矜莊動加裁抑俾無容身之地積成睽隔之形甚至偏聽子女㛐容婢僕咆哮終日咒詛不堪致使婦之强者忿戾以相持

弱者飮恨而致疾子之不顧名義者佐婦以懟親子之稍習倫常者愁居而懾處一家如此亦何吉祥之有哉我今正告世之爲姑者人家媳婦上承宗祧下蔭胤嗣祖宗子孫賴此一人關係非輕降生身父母之服行舅姑三年之喪離父父我離母母我情義非輕我昔離母家情緒遑遑冀人憮恤豈今子婦獨不然乎接引誘掖正在此時我欲用婢僕委以重任必加深恩豈今子婦反可輕乎撫育顧復正在此時如此而子婦不勸者未之有也

子婦勸而家不興者亦未之有也古人云爲人父止於慈余謂爲人姑亦止於慈而已或曰然則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之說非乎曰余所謂止於慈非不教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且人誠知教子嬰孩則自知教婦矣何也嬰孩之子不須嚴厲以教之也不可動之物告之以不可動則嬰孩止矣不可學之語告之以不可學則嬰孩止矣不善教嬰孩者以爲嬰孩而已不可動者令之動不可學者令之學此嬰孩之所以壞也豈不加教訓之謂哉女子

性氣大概柔弱初爲新婦膽力未充如離羣之鳥進退張皇相其行藏嬰孩不遠祇須示之以所未曉悉之以所未知一止於慈恩過於義則親情自浹教亦易施不必過於作意反使情意乖違也世人多昧爲姑之義至使相傳見姑如閻羅王如提學歲考秀才如親臨上司使一家藹吉之氣索焉都盡良可歎也甄后二語余恐世之爲姑者以爲止於優禮寡媳之言爲之概論如此或曰子所言者皆姑初教婦之說也婦姑之相得豈必專在於

初寧毋久而愈善者乎曰是誠有之然欲婦初來則爲姑始終之道應亦不遠乎顧嫌作事之謀始乎

大抵婦人之道當嚴於教子而寬於待婦教子之道當嚴於童稚而寬於成人今世大率嚴於成人而寬於童稚恕於待子而刻於待婦事事倒轉此家之所以不和也

甄后一言而母卽感泣雖由母質本賢畢竟女言易入姑媳不和人多歸罪於小姑非無故也凡爲

小姑者當深味甄后之賢明哉

後歸魏文帝事武宣后孝謹武宣后從太祖征關中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涕泣左右驟以差問告后不信曰此欲慰我意耳後得武宣后還書說疾巳平復后乃懽悅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見后如此亦泣嗟歎曰此眞孝婦也

后少時知愛婦如女則爲婦自知事姑如母矣只此一點仁慈親愛之心事上使下易地以見也今世爲女子者强悍恭戾便知他日决不能爲婦父母不知憂之反加縱之以爲彼年幼無知成人自好此適以禍之而已

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后以病留鄴及大軍還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荅之曰叡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人家祖父母性格不同有性喜淸靜不欲諸孫纏

擾者有情鍾後裔好以嬰孩自娛者爲子婦者惟一切順之而已嘗見人家子婦不賢者明知公姑愛淸靜而巳欲安寧則小男幼女强以委之公姑而不顧其纏擾又有明知公姑喜嬰孩而巳深溺愛則一衿半裯必不以托公姑而大拂其歡娛總由不知承順之道以致睽離骨肉之情甄后坦然勿爲細節也

文德長孫皇后 唐

太宗文德皇后左將軍晟之女也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矜尚禮節喜觀書傳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縶俟上怒解徐爲申理卞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飲藥資之下人無不懷其仁者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人無不愛其婦婦無不愛其女者毎見敢言之友最能責善於朋友婦女之事稍有關涉未有不致疎遠者斯舉也吾不難魏徵之諫而難於太宗之聽尤難於長孫之歎欣贊歎而不已也安得不爲開國之母哉

貧家一罷不備一長難更捉衿露肘窘不可言稍增服飾亦近人情帝女下嫁何物不備資送尚須過於前人耶此何異已醉而益之酒已飽而益之食太宗此念極是好笑然太宗尚爾安敢望皇后

之有高識乎此后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已

上一日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絕妙解紛法觀此則知后之於魏徵眞中心誠服而前此之歎欣贊歎非出於勉强可知矣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識賢人而敬禮不衰曲爲保護此豈婦人中可求乎看來魏徵竟是因長樂公主一事

結后之知此后之所以爲尤難
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帝欲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椒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色
后賢后無忌亦賢相也豈有呂霍之虞然權勢一事巳即自持家人未必能自持也家人即自持傷人趨之有使之不能自持者此處勢握權之所以可畏也后能鑑於古保家心切不覺至此耳

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安業遂得減死長流越嶲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憂無什器耶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稍亟太子請大赦汜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且赦令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害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歎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而止
人家婦女無識畧有事故則求救僧尼作福保佑試看長孫皇后於死生之際分毫不妄動如此豈不應爲天下之母或曰使大赦天下汜度道人而不免於死然後知所求之無益不然安知長孫后之非輕生乎余曰此一番所求之後后永不死始可也所求而生俄而復欲死將大赦與汜度乎否

乎后瀕死而大赦與汜度未有帝瀕死而反不大赦與汜度者將天下刑罰無所施而所遇皆道人也卒之帝后未有不死者是大赦與汜度亦必有不應之時是所求亦有時而窮也
及大漸與帝訣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壠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省游畋作役死無恨崩

年二十六后常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議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

后臨終猶諄諄致懇無屬樞柄此是老主意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因爲之慟

余覽歷代后妃傳如長孫后者亦可謂宜家宜國

未可指摘者矣太宗于昭陵迺瞻揮涕未可全謂之私情也

憲宗郭后 唐

懿安皇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爲廣陵王聘以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穆宗即位尊爲皇太后穆宗崩中人欲請后臨朝稱制后怒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

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武宗即位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

宦官用事皆起於臨朝稱制此漢之鄧后不可謂非賢婦人而稱制一事開後世用宦官之漸實千

古之罪人也婦人之性原與婢僕相近故婦人用事之家婢僕未有不得志者然婢不能與戶外之事僕猶有男女之嫌宦官去兩短而集兩長交通中外惟所欲爲女上稱制實宦官稱制而已郭后手裂制書不許稱制真汾陽之裔哉至責重宰相戒飭宦官幾使肅代以下無着身處嗚呼唐之諸君皆有郭后之識何至受制於家奴哉至勸武宗納諫而曰有不可用則詢宰相尤爲有君天下之識夫君天下者知重宰相諫官天下未有不治者

世之婦人知令子孫尊師傅親老成其家未有不興不知尊師傅親老成而惟婢僕之是聽邇言之是爭其家未有不敗師傅老成即宰相諫官之類也婢僕即宦官之類也郭后規模即家可以見也

劉太妃後唐

李克用夫人劉氏代北人也明敏多智畧性賢不妬忌夫人無子妾曹氏太原人常爲克用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後生存勗是謂莊宗曹氏由是專寵莊宗即位尊曹氏爲皇太后以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入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塟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史稱莊宗甚孝謹其救趙破燕與梁戰河上十餘年間歲常馳歸省其母三四惜其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劉太妃嫡母也夫有棄妻之條子無廢母之理存勗以克用爲父安得不以劉氏爲母即位之後冊尊曹后降劉爲妃是不知有父矣曹氏

而有慚色亦是不昧良心觀其生前蹴踖死後悲
哀未可謂無情人然以將順不遑之已子不能甘
謙退之節致崇尚之文亦智識不足之人歟劉太
妃享國數語辭理明達臨別惓惓毫無纖芥豈特
非尋常婦人所及時際五代禮教滅亡邦無司直
使莊宗循金尊之典無晉陽之畱豈非一時聚順
千秋無愧矣乎
或曰劉太妃之自處善矣然世人安得盡如太妃
無怪乎在嫡少容于分彼此也曰莊宗之處嫡母

禮意輕薄灼然失宜自古以來亦不多見未可全
以爲鑒而遽增妬心也然使深知義命自明嫉妬
無功太妃可法何以言之太妃初時但贊曹氏之
異未嘗不願自生子也乃曹氏生子而太妃無子
設太妃嫉妬亦不能變有而爲無易無而爲有是
太妃之安命原是落得做事也于生而爲帝原有
金尊之勢難拘嫡庶之常乃存勗昧禮降尊居卑
設太妃忿然作色相鬬一堂四海一家普天臣妾
有冤誰訴不過雉經與其溝壑而莫知何如容人

而德大是太妃之安義又是落得做事也要知婦
人無子原是大不幸須是安命嫉妬是婦人第一
惡須是安義命不好而多嫉妬是不幸中之不幸
萬萬不可以爲法劉太妃百世之師也太妃明敏
多智器克用行軍常賴其籌畫即此一事足徵不
誣矣
先慈陳孺人每到事解交不來時常說譬喻此法
最妙余想劉太妃意中亦是善作譬喻者蓋譬如
存勗是個豚犬則此時與曹氏皆爲朱溫俘虜尚

何嫡庶妃后之可言耶觀其與曹氏數言此意顯
躍躍可見人於世事太認眞者此亦一解法也若
情願彼此俱亡夬不甘下氣者此委巷愚婦之見
不足與言者矣

仁宗曹皇后 宋

曹后武惠王彬之孫也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

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所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

亂禁必誅人所能也假蓋不靳人所不能也名寵不可假人此當帝自操之后一與爭即拂帝意太有未妥矣郭后之廢由與楊尚二美人相持此殷鑒也

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直妃不懌而輟

仁宗之病在少剛決外廷不言可勿計乎且又何以使之自來請也

神宗立爲太皇太后神宗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輦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饍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

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皇后與人家婦不同此是不得顧私親處宋世少外戚之禍全虧曹高諸后家法此眞是顧私親處也

宣仁高皇后 宋

宣仁皇后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母曹氏仁宗曹皇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與后年同仁宗謂曹后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生神宗后弟士林爲殿內崇班供奉久英宗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爲皇太后神宗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后不調大農一錢神宗崩哲宗嗣位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

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生靈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敢顧私恩而違公議乎確悚慄而止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以爲常

后哲宗祖母也后母是外曾祖母矣然亦臣也余疑所謂加禮者非止加厚宴賜之謂必隨后行家人禮之類是矣此大不便事若令母高年匍匐於冲主之前亦甚不安但給燈燭不入禁中最好

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言

熙寧時王安石行青苗諸法天下大亂后臨朝九年人以爲女中堯舜天下太平無他只尊信正人力行故事遏絕私倖而已后事甚多不勝書今所錄者但一二端亦足以見其光明正大之概矣

昭德皇后　金

金世宗昭德皇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旣歸世宗、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服御也、睿宗殁後、世宗寶之、后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海陵篡位、深忌宗室、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爲恭順、忌心頗解、后不妬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常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

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内治、安能效媵妾所爲、惟欲已厚也、時海陵淫暴、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去濟南而死、世宗可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傚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后旣行、

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自殺。世宗卽位、大定二年、追册爲昭德皇后、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昭德識慮深長、而不免海陵之厄、哀哉、讀其臨行戒家人數言、情辭眞懇、意思周匝、絕無將死慣亂自顧不暇之狀、想其惓惓懷顧、至今讀之、亦爲涕零也、從容就義、進退秩然、賢矣

明惠皇后 金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爲淑妃及妹立爲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爲皇太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夏楚一日宮中就食尚羅有玉盌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荊王母眞妃以瑪瑙羅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荊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自後奉眞妃有加或告荊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爲欲效之即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

后之能行令於哀宗全賴爲皇太子時不少假借故也人家無貴賤總要能教子於此可見待眞妃加禮出荊王之死二者尤足稱述

或曰荊王是哀宗庶兄太后與眞妃體格自應不同帝后與眞妃亦應不同玉盌不及眞妃未爲非是也曰此事自眞妃發之則爲不知分自太后發之則爲厚德矣凡人在下者不可越分居上者不

可不寬明惠此念不待仁厚寬大之風使親炙者愛戴其承順宣宗之處亦可因之而見矣彼夫在而不容妾媵夫亾而傲然獨尊者不可以爲藥石哉

世祖皇后元

后忠武王按陳之女也中統初立爲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蔫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帥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爲紬以爲衣其韌密比綾綺

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時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乃益厚待之

后於纖屑之物亦無所棄其於珍玩宜無不愛矣乃殿庭羅列宋物后視之若無有也於興亡盛衰獨深慨焉此豈貪吝之徒所可同日語耶可知節儉二字非慳嗇可比雄才大畧之人乃勤於竹頭木屑經畫九州之君而安于惡食菲衣小大不同用心一也

處盛思衰當安念危最不易得事況以婦人而處天下之極盛極安乎朱全忠襲破朱瑾取瑾妻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宅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乃送瑾妻于佛寺爲尼亦識興亡之數有元后之風者

裕宗皇后 元

裕聖皇后元裕宗后也先是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湩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常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

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一日太子有病世祖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世祖愠而詰之曰我常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妃跪答曰常時不曾取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因用之即時撤去

此係窮北之女不特未聞詩書兼何曾聞義理之言乎而進止有度如此可見民之秉彝不別中外也世祖見此女子即欲娶爲家婦是真能擇婦者矣以皇太子妃而用織金褥何足深怪世祖而加

切責儉朴之風眞可師法今庶民家織金文綺濫用無忌敗亾相踵不亦宜乎

古人常卽小見大遼景宗蕭后宰相思溫女小字燕燕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後果爲后卓異之材必不爲奢侈所溺貴重之體必不於苟且自安合觀二女亦可知觀人之法矣

孝慈高皇后 明

高后宿州閔子鄉人姓馬氏父馬公與郭子興有交馬公卒因依子興太祖歸子興子興以后妻焉后仁慈恭儉太祖與吳漢戰后親帥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太祖常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歸毋苦天下父老后曰方今豪傑並起雖未知天命所在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恢頗救危收集人心即天命所在太祖深納之及冊爲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

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將同甘苦常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

相傳高皇后執爨毋懷鍋焦以食上胷爲之傷

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擬

太祖自破和陽之後名寖盛子興諸子忌欲殺之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心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殆有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詬怒小過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乎朕爲之惕然

不忘貧賤語最好人最怕失故步人最易失故步大概人處得意後忽過失意不可不素位而行不然則終身煩惱人處得意時不可忘却失意不然則日起驕心招尤取悔反惹出許多不快活矣此薄福之根試看高皇后在當時是何等地位而諄諄致告者在不忘貧賤高皇帝是何等英明之主而聞言惕然不敢自滿聖帝聖后之立心如此可

不瞿然自反乎

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自正位中宮之後尤專崇儉約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毋製一新衣餘帛纇爲巾褥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力也

凡此皆從不忘昔日貧賤來有此一念生出許多

好處兼生出許多快活自在。

成祖坐左順門所服裏衣垢敝納而復出侍臣贊
聖德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服未嘗無但每自念
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
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真可爲子孫法
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嗚呼成祖賢矣謂非高后
之教乎

后初未有子常育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
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

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有加太子諸王雖愛
之甚篤勉令務學諄諄懇至諸王有以衣服罷皿相
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常濟之以寬仁
上前殿決事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
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
死者受枉活人性命不惟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
多從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上誅其左右及文正
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
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
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骨肉親姪上有幾人而可
不宥之乎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上欲廢
之后又極諫而止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
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
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者宋濂親授教太子諸王
豈宜若是恕然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
意解濂得減死吳興沈萬三家貲敵國上常欲因事
殺之后諫曰彼雖巨富然無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
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南京覆舟

山之陽晉宋以來爲戰場每天陰雨濕鬼輒出祟人
往往致死乃創雞鳴寺設醮以度終不息后言於上
曰妾聞邪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人不能鎮之即日遷
大成木主於此鬼遂滅即其地建國子監
知佛老二教不及孔子之正是何等識見

上幸太學還后以太學諸生有遺孳妻孥者無所仰
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上初造鈔不就
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上憂之語后后曰此
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置鈔鈔就矣上曰何也后曰士

子愼心做出文字豈非此耶上從之鈔遂就后之助
上規盡勸合事機多如此至病劇不肯服藥上强之
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我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
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
之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
后

高皇帝起於民間語言行事皆眞朴高后亦然讀
高皇帝語侍臣一段使人可歌尤可涕也后仁儉

率下隨事進規不愧母儀天下太祖虛心採納終
身不復立后夫婦之誼可爲三百年風化之源吾
無間然矣

后係不知書者然知收集人心爲本知孔子爲大
聖人此是天授聰明非尋常婦人所及

成祖徐皇后明

仁孝皇后中山王徐達女也博通載籍每見古今言
行之懿者輒恩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人仿而行之
也冊爲燕王妃高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
如常及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
儲爲言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
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
及士大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
於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人之常情朋友之言

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皇
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毋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
有以翊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
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
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及病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
命也但身蒙上恩不得終事爲遺恨耳又曰天下雖
定兵甲不動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上復問
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
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

不能報上恩矣顧無驕奢外家遺令太子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之慟曰皇后賢淑佐朕漢馬后唐長孫后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

命婦士論廣大剴切此王言也臨終無驕奢外家一語從學識來徐后之過人在覽古人言行即思彷而行之所以有如此造詣令人病在只將做故事看過了

仁宗張皇后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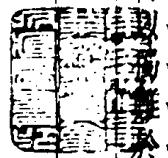
永樂二年冊皇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上方寵愛漢王而內臣武成復媒孽太子短於是失愛一日內庭曲宴上對后恚詈皇太子時張妃亦侍宴忽不見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進比薦上大喜曰媳婦兒好他用我家斡他撐持痛飲而罷宣宗崩英宗立為太皇太后時上幼冲請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但令有事必先白然後行

明興三百年無臨朝稱制一事此遠過漢唐宋處皆賴張太后作法之正不可不知也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戢禁中官不許差遣委用三楊政在臺閣毎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切責之一日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召入朝英宗東立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

可行也英宗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依法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畱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正統初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自太后崩王振擅作威福致大駕蒙塵社稷幾於不守未嘗不嘆太后之明而惜其少斷也便殿一召即不行誅何不決配雖崩殂之後未必不復王振去後未必無振然當日處分自應如此耳

仁宗之於漢王其賢否相去遠矣成祖以漢王善戰頗已寵愛之惑矣然當時無張皇后調劑於其中安知無廢仁宗之事乎因想楊廣奪嫡多成於蕭妃之趨迎下人太子勇之廢亦由於雲昭訓之踞見使者雖獨孤之妬古今罕聞亦難轉化然雲昭訓能降心下意優禮獨孤左右或未必無救萬一乎大抵父母舅姑不能無偏爲人子與婦者惟有下氣怡聲以冀父母舅姑之憐而愛之不可但見他不是似乎相抗以重其怒或茫然無知全不解其怒我之由徑情直行以增其怒則善矣夫外來之患事過即已猶不至動輙覆亾也骨肉之禍謂之釁起蕭牆小則亾身破家大則覆宗絕祀而其源不過在婦女之能承順與不能承順而已嗚呼微哉或曰舅姑果是豈不能順余曰舅姑是而能順天下人之所能也則孝順之說何獨歸於婦今古哉

閨訓新編卷之二目次

公主

閨訓新編卷之二

錢塘秦雲[illegible]輯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公主

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生而貴惟帝女矣今世婦人質多驕蹇稍有憑藉目無尊親試看古之賢媛生極貴之地而盡婦道宜家室如此自反所居何等而遽爾傲然如此乎此不可不有以告之矣集公主

蘭陵公主 隋

蘭陵公主隋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適河東柳述諸姊金驕倨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廣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對曰先帝以妾

適柳家今其有孕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隋文臨終呼柳述元嚴令太子勇述嚴出閣爲敕書楊素矯詔繫述嚴大理獄即無宥慈柳述自無生理蘭陵不虧婦道自是可欽楊廣不難弑父何有區區一女弟哉

襄城公主　唐

蕭瑀子銳嗣尚襄城公主太宗欲爲之營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世之稍有華膴惟恐不遠其舅姑者其鄙陋爲何如也已爲子婦習而不知設已之子若婦以之相待能不忿然不平乎念襄城之風亦可以愧死矣

和政公主 唐

唐肅宗讌於宮中。女優有爲綠衣秉簡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妻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和政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寃橫。又豈忍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公主柳晟母也。

永樂時。以遜國各臣妻女。下教坊。亦忍心之甚矣。

凡人遇事要識一箇是非。胸中便有主意。今之女人。有戲看便好。安管此中是否。所以爲愚婦也。

岐陽公主 唐

岐陽公主。唐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尊行不下數十人。主素謙謹。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賜奴婢。必不肯俯屈。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肅然。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人。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與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傳爲異事。悰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不識刺史廳屏。姑京國夫人寢疾。主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禮。悰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凡六年。當貞元時。國壻皆豪橫。官不敢問。自主降杜氏。愈加貶損。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諸貴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云。

或曰。岐陽自肯謙謹。上行下效。奴婢何必更易乎。

余曰。岐陽得成其謙謹之名。全虧此一着。走得好也。蓋天下識見最下者。是奴婢。慣耍狐假虎威。興風作浪。況宮中奴婢。目中豈識尊卑。鞭長不及馬腹。岐陽卽謙謹。安能照顧得許多親族。卽受此輩

之侮亦訴說不得許多是岐陽雖欲不得罪於人而實無日不得罪於人也岐陽算到納奴婢此大作畧也世人小有氣焰卽不知尊行岐陽自同家人禮度眞所謂帝女下嫁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無文王而興起者矣

驕傲二字自天子至於庶人用不着庶余謂惟天子之女則人多勿怪爲何也丈夫所望兩畏服者也公姑所見而敬禮者也下此而伯叔娣姒惟有蛇行屏氣而已偃蹇自大誰敢議之千古直言敢

諫之臣未聞以公主驕蹇見於章奏者也是公主者天然一沒無拘束地位也乃岐陽之事上接下恬澹可風雖敦詩說禮日常庭訓聞訓者不是過殆厚福之人其賦予原自有不同歟

東光縣主唐

東光縣主楚媛唐紀王慎之女也適司馬郞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饍遇姝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

楚媛破解適志二字可謂知聖賢學問者矣葢世之所謂適志皆縱嗜慾之念長好勝之心不可謂之適志也何謂縱嗜慾之念目思極五色耳思極

五聲口思極五味身體思極安逸志願思極馳騁然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得則有一時之適不得則不止一時之忿力之可及得之則有一時之適力之所不及而勉强得之或致終身之憂是縱嗜慾之念非適志也何謂長好勝之心目本不欲色因人之極五色也而我不能則可耻耳本不欲聲因人之極五聲也而我不能則可耻口本不欲味因人之極五味也而我不能則可耻身體本不期過逸志願本不期過騁因人

之逃與嬲也而我不爲則可耻於是人之所爲則
效之不惟效之而已也而必思過之鬭爭競之門
增讒妒之口喪自己之本心供世人之玩弄是長
好勝之心非適志也夫志者心之主也心之主貴
安安即適也安心之法無如行禮貴而不驕禮也
富而不吝禮也貴而不驕則人愈加敬所謂謙尊
而光也富而不吝則不至速貧所謂儉故能廣也
上不得罪於天下不得罪於人外無求於世內無
歉於心身名俱泰夢寐亦寧以視世之勞心焦思

縱嗜慾之念長好勝之心謂之適志者孰爲眞適
志歟或曰如吾子之言即處貧者亦可適志矣然
人每不肯自安往往亾而爲有以爲適志者何歟
余曰貧富不同適志一也富而好禮者之胷襟與
貧而樂之胷襟一也天下貧多而富少人能處貧
然後能處富楚媛富貴儻來之物已說到此地位
也世之亾而爲有者即縱慾好勝之徒不可處約
亦不可處樂也

荆國公主 宋

荆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
藏令諸女自擇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眞宗即位
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
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
之帝聞密以襲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多
一時名士每燕集主皆親視餚膳常有盜入主第帝
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而自以私錢募告者
乃得眞盜法當死復請貰之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

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
而往從者才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
衛主車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體服除使不服華麗
一日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
矣常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年衰
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此悉得免常戒諸子
以忠義自守毋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子無異
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紅及病目帝挾醫
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問候帝親爲之舐左右感

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遽有斯疾乎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遂貨耶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誡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銀將衣數襲而已吾歿後亦當如是年六十四薨

唐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珪之子敬直舊制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蓋自漢爲然矣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

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自後公主始行婦禮珪亦恃有太宗敢於執禮然識亦偉矣然按建中元年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云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想太宗之制爲武韋所更而德宗復定之也宋制又不如自何代壞起荊國乃能自復此禮尤爲難得此豈特女流中之所少哉宋眞宗兄弟之誼亦後世所少

大明會典載公主見舅姑禮云執事引見舅姑舅姑坐于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此制度越漢唐之禮遠矣夫帝女之尊人所共曉爲天下主者當思三綱爲天下之大經不當以一己驕亢之念瀆天下之大經爲帝女者當思我爲天子之女不憂人之不望而尊貴但憂人之不頌其賢明謙抑一分則贊仰十分古之美人有祿位名壽身爲帝女祿位不必言名與壽則須

自致也生而富貴自是特鍾乃憒憒一生豈不大可惜哉

明時徐中山家一門兩公與國終始勳臣之盛自古無比聞其家有一女嫁常州某紳家午飯女錯愕不舉箸顧侍者曰何以不舉樂紳故巨富因之大困王公之女已不知人事如此況帝女乎無怪乎富貴之人但炫赫一時耳目豢養終身流傳於天下後世絕少也席尊高者創制立法垂裕後昆可不加之意哉

魏國大長公主　朱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下嫁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神宗厚于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玩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日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曹太皇太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妒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復還詵官

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為診視親持粥食之主强為帝盡食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嘗食即駕往主第門而哭追謚賢惠

魏國似無大過人處然觀其居處倫常可謂無缺失矣不為富貴而淫豈易得哉宋世歷代友于之風尤不能不欽其家法焉

瑞安大長公主　明

瑞安公主神宗同母姊也適駙馬都尉萬煒久之未有子祖制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主曰豈可因我一人使萬氏無後乎入啓皇太后后曰俟汝弟至言之神宗至后曰姊姊欲為萬煒置妾帝意何如神宗曰我處儘有任姊擇之主擇宮婢二人去煒生數子

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是教之妬也此祖制大不善處瑞安此舉可謂三百年一人然唐時公主行婦禮始於王敬直之尚南平瑞安此事不聞因之

而變祖制惜哉

閨訓新編卷三目次

女道

閨訓新編卷之三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女道

天下之父不患教女天下之母不知教女女道之不講非一日矣不知逸居無教即不知孝二親不知孝二親即不知友兄弟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敬舅姑順父母和妯娌教子孫者也父母即憐其幼稚縱其嬌癡到習性既成之後而不敬舅姑不順丈夫不和於妯娌不能教子孫使此女爲終身可厭可惡之人是愛之適所以害之是誰之過歟則孝友二字不當置女子而不言可知矣然孝尤友之源也集女道

緹縈 漢

緹縈太倉長淳于意女也意犯罪當刑有五女隨之而泣意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緹縈傷父之言隨父詣闕上書願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漢文帝憐之釋意

人家父母生女不喜只為緩急無可使五字人家女子不能盡孝只為無傷父之言四字試思父母鞠育男與女同乃男成人而娶婦承祧女成人而于歸他室罔極之恩何處可報世間女子習焉不察嘗有以嫁贈不足反悲懟其親者弗思耳矣今勸舉世女子無論父母無子如淳于之當刑應動傷父之念即父母有子不至如淳于之當刑而緩急無可使之時一生何啻千百已為父母之子而或絕不相聞而或聊為承歡老親遑遑一身安坐

苟一自反何以自存夫不能自存之心即傷父之言之心也苟充此念即為緹縈不難即不為緹縈相去亦不遠矣

曹娥 漢

曹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泝濤迎神溺死屍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屍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死三日抱父屍而浮里人殯葬之縣長度尚建祠至今為神江上云

投瓜於江奇想旬有七日而瓜不壞娥復死三日而盱屍浮盱死蓋二十日矣屍亦不壞奇事娥投江即得屍猶未為甚奇也死三日抱父屍而浮是

以屍抱屍也此則事之極奇而不可思議者矣娥只是一點朴實頭痛父之心貫於金石遂以一孱弱女子生出許多奇處人只要立志堅貞耳不論外面強弱也漢順帝時犍為叔先雄唐德宗時樂平饒娥事亦相類饒娥為父死於水哭水上三日不食死年亦十四

趙娥漢

酒泉趙娥龎淯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皆病故仇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積十餘年不能得後卒遇仇於都亭娥卽自殺之而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欲與解罪娥不肯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乎自入於獄遇赦得免

不難於報仇難在十餘年後方得報也夫仇家能殺人而不卽抵罪此亦非常人娥思報仇而稍著辭色傷人必知之傷人若知至十餘年之久仇家未有不知者也苟知之强者必弃誅娥弱者亦遠徙娥雖欲報亦無從矣今伺候仇家一見卽殺是其所備之刀兵蓋十餘年而不釋也亦十餘年而一人不知也以此云潛眞可謂潛以此云難亦眞可謂難矣或曰身已出嫁已又有子父仇不報亦何傷乎余曰如子之言卽身未出嫁尚未有子父仇不報亦何傷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古今通義

也此是各自盡心事兄弟雖在不可相委況兄弟俱死報復無人乎此鬬至性非是俠烈也

孔女漢

孔北海被收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幼得全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免何必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操亦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

北海子女以幼免矣因女言近智操并收之然則因一言而致死其身并其兄者女也亦何足錄乎余曰七歲女子其智計未必能遠思及此然臨死三言延頸就刑成仁取義盡在是矣又何多求焉

人只要完了自巳本心成一個人此七歲女子雖八百歲彭祖不能過也況以曹操之凶狡卽無此言未必終爲完卵乎

王氏女晉

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亾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爲舐之左眼卽開愈時人以爲孝感所致也

古人謂但盲於目不盲於心不礙爲全人正王氏女之謂矣常見人有廢疾者頹然自放於禮法之外若是則并心亦病矣不知身可病心不可病盲女臨屍一叫眼皆出血此至性所發心體完備不礙爲全人今人臨喪不哀心死巳久身雖不病特

行尸走肉耳

痛哭眼開此事全由平日至孝余見目盲者善怒此女五歲卽盲父母豈知全人教誨之耶使任其稚氣忿懥不常卽臨尸痛哭豈有此感小妹爲舐友于又可知矣

李絡秀 晉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晉時以九品官人。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編戶清華。此風絕少。絡秀爲門戶深計。不惜屈身。是具英雄大作畧者。讀其對伯仁數語。情真言摯。幾于涕泗橫流。此女是男。不又爲陶荆州耶。

余因絡秀之事。而爲今世之爲妾媵者思之。今世之爲妾媵者。非小姓之女。即大戶之婢也。其出身俱極寒微。逮爲妾媵。而已有尊貴之漸矣。何也。小姓之女。與大戶之婢。所配不過市井負販與僮僕下人而已。此輩寧無發迹之人。然望什一於千百。豈易遂如所願。力能娶妾之人。大率富貴。與近於富貴者。即其嫁時。必逾未嫁。若生子女。必大尊榮。乃不知此理。入門之後。反以嫡妻爲嫌。以爲屈於其下。不知自反。若爲市井負販與僮僕下人之妻。其所屈者。豈止一人乎。或曰。此輩之見。以爲爲人之妻。窮富如意。爲人之妾。動不自由。或遭凌辱。多有俯仰。此所以以嫡妻爲嫌也。曰。凡人之生。莫不有命。爲妻爲妾。豈得自裁。事得專爲。惟有男子。若須快意。不在爲妻。就汝之配。惟有寒微。寒微之人。寧免凌辱。其爲俯仰。不止一端。何於此間。獨嫌踞踏。且女子出嫁。必聽命於姑。姑之尊嚴。何減於嫡。婦須稟命。豈得自由。以事姑之禮事嫡。以爲婦之道自安。進退之間。豈不寬裕。人已之際。有何間然。乃娶妾之家。必多不寧。何也。妻不能容。而妾不能安分也。妻不能容。由不知撫育之方。妾不安分。由忘其出身之賤。嫁富則居然富矣。嫁貴則居然貴矣。嫁尊行則居然尊行矣。漸多驕慢之習。遂生匹

嫡之心全無上下之分自來忿爭之事試思奴婢同行婢尚不可先於奴姊妹一體妹尚不可前於姊矧妾出身之始貴賤懸殊今雖同事于夫名分迥隔豈可憑陵竟爲躐等大概婦人之道柔下爲先若爲妾媵尤當柔下爲妾媵者多苦于出身寒微全無教訓不知今日之遭逢爲過分反以今日之境界爲參商種不明之根爲災禍之本余之所深爲哀憫也或曰如子之言則世之爲妾者不可以爲不幸也絡秀何以有屈節爲汝家作妾之說

乎曰絡秀之家能猝辦數十人之饌有餘之家也有餘之家而爲貴人之妾屈矣然不嫁周浚何能生伯仁輩兒子至今知有絡秀哉雖謂之不屈可也

貞孝女宗 北魏

李氏趙郡太守李叔胤女也歸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母遣歸夫家飲食即爲減頓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令歸寧乃復故及元禮卒李追亾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號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

詔追號貞孝女宗

子雖有男子女子之分其爲子則一也三年而降爲期年以義奪恩不得已也近世有男子因父母喪而三日內反娶婦者有女子因父母喪而贅壻或出嫁者男子或循守三年之禮女子於服內成婚竟恬然不顧此皆明背義禮傷壞風俗深可痛也此其事雖皆父母爲之女子識短衣錦冠翠嬉然以外人自待視父母如路人者多矣聞李氏之風曷亦稍動念哉

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今之爲女子者若舅姑亾後遭父母喪做孤子當室之義于三年之內冠衣不純采亦情理之所宜乎即出繼爲人後者所後父母先亾所生父母後亾此義亦可推用總之罔極之恩不可解於心苟可自盡何容恝然也

王舜 隋

孝女王舜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亾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仇之志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輙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與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辠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辠

王舜之難難在止于七歲即有如此識畧耳此尤難於趙娥蓋畧露圭角長忻弁髦此三女不猶凡上內乎舜能撫妹長而後告之智深而勇沉矣凡爲女子皆能孝如王舜寧不生男勿喜女勿悲乎

高愍女 唐

高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李正巳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妹妹時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偏拜四方女問故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聞之駭歎詔太常謚曰愍彦昭累功授潁州刺史

妹妹不肯獨生奇矣余尤歎其不肯拜神而拜父爲智且孝也彦昭不肯從賊挈城還朝應有此女然其子不拜父而拜神又何見出女下乎人固不識以類歟

辛孝女 唐

辛氏二女歙人與母程氏登山採桑母爲虎所獲二女號呼搏虎虎捨去母獲免刺史劉贊表其閭曰孝女

虎豈畏二女之搏而去哉死生亦有命也二女豈不知虎之可畏哉救母心切則不知畏虎也二女即爲母死亦成爲孝女不枉作一世人而況母獲免而身又不死哉

凡人作事只在一念如辛氏二女一念救母遂不復顧虎若一念畏虎自不知顧母矣搏虎是何等勇事義憤所激弱變爲強人無視此等事爲我之所决不能爲也哉

露筋女 宋

露筋女高郵人同嫂氏有所往天晚不能達路宿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坐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聞見者莫不嘆其貞烈因即其地立祠祀之米元章為之碑記

高郵四面皆陂澤蚊大而多余往來淮揚露筋事已數百年廟貌猶如故也土人為余言此地蚊極惡而廟中無蚊近廟之地亦稀噫一念之貞其神固不易泯歟

此是以節而成神者如曹娥是以孝而成神者如吾杭皐亭倪氏女不受元兵汙辱死而為神亦是以節而成神者古來此等事甚多此則昭昭在人耳目間者余觀三方婦女于此三神廟中老少奔波比肩接踵燒香禮拜日益月新竊亦思其為神之故乎夫不孝不貞燒香禮拜無益也果孝果貞不必燒香禮拜也三人之為神不聞由於燒香禮拜也不學其所以為神而但拜其為神抑何愚乎

余觀世俗之人見人富貴則趨而奉之見人貧賤則輕而侮之天下皆是也而婦人為甚此皆由于無識天下之貧賤富貴皆由天主之天之降人以富貴貧賤皆于冥冥于中察其善不善而施之者也故人之所重在富貴天之所重在良善人若不信試看曹娥不過巫祝之女露筋不過村夫之女也父死無人尋覓故獨哭江上往來并無舟楫故露宿草中共為困苦無聊何足當人一盼乃一死之後竟為天神夫天神之尊較之人間富貴何可同日而語今之富貴之家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不

惜傾囷倒廩以為之所求不過為死後可以無憂來世可得福報而已今為天神如曹娥如露筋豈非非常之福報而永遠可以無憂者乎夫為天神而受非常之福報永遠可以無憂亦可見上天之好惡而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之為無益矣何也以從古不聞齋僧布施裝金塑佛之人為天神而但聞孝如曹娥貞如露筋者之無不為天神也嗟夫巫祝之女村夫之女而可為天神則善良雖貧賤固不可輕世之貧困而淪于卑賤者亦不可因卑

賤而自棄矣。

曹御史季女　朱

曹御史修古以建言謫知興化卒無子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其季女泣白母曰先人忠節不幸謫死無煩受錢以累清德賻者復請爲嫁女費女復泣曰用錢于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嫁是使吾幸父喪而自醜也悉拒不受

愛錢是婦人之常見小尤女子之識曹女能體乃父之用心何其偉歟人雖爲婦女亦不可渾渾過日在家要知父母之是非是者遵而守之非者思

默有匡正爲出嫁要知丈夫之是非是者順而從之非者則明以相告焉使是志慮不同之人必不庸庸無聞者矣

此舉難在辭爲喪費不難在辭爲嫁費世未有能辭喪費之人而反受爲嫁費者也然今世女子往往有年未及笄而先自爭嫁具者此種醜態雖不堪爲曹女作婢而哀薄之風實可慨也

詹氏女 朱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破蕪湖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詹氏女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揮手使亟去遂隨賊行數里父兄跡之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去父兄始得撿葬

詹氏女早已算定一死卻又善用其死此仁智兼備者也

婦女在兵戈中受辱者其意不過求生究之辱盡而仍不免於死其苦有萬倍于從容就義者至辱極不堪未嘗不復求死然生爲汙名之人死作拖慙之鬼一念之前後一時之勇怯所差不啻天壤矣詹女從容大須作畧不能者苟遇艱危先自引決可也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然男子値亂亾之時爲俘虜爲奴隷爲乞丐爲兵厮輿臺樵夫牧豎向後發跡爲公卿大夫王侯將相仍不礙爲不失其

身謂之能守身女子之守身則如素絲之不可畧有所染所以遇危難之時無有巧法惟有一死成其清白而已余嘗云男子如黃金女子如白璧金堪百鍊璧難微瑕意正謂此古來女子死節之事最多不可勝紀看來女子所處似難男子所處似易不知盤根錯節遺大投艱其難有萬倍于一死者若天下事止須一死而天清地寧照耀今古亦易矣此又非兒女子所知也

袁氏女 元

袁氏女溧水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篤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强携女出避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只此不忍一念在吾儒爲聖爲賢在二氏成仙成佛俱在此念入室共焚已入不死之鄉矣甚與伍尚命駕

人到緊要處非勇濟不得事毎見婦女爭闘忿怒時大發毅然勃然之氣視死如歸未嘗不勇及到

正經事務則畏縮惶惑不敢做聲由他平日只在爭闘處做功夫所以毅然勃然之勇多發於閒氣袁女事母極孝他平日只在孝親上做功夫所以毅然勃然之氣便發於死孝益勇原人所自有習於正則發於正習於邪則發於邪人無視袁女之死爲難爲余見婦女尚閒氣而枉死者多矣所以忠孝之事固有激於一時大段亦由平日集義而生浩然不誣也

陳淑貞 元

陳淑貞撫州陳璧之女年七歲能誦詩鼓琴陳友諒寇隆興淑貞取琴鼓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于斯乎父母怪而問之曰城破必遭辱不如蚤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死之

今世女子遇些微事便慌張失措臨死生之際而從容暇豫如此與稽叔夜臨刑彈廣陵散何異有定識又有定力非常人也

婦人女子雖不知戶外事然亦須稍知理亂纔知

處家之道與持身之道余見處極衰亂之世猶以太平氣象行事爭尚奢華貪慕富貴家破身亡在目前而猶迫蹙其夫男其庸鄙之夫男亦貪貲貨然奉教而不知止者比比皆是也能如淑貞之知城破必遭辱先辦早死者幾人哉雖然淑貞知死父母怪而問之父母不在圍城乎先不知死世之父母大概不知死何以教天下之爲女子者

鄒女

鄒女名瑛前母生一子娶妻荆氏爲瑛母所惡飲食不給瑛私以已食繼之母責瑛瑛跽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二親日𡡉女之眉耶其母乃稍止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極易明白道理然而人人不知也此女賢矣其母還說得明白猶可取

古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知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以人家之姑無不愛其女其女以爲好

其母便以爲好所以新來媳婦先要奉承小姑形容入情可謂曲盡甚矣小姑之可畏也夫女子年輕安知義理憑藉父母日長嬌癡爲姑則種其毒於嫂爲嫂則發其毒於姑禍敗相尋家家仇怨其源皆起于父母之失教誠使父母有家教媳婦入門而賢命女師法之入門而不賢則訓之并訓女曰愼之哉汝他日毋如嫂之爲婦致煩公姑訓戒也女或告其嫂之言行有失則愼勿輕信姑徐察之脫其言不實必痛懲之以戒其將來蓋今日在家而挑是唆非則異日爲人婦亦必挑是唆非此破家亾身玷辱父母之根不可恕也如此則爲姑時不至肆惡而爲婦爲嫂亦必賢能爲婦爲嫂則爲母亦必賢振裘得領世世永賴矣今之爲父母者故縱其女以凌其婦明知其女之不賢曰此我之女也必使之勝一婦入門因小姑之不和而姑不和姑不和舅亦不和兄妹不和父子不和因之分崩離折不可勝言者指不可勝屈也人亦試思已女到人家而如此於汝安乎且因縱女而致家

道如此亦非算也

或問鄒瑛設嫁到人家是前妻之子其姑虐使之瑛母之論當如何曰瑛母必大有明白道理之論矣必說人家媳婦總是一般你他日身死他不披麻戴孝麼人家兒女個個疼底你女爲人作賤你不難過麼必說人家奴婢尚須好看豈有媳婦如此磨滅必說自已埋沒本心傷人豈無耳目惡聲遠播何以爲人必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汝厚待自已子女處置前妻媳婦汝之子女必遭折罰汝

自痴頑以爲得計或曰如此則姨母豈非大明理之人乎何以始初待媳如此曰豈惟姨母天下之人無不大明理者也責人則明自責則昏此巳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所以難也余所推姨母之情天下人之情也世之爲舅姑者不置巳而言人豈非自求多福耶

人家婦女聞僧尼修行之説多欣然慕之於是喫素念佛燒香布施以爲修行而至於刻薄殘忍虐待下人凌辱至戚之事則安然爲之不知修行者

指所行之事而言所行之事有不善則改之謂之修而非喫素念佛燒香布施之謂也喫素念佛乃僧尼入門之方燒香布施乃僧尼誆財之法以此爲修行而日行不善是中魔病也夫修行一念本是善心今發此念而爲僧尼所誆可哀也吾今即以鄒姨母子論之鄒姨哀荆氏之不給而以巳食繼之此眞修行人也母責姨姨能跪而泣請感化母親此尤大修行人也姨母能稍改前非亦修行人也人只如此做去即是聖賢即成仙佛或曰修行若是之易乎聖賢仙佛若是之易乎曰若果煩難聖人不説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天下無不明理之人此修行種子也以責人之心責巳恕巳之心恕人此修行法也人只要認明修行二字譬如走路不差自有到日若中了魔病則愈走愈遠矣

人家繼室之姑大率與媳年字不甚相遠巳年輕則疑重之處自少媳年長則卑巽之念亦微雖尊無二上之義千古爲昭然家庭之間以恩掩義諒尊而光亦見大者所當知也余女適查氏姑爲林

孺人待前母二媳慈愛無間二媳恭敬至老不衰余婿讓木常語余曰老母自云生平常視兩媳如妹未嘗以姑自居余爲之慨然曰母賢[illegible]若輩此宜兩嫂之恭謹不衰也今之年少[illegible]深味此義哉

孫蕙蘭

孫蕙蘭年六歲母卒父教以詩書長習女工事繼母盡孝作詩卽毀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

女子原不必讀書然如甄后所云知成敗以爲己誠亦不可少至于詞翰之類自不須爲或曰如子之言則葛覃卷耳不當僉列於關雎燕燕終風何以首推於鄘衞且男女雖異人各有情鳥鳴於春蟲鳴於秋故懽愉悲憤俱可著於篇章游女牧夫

不見廢於風雅若謂淫奔之行盡皆贈答之由則負眅之妻指難盡一傭保之婦目不識丁何以行同狗彘恬不知非頗多其人不可悉數也曰貞淫之性原由純駁邪正之別豈盡詞章然古人謹遵內則從事曲禮圖書皆警戒之辭詩歌著善惡之辨情不放逸辭亦和平因事感懷有足採也近日婦女深惡禮法但慕風流同聲于夜悉是淫詞春思秋懷無非閨怨導情啓慾益如增囘敗婺婦之冰心動室女之外慕甚而聯盟結社號日名士之場涉水登山如入無人之境口含石馬之名羽手工角阮之絕技縱長夜之歡呼肆非常之誕說此種習尚較溱洧而猶慚長此安窮投有北而始快其源皆起于假風雅之名爲淫奔之實也聖人勉男子以好學律婦人以三從杜漸防微實有深意詞翰之類眞不須爲也

讀書人無不孝敬以所讀皆孝敬之書書本爲孝敬而讀也如此讀書有何害事蘭蕙事繼母盡孝亦由于此近女工詞翰者愈不孝敬其讀書之心

何心所讀之書何書也卽此根源已自胥壞何俟他日始駭濫觴

徐敬思曰世人因女子多看非禮之書相戒不令識字固已然亦有大家之女博通經傳賢明之母涉獵史書教子義方卒成大器詩書益人曾何相負但貴用之于正而已有如富貴之家儒門舊族力能敎女者當于六七八九歲時命其誦讀閨訓孝經論語孟子章句令麤知句解畧識之無異日操持家政則租課銀錢登記出入米鹽零雜亦便

稽查老而教訓子孫則考覈勤惰易加課督檢察謬誤不至茫然童蒙之功大有攸賴蓋此數歲中年旣幼稚難習女工嬉戲怠荒尤爲不可不如做此一部工夫大則修齊平治小則物理人情熟悉於中必能開悟兼之身心收攝豈爲小補但戲曲唱本詩詞歌賦無益閨門易蕩心志者斷不可令其寓目此在爲父兄丈夫者之檢制矣

吳貞女 明 爲父不嫁

嘉興吳夢康次女性至孝四歲喪母撫尸慟絕人異之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炊不繼女勤紡績供父讀每雨冷蛩幽機杼與書聲相續也禾中望族聞夢康攻苦礪行多思委禽一日女啓父曰何謂賢婦父曰善事舅姑耳女曰舍己親事他人實非兒願且吾母蚤世烹飪悅親非丈夫事兒願竭力供甘旨以報生我恩安能離膝下乎拜泣力謝父父亦感泣及笄後愈貞不字之志容止益謹女事益工戚屬莫不惋惜聞有言及嫁事者輒怒絕去父悲其志不强奪也遂無敢再言者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煮藥中庭有青鳥啣一朱實墮鐺中服之卽愈人以爲孝感云處兄嫂姊妹無間言撫兄子蒼如己子里中有不盡婦事者相戒不令貞女知

使天下盡學此女人倫絕矣余所以錄之者因天下女子但知有夫不知有父母但知顧子孫不知報父母習染日深至在家時以傳舍視其家出嫁後竟置父母于度外以爲此昆弟事非我女子之

所知也父母之家若有可欲則曰我獨非父母之所生乎則起而爭之父母之事若有相涉則曰人各有家安能兩顧稍稍分憂即有德色在爲賓爲主之間操可進可退之勢無怪乎兄弟以姊妹爲𧶘客父母以生女爲贅疣生女之日弔而不賀殘忍之夫至以溺殞有父子之親而忘恩義之實良可悲也余故以貞女曉之使知天下自有此一種至性人而已欲漸遠其親爲可愧也余沈姑母博通經史善事舅姑每語余云自恨爲女子不能竭力事父母一生精力爲他家作計不能不爲歎然巳酉歲塋先祖荊涵公姑年巳七十餘術者以生命相剋戒勿臨穴姑即泫然慟曰脫我爲孝子亦將不臨穴耶立命肩輿即登山俯仰悲號嗚呼凡此豈流俗人所見及哉

吳貞女之所以能終身安於親側者不惟兄嫂子姪各得其歡心而女事益工其所以自儲儲親者得力全在於此不然貧士之家安能容此贅食後世設有慕爲貞女者其先辨此具哉

戰國策載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吳貞女之行與嬰兒子同然上人之見多不逮于威后也

閨訓新編卷之四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兄弟

父母生我之後惟有兄弟男子成童或即親師取友閨中嬉戲止此讓棗推梨豈有結褵之後頓爲行路之人此其釁開多由姑嫂或嫌嫁贈陰起紛爭不知大家原同陌路尚思永好於百年嫂氏父母憑依豈可猜嫌於没世罔極之恩從來難報於女子錢帛之類何得致競於羣昆大約於父母之念果切惓惓則其於兄弟之懷自難落落集兄弟

秦穆姬　周

秦穆姬晉獻公之女秦穆公夫人也僖十有五年九月秦伯與晉侯戰于韓原獲惠公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音問）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

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十月晉陰貽甥會秦伯盟於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夷吾避賈華之難自梁而奔秦賴穆公得國乃三施無報復諫自矜韓原之獲自作孽也穆姬於夷吾臨行囑善視賈君納羣公子乃無禮於賈君不納羣公子使褊狹忿戾之人於獲夷吾之日不止穆公之困辱之也先欲得而詬詈之悉數之俾無

所容身而後快必至之勢也穆姬乃登臺履薪衰絰以逆使穆公不得不釋然於夷吾亦可謂不藏怒不宿怨而得仁人親愛其弟之義者矣林唐翁曰穆姬爲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暗用刼制之術此說亦窺其微然其惟恐傷弟之心則可予也況原有怨者乎

或曰迹夷吾之所爲雖誅之亦何足惜穆姬何必登臺而履薪乎曰君子不弛其親親戚之中豈能皆善但我不失親親之義而已今人只爲是非心太明雖賢者不能不流入于薄夫水清無魚至察無徒是非心不可太明也今日遇此親戚而見其可惡明日遇彼親戚而見其可惡親戚幾何不幾爲絕物乎人之子女豈盡皆賢督責方畢而慈愛不滅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也處親戚之中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則不期篤而篤矣今人於子女則惡之心不勝其愛之心於兄弟則愛之心不勝其惡之心公私之別也試思周旋父母庭闈之時提携扶掖逐隊隨行止此二三兄弟亦何常有所

謂子女而可忘之乎穆姬但不能忘此依依之情而登臺履薪之事有不能已矣

李文姬

李固議立清河王忤梁冀致死初固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徵拜議郎燮亦著名當世

文姬之智妙在事未發而先匿燮若難作後商確已無及矣又妙在識得王成李固門生甚多若不

豫先識得其人之可託與否而漫然託之誤事必矣文姬必平日留心人材賢否故相託不差至遣燮至京而誨以杜絕衆人勿妄往來及無加梁氏數語尤爲妙識蓋當時名士之禍多在往來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蠡吾侯蠡吾侯乃桓帝也桓帝有何感念李固處詔求固嗣不過因公議爲之一理舊案受誅無疑此等智識深沉之女豈易覯哉

江夫人 劉宋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爲所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恒勸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乃常截髮市餚餽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遺之

穆之五官並用號爲聰明絕世寧有爲人所辱而不知亦是不能堅忍嗜慾兼恃才放達目中無若輩耳然江夫人則大苦矣蓋兄既無識而不知敬穆之穆之又自用而不知遠其兄既不可使穆之怨其兄又不能使兄親穆之用意周旋假饋餚餽平日之苦心亦可因之而盡推矣或曰截髮有幾何又甚幾次不亦愚乎余曰此亦無可柰何之極而爲之耳人家大口舌常因極小事啓之江夫人必有大須彌縫處而後截此一束髮毋輕忽視之也嗟乎使無江氏調劑其間安知不醞大毒而不可解乎世之母家夫家有不相能者可思也

余因江夫人之事而有感于薄俗之可傷也蓋人最難堪者是至親之怠慢如女子父母原是一體及適人之後或夫家貧而母家富萃舊字而增傲顧婣僕而減色尚可有父兄子姪之薄視乎哉若適人之後或夫家富而母家貧女則爛熳而如花親至弊帷之不掩畧有人心自應色沮尚可有揚揚得意之狀哉或曰母女之家一而二者也不能相顧勢使然也余曰母女之身二而一者也不容恝然性所同也母家富無忘女繞膝之時母家貧毋忘母顧復之日一豊一嗇自不能已於彌縫矣

王阿足唐爲姊不嫁

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illegible]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於家

姊妹即兄弟也今人于嫁夫之後即兄弟且漠然況姊妹乎不知同寢共食相與扶攜嬉戲依依父母之前之時此情何可忘也況女子與男子終有不能言之隱故女子之親父常不如親母親兄弟

常不如親姊妹以類從也姊妹之隱衷尤當互相憐惜姊妹而恝然其人亦大忍矣今人多因常回母家則兄弟稍親於姊妹因姊妹各顧夫家則姊妹竟同於路人以習奪性此爲尤甚矣王阿足編民之最窮者也念姊高年終養不嫁其一點孩提親愛之誠可仰可涕嗟乎使王阿足再嫁不過一賓萊傭即勤苦終身何足稱頌今古耶或曰王阿足苟有心養姊何須不嫁余曰嫁則事權在夫家舅姑之念未必相同也夫婿之力未必皆裕也窶貧之人一多生育常不能顧復棄以予人安能復念他人父母饑寒不能相恤者有之矣況姊乎此時事局便有萬千難處如王阿足之進退裕如豈易得乎

或曰今世婦女亦有於姊妹情深宴會稠疊往來如織者可謂篤兄弟之誼乎曰婦人非大故不出中門母家尚不當數往況姊妹之家乎夫名同中表親疏遠分姑舅子女不許爲婚從母子女不妨許字昭然可見子女不妨婚媾豈可絕無嫌疑今

既往其夫之家已不屬其夫之面子女同行相率無忌概以至親二字遂使男女混淆烏乎可乎姊妹會晤只當常在母家若有非常大故間一來往而鄭義門家訓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此意亦須倣之

郭氏 元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郡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旣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張氏知教子爲急務不惜以女許人郭氏下爲弟

謀上成母志孝友之外不計其他皆奇女子也德政與郭氏相敬如賓雖郭氏風裁有異于人乎德政要必有殊於流俗者矣不然一尋常塾師安足當此兩女子之拭目乎張氏知教子又知擇壻此婦眞當表揚惜乎不在旌奬之例世之擇壻者以貌取人貪羨富貴固張氏之所竊笑而不留一盼者也

張雨 爲弟不嫁

張雨壽張人張明之女早喪父五十不嫁有弟二人雨教之讀書爲之娶婦撫弟終其身

世有許字于人聞其夫喪奔喪不嫁者人亦高其義余謂此僅賢于再醮之婦未足以方張雨之正也按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吉而壻之父母死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

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古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而除服服不甚久此二條禮雖不可盡行於今亦見古人於未成婚之夫婦其禮誼不過如此夫人一生之重莫大於天倫天倫之大莫過於父母女子之還父母不得已也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女子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北魏文帝悼皇后蠕蠕女也蠕蠕俗以東爲貴扶風王孚奉迎

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至乎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嬬嬬女也魏伎向南我自東面乎無以辭賢哉后也可謂知父子夫妻之義者矣今也舍從父之大義爲弃喪之創舉薄天親之誼長外慕之風居宮入室非心所安未可以爲訓也或曰既已問名納幣豈可視同路人而漠不相關朝秦暮楚乎余曰按禮有衰服往弔既葬除服之說豈得竟同路人但父母恩深倡和情篤貞操之女不肯以姓氏再見於人依父母以終身完不字之高節庶情禮之宜乎不然則行緦麻之服於家服終之後仍字於人亦未爲傷於義也若絕裾而行毀容而出吾終以張雨爲知本矣余友寧波萬公擇言其遠祖全爲祖文遺腹子文死時年二十正歲文姊義顧與文妻吳恭人撫之義顧終身不嫁與吳恭人共持門戶嗣以得延嗚呼若義顧者不惟有功於全氏大有功於吳恭人矣豈不可爲法於天下哉

薛女　爲弟遲嫁

薛女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謀者議已之婚則辭之爲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以明不欺既適之後敬夫育子創業改墳家道日隆倪氏科第綿遠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隆盛曰此祖姑之義也一人而造兩姓偉矣

人家長姑長姊見子弟幼孤而能不嫁以撫之與少年孀婦又不同以其素嫺家中事務也張雨萬義顧撫孤不嫁薛氏女爲弟娶而後嫁其中事局各有不同未可懸斷要皆合于大義者也大概此等事總以撫孤爲主撫孤有成更無他慮何妨於嫁撫孤已成猶有他慮或孤成而已將老又何必更嫁人亦適于義而已何必同

姚廣孝姊　明

姚廣孝助文皇靖難之後、爲太子少師、終身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廣孝有姊、初嘗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及文皇命往蘇湖賑濟、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靖難之師、忠臣義士之受禍者、其慘極矣、其源皆廣孝發之、其姊聞人言藉藉、必悲痛於心、知成祖慘刻、不敢明言廣孝之非、但以數言示意耳、此義婦也、亦智婦也、若庸愚之徒、不過侈其弟之榮貴、固不足道、脫大發忌諱之論、不又爲身家累耶、

他日復欲求見姊、姊曰、吾弟行差路頭、今亦悔否、廣孝曰、固然、第天命有在、不得不爾、姊不答、

此處畧露心事、隨不答、妙甚、

廣孝曰、姊老矣、又家無恒產、可遣子與我俱北、當令

爲一官、所入常俸、差足供饘粥耳、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一子、不要叫他做歹事、即家貧餓死、吾固甘之矣、廣孝慚、不復言、

做歹事三字、甚妙、他自中一肚皮不合時宜、說不出、爲可恨耶、以做歹事三字發之、此無異金川門一慟、古之夷齊也、

閨訓新編卷五目次

婦道

閨訓新編卷之五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婦道

人有五倫世衰道微五倫幾絶似乎惟夫婦之倫在焉於父母多孝衰於妻子於君臣惟全軀保妻子於兄弟尤惟婦言是聽者也於朋友又人各顧其私者也今人畢一生之才智事婦而已而婦也亦儼然坐大以爲應受其夫之事者也稍不稱意則誅求無已焉嗟乎習俗如此欲世之不足居上而首居下得乎民之秉彝寧缺婦德余欲世之婦女知相夫之道全五倫之美而不至使人指有婦爲敗倫之首也雖然爲人夫者寧可覽之而全無憬悟哉集婦道

冀缺妻 周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其妻饁之敬何以官其夫以冀缺能使其妻敬美刑于之化也今婦多不敬其夫雖婦不知禮大半有取侮之道焉不可不知也

老萊子妻 周

老萊子因世亂遯居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樵還曰是何車迹之多也萊子答以故妻曰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無患乎老萊子乃與妻終隱

士為人制難自伸其志矣亂世而為人制尤有制

非所制大喪生平處千古人豪于此飲泣者何限老萊之妻眼出於頂

黔婁妻 周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餐死

不得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授先生以政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婦人苦在不知名義遇不知名義之妻而有授政賜粟之事推而不受適足增其交謫而已黔婁之妻安黔婁之高風發不足之正論豈止識超實有心得黔婁有是妻終身得餐亦應謚為康矣

千古英雄因耐不得婦人小子閒氣而敗節失身者不一而足此雖其人之量窄少養亦見內助之關係不小處士之妻糠覈終身不聞反目其人未易輕也使樂天知命薄視富貴之念畧有芥蒂安能作此寂寂哉

高行 周

高行梁之寡婦也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可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養其幼孤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若忘死而趨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于是相以報王尊其號曰高行

嫁則害義死則傷恩割鼻之法最妙婦人色美其

是不幸事古諺云醜婦良家寶余今益云面醜身之寶古今為美色而受累者何可勝計高行不美亦復何須割鼻也或曰婦人本不美而飾為美又惟恐人不知其美者比比是也此其故何歟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聖經也不美而飾為美惟恐人不知其美其心固難問也雖然此風相成已久亦由為父者未嘗有以教之為夫者惟恐無以佐之致終身不知婦人之可貴在德而不在色以至於此亦可哀也已

御妻 周

晏子將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曰何故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氣恂恂自下今子爲人御耳然子之意揚揚若自足者其夫謝過乃深自責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之具以實對晏子曰賢哉御妻乃能格夫子而改其行也遂薦爲大夫顯其妻爲命婦

今人莫不喜貴而惡賤乃貴賤皆出于己而不知

恂恂自下常若不足貴相也意氣揚揚賤相也大率愈貴者則愈恂恂自下若貴而意氣揚揚貴中帶賤其貴必不大也愈賤者則愈揚揚自足雖賤而稍知自下賤中帶貴其賤必不甚也或問賤者之揚揚自足其故可得聞乎曰只是器小器小則易盈不覺有揚揚之狀福祿何處可加恂恂自下只是不滿此理極易見人自不察

或曰余見人之得志者則意氣揚揚不得志則消沮憂鬱天下賤人多而揚揚者少今以爲愈賤者則愈揚揚亦未得其真歟曰賤人多而揚揚者必不得志也稍得志即揚揚矣此其所以可賤也晏子可謂得志矣晏子不自以爲足故功名日顯晏子之御不可謂得志也而顧已自足所以不覺揚揚常細而察之豈必如晏子之御而後揚揚哉饕餮之子得一飱而神色飛揚弁鄙之夫獲錙銖而喜動顏色乞丐之首傲睨羣徒牧豎之魁蔑視流輩大抵屈伏之時闇然消沮稍有憑藉立現矜張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晏子之御妻其可爲命婦也或曰但不知爲命婦之後能不自足否曰未可知也然彼識晏子之自下爲賢或不致反其所爲世事如棋局今之命婦常有復求爲御妻而不可得者亦無輕于自足哉

或曰晏子之御因謙遜而榮自此御晏子者必大謙遜矣曰如此則見賢思齊不足異矣以此事爲談柄則有之此人才之所以難也

王夫人漢

王良字仲子爲漢司徒鮑恢常過其家良妻布素曳柴從田間來恢問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世間高士賢配躬事樵薪親操井臼者多矣三公夫人布素曳柴身在畎畝之間也世有好名之徒有意爲之此係猝然事出不意深足欽仰耳

古人祿厚身爲大吏稍事節儉足以蔭庇九族如晏子爲相待以舉火者三百家是也漢祿猶厚太

守號二千石王良爲司徒祿可知矣明制官一品不過千石尚有折鈔等例不得全入由進士出身者自七品始一歲所得不過四五十金士人居官但食俸糧不過與士庶人終歲所入等耳若有志之士不肯違道犯法干先王之誅爲子孫之累者未曾得志之時先要與妻子講得此理明白庶幾妻子不作妄想脚踏實地其爲得力不小不然婦女原無知識一說做官便可搬金掘藏奢侈驕縱之念橫于胸中致其丈夫擾現在之禍種日後之

孽家破身亡因榮得辱者往往而有良可痛也爲婦人者當時思王良之妻爲人夫者亦無愧于王良也哉

孟光 漢

孟光體肥而黑，力能舉臼。德行甚循。擇對不嫁。梁鴻以高節不妄娶，聞孟氏賢，求婚許之。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光問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相與偕隱。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光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此眞吾妻也。字之曰德曜。共入覇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光每進食于鴻，必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其敬如此。

按本傳，鴻聞光之風而求聘，光亦慕鴻之名而願嫁者也。凡人各有一個志向，一生高下全分在志向之高下。婦人之貧困者志在衣食，富貴者志在遨遊，嬾惰者志在安逸，競氣者志在榮華。知慕賢人高節之士，此千古所少也。光盛飾入門，衣繡傅粉，未離庸常之見。全虧擇對不嫁，志慕梁鴻，一種高超之識。事鴻之後，自然日見鴻之可敬，有不覺舉案齊眉不敢仰視者矣。舉世男子如梁鴻之賢者亦少，舉世婦人不出四者之見，原無慕賢之心，有何知賢之處。即有梁鴻，不知敬畏，何足怪哉。孟

光梁鴻之知已也。世之推婦德者，首推孟光宜矣。然則慕孟光者，可不自問已之志向果何如乎。夫婦之道，當始終相敬。夫當取重于婦，婦不可攻輕于夫。而初婚之始，尤宜加意。近日無知之徒，于初婚之時，習爲巫蠱之法。夫家教厥婦之方，婦家教制夫之術，致生猜嫌，遂以反目，愚亦甚矣。試看德曜初婚，恭謹如此，此爲婦之則也。流芳千古，夫豈幸歟。

桓少君 漢

桓少君鮑宣妻也宣嘗就其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侍執巾櫛旣奉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乃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卽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按宣後爲司隸校尉其孫昱嘗問少君曰太夫人

寧復記挽鹿車時否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敢忘乎夫鮑宣學已成名雖居貧約世挽鹿車還鄉里大是佳事未可以危亡比也少君生長富貴遽事勤劬或亦有難堪不覺見于言辭乎然卽其奉命惟謹可謂順承毋違得婦道之正者矣

奇宣之清苦而妻之是不計聘資者矣裝送甚盛而不悅是不堃奩儀者矣鮑宣翁壻眞今日翁壻之良藥哉男女嫁娶一家爲女訂終身一家爲男

承宗祀此是何等大事今悉變爲市道女家不擇壻男家不擇婦女家論聘金男家論賠贈以買賣交易之風行宜室宜家之禮未結褵而忿爭已親迎而仇怨吾不意人心之蠱一至於此也卒之相尚以利配合多不得宜家道之壞多從此出齊家者愼之

德曜少君彪炳千古亦由所配得人不然良媛淑女湮沒無聞者多矣然婦人吝財喜富千古如一兩人皆富家女大有資裝乃皆視金帛如敝屣就綦縞如宿粧此種高致曠懷應亦超然千古也

王霸妻 漢

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擧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淸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不出

霸妻自高于霸不然所謂愧容與久臥不起皆其妻爲之矣霸後卒登顯仕亦由于此念哉然士人無論隱顯課子讀書是第一急務若顯達而不知讀書則惟知縱欲習尚浮華隱處而不知讀書則見聞卑下畏慕富貴皆勢所必至也王霸少立淸節不能訓子帶經而鋤至使見客沮怍不能仰視無識甚矣霸妻言論雖高亦不知此義霸即賢于子伯伊子何與焉

樂羊子妻 漢

後漢樂羊子得遺金妻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以汙行乎羊子乃捐其金遊學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斷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前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五年不返學成名就妻紡績以養姑衆

饋羊子常有他舍雞謬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家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而不食後有盜欲犯其妻先執其姑妻操刀而出盜曰汝從我可全姑命不從則殺之妻仰天長嘆自刎而死盜釋姑去太守聞而禮葬之

嘗讀東漢列女傳如桓孟諸人可謂賢矣未如樂羊子妻之歷歷可頌者也乃竟不得其死悲夫雖然觀其一生言動準禮原不以世之福澤爲衆今復就義而死是不可謂不得其死也又何憾乎

或曰舉手拾遺其妻規之姑攘鄰雞何不遠諫對肉而泣何也余曰夫與姑不可一例視姑攘雞之時婦或在或不在見與不見俱未可知此俱未可懸斷也大抵最下一等人姑攘雞欣然共食矣其次則不食惟知懟姑而已不肯自引咎也老者非肉不飽此事原應人子供養使人子能供養日有肥甘生無竊疾何至攘雞今致老年人不能自忍其口腹而至于攘雞此情其何以堪此罪其何以逭言念及此安能不聲淚俱下乎此仁人孝婦深

衷須深味之也觀其對姑數語惻然動人姑之棄而不食是見他形容言語深有感愧非尚氣不食也由此觀之世之父母舅姑所行或有不義爲人子與婦者固不可順其親當循樂羊子妻之義深自傷痛無薄視其親而居然自足庶幾不失子與婦之義亦或有補于萬一也哉

呂氏漢

呂氏許升妻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呂勤苦紡績數勸升修學每有未善輒泣涕進規呂父惡升呼女欲嫁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近世子弟從父母之言不如從妻之言所以男子婚後每有一番變易所苦女子又多失教不能相夫之善長夫之惡者多矣世之女子須知丈夫爲終身所託關係匪輕所遇果君子也當敬而勿違如不幸而遇許升毋忘升妻之行哉

孫棘妻劉宋

孫棘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當刑棘自詣郡陳巳爲家長令弟不行罪在巳薩又辭自引兄弟爭死棘妻許氏語夫曰君當門戸豈可委罪小郎二親臨終以小郎屬君今竟未娶家道未立君巳有三子死復何恨太守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之

或曰孫薩應充行後期之罪應薩當之孫棘之爭不過因愛弟一念而思代之耳婦人以夫爲天身可代夫則爲之勸其夫死可乎曰令人于禍患將可委于昆弟則爲之况本非孫棘之事乎吾于所言人人能行之者也孫棘之事世之爲兄者不能爲孫棘之妻世之爲嫂者不能爲此當日所以特原余之所以欲置而不能巳而非爲其事果出于中庸也嗟乎人能以許氏之心爲心則鬩牆之事寡矣

鄭猷英齊

劉楷爲交州請王儉曰欲一人聞于南土者同行儉使羽林監垣曇深隨楷未至交州而卒曇深妻鄭猷英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織紡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粗畢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英曰垣氏羇魂不返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于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不見先姑矣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猷英隨楷之鎮垣爲劉死劉方居官豈憂衣食所難者宦途有難測之期猷英係女流之輩去家萬里心憚遠行荏苒歲月旅櫬孱孤遂有不可問耳猷英决志還鄉死生俱各得所此其識斷非常人可望此等人持身之正又不須言矣

陳氏 北魏

孫神妻陳氏河北郡人也神嘗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雖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遠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避患難趨安樂人之情也顧其所親不顧其所疎亦人之情也遠戍近死人誰不知有姪頗代人誰不喜陳氏能以義匡其夫可謂無求生以害仁其平日之進退不苟亦可見矣望柩一慟而死豈薄于夫婿者哉成仁取義不過是矣

婦人于父母則關天性于夫則有恩情所以孝義之行今古不乏至于子姪則天性無關恩情亦隔視爲疏遠十人而九高義之事常罕覯焉不待此也子姪之父爲伯叔未免因財帛而多紛爭子姪之母爲妯娌未免因語言而致辨訟家庭之際日積月增視爲疏遠猶其淺也此只緣所見不遠大耳子孫之計全在宗族宗族凋零子孫無倚五服

之制兄弟最重喪子服期年喪嫡姪亦服期年兄弟之子猶子也人視舅姑之子與孫則分門立戶各爲一區已之子孫雖二子視猶一子也二子各生兩子則爲四孫雖四孫視猶一子也進而十子百孫亦視猶一子也人以舅姑之心視子姪亦何至于疏遠乎或曰子孫舅姑之所生也故十百亦視之如一人子姪非我之所生也我安能視之如一人曰吾且勿言舅姑而言天下人之情假如一人生十子十子各無異心彼此相愛此一家有不大興此一人有不大樂者乎曰無有也曰假如十子復生百孫子孫各無異心彼此相愛此一家有不大興此一人有不大樂者乎曰更無有也曰假如人生二子二子各不相顧戀或生仇隙二子生四孫愈不相顧戀但生仇隙其家有不敗其人猶大樂乎曰無有也曰天下人之情即已之情亦即舅姑之情也已之子孫則願其各無異心彼此相愛舅姑之子孫如何不令之各無異心彼此相愛已視舅姑之子孫而不相顧戀或生仇隙如何能

令已之子孫各無異心彼此相愛如此則在事舅姑之日舅姑必不樂而家必敗已爲舅姑之日已亦必不樂而家必敗何如以舅姑之心視子姪雖十百視之如一子孫從而效尤以親九族一家從此大典已亦有大樂乎或曰人亦孰不願做好人但恐我視子姪甚親近子姪之父母未必視我之子女亦親近所以人多疎遠耳曰此語人皆云然卽子姪之父母亦未必不云然然則此好人究該誰人做起也以余論之好人只是有志者爲之從

無約伴爲之者也或曰是則然矣然吾子旣以兄弟之子爲猶子則孫神遠戍姪願代行亦其分也陳氏如何不以爲然而必令其夫之親行乎曰姪代叔戍無不可也君子與人要在克己人有患難而已排之可也已有患難而人受之于汝安乎況姪而稱孤父已亾矣亾兄之心寧不愛其子令之代戍是無兄也設已有子而兄令之代戍已之心以爲然乎否乎不顧義理惟便已私此小人之用心非君子之所取也世之小人平日無一毫恩義以及懿親有事則外假名教以相督責此宗族之所以解體也

余嘗謂人無子則無埋骨之墟此千眞萬眞事宗族之所以不可不聯絡此亦其一端至親房子姪原與子不遠尤當撫恤今世愚人多不加意本宗至于親房尤多吳越大可笑也

世有夫死遺腹繼而生女恐宗族爭其家財而以女易他人子爲子者是自絕其宗復疏離其女也宗雖疎遠猶是本支女雖承祧親生骨血誠恩寡

義何以爲人至事久必露與訟破家又不必論矣一念不明召禍無窮人可不知義理乎

潘炎妻 唐

侍郎潘炎德宗朝恩遇極異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閽人三百縑夫人劉氏聞之謂公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矣遂勸炎避位

世人無知見人尊畏之則喜見人尊畏其僕隸則尤喜以爲我之僕隸猶出其上也豪門著頭視知此意倚勢横行稍不遂意動言某人怠慢不是怠慢小人們正是怠慢上人而所謂上人者聽其虛辭遽生忿怒因而生嫌勢所可加則加之以勢勢

未可用則見之于辭召怨賈禍不一而足不知奴隸之言何可盡信親友卽卑使之屈辱于我之奴隸如已受之寧不忿恨尚可移怒于親友乎閽人要賂竟成習俗然至三百縑其薰灼亦甚矣然惟劉夫人知其危他人正泰然恃也

牢氏 唐

鍾允章爲中書舍人性吝嗇獲賜賚甚厚故人無丐澤者妻牢氏諷之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鬲烹茶作粥止用一銚尚優接窮交今蓄財如山而風雨故人不沾涓流獨不念分煙者衆耶因出銚示之

允章之吝畏復用此銚也牢夫人欲分惠于人反在用此銚時人之見解固不可同日語耶獨念允章貧時優接窮交富後人無丐澤豈昔固僞爲抑貧富不同性亦爲異耶牢夫人富貴不忘貧賤居富貴而念人貧賤此載福之器也

五倫中父子兄弟皆是天生惟朋友一倫可以自擇深之爲道德功業淺之爲物理人情得一二高明之友爲之指示其一生受益如舟之有柁車之有輔爲功不淺每見人家婦人不能以丈夫之心爲心夫有密友意多嫌之葢有故切磋愿則房幃遠一也議論多則忌諱觸二也陰性多吝喜受而不喜施若夫富而友貧則但有予而無取大不願也陰性多疑有倡隨豈無反目若踰時而不解

或攜中某友之蜚語尤痛心也以此雖金石之交生死之契不賢之婦小則以酒食酬應之際慢易怠忽俾之不能容身大則于言行交關之處凶而爲有使之無以自白豈知爲君必須擇賢臣爲人不可無賢友周之文王稱太公爲尚父齊之桓公以管仲爲仲父况常人乎凡人一生無嚴師畏友而克大有成就者未之有也婦人能知此義居常勸夫親師取友立意相夫尊師敬友使超唐婦萬爲矣常味雜佩以贈雜佩以報之詩適計古人中惟長孫皇后之于魏徵庶可當此語若牢夫人之于鍾允章亦可謂有丈夫氣者也

周廸妻 唐

周廸洪州人廸以賈携妻之江都會畢師鐸亂掠賣人以食廸饑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廸不忍妻固與語肆售得數千錢以奉廸廸至城門守者詰其從來廸哭以告不信同廸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案矣廸裹餘體歸葬之

有此人不可不使後世知然亦何忍讀竟也唐末江都之亂古今所少周廸妻雖自賣未知廸能還洪州與否讀此書者須知生在世間未必不遇此時今日所處無往不是天上也雖然廸妻須死不忍舅姑廸感其義猶在可從若不爾者與妻同死亦是情理所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元時劉翠哥事亦類此

盛吉妻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當獄無寃滯。每歲决囚，持筆垂泣。妻亦泣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及人罪，禍延子孫。視事二十年，天下稱其平恕。五子皆仕州郡。

如此婦人，便是會得做夫人者矣。此等夫人，决非以錦繡珠玉驕奢淫佚爲主者也。何也？以其恐濫及人罪，禍延子孫，那得錦繡珠玉而驕奢淫佚也。余初娶婦時，卽語婦曰：汝勿望我做官，我做官不過亦如今日。要我用一夾棍換一珍珠，問一罪名寛一金釧，此必不能。今之做官人家妻子首飾，難據我看來，都是寃寃結聚，那得不禍延子孫。

王凝妻李氏　五代

王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廷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或問：李氏以一貧苦婦人，長途跋涉，安能事事如閨門閫內閫外之别、授受不親之儀，而于此一牽遽斷其臂乎？余曰：嘑爾蹴爾，寧死不受。夫寧死不受之人，平日亦未必事事合義也，有所感激其心，忽見則舍生取義有如此。人之異于禽獸，全在此爾。世人但知利害，不知是非；但知貪生，不知取義，行同禽獸，恬不知耻，而世界大不可爲矣。歐陽公于李氏一事，特表于馮道列傳之前，其寄慨亦深矣哉。

元將周朮忽官平陽偶以使事在上黨金攻平陽破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朮忽妻崔氏抱㓜子以詭計求免于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氏自揎袖懸筆而書焉可見婦人雖造次顛沛不可失經

余㓜時適當亂離隨父母竄伏東鄉忽一日訛言兵至競趍舟先母陳孺人不能登舟時遽甚舟子欲以手援母母不可卒踊身而上先君曰倉卒時人之所難汝其識之嗟乎守身之道不當如是耶

陳堂前　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斡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塟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㓜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

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宗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依堂前為買田置產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虞百數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于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舅老夫亡能自贍給人如此堂前雖才乎其家業必可觀者矣少婦持家豈易事然余觀才婦固

亦有之余所敬佩堂前者在夫姊之恩禮厚遺而
又盡遺舅姑之所有夫妹已盡耗所有而又買財
置產以撫諸甥也夫姑嫂之間最難相下然嫂之
所畏者惟舅姑在耳姑由我遣且由我長則居然
以母自居夫死子在舅姑已亡誰敢以家業言者
此時小有贈遺已自出于望外而堂前能盡遺室
中之所有已之所謀惟願其成人之所營多棄其
敗此庸人之情也況取我之所有尤多喜其覆亡
以命運之高卑義從前之要挾此其時矣而堂前

又買田產以撫諸甥此其重義輕利深仁厚澤之
懷即此一事已足盡其梗概矣蓋人于他處鮮能
用情獨于此等處多不用情堂前能人之所不能
子孫所以爲之深感而五世同居也或問人不能
于此處用情亦有說歟曰世人非利心即名心于
他處用情可以博高名且非所施而施非所受而
受或有非常之報又利心也加于至親多以爲應
得應得則不感不感則無厚報人又以爲應予應
予則不異不異則無高名所以于至親多靳也豈

知爲于至親則人之傳頌倍于豪舉一家孝友相
率成風于我子孫尚亦有利哉

或問堂前以一女子致名實俱隆如此其故可得
而推歟余日傳中所不載者不可推也傳中所載
者如子稍長即延名儒訓導二孤孫咸篤學有聞
此是根本所在也蓋人家子孫不肖已敗之家必
不能興極盛之家勢亦必敗自然之理也堂前着
意在教子孫孝養得領名實俱隆不足異也然有
餘之家厮多起于蕭墻堂前不安頓小姑撫恤諸

甥安知姑嫂之不爲禍首諸甥之不爲蟊賊乎買
田置產相安之道人己兼利者也周給親族儒業
者關教養兼行得王政之要此女大才小用之耳
人家興廢全看子孫賢愚子孫固須自教要緊却
全在師傅婦人知敬重師傅尤是第一正務蓋男
子只管得一個大概起居飲食督責僮僕使無怠
荒開罪師長全在婦人嘗見人家丈夫極敬禮先
生婦人却全不照料以致席不暇煖孩子以母旁
爲逋逃之處母性嚴明使無規避之方教自易施

有等人家丈夫極重望兒子婦人却一味姑息以致扞格梗化兩者俱無成功余有一友係農家子其母每於先生初進館時必預織綿紬一疋自送先生云願先生加意教訓兒子其子後卒登第此母平日待先生可知一友訓一頑徒大用夏楚其性稍馴此徒忽病病痊進館主婦預使人白曰主母拜上相公寧可大叔不識一字要相公免打其子竟不通終身此二事余所目擊陳堂前之孤孫而爲學有鬮其用意必非苟然矣

徐敬思曰有國者須豫教太子有家者須訓導子孫以興亡成敗之所關終身莫大之事也近見人家請先生則極其涼薄而教歌兒舞女之徒則供給極其盛饋儀極其隆是視子孫不如歌兒舞女也亦惑之甚矣余曰人之能教歌兒舞女者必富貴之家也人家之請先生者不必盡富貴之家也不必盡富貴之家則束脩饍羞不能盡厚人因相視爲例卽富貴之家亦以爲先生之束脩膳羞原不必盡厚者也于是乎富貴之家亦不盡厚而不盡富貴之家益相視爲例而先生之束脩膳羞于是乎但有涼薄而無豐厚矣教歌僮舞女必富貴之家則其人之志趣原在奢侈一路行侈奢之事而爲寒儉之習不幾爲此輩所笑乎天下蕩心逸志之事無過于聲色天下卑汙無耻之態無過于聲色之徒富貴之人入驕奢淫逸之場遇卑汙無耻之輩卽有吝惜或在他途于此輩之供給必隆儀遺必盛亦勢所必至也或曰如吾子之言則世之輕子孫而重歌兒舞女亦不足怪矣何以能救

其惑歟曰子試思人何以能蓄歌兒舞女乎曰富貴也子試思良人子女何至鬻爲歌兒舞女乎曰貧賤也貧賤之家未必從來貧賤也其初未必不蓄歌兒舞女也不知禮義習爲奢淫家道敗壞以至子女爲歌兒舞女也蓄歌兒舞女之家未必從來富貴也祖宗積德累行子孫勤苦力學積厚流光爾昌爾熾以至能蓄歌兒舞女也蓄歌兒舞女由于積德累行勤苦力學然則師傅之當尊隆而不當涼薄可知矣重歌兒舞女竟使子孫不知禮

義習爲者淫或至流爲歌兒舞女則教歌兒舞女之徒不惟不當厚當屛之遠方而訓子孫當視之若蛇蝎可知矣其惑不可以解歟或曰人有欲隆其師而力不從心柰何曰師不可泛從也得師而事之力之所及不可不勉也今人多不以延師爲莫大之事雖力之可及而亦不勉而子孫亦鮮克有成吾所以深歎于陳堂前也

王氏婦　宋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若後娶當告我須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戸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戸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戸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

其故妻夜夢其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事奇類不經然不可謂非情之所有也此婦能壽變事則常事可知能壽死事則生事可知能壽臨世事則現在事可知其志氣之清明澄徹朗然可想

習夫人

丹陽守李衡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貧方佳耳

富貴二字截然原是兩途商賈趨富士人趨貴貴則道行原以利天下濟生民爲主商賈則志衣食利身家先王重士而輕商賈蓋爲是也今世士人全不知此義汲汲求貴亦不過志衣食利身家而已是有士之名爲商賈之實也未嘗不薄視商賈不過挾貴勢以凌富人豈知自重之實哉是以尤

挾貴之習竟至同于盜賊而遠不如商賈嗚呼哀哉李衡每欲治家此商賈之習也賴習夫人不聽嗚呼充衡治家之念取之不義安知不爲盜賊哉習夫人雖不解利天下濟生民之說然知重德義以貴而能貧爲佳此脩然之致猶堪爲士人妻况爲商人婦矣

王藻妻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爲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斤及歸給云送十三斤藻怒婢竊蹄酷掠之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瞿然大悟即盡所有施散不復爲吏

婦人能勸丈夫行方便積陰德者有之能設法開悟丈夫者寡矣婦誠智矣哉但婢誣服後即可明告復聽其杖逐此婢不亦苦乎

富後必貧貴後必賤此是定理即非不義富貴亦如此况不義者乎愚下之人皆爭目前不能見遠行究詐害無所不爲徒種冤孽受慘報而已昔有一獄吏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錫以子後生子登第吏胥一途能行善功德倍人所謂公門中好修行是也若此獄吏婦豈非遠見而獲實

益者耶然習染最惡畧有氣味便壞生平王藻掃衣未爲失策也

賀織女

賀氏兗州人其夫負擔興販每一出數年方歸歸數日復出不以一錢濟其家所得刀錐之利別于他處養小妻賀知之每夫歸但欣然承奉飲食澣濯必盡其力未嘗露聲色言及小妻及于飲食其夫自有慚負反以非禮遇之婦亦不之懟姑老且病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值悉以奉姑已則饑寒不恤姑又不慈時肆凌虐婦益加恭順雖闔室無人之所亦無慼歎里人謂之賀織女莫不頌其賢孝云

語云爲人莫作婦人身一生苦樂由他人至哉言乎葢男子患無才德果有才德可自見于世卽無大遇合猶可盡一巳才德之所及以表見昭著屈伸窮達未可擬議一日未死一日不可量也婦人懷才抱德嫁一庸劣之夫終身困頓何日可伸若賀織女者雖千古後猶堪爲之揮涕也或曰人卽不肖外娶小妻不顧其妻者有矣何至不顧其母卽不顧妻與母矣何至反以非禮遇其婦余曰人之賢愚寧有差等本心一失有何限量不顧其妻

郎可不顧其母。總一。忘恩負義也。不顧其母。郎可以非禮遇其婦。此如瘋狗狂噬也。或曰。其夫固喪心人矣。子不養母。婦能養姑。母不懟其子。反凌虐其婦。是又何說歟。余曰。婦人之性。愛婦不如愛子。愛念既偏。子不能養。愛也。婦即能養。亦不愛也。或曰。賀織女當如此苦境。何以能自安而不失孝姑敬夫之常矩乎。余曰。賢人心地。與衆人相遠。試賀織女胸中。亦惟是曉得義命二字。路遲耳。天下境遇何常。我境固苦。豈無有過于我之苦。同于我之

苦者乎。此安命之說也。不幸爲女身。已爲婦人。已爲人妻。姑不慈而我復不孝。是又一姑也。夫不貞而我復不順。是又一夫也。人共謂我何。且不孝不順。天下之大惡也。終身困苦。天也。已復狗一大惡之名。可不謂愚乎。此由義之說也。此賀織女之所以自安而不失孝姑敬夫之常矩也。然則賀織女胸中。當日本自灑灑落落。未嘗揮涕。後世何必以衆人之見。爲之哀念揮涕。心中時念之時。加敬禮之而已。

嘗見畧有才貌之女。因嫁劣夫。別生他念。大則兇禍奇殃。小則身敗名裂。始謀不善。從無令終。總由不知天命。以致災。復增災。情亦可憐。見殊不達天下大矣。何事不有。婦人之義。惟有毋違。賀織女之事。當三復也。

陳去華 元

陳去華、金谿諸生陳其謂妻、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盈塘。其謂就館在外、適兵將至盈塘。去華改服蓬首、棄簪珥衣服、獨持其夫所愛東坡醉翁亭真蹟手卷著懷中、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呼譟至。去華屐不能前、得一池。去華止、謂母曰、母疾走無顧。我告陳郎、求我尸於此池可耳。置卷池傍而死。三日兵去、其謂覓尸不得、見卷在池傍、涸池而尸見焉。

貪生畏死、人之常情。余少更亂離、見其受饑寒跋

涉流離顛沛之苦、實有倍于死者。至婦女爲強暴僇辱、求死不得、含汗身取、不堪回想者、更不必言也。余聞左良玉兵大掠湖廣。良玉一日出師、畏兵氣不揚、令軍中敢匿者死。婦女尸頃刻蔽江而下、水幾爲之不流。近西南師旋、掠賣江西婦女數萬人于燕湖白下、面目無復人狀、日死什一二。嗚呼、何如陳去華之先幾、身名無損哉。古今亂離如去華之先幾而湮沒不傳者、何可勝紀。但能如去華、雖湮沒不傳、死亦無憾已。人慎毋但知畏死也。

解禎亮妻 明

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有子、廣宜妻之。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矣。越數月、果生女、遂訂盟縉子、名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逾數年、母欲令女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况背主違父、何用生爲。遂入室以刀截耳、異議始息。仁宗時、舉家召還、女歸禎亮、事姑以孝謹聞。

先輩嘗云、男女訂姻、須在十二三歲。若年紀太小、恐兩家升沉不同、嘗有許多不便。故指腹割襟之舉、最爲惡習。解胡之事、出于不得不然、未可以此爲論。然胡家因解戍而欲他適、亦大謬異矣。廣女此耳之截、斷不可少。但此傷不惧、胡母亦何顏見其壻哉。

翟軾妻趙氏

趙氏翟軾妻軾亾時年二十一無子依母居性純靜寡言笑行不踰閾即女夫希見其面年踰六十病家人勸視脉曰吾手生平未嘗近人不藥卒

此真節婦正規也今之論節婦者動云少年無子只應從死又以割耳斷指爲千古美談余謂勢尙無所迫亦不必斷指割耳有至親可依亦何須必死爲是也男女之別于禮最嚴若至孀居原同小雪今至女夫罕見老病邪醫共終身之自守爲何

如哉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言女爲悅己者容自君子行役無主而不爲亦也今世之烈女節婦靚粧豔飾無地不遊無人不見姑未究其外行其心豈可問哉趙行雖庸當一思矣

或曰孀居寂寥號爲無告困苦抑鬱豈人所堪迫氏恬懷是其夙稟苟難彷彿或不苛求亦不欲多施之道乎曰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女子之貴賤惟貞與淫舉世之好尙惟色與貨故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聖人深切言之教後人之深于自愼也孀婦係無夫之人易起人卜度之念令不自愛重忘爲未亾名爲栢舟之操不畏行露之染佻達者安能不伺其二心旁觀者安能不輕其素履夫念慮之易止在斯須致辱之由豈盡强暴大率深藏不出則人自望而肅然依昵人前則人多因而起侮終身荼苦失足于俄頃之間半世發居負疚于淸夜之內其源多起于若趙氏之所行爲通融之論也夫節婦之操原比德于忠臣堅貞不渝實致欽于

神鬼矢志不貳千古爲昭一念游移難對衾影若已改弦易轍何須惕慮警心苟欲生死無慚性有出入以度也

余因趙氏之性純靜寡言笑而有感焉人毋輕視此二語此即幽閒貞靜規模也或門幽閒貞靜聖德也豈僅此二語可以擬之乎曰今人高視聖德而不加實驗是以不知此二語之妙夫性純靜一語已該得幽閒貞靜四字寡言笑一語是純靜之實事也婦人比德于地地道尙靜不宜躁動多言

今世婦女不知此義多喜高談百罪千惡皆從此
出此幽閒貞靜之難所爲推爲聖德也或曰凡人
有口豈能無說男子不禁捫舌女子安能不言立
說有偏亦難從順曰子亦知婦女不可同于男子
之故乎吾輩終日讀書上下古今師弟授受非講
不明朋友聚會非辨不晰人情物理地理天文細
若牛毛大如川嶽指不可勝屈事不可勝詳所以
終日言而不容也即農夫野老較雨量晴坐賈行
商推貴測賤僧道考求教典百工辨論精麤無不

各有淵源所以終日言而不容也婦女不出戶庭
見聞淺狹所知者但親族之長短與比隣之得失
而已多言之婦長房之事告之次房趙姓所行報
之錢姓未必揚人之美大都稱人之惡長房大房
豈能無辭趙姓錢姓自然伸理于是是非蜂起詛
詈兼行親戚仇仇鄉黨交惡凡此多言之婦習而
不覺其非劣甚者朝鬨而夕歡堅忍者遑卹而蹈
故捷捷之狀忽焉迅發前車之戒或慮聲張悄言
低語不知所謂之何因搖手叮嚀見其爪心之甚

苦辛之傳告之弊仍發于斯須質對之期不逾于
旦暮方其指天畫地不殊君父之仇及至核實究
情多由針芥之細甚者捕風捉影身有子虛以訛
傳訛新陳錯雜打入無底之壑長居荆棘之林一
婦長舌一方爲之不寧兩女搖唇終歲斷無絕響
小則鬨聲不息大則人命干連此多言之條所以
列于七出寡語之效所以幾于聖女也

或曰婦女多言之弊誠如所論矣然今世婦女多
喜談論是以本非親戚序及纖微偶爾遭逢尤多

傾倒委巷之事鼓舞尋情媼嫗之儔常爲領袖何
也曰凡人之性厭故喜新習俗之常誇多鬬靡婦
女身不踰閾原已日思異聞一朝會集多人尤冀
廣裒高論各抒所見神氣飛揚傾聽注目不足異
也媼嫗出入街坊周遊閭里常自侈其廣覽羣婦
喜其博綜奉爲圭璋居然領袖亦不足異也然禍
敗之由多出于此何也凡人善惡多由聞見耳之
所聞目之所見皆善言善行則口之所言亦不期
善而善身之所行亦不期善而善矣耳之所聞目

之所見皆惡言惡行則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亦不期惡而惡矣今媼嫗所傳皆里巷無稽之談猥瀆之說入家婦女喜聞樂道入于肺腑豈復有良法美意行于家庭骨肉動作進退之間乎婦女好遊菴院近尼姑亦是此意是以齊家之君子必不許三姑六婆進門總畏此輩之淺見薄識妖言詭行足以蠱惑婦女之心志瀆亂正人之家法爲可恨也或曰媼嫗雖來而我不聽其說雖來何害乎曰媼嫗來而不聽其說則媼嫗亦不來矣媼嫗若來

必非不聽之處也媼嫗所到之家必多言婦人之家多言之人好聽新聞以資談柄一聞人家是非不覺洋洋入耳情性相孚往來稠密豈有來而不聽其說之事乎惟幽閒貞靜之人不喜與聞他事此輩望之寡緣蹤迹纔疎耳或曰言笑不苟落落難合恐非事上接下之道奈何曰事上以誠接下以禮婦人之常法不聞以妄有言笑也妄有言笑之人取人賤惡豈可以爲訓乎女子在家當識父母教誨之言出嫁當識舅姑教誨之言以相夫教

子古人嘉言懿行知書者當時繙閱不知書者當時默記以自淑身心訓戒子女此言語之法也至于別人家長里短則斷斷不可言弁不可聽葢一聽則不能無言便有許多風波起矣今之多言者大率說人之非試思汝有非而人知之有不恨乎汝有非而人言之汝不尤恨乎設傳之不真本無有非而人以爲非人以爲言尤恨之恨者矣是汝之心總不欲使人聞過也汝之心卽人之心也今以知人之非爲吾以言人之過爲樂豈非喪心病

狂之人乎凡人議論必有所爲此種罪過詰其根由不知所爲不過曰方纔說起猝口說起失口說起偶然說起好耍子說起聽他們說起畧畧說起剛說得一句剛問得一句而已顧得沒影禍至彌天然則亦何苦方纔說起猝口說起失口說起偶然說起好耍子說起聽他們說起畧畧說起剛說得一句剛問得一句乎總是個閒不過而已夫女人不可閒一切下流嫗媼之徒總不必陪奉他們若閒談我自作事他覺沒趣自然不來若親族女

流設或閒談我只唯唯不出一言豈盡痴愚猶來
喋喋夫聖女爲人歎仰愚婦爲人賤惡高下之分
不止于百所爭只多言與寡言又無難事乃必多
言而爲人賤惡起爭端受罵詈致詛咒成奇禍豈
非真不可救藥之賤種哉

汪芳妻

汪芳妻劉氏芳病瘋痿謀更適之劉泣曰夫貧且疾
妾命也敢不以死從日事紡績以供朝夕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凡爲人者皆須
知不止男子也余看古往今來由你聰明才智文
武兼全之人總出不得這個字所以世上有多少
千伶百俐女人嫁了奇蠢丈夫有多少旋乾轉坤
男人配了下愚女子貧富壽夭禍福得失變幻顛
倒凡人無可如何聖賢也無可如何聖賢高于人
只是識破此關居易俟命肯衆人不如聖賢只是
信不命過招是惹非不知命裏做定由你千思萬
算徒然招是惹非苦者不能爲樂窮者不能爲達
也所以諺有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
之說汪芳妻數言便是知命之言居易俟命之學
女中君子也若再嫁一人未必不病未必不貧益
人只好看眼前不能保日後也

世之如汪芳妻而改嫁也一是眼前受苦不過上
是日後沒結果三字足以動之曾思結果何定之

有貴爲卿相之妻七子八堦年登大耋而死此結果也如汪芳之妻終身事病夫而死亦結果也結果之要全在不壞此心如果子不壞核纔好做種纔算好果子若外面看了是個好果子而中間核已蛀壞算不得好結果汪婦一生安貧事病夫他本心有慊無愧他結果好過尋常人十倍百倍而人必憐其沒結果吾恐世之卿相之妻七子八堦年登大耋者若平日不是有慊無愧底人吾恐如蛀壞果子外面雖好看算不得好結果未可羨汪婦也何況世俗之人以有兩個兒子衣衾棺槨齊整喪祭不缺便謂之有結果者哉

劉御史夫人 明

劉仁爲御史內閣楊溥劉姻戚也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鄰家磨麪乃至家中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薦布被喜曰可稱眞御史矣

御史之妻肯磨麪賢矣磨麪向隣家是家中并磨子亦無矣劉公家法如此其夫人能成其清德如此忠宜公爲一代名臣宜哉

居夫人 明

居諭居漸山一日欲治家僕怒甚僕遑遽求救于夫人夫人笑命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由木寬我得魚大耳僕竟以此獲免

男子以妻爲內助所謂內助者不止料理家事相幇斂人家之謂也卽行事未當性情欠妥之處苟有所見皆當盡匡捄之力焉然男子氣質各有不同曉得他底氣質不去拂逆他才濟得事那助紂

爲惡底不必說起有等女人說丈夫底不是不能相機觀變全以直言衝突丈夫性躁竟如火上添油愈添愈旺小事變爲大事一事變爲兩事者有矣是其意非不善而用意不妥要好成惡不可不知也居夫人知漸山嗜魚而命買一大魚便是解怒一法蓋人偏在怒時最難是令之稍喜得稍喜便是解法也木寬一語有意無意之間極妙蓋此怒之爲漸山過甚不待言也

王太守夫人 明

嘉興太守王公貽德居官廉介陞任將去夫人好謂曰數十年共清苦無憾聞此地產絲其佳麗者不過望但覓一綿紬製衣何如公欣然許之袖銀五錢簽役持票往取鋪家訴曰府公從無票取物此贋也役人爭之鋪家折之碎其票扭至堂始知是實叩頭請罪且曰以平日從無票取物故誤犯耳公笑曰汝信得我過今忽有此宜其不信釋之去以紬銀賞役爲受梗也入內語夫人且笑曰今日晦氣差人打了銀子失了紬又不買得夫人亦一笑而止

此是王太守高風似與夫人無與錄入女範何也曰太守高風非夫人不能成也世之貪吏固由自已庸陋亦由所配癡頑種孽召殃無所不至王夫人爲郡守之妻而所望止綿紬綿紬不得能一笑而止其淡泊自守遠于流俗之致何可易得也使爲高士之配寧不與孟桓爭烈哉

史氏女 明

史女、溧陽史濰之女也、生而端嶷。不輕笑語。字宜興邵一龍、將卜期而邵卒、女執哀自矢。喪畢、父母欲嫁之、女曰、父母無子、可留我以代養。若而欲得婿。恐弃失女。女毋爲後悔也。父不聽。女曰、父母之不吾聽者、未信吾心也。乃對衆束針刺中心。不改。四字。于面。母見之、淋漓血肉、抱哭頓地、女從容引墨漬字、一晝未明、蒴剕之、濰亦早世、女依母終身、

史女可爲許字不嫁者之式矣、或曰、女之不嫁、以所字之人、是其夫也、既是其夫、則夫之父母、是其舅姑、從舅姑而推之、凡夫分之所有、皆其事也、史女依父母以守、豈可以爲式乎、曰、禮云、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指已婚而未廟見者。死尚葬于女氏之黨。況未婚而止許嫁者。生當竟承夫家之事。乎。許字夫死。義原當嫁。夫死而守。實爲過情。依親終身。未遂情禮。特表史女。用爲世鑒焉。

史氏、貞女也、何以列于婦道乎、曰、史女代養之言。

爲父母也。然其守實爲夫。入婦道。原其志也。

和州民婦 明

和州一民養鵝百餘隻一日鵝食隣人稻穀鵝爲擊死數十隻民婦見之初亦甚怒既而徐思曰如告官欲勝彼必多費計鵝雖死醃之尚可賣及夫歸已醃婦恐聞之必爭毆竟不言久早隣人暴死其夫醉醒歎詫此人無病而卒婦以昨事告之夫深感曰設汝不耐醉中聞言相毆今不將抵命耶集親友拜謝其婦

婦人最易起爭端其病由見小而不思見小則無遠識不思則不知利害此婦方怒而能思一思便思到告官多費可謂有遠識而知利害者矣益人惟明理者凡事只須好言開交今因鵝食稻穀而殺死鵝至數十餘此人之暴戾恣睢已至極處尚可以情理調處乎情理不可調處必訟訟則豈止數十鵝所能了局是幷未死之鵝亦不可保也不更大傷乎至因夫醉不言尤爲有遠識而知利害天下惟醉人只宜使之安靜重之以怒多有意外之事其夫因不知情而免死正所謂家有賢妻夫

不遭橫禍者矣爲之下拜不亦宜乎

長山烈婦 明

長山烈婦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掠荆襄烈婦與其夫走壽昌夫尋病死于長山舖烈婦慟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餘者旣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穴成強以相偕婦曰夫婦之誼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吾夫無棺而求與之同穴耳吾寧爲若婦乎因枕夫尸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餘者徹覆土以試之踰時聲息俱絕乃重瘞焉因不知婦之邑里氏族過者皆稱爲長山烈婦云

此婦大有經緯遇亂離而作如此死法最妥若不如此死只有從穿穴者若不從穿穴者不過爲倩婦爲丐婦而已須要受許多狠狽許多没趣再遲幾時而死未必得其地未必遇其時人誰肯爲之合葬于夫塚乎不葬于夫塚就丐婦結果則尸骸暴露爲犬豕所殘就倩婦結果或可得一棺而不能入土則同是一死而遲了幾時爲極沒收煞太有不堪言者矣雖抱不字之節誰與之分別乎或

曰此婦亦是偶爾感觸做到此事未必有許多籌畫曰人爲萬物之靈以其心不同耳心之官則思有志氣人做些微小事尚不可不思況死生大事又當患難之時豈有不前後躊躇而能做此等事乎若一慟而絕則謂之偶爾感觸可矣或曰其色暇豫如就寢席奇矣生入壙中踰時遂絕不更奇乎曰其色暇豫如就寢席志定而神不亂也婦遂絕身膺亂離伉儷哀慟飢疲乘于外尸已死延易不足怪也

閨訓新編卷六目次

婦道

閨訓新編卷之六

錢唐秦雲爽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編

婦道

爲人婦者悉苦於事姑不知今日我能事人異日人能事我少壯用得辛苦老年纔有安閒於爲婦之日方少壯之時而遽貪安閒養成驕逸異日爲姑年已老矣婦仍前態亦肆驕逸不復順承于不能辛苦之時而反須辛苦于但可安閒之日而不得安閒亦大窘矣或曰今人性情惟知自便爲婦不能奉姑爲姑頗能責婦所當受窘或未盡然曰汝今日之姑其論未始不相同也而不能盡伸于汝安知異日之婦汝能必如其願乎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種瓜得瓜種荳得荳此皆人情亦名天道凡爲婦者敬而聽之集婦道

竇氏漢

竇氏郟人少寡事姑極孝謹姑憐而欲嫁之竇不肯

曰妾去誰爲事姑者姑知不可强私念奈何以我老耄故而使少婦嘗艱辛也遂自經姑女告孝婦殺母太守按治婦誣服于公知其寃力爭之不得卒論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咎在是矣太守親詣孝婦塚祭之大雨隨至

竇氏之孝能使姑憐而爲之死其平日事姑之盡心可知矣但不知自經之足以累婦姑亦愚婦人也哉太守但執姑無端而死必婦有以迫之亦祭于公無端而力爭寃婦有以服之歟婦之寃至于公爲之力爭其寃必不止一人知之可知也不寃其平日以推其情而但據其女之訴以成竇氏之死太守之不明豈不大可恨哉竇氏如此孝謹伊女豈不深知遠行告理此女之不賢亦自可見太守之明未必能燭照至此廣詢輿論以定爰書亦治獄之常經乎爲民上者愼毋執以濟昏也

龐氏 漢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同郡龐盛之女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家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鄰母具以對姑慚感呼還奉養益謹其子後因出汲溺死恐傷姑意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以供二母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比落蒙安全焉

姜母嗜江水江又去舍六七里往還便是十餘里矣水係日用之物一日所須不止升合任重道遠其何以堪爲姑者全不體恤姑之難事顯然矣詩身爲男子不自出汲以供母而令婦汲汲還不時反責而遣此雖其母之意乎亦難言乎恕則詩之難與共事又顯然矣龐絶無怨其姑與夫之意不可及一也去後猶委曲供養不可及二也貧家供

養將以復進此亦其常召隣母共食務得其歡心與曾子之養志何異不可及三也子出汲溺死恐傷姑心忍痛不敢明言此人之所最難麗之不可及實可謂至德而無以加矣若麗氏者雖謂千古爲婦之第一人可也世之爲婦者盍常以之三復哉

或曰婦人之義相夫課子而已養姑亦相夫中事也子死關係甚大豈可不言余曰姜母但嗜江水非欲殺其孫也因汲而溺死者不可復生言之何益且人最忌有所嗜嗜甚則成癖姜母雖不明未必不愛其孫嗜水之癖已非一日因孫之死而內傷于心或竟不飲江水衰暮之人因之身死是無救于子之死而徒速其姑之死于汝安乎此麗之不敢言而託言行學所以爲至妙之策而可稱之爲至德也且姑與子孰重姑與子並危舍子而救姑方合于義況子已死而復傷姑意乎

或曰麗已蒙遣于姑有何眷戀而以珍羞遺其姑乎曰此有數意焉姜詩貧人也遣妻之後獨養更艱麗念姑之甘旨不周必深惆悵念詩之竭蹶無助尤切徬徨不覺出于此也不特此也麗子溺死在召還之後則被遣之時豈能不念其子寄止鄰家稍冀願復或蒙矜宥母子如初此亦麗氏隱衷之所深願乎或曰若如此言則麗氏私饋珍羞大半爲其子也則子溺死之後何以不重違其姑且姜詩于麗有何恩義詩之竭蹶何必徬徨乎曰孝慈一也能孝之人未有不慈被出之後自當念子之願復溺死之際自當慰姑之高年一也母渴而麗遺詩未必不知麗之究意在順親難以別白麗未必不知詩之心未可以爲絕無恩義也況婦人之性當正言之不足而曲喻之則通當時言之則怒事後言之則解所惡之人愈辯而愈起戈矛所悅之人片辭而渙然冰釋往往有之麗氏寄止隣家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是苦心中大作用眞可爲處家庭法則此又不可不知也或曰如此爲人不亦太苦乎曰天下豈無處順境之人然不可多得也處逆境而不費苦心則愈

善矣卽以麗氏而言被遣而去絕無爾縫務必更嫁亦安能保姑之不爲姜詩母乎且所遇不淑豈必定是姑也而母子睽隔沒世無聞又顯然者矣何如麗氏之自處爲無歉于生前死後乎凡處骨肉之難者當熟味斯言矣

雲爽因麗氏之晝夜紡績市珍羞以奉姑而泫然于先慈陳孺人之難能也先君月臣公性至孝雖貧餐王父母必有酒肉庚辰王父荆涵公中風成痿痺疾王母周孺人又失明先君見兩老人臥病

尤汲汲甘旨憂形于色乃世傳一經東牖之外無長物先慈拮据卒瘏不遺餘力每夜就枕以漏玉下爲常遇歲時爲人縫紝衣履常盈篋或通夕不寐彙課雲爽誦讀雲爽夜闌憊甚垂頭枕母膝上夢中聞刀尺聲而寤雞初鳴母必先起雲爽有時覺覓母不得亦披衣起見母在闇室中默理絲枲殘月流光太白睒睒指示雲爽曰此天將明候也蓋終歲未嘗安臥焉當辛巳壬午年歲大祲斗米千錢人食糠覈未嘗以蔬食菜羹進王父母雲爽五六歲時見母無鮮衣七八歲時見母無完衣一日偶午飧無肉王父母不下咽母驚恐無計解絮衣就隣人質錢隣人曰汝家今日司餼耶蓋衣至其家猶微溫也母割雞爲膾芳香襲人雲爽輩年幼無知有欲炙之色母曰七十非肉不飽此非汝輩所得嘗也且汝輩將來長成何憂肉食但傷老年人卽健啖無幾時耳雖一臠不授也乙酉歲王父母相繼謝世母每得甘脆輙愴然曰此兩老人所喜今安能起老人于地下乎遇忌日思其所

嗜常曰吾覓夢中猶遑遑嘗老人殽核也先君恒語雲爽曰汝母爲我竭力養王父母二十餘年我無以報之欲爲作一傳但從樂境中寫苦境猶易遣懷今仍在苦境每措思輙作數日惡以此中止嗚呼可悲也嗚呼凡我子孫婦女何可不猶想茶徼庶幾前人之萬一乎

陝婦人 晉 姪婦孝叔婆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者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知其冤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此與漢竇氏事相近此女事叔姑謹尤爲難得耳但竇母自經其女告理說猶可通此女因乞假不得陷貞婦以死情亦毒矣世之人情難測儘有因一言之失些微之事疑似之間起非常風波者即號爲讀書明義理者有之不獨婦人女子也家庭之際交涉甚多婦女之識所見尤小讀此書者凡事寬假一分不惟宗黨愛重亦遠禍之道也

胡張氏 北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病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祖義而赦之

此細事耳上動帝聽流傳國史張氏亦幸矣哉宋時禁私造醋有姑冒禁而其婦訟之聽訟者問曰汝事姑孝乎婦曰孝曰既是孝婦可代姑受冒禁之罪決杖而出此吏可謂明達世之愚婦總不知下訐上先有罪可罰耳

世人無知不曉禮法偶有見聞不論可言不可言動輙轉展相告人或責之則曰我非謊言由其人說或言係我幾時親見不知傳聞之言從來未確即目所親見而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尤一定之禮也律著以下告上反坐之罪愚夫愚婦亦宜時爲言之

唐夫人 唐

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總拜于堂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孫婦皆得如新婦孝敬也

乳姑一事似易實難暫時或有久則更難設或能久而前背後不如有多少眩謔嬉笑光景拜于堂下升堂乳姑幾乎難以幾矣非愛姑之誠念其爲日之不久惻然于中而能如是乎崔門昌大宜矣

徐敬思曰人老漸還童孩提不知冷熱老人亦然故禮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孩提疾病不知料理老人亦然故禮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孩提不能步履老人亦然故禮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孩提則喜菓餌老人亦然故禮棗栗飴蜜以甘之滫瀡以滑之孝子之養其親即慈親之愛其子而已乃親無不愛其子而子多不孝其親是義不逮慈烏矣夫婦猶子也唐夫人之乳姑猶知三年之愛者乎

盧氏 唐

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冒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之心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盧云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則知冒刃而往必非虛承賊擊必爲姑乞哀而受此捶也此事與袁女抱

母同焚總是一倒有一毫計較心便做不得此舍生取義之事矣或問如何是計較心曰畏懼不必言矣或以爲姑未必死或以爲我冒刃而往徒增我之死無補于姑之死皆是也此實畏懼之變說而盧氏不可幾矣

陳孝婦 宋

陳氏年十六而嫁其夫當行戍臨行囑陳氏曰我去生死未可知倘不來汝能養吾母乎陳氏應曰諾夫果死陳氏養姑不怠終無嫁意父母哀其少而無子欲嫁之陳氏曰夫去時以老母囑我我已許諾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立于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後養其姑至八十餘太守聞之于朝遣使賜黃金四十斤號曰孝婦

夫是戍兒臨行囑曰能養吾母乎不敢必之辭也

其家之貧可知矣少年貪婦養姑終身難矣哉夫孝婦之不肯嫁總爲已諾夫養母而不失信也信之一字無一處可失而于夫婦爲尤甚故余遇少年將新婚者必戒以無失信于婦何也人若失信必至途窮然無良之徒恃其詭譎敗露于東而掩飾于西覆轍于彼而色莊于此苟延旦夕亦未可知若失信于婦則無所容其掩飾也無所矜其色莊也朝夕交滿不遑寧處此天下之至窮也此夫之不可失信于婦也不知婦若失信于夫其害尤十倍焉何也婦人莫親于夫者也故密語私言彼此無間焉今欺誑其夫必更有親于夫者也夫安得不疑婦人之事皆纖微幽隱者也若欺誑其夫之事則纖微幽隱而形迹尤詭秘者也詭秘之事必叮嚀多方委託之人必邀功過分本是平常之行因形迹可疑而致非常大禍每多奸險之輩因事機可挾而生不軌之圖小事至于喪身幾微至于覆族皆起于欺瞞丈夫之故至若已欺其夫而無以率下子女因而敗壞奴婢從而效尤取笑于

親朋遺訕于鄉里號令不行侮辱日至此猶其小者也雖周匝多方而事久必敗一朝爲夫所棄何以自救其覆亡哉郊特牲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常德有五而婦人歸重在信其旨深矣陳孝婦諾夫一言而終身不改是何等人物耶

或曰失行之人爲夫所棄子論欺瞞而遽及此得毋過乎曰失行之事無不始于欺瞞欺瞞丈夫失行之根也凡婦人欺瞞其夫必俟其夫之出而招來所託之人所託之人亦必伺其夫之出而往還

此婦之室蹤跡詭秘傳聞駭人卽無失行難免放斥矣或曰婦人欺瞞丈夫之事多與嫗媼輩爲之嫗媼往還何至失行曰男子之好聞走者名曰光棍奸盜詐僞皆此輩爲之女子之好聞走者婦人中之光棍也奸盜詐僞皆此輩爲之此輩多通僧尼比昵惡少必導婦以游觀誘婦以禳禱游觀禳禱之事一興而婦人之行不可問矣或曰婦人無知所以至此夫能豫教其婦而婦不遵訓誨者與可棄也若不教其婦而出于欺瞞豈亦可棄乎曰

婦人不畏夫者不必欺瞞者也欺瞞其夫必知丈夫之不欲爲畏夫而計出于此也知丈夫不欲爲是丈夫未嘗不教之矣安可以爲無知乎婦人順丈者也明知丈夫不欲爲之事斷無有復爲之理此定理也逆夫而出于欺瞞其情尤可恨矣或曰如父母兄弟之急難丈夫坐視計出無聊財帛之類欺瞞通假亦不可乎曰親親之道但出恩情平日敬禮其夫臨事至誠相告情理交至豈無動心若夫意萬難動搖則婦道自宜中止一出欺瞞難

乎其終朋友不信尚至絕交夫妻相疑何以共處欺瞞之事所以斷斷不可爲也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可以爲信陳孝婦夫死而不變其一諾可以當斯言矣世之輕背夫言而欺瞞之者尚可語全婦之道而怨夫之輕棄哉

謝侯氏 宋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適泌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過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見以廢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侯氏臨難不苟免臨財不苟得可謂難矣然人于常時取予不苟猶有能者兵火亂離之時貧人朝夕不保悉歸其得堅却所酬此女立心尚可以飢寒窮困動之哉謝泌不知何如人侯氏以爲隱居賢者諒亦不凡夫隱居賢者誰則尚之侯氏何人以得歸爲幸少君孟光不得專美于前矣

或曰侯氏悉歸所獲可謂難矣婦願分謝亦果不可受歟余曰人之所遺而悉歸之不可謂無功人感其功而願分所有不可謂不義受之亦無碍也但侯氏當如此困窮而視有如無是擧世所難不得不獨重其難耳然有宋末年兵戈四起使侯氏不以此篋還婦則必爭爭則人皆羨其有此一篋金珠設盡歸侯氏不又爲禍胎乎侯氏却此婦之謝似乎過高歸此婦之篋又爲大智矣

人之品行全在廉貪廉則清貞貪則喪耻斷未有黠于貨而有品者世之婦女所見淺小以貪小便宜爲做人家無論侯氏之事斷不能爲絲毫必爭不顧義理失歡于舅姑見鄙于宗黨豈知人家興

隆子孫富貴盡由祖宗父母積德而不在此區區蠅頭之利哉余家素貧先慈陳孺人命僮僕與負販者多不令深較常云自家不可不勤儉與人交易吃虧些又何妨其見遠矣

歐陽氏

歐陽氏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沒遺一女名閏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足乃以巳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閏娘二女長成歐陽于閏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女也且女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忠臣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卒先閏娘粧奩極盛送女之具不及焉

凡婦人之孝能于生前盡色養死後潔粢盛足矣

此則全是舅姑亡後委曲體心眞可謂難能者矣

余于數事之中尤服其因乳不足以巳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閏娘夫于此等處尚遠巳女而親姑之女則其用心隱微一種眞眞公忠孝義粹然純白之衷有何可議世俗惡薄每見小叔幼姑動爲兄嫂疾視以爲多此一事以累我曹者歐陽夫人之行豈非曠代所僅見哉

閨氏　元

俞新妻閨氏少年夫喪斷髮自誓不嫁姑久病瘋又失明閨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日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力傭工與其子親負土成墳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志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人家最苦是貧而復病俗語有貧病相隣之說蓋貧則尤易致病也閨氏以貧家婦而姑病瘋失明此病不是一月兩月可痊者其苦與累可勝道哉

閨氏手滌溷穢漱口舐目毫無厭惡惟致慇懃由其心惟知痛姑之很很不復念巳之困苦也人只有一個念頭這個念頭用在姑身上看他做了一個人在牀不能轉側便溺不能自如有目而黑白不分有口而甘苦全缺呻吟痛苦夜以繼日我是他嫡親媳婦我若不竭力扶持誰人肯來看顧設使我亦如姑病困我亦不能不望于婦如此轉展于中自動哀痛惻惜之念而巳之困苦且總忘矣若這個念頭用在自身上支撐人家男子之事今

丈夫已死兒子又小如此半死不活之人供養之外又要伏侍日後一日有何了期不若另嫁他人聽他自便或只顧自巳全不料理致姑咀嚬而死者有矣由前一念便是孝婦由後一念便是惡婦由前一念雖同是此境亦覺相安由後一念則同是此境而有一刻不能寧耐者矣夫閻氏之境豈可謂不苦凡人處此不能相安亦不足深怪但人一生亦有一個命勞逸苦樂毫不可强命該如此勞苦雖再嫁了一個丈夫未必不死或再嫁了一個丈夫丈夫亦如姑之病可奈何或巳身亦如姑之病可奈何此等事皆天爲之人料不定吾願世之爲婦者不幸而處閻氏之境不如安心學了閻氏博了一孝婦聲名爲大得便宜也

世有因親與夫之病而割肝割股此傷生非理之事斷不可爲故不在旌表之例夫手滌溷穢漱口舐目只此二事能效而行之巳是能人之所不能過人遠矣常見割肝割股之人多有拂逆夫與親之處由他是出于一時感激或僥倖與好名之心

成之是以如閻氏者中庸不可能也

趙孝婦元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于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云

傭織之婦至登國史反風一事可信無疑余謂此

全由平日積誠所致婦之常惟貪口腹高年之苦在飫肥甘損已以食子者有之矣安能奉姑念及于身後者有之矣何至鬻子看他心心念念只在姑身上口腹不顧兒子不顧此等積誠豈不要感動天地所以一哭而風即爲反也今人無他平時積誠而望一哭見效未之有也

周氏婦

周才美娶媳令分管家務付與斗斛秤尺各有兩件教以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之所生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分理似易何遽辭而去婦曰觀家中所爲有逆天道妾心居之不安才美問故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敢問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妾留此侍奉須以大斗量出小斗量入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

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美感悟許諾其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科

才美行如此事貪矣才美之子不能言而婦言之可不謂庸乎夫庸而易貪安得有賢子孫婦可謂明矣但世之賢婦不過能勸伊舅毀除舊制而止酬二十餘年欺瞞之數必不能也婦之過人在此婦恐生子敗家損辱自已聲名勸伊舅大改前非三子果少年登第然則世之婦人欲求桂子蘭孫者何必求神拜佛燒香許願爲哉但學此婦之改

前愆行善事而可矣

世上儘有聰明女子配了庸劣丈夫大概不過欺凌丈夫怨恨公姑以馳騁自己才能發舒志氣而已如此光景賢者不過支撑門戶牝雞司晨下者紀綱敗壞相率同斃此不過是小聰明不可謂之眞聰明也如周氏婦之識天理明是非補偏救敝方可謂之眞聰明夫要酬二十年欺瞞之數大出小入輕買重賣此非能忍大痛者不能非可輕易相視世之女子設身處地方知他有此力量故有

此報應也

顧孝婦

晉陵顧成娶錢氏爲媳媳寧家忽疫氣大盛轉相傳染有一家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望風股栗親戚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子婦八人俱伏枕待命錢聞信欲趨侍父母力阻之錢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今翁姑病篤畏避不歸與禽獸何異寧往而死父母勿念也隻身就道病者聞鬼物語曰諸神衛孝婦來矣不速避譴不小八人俱痊

此事看來似乎常不知當疫氣行時左降右舍非

病卽死一家病至八人親戚不敢候問毅然一女周旋湯藥往來照顧便如在鬼國中此豈易肩之任也哉然人到緊要時總要知命設錢氏不歸顧家錢家未必不疫錢家若疫更往何處去避命不該死顧家去又何妨然識得破忍不過此顧婦所以爲鬼神欽服也

開封新婦 明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而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促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家爲娶婦費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叩姑知故泫然曰爲婦而令翁爲傭豈心之所忍耶遂脫簪珥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義之予錢而還其質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長婦來具以告竟乘間竊錢去及檢錢無有夫疑新婦中悔而匿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投繯而死殮三日忽雷雨大作棺蓋自揭新婦

復生長婦跪死于地原錢在手

或曰錢雖竊去簪珥自在尚可復質何遽死也曰簪珥不向富家質而質于父母此簪珥未必與傭錢相當者矣今不便再向父母他處質未必能具前數計出自經情理所有然翁娶婦而與身父子錢而還質兩家有餘不足之狀昭然可見不賢之婦方以所嫁貧窮大生怨恨尚肯念其翁而泫然哉少婦見義而忘利長婦見利而忘義報應如此人其念哉

騟氏

支祖宜妻騟氏年二十五其姑八十病目無所見性偏急喜潔難事騟勤儉恭順逢迎無間言一夕夢神責之曰汝前生爲某妻年三十病逾年不起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大煩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上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今當死于雷斧之下以結宿業來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

先期告汝騟驚而寤中夜號泣臨晨沐浴新服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往香立于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自無所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養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辱二也身有孕旣七月矣萬一得男支子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有富人妻馬氏悍悖虐事姑無禮制丈

夫如奴隸至足擊死而偷免夜復夢神謂曰以汝孝念天帝原情免汝而取馬氏代之

雷神擊宿世事往往聞之理或有此可見今世做好人尚未可恃也況不好人乎不好人今生幸免他世决不免人亦可立志做好人爲穩當矣

閨訓新編卷七目次

妯娌

閨訓新編卷之七

錢唐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妯娌

知處娣姒之間而婦人之職盡矣何也娣姒原係牵合易有彼我者也有彼我之人而忘彼我况父母兄弟之原無彼我者乎娣姒原係等夷易以相抗者也易相抗之人而不相抗况舅姑與尊屬乎能體恤丈夫恐與伯叔不和乖其同氣故能與娣姒無間豈於丈夫反不敬順乎止此一節而他可知矣然而此一節之難言非一日也矣集妯娌

王氏二婦 晉

王司徒渾妻鍾氏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諂鍾鍾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兩夫人皆可稱也郝夫人爲尤難或曰難其無諂乎曰非也同在至親因貴而凌因賤而諂此最下一等人不足道也余獨愛郝之因不諂而反傲夫鍾也郝不諂而傲鍾必不甘而是非起矣後之爲郝者當思諂之不可變而爲傲是先居無禮矣須知鍾若無識不過以傲相加今我無鍾之貴而加鍾以傲但以傲相責我何以自解乎凡此等見識皆起于一點不平之心門戶高下不足言此一點不平之心真是賤相不可不力去也郝夫人當日人但稱其不諂我知其能以平心處之并無傲心所以能互相親重始終無間也史稱鍾夫人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嗟乎若是之人爲其娣姒豈易得其親重哉

楊椒山有二子長應尾次應箕椒山臨終遺囑二子曰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

個要是一樣的此亦可謂深得人情者矣今世妯娌專要彼此相形以奚落得他人一分爲自已一分快活此正如兩鼠鬪于一穴耳若有高世之識如和熹之自幼不喜珠玉明德之裙不加緣身衣大練是區區者何足道哉或曰貴而不飾人自欽之貧而相形難以自遣奈何曰孟光椎髻少君短衣于古美談不聞以飾修德之貴比于珪璋若恃有餘而矜妝艷扮因不足而趑趄囁嚅此村媼之陋風何足掛高賢之齒頰也

或曰椒山所言妯娌之弊止富貴二字不知妯娌之不和皆起于相形而相形之處有不止于富貴者或姣好而多態或寢陋而無姿則美惡之相形也或聰慧而多能或質樸而無用則愚智之相形也或已雖差等而夫壻遠若天壤或伯仲無嗣而子女忽分優劣或親戚敗頹受意外之譏彈或舅姑向往起非常之嫉妒凡此相形之處莫非釁孽之由此妯娌之所以難和也曰凡子所言數節大半皆出于天天道忌盈惟善是福我幸遭天之眷

而事事遠勝于人惟當兢兢自持庶幾接綿綿遠若自鳴得意譏笑他人恐天道無常今日之形人有限他日受人之形且無窮也若不幸受天之厄而事事遠不如人惟當刻刻自反庶幾積厚流光若不知安命怨天尤人則百禍交作今日受人之形猶爲有限他日益天之罰更難當也何也五福之集必非無因六極之來惟有順受此中進退修德爲基苟明積善之因必無相形之習至于舅姑愛憎此事頗可人爲舅姑之愛在我則當蓋覆人之短而揄揚人之長俾舅姑以愛我之心愛人則人何至嫉妒于我舅姑之愛在人則當先承順此人之情以冀此人之釋憾于我俾姑媳之情不至中隔則孝敬之意何難上通所苦世之婦女全然昧于此幾愛愛不無爲不愛者所忌日進不愛者之所短于舅姑以重舅姑之怒而妯娌之仇日以積矣愛憎不無爲愛愛者所究日加詬詈于所愛者之前以增所愛者之怒而舅姑之好永無期矣男子經營天下變化無方女子和好一家樞機止

此賢淑婦女熟味此言。當必恍然自知其失。而大進于高明也。

或曰。吾子所論處妯娌之道。詳矣。然婦爲舅姑所不悅。而欲爲婦者先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此實有難爲者。曰。余亦知其難爲。然其事有不得不然者。大概舅姑公明。則其所不悅乎我者。必我不是處也。只須自反改之而已。若舅姑愛憎不甚公明。則其心已有所偏。而所好必有所在。變化氣質。人所甚難。老年公姑。何法以處此。處不就其所好。而將

迎之。則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禮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此先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所以爲絕大道理。絕妙方法。然非眞欲孝順公姑。和睦宗族。成就丈夫者。孰能用此苦心哉。人身百病可醫。惟膈病難治。以中間隔住。上下不通。法在必死也。一家之中有一人梗于中間。則是非舛錯。情意不伸。亦如膈病。法在必死。承順舅姑所悅之人。此通膈法也。雖然。舅姑所悅之人。豈必專在妯娌。余亦因妯娌而言妯娌。但知此方。隨處可用也。然爲舅姑者。亦毋專恃居尊。而任其愛憎。天下不能承順舅姑者多。任我愛憎。一家決裂。此豈老成之所宜哉。

陸冠周云。嘗見世俗之家。兄弟貴賤不同。妯娌稱呼頓異。彼此相謂。有幾奶奶幾娘娘之稱。最爲惡俗。嫌隙不無因此而開。今擬凡妯娌相呼。只宜長呼幼曰幾嬸。幼呼長曰幾姆。庶幾貴賤不形于齒頰。嫌疑稍泯于與同。余曰。此說甚是。然須尊者立法。賤者不諂。賤者諂于前。復憎于後。此隙之所由生也。

李氏姒娣　唐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時母已亡弟婦藉貲財納管鑰於姒姒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常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兩相愛焉

兄弟同氣也而每多不和其源半由于妯娌何也人手財帛多易爭當分財帛之時則惟恐一已獨得或人少已多兄弟者於財帛不能不共分者也則有爭當用財帛之時則惟恐分毫不用或人多已少兄弟者于財帛不能不共用者也則有爭婦

人於財帛所見尤小妯娌本係陌路各懷異心較量錙銖嫌隙日生惟知徇私不復反本雖有友于之情亦成參商之勢況衰薄之俗乎故曰半由于妯娌吾今為婦女正告焉原其始而言之妯娌原係陌路也究其終而論之則妯娌更親于姊妹何也姊妹不能如妯娌之共處一家禍福相關也夫婦亦陌路人也身為父母之身舍父母而從之天下之大義也妯娌之親于姊妹亦天下之大義也因錙悉之利而起爭心可乎女人一生貧賤富貴

皆在丈夫賢否丈夫賢能自前雖困頓後必顯榮丈夫愚下目前雖安享後必凋落勗助丈夫是第一件事餘不足計也所謂勗助者勸他孝順父母友于兄弟勤學好問親師取友自已敬重公姑和睦妯娌明理達義克勤克儉是勗助之實而不在算出分毫損人利已為勗助也何也語云一家和氣多生福又云千朵桃花一樹生兄弟妯娌一家人也若能和氣則人皆敬之作事則兄幫扶弟弟維持兄甥子比兒奔走惟命是一人而得數人之

力數人而供一人之用福安得不生若同室相鬬日夕不安舉目即是仇讎臥榻亦同芒刺不惟旁人笑話一已亦覺孤危譬如一樹桃花彼此蕩摇同歸零落而已豈不可哀也哉常見人家是非禍患皆起于細微男子在外豈皆盡知為婦人者苟能小加忍耐不計些微常消多少大禍吾願世之為婦人者識大體敦禮讓誠如李氏姒娣其家不昌未之有也

李光顏之妻賢矣光進之妻更賢益人無不要自

尊斷未有身爲娣而不以姒自居者也討光進之
妻年必幼于光顏之妻余常謂人家固有一定之
分分卑者禮應敬分尊者然分係所遇適然之事
叔之年常有不如姪之子者矣以父道臨之可乎
是以姪年果長不可不敬也叔之才固有不堪爲
弟子者矣以使令驅之可乎是以姪才果長亦不
可不敬也舉叔姪而其他可類推也舉男子而婦
人亦同道也彼此相敬則上下相安若光進之妻
少年不諳事務而毅然居之不疑人情必大不協

卽光顏之妻其肯奉令承教乎勞心勞力損利損
名失策不已甚乎今光進之妻有此退讓光顏之
妻自愈加敬愛人已自然兩得今世人稱女子之
好者曰賢慧夫賢未有不慧者也幾見蠢人有便
宜哉

張氏二難

張孟仁妻鄭氏名妙安弟仲義妻徐氏名妙圓徐富
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于一室紡
績尺布寸絲不入私室徐母家時有所饋必納于姑
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巳物也鄭歸寧徐乳其
子不問孰爲巳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巳母鄉廷
表其門爲二難

此與王氏李氏姒娣大畧相同而張爲尤難得矣
何也晉尚門第所以頌鍾郝之無諂無驕未必有

貲財交涉也李氏二婦有財帛交涉矣然皆夫家
貲財非母家遺餽猶可疎視也況王李二家皆搢
紳大僚伊夫勢位不至相懸至于貲囊特其餘事
高節古風猶易及也若張氏與鄭徐兩婦諒不過
士庶之家況徐富而鄭貧其中界限安能不分明
取予豈能不爭競乃至尺布寸絲不入私室異矣
徐母家有所饋必納于姑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
爲巳物夫尺絲寸帛納于姑是鄭徐皆納于姑也
不問孰爲巳物是鄭徐皆可取也徐是富家則所

謂絲帛之類徐氏必多至徐母家之所饋者又不必言矣鄭能敦義寧至不諒情而恣攻然而爲徐者亦異矣凡看書傳當思古人情節不當止記故事余思徐氏之輕財重義寬弘雅量必有一種惟恐人不食其食不衣其衣而覺小小計議之念動于中則以爲深耻者鄭氏之爲人要亦惜人之衣惜人之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謹身節用獲已先人使人愛之敬之有中心好之暍飲食之氣象者所以成爲二難也歟不然未易幾矣

章氏婦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何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季曰翊翊之子櫄爃翊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初抱人子既而生子弟欲以所抱子爲子因而與之原不害義何也兄弟一體也我子尚可與之可謂之棄乎但其嫂三語儘爲有恒毅然與子足徵無我蓋婦人之性苦在不常姑息之私惟知愛子章氏婦有此擘劃亦是異人雖然人孰不愛其子使其兄弟姒娣之間不能相視如一身其嫂肯輕與以已子乎章氏之典有以也

汝敦妻

汝敦以所分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兄嫂裁留闔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地下者獨非其有耶乃相與擔金送兄嫂

此夫婦天下之高人也亦天下之智人也凡人一生不過衣食寢處而已一身所衣食原有幾何一身所寢處原有幾何人只爲一念不知足葦布不已必欲綺縠綺縠不已必欲文繡而欲不可勝窮

矣補綴所不屑也甚而不屑浣濯浣濯所不屑也甚而日一新衣又甚而日更數衣而欲愈不可勝窮矣即衣而食可知矣即衣食而寢處可知矣余常入富人之家見其高堂廣廈前後左右常數十間爲之主者督責洒掃廳房整頓器具呵叱僮僕甚爲辛苦回念有如此廳房不得不多設器具有如此廳房器具不得不多招僮僕僮僕愈多則廳房器具須日增無減主人之督責洒掃整頓亦日增無減人亦何樂而爲此乎此不過一身寢處不知足以至于此夫一身之寢處試思果須幾何哉汝敦以田宅奴婢悉讓兄嫂裁留足充衣食寢處之具脫大辛苦享大安樂非天下之高人又天下之智人乎雖然天下貧者何代無之何地無之金帛過多是藏禍也汝敦于已則智矣而不知藏禍于其兄也何如周親隣之無告者乎

蘇少娣

蘇少娣崔氏幼婦也崔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相爭鬭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所有即與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有勞吾當任之母家有菓餌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有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解之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壽以告嫂則自引罪嘗着錦衣抱其嫂小兒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毋遽恐驚小兒衣可浣也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余嘗觀親友之家未有羣婦相聚而不爭者也何也婦人之所見常小銖兩必計絲毫不忘一也其質多近愚喜偵長短好探無稽二也易怒少容則偶聞逆耳不難捐軀于一朝三也言之不訥則密室私語俄頃傳播于都市四也喜諛則正大之論塞耳而比昵之說樂聞五也器小則悻悻之色難

親而詘詘之狀易見六也多疑而微以爲皆偶然風影常至沒齒不忘七也執一而自以爲是片語爭違竟爾終身飲恨八也目前細事常因厚此支離而追遡多年以致虛實難憑九也兩人紛紜常因轉告牽連而驚擾大衆以致是非蜂起十也是則全賴舅姑無偏黨之私丈夫有刑于之化若舅姑之好惡不公丈夫而各是其是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則喪身亡家小則親離衆叛强則咆哮傷生弱則銜涕致疾此生幸爲至戚古今人壽幾何人亦何苦而爲此哉吾願爲世之賢明婦人告

爲蘇少娣人也我亦人也蘇少娣尚思化人我豈可知過不改從前所陳十弊自反果係有無蘇少娣之所行我能如之與否力去十弊景行賢媛則豈止一己之福實爲邦家之光古人稱女中賢明者爲女中丈夫所以然者丈夫多有志氣女人多不肯立志而已如少娣思感化四嫂便可稱立志便可稱女中丈夫世有欣然肯以蘇少娣爲法者是即今之女中丈夫矣

或曰世有欲學少婢者當從何法始余曰事事須學而扼要處在不聽女奴之言人家之爭鬭未有不起于婢嫗僕婦不止崔氏也何也從前所陳十弊天下婦人之通病也然有福之人所稟必清見識自然遠大從前十弊即有一二所習亦輕惟福薄之人如婢嫗僕婦輩稟惡濁之氣爲下流之歸十弊畢備習以爲常惟有加于十弊之外斷不可以爲心腹者世間婦人之愚總在偏聽婢嫗僕婦是以賢明之婦能絕不聽此輩之言大差亦不差矣或曰婢嫗僕婦後來常亦有福現在豈無好人其言豈無可聽余曰他言豈無可聽若說某房之是非說某人背後如何譏笑如何詈罵等樣則斷不可聽矣如少婢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婢答之此法最妙或曰女奴說謊答之可也使女奴所言果眞而答之不亦寃乎余曰我之所行豈能盡善或致謗議不足爲奇人之所見豈能無偏偶然錯怪原不足論耳內不聞同歸無有事事埋淸則無容身之地矣語云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此二語可以養心可以養身唐代宗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一家相聚咳嗽亦聞人人意見斷難合一若不粧些痴聾惟有日日口角此不聞不見之妙眞難思議而無如婢嫗僕婦輩反屑屑而探之豈不大可恨哉使即千眞萬眞其罪斷當笞或曰爲人亦須知他人于我姑長女奴來告默識于心不言可也察其眞僞偶者置之眞者亦稍知儆焉可也若事事付之不聞竟如坐闇室不知黑白恐愈得罪于人矣余曰如吾子之言眞得罪于人之法也夫女奴輩天下之大無心肝無識見之人也人家主婦要知人姑長者决是沒識見之人一聞姑長之後决不能默識不言稍加言語女奴即默識而去其默識亦决不能久也奸者反告說主母之人而簸弄是非從中討好庸者即告說主母之女奴而損益其辭代爲報復不然亦私語相厚之婢嫗僕婦輩而伸頭縮頸附耳竊言業已逢人說項猶然相戒愼之以致訛以傳訛然後彼此歸咎一星之火往往燎原正謂此也況傳聞之言從

來無實十分言語極確者止有五分其誑之徒詳核之百無一信退而後言則絲毫如畫面加庭質惟設誓指天欲求分明何從淸白且所謂察其某僞者其察之之法大半仍是婢嫗僕婦輩此輩一棠探訪分外虛張但有輕事重報決不解煞息爭相加短長者聞知此狀必愈加恚怒愈加言語于是婢嫗僕婦兩處傳遞流言日增一室之中斷無寧守矣何如一言不聽相安于無事之爲愈乎況女奴轉告而一言不聽一二次之後在相加短

長者未必不聞聞之未必不自愧日後或竟不加短長亦未可知此眞不得罪于人之法如何置此而講備禦之方乎余長姑母初適沈王錫姑丈時女奴有以沈親母言語告余姑母者姑母怒曰我深知汝輩會造謊人家婦姑口舌俱是汝輩成就念是初次且恕自後總不許在我面前講一字再犯必痛懲女奴慚懼而去自後婦姑竟無一言此識見最老辣處或曰不聽女奴言之外尚有扼要者乎余曰寒族五六房聚居倉基祖屋尊卑行不

下三四十人先慈陳孺人周旋其間者五十年上下無閒言先慈之法衆人是非若罔聞知凡有以是非告者惟多方曲解決不輕加一辭又決不以此人言轉告一人而已此卽少娣之所謂笑而解之之類是矣是愼言亦一要法也世之女子能終身謹守二言于學少娣亦有其卽不能盡如少娣亦不至如四婦之日相爭鬭矣

閨訓新編卷八目次

嫡庶

閨訓新編卷之八

錢唐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嫡庶

人家陞替大局在子孫多少子孫多未必皆賢然多則未必無賢子孫少未必無賢然少則自然可慮則甚矣子孫之不可少也少尚不可而況于無乎然操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在于天而操其權於昭昭之地者在于婦則安可不與深

辨其是非乎集嫡庶

杜祁　周

晉文公之夫人爲文嬴其妾杜祁班在第二偪姞班在第三偪姞生襄公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文公在狄納季隗後歸晉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第四

或曰趙姬之讓位處適誠不可及矣杜祁之讓同是妾耳祔分先後何足錄乎曰見賢思齊焉凡賢于我者皆可法也故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

小而不爲如子之言是善小而不爲之說也且婦女之爭所見最小衆妾之內競長尤多本出寒微而自詡名族同侍巾櫛而鶴立鷄羣漸生匹嫡之心日固專房之寵孰肯退然自下謙讓不遑乎不特此也文公止三子偪姞生襄公杜祁生公子雍辰嬴生公子樂以子而言襄公爲長以位而言杜祁爲尊使不賢之婦萌覬覦之心家庭之間安知不生非常大禍乎況當時叙次本亦不輕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夫以在九人者爲賤則班在二人者其貴可知矣孰肯舍二而居四乎

余因杜祁而深有感于謙讓之妙而勸後世婦人不可不以杜祁爲法也何也偪姞生襄公已爲太子必嗣君位子將爲諸侯體統日異勢使然也使杜祁必踞于偪姞之上人但趨承偪姞雖居第二何益乎必貴不期驕人之常也偪姞未生子時其班第三無他念也已生太子人皆趨之而獨有一人焉每事必在其前能無動于中乎如此則嫌隙且日生輕慢且日至杜祁何以自安乎杜祁妙在讓偪姞而上之而偪姞悅而文公悅而襄公亦悅自無處不妥矣況原在第二而讓居第三在偪姞每事必有不忘推讓之心加意周旋之處是有讓第二之名而亦未嘗不得第二之實也或曰季隗之讓不可已乎曰此尤杜祁不可及處也夫季隗狄人所俘之女也小國之女尚不足道況俘女乎已又有子然按其實而論之季隗固文公元配也趙姬申此義以讓叔隗若推趙姬之義即文嬴亦當避席況杜祁之讓乎杜祁讓偪姞而不讓季隗是但知畏勢而不明于義猶未可謂賢婦也或曰然則文嬴何以不讓季隗曰趙姬之事吾常以之上擬堯舜夫堯舜人人可爲然豈能多覯哉文嬴能不妬俾安居在三亦賢矣若杜祁用心正未可量在杜祁當日力量止可已次之而已且杜祁之事在前趙姬之事在後安知趙姬不因杜祁之事而興起乎亦不可不知也

趙姬 周 讓位處嫡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妻衰是爲趙姬生三子姬請迎叔隗及其子盾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君其迎之衰曰諾乃迎之姬以盾賢請立爲適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

余嘗反覆趙姬之事嘆趙姬之真爲女中堯舜而非尋常賢淑之所及也婦人之爲側室不得已也今已爲大國之女文公已不知有叔隗趙衰已不敢有叔隗趙姬亦何苦而必欲迎叔隗在叔隗即知而怨恨惟怨文公之妻以趙姬未必怨趙衰之不來迎取何也趙衰之勢有難行也即怨趙衰但怨未娶之先不能辭婚必不怨既娶之後不來迎取何也此時之局已絕望也則趙姬公然二事外之人亦何所迫而必欲迎叔隗趙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是趙姬明言趙衰之娶已爲非禮也

亦明知文公之以己妻趙衰爲非禮也父之失知而不敢言夫之失過而勸之改且又深知夫之此過只須我之克己而爲之改也是以毅然而力行爲豈非卓然超出之見而非尋常賢淑之所及也哉或曰此非尋常賢淑之所及是已然亦何至以爲女中堯舜乎曰嫡庶之別無異于君臣也堯舜禪位而不失爲君趙姬讓隗而卽居其下此爲尤難矣且正卿適子常爲正卿趙姬以趙盾之賢而立爲適子朱均不肖而傳位于舜禹爲天下計也趙盾賢能而割愛于三子爲一家計也家國雖殊忘己則一吾想其巍巍蕩蕩之胸襟豈止遠出文公衰盾輩而已哉且爲女中堯舜眞非溢辭也或曰趙姬誠知文公以己妻趙衰之非何不于未嫁之時明告于父而不適衰乎曰未嫁之時或不知叔隗之事亦未可知覩生三子而後請迎則當時事勢有未可以懸度而但就請迎後之事論之則誠人倫之至矣

或曰趙姬天下之好名人也已大國之女也狄晉

之附庸也大國之女適附庸之國尚藉大國之餘威以形視夫家況附庸之女遠來大國將震怖自失雖爲内婦亦何殊于側室乎趙姬外攷不世之芳聲内擅適妻之實事豈非好名之尤者乎曰無其實而有其名君子之所惡也有其實而享其名君子之所不避也若如子之言將避孝之名而自居于不孝避悌之名而自居于不弟而後可乎吾且未暇與子辨趙姬之好名與不好名也請言今之不好名者今世婦人不喜謙讓之名而惟妾尊

自大嫡妻無論矣業爲庶妾而惡人稱爲庶妾妻在則思匹嫡妻亡公然繼室吾杭之俗俱稱其娣近日漸有踰嫡之勢妾多以次序士庶之家稱二娘稍紳之家至有稱二奶奶者有一婦痛惡二字妻亡之後禁家中不得呼二凡合云二者皆易爲兩爲雙其可笑如此皆由于不知分不安分也今趙姬自思元配之婦自應爲嫡物無兩大而已下之知分故安分也夫趙姬可以不爲妾而不肯自踰于嫡今人實爲妾而惟思高出于嫡今子不責越分之庸婦而苛論聖哲之名姝此何說也且妻妾之跡似乎不遠然一字之別迴若霄壤毋以妾爲妻所以致申于王命也以趙姬之明慧寧不知此分之懸殊而博外來之虛名受一人之指顧亦何其昧于向背乎必不然矣大抵國家將興多有婦人爲之助理趙氏之得國由于趙盾之得政趙盾之得政由于趙姬之立賢在晉之失國無與于姬而趙姬不可不謂趙氏之姜嫄矣後之爲妾者亦愼毋自輕而儌乎目前之得失也哉

按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娶季隗生伯儵叔劉請其進退之命也）若論娶之先後季隗固元配也且已生子今子尚不敢自爲進退季隗敢望文嬴乎由此推叔隗意中自知之明亦可見矣因思季隗歸晉叔隗不迎愉悅之狀何以自遣趙姬非常之論或亦因此而動心叔隗母子念此情懷寧不感之入髓乎

女宗 周

女宗鮑蘇之妻也事姑甚謹蘇去宋仕衛娶外妻焉三年其姒謂曰夫人既有所愛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出七出之道妒正爲首姒不敎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女宗之姑鮑蘇之母也鮑蘇仕衛衛宋相去不遠乃不迎其母妻而娶外妻于衛不惟薄情于妻且負罪于母矣生妻去帷古之常事以常情論之設使女宗聽姒言而去他日追議亦必先責鮑蘇之荒唐未必遽數女宗之失德乃女宗可去而不去視鮑蘇之所爲若無可議者何其柔順中正一至于是哉嘗見世間婦女一聞丈夫娶妾等事則厭然而起若不欲與之俱生者且無論所娶之是非而卽此不欲與之俱生之狀此豈爲婦之正道哉

顓渠閼氏 西漢

漢成帝時呼韓邪單于閼氏嫡曰顓渠閼氏有子曰且莫車庶曰大閼氏有子曰雕陶莫皋莫皋長于且莫車呼韓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絶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亂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

此卽所謂家和萬事興也單于自雕陶莫皋之後得以立國宜哉顓渠一家共子四字妙天下婦人無不見小不知以一家爲計而以一身爲計不知日後爲計而以目前爲計使且莫車此時公然卽位豈不榮耀一時大權不由上操其勢必然旁落人心不服一鬨而起雕陶莫皋之篡弒自立旦夕事耳豈若此時之正大光明義聲感動天地哉顓渠之識眞可薄視千古大閼氏一論亦不可少所謂各安其分也

鄧閶貪立幼弱權歸宦官漢家之亡實由于此此總由于見小以爲天下之大自我一人操之政成閨闥之中威御萬姓之上豈不雄哉不知天下神器雖聖人在上尚兢兢業業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側席求賢不遑暇食可以一婦人竊據天位哉古來惟宣仁皇后有女中堯舜之稱由他深知仁英無爲之治神宗變法之亂舊人猶在悉起而委任之所以易行使事事經營人人别白亦非女流之所能矣總之外面之事斷非女人所能知蓋事

理必眞知灼見人情必纖屑無遺始能洞中機會後世君臣太嚴禮文繁縟所以多否少泰况加男女之睽隔乎稍有才具之婦每好攬權生事吾見覆亡相繼比比是也單于若立且莫車則顓渠勢必與政單于之存亡未可知矣

或問杜太后亦主國有長君之說有金匱之盟卒使德昭不得其死可不爲監乎曰以宋太宗之爲人設立德昭能欽承而朝乎太祖不失孝友子孫不至無遺擇禍莫若輕吾終以太祖爲得計矣或

曰然則有兄有叔之國決不可以立幼君乎曰吁韓當大亂之後太宗乃同事之人局稍不同非所論于承平有道之世也

崔道固母 北魏

崔道固生母卑賤嫡母兄輕侮之道固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日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如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日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妻妾有貴賤子則父之子也豈可因其母而輕侮之父妾生子謂之庶母亦無可賤之理乃其子已仕宦而逼其母自行酒炙其平日凶威爲何如哉道固不敢抗其兄道固之母不敢拜其客其謙抑遜順之風亦可見矣使稍有挾持倚恃之念平日縱壓于勢于衆賓之前不可一洩其不平哉究之崔輯諸子無一可觀惟道固與立門戶豈亦天報其母子謙抑遜順之德乎味我賤不足以報貴賓之言可憫尤可敬也

馬夫人 唐

吳越王錢鏐禁畜聲妓獨子元瓘妻馬氏以無子自請于鏐鏐喜日吾家祭祀汝實主之許元瓘納妾生數子夫人撫視慈愛如一置銀鹿于帳前坐諸稚子于其上蹈其聚戲喜動顏色

婦人之惡第一在妒妒則必無一善可名者矣何也婦人第一是佐丈夫承宗祀今忍使其夫無後覆宗絕祀不可謂孝婦人之義以順爲正故曰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丈夫無子不容娶妾不可謂順

婦人處家最要在和睦娣姒善視子姪今丈夫生子尚不能容何有于猶子其不睦于娣姒可知婦人之德取象于地地道至靜無物不容今夫妻反目帷房必多囂凌惟知有其婢僕亦難共處其躁急狹隘可知有此數惡即有纖長亦不足錄故曰無一善可名也總之人家有了一種乖戾之氣必無休祥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一家之主也今以一家之主而互爲戈矛合如城府內不成內外不成外前途漸促後顧斬然分崩離析之象森然

在目有何吉祥善應哉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妒婦一家之妖孽娶婦而覺其妒無論無子即有子亦可畏如獨孤后之類是也文穆王三十無子馬夫人憂之故有是請夫三十無子未爲遲也身禁蓄妾不相涉也使稍戀衽席之私慮有專房之寵孰肯萌此念哉觀其撫視如一願盼欣然益斯麟趾之風不是過矣

婦人無子不肯蓄妾固由不知是非亦緣不識利害服前爭閧年復一年日月如馳悔將無及有子

廷者猶可嗣續以望烝嘗無宗族者或竟一朝而至星散殯殮未必以時窀穸大都難望幸而入土誰保百年之墳歸然尚存空盼一杯之飯回想吼聲豈非痴夢到今遺笑徒供後人余嘗見煢煢老嫗影隻形單呼應不靈撫心獨悼雖妒婦之報不足哀憐而前車之鑒可爲深省也

附獨孤后　隋

獨孤后年十四歸楊堅及堅篡位立爲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帝常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孫女有美色帝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中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熲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馬良久乃還后伏候于閤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又和解之上

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矣初后以熲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爲一婦人因銜恨熲

此恨無謂非婦人乃男子乎且此一婦人三字安知不說尉遲氏也

又以熲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不善之

益發無謂

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

更訏妬得發笑

太子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

疾三日而薨后意有他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
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
王嶷襄成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
生穎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

太子廢在此

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
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

婦人之愚如此

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

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
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常幸其第廣
悉屏匿美姬于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
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
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廣為揚
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
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于投
杼鴆毒遇于杯勺是以憂勤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

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
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
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忽于汝發此意我在尚爾我死
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
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
痛苦耶

此一句是心苗語

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
廢勇立廣矣廣深知后旨因與宇文述謀述因說楊

素之弟約轉白素共籌奪宗之策素大然之約曰今
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可因機會蚤自結託素從之後
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
我遣內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
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
地伐與阿雲對坐

父母之婢僕即子之婢僕也每見人家自已婢僕
若兒子子婦詈罵捶擊之多怫然而怒若子婦專
之則怒為尤甚姑之媼婢尊常比于姑以勢能立

致姑之喜怒也爲子婦者多苦之及身爲姑時未有不蹈前轍者也此等婦人總是好自大而無遠識好自大之念不過說婢僕是舅姑婢僕萬事有我何可遂加責備其無遠識處忘記子婦亦係舅姑子婦何可責備子婦甚于婢僕夫婢僕之言强半不實婢僕之見多極纖微子婦係承宗祧繼後嗣祖宗子孫俱所倚賴者豈可以婢僕之賤些須之事輕加責備乎每每因此等事置前情而論不孝者有矣大可笑也然世之爲子婦者余又不能

不爲明告焉事必禀于尊齊家之法也舅姑之婢僕有失理應禀于舅姑不得擅責若看舅姑意思用在此人身上便須加意周旋蓋人之用情不能無偏我不知舅姑之意是愚也明知舅姑之意而故拂其意是逆也孝順忤逆只在此關所忍者小所全者大不要說我是小主母如何耐此等人氣不知正是事舅姑處非耐此等人也試看廢太子是何等驚天動地事據獨孤之言因不周旋他婢僕反居一半雖此婦之偏蔽已到極處不同尋常

而人情世故亦大可見矣嗚呼危哉

朝廷制度與人家不同太子于諸王不同尋常昆弟禮況父而君者乎使者至家自不比家中婢僕然王妃至與使婢同寢共食豈有此體獨孤深喜之以爲知尊姑也此情至今十人而九

終日酣飲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

勇非獨孤長子乎妒念一發遂至于此

素因織成太子罪狀廢爲庶人囚之聽廣黨管

廢太子自來必有一大故勇獨組織語言細事無可大宣告者

仁壽元年十一月立晉王廣爲太子天下地震二年獨孤氏死廣陷蜀王秀廢爲庶人幽之內庭四年上疾甚廣侍疾無禮于陳宣華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欲復召勇廣遣張衡弒之并易太子勇死煬王諒舉兵反廣使楊素執而幽殺之廣即位後荒淫無道天下怨叛宇文化及反廣自解巾

殺令狐行達縊死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
趙王杲杲年十二爲賊所殺同瘞于西院流珠堂蜀王秀亦爲
化及所殺獨孤五子惟秦王俊蠱傷號爲善終太子
與蜀漢二王死廢皆成于廣廣若不立隋不遽亡何
至一家俱殄滅哉廣弒父弒兄殘賊同氣横死不足
蹟其事皆成于獨孤一念之妒流禍如此噫可畏哉
從古妒婦有之未有甚于獨孤者也何也妒婦但
及于夫不閒并及于子即后妃之妒止在宮中不
聞偶及朝臣太子一廢多無善終廢其子即是殺

其子獨孤之妒及于子不難竟殺其子亦可謂滔
天之烈矣人謂煬廣之殘賊千古特鍾余謂亦不
過稟母氣獨隆而已蓋即此疾視其子一念已是
天理絶滅覆亡有餘也世之愚夫身受妒婦之害
而不知妒婦之破敗家國至于如此世之妒婦縱
其無窮之欲亦不自知足以破敗家國至于如此
此書本錄勸而不及戒因天下婦人最易流于妬
特錄獨孤始末俾之稍儆焉
或曰妒婦之害誠如所論矣敢問其習亦有因乎

曰有之杭城有數家之女世有妒傳女入其門即
如妒方人娶其女廣流妒害蓋童而習之母以教
其女姊以告其妹少成若天性不知其然而然也
然爲男子者亦有激之使然焉閨門之内不能相
敬如賓則無以貞其志狎昵之私或至流蕩忘返
則有以導其慾尊卑失序則與匹嫡之嫌親疎任
情則致空幃之歎于是相戒爲法自獘竟至習以
成風豈可謂無所由來乎夫年少之人喜談淫逸
中年以後始念承祧崦嵫易及桑榆難收乏嗣之

人往往而有世之君子尚其弘刑于之化使邦家有
法則子孫亦有攸賴而毋徒恨獨孤之毒嘆馬夫
人之天生賢哲也哉世之女子觀文穆王之子孫
奕葉後世無不歸功于馬夫人是不妒雖無子亦
足傳觀隋楊廣之覆國亡家子孫絶滅後世無不
追恨于獨孤氏是妒雖有子亦爲害可不猛然傷
厲乎
或曰按隋史獨孤后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
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

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畢自
守及帝受禪為皇后突厥常與中國交市有明珠
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
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
功者百寮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
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中官伺帝政有所
失隨即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
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
每為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
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
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
無婦德失禮于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
當戒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
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
母弟陁以猫鬼巫蠱咒詛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
為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不敢言今坐為妾身
請其命陁于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
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

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中亦無上以后不好華
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
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古今凡言事皆與上意合
宮中稱為二聖后見女夫死于并州后嫂以女有
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且姑在宜
自諮之姑不許女遂行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
未嘗不流涕史之所載其懿行如此性雖妒忌然
自后崩後帝頗惑于聲色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
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是后于保護文帝之功
亦大可錄何以流禍至此竟為覆隋之本乎余曰
人最怕性有所偏及一成之見性偏之人易有成
見讒人得而中之雖號為賢智覆國亡家不難于
古蹈此轍者甚多不止獨孤一婦人也獨孤性偏
在妒因而成男子不當有妾媵之見不惟已不能
容妾媵凡遇有妾媵者皆惡之奸人窺見此旨從
而構之順性之言其言易入成習之後蔽固日深
纖毫之事亦比丘山非纖毫之果同于丘山也成
習之人如負痼疾小有觸犯便同重仍痼疾一發

心不自主安能顧子與孫并子與孫之賢否日後之利害得失乎馳至覆亡不爲異也或曰后頗仁愛大理決因爲之流涕勇係其嫡長子武德宣詔左右愴然升樹號兜日爲癡鬼絕無動情何耶余曰成習之人本心既失偶有覺悟決不在習處發端如突際重陰重陰之處決不見天或在他方側露青白不可因彼處青白便謂此處不應復有重陰或曰偏見之人既云是習迴其源流未可謂性余曰性有純駁自開天生偏駁之人成習尤易成習之處不遠虎狠毋因片長忘其大毒此古今所當通戒也

鄭夫人 宋

鄭夫人太保李公鋋配也生一子即爲李公納側室妾生子爲抱育之至成人夫人所生名繼先妾子名繼光繼先爲吏部主事欲得母金釵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助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穉子耳遲之可也繼先稍營貲產母不悅曰吾常憂吾家福優于德天將衰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

此婦之妙只在公平二字公則不私一己不私所生平則知天不獨厚一人人貴克責于己此達天人通義命之學何意巾幗中寔然合之乎

或問繼先欲母金釵納婦鄭夫人不肯而留與妾子此真人情所難敢問何以能如此曰鄭夫人不視繼光爲妾子而視繼光爲己子也鄭夫人設有幼子肯以金釵定孫婦否己子不肯妾子即肯是人我之見也視繼光猶己子是忘人我之見其不肯以金釵與繼先又何難乎人我之見不忘則千過百惡俱從之出即加意爲善總不自然鄭夫人

視妾子如巳子不必加意爲善自無不善矣雖然其源尤在視丈夫如巳身而以丈夫之心爲心何也丈夫之心無子者急欲得子有子者尚欲多子婦人之心則無論有子無子總要自巳生子其心與丈夫先不同矣夫子原不必專自巳生有專自巳生一念而他人所生皆不以爲子不以爲子而妒害殘賊之念無所不起矣鄭夫人視丈夫如巳身自能以丈夫之心爲心故巳生一子而卽爲李公納側室妾生子卽抱育之其心以娶妾是爲我

生子妾生子是我又生一子也而汲汲經管欣喜快樂如此此順之至也匪乎夫貞婦順古今難得之事所患時命不猶丈夫不貞耳若丈夫果貞而婦人止須體丈夫之心爲心此亦至簡至易之事豈琴瑟鐘鼓所可喻其樂哉何所見不及此也

馮氏

馮氏歐公泄妻也公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嫡故意欲厚之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累世簪纓不絕

此婦可謂能養志矣若姑在當婉辭于姑俾姑陳之

或曰設歐公當承襲亦將讓之與庶兄乎曰此又不然若家財一節又不必援之以自居于薄矣大

凡家庭骨肉之間以恩爲主故分在人則巳當自盡而不可畧也分在我若在可以泯則不必過分也婦人易自大好在此等處着見識馮能于家產推讓其平日睦于妯娌不以嫡媳自異可知一家和好繁盛宜矣

此事看來不奇却有至難此語出之歐公之父不奇出之歐公巳爲奇矣出之歐公不奇出之歐公之母則爲奇矣出之歐公之母不奇出之歐公之妻則大奇矣人到巳私最難克婦人到巳私尤難

克天下婦人皆有歐大人識量何家之不可齊哉

近有一友之婦係嫡妻之女其父畜一婢忽生一女友人之婦因婢之賤也不以妹視之婢搆其間父子失好此亦大不明矣夫婢雖賤婢之女固父之女也豈可以爲賤乎況爲婢則賤婢而生女即不賤婢亦未可輕也世人不知禮法壞了多少事

或曰然則嫡庶竟可不論乎曰嫡子女不可輕視庶子女所以尊父也庶子女不敢自同嫡子女所以尊嫡母也各有道焉烏可不論乎

閨訓新編卷九目次

母道

閨訓新編卷之九

錢塘秦雲爽開地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母道

語曰外受傅訓入奉母儀蓋蒙以養正作聖之功童蒙之時但知依母母教無方根本撥矣母儀之忽夫豈虛言夫婦人之職教子相夫然夫娶婦子成人過猶可委子相離于襁褓責無可分終身結局全家典亾止在此關大須猛省集

母道

敬姜　周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也

敬姜爲孔子所重底人言動準禮是千古第一個女人康子是敬姜姪孫看他語稱先姑不敢自謂止述二語絕無蔓辭此等人自然使人望而可敬康子是魯之世卿貴倨之習相延已久貴倨之家多不能勞不能勞則驕傲放肆千罪萬惡皆從此出後世習以成風日然日甚一日不至覆敗不止如何得有繼二語深中病根可謂學識兼到子夏善之特表稱述先姑二字婦學于舅姑此言須味女子在父母家何常不學然道理雖同而人情各異凡人一家境界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親族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祭祀有疏數繁簡之不同家法有

寬嚴好惡之不同以至于一切儀文舉動俱有種種不同婦人無專制之義固不可以自己母家所見行于夫家夫或少不更事亦不可但問丈夫便知一家委曲者也非學于舅姑先意承志如何得安嫁不及舅姑所行未免有差便招人物議如何不謂之不幸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故稱敬姜爲主婦人言語只宜簡省便使人可重如敬姜于康子初亦不欲有言後面只說得兩三句極可法今人倚着才情有一人致誠請教張長李短不知待說

多少所以爲村婦也

婦人在母家當述父母之言夫家當述舅姑之言。爲得體

敬姜 周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春分以五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識知地德所以廣生日中考政與百

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秋分以三采夕月與太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糾共虔敬天刑灾祥也日入監九御嬪也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冠之垂前後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纓也綖冕上之覆既織紞又織紘綖也卿之

內子爲大帶內子卿之適妻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爲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農桑之始烝而獻功冬祭曰烝布帛五穀告成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吾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此與對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二語相同但繫簡之不同耳勞之一字是敬姜一生大本領孔子稱之爲不淫卽逸則淫淫則忘善之意今世以帷薄不修者爲淫婦不知習于驕逸卽不免此號昧大聖之言可以危然懼矣

今世爲父母者不知教子相其旨意多是惟恐其不安逸如詩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之意此亦慈愛至情不知巳之詒厥孫謀非從安逸而來則子欲詒厥孫謀亦必令知勤勞而後能也若子不知勤勞卽不能爲子之孫謀不能爲子之孫謀則子之子便不得安逸是因我之不能教子勤勞子之子卽不得安逸是我要子孫安逸之念亦有時而窮也何不令子孫個個勤勞則子孫必個個安逸勤勞二字可不加意乎秦始皇要子孫萬世做皇帝自稱始皇帝子稱二世皇帝天下癡人心多是如此要知天下豈有此理人是天生底我是天生子孫亦是天生仁義禮智天德也父子兄弟天倫也目視耳聽天職也天豈肯容不盡天理底人

常享于世爲人父母不教子孫完此賦予純任私心務期我底子孫獨在天地間飽食煖衣安居無事過日豈有此理夫終日飽煖安佚無過于豕人亦何苦以豕待子孫況豕之報應不免臨終一刀乎愚夫愚婦曰豕是喫別人底應得一刀子孫受享是我掙底如何該同豕報應余曰人是天生家當如何是我物若是我物如何命運一旦不好由你智巧聰明敵國家當不難一朝如灰飛烟滅也眼前富貴子孫但知飽煖安逸者祖父所遺貲無

一人受享到底常多流落不堪此便是一刀報應奉勸世人朝夕讀敬姜之書懇懇教子孫勤勞方是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實事若以愛護姑息爲念眞所謂借兒孫慢兒孫也

敬姜 周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在焉閫閾也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不親受也徹俎不宴不與康子宴飲宗不具不繹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宗臣主祭祀之禮宗臣不具在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飫私飲也繹畢而飫不盡飫禮恐有醉飽之失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季悼子是康子曾祖文伯是悼子之孫穆伯之子敬姜爲穆伯之妻是康子從祖叔母也叔祖母姪孫尊卑懸絕係嫡親姪孫文伯已長年齒應亦相

遠康子相見敬姜整肅如此可謂眞能守禮者矣

今世男女全不知別一名親族在父行則其妻儼然以母自居在祖行則其妻儼然以祖母自居儘有甥姪之年遠過尊屬少婦無知兒輩蓄之並立雜坐起居無忌卧榻內寢任來不嫌如之何其可也余嘗謂親族雖序分仍當以齒爲憑庶幾相安今觀敬姜之于康子全在男女有別上整頓尤爲貞確

今世有一種最亂男女之別者爺子作乾是也此

風大都盛于宦官得時養子襲爵史冊所載如董卓呂布有誓爲父子之語安祿山拜楊貴妃爲母大著醜聲五代如李克用李嗣源輩俱襲此流弊孔子嬰相之圃列爲人後者于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此猶指本宗繼嗣而言以見親之不可輕離重一本也今愚民無知于親友偶相契合者動以子女相寄疏踰戚遠間親陌路視爲同氣胡越合爲一家無復嫌疑易滋奸宄聖王移風易俗不可不嚴加禁遏者也刑于君子幸毋視爲迂說焉

母師　周

母師魯九子之母也早寡臘日歲祀禮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道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許諾又悉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于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愼房戶之守吾夕而返于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蚤至閭外而止晝期而入國人美之號曰母師

人受父母之恩最重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非大故不出夫家反似以父母家爲輕何也曰此聖人之大義也女子勢不能終老于父母家不得不歸于夫家夫家之姑夫家之妯娌皆有父母家者也婦人雖嫁仍以父母家爲重不以夫家爲重人各重父母家不顧夫家則一家之姑與妯娌可一鬨而散不復成人家矣而可乎故女子之嫁夫猶臣子之事君士人事君則致身女子既嫁則外家以義斷恩也聖人若不申明此義便不成世界不得

已也。或曰然則女子既嫁竟可不顧父母乎曰是何言歟聖人但道其常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也夫人所最不能忘者父母之恩也設此大義人于兩家方址得平若仍重父母家則事勢有難挽若絕不顧父母之女子是喪本心而無恥者矣此等人又豈能盡禮于夫家者乎不然何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也

或曰母須教子論三從之義又須從子不相反歟曰母之教大概指幼時而言母之從大概指長時

而言今之為母者大率幼時多從長時多教所以不妥或曰兒子長幼有殊母則一也子幼能教子長何遽須從曰婦人所見多在淺近兒子小時所見亦甚淺近自可以教男子大了聞見日多應酬日廣遠大之務非母所能知于此而仍要主持事事專制其家必敗故須從也或曰古來常有長受母教而聲施後世如王孫賈雋不疑之類不可勝數安見母不可從而須從子歟曰此亦道其常也如子之言婦亦有遠勝于夫者豈盡不可從而必

曰出嫁從夫歟世之為母者誰不願其子之賢誰不願其家之盛但當嚴課于幼時無姑息于小節敬禮傅師慎擇厥配兒子成立之後苟無大故但令飴弄孫深佩魯母師之訓庶幾善始善終之道乎

魯母蚤還必盡期而入亦覺太迂然女人難得是迂圓融二字非女人之所宜也世之少婦不顧恥笑輕易出門者固不足道年老婦人倚恃年高周游無忌試看母師以高年往父母家尚謹飭如是

可倚年高周游無忌乎

宋伯姬因保傅不在而死于火特見表于春秋楚貞姜因使者失符而死于水亦流聲于千古此不可不為過情之事而聖賢多取之亦取魯母師之意總為世間婦女多易動節操難立悉由于此是以表揚一人以砥礪天下人蓋有深意也男子經營于外譬之于戰女子持家于內譬之于守戰陣之時營盤輕易動不得女子之守如紮營盤之人營盤一動無不敗者余觀親友之家因主婦之易

動而一敗不可救者不可勝數方知聖人之垂訓爲不可輕議也語曰女人無才便是德有才之人多不安靜此亦折肱之說乎或曰女人無才百事俱廢況無才而不安靜者未必無之安可一例論也曰有才而安靜者世豈無之乎此指大概而言無才而不安靜尤下之下者也夫百事俱廢豈人所願然易動之人節操難保一身流于汙辱家業亦至淪亡以百事俱廢者較之相去遠矣此母師之所以可爲法程斷然無疑也

孟母　周

孟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踴躍築埋爲墓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賢

此所謂孟母三遷教子也孟子三歲失父煢煢寡

婦自鄉徙市自市徙學豈是易事乃不憚竭蹶之苦數數爲之其課子之精誠可謂至矣今人于延師一事稍加整理兒子必有可觀乃子之從師大率貪簡省也樂近便也聽蕩刻也碍情面也畏嚴威也將教子一念不知掛搭何處如何得有成就何況婦人不知教子輕重乎此人材之所以日壞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之一字所關甚大築埋賈衒與俎豆揖讓究其成就何啻天壤

乃不過因舍之近與否耳危哉居今之世無處不可陷人爲人父母者寧可不深爲子弟之慮乎

婦人無知第一是子初有知識而誘之罵人尊之說謊欺之騙之百般玩弄總不過博一笑而孩提之天性巳大壞矣孟母之禁習孟母之不欺直從正心誠意上做起有此聖母如何得不有聖子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昔者妾腒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

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禮而責禮于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

人必自巳知禮而後可以教人如孟母所引豈是平日全無知識者今里嫗村媼所以教其子女者皆極穢瑣齷齪之事浸灌成人豈復有佳兒佳婦哉孟婦詞旨井然不愧爲大賢之配

婦人之性多喜子而惡婦子婦不相得必伸子而屈婦推其意不過謂子是我生婦是人女也婦不愛屈忿戾愈增子既得伸恣睢益甚些微之事舉家紛然皆起于爲姑者一念之不公平有以致之也卒之夫婦之好嘗復于斯須婦姑之怨竟至于不解子不念左袒之心婦日積溺愛之隙試一念之眞無謂也近有一種深于世故者以爲夫妻爭鬧無與戲場爲笑爲啼無與我事而一切置之不問此雖近于曠達難以列于齊家總在持大公之心去親愛之僻自不謬于孟母之方矣

爲姑者視婦爲外人此大不通之見也試思巳亦昔日之婦今可爲此家之外人否又有昔遭姑虐今欲伸于婦者是昔日不幸生毒今日幸而得痊而又欲剜其肉也不明之狀難以悉數可供一笑也

田母 周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于下母責之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盡力竭忠奉命廉潔故遂無患今汝爲臣不忠是爲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大慚反其金而請罪于宣王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而以公金賜母

田母賢矣稷子亦非流俗人也今世之人受金安肯遺其母又安能聞訓而大慚即反其金乎田母奉命廉潔故遂無患二語最好貪贓之人止一時恣情縱欲一挂吏議其患無窮愚婦無知見金輒喜聞田母之言惘然不知何謂豈知家破身亡之後雖悔亦無及乎

王陵母 漢

王陵佐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後世以殺母罪王陵或曰陵母已爲楚所得使者未去陵母先刎陵雖欲爲徐庶而不可得何可深罪乎余謂王陵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後以兵屬漢何至不能容一母而爲項羽所得王陵之罪亦難辭矣陵母之自處甚正至其識得沛公尤爲具眼

雋不疑母 漢

雋不疑母賦性純謹最慈仁居家恂恂善教御諸子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有平反母喜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亡所出卽不悅且絕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所全活者甚衆

漢宣尙綜核吏相率爲嚴酷不疑亦是此種然賴母之教不入殘虐已亦免禍母之德大矣哉余謂不疑受教全從母平素善教御諸子來不然氣質

一成難學問亦難變也然使世之爲母者嘗兒子做官之日果能如雋母用心亦畢竟有益但恐渾渾過日不知心用在何去處也

曹大家 後漢

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常作女誡七篇訓女其辭曰鄙人愚闇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

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女子有此一段心腸自然曉得改過遷善日進于高明矣常見今之婦女不知天高地下矢口而談任意而處人或責之輒曰我女眷也安知戶外事且彼亦柰我何哉夫不知戶外事便不當輕議戶外事因彼無柰你何而妄言妄行是無異以禽獸猖獗自居也究之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家無賢妻夫遭橫禍此卽所謂增父母之羞益中外之累是也到彼時禽獸猖獗之態恐亦行不去矣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貽辱清朝聖恩横加褒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失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凡聖經賢傳俱是男人做底此七章書是女人親筆況又是爲女兒做底世上母親再無不歡喜女兒底其爲女兒筭計之事必然周備古今皆然故此一書爲女子者所尤當敬聽者也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

今世爲女子者多好僭强甚至不伏爲女人要學男子行爲他說一般是人女人如何該吃虧此由不知天高地下陽伸陰屈之定理也有此不伏一念一生便要做差許多事吃許多虧或曰陰陽之義精矣女人如何曉得曰陰陽不知天地之高下可見也天下地上仰謂之天翻地覆矣可乎且晝夜亦陰陽也男子主動猶晝也女子主靜猶夜也今有人焉夜間終夜不睡燈火照耀出入街衢百務並舉欲以比隆于晝不惟通國駭怪指爲妖妄人疲力倦不久而死亾亦隨之矣是陰陽之定理不可不明也常若畏懼四字最妙當深味之余嘗見剛戾悍横之婦富貴多不終懦弱謹畏之人郎貧困有後福一是反常一是得正也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何以謂之不辭劇易易是容易劇是煩難女人私事俱極細碎畧不耐心便不肯做不耐心之人躁動之婦也躁動非女之正道故須不辭劇易也所作不完是名有始無終最爲不祥無福之驗亦躁動者易犯之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詩咏采蘩美諸侯夫人能奉祭祀咏采蘋美大夫妻能奉祭祀娶妻專爲上奉祭祀下顧子孫祭祀是婦人極大事今世祭法不講連男子亦不知祭禮無論婦人矣然春秋掃墓歲時伏臘致祭祖先家家有之知事死如事生之義不敢以褻慢怠忽之心行之亦幾矣最可怪者婦女酷信師巫邪鬼之言祭之極其恭敬豐潔如吳俗還茶筵之類祖

宗之祭了故事而已彼以爲祖宗决不加譴也夫孝敬則喜慢易則怒人人盡然何獨祖宗不然而可不加警乎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教男而不教女古今通病然古之君子莫能教男是以女子在家之日則仰覩父母之矩度俯察兄弟之儀型身心檢束不待讀書而始至于淑善也出嫁之後舅姑知師先之方丈夫有刑于之化女

即不學吾必謂之學矣今世不知教男女子進退無從取法今日而仍習不教女之舊則大壞矣世之賢父當惡于教女或可預藥他日之輕狂世之賢夫當勤于誨妻或可稍革頑嚚之夙習也

敬順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

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行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此條說處夫婦之道可謂詳備周悉女子能終身玩味之豈有反目之事哉避疆二字甚妙今婦人之惟恐不疆者曷亦反而思之哉

或曰近日婦人竟有罵夫之習如何曰此由失教而不知羞恥之心故也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婦人罵夫無不笑話聲未徹乎房中論已喧乎閫外朋友相聚而揶揄丈夫說辭而巧免而彼尻處閨閫恬不知羞哀哉斯人亦可憫也余常推究其弊其因不過兩端其一由丈夫無閑家之方多嬉戲之習教猱升木習慣自然初以此爲趣事繼竟以爲成規其一因家道窶貧所需難應自問多慚受譴呵以謝過將順無策惟唾面而自乾止此兩端相沿不已女視母爲程式媳奉姑爲楷模親戚效尤閭里向化釀成惡俗非止今朝人有秉彝苦不聞教夫道果貞不難除也或曰夫婦以和爲貴犯而不校亦和之一端此習雖成亦無傷于大義乎曰知和而和亦不可行也余見畏妻之夫必不能教子女罵夫之妻必不能敬舅姑猶畏罵夫之名而畧爲隱忍終必挾凌夫之勢而日就頑嚚羞惡一亡禽獸不遠爲夫者安可不慮其終爲婦者安可不悔其始也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婦行有四今世所尚者三焉而已首婦容次婦言次婦功德則置而不問也所謂婦容者妖粧艶飾而已婦言者人口給而已婦功爭奇鬬巧而已故精于婦容者則誨淫精于婦言者則善鬨精于婦功者則暴殄天物虛費光陰嗚呼孰知曹大家之所言四行乎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此條所講尤爲切中情理章中耳無塗聽六語尤爲婦人立身要規今世女子不克遵此六語者未必皆淫奔之婦然淫奔之婦未有不從不克遵此六語而成者也可不日夕自戒乎

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其卦爲睽余謂此非特火澤之勢然也大約天下高明之人能容柔暗陰性柔暗多不能容婦姑同處易生嫌隙非必皆一人之過也何也天下惟聖人始無過舉若賢人卽有未盡善者矣兩賢亦有不相得之時况中才以下乎今世婦人中才以下爲多中才以下之人不能見已之過極易見人之過彼此各見其過

彼此皆不能容此所以易生嫌隙也或曰然則婦姑不相能平分其過可也乃多責婦以不孝而寬姑之罪何以服爲婦之心歟曰此天下之大義也父母亦未必盡無過也父母有過而爲子女者必欲與之持平可以爲孝乎不特此也自父母舅姑以外未必盡無過舉未必皆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者也今若悉與之持平則惟有紛爭辨訟過日而不得一時寧息矣尚可生于人世乎聖人所以只教人恭敬謙讓克已自反並不曾教人必與

人持平與常人且然況于舅姑乎且凡與人校者必已盡是而彼無一是始可公言于人訊觀與人相校之人多不能盡是而人未必盡非也其忿忿不平之甚者或彼此分數多寡耳分數雖少難云無過亦未可全以責人矣況居子婦之列而可以自是乎婦如影響之言眞聖經矣

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則託名以自高于妹則因寵

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愼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德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厚其所生一念此天下之至情亦天下之常情也女子知此義則叔妹之情當先舅姑而體貼之何也妹叔舅姑至情之所係也舅姑未食其意先在

叔妹也舅姑未衣其意先在叔妹也吾先舅姑而衣食之則舅姑之悅有甚于已之先衣食者矣叔妹未必無惡也則從而隱之未必無善也則從而揚之舅姑之悅有甚于已之愛敬者矣或曰如此不近于諂乎且我係其子婦非其婢僕何須事其子女如此也曰父母之所愛亦愛父母之所敬亦敬此人子之定體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此養志之道可以爲諂乎世人一宿逆旅亦須相安女子于歸之後終身託命焉一入其門而愉其所愛慢其所親上得罪于舅姑下致累于夫婿左右前後盡爲仇隙起居出處不得安寧豈非天下之大愚乎且人孰無好惡已之所好而忽有一人焉首爲難端其惡之不入骨乎已之所好而乃有人焉從而好之其好之不已甚乎試一反觀而叔妹之當和與不當和已瞭然矣

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有才慧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書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譔

集之

大家文學非後世婦女所易及然不可不知婦女中亦有此人母道所載大率教子爲多能教子者未有不能教女然此書專爲教女女誡全錄專取其能教女佩而勿失亦可謂如受其面誨矣

范母 後漢

東漢誅黨人，詔捕范滂。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九原，存亾得所，惟大人割愛。」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令名壽考，可兼致乎。」

范孟博輩亦失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之義。范母數語，可謂無兒女子氣者矣。他人于此，涕淚交下，聲息難續，如何能名光史冊耶。蘇子瞻母程夫人，博通經史，課二子甚嚴。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請曰：「軾若為滂，夫人許之否？」大人曰：「汝能為滂，吾獨不能為滂母耶。」于瞻後亦鯁直無愧孟博。看來母子氣稟似不相遠，婦人於子賢，可自反而得也。

王經母 魏

司馬昭弒曹髦，王經不從。昭矯詔收經，縛經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辱子，有累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死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及臨刑，神色不變，回顧經曰：「吾兒今日得死所矣，勿怯。」遂母子大笑受刑。

常見世有博聞廣見，吐辭為經，扛鼎拔山，萬夫辟易者，每于生死一事，惶惑失措，陷身不義，身名俱喪，卒不免于死，比比而是。皆由不識人誰不死，恐不得其死二語耳。王母此時雖叩頭流血以丐餘生，痛詈伊子，怨其波及，亦復何益。乃大笑受刑，以得死為幸。偉哉此母，可謂識達千古、氣蓋天下者矣。司馬昭聞之，能不銷然自沮哉。

陶母 晉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也陶氏貧賤母紡績資給侃少爲縣吏常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湛氏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反增我憂耳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侃貧時冬日母子常着做葛及貴母恒縫做葛一片置袖中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

魚鮓細物也以得于魚池而封還此種舉動便非以小吏母親結局者矣陶士行聲望由范逵而起剉薦截髮亦誠意動人處但須具陶母眼力不然此等舉動亦難于繼耳

近有一糾起于寒微語人輒曰人要不忘故步此人舉止終遠時流可決其有收成者因想陶母片葛是鬧熱場中一帖清涼散教子良方也

房母 北魏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無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之謂現身說法房母可謂大作用矣凡人雖無良心實由所見成習習見不善欲奪其習必須實見可愛可慕之事然後能動其心空言不足使之變也景伯是個尊官忽然而使平民之母與母對食忽然而使犯罪之人侍立庭闈因已使其母子震驚眩惑盡喪生平景伯進膳雍肅祝梗祝噎之風諒必有過人者則民母恍然之心自日日動且時時動其子恍然之心自日日動且時時動房母欲感其母則慈愛景伯之處或愈周景伯欲感其子則唯諾進退之處或愈謹于是其母子畏威懷德俯怍仰愧一種天性觸發不可遏抑之狀自然

到十分廿分三十分有不容不涕泣叩頭出血者矣此事惟其母可使景伯爲之景伯不便白母爲也房母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九經皆其親授淸河疑獄常先請焉此特其一節耳

鄭善果母 隋

鄭善果母崔氏淸河人也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將二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封郡公十四爲沂州刺史尋轉魯郡太守母得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政事輒坐胡牀于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歸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于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我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君守官淸恪未常問私吾

亦望汝副此心汝幼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心緣驕樂墮于公政恐墜爾家風吾先日何面目以見汝先人于地下乎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以爲言母曰汝之秩俸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不當獨擅其利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若墮其業是謂驕逸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不妄陳酒肉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賜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

族禮遺。恐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餼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號淸白吏考爲天下最其母卒後善果漸驕恣公淸平允不如疇昔焉

鄭善果中人也母在而淸白母亡而驕恣使無此母童年而典大郡不爲喪身亡家之具乎觀此益知教戒之當嚴世官之大弊也

鄭母死然有敬姜之風諸行皆可法其最妙者是俸祿當散贍六姻姻戚吉凶但厚加贈遺而不入其門二節凡人仕宦雖由一己才能實係祖宗積

慶今人惟見己長祿入但供妻子甚者薄視宗親過懸貴賤其爲逑昧寧非喪心婦人正軌深居簡出貴盛之四多喜遨游艷飾靚粧以鳴得意寒儉之門周旋殊苦鄭母行止眞深恐人情者歟

王義方母 唐

李義府恃寵用事侍御史王義方欲彈之先白其母日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日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坐貶爲萊州司戶

世間爲國忘家之事久矣不見婦人女子但知做官爲榮華富貴之事豈知人一做官雖父母亦顧不得耶或曰如今做官不過爲窮苟可救窮則已

何須講到十分耶余日今人做官所取未必肯止在常俸之內若常俸之外則皆贓私皆須定界常俸甚薄難以稱今人之欲覓利于官尤爲無策矣總之做官爲行道濟時之具非爲驕盈富厚之資目中雖不見有一人胸中不可不明此理庶幾不枉做一世人不然幾何不以王侍御母親爲自討苦喫者矣

盧母 唐

狄梁公有堂姨姓盧氏居午橋南別墅梁公因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歸梁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曰相自爲貴老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非守貧賤分外非所望也

婦人無不願富貴者有人送官與兒子豈有不喜之理盧母以武氏爲女主不欲令兒子出仕此母得教子之道可謂卓識矣梁公有再造唐室之功身相則天非盧母所解史稱其聞姨言有慚色非是自信不眞一時奪于正論不能自伸亦或有是

北魏宦者符承祖一姨亦佳附載

北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赴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姚姨特原

符承祖大是好人若是他人親戚不來奉承誰肯復加恩惠于他姚姨無憂之樂四字大妙不惟灼知符氏之敗其胸次原與人不同也或曰上車大哭得毋已甚余曰試看承祖事敗姨爲伏法禍酷如此姚姨大哭未爲已甚也

世態炎凉人謂多從至親起因謂我家親戚分外比人不善非也人人如此既爲親戚則不免有交往有交往則形迹愈覺難堪然不足怪也人能安

命則人自富貴我自貧賤不足動我人能平情則親戚富貴不必加親亦不必加疎親戚貧賤可以加厚則寧可加厚如姚母之遠嫌此是深識余恐人不善學致起忮心失親者無失其爲親之意則又爲矯枉過正矣

盧夫人 唐

崔玄暐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嘗見姨兄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實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戚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得來、必是俸祿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禮所得、此與盜賊何異、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湛母不受魚鮓之餽、皆爲此也、今汝坐食俸祿、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切宜修身潔己、勿負吾言也、

賢哉母也、可謂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者矣、今之貪婪者、人目爲不畏、應捕强盜、按以國法、俱無生理、賴孟子教之不改、而後誅一語、暫從寬典、良心未盡、請以盧夫人之言爲晨鐘、可也、

柳母 唐

柳公綽之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模、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從、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爲丸、賜諸子、使夜嚼以助勤學、

余每觀柳公綽兄弟家法整肅、讀之使人感泣、設韓夫人不能同心一德、不重增顧慮耶、一時瑞氣、使人景仰無已、柳公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韓夫人尤能亦此意歟、

劉母 唐

劉玄佐爲節度使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日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身起寒微天子富貴之固當報祖父相承天子世富貴之尤當報乃一富貴則亾其自來久富貴則又圖非望人欲無窮無一而可劉母日織絹一匹不爲富貴動者矣語不亾本宜哉

敬姜云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淫心舍力四字

最好此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旨同人之一心不可不用有事則心有所託不至遊思妄想邪侈放僻無事則如不繫之猿無所不至心淫而能持身者少矣故聖賢深以爲病也常見富貴之家婦人尤習驕逸所以疾病事故種種百出劉母織絹自是有德有福之基先哲賢匹往往如此余親驗之不知者以爲儉陋也

歐母 宋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不能得紙筆乃日命折荻畫灰學書卒成大儒

人家最不可因窮遂不教子讀書若要家中大發斷未有不讀書者觀歐陽公之母可見矣但恐讀得混帳不知方法或者老大無成然果能認真讀書則聖賢之說都是方法身就規矩心體光明自有度越衆人開闢生面處但恐祇加記誦並無體驗則不能好問好察心思亦無由入精微處耳歐

陽文忠公幼孤境界最苦他都是一身打出大約似蘆荻畫字一般做出竟至大成人爲萬物之靈何事不可爲只是志小氣弱便無大結果耳或曰天下皆窮讀書人尤爲最苦貧不讀書亦不足怪余曰讀得渾帳不如不讀余之此言爲不如歐陽文忠公輩言之也果是歐陽公自不怕窮或曰天下有幾個歐陽公余日知予言之不誣者卽歐陽公也以予言爲迂者皆不必讀書者也然以予言爲迂者大段是婦人爲多此歐母之所以可重也

程母　宋

程大中公珦夫人侯氏明道伊川之母也治家有法不嚴而肅不喜鞭笞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有過必以白父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纔數歲行或至踣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於此飲食常置二子於座側或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生平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之使然也

古人將敬畏二字一連說極妙敬原是不敢放肆之心原近于畏小時能畏父母長自知敬矣母之能教子者自小要成就他此一點心便不入放肆一路他日凶暴之行自少母之無知在縱其惡而不喜人檢蔽其過而不令父知他便全無畏憚放肆慣了壞其心術莫此爲甚聖狂之分只在敬肆豈知懸絕只在此一關哉程母以子之不肖皆從蔽其過而父不知透骨之論也

人家婢僕要恤其饑寒均其勞逸理其曲直禁[illegible]

全在主母蓋家主無論讀書經紀失于檢察肆暴卽在家中安能廚前竈後時時將婢僕計其短長燭其幽隱所以主母爲政勢使然也爲主母者嘗念此輩皆窮苦無聊萬萬不得已之人非生而爲婢僕者也彼之祖先未必非富貴之徒衣冠之後子孫不才至于如此饑寒所迫安知我子孫異日不流而爲此天道循環安知婢僕自身不忽然富大婢僕之子孫不忽然昌大還過我目今十倍百倍而日日逞雄心于氣勢可憫之尤乎婦人見識

聞余言未必遽信余亦不必列數往古只就今人目中所見耳中所聞故家而降爲皂隷臧獲而致身公卿不一而足卽一可以知百由近可以該遠言念及此惟有積德累仁使我之子孫免爲他人之婢僕是要緊事也如何是積德累仁只寬恤下人亦是積德累仁中一事昔有賣兒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洒淚身上衣業緣如不斷循望夢來歸讀之使人悽惻人能常念此詩則生慈憫心常

念子孫或爲人役則生畏懼心有此兩念居上必寬矣程母之待奴婢其深得此意者哉

世有天生之貴賤有仁義忠信之德聰明睿智之才貴也上人也無仁義忠信之德聰明睿智之才賤也下人也仁者存心愛人義者非義勿取忠者盡心所事信者一言不欺聰明則視聽精專睿智則心思靈變婢僕之于才德大率相反所以爲賤人其事原不足怪世之號爲家主主母者數諸之中未必能有一二往往切責婢僕皆以相反之故亦大癡矣夫人苟有此才德豈爲汝下哉已所不能而責婢僕之不能眞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

或曰婢僕下愚原不足責然下愚之人最不可耐若寬恕了他他或反加挺撞反加咒詛全無尊卑忘其貴賤上人責止一朝而彼連旬不置上人呵斥一語而彼嘖有煩言豈可概置不論乎曰此其所以爲下愚也若彼知禮知法即不謂之下愚矣古人云居上以寬爲本正謂在下之人多不曉道理若不寬必不能容不能容勢必逐去無下人亦不成上人且世上安得知禮知法之人而用之哉常見世間婦女不明此理往往與婢僕爲仇有得自由者一事不如意則箠楚頻加立行逐去幾番更易多費資財此聲遠聞羅覓無路無小人不成君子望之不像人家有不得自由者或係公姑之所喜或係妯娌之所隨深惡其人欲逐不得則悲憤無聊是非蜂起鬱鬱成疾甚至殀亡此雖奴輩之可惡亦由所見之不明婦人一身相夫教子成家立業數十年之中有多少大事要做豈與三二兩銀子賣身人爭一時之高下乎今世婦女動云他係何人我如何下氣于他他不是我班輩人如何不肯讓我一句夫肯下氣之人即自知非而改過之人也知尊卑而能讓即是安分而不敢放肆之人也此即知禮知法之謂也世豈無此等下人然而不易得也大概不知禮不知法者爲多爲人上者當自尊自重自炤前後不是一味性氣成得底有許多難處遇此輩多生慈憫心勿生忿恨心

愛人之道亦自愛之道也唐代宗曰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先慈陳孺人曰借衣有衣穿借人有人用余常曰婢僕與罪人不同此皆窮人常爲二三金設法不得遂賣子女賣其身我亦幸而可設處二三金耳不然其相去能以寸乎能味此數言胸次亦可以稍廣矣

呂母朱

呂榮公正獻公之長子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以冠帶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宋時呂氏㝡號有家法由今觀之不可謂非內助之力也申國姊嫁張待制者㝡鍾愛其女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觀申國姊妹如此則魯公宗道家法又可知矣

尹母 宋

尹和靖母陳氏處家嚴肅雖貧不爲戚和靖童幼即教之動止語默使合于禮甫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之教命往師事之紹興初常應舉發策語不善和靖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有識見語一時强說不來如尹母善養祿養語由他平日不以貧爲戚是個原不慕富貴底人知程伊川命子師事是個原識趨向底人從伊川之後

和靖所造自有足爲母愛重者身有得于伊川時禁伊川之學豈有背之趨祿之理子投卷而歸母應聲而出于母一心非一日矣賢哉之歎有以夫

李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益以先君餘慶愍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敢欲也亟命掩之後景讓官至太子少保

或問李母設取此錢其子將不爲官歟余曰此亦未必然然見錢而取人之常也見錢不取而知無勞而獲爲身之災非人之所能也大富大貴原是不同乎人之事須有不同乎人之量乃能勝之貧家婦得數貫錢即喜動顏色況盈船青蚨能視同無有耶東坡常得方士鉛汞術在黃州日無事思試之其夫人曰使先姑在必不爲此益程夫人亦嘗得藏錢而掩東坡聞言遂止有識人相去不遠如此

文中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近見得藏金者往往爲無賴所持傾家不止無勞而獲之言眞不誣也

包母

包蒙泉與弟子敬皆爲御史以乞養母歸一日母問二郎席間坐何客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巧舌詐人若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談文史道德而言買妾媵邪吾不能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跽牀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某不與通而後已

人家略有氣色便有一種讒諂面諛之人來趨承

迎合不惟將驕心逸志漸漸從此放開勢必使剛方正直之人裹足不前而讒諂面諛之徒日新月盛此真安危禍福之關身在局中者不知也包夫人之訓二子諄諄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念可謂深明大義者矣二子皆有聲望宜哉

楊仲珍母

楊仲珍嘗請客其母盛爲供具從窻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觀汝所交皆不及己此自損之道後復請客皆耆德之士母覩之喜曰吾無憂矣

語云門內是君子門外君子至又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與斷未有所交朋友不善而其人可問者也若與不及己者交此人必好諛而無志好諛則不如己者易于縱情無志對不如己者居然翹楚習氣日重蔽錮愈深寧不日損乎楊母睭客至而盛

供己得好賢之體乃細察賢愚以爲喜怒可謂真得教子之方者矣

近時風俗之惡未有甚于馬弔者夫馬弔即賭博之別名也今人聞賭博則喫驚戒子弟勿爲之至于馬弔則以爲不過鬬牌戲耍恬然不覺任子弟爲之不知廢時失業蕩志紛心耗費貲財狎昵匪類皆在此中凡爲父母者但察子弟之友有嗜馬弔者即痛絕勿令往來亦庶幾有楊母之風者矣

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言婦人之職當在中饋主酒食爲正務也酒食之最大者爲祭祀賓客二事近見縉紳之家婦女多不親庖厨高居深拱盡託僕婦以致姸嫗相結爲奸欺詐詭譎無所不至客坐終日或無一漿之承八簋粲然實無下筯之處上賓有首陽之厄家人多紾臂之爭使丈夫開罪于高賢良朋亦至于褻足夫潢汙之水可羞王公蘋藻之菜可升宗廟貧之而能潔其菜羹人亦安其儉素富貴而日流于慢易誰能恕其不恭況身爲婦人而曠廢婦職廣

傳懶惰之名自同豢養之實富貴無常家風大壞亦何樂而爲此哉楊母之客至盛供糈察賢否于賓客身上用多少精細工夫深可法也

貴盛之家多慢賓客亦有不得歸罪主婦者此亦有故甲第連雲庖厨遠隔勢不能不委之下人車馬喧闐肩摩踵接勢不能周知其甲乙此情理之所有也夫古人食客三千纖微必悉上客下客坐次井然此亦自有其方何至全須主婦今但以貴盛而非極至者言之一家之中有常任之客有暫至之客難于周給必有外厨暫至之客主婦不能理常任之客可臨視也常任之下客主婦或不能理常任之上客可監視也所謂上客莫過于師傅矣師傅之飲饌于未進之前不可不躬親料理致其潔精于已徹之後不可不覘其好惡以爲增減其次爲致禮之賢士在賓師之位者此種飲饌萬萬不可全委之下人卽常任下客之飲饌亦必命妾媵之賢能者總理之僕婦之老成者分任之各司一事責有所歸賞罰分明無偏無黨賓客雖多

亦何慮焉夫得人方能理事飲食所以養人常見仕宦之家丈夫竭力周旋賓客而賓客席不暇煖者以飲食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口腹不止爲尺寸之膚也丈夫茫然不知其故內助之損益豈細節哉或曰如此得無勞乎勞之一字富貴之家所惡聞也曰敬姜之論勞逸曰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所謂上下自帝后至于庶人皆在焉今之貴家寧有過于天子者乎帝后不可逸而惡聞勤勞其亾也忽焉矣

李母 宋

太宰李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常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耻銀工家出宰相正爲佳事何耻焉

今人動以世類繩人正是不知天道夫人誰不願尊榮而惡下賤然竟不得尊榮而致下賤者命爲之也命是天造誰能力爭至于英異之才不幸生爲徒隸之子此尤無可柰何識者但當欽其邁種豈可薄其寒微余少時不無習見先君常誨之曰

吾輩亦幸而爲衣冠之後汝何得乃爾自是不敢妄言間嘗詰問乞子僕役往往皆衣冠士族富室大姓之裔益恍然知天道之循環而目前之高下眞不足深計也嗚呼天道可畏人事難知李邦彥之家未必復爲李邦彥銀工之祖恐不足爲深耻也李母常述先事亦安不忘危欲子孫不復爲銀工之意歟用心遠矣

閨訓新編卷之十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後母

天下利害不相關涉之人而強使用情于其身其不聽從不足怪也乃有榮辱得失無不相關先後生前永爲一體如後母于前妻之子此斷當視同已出而無有二心者乃入門便覺不安終身如負芒刺天下皆然也因此一點不安芒

刺之心而禍常有不可勝言者可哀也已瞿九思曰前母孤兒最可憐百般磨折彼何堪不知顧孝披麻者他與賢郎是一般即此一詩亦可知前妻之子不容漠視而動藹然一體之思矣

集後母

或曰吾子論後母而謂榮辱得失無不相關先後生前永爲一體斷當視爲已出無有二心者可謂明白痛快矣伯叔無子而繼子侄亦榮辱得失無不相關先後生前永爲一體者乃多不

能一心何歟曰此與後母之局又大同而小異者也人之不能相好多因成見隔之後母不愛前母之子不過謂前母之子非我所生恩情淡薄以致仇怨其于前母素不諒而原無嫌隙也若兄弟之子其承繼必在中年于妯娌常多猜怨有子者不免視無子者而或生矜張無子者不免于有子者而過爲推測無心之語因有心而組織成文偶然之差因一眚而吹毛求疵憎其父母并不愛其所生一也良知良能出于天

性亦因所習遂爾依依故乳母老嫗原非天親自小乳哺宛同毛裏蓼莪之詩諄諄于拊我畜我顧我復我實人之至情也今人之繼嗣多在長成于所生未必念罔極之恩于所繼則原無鞠育之實恩意不孚易成睽澗二也卽有自幼承祧而教養不無顧忌何也承繼原是親房動息卽皆關涉在所生父母不無姑息之私則所繼譴呵常有扞格之勢彼此推委名存實亡漸至長成習爲强項三也舉世之人無不好利今

之承嗣亦其一端有貲者本非應繼而强爭無財者實係嫡枝而規避是以今之無後而有嗣子者大率皆薄有財產之人也兄弟妯娌旣未必夙昔相能所後之人又未必天生孝謹不過廹于大義遂爾告廟承祧繼父繼母不免偏私其所親如女壻外孫兄弟姊妹及兄弟姊妹之子女已承繼而仍稱無子散居積而恬不動心嗣子于所後之父母未必卽以爲父母而所後父母之財產未有不以爲皆我之所應得者也

內襲陰耗積怨日深强者紛爭弱者飲恨四也此所謂與後母之局大同小異而不能一心之由也或曰如吾子之言繼母之弊多于後母繼嗣一道較後母而更難千古後母之惡何以指不勝屈繼母之禍何以遺聞猶減歟曰此又有隱情焉後母之病雖起于以前母之子爲非我子而後母未必無子富則恐分其財貧則恐奪其養利害所在多伏殺機此其所以可畏也繼母之病不過在妯娌不和以不和之人而忽子

其子彼此皆非所願是以百病叢生故後母之病難解而繼母之病猶易解也或曰繼母之病易解其解之法如何曰妯娌之弊吾從前言之詳矣繼子必用親枝取其原係一本氣脈相通也乎日妯娌之間果深明一體之誼見無常父衣無常主豈有告廟承祧反至漠不相顧乎拊我畜我顧我復我猶子比兒亦應如此若自己生育艱難于子侄尤宜加意百年烝嘗于此是賴拱把桐梓苟欲養之必思所以培之而況子侄乎若已承嗣之子斷不可仍有彼此之見夫人現有父母今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且未論其隱衷加何我必于我三年封必于我誥贈譴責必與我同行乃平居恩意絕不相通錙銖毫不假借可乎不可乎大抵人情即是天理有報先須有施每見巨富之家分遺嗣子僅存房產衣飾多空即此處分豈能允服其弊大半起于繼母不知培植根源吾願世之爲繼母者熟觀予妯娌之說而深明一體之誼則此病自解矣

或曰世之爲伯叔父母者即如吾子之言于子侄無分毫彼此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而予侄毫不動心奈何曰父母于子無不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者也而子亦有毫不動心者奈何夫感無不應理之常也感而不應事之變也然父母于子而不能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苟非賢子未必無怨懟之念矣子侄與親生之子原自有間乃時時不顧之物物不予之曰吾恐雖顧之予之亦毫不動心也是以不能望之親生之子者而望之非親生之子也亦見其惑矣今持百錢買物熟視物而不授以錢曰吾非不欲物也恐授錢而物不我授也雖日在市肆而物終不可得況已不以心腹輸人而望人之輸以心腹乎或曰此交易之道也伯叔父母一本之親而講交易之道可乎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爲人父止于慈爲人子止于孝慈即父之所以交子孝即子之所以交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不知親之愛

之也已非一日矣然天下多不孝之子而無不慈之親故本生之父母不必教之慈也君伯叔父母則有未可同日語矣何也世人因惑于妻孥多不孝父母尤不友于兄弟婦人惟知自私多不孝舅姑尤不和于妯娌今十人相聚必有三四之嗣之人于侄相承天下之通義也試問不友于兄弟不和于妯娌者尚能慈愛其嗣子乎父母不慈愛尚能望嗣子之孝乎不慈不孝而承繼一事又不可廢無怪乎舉世之多故也故教慈一說獨于伯叔父母爲不可少也或因入于本生父母能承歡聚順者少矣伯叔父母原有疎親之意今子教伯叔父母而必曰慈而後孝得無益爲嗣子藉口乎曰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自盡之方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忠恕之道也乳母老嫗原非天親自小乳哺宛同毛裏況伯叔父母時時而顧之物物而予之真如親生之子未有不動者也伯叔父母待之如此其人猶倣然以爲不慈而安于不孝則與

禽獸不遠雖屬毛離裏亦無益也子謂吾能教之以孝乎吾流覽載籍而見覛所後之子能如其子者鮮矣深原其故而知未有不由于繼母者也故爲補書以附後母之後以告世之爲繼母者

翟母 漢

翟方進幼孤失學年十二三欲至京師受經辭其後母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積十餘年以射策甲科爲郎後位至丞相封高陵侯身既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潔供養甚備

贊 予到長安受經何等難事織履以供膏火何等人家況又是後母乎翟母之仁慈智識真超出尋常萬萬者矣方進拜相封侯而母尚在此真可謂報施不爽

此即前妻之子榮華富貴後母亦榮華富貴一大榜樣也使方進之母以爲此非我親生之子不肯同之長安受經則方進安得如此高官方進無此高官後母安得如此榮享是爲方進所以自爲也

愛方進所以自愛也是以教養兒子成人卽如田
家種稻無論他生巳生多一人有一人之收者也
千倉萬箱愈多愈妙在倉箱之中豈必我親生之
子所種始芊美而益我之豐大而餘子所種悉爪
當而姑止之乎今但教養巳之子而忌嫉前妻之
子是不欲餘子種稻者也農家種稻貴壯賤幼前
妻之子必長于巳之子得其成立其效尤速長者
支撐于前幼者蔭庇于後其于巳生之子尤爲有
利不知此而反加妬嫉此何說歟或曰親生之子

榮華其情意必不同于前妻之子前妻之子致有
通顯或加薄視百無自由此所以不如親生之子
而不願其成立也曰人之賢否何常之有親生之
子或不承順亦不自由并不須通顯也前妻之子
苟有恩義卽致通顯亦未必百不自由也今于未
通顯之前而先存一百不自由之想先加薄視于
其子則異日于或加薄視亦自取之也而又何怨
乎不如但盡爲母之道而自安于報施之常子賢
不致自先居于不肖于不肖則我不失其賢爲至

善之軌也且子之窮通豈因母之喜怒巳所生則
通非巳所生則窮是天直一巳爲之也巳生之子
姑息成習常成驕惰前妻之子每因困厄或多耆
興是以喜怒之私適足爲害前後之見徒增怨仇
或曰前妻之子卽加不堪當其榮華仍須尊巳喜
怒任情亦何害乎曰人以爲母見仇仍尊我倚其
尊凌之無巳無論人非鬼責勢所必加設或淸夜
自思豈能無愧且刎頸之友榮辱無關三族之親
爵命不及惟夫生之子卽爲巳子生死榮辱無不

同焉此天地之大義無尚之至親自相殘賊迷而
不悟此亦妄人而巳

有等後母漫視前妻之子不加譴怒亦不訓誨以
爲避嫌可免外議夫假訓誨之名以行其暴戾顯
是相仇借避嫌之名而居然坐視巳同行路仇仇
固難共處行路何以相親不知前妻之子賢良固
同安享前妻之子敗類寧免遺殃老親大遭困苦
羣弟不得寧居皆此視同行路遂居無教成之賢
明婦人惟深體夫生之子卽我之子榮辱相關不

容異視則無論前妻之子妾媵之子皆如巳子無往不宜矣

穆姜 漢

陳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爲安衆令丧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益隆衣食資供倍于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出穆姜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穆姜親調藥膳恩情逾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巳之過乞就刑辟郡縣

表異其母復其徭役

六子同居即一母之子亦不免有親疎厚薄之嫌况前妻四子各懷異心者乎穆姜處此亦良苦矣乃穆姜加意化之使各遷善可見人非禽獸無不可格者余爲自反有愧于穆姜處正多也

二義 宋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歸關法內珠入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有子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至關吏搜得之曰嘻此値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意母恐置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取置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意初爲實然憐之乃謂吏曰兒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置奩中

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初固曰實初取之母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自禁女亦哭泣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送喪者盡哭哀慟路人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字曰母子有義如此安知孰是而殺之乎乃捨之人謂前後母女而慈孝如此可謂難矣號二義云

此女好處妙在意母忘擺奩中隨即認罪此非平日眞有至愛于母如何一時勉强得來如此聰明女子平日又能至愛其母其繼母苟非禽獸亦有不親愛其女矣今人一遇繼母其子女各存一不相下之念在胸中繼母又存一不相親之念在胸中旁人又各存一夫不相能之念在胸中若爲父者少失主持骨肉乖離至有不可問者矣夫白頭偕老人誰不欲而事有不可知者十常五六也夫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况繼母處至親至尊之地而可不愛不敬以自取罪戾乎吾願世之子女處不幸之際掃淨不相下之念于胸中自安于爲子之道則二義之傳不獨見重往時矣

胸有一喜必有喜色見于顏面胸有一懣必有愁色見于顏面每見人家于繼母多含憤懣之意自謂藏于胸中而不知已形于顏色尊長以不善之色加于卑幼卑幼未必能堪况卑幼可施于尊長平日聚處一室互相報施宜相結愈深必無好解交矣此掃去胸中不相下之念爲親愛之地爲第一着事也夫客旅得伴尚終身不忘將佑相依或少袂垂涕事我父綜理室家幼小仗其照拂生育即爲弟兄如之何可不相下也雖然此但爲前妻

之子女言也爲繼母者尚其無愧爲母哉
後母于前妻之子女多不照顧而女爲尤甚以子
猶有成家立業贍養祭祀之事而女則全無干涉
也故喪母之女人多不肯娶而女之怨後母常倍
于子余母陳孺人年十六喪外祖妣吳孺人外祖
繼娶焉孺人長先妣僅二歲先妣恭謹親愛無異
吳孺人先妣年六十八歲卒余見先妣對他人言
自始至終自壯至老無不稱母人皆以爲難因述
之傳中余友魏叔子表先人墓亦載此語或有非

之者曰後母雖非親母不可謂非母對人稱母何
足異乎不知人器有不相親厚之心斷不能有自
下之念況母僅長二歲而已又七十歲之時乎老
年如此幼壯可知對人如此當面可知今杭俗不
稱母爲母而以他稱代之者如生子即呼母爲外
婆娶婦即呼母爲阿太比比是也此風盛行不必
繼母爲然此皆不肯自下之心成之若再有郤恨
怨懟其悖謬尤有不堪又不必言矣能如吾母之
恭謹老而彌篤寧不足爲世法乎若曰此庸行也
何足傳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嘗垂爲聖訓矣
人倫日用中細心體驗則見至情至理嗟今之人
誰識此言乎

秦母元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二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時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于官逮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于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日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福訴閏夫長子長子不能自理柴氏但爲長子代罪並不爲之申寃長子之罪應誅明矣其弟無辜鞠之至死不易乃兄負罪似乎漠不相關兄之廝懦無肝膈又可見矣如此之人平日豈能愛弟又豈能孝親柴氏因夫之言其子成母之志此等立心雖列之伯夷叔齊何多讓焉後世繼母爲禍于前妻之子與母之弟疾視其兄者不一而足人之賢否固不可同日而語乎

閨訓新編卷十一目次

閨訓新編卷之十一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攸思氏較定

雜錄

雜錄者其事不必為女為婦為母之事其人有可取則取之所以廣為善之門也夫善無分于貴賤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今有人焉已為公卿大夫而無仁義忠信則人必惡之惡之斯賤之矣則雖無副笄六珈之飾而有仁義忠信之行者又可以少之乎讀此編而上下之人皆可以觀感矣集雜錄

王蘭英 唐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鬻身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蘭英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喪亂饑饉之時全此三歲孤兒真非易事匹婦愚忠盡有非學問人所及者從此類推不可忽也

富貴之婦自貪安逸一有子女即雇乳媼此輩原係下流不肯安貧守分輕身出雇優少劣多子女一經其手大半不能愛惜己好嬉遊任其餔餧坑落塹多致驚惶或厭其啼呼而恣食以傷生之物或憂其告訴而嚴加以撻伐之威以為戲具不顧脆弱之肌膚不解風寒寧辨一時之冷暖一朝致病深諱緣由內因外因茫無稽考遂使嬰兒大半夭折豈知因愛適以害之兼此輩多係少婦情

慾易萌僮僕為羣苟合甚便常因漸染之成風遂致深閨之難考因奸為盜因盜成奸其為可畏尤屬厲階世有賢明之婦勿貪一時之安毋輕雇乳媼致子女夭折倘因病疾為此權宜當精選馴良之人慎其出入之處厚其廩餼嚴其賞罰或遇王蘭英之流亦未可知也

冦萊公老奶 唐

冦萊公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莫不稱羨獨一老奶潸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憮然大慟郎折節從儉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移是感念之極忽變其所守淫如水之溺漫盈溢人處其中恍惚震撼飄蕩淪胥而不能自主甚矣二境之難持也處富貴中能常想貧賤時則有進無退事事求全

之意自然漸少然此亦關所禀清濁如老奶所言不是萊公不過長歎一聲而已憮然大慟折節從儉決不能也或曰不特此也世之貪暴之夫有念昔日之貧而愈縱其貪念舊時之苦而大肆其欲者奈何曰貪可久富人盡逐貪欲果無報任其肆欲此理昭然不須深論大概佳言所以藥善士正說所以導哲人若蔽錮甚者貪歎不遠可無告也

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于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肯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頗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怒箠且駡洪雅春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行娥見少年倉皇驚走娼挽捽使不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亟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節娥誠邁種矣然使少時不賣與良家安知不世其娼乎習之于人甚矣哉

毛惜惜 宋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叛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吏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全安等皆伏誅

惜惜妓女耳其平時往來豈皆忠孝節義人乎彼以爲猶未至爲賊則不覺其非而安之耳見全等

爲叛而是非之心不覺大露孟子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類是也天下孰大于死何不充無穿窬之心若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何至不如毛惜惜哉

韋氏女奴 元

元末高郵賊乘亂寇掠韋寅妻王氏與其姑懼辱相擕赴井有女奴始笄已擇配而未醮見二人俱死嘆曰彼之哉若水清可分吾寧執盥掃于泉下耳亦從溺

此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尚得以女奴少之哉余觀人家于婢女多不以人理待之姤婦但嚴禁主婢之交遍而不顧僮僕之苟且遂使此輩習爲下流終身不復不知此輩雖賤亦是人子教育有法

亦是陰功觀韋婢之從死其家法亦可見矣

上等之人見善思齊下等之人見不善卽學學不善之後他日或遭督責動曰不止我如此他人亦然我止于如此他人尤甚甚而捏造人惡以蓋巳過以至此案未結彼案復紛推其牽扯之情本由羞惡卽其支吾之說實大癡愚夫兩人同病苦各自嘗不聞有彼人而除患人我皆姦姦發悉誅不聞因彼姦而減等今遭督責惟有自反豈因支吾能分罪謗此心不肯趨上安能免于下流吾因韋

娉之志慕冰清世婦之茸居汙下而知人之貴賤
大須另有品目也

酒嫗

盧昭美母卒貧無以葬傭于酒家得月資與女弟令傭奠祭酒嫗爲咨嗟輟食語其子曰我死若必不如此月傭推辱爲母也乃以衣飾與昭美令葬母并免其傭

盧昭美賢矣酒嫗此舉雖在士大夫尚可稱也況婦人之在編戶者乎自不可泯

閨訓新編卷十二目次

處變

閨訓新編卷之十二

錢塘秦雲爽定叟氏輯著
崑山徐樹屏敬思氏較定

處變

婦有三從之道以陰順乎陽也然義有必不可從者無論子即夫亦不可從也無論夫即父母舅姑之命亦不可從也或曰吾子立論以孝親為人倫第一事孝必以順為主豈有父母之命而可不從乎曰阿諛順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

故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子之于親如此于舅姑于夫不可推乎夫父母舅姑不義之事而欲子與婦順之此如害失心瘋人欲蹈砒霜子與婦惟有悲痛父母舅姑有如此惡症百計思有以愈之方不失子與婦之常若以為父母舅姑之所欲便當順之是殺其親而已矣故凡所錄不從父母不從舅姑者皆孝女孝婦也父母舅姑有惡疾未免不以為父母舅姑者有之矣嗚呼顛死而不肯汙姑之名是不因

姑之有惡疾而不以爲姑此與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吾于唐貴梅之二言有深悲焉集處變

或曰子之論父子夫婦之變也意專重于父得無近于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之論歟且天下非常之事世不數見亦何關于日用而必考據論列乎曰男子之大倫有二父子君臣是也女子之大倫有二父子夫婦是也然君雖重必以父爲主焉故伍胥入郢不見絕于麟經李璀雖忠難復生于唐世女子之夫男子之君也此義之

所以必重于父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根源未有絕根源而可生者父母人之根源也男子不孝人得指陳女子不孝頑然無愧以但知有夫而不知有父也女不知有父父亦不知有女方生而惡之甚則殺焉已長而賤之嫁若置焉而女亦恝然不知所謂似乎原係可惡可賤應殺應置者也嫁夫之後始若寧居怙恃之恩自然凉薄已產女後設施亦然遂至此風靡然不覺習俗相仍根源幾滅人道之壞莫甚于斯試思父子何倫而可顚倒若是乎余今窮極至之理推人道之變俾天下曉然知父子之親之不可澌滅如是也則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父子定而兄弟自親矣天下有知孝知弟之女而不知事舅姑敬丈夫者乎柔順中正之德庶乎其復見余之論變所以教常不可以已也或曰祭仲之妻之告其女也何以異乎雍糾之妻佐雍糾而殺祭仲無是理矣雍糾死雍糾之妻不得獨生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而以爲人盡夫也而

可乎祭仲之女亦以不識父與夫之義而有此問則父子夫婦之變安可不明告于天下哉

代夫人　周　死夫難

代夫人趙簡子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旣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而殺之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夫人曰吾受先君命事代王十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吾聞婦人執義無二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亦不敢歸遂

呼天自殺

褒子號賢明而殘殺如此甚矣功利之害人也任延壽殺妻之兄而壽妻經死與代夫人所見略同婦人之義只當如此然平常之家母家夫家設有猜嫌賢智之婦猶可用心調劑如遇代戰國之時爭地爭城不顧親戚非一日矣代夫人卽賢智何所用力尤可悲也或曰代夫人果智勸代王不往或不受此禍乎曰遇强代弱苟萌此心代必不全此所以無策也

陶荅子妻　周去夫全嗣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行不興家富數倍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皆賀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亾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未期年荅子果以盜誅母以老免婦乃與子歸養姑終天年

陶荅子今之所謂才人能吏孝子順孫光宗耀祖者也孰知非此不祥之婦幾幾覆宗絕祀哉夫能者在位有功則賞此官人要法也朝廷當以此用人士人當以此自考若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昌不過營求干進倚勢害人而已夫藉勢以取人之財者官也藉力以取人之財者盜也曰官曰盜迥若天淵藉勢藉力有何差等荅子之所謂以盜誅必如今之所謂監守自盜之類是也監守自盜之盜是上取于君雖與慘刑酷法以取于民者有殊然以臣事君而盜其所有不甚于鼠竊狗偷者乎士人讀一生書祇辨一點盜心一旦遇可以爲盜

之時大都其爲姦之習天道稍有知安得不積殃嬰害此陶荅子之妻四言眞百世定論也然此義自古及今大半茫昧略有道及者便掩耳而走抑揄而去日見覆轍相尋不肯改也何意此論反發于婦人哉蓋天下但知利而不知義但知其夫做官而不知其大寶爲姦者惟婦人爲尤甚此論而發于婦人千古異人也

或曰成周以前抱子脫去之事不爲異也今世有難行者矣且罪人不孥亦非今制荅子妻子罪須

從坐無所逃也雖去何益乎然則當今而遇贓貨之夫爲之奈何曰覩宗人皆賀之時抱兒獨泣則知陶婦乎日諫其夫處未必甚妥遇贓貨之夫惟有委婉以諫身先淡泊推恩宗黨戒子孫之驕盈飭僮僕之恣橫庶幾補救之方乎

嚴母 前漢 不諱子惡

嚴延年爲河南守用刑刻悉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歲餘

果誅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延年在河南有屠伯之號張敞聞而規之延年自矜其能終不衰止其母臨別數言何止痛哭流涕觀其叩頭服罪自爲母御之狀不可謂無人心者卒至棄市而止豈天惡其慘毒必欲成其惡報耶

李氏 蜀漢 獨殉國難

李氏蜀守將馬邈妻也鄧艾以冬月入陰平邈不爲備乃歸私室與妻擁爐妻曰邊鄙告急君謙然何也邈曰主人聽信黄皓溺于酒色禍不遠矣魏兵至吾其降乎李唾其面曰負國如此吾何面目與君共立也已聞邈出降李即自縊

馬邈負君李氏無涉此一死似屬多事然此是一點是非之心羞惡之心過捺不住耳古人以妻爲内助爲良友原有匡輔不逮之義一切順從原非

夫貞婦順正言蓋夫必貞而後婦順之非事事奉命不顧義理之謂也天下命婦皆如此何至委罔事于不問乎

陰瑜妻荀采 晉 不從父命

潁川荀爽之女名采年十七適南陽陰瑜十九產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奕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挾抱載之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陰

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絶矣

荀采有建燈盛飾終夜清談之略亦何須懷刃自誓始成其志耶想采之意亦欲父之諒情遂願不至迫以必死耳然則死豈其心哉乃竟迫以必死悲夫

倪貞女 北魏 不從未嫁之夫

涇川貞女倪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倪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過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禀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耶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辠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强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貞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迹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表墓旌善號曰貞女

此與不受姦賊之辱而死者加一等矣蓋人易以爲原係夫婿即不正始不爲害也今鄉里小民往往遣幼女于夫家長大而後成親俗名爲樣媳婦多不正始最爲不可大率皆窮困之人爲之此須大講古儷皮之風嚴立婚姻侈費之禁然後訓諭

恐民俾革此俗家人之貞庶有望也

南陽公主 隋 爲父絶夫

南陽公主、隋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於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惟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

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遂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與士及遇於東都、士及立于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仇家、今不手刃君者、以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絶、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煬帝之弑、成于宇文智及、智及化及士及皆述之子也、士及雖不預謀、南陽義無復合、與之告絶、大義嚴明、但禪師之死、不爲乞留、誠爲太過、或曰、南陽既以宇文爲仇家、宇文法應族滅、不爲仇家留遺孽、又何過乎、曰、參夷之法、非古也、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士及既不預謀、論後世族誅、則無生理、論先王明罰、尚無死法、士及尚無死法、何論禪師、南陽于煬帝、父子也、于禪師、母子也、天倫之親、上下一也、豈可於無罪之子、恝然而不救乎或曰、士及無死法、何須告絶、曰、士及即不預謀、然

於煬帝、君臣也、翁壻也、視其死而不能救、不能死、而怡然與弑逆之徒、共享榮樂、彼于我父爲何如而我尚可與之復爲夫婦乎、或曰、設士及預謀、禪師之死、應乞留否歟、曰、以古人罪人不孥、殲厥渠魁之義推之、即預謀、亦無與於禪師也、南陽拒士及之言、仁至義盡之論也、南陽之不救禪師、不明古道、而不克盡夫天倫之至也、救子而去夫、其庶幾乎、余惜南陽之賢、而不能盡合于義、恐後世或有類南陽、而不知所從者、爲辨之如此、

夏侯氏 唐 爲父去夫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晨不節、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之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閭、

或曰、碎金已嫁劉寂、父疾告歸、可乎、余曰、此必有大不得已也、父疾子養、職之常也、不載有子、則倚藉無人、家計稍裕、猶可委僕妾、觀負土作冢、則貧寒可見、雖有後母、淑慝未知、老年瞽目、伶仃堪憫、去夫養父、迫于天性也、或曰、碎金即念父、往來兩家、有何不可、何至求與劉絕乎、余曰、世遠言湮、載籍無考、然以意逆之、此又必有大不得已也、劉寂若是賢者、理應看顧婦翁、今至使婦告絕、平日必不以婦翁爲意、或嫌其妻之疎潤家政、周旋乃翁、亦自可知、不然、即迎長雲至家供養、豈不兩便、碎金能孝其親、何至不顧婦道、不恤二女、爲此絕情之舉乎、或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若以碎金之事爲是、則夫家不可謂內、父母家不可謂外矣、余曰、委質爲臣、有死無貳、故事君致身、不得復顧父母、然告假終養之條、不見拒于昭代、何也、父母罔極之恩、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婦之於夫、與臣之於君、一也、不以大義示人、則人紀不立、不知聖人立紀垂訓之義、仕則慕君、嫁則眤夫、置天性于不顧、世變之大可憂者也、碎金之事、發于至誠、豈知許多道理、然此等事、却與大舜之不告而娶、伊尹之放宮救民、同一無譜至文、百世之師、未可輕覷也、或曰、然則自今以後、父母有病、天下女子、皆可如碎金之歸養乎、余曰、非然也、有兄弟與無兄弟有別也、貧與富有別也、夫壻之用情不用情有別也、若父母不至無依、夫家關係亦大、非萬不得已、安可輕舉妄動、居非常之名乎、今世女子適人之後、竟不知父母、他胸中未必不動念、不能如碎金之特達能行、又不見舉世有此等事、把天性都遏抑慣了、碎金此舉、不可不表見也、

或曰吾子以終養比碎金之去夫似矣然仕宦有致政之理不問婦老亦還母家惡可同日語耶余曰出妻仍還母家是源本之可見者也女無所歸則仍還母家父母無所歸則不可奉養有是理乎受出可歸養親豈不可歸父子兄弟爲天倫君臣夫婦朋友爲人倫人倫以義合分合之情古人於三倫不甚遠不須屑屑相較也碎金二女孝母則知但父亡後未必不還劉家但無明文不可臆斷覽者在得其意而已

京師義女　唐　爲父死夫難

京師義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有仇人欲殺其夫而無道聞其妻仁孝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弑夫不義欲以身當之乃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戸待之還家遣夫卧他所自沐卧樓上夜半仇家斷頭去視之知其妻也哀其志遂釋其夫

此仇人爲無力人耶何敢以殺人事明告于人爲有力人耶何至不能取道而欲其妻爲內應也此人大概未必大有力此翁婿必鄉愚無知此人之強橫以處此翁婿爲有餘者故敢如此此女亦愚何不明告其夫中夜擒之向官告理而默默就死乎然就其事處兩難不欲傷夫與父之心則可予也名之曰義以見所處之境有難偏夫與父者惟此女之立心爲合宜也

劉仁贍夫人 南唐 不救子死

劉仁贍、堅守壽春拒周師三載、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哭于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婦人第一要明大義、如此等事是也。或曰、監軍使哭于中門以救、是將士爲之請命、非專出我私情、

不可因將士之意而赦其無知乎、余曰。軍法畫一。則軍士服。今主帥之子犯法、則以無知赦之、仁贍守壽春三年。不知殺多少犯法人。誰則爲有知者。在他人則誅之。在子則赦之。衆心不服。軍士一譁數十萬之衆。忽然瓦解。恐不止崇諫之不保矣。崇諫受誅。將士感泣。豈哀崇諫之死乎。感仁贍之至公。爲之心死也。

崔氏 宋 不從母命

崔氏、合淝包總妻、總樞密副使包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濯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有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

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倘以不義見迫、必絕于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呂詰女曰、夫死守子、子死誰守、女應答曰、婦人無再醮之義、今日之守、不專爲夫子也、庶爲斬截不當云、昔之留也爲舅姑也、設舅姑俱亡其詞、不大窮耶、然觀其對乃翁數言、實因孝肅名望起見、所以對母之言、仍述舅姑、亦見其無廻護、眞率處、婦人不肯辱家聲志趣、便爾高卓、爲上人者、可不身

帥後昆哉

崔氏不拂母意同往荆州語意眞摯使母革心此節婦中所少處他人或與母乖暌令母不堪而去寧不可名節婦然未易幾其進退矣

一本有云包公常出一媵于母家生子崔密撫之纔死取媵子歸竟以嗣包名綖此亦可紀之事因不見本傳附載俟考

友悌　死兄難

友悌字季兒郃陽邑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與友田建陰殺之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者爲誰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財物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乃語其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

所往汝善視兩弟乃自經

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弗與共國季兒無所往而自經是矣此可與南京王長女事合看皆處人倫之變矩也但延壽與季宗搆怨至于相殺以季兒之賢明而不能潛消默化使相殘賊至于如此何哉大抵女子一身兩家關係使父母舅姑兄弟夫壻所遇皆賢有無相恤情義灌輸女子之大幸也而事有難全一有缺陷則嫌隙遂起爲女子者知過在母家當極敬愼之節以事舅姑夫

婿使舅姑夫婿念我而忿怨于母家知過在夫家當極愛慕之誠以感父母兄弟使父母兄弟憐我而釋憾于夫家庶乎其可矣若因婢僕言語不明往來儀文詿誤即須隨事補救務使毫無間言用得一番苦心方全百年姻眷非可苟焉而已也世之女子用情之薄者從夫之後但知夫家而不知有母家其厚母家者或挾父母兄弟之勢以制其夫親厥一道其乖睽久矣豈非閫教不明之故歟

或曰三從之義出嫁從夫女子出嫁兄弟服降爲大功爲夫服斬衰三年夫之重于兄弟遠矣延壽殺季宗季兒何必自經乎余曰兄弟天親也于情不輕先王制禮不將夫婦講得太重人道何緣得立非兄弟果薄于夫婦也延壽季宗一事委曲未知何如使延壽殺季兒之父則季兒當執不共之義不止自經可了局矣父喪期年夫喪三年如子之言亦可以爲父輕而夫重乎世風日壞男子娶妻而遺父母則疾視兄弟女子死夫而遠父母則不知兄弟大可慨也

唐貴梅 明 不從姑命

唐貴梅池州人適朱氏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淫少與富商有私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啗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計弗聽逆之亦弗聽加以箠楚體無完膚終弗聽乃以不孝訟于官官受賂倍加刑焉然終不聽也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是全吾名而汙吾姑矣竟易衣自經于梅樹下屍懸梅樹三日顏色如生聞者哀之

守節而不辱其身猶有能之者也寧死而不汙其姑此非人之所能爲矣能守節此節婦也寧死不汙其姑此孝婦也况貴梅之姑是何等姑而貴梅拳拳如此貴梅之孝豈尋常一孝字可了結哉今世婦女相聚大率姑訴婦短婦訴姑非姑非果真爲婦者數之先坐一大不是矣念貴梅之言亦稍知爲婦之禮乎

跋

楠表兄泰定叟先生弱冠好濂洛之學家無儋石晏如也人皆高兄之操而不知兄之用心爲甚苦兄母爲楠從姑母庚子辛丑間兄與楠同居五六年楠見兄事姑母依依膝菽水承歡而于嫂氏既雖細事必反覆告誡不啻師之於弟子楠以爲傷於繁兄曰子亦知予之志乎余才拙而志甚奢與世寡合自分以田間老今幸老母兄諒不望我以祿養余深知勢之且日趨于窮也夫我所與共終身者婦也使婦而

稍念榮華不知義利之辨寢處且不寧矣余雖欲高臥隴畝得乎楠唯唯而退閱數年姑母謝世兄挈家入河渚終歲著書蕭然蓬戶嫂袒衣椎髻經理桑麻井臼親操夜分不寐一蔬食之微必敬必潔事兄如大賓兄諷詠之餘巍然上座與家人陳說倫常上下今古雖簞瓢屢空觀其雍雍肅肅望之者無不以爲此皇古之風楠喟然而嘆始知兄所見之遠也閨訓一書爲兄教家實錄亦吾兄刑于已效之書也夫天下知吾兄爲謀之遠則知所以讀是書矣嗟夫天下

孰不有婦亦孰知所以自安之道哉

康熙丙寅六月既望沐教愚表弟陳楠拜跋

秦氏閨訓新編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雲爽撰雲爽有紫陽大旨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丙寅因呂氏閨範而增損之而分爲后妃女主女道兄弟婦道妯娌嫡庶母道後母雜錄處變十一目則體例略殊

庸行編八卷

〔清〕年允中補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尚朝柱等

澹寧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庸行篇八卷》提要

庸行編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故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與立言並重近世著書垂教者類不勝舉其高者好為幽深奥衍之說使閲者莫測其指歸此和凝之詅癡符所由見哂于顔之推也至其卑者率牽于釋氏陳言崇尚福田果報之虛文舉家庭日用之

最切近者反相與惴耎因循而弗敎其寔是故書愈多而敎愈晦茲讀牟君叔庸庸行編不禁匍匐額手曰是眞可垂敎于當時而不朽于後世

者乎易稱龍德基于庸言庸行中庸稱子臣弟友聖人未能而夫婦之愚卒莫之能外洵乎天下至庸之行實天下至極之行此叔庸晨夜屑々

編輯勤々不涉子雲之艱深務循子政之簡易集往古近今之芳言懿躅而分卷以八猶六十四卦之統于八也析類以三十三即中庸終于三

十三章之意也上自官常下逮士庶舉凡五倫之大五禮之繁以訖一言一動之攸關暗室屋漏之莫掩靡不網舉目張條分縷析世人日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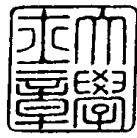
編讀之若者法若者戒若者習聞不忘其舊若者創見頓開其新若者善有同心相觀而益勵若者過誠易犯内省而加嚴若者歡喜踴躍發所

不能發之天良若者默化潛消攻所不能攻之意惡其言簡其意深其事近其效速真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上為豪傑所遵循下為顓蒙所欽式是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而實又皆纘述曩微未嘗自創一奇以自耀于著書沽名者之列叔庸之以庸取

字而即以庸名編也庸之為義大矣哉獨怪世人每閱稗史小說寢食俱忘惟恐其盡一遇勸懲格言輒默塞欠伸齟齬不相入夫執人而責以

聖賢猶可謝也若弁是編而
棄之其竟自外于庸人也夫
時
康熙壬申季夏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

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京
江張玉書譔
閩中葉長芷書

序

析津年君叔庸裒集先哲近
賢之格言為書八卷凡三十
三類名曰庸行編刊之行世
余讀之而歎叔庸之為世道

人心計者至深切也天下之
道不外於一庸夫子賛乾之
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而子思子亦云自堯舜以一
中相傳其理本皆日用事物

之所當然而世皆懵焉不察如聾者之行於道中擿埴索塗而莫知其所從是故子思子特著之為庸使天下之知愚賢不肖舉從日用事物之

所當然者而察而由之以至於聖人不難蓋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事不過惇叙九族慎徽五典而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凡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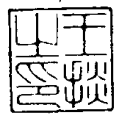
殄行震驚朕師者必屏而絕之則堯舜之中亦不外乎一庸而已矣三代而下時中之道人既不可以幾及則惟導之以庸常之行而道即在是

焉自微言既絕百家爭鳴莊周列禦寇之徒騁其洸洋縱肆之談以驚世炫俗而荀卿揚雄諸人亦皆務為高奇可喜之論沿及典午之世士大

夫競談莊老至于遺落世事廢弃人倫裂閑踰檢如嵇康之菲薄湯武阮籍之居喪飲酒跡其所為惟欲求異于世俗而不知其得罪於名教也

夫儒者之言道本屬庸常而世俗猶以為高遠頹然自放於名教之外而縱恣陷溺偭棄規矩而不知自反甚矣世道人心之日壞而儒者立教之書不足以救之也今年君叔庸之為是書也凡行己接物居官治家子臣弟友冠婚喪祭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之理胥具乎是而其言

槩取粗淺卑近一切通俗之語所謂庸常之至日用事物之所當然也以是立教將使世俗之人樂於觀覽而無厭苦之意及入乎其中見所警

而瞿然以覺見所誠而怵然以懼見所鍼藥而忽然汗出洒然心凉由是反求内省摩厲束修以争為士君子之行而縱恣陷溺之病庶幾霍然起也其為世道人心計豈尠也哉余謂叔庸是書可以倡明聖教扶掖人倫非僅僅掇拾會稡為瑣言長語者之比也因喜而為之序

旹
康熙壬申仲夏
賜進士第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
婁水王掞譔

長洲汪士鋐書

刻庸行編序

庸行編初名顯體集摭集始於維揚史搢臣參補廣於析津牟村庸而矢志繡梓者則上黨尚鑿一也擘一未覓即卅乃重化村克終厥志詳加校定選工鐫刻閱歲書成顏之曰庸行編屬予序之或有問於予曰茲編也胡為而刻也予曰諺云禦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始近之

矣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備於五經五經而後沿而至於二十一史凡古聖大賢古仁大勇大奸大惡一書再書大書特書如日月出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如雷霆之挺擊如鬼神之伺察不一事而足不一言而畢其所以興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惡志至嚴且切矣茲編也不既多乎哉予曰夫士有老於

戶牖而不能窮一經之旨而歷
史河漢則又比屋卷而思卧矣
客之所云得執經史而使鄉井
閭里家弦戶誦為布帛菽粟之
書乎抑亦為治國平天下之衛

乎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夫言有大小亦各有所授之也
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與木石
居與鹿豕遊則悟仁為爾矣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則憂之為爾
矣式善言式善行至微也未若
全經全史之為用也而繹乃由
仁義行不殷己其尠也而忽止
則此一言一行仁者得之而為

仁知者得之而為知推而至於
愚夫愚婦習之而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子思子曰譬如行遠
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此庸
行編之所以刻也編有類類為

綱綱有條條為目裒多益寡雖不等要皆出經人史游之於諸子百家平易之行而非堅白異同之論可以佐麈柄可以書座銘方昔人之清言而非放佚者

葛序　五

生之常譚而不迂拘理窟而不涉乎幽遠偶徵應而無假於鬼神譏之為日用飲食之常精之為脩身立命之本若夫慎五嶽親九族則堯舜之孝弟也子事父臣事君兄弟朋友之間則文吾夫子之庸德庸言有所不足而不敢不勉者也安可以非經史而膜然視之哉信其人則其書可知也讀其書則其人益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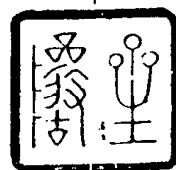
葛序　六

知也然則斯編之纂心良亦苦已

康熙三十年辛未冬十有一月

旣至後三日星巖外史丹陽

葛震甫之譔

錫山朱鎬書

庸行編自序

庸行編者因維揚史搢臣氏願體一書推而廣之者也丁卯秋余内兄肇一之弟化邨氏南遊歸以此書見示余讀之見其掇拾往哲名言參以身所閱歷語為世勸懲因歎曰此勸善書也有類稗說然旨愚易知易能可以家絃户誦扶於人心可以羽翼經史而不遺乎道也肇一曰盍刻之以公諸人余曰善及一再閱卒皆隨手裒集靡極續增余性鈍甫過目試舉其事其

語便不復記在某篇矣不覺失笑曰夫夫也而鈍若是偽亦有鈍如我者乎權老仍茫然不識負此裒集之心歟舉一曰子奈何余曰古人書不有諸類類亟類書種種乎其義可竊取之矣後以應務嬰心

有志未逮戊辰秋舉一經之甫繼事焉而舉一病病即遂余悲惋悼惜遂棄去庚午春因有重訂功過格之刻化郁復促之以成兄志余思舉一固磊塊倜儻見義必為又樂與人為善者也化郁不忍其貴

志以殁余又何敢以固陋辭而不終厥志乎于是不揣為之條分縷析且推而廣之焉繁者芟略者補取原刻十四条以經史子集十六凡人世之大綱大倫微情細故可勸可懲者語以類從無論短長皆

會而稡之編為八卷三十三類名曰庸行夫子贊乾之九二有曰庸行之謹中庸引夫子之言曰庸德之行其義蓋取諸此夫事皆出於庸常言一歸於淺近爲愚不肖所不可易者即聖賢亦有所不能外

焉事至庸也而理即在中雖欺稗
說而道存乎其間矣化郵曰語以
類從是已天下事理無窮遂足盡
之乎余曰不然伊川之訓學者曰
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易繫辭
曰觸類而長之事理雖無窮類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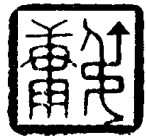
而觀觸類而長猶虞掛漏乎哉余
也性鈍又商確無人誦讀之餘凡
見可以益人裨世者以類錄入付
諸剞劂黃鄙貽譏都所不計逾年
而刻竣客有過我而讀者曰是書
也以程朱之至理行之即聖賢之

大業輯者如萃千狐之腋讀者如
聞五夜之鐘對症下藥逢魔說偈
真救世奇書覺感應紀案釋典別
解天堂地獄之說猶屬神道設教
耳子將為斯世功臣豈獨為史氏
功臣已耶余蹴然曰惡是何言也

余年四十鹿鹿無成回首從前事
事皆安自輯自省慚負實多知之
非艱行之維艱安得人持一部身
體力行挽近今而為華胥世界庶
幾厭此益人裨世之念并願聲一
與人為善之心於地下也若夫擴

他人之善以為已有則吾豈敢

康熙三十年歲在辛未秋八月朔

夢硯齋主人年允中草於廡題

慈谿鄭梁書

自序　六

庸行編目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已上共計三十三類

庸行編目次終

庸行編卷之一

廣陵史典搢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參補
閩山尚朝柱擎一父校梓

達觀類

堯舜執中之傳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蓋中玄虛茫無把捉庸平常確存操衛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煞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塗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孫夏峯先生語下同

先輩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能於此日用飲食無憾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間音澗中也音閑暇也音瀾空隙也又間諜也俗以間音澗間音閑分為二非

畏天地忠君王孝父母隆師長和夫婦友兄弟信朋友篤親戚睦鄉黨此數者人倫之根本須逐一體行庶無愧怍苟不從此大者起見縱有諷誦布施諸好事是舍近求遠不足為善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求籤問卜祈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全恃也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成名每在勤苦日敗事多因得意時

建功立業者多和平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不到極逆之境不知平日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易不經難處之事不知適意之巧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量入為出徇大義則芥視千金

色心正熾時一念著病便冰寒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如嚼蠟熾音治盛也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

家不知其禍也。事至忽知無事之禍矣。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財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悟。孰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界。仍復昏迷。故稱聰明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極聰明人也。要著三分獃。不可盡心認真。最伶俐人。亦須裝一段拙。勿宜滿面弄巧。獃音艾平聲。癡獃也。

恃勢凌人。恃智愚人者。猶登冰山。而自謂身高第。恐太陽當空。冰山消釋。則落身泥塗。置足無所矣。顧以爲戒。

水至柔也。寒極則結而爲冰。而柔者以堅。金至堅也。熱極則鎔而爲汁。而堅者以柔。是知人不到極處。亦不能變化。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夫世猶水也。身猶舟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也。才則舟之帆也。學則舟之楫也。帆有待。楫無待者也。志猶柁也。運猶風也。楫雖遲。而無風可達。帆雖捷。而非柁則危也。

貧賤時。累心者少。宜學道。富貴時。施與者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做。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及事到將完。越要加慎加勤加寬。

凡遇不得意時。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凉爽矣。

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

叅玄借以見性。譚道借以修真。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天運十年一換甲。人事十年一變遷。今不須廣論極遠。只以鄉黨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無

遠識者。見他人有如意事。則忌妒之。見他人有不如意事。則譏笑之。同君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破損之物。可以久用。尫羸之人。可以長年。得於無可恃也。閒官冷職。多致考成。敝宅瘠田。每能傳後。得於無可爭也。尫音汪。羸音雷。瘠音寂。瘦也。

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奢。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未富先富。必不富。未貧先貧。必不貧。

夫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窄音仄。狹也。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何也。如銅鏡取火。方珠取水。指南車不過一鐵針耳。以藥火煅煉。頭南尾北。顛倒不錯。至於推寒暑節候。定日月交蝕時刻。不爽。再如禱雨關鍋。種種靈異。豈非人力。譬如土能生物。若不春耕夏耘。焉能秋收冬藏。苟徒靠天工。不盡人事。又何以洩造化之精華。補天地之缺陷乎。蝕音食。日月虧也。本作食。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斂久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浪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

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礙音艾妨也阻也）
胸中落富貴二字雖甚儒雅不免俗氣胸中著仙佛二字雖甚聰明不免妖氣胸中著意氣二字雖甚圓熟不免霸氣胸中著名宿二字雖甚謙謹不免矜氣胸中著道學二字雖甚老成不免腐氣胸中著利害二字雖甚慷慨不免懦氣（懦音糯去聲弱也）
待足何時足知足便足等閒何日閒偷閒便閒
清閒無事坐臥隨心雖麤衣淡食自有一段真趣紛擾不寧憂患纏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麤同粗）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從極迷處識迷則到處醒將難放懷一放則萬境寬
窮通之境未遭主持之局已定老病之勢未催生死之關先破求之今世誰堪語此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凉能於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淡與澹通）
心為形役塵世馬牛身被名牽樊籠雞鶩（鶩音本家鴨也）
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

局量寬大即住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促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常眾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睫音接插接也插於目匡相接也）
人生不得行其胷懷雖壽百歲猶夭也
少年靈慧知抱夙根今生冥頑可卜來世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便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運吾亨吾道以通之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能取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心定自然有處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

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與。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夫君子幸逢盛世。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段音斷。與叚異。叚音遐。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眞。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古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眞破的之言。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酕醄。便成惡境矣。履盈滿者知之。俗用爛熳。不知所出。考六書無熳字。姑用曼。俟考正。

天運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涼難除。人世之炎涼易除。吾心之冰炭難去。去得此中之冰炭。則滿腔皆和氣。自隨地有春風矣。

桃李雖艷。何如蒼松翠柏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橘綠之馨冽。信乎濃夭不及澹久。早秀不如晩成也。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崎嶇音奇區。山路不平。又傾側也。

德量類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自厚。其澤亦長。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汙之量。不可恃好潔獨行之操。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姦。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孽音臬。俗謂孽媒酵也。孽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鵲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于胸中善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禍。因事即是處事。讓人即

是勝人。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揜人之所不及也。咳音慨。與欬同。嗽也。俗音客。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清

凉滿口也。樁音莊。啖音淡。嚥也。食也。澀音瑟。不滑也。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其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其能化。此奕者先後手之分。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根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古人絕交。不出惡聲。棄妻。不彰其過。去國。以微罪行。於所惡者。尚不失厚道如此。其於所親者可知。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氣收自覺怒平。神斂自覺言簡。容人自覺味和。守靜自覺天寧。

凡事留不盡之意。則機圓。凡物留不盡之意。則用裕。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言留不盡之意。則致遠。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凡才留不盡之意。則神滿。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底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點傲睨底氣象。訐音結。睨音詣。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耳。

不足較。若木是瓦礫。安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小石也。
思太深。則傷謀。言太詳。則傷理。行太周。則傷道。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容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爲有容。世亦安賴
有君子。大抵古人以喜怒中節爲和。今人以有喜無
怒爲和。
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則惻隱之心
泯矣。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起。而效
法之念微矣。憎音增。疾惡也。

勿以人負我。而隳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
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隳音灰。毀也。
施恩望報。勢必成讐。爲善求知。弊將得謗。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
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反潰矣。潰音會。旁決也。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
或自化。卽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人生無處不可磨礪。如兩玉相磨。必磨不成。須得麤石
相砥。方得成器。故遇小人侵凌。非不幸也。修省畏避。
增益動忍。便有許多道理出來。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爲大智。
人不自重。每每取辱。非但親友班輩之間。卽一切細人。
亦不可輕易肆言動手。倘彼一時不伏。必受耻辱。及
至到官。業已晚矣。縱使懲治在彼。無所顧忌在我。體
面已傷。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相與甚久。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
爭鬭。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

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方能處久。若
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萬
一彼此不服。必至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仇音求。怨敵也。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
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
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
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眞在我。何怒

之有彼爲君子耶則宜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
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
書曰必有忍事乃濟意正如此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
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遂至破家
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
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心不藏人之惡意不報人之怨目不見人之短口不言
人之過今之古人士之君子也

書曰強力忍詬又曰必有容德乃大今人於一毫之拂
便勃然怒一事之逆即憤然發是無涵養薄福人也
漢高祖能忍故得天下項王不能忍故失天下況中下
之人乎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
溢矣淮陰以辱胯下而王以羞絳灌而亡飲到滿量
自然增益不得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皆
是享福德處非局量褊淺者所可窺也胯音夸去聲股也奎也
忍之一字在當官處事尤爲先著蓋淸愼勤之外更有
一忍則心和氣平可以周悉於事之前後左右而無

一之不辨矣王沂公曰喫得三斗釅醋方纔做得宰
相蓋言忍也釅音驗酒酢味厚也酢醋本字今皆作醋
凡人非從事於忍漸不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
漸不知忍字之妙蓋人若不忍辱不耐苦縱有善心
一激即決一折即墮矣天降大任是人而必動心忍
性其意正欲人人透此一關耳大約施濟人不妨受
嗔怒爲人謀不必辭恨責任事之時須要任怨勸化
之日不避譏彈有心寬厚或遭笑侮此是挾以偕來
底不辨此根非能善者也偕與皆同

面前用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惠澤要流
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匱音饋乏也竭也
不必身爲善人有善而我揚之即是善不必身爲惡人
無惡而我誣之即是惡也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任理而行恐所遇之人若
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
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事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
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
辨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

悻悻生念，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猾音滑，黠惡也。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偕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強人以難行之事，吾心何安；汚人以不美之名，吾心何

忍。汚同汙。

倘有骨肉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大。

飽諳世味，任彼覆雨翻雲，總慵開口；會盡人情，隨他呼牛喚馬，只是點頭。慵音庸，懶也。

事勢窮促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也。二語并存，精明而渾厚矣。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

兩愉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即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肯，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眾擎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一板打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口也；推人扶人，皆手也。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

一扶，不可得也。

愚人指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眾黨護，有時致辱。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人之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即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又非不共戴天可比。竟有其人已死，尚不忘情者，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詬。人既死矣，則萬念消釋，當易嗔怒而為憐憫，凡事照拂提攜，在鄉評里論，自然稱其厚道。若芥蒂不忘，猶嘖嘖於口

不獨徒傷忠厚。而僨人聽之。反滋誹議。僨音賁。僨僨。爭言貌。

檢身類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己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自己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無事。便思有閒雜念頭否。有事。便思有麤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底真消息。

守恬澹。以養道。處卑下。以養德。去嗔怒。以養性。薄滋味。以養氣。

寡思慮。以養神。剪情慾。以養精。靖言語。以養氣。

先去私情。而後可以治公事。先空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

不爲過三字。昧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怍音昨。慚也。

無事常如有事。隄防可彌意外之變。有事常如無事。鎮定可消局中之危。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畏。

耕欲求其可穫。則必不鹵莽。言欲求其可施。則必不孟浪。法欲求其可守。則必不過嚴。恩欲求其可繼。則必不過濫。穫音黃入聲。刈禾也。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酌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得意之人多潤略。潤略似乎坦率。恐其過略。而近於麤疏。失意之人多溪隱。溪隱似乎沈潛。恐其過溪。而鄰於谿刻。

欲求全於己者。無萬全之術。必求人己兩全。乃獲萬全。

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權尤甚。此處切宜檢點。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富貴如傳舍惟謹愼可得久居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怨其在少年尤當
兢兢守禮不得一味率眞
事作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
市私恩不如扶公義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
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血氣之怒不可有禮義之怒不可無
大聰明底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底人小事必伺察蓋
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懵懂音蒙董昏愚也）

山生金反自剋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天下悔
吝憂虞皆自致之也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
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常有小病則愼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
過懶者久閒愈廢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
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心自然掃去
遇難處之事必須用兩箇如之何遇難處之人必須用
三箇必自反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妥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
色家常不招非笑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處富貴者不知世有炎凉小人處貧賤者不知世有窺
伺小人是皆不關自己痛癢故也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
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
駕馭之其下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
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當此每兢兢
以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
今人思人財財未必得故不如不思存害人心人未必
傷故不如不存欲記人過者未必能復故不如不記
欲矙美色者未必能獲故不如不矙種種私心存之
何益徒自薄耳（矙音勘與瞰通俯視也）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畏我。而逐辱之。已甚辱之已甚。人或起而我應。則又當何如耶。詈音利。

利猶水也。滋潤萬物。似不可無。然過多則傷物。名猶火也。照耀萬物。似不可無。然不戢則焚身。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夜行能禁我之無奸於人。不能禁犬之無吠於我。能保我之無議於人。不能保人之無議於我。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之理。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受妒。不若韜精以示拙。韜音叨。藏也。

謙美德也。過則爲多詐。儉亦美德也。過則爲慳鄙。讓懿行也。過則爲足恭。默亦懿行也。過則爲藏奸。慳音謙。吝也。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己情不可縱。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往往溺於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

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欲。則心自清。

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過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智。則可以堤防不測之事。

性不可縱。怒不可遏。語不可激。飲不可過。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釀音娘去聲。謂如作酒也。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立身高一步方超達。處世退一步方安樂。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說話務說與知音之人。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

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卽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愚謂圓融亦要裁之於義。否則爲同流合汙矣。拗音坳上聲。又云聱。固相違也。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耶。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謙恭遜讓。自古爲然。聖如孔子。鄉黨之間。猶且恂恂。況下此者乎。常見今之人。稍稱饒富。微有功名。於鄰里鄉黨之間。拱手作揖。便有許多尊大驕傲之態。此皆讀書不多。見聞不廣之故。不知鄰里鄉黨。最爲要緊。如火燭盜賊。必賴鄰里相救。鼠牙雀角。必仗鄰里公言。考試赴任。必用鄰里保結。豈可尊大驕矜。卽如親友亦宜浹洽。若平日不肯聯屬。設遇一時有事。則人將視我陌路。誰爲匡扶。更有陰險小人。不但不爲排解。卽於此中生端激變。惟恐禍之不烈。是我竟成孤

注矣。且謙恭遜讓。在家固不可忽。而旅邸舟次。更爲要緊。小則取辱。大則可危。易稱謙尊而光。所以六十四卦中。六爻皆吉者。謙也。

省過類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灑音沙上聲。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聞善則拜。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中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人以善與過告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冲。一分長進。

一分倨傲。一分墮落。易稱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有以也。

貴莫貴於求過。病莫病於愎諫。愎音闢。很戾也。又咈也。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訶責。非其夥愛。孰肯諫諍。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忙處事為常。向閙中先檢點。動時念想。須從靜裏密操持。

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闒茸不可謂寬大。闒茸音塔冗。庸鄙無才能也。

求見知於人世易。求真知於自己難。求粉飾於耳目易。求無愧於隱微難。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何以下達。惟有飾非。何以上達。無如改過。

平地坦途。車豈無蹶。巨浪洪濤。舟亦可渡。料無事。必有事。恐有事。必無事。

富時不儉。貧時悔。潛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吉人安詳。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很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要知自家是君子小人。只於五更頭檢點思想。底是甚麼。便見得。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湔音箋。濯洗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我不害人。人不害我。人之害我。由我害人。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怠惰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則人起携貳之志。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即此是

天堂地獄。

有爲人說眼前報應。有聽人說報應諸事。有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授人。亦是善事。

真心好善者。須自尋己過。便有進步。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相也。

老成之人。言似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游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使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桎音質足械。梏音谷手械。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於行事則反之。何哉。

作善豈非好事。然有一好名之心。即招謗招禍之道。

德業常看勝於我者。則愧恥自增。境遇常看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息。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耳能聽。目能明。吾身之至寶。若用之以求人過失。而不用之以內照。是以我之至寶。徒爲人用。豈不可惜。

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

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者造惡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閒事少管則鮮咎閒言少說則省過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讓人之術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人言果屬無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

夫人修持善惡自起於心心是五賊之苗萬惡之根善惡攸分感應如響故君子千日行善善猶未足片時行惡惡便有餘可不慎乎

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皆備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惟是起心之處動念之時先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為至要耳

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介在幾希不可不察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上下昭著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

則損其現福吾何以不懼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當奮然振厲日日知非從心曲隱微處默自洗滌簡點譬如千年暗室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具是三心方可改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嗔怒今戒不怒此就事而改者也強制於外終非究竟之道善改過者雖禁其事當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一思及此有對

食傷心。不得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是。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以之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當懽然順受。何怒之有。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若能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如伐樹去根。枝葉枯萃。此改過遷善之要道也。

夫改悔之法。惟在自己時時打點耳。即命當顯榮。恆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恆作拂逆想。即口頗足食。恆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恆作恐懼想。即世家望重。恆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恆作謭劣想。遠思追揚祖父之德。近思消弭平生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成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非。念念如此。事事如此。自然全體是善。福將集而災立轉矣。謭音剪。淺也 劣音烈。薄也

安命類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不能囿。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既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囿

命應富貴者。美好之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湊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好之事。將成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可見富貴貧賤。皆由於命。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

而譏處逆境者之無能矣。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諺云。緊行慢行。前程止有者些路。逆取順取。命裏止有者些財。何苦損人利己。自多貪圖也。

安天命之說。與老成言之則易。與少年言之則難。蓋少年志氣英發。每欲以人勝天也。盡人事之說。與少年言之則易。與老成言之則難。蓋老成精神衰憊。每欲

以人聽天也究之人事自有所當盡天命自有所宜安二者相需而不相悖

人每以聽其自然謂之順天不知天賦我以聰明才識與庸衆不同者原有許大事業待我盡之若聽其自然而人事不盡是逆天也安得謂之順哉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智者不與命鬬法鬬理鬬勢鬬

有一樂境界便有一不樂底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不好底相乘除只是尋常茶飯實地風光纔是箇安樂窩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者盌飯只穿者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幾幾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也

凡人憂愁抑尼至於病至於困至於死皆起於妄想耳何爲妄想曰於人有非分之求於天有過量之望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補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但以情理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近見一仙史云爐中鉛汞違心邪得成丹旨哉斯言世人可以醒悟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子生而母危鏹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以節用病可以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逆一視而欣戚兩忘鏹音襁白金別名

藿食草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白金黃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藿音霍豆葉也騁音逞直馳也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也府藏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罹音離。遭也。）

行合道義。不卜自吉。行悖道義。縱卜亦凶。人當自卜。不必問卜。

省費以養財。安分以養福。

過分求福。適以速禍。安分遠禍。將自得福。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

若富貴功名。由我力取。則造物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

腳跟。則讒夫得志。

榮利造化。特以戲人。一毫著意。便屬桎梏。

人之一生。雖云命定。而命由心造。相從心生。今人多將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如操左劵。營

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該富饒者。自期坐致豐亨。經營不必殫謀也。至謂一生無禍者。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徒聽命章。叛命入墮志失業。不加修省。拘泥不通。其愚甚矣。昔袁了凡先生立命之學。始以命數自拘。繼遇雲谷禪師。方知命由心立。福自己求。力行善事。後果登第生子。再如雙胞兄弟。始同終異之說。其初事事相同。命當齊貴。至赴選時。弟因姦淫鄰孀。夭亡斬後。兄緣挑逗不染。聯捷多嗣。即此二者。命乎人乎。愚謂日行善事。命雖凶而轉吉。日行惡事。命縱吉而反凶。若拘拘於命數。而不修為者。是猶炊飯待火。而不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夫子罕言之。（劵音勸。契也。）

言語類

靜而存養。須先清理念頭。動而省察。須先檢點言語。

處事胸中了了。不多言。尤妙。事不見機。必致恥辱。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人前做得出。底方可說。人前說得出。底方可做。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默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他非。

親友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誚。（誚音樵去聲。以言相責也。）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啜同歠音撮嘗也頰音刼面旁也）

能受善言如市人受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必有奇窮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不能受言者不可多與一言此是善交法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如壓卵聞温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纊音曠絮之細者）

開口譏誚人是輕薄第一件不惟喪德亦足喪身

凡事韜晦不獨益己抑且益人凡事表暴不獨損人抑且損己（暴音僕顯示也）

會心之語當以不解解之無稽之言是在不聽聽耳

事遇快意處當轉言遇快意處當住

甘人之語多不論其是非激人之語多不顧其利害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訾音子毀也躁音竈急進也不安靜也）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譚酒謔慎勿形言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冗音茸上聲俗作宂非）

一坐之中有好彈射人者吾獨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

對失意人不譚得意事處得意日不忘失意時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之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言

聽言當以理察傳之小人之口不足輕重出之正人君子便有關係故我輩之言如錐畫沙堅而不移聽人之言如鳥行空過而不著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理義野人之言也

少年時作收斂語謂之失時老年人作壯往語亦謂之失時

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

仲其辨是增人過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後改

議見每欲淺人一層或反入於淺議論每欲高人一層或反入於卑蓋不見理而求勝不思致用而徒快於言故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記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譚親友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既可示人標榜更可免吾口過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我有寃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常入耳言之何益

拜訪坐定先敘寒溫次陳問見纔而方道來意此大概皆然若在午交初識則一切新聞尤須留意庶不至禍從口出（概音盖梗槩也）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謊音荒上聲妄語也）

交接宴會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言語之間須留心檢點切勿犯人忌諱令其愧恨不獨自失厚道亦且結怨於人也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逭禍（纖音先微細也　諢音混弄言也）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妒抑且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惟有飭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庶幾可耳若一言有失懊愧無及言不可不慎所謂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也（諳音安悉也熟聞也）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至於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爲笑端如昔人并記飛閣流丹誤爲舟之類可鑒也（竄音爨改易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甚。固多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寓鼓舞於褒貶之中。至誠待人。必不我怨。且嘉者逢人說項。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駁音博。同駮。論列是非也。

戲而不謔。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即聖賢亦未必然。

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讐。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百計挽回。究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底。何不於乘醉乘興高譚闊論時。略加謹慎。免追駟馬。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騭。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為新奇。喜譚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為我作矣。

語云。開卷有益。今謂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怪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敷為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為逸韻。以私情苟合為風流。實則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即老成歷練。猶或為之搖惑。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之言。看者竟認為實有其事。遂以鑽穴踰牆為美舉。以六禮父命為餘文。因而傷風壞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以致大行有虧。人所不齒。然小說中亦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事涉渺茫。人多將信將疑。況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既以引誘於其前。而復禁介於其後。賢者有所不能。況未必賢乎。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淫詞小說。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優政也歟。

今之詩文閒集。不出古人遺意。佳者尚足膾炙人口。謬者不過遺笑大方。無甚關係。至於陰陽五行之理。其

中生剋制化。極其幽微。從前亂人觀聽者。至今稱為恨事。苟或見聞不廣。道理未徹。切勿妄立議論。恐一經鋟梓。則日後悞人不淺也。騭。隲本字。定也。成也。緘音堅。封也。

嬉笑戲謔。才人不免。或行吟聯句。或握手賡歌。不過藉此遣懷。以適興趣。今人則以手舞足蹈。隨口亂譚為樂。常有最莫逆之友。姊舅之親。有於戲謔時。一言偶中而成終身儲怨者。不可枚舉。以戲作真。致禍匪小。如手足相加。比拳較力。一有不照。致亡身犯辟者有之。

語云。惟勤有功。凡戲無益。又云。戲言無益。酒後尤甚。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懽亦無大害揚
隱微諱中冓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詼音
奎諧音㲉譃也刪也綺音起繒素爲文也冓音覯中冓宮中深密處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
文其言而詒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
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
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衆非
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其謀而怨者或以敗乃事矣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
不多言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
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龎愚
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
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
言係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
乎有信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
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鹵音魯莽音茫上聲苟且也便音楩便便辨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干
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己無
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
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
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
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
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
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

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兕也言堂滿
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呫音
帖囁音聶切切附耳小語也睇音第目小視也躡音聶足相履也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
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搖
蕩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
此不作詞曲
羅貫中編撰小說數十種摹寫姦盜機巧之狀變詐百
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如此

祝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皆侮之詩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乃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剌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剌一歲五七次病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隱射誣人不少矣視舌猶存當在他快而已儇音選慧利也方言疾也又音喧義同

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雖論文談詩亦須愼之

頤大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蓋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大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鐘鼓叩之然後鳴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可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易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書曰唯口出好興戎詩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謂讒言如食之甘使人嗜之不厭亂日進也曲禮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者謂以道爲言也緇衣篇曰君子不倡游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道也坊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家語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莊子人間世篇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又周禮大司寇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謂訛言惑衆也古有愼言人名磨兜堅者宋先生濂銘之其畧曰磨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由是觀之古今經籍子史戒人愼言者不一而足人特未之思耳故復雜引此以致丁寧云餤音啖餅屬

庸行編卷之一終

庸行編卷之二

廣陵史典搢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參補

闘山尚朝柱擎一父校梓

操守類（操草平聲把持也）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謂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溼。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為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為忍耐漢。（[illegible]輕也佻音條[illegible]也燥蘇去聲溼音失蝕音石）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為貴。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禾稼賴乎秋成。人品重乎晚節。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為大機械。和不誠。則為真鄉原。（截前入聲截齊也原音愿謹慤也善也）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纔是手段。風狂雨急時。立得定方是脚跟。

澹泊之守。須從穠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勘過。（穠音農花木盛貌勘音看校也）

憐之一字。吾不樂受。做之一字。吾不敢居。不受憐所以見學問。不居做所以徵涵養。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蘿蔦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為魚鳥親人。（蠅音淫驥音記千里馬也蘿音羅女蘿兎絲也蔦音鳥寄生草也皆蔓生）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能脫俗便是奇。不合汙便是清。

欲作精金美玉底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底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揭音桀高舉也掀音軒以手高舉也）

青天白日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底經綸。自臨淡履薄處操出。

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第一要緊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况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

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却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底根本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將嗤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於貧嘵嘵者可厭也嗤音癡笑也嘵音囂恐懼告愬也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若曉起

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凡人但遇逆境只宜安靜不宜躁動如舟行遇逆風必欲開船鮮有不失事者躁音竈急進也不安靜也

俗氣入骨即吞刀刮腸飲灰洗胃覺俗態之益至正氣故靈即刀鋸在前鼎鑊具後見英風之益露

語云世俗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黃庭堅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異於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是非邪正之交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利害得失之會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眞修之士

豪傑向儉淡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

發端無緒歸結還自支離入門一差進步終成恍忽

積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若拘持當思圓轉

拖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圓之妙便宜在一耐字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凡人一生未必盡是逆境卑田院兒亦有幾日好運只爲看得容易以爲去而復來誰知事機錯過不能再得若肯存心謹慎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小小成箇局面何至沿門持鉢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欵欵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毋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恥。傲亦非宜。總不如蕭然自遠。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閽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閽音昏。守門隸也。悍音旱。強很也。數音索。頻也。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為疎亢。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祕語。恐致有與草疑我與謀。又恐不與我合者。適值有事。疑為下石。祕音避。密也。隱也。

冠履服飾。不必為崖異。亦不必趨時太甚。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者。此乃清中之濁。吾以為清事之一蠹。崖異出莊子。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忌之念。

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扳擠之計。扳音班。引也。擠推本字。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與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占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帑音倘。又音奴。金帛藏也。朘音纖。縮也。[illegible]音戢。

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當讀書守志。安分經營。若家貧亦惟勤學立行。為鄉黨所重。自有為之地者。若萃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行客以大道為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荊榛。或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循大道者反行在前。旋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淖音鬧。泥也。

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開禁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曷以清淨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自紛紛何益哉。

書畫古帖。可以遺興。花木禽魚。可以陶情。若夫設心機。費重賄。則可不必矣。賄灰上聲。財也。

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謀則泄。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傍觀。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飭音尺，整也。與敕通。）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今有人。考其生平。言稱道德。行法先民。宜乎其吉祥駢集。而家道日見衰微者何故。良由心術之不端也。雖未有損人利已之事。而時懷我强彼弱之思。雖未有

殘忍刻薄之爲。而時萌幸災樂禍之意。由此推之。非是不做壞事。力量不能做壞事。若一朝得志。亦何憚而不爲。如可以行不義。而不行。可以作不仁。而不作。纔是心術端方之士。獲福必求矣。（駢音緶，聯也。）

絶葷是難事。不必勉强。不食牛犬。不特殺。似爲得中。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亨用。減一分志氣。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挫音剉，摧也。）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近慳。自度所處之地。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吝太甚。未免有俗惡之態。豈不爲人所鄙。（慳音謙，恪也。度音鐸，忖也。）

青樓翠館之游。不但有關行止。此中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即幸而無事。毒種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世人違悖道理。失其操守。無非爲財耳。久之。利令智昏。始猶不顧是非。繼則不顧利害。非好死也。好利也。蓋義中之利。細積而徐至。非義之利。横發而快心。世人往往去彼取此。以求滿意。及意滿而惡亦滿。惡滿而禍亦滿矣。

世人以屬託爲媒利捷徑。聽屬者亦以爲厚。若人而有德色。即使解急辯枉。屬而聽之。已非其分。況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無辜含冤。有罪倖免。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壞心術。損陰騭。甚矣。即使所言近公。而實有所利之。鄉里訾議。鬼神鑒察。屋漏康衢。肺肝如見。肯令其有完名乎。更有一面講學。一面居間。動曰脱人刑獄。賄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嗟乎。此説倡而罔上行私。壞法亂紀之徒。幾接踵於世。兼隅不能越。彈射不能加。眞名教罪人也。（屬音祝，託也。加[illegible]非。）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以清吏二字。其倣簠簋之意綦重。
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
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
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聒噪於妯娌
鬩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形官無後。宜也。清官而催絕
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衙音咸。官吏階位也。簠音甫。簋音癸。皆盛黍稷器也。箴同鍼。秕音彼。不成粟也。噪音燥。鳥羣鳴也。詈音利。罵也。妯音逐。娌音里。兄弟之妻也。

敬畏類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
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
和。而後禮義立。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
義也。知禮義。則知所敬畏矣。冠去聲 長上聲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
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
謂恐懼也。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何用求福報哉。

人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
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
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心在焉則謂之敬。如對客譚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
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

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佑。
雖有疾病。安能為害乎。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
畏。畏小人。則無豪橫之名。橫去聲

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也。

慾心一萌。當以禮義勝之。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論心性之學矣。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聖賢之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勞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為。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細行不修，非美玉；良心一壞，即殘碁。人若一念逆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乎。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大學中庸二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著力。

人惟一心，起為念慮，念慮之正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千古聖賢，不過察諸一念之微。

天地鬼神，多於此處勘人善惡。人能於此俯仰無愧，衾影無慚，又何暗室之可欺乎。

人所不見不聞之處，乃善惡初分之介也。此時衆念發心，一毫不可自欺，靜則存之，動則察之，時時刻刻，無念不然，方是實落工夫。

日裏聖賢，心中盜蹠，勸人而不自勸，名為掛榜修行。獨慚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

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鉅。及其情慾相亂，愛惡交攻，自傷其生，不可救

藥，可不慎哉。

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著也。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人為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目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王考較。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愼。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乎。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己道理當然。卽道高天下。德出人羣。亦是儒

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足怪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曲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每遇風雨必興。蓋畏天也。若夫無知小民。雨多則怨澇。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抑知陰陽各有定數。或官苛猛。或民造業。皆能致其不時乎。

從來災無妄起。變不虛生。人事不修。災變乃逢。敬天之怒。惟在齋戒修省。敬恭誠慤而已。毋見禱雨祈晴。人多視爲故事。屠沽漁獵之禁。陽奉陰違。僻地宰殺。較常更慘。水族禽卵。倍遭屠戮。旣逆國之大禁。又悖上天好生之心。禳禱者雖費精神法力。不愈熾天怒耶。而冥頑之輩。不思人心不誠。反謗祈禱無術。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女人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論名理。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

鬼神古之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默然。大惡之。年餘卒。夫鬼神體物不遺。無往不在。阮言無鬼神。是無敬畏之心矣。旣無敬畏。又安能免其災殃耶。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卽是順天。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毋於斗降三七日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用心何如也。況在茹素

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茹音如。以菜下食也。

世人信古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傀然傲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傲倖音驕幸。覬非望也。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曰。豈有邪鬼能迷

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

鄒東廓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莫峯先生曰。此語原道得盡。千聖萬賢。眞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眞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若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蚤致審於欺慊之介也。斥音尺。黜擯也。斲音捉。削也。

曠古未有之事。不可恃之爲祥。常戒慎修省。以答天意。

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很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撙音尊上聲。裁抑也。

以富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小。蓋矜誇之所以取禍者。皆由一念驕心害之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子弟命名起字。勿犯古先聖賢及先世之諱。

衣冠珮玉。可以化彊暴。茨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

慾。可以服鬼神。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好去聲

傅休奕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用聖典拭几棚窗。定陰削一生壽算。刻淫書災梨賊棗。必遠遣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拭音釋。拭垢潔也。

宋建炎中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滚隱天
知人情無爲實窮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
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鄭忠定王清之不欺暗室贊云境有明暗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十目已周形諸事爲洪水橫流袞袞提市
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蘧伯玉不以昏行變節顏子淵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
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
虧此皆愼乎隱微枕善而居者若韓歆事光武指天

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
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名之赴
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
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繫腰帶太后
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
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敬畏蓋可忽乎哉冀音記坰同駉歆同欣拊音撫拍也愕音萼驚遽貌

讀書類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
說夫子斥之至於學易學詩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既而歸魯刪
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堯舜者舍書
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
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
多聞下至蘇秦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
陋矣斥音敕揣揣也說音稅巧言以移人意
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譚非語孟大學中庸不觀

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
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
成士風已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
講逢掖之所譚幾若倡兒之禮佛俳家之談禮者是
可歎也掖音亦縫掖儒行衣逢掖之衣逢大袂也掖臂下也
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
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
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
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

學宣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怠。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斯可謂善學矣。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也。叱音斥。大訶也。咤同吒。音咤去聲。怒聲也。

君子之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也。郭登味蠹魚詩末云。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蠹音妒。蛀書蟲也。

讀書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借寇兵而齎盜糧矣。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心是活物。常安頓在經書中。庶免外誘。

養無用之人。則臨事不濟。讀無用之書。則臨文不符。窮無用之理。則臨義不斷。

窮理慎無窮文字之理。率性慎無率氣稟之性。安命慎無安術數之命。

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讀書萬卷。臨文了無一句。何也。其趣不親也。賓客滿堂。緩急不相助者。彼以貌合。非以天屬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

想曰。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觸音充入聲。觸也。

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譚及身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嗜慾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真樂。功名之可貴。不如道德之真貴。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必須去草。然後真種發生。讀書必須去欲。然後真機萌動。

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為恥。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難矣

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讀已見書如逢故人

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銷帳

士當先行實後文藝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

今人纔看者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氣習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脱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梗音庚上聲塞也病也

范忠宣公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乃可以見古人之心

司馬温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

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東坡先生讀書如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覈音劾考事得實也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前輩

丈夫讀書欲以貫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

宜少近。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為主。膽為用。事無難矣。

看歷朝事。當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瞭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底禍胎。只一箇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名和平。

惜寸陰者。乃有凌轢千古之志。憐微才者。乃有馳驅豪傑之心。轢音歷。車所踐也。又音落。義同。

惟書不問富貴貧賤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才智英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德性融其偏。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假使為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斵害。介甫可為不善用周禮者。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

凡讀書法。原以經為主。苟經術淺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邃音遂。深遠也。

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明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耀。而舉止自不寒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

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
腐寂寞。譬天道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士人立身。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嗜慾澹則
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恥辱免。恥辱免
則立品尊。立品尊則人望之如泰山北斗。

看書求理。必須胸中點頭。與人譚理。亦須令人胸中點
頭。

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
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

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
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
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
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
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貲財之多寡。角生
理之巧拙。比嗜慾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
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
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王端毅公恕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
齋先生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
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
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
便當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
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
且又或有遇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
爲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

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
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公曰然。（曾音[illegible]。實也。扞音搆。拒也。格。堅不可入也。）

薛文清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
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
爲師訓。

或問夏原吉公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
嘗不自學來。

讀書貴能有眼。如道德經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

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愣音伶平聲同倰。

士大夫予弟類欲赴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閉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眞修行人。豈須靜室。滄公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廢年。平生舊所讀之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錄與碌同。

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可見律典與經史并重。今人多鄙刀筆刑名之學。謂非長厚者所爲。此意亦未爲不是。然一遇倉卒之變。無所適從。有因無礙之細故。而反蹈不宥之重典者。皆由平日不知律令故也。夫律旣有本條。又有新例。情僞多端。輕重不一。若不流心寓目。將同於不知法度之人。況場屋判題用律。講約化民用律。是律爲　朝廷大政。諄切示人。豈可不加講究而忽視之乎。

聞名人登第。可以信此道之不負人。聞淺人登第。又可以悟此道之不遠人。

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發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眞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攜音奚。提也。攜持也。俗作攜携。非。瞬音舜。同瞚。開闔目數搖也。

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得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

於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於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於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於其閒。此等處旣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沈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吾友。其無愧怍於心者。自然晬盎於面。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晬音歲。清和潤澤貌。盎音昂去聲。盛貌。

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

人心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澆音驍沃也灌音貫漑也

邵子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分別是非去彼取此耳

又曰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朱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立教類

列女傳漢劉向著曰古者婦人妊音任子寢不側臥不側其身坐不邊坐不偏其身立不蹕當作跛音庇立不任一足也不食邪味不正之味

割切肉不正不食席坐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不正之色耳不聽淫聲不正之聲夜則令瞽無目者精於聲誦詩詩名周南道也言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者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當妙合而凝之時正神生神發之初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內禮儀可為法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眾妾與可者必求其寬容裕也安慈也愛惠也順溫也和良也易恭莊敬也畏慎而寡言者此婦德之純者使為子師可為子師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亦類之子能食食音似飯也教以右手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也能言勿使驕聲男唯應之速剛之義也女俞應之緩柔之義也男鞶音盤帶也革皮也女鞶絲帛也男革女絲亦剛柔之義六年六歲也教之數一十百千萬與方名東西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席坐不共食不共器食教之有別八年出入門戶行也及即席坐也飲食食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承上行坐食皆知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六甲也已上兼男女言十年日幼出就外傅教學之師居宿居日宿夜於外學書字也即六書計算法也即九數衣不帛襦音如上衣袴音庫下衣俱不用帛防奢靡也禮帥音率循初初時所教者朝夕學幼儀幼事長之禮儀請肄音異習也簡書諒信實也已上皆請於外傅肄習之十有三年學樂音岳誦詩樂

舞勺。(勺美武王之詩。歌勺爲節而舞。)成童。(十五以上。)舞象。(象美文王之詩。歌象爲節而舞。)學射(五射)御。(五御。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二十(曰弱)而冠。(去聲。加冠。)始學禮。(五禮。)可以衣(去聲。著也。)裘帛。(冠而後服備也。)舞大夏。(禹樂名。樂之文武兼備者。)惇(篤也。)行孝弟。博學不教。(博文而不教人。恐未精也。)內而不出。(含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已也。)三十(曰壯)而有室。(妻也。)始理男事。(受田給役。)博學無方。(常也。唯善是師。)孫(音遜)友。(順事朋友。)視志。(觀其志意所向。惟善是取。)四十(曰強)始仕。(治一官之小事。)方(猶對也。)物(猶事也。)出謀(論理)發慮。(是隨事謀慮也。)道合則服(任事)從。(從君。)五十(曰艾)命爲大夫。服(任也。)官政。(統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致事。(還致職事於君。)女子十年不出。(不出閨門。)姆(音母。女師。)教婉(音宛。言語柔順。)娩(音晚。容貌柔順。)聽(有所從。無所違也。受也。從。教以女德。)此執麻枲。(音洗。麻之有子者。此績事也。)治絲繭。(音簡。織事也。)織紝。(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紃。(音巡。似絛。)學女事。(教以女事。)以共(同供)衣服。觀於祭祀。(饗先祖也。)納酒漿。籩(竹豆。)豆。(木豆。宴饗器也。)菹。(音疽。酢菜。)醢。(音海。肉醬。)禮相(去聲)助奠。(薦也。此教以祭祀之禮。)十有五年而笄。(音雞。簪也。許嫁乃笄。)二十而嫁。有故。(父母之喪。)二十三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不待聘而從之。)

眞西山先生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此立教之原也。故并詳載之。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鑠音商入聲。銷金也。與鑠同。)

東萊呂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不如此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詁音古。又音互。訓故也。躐音列。越級也。)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灑音篩上聲。汎也。穉音治。凡物幼小皆曰穉。扞音漢。抵也。扞也。格又音劾。堅不可入也。勝如字。)

小學序略。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

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補。於聖人之道何似哉。

古昔盛時。立教有其地。施教有其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下。至於庶人。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故學

聖人之道者。學之必自小學始。塾音孰。閭巷之學也。黨學曰庠。州學曰序。近世以來。人自成童而後。父師多教之讀大學。起不復誦習小學。又或者其所習工詞章科舉之學。於日用切身之事。濶略不講。是猶升堂而不及階。入室而不及門。欲求將來德業臻於大成也難矣。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氏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橘音居入聲。果名。

康節邵子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

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善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

惟曰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歟音歟。蘤花蟲也。蘤音癸。異也。詐也。譎音決。譎欺也。隕音允。從高下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楷音諧。楷書法書也。

朱子曰。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

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

又曰。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儘讀如此。極也。皆也。不作盡。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張子之言。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

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難去聲。滯義也。從音聰。從容。舒緩貌。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穿音串。貫穿。通透也。浹洽音狹。謂浸潤周徧也。

張爾公先生曰。古者子生十年。入小學。則教以六書正

始也士由少迄壯。不徵於字。欲求通於文。不觳於文。欲求通於道。譬瞽者使驅遠。聾者使審音。其孰信之。俗書繁興。後人僞增者日衆。故字苟害道。雖使倉頡復生。而命曰授不能苟同。他臆剏謬傳。競尚僻異。譬正尤不宜少恕。傳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不得見。衷諸理而已。字不協聖賢義理。俗也。非正也。學不貫經史源流。正也。非通也。故不敢曲徇前哲。必援證以裨助身心政敎爲首。辭章詩賦次之。明體適用。準程具在。可以類推。昔孔孟未撰字說。周程不講音和。究

不失爲古至聖大賢善學者。据字窮理。循本暨末。由躬行措諸天下國家。處則爲碩儒。出則爲名公卿。六書始小學。其同歸於大道一也。不然。騁私智。溺訓詁。箴識古文奇字。無絲髮補於世。去聾瞽咫尺耳。弊豈獨甚守說文者哉。至於鐘鼎金石之文。秦漢碑銘之篆。未可施於楷隸。列於簡牘。陳之章奏。姑舍是可也。

又曰。異方殊音。勢難遽一。苟不推音考義。未有不爲方俗所蔽者也。善學者。必就其音之雜。以求其義之正。必審其俗之異。以歸於音之同。不然。非獨不合古音。徇今音而失之。要當悉心講求正韻正聲。勿概爲方音所蔽。庶幾音義兼得之矣。瞽音古無眸子也頡音結倉頡古史官剏字者與詰同

孝經十八篇。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爲萬世人倫之極。所謂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者也。今論孝於聖門。且歸本於夫子。推原所以作經之意。蓋曰聖乎儒者之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興起流俗者。心良苦而切至矣。世儒豈可以其未列選士之科。而缺焉不講哉。

人之讀書。不貴於多。貴於不可間斷。如一曝十寒。終無進境。古有十三經。今取士止用四書五經。至於孝經。

近日取用論題。以四書五經孝經統而計之。日誦二百字。不過六年。則經書皆讀矣。若止習一經。更覺易於爲力。今將經書字數附後。

大學一千七百三十三字。 中庸三千五百五字。 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四書共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字若中人之資質性鈍者日誦百字年半可畢 易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 書經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經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 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訓誨子弟之道。前言往行。載諸典籍。予寡聞淺見。安敢妄事臆說。但校試既重時文。而選舉專求實學。苟入門不慎。終涉岐途。今名公循儒。謗掖後進。無不人操寶鑰。家奉南車。獨是教法各成一家。多有尋常忽而不計。予秉先人遺訓。諮詢時髦。畧有芻蕘一得。不揣固陋。敢質高明。如童子六歲啓蒙受業。原利其混沌未鑿。堅白難移。近日惑於七顛八倒之說。姑息從事。亘至九歲。始令入學。不知蒙者昧也。謂其昧於世事也。一至九歲。則不昧矣。以不昧世事之人。紛華漸染

一旦督其執經問道。在沈潛聰慧。猶可勉驅。若遇椎魯浮躁之資。縱多方教導。有不能令其識一字。誦一言者。識字誦言尚難。況其大者乎。愚謂七顛八倒之說。非緩期於九齡。乃刻限於六歲也。至如讀書。須先令其識字。未讀者細心指示。已讀者令其存想。如存想不出。隨查讀過寫過之字。與之印証。讀時務使口到眼到心到。寧可緩念。使句讀清楚。切貪捷誦。令吐字含糊。生書則寧少而勿多。多讀不若勤理。退前溫後。是爲良法。又如蒙童習字。先用紅影減筆。令其描

綌。甫能持筆。即當教以後先。次及周正。及脫手能書。不克遽就。爲師長者。或先寫邊旁。或先寫上半。俾有徑可循。爲則不遠。愼勿省手巧寫。積慣難改。致爲後累。又六經四書小註。先賢體貼入微。折衷盡善。近多率意妄刪。只爲簡便易讀。不知前人疏解精意。所以羽翼經傳。闡奧旨而開來學者。其功不小。今　功令盡掃葛藤。擯斥新說。洵爲舉業正鵠。遵者中式。背者見遺。有志觀光。何可不熟。至學庸小註。尤爲喫緊。不可一字遺漏。論孟節取。不若少删。倘子弟資質中下。

苦難記誦。莫若先讀論孟。再及學庸。取其字句顯明。易於入口。當量其資性。少讀數行。不過稍遲時日。若必欲求捷效。妄加去取。徒完經書之事。日後講解。復加補遺。是欲速反遲矣。再如未讀經時。工夫儘暇。當與調聲叶韻。講解故事。亦可教其做對。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則對聯亦必精工。非徒爲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於通曉。講解透徹。不獨啓其效法之心。且足令其漸知文義。經書既完。又當熟誦古文。旁

觀史鑑。本經之外。兼涉諸經。腹笥既充。下筆自然典
雅。否則說理雖然明暢。其如修詞單弱何。至開筆爲
文。先須講明題旨。闡透來踪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
節重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想得融會貫通。方可下
筆。破承只須一月。開講要作半年。若開講未精。遽徵
全幅。中等筆性。斷然生硬。迨至開講明白。則又當令
其竟爲全文。切勿出股對股。扶墻摸壁。囿其知識。今
日縱術規蹈矩。異日必不能自起爐竈。成篇之後。作
文會期。切勿間斷。務管構思。毋蹈腐舊。毋襲陳言。要

在隨時變化。揣摹風氣。獨出心裁。切忌油腔滑調。一
切時文。構在於多。選貴於少。少選以供吟味。體貼之
功。多構以爲推廣識見之益。準之以墨。裁叅之以先
輩。而刻文與我。或美惡懸殊。或新舊異調。尤貴於看
同會勝我之文。比如一題到手。在我苦思構就。猶屬
牽強。在人意到筆隨。悠游合拍。某處窘於題。而何以
寬然有餘。某處亦合想頭。何以詞不達意。觸類旁通。
奏效更捷。所謂從師亦要取友也。總之自開蒙以至
舉業。全在師長靜專嚴督。因材造就。迎機而導。不徒

專事鞭朴。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爲式。應師
豈易言也哉。（芻音初。刈草。蕘音饒。采薪。椎音錘。言樸鈍如椎也。闒音[illegible]也。搦音諾。按也。）
呂晚邨云。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貴簡切而高
渾。小講貴虛涵而勿盡。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提比
之籠翻而勿急。小比點次老練。中股開闔切實。後股
推廓而不餒不泛。過文宜反宜正。緩急合度。結比有
餘勇。掉尾力勁而有別趣。一句當折發全章。數節當
翦裁有要。半段半句。當緬咽得氣。過脉叠句。當上瞻
下顧。而實做本位。連斷詳略不可混。兩截對扇。各有

定義。立柱分股。不可合掌。布局命意。不可複叠。此皆
宜於童子試筆時講明之。
延師不宜數易。尤貴循序因材。初則訓蒙。次則講解。終
則舉業。近見務名之家。子弟方解伊吾。即遍延舉業
名師訓誨。在教者固可照道而施。受者豈能躐等而
悟。是欲求實濟。反悞於虛名矣。更有延師於家。以狎
昵爲浹洽。追陪代勞。褻不禮貌者。或因猾介爲迂腐。
睽違冷落。絕不晤談者。至於一切供具飲食。委諸僕
從家人。草率荒凉。置之弗問。夫以子弟之人品學業。

賴之於師。是屬望於師者重。而禮貌乎師者。何可或輕。如此而欲師長之悉心以訓子弟之道。遂有成。豈可得乎。愚以爲供魄不在過豐。而在誠潔無間。脩脯不在過厚。而在依期有濟。我之誠敬既盡。而師焉有不苦切以教者耶。試看科第之家。無有不隆師者。顧高明階意焉。鈝音吟。衆聲也。俗作[illegible]非。

朱卓月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衆。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

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使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

呂晚村曰。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生。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延師之家。惟覬苟承吾意者。如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謀以求進。既得之。甚有阿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師既如是。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攫音角。攫取也。擠音濟。排也。又上聲。

詩書詞賦。才人成名後。寄興事也。若夫八股未成。志願未就。姑緩入詞壇一道。豈可以有限心思。無價光陰。先攻末技。愚謂誦讀之餘。惟宜諮訪物情。揣摩經濟。以爲異日 廟堂之用。否則縱然蜚鳴。如諸葛武侯云。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何至於對策尚字。精研書學。亦不可忽視之也。蜚與飛同。

子弟少年時。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時時遏抑他。則驕氣自除。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朴實近裡。其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即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世上豈眞萬般皆下品乎。此特勉勵幼學之言耳。若後生執定此語。便目空一世。恐非遠大之器所宜。是在賢父兄之教誨耳。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自成者少矣。

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而無實。若開口出刻薄尖酸議論。及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淸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非讀書。不能登貴顯之地。非積善。不能生聰慧之兒。是讀書與積善。乃功名之本源。瓜豆之種苗。相感而不相背者也。今人以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認爲左券。若然。則是讀書積善。較之尋龍覓穴。反遜一籌。豈白卷能居前列。惡簿能產佳兒哉。世俗之談。可發一笑。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朱子曰。晁氏以道中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勖之哉。勖音畜。勉也。從冒力。作勗非。

孩童開蒙。只宜徐徐教導。不可任施鞭朴。蓋以血氣未足。知識未全。如含葩嫩蕊。俟其時至。自然開放。若不能循循善誘。一味嚴厲。不獨聰明反閉。機括反蒙。往往夢寐驚悸。恐嚇成獃。豈不可惜。葩音帕平聲。華也。悸音忌。病中恐怯也。與悸通。嚇音赫。怒也。又音下。義同。獃音厓。癡也。

父嚴母慈。天性爲然。賢愚不易。然母太慈。固傷姑息。父太嚴。未免苛求。久之督責太過。其子反恐懼不前。不但智識顚倒。卽言語問答。皆逡巡不敢出口。此由拘束已甚。欲速期成之故也。予謂母當慈。不宜太慈。父

當嚴。不宜太嚴。方爲中道。（逡音竣。逡巡行不進貌。又音峻。義同。）
今人每言女生外向。遂忽略不教。不知養子不教。玷止
家門。養女不教。患貽他姓。故婦道首在循大體。孝舅
姑。和妯娌。敬夫君。訓子女。恤奴婢。勤紡績。儉中饋。甘
澹泊。任勞苦。不聽讒言。不預外事。今之女子所習者。
惟工梳掠。事塗抹。華衣履。炫簪珥。選飲擇食。但知修
飾容儀。不能敬承婦道。有壼訓者。女史。內則。諸書。不
可不令誦解也。（玷音店。玉病也。績音迹。緝麻也。饋音匱。餉也。壼音悃。宮中衙也。）
宋呂榮公名希哲。其夫人爲待制張昷之之幼女。最鍾

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敎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
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夫人歸呂氏。夫人之母。
即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
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
家法耶。其嚴如此。凡敎女者。皆當以此爲法。（昷音溫。）

庸行編卷之二終

庸行編卷之三

析津平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孝行類

靈璧先生忠孝友悌論曰。忠孝者。人倫之大綱。友弟者。
人道之大紀。倫紀有五。首稱三者。蓋錯舉之也。夫君
臣以義合。而朋友亦以義合者也。父子兄弟以恩勝。
而夫婦亦以恩勝者也。何以明之。詩曰。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中庸曰。弗信於友。弗獲乎上矣。是君臣朋友

有相通之義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是父子兄弟夫婦有相通之義也。此句通指盡倫也。
然盡倫之道。不外一體。納身軌物。而人道出焉。晏子
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友而愛。弟敬而恭。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恤。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雖然。亦有常變焉。龍比之忠。申
伯之孝。壽伋之友。弟變也。武侯之忠。曾子之孝。牛弘
之友。世勳之弟。常也。要之總期盡道。豈有異哉。今人

以君臣爲見利之場。以父子爲羈縻之迹。以兄弟爲偶值之旅。天性消亾。利欲中之。何怪乎風俗日澆。而倫紀敗斁耶。抑思高爵厚禄。胡以寵我身也。君恩之重可知矣。顧復鞠育。胡以生我身也。親恩之重可知矣。原隰裒求。胡以恤我身也。兄弟恩重。又可知矣。至於夫婦。則生同室。死同穴。朋友則善相成。過相規。恩義匪輕。可不篤歟。夫蜂蟻之有君臣。虎狼之有父子。鴻雁之有序。雎鳩之有別。鶺鴒之有羣。區區物類。率其天性。猶有存者。矧伊人矣。昏昏逐逐。不知倫紀。臣懷利以事君。當賜錫賚予。則曰吾臣也。盡力任事。則曰吾不逮也。子懷利以事父。分貲析產。則曰吾子也。服勞奉養。則曰吾不堪也。至若我富彼貧。則有疎遠之意。我貧彼富。則生覬覦之心。而兄弟懷利焉。家温食厚。則喜而生敬。晝饑夜寒。則怨而生厭。而夫婦懷利焉。見貧則遠之。爲其有以求我也。見富則諂之。爲其有以益我也。而朋友懷利焉。五倫之道。若被利刦。人紀何日而立哉。于輿氏曰。去利懷仁義以相接。則幾幾乎得矣。（[illegible]音替楷也）

陳伯玉先生曰。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未有孝而不仁。未有孝而不義與無禮智信者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兄則悌。以之治民則愛。撫幼則慈。一孝立而萬善從之。

孝有大小不等。最上者修德勵行。希聖成賢。以顯其親。使名與金石同堅。孝在不朽。其次則尊親揚名。親因子貴。貤封在身。傳聲在國。孝在能榮。其次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愉色婉容。柔聲下氣。孝在能敬。其次則飲食供具。體親之志。視膳而進。將徹請與。孝在克養。四者分量不同。各隨其力。盡所當爲。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耳。（貤音移。移與愛賞也。同貤。）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蓋言父慈子孝。天性之本然。父尊子卑。又有君臣之義。亦天分之自然。人子之身。氣始於父。成形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既爲我親。又爲我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萬物托體於地。故地之恩可見。而天之恩不可見。人子

托體於母故母之恩可見而父之恩不可見知天之於物則知父之於子矣

母之慈所以保子之身父之慈所以保子之心蓋陽賦物以性陰賦物以形始終以之如是而已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陳伯玉曰天即以孝爲經日月星辰順行不忒即天之孝也地即以孝爲義剛柔燥溼各致其宜即地之孝也民即以孝爲行視所持行各順其理是民之孝也下云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蓋經字包得義字民即足以包

舉天地天地之性人爲貴三才中尤重民也

又曰孝爲庸行因其理以治世即神聖無以過之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孝經曰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蘭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而無所不通

陳伯玉先生曰中庸稱舜大孝兼言必得其名孝經首章亦必云揚名大聖人論孝何爭心於名若是蓋亘古亘今大孝只有兩人其一舜是也位祿名壽論之詳矣其一即孔子是也幼而喪父長而周流祿位不

隆尊養未備人子之心隱痛於中即至聖亦有不能自解免者直至萬世而後啓聖公血食廟貌亘古不磨夫子在天之靈方始快然無憾以此思名名可知也故夫子亦嘗自言曰吾行在孝經

又曰人子事親除大兇極惡無論苟屬中人於二人側稍有疾言遽色叱怒作氣或簡忽傲惰覺於返思微有不安自覺七情消沮手足謬戾無頓放處則反是而依依二人左視右撫盡得歡心豈有不心氣和平災沴潛消者此必至之理必至之情明王以孝治天

下士庶以孝治一身當亦不誣也

羅氏訓世經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同奉捧屬音竹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恪音康入聲愿也恭謹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同熟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蓋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真西山先生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

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王梅溪先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夫在家之人固當孝至於出家之人尤當體悉生身之恩齋戒學道勇猛精進求超三界成佛成仙庶幾罔極之恩可以借此而報

天隨子曰父母之恩汪汪然浩浩然蓋難言矣楊子雲

曰父母子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故父母之於子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而異息若草木之有華實也樹木之有根心也精氣相通隱志相及疾病相救憂樂相關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末俗之子當其少也仰哺而呱呱提攜而依依時刻莫睽此其時矣及其長也恃愛成驕積驕成縱違命忤顏此其時矣逆其非也溺情嗜慾天性日漓出遊不思居家不待慮相稱謂而真誠索然此其時矣欲其盡孝何可得哉（哺音步含餐也食嬰兒吐所含以食之）

亢倉子曰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善事父母敬慎為本意以承之順承親志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事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交友不敢不信使下不敢不愛鄉善不敢不勤雖居一室之中亦不敢不誠是名全孝若飲食奉養若曾元者敬順安在孝云乎哉

天隨子曰人子事親在得其歡心而已豈有他哉何今之人子前往前來婉容愉色分毫不著而心志可知矣養厥口體遺厥志意厭其老而輕其言致令為親者戚戚窮年何以為人試思父母以有限之年受人子有盡之養歲月幾何能不愛日與言及此行路傷心曾子曰往而不返者親乎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及雞豚之逮親存也子獨何心能不悲乎

又曰孝子慕親終身不改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此慕親於疾時也父母在堂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此慕親於平日也父母既沒敬所尊愛所親修丘壠潔粢盛保世滋大貽以令名此慕親於沒後也青蔡曰舜年五十猶慕親如嬰兒可謂至孝矣人子於親亦如舜而已豈難能哉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顏壯其先生曰。五刑莫大於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尤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廁腧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嫠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糊者糊。孺者孺。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灑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侮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

橫面阻絕。祇緣半點骨肉。峇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從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匄三飧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溲音搜。便溺也。嫠音離。無夫也。鼾音汗。臥息粗也。匄音蓋。乞也。

人之不孝。皆起於小。而小小不孝。習成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惜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每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其子。而子乃唐突其父。

文行藝能。父極力譽子也。而子反欲父出我下。積此驕肆。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倘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于嚴趣態。耽高堂而機室。夫人子不樂對父母。則豈有孝弟緣中出耶。四曰忿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然。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

以訓迪爲贅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強預吾事而怒虓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此四者。皆近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眞性。但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慈。我可自恕也。小不孝之積漸。即大不孝矣。佚音逸。安佚不勞也。襁音講。負兒衣也。俗繈褓。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大不孝習成。亦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忿視財之則

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嘈雜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即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子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

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怒。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于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乖白無歡。菽水斧斗生之奉。叮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爭寵。或兄弟而脩隙。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戀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不可言矣。（叮音[illegible]嗟音搽張口嘆也斧音[illegible]俯一仰也隙音[illegible]）

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諫。有愆當蓋。若但順情而不順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悄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即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

又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奉養。而有德色。此亦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父子朝夕一室。即有言語。尋即消釋。乃士人知書。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托故以遠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

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懽。經年異域。覬人膏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奉妻畜子者。

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則盡養承歡。絕無眞樂。歿則盡哭致哀。絕無眞哀。及覓地安葬。非爲父母求安也。竭力費財。止圖子孫蔭庇耳。此神目視之甚明也。

又有一時皆稱其孝。而反之自心。尚有不能滿者。其人於己前諸弊。一無所犯。但於修身盡性之理。未全終

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矣。況其至此名哉。雖皆謂之
不孝子可也。爲人子者。當於此處。急須自省。切勿自
負。

鹿門先生曰。嘗思人生最樂之境。父母俱存是也。人生
最苦之境。父母俱亾是也。而浪子悠悠。豈知去日多
而來日少哉。因以科名之得失。婉孌之臧否。貨利之
豐歉。爲苦樂。而乖白之老年壽幾何。衰徙幾何。惘然
莫知也。抑聽其自存自亾耳。曾有動愛日之思者乎。
由其親親等閒。無淚愛之情也。故飲饌以供之。衣服

以煖之。安居以逸之。世所稱爲孝子者。如是而已矣。
人所學爲孝子者。亦如是而已矣。愛敬中衰。吾何取
焉。孔子之語子游者。敬也。其語子夏者。愛也。二者根
心。最爲貞切。事親之道。莫此爲先。然論孝及今。不忍
言矣。始也子弗克自由。而仰給於親。後也親之所有。
竟爲子之所有。親亦弗克自由。而反待給於子。一言
不合。便生忿怒。片事或乖。喧言老拙。公親臨舍而少
長推諉。老友登堂。則家介誶語。致令爲親者獨居則
點頭歎息。對人則發言愴惶。順之弗能。獻心何在。未

幾疾病。而白日淒淒。庭無杖履。青燈熒熒。體有辛酸
起臥須扶抑搔賴侍。此正人子用力之急時。報親之
終事也。奈何爲人子者。生則寄之庸醫湯藥。委之僮
僕。晝奔賄賂之途。痛癢弗問。夜歸溫柔之鄉。寒煖何
知。臨危只愁貲費。撫棺暫想容顏。飲酒食肉。不須三
日。爭財角產。豈待餘年。草草釋薦。淡淡麻衣。遂謂是
報父母乎。至若卜兆求榮。十年不葬。露棺發塚。一竅
頻遷。搬弄親屍。妄爲孫計。愚而蹈逆。一至於此。嗟乎。
生不能以禮事親。死不能以禮葬親。忘本之罪。尚何

言哉。孌音戀。婉孌。美好貌。冡。冡婦長子婦也。介。介婦。衆子婦也。誶音歲。方言。詈而唾叱。厭惡之聲也。熒音榮。屋下燈燭光也。惘音罔。悵然失志貌。窀音肫。葬之厚也。

樵山先生子箴曰。惟爾有身。實由父母。罔或違厥命。以
傷父母心。惟我父母。撫我育我。顧我復我。惟我疾是
憂。誠求乃饑飽。體厥寒燠。不遑暇食。三年乃免懷。我
聞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凡爲人子。無從匪彝。無即
傲逆。無聽妻子。不顧父母。罔或貌爲敬。斯心或輕。必
誠必信。式承朝夕。夔夔齊栗。祗哉思哉。務幹乃蠱。務
終乃邨。敬爾身。弗貽厥考羞。無犯親怒。惟謹。無背親

欲。惟順。嗚呼。天罔孝行。庇恤攸重。彼內悖德。就乃淫朋。罔遵庭訓。恭怨哉。弗念斯恩。恭凉哉。弗敢斯生。用快驕樂。惟越厥志。上天明威。降鑒爾心。毋塗飾乃耳目。隱微有慝。愆實誅爾心。在昔虞帝舜。五十慕親。後世式師之。凡我人子。有父與母。厥德實洪。爾誰可忘。

忠順類

忠經序略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故述仲

尼之說作忠經。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故凡屬臣民者。不可以不讀忠經。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感應注曰。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凡人倫所在。如下之事上。等輩之交友。處事接物。皆當有之。蓋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至於君臣。則以義合。人人易得苟且。故以忠專屬之臣。所謂天經地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救之。是謂下忠。

又曰。人臣之事君者一念耳。所以分其念使不顧君父

者。有數端焉。曰身家。曰爵位。曰權勢。曰恩怨。曰名譽。身家爵位之念。出於庸人。其壞事猶小。權勢之念。多生於奸人。往往關天下國家之利害。而害亦終及於奸人。至於恩怨名譽。雖世之號爲君子者。亦多不免。唐宋以來。朋黨之禍是也。惟忠則盡其心而無欺。無欺則至誠。至誠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尚有數端之私。得而閒之哉。

忠經曰。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家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

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沈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有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憚。壇去聲。畏懼也。

又曰。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

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夢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民之忠也。

孝經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忠經曰。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行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

又曰。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陳伯玉曰。爭與諫微別。爭者。愛之甚。敬之甚。全從愛敬發出一片精誠。潛移默奪。期於必得而後已。諫者。進言納誨。匡正其德。鋪陳利害。使歸於正。上可以默格君心於未行。次亦可以匡襄君德於不墜。又次之亦可以匡救其惡於不遠。臣既盡忠。不忠君不明聖也。亦顧臣之善諫何如耳。爭同諍。止也。

忠經曰。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陳伯玉曰。人臣事君。視官事如家事。苟有利於國家。即以身徇之可也。報國之道。固不盡於四者。亦已略得其概矣。

又曰。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陳伯玉曰。盡心盡力。皆君子小人報國之道。然亦惟君子盡心。而後小人得以盡其力。故書曰。狎侮君子。無以盡其心。小人無以

盡其力。

位居人上而爲臣子。自公孤以至一命。受朝廷爵祿。必思上所以報天恩下所以爲赤子。若位不同。而存心則一。昔范文正公云。不爲宰相則爲名醫。謂其能救人多也。故爲官者。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聖王刑期無刑之意。斷案宜公。用法宜慎。有利當興。有害當除。不受一文枉法錢。莫行半點虧心事。遇饑荒。速請賑濟。以活貧民。立義倉以備凶歲。開義學以養人才。務令處處得所。個個安生。以此忠心報國。正己化民。庶幾不愧乎爲人臣者。

鹿門先生曰。爲臣之罪。莫大於蒙蔽。竭忠之道。無過於盡職。人君居深宮之中。設官分職。而獨總其成。人臣各盡才力。大者法。小者廉。國家長治久安。此君之所以賴有臣也。古者盛治之世。大臣論道經邦。以人事君。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無私植之黨。無恩讐之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庶官懋勤。百度允釐。陰陽調燮。刑措兵銷者。此大臣之忠也。糾四方之弊。察百司之非。引君當道而致治。爲國憂遠以防危。却納例之賄。感寵錫之榮。致身任事。冒死進言者。此內臣之忠也。寅亮天工。靜鎮遠方。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誅鋤奸宄。保艾良民。盜賊水旱之必入告。天恩皇典之必遵行。巡劾官吏。彈壓宦豪者。此外臣之忠也。恩威並濟。教養兼行。數胥吏之姦。媚刁頑之訟。催科知恤。力役存仁。清廉矢己。公忠御下。尊五屏四。用一緩二。弗剝民膏以奉上。弗枉是非以從情者。此有司之忠也。爲臣如是。而後可以荅君命。𢾾左傳曰。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職則不懈。斯忠之謂矣。宄音軌。在內曰宄。在外曰盜。

靈璧先生曰。嘗謂分誼之所定。禮義之所在也。禮義之所在。聖賢之所守也。有聖賢之守者。必能循禮義而安分誼。則以賤從貴。以卑承尊。而盡乎事上之道矣。曷以有違逆上命者哉。世之所以有其人者。非無故也。夫天下所爭者。得失也。所憑者。好惡也。所趨者。利欲也。所命在此。所得在彼。則違此矣。所命在此。所好在彼。則亦違此矣。所命在此。所利在彼。則又違此矣。安問上命哉。惟其無事上之忠。是以然也。不忠之人。知遇不足以感之。名分不足以維之。恩德不足以懷

之。其心或變於一旦。其節或改於一時。逞私忿而敗乃公乎。揚羽翮而忘其主乎。背節命而肆厥行乎。溺貨賄而阿所好乎。皆違逆上命之事也。夫下之事上。所貴乎忠。忠者咨命。務盡乎職。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重上命也。且兵農錢穀。命乎臣者也。勤勞繼述。命乎子者也。使令傳呼。命乎僕役者也。卑事尊。賤事貴。咸宜謹奉焉。故臣之逆命者。不忠。不忠者無君。子之逆命者。不孝。不孝者無親。僕役之逆命者。不順。不順者無主。如此之人。不循禮義。不安分誼。反覆無常。攜二乃心。浸漸而久。亂臣賊子之萌也。是以君子深惡焉。書曰。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其斯之謂乎。賄音灰上聲。財也

天隨先生曰。事君者。從違有道。順逆有方。辨乎理欲。審乎公私。而趨向定焉。荀卿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賊。君有大過。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君有大非。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此諫爭輔拂四者。雖近違逆。出於忠君愛國之至誠。其去唯諾順從者。不又霄壤哉。如古者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撟音皎。通作矯。

靈璧先生曰。忠良者。百行之寶歟。人而歉險。雖有他美。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爲圭璋。剉絲滿篋。不可織爲錦繡。雖多亦奚以爲也。何以明之。中心之謂忠。盡己之謂忠。無欺之謂忠。履信之謂忠。存心既忠。則所行皆實。無反側機變之事矣。平易之謂良。謹厚之謂良。無爭之謂良。端方之謂良。立身既良。則所行皆正。無傾險奸回之志矣。如此則本性全美。始無媿男子之稱耳。今之爲男子者。用其陰詭。而蹈乎邪曲。用其智謀。而行乎欺詐。用其膂力。而奮乎鬬爭。斯人也。不可以事君。不可以養親。不可以處友。不可以同事。不可

[illegible]以共里。是絕物也。亦足羞哉。不幾負此耳目之聰明乎。負此心思之靈頴乎。負此手足之行持乎。負此氣象之沖昂乎。負此性命之稟賦乎。何以謂之人哉。吾願天下之爲男子者。堂堂皇皇。誠誠正正。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曰。言必信。行必果。其庶幾乎。

靈壁先生曰。夫人既爲臣。則身爲君有。而非己之所可私也。身既非我有。而與君所用之人。尚有畛域之不化哉。故凡爲朝廷所倚重者。共同乎己。異乎己。不計

也。知其能佐乎朝廷而已矣。凡爲朝廷所特簡者。其怨於我。歡於我。不計也。知其能益乎朝廷而已矣。此臣之職也。何以明之。昔者子貢問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排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剏復益賢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臧文仲不斷展禽。尼父謂之竊位。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故爲國人實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理不易也。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人臣之罪。孰有甚於貶正排賢者哉。夫國有正人。泰之道也。國有賢士。昌之時也。正人退則奸邪進矣。賢士去則不材來矣。由是害民蠹國。危亡無日矣。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殆謂是乎。（畛音軫。分際也。刎音吻。割頸也。龐音旁。雜亂貌。）

沙丘子曰。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而攷校之

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俛仰之閒。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攷。非勞也。然蒙才取吏。亦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此陞遷之大法也。

升菴先生曰。粵稽古來人臣。除授之任。其所以盡職者亦異。其閒忠誠直節。指不勝屈。今舉其最著者。各事各職。略數一二。以爲臣子之取法焉。立朝廟者。當

如陳仲弓。裴晉公。秉國政者。當如呂易直。范文正。職
諫諍者。當如汲長孺。魏玄成。享功名者。當如郭子儀。
全君難者。當如甯武子。託孤者。當如諸葛武侯。寄閫
外者。當如曹彬。羊叔子。參帷幄者。當如張子房。李鄴
侯。衞君患者。當如嵇侍中。秉憲者。當如張綱。作郡守
者。當如何君公。作令者。當如黃美王。卓子康。宰方民
者。當如龔勝。黃霸。掌刑獄者。當如張釋之。于定國。守
城者。當如張睢陽。赴君難者。當如文文山。陸秀夫。竭
效力者。當如顏眞卿。和衷者。當如藺相如。爲外戚者。

當如武攸緒。爲宗室者。當如朱虛侯。東平王。烈烈古
人。爲世之師。後人縱少全德全才之士。而知效一官。
能辦一職。須各竭乃力。以勤國事。敢如俗宦悠悠。以
位爲郵傳。以官爲賈途。唯利是營。上無愛君之實心。
下無愛民之實政。苟且以塞責哉。語曰。食人之祿。效
人之事。夫如是謂之忠臣也已。
樵山先生臣箴曰。咨爾臣。臣道維艱。厥心罔敢匿。厥身
罔敢康。忘厥家。夙夜勤勞。襄乃王事。毋擅天柄。作威
作福。毋俛爾躬。以諂悅權倖。毋恃天寵。以甚驕暴。惟

爾寅亮天工。作股肱臣。起擺術良。協和以匡萬國。迺
任僉壬。疾莊士。罔比讒佞。疾莊言。惟后有德。爾輔翼
之。惟后有非。爾匡格之。念茲下民。欽哉爾持。其道大
光。國賴以昌。惟爾巡方大臣。拔大本蘖。豪猾罔敢肆。
毋瞍庶僚。毋虐嘉師。廉正以答王命。公忠以報朝廷。
惟爾藩臬臣。勿蔚弊規。克勉負荷。毋爲首鼠。毋爲模
稜。罔輕興作。以竭民財。勞民力。惟爾屬是飭。惟爾郡
邑臣。作厥民父母。作厥民師保。勿肆笞捶。胥戕胥虐。
惟民膂骨肉。壞廬舍。弗克供爾誅求。剜心之賄。受必

殃。毋喜獄訟。民以逞。毋濫箠以盜奸胥。惟公生明。惟
愛生慈。易治頹風。時乃之功。驅除虐政。時乃之德。吝
爾大帥臣。總戎疆圉。毋思貪功。誣我天王。銘爾干戈。
諭厥士。殺伐匪輕。優恤乃卒。勿縱勿暴。克安厥鄙。罔
釁是啓。毋攜貳外交。惟爾內外臣。師師濟濟。咸敬攸
和。罔違后命。咨。吁。懋哉勉哉。惟鞠躬盡瘁。克省爾心。
敢欺於天。榮我祖父。潤我妻孥。高厥閈閭。惟君之恩。
毋背敗度倫敘。匪慄嗚呼臣工。胥凜天威。欽哉懋哉。

刑于類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明下經首咸之義。見夫婦終天地生物之功。而始人道綱紀之要。故從天地說起。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而後有上下。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宮室車旗之制備。禮義始有所措設焉。是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者。夫婦之所致。夫婦之道大矣。

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媒氏往來。不相知名。男女之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取婦之期。齋戒以告鬼神。謂先為祖也。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妻不取同姓。取同娶以厚其別也。為其近禽獸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其吉凶。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深宮固門。閽音昏。門者。寺寺者。宮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蓋夫婦人倫之始。禮為男女而設。故始於謹夫婦。

又曰。男女不同椸音移枷音架通。不敢縣懸同於夫之楎音暉椸。橫者曰椸。直者曰楎。皆懸衣之具。即今衣架。不敢藏於夫之篋音怯笥音似。皆貯衣竹器。不敢共湢浴音逼室。浴。注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

又曰。夫不在。斂枕篋簟音坫席襡。音蜀。襡通讀若獨。箱藏也。與器也。重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妻不在。妾御日御。接於寢莫敢當夕。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

又曰。男不言內。謂女事也。女不言外。謂男事也。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故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音匪。箱篋類。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置也。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授受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井湢一定。故言不共。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男子入內。不嘯不指。謂感口出聲。謂用手指畫。恐駭人視聽也。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故男右女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音飤之閒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同娶逆家子不取。逆。謂逆德不忠不孝之類。亂家子不取。亂。謂亂倫。世有刑人不取。謂棄於人也。世有惡疾不取。謂棄於天也。喪父長子不取。長子即長女。喪父。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也。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去。為其絕世也。淫去。為其亂族也。妒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去。為其離親也。竊盜去。為其反義也。七去。惟無子去。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為不去。則無以示宗事。繼後世也。處之自當以義。何至於去邪。與喪父長子不取。皆可疑。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為其嫁有所受命。後無父兄。無可問之地也。與音預更三年喪不去。謂嘗作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謂娶時貧賤。而今富貴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家婦。非以年計也。冢婦長婦所祭祀賓客。禮之大者。每事必請於姑。必咨稟而後行。介婦眾婦。必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無怠。既不可怠於事。不友無禮於介婦。又不可恃舅姑之命。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抗也耦相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出令也。不敢並坐。凡婦適冢婦。介婦言。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必請於舅姑。

又曰。適子音嫡。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適子之弟。祗音支。敬也。事宗子大宗子也。宗婦。大宗子之妻也。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從人。舍置也於外。以寡少也約省也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饋音餽。進食也。食音飤。飯也。幹猶主也。蠱音古。事也。牝音品。牝雞。雌雞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

者當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而漬日聞偏
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
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致惑吾見多矣
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
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漬音恣浸也 抵音抵當也）
呂用晦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
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溈汭之試皆此
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
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

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於此得
手其餘更無難治矣（溈音嬀同嬀水名 汭音芮水涯也又水名）
壺璧先生曰易曰坤道成女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文言
曰陰疑於陽必戰故柔順爲女德之正倘以陰質欲
叅陽位剛而自用陰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爲龍戰
于野其血玄黃凶可知矣禮曰男帥女女從男又曰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豈可使
才逞性而凌加於其夫哉夫女之所以不柔順者一
則父母嬌養縱其性情順其喜怒由是違逆其父母

鬭辯於姊姒撻罵乎奴婢積習之久化爲暴戾一則
丈夫溺愛聽其語言任其舉動由是挾制其夫君藐
蔑乎翁姑競爭於妯娌恣放之至養成妒悍諺云教
婦初來教子幼孩親不教女夫不教婦自貽伊戚非
云誤乎夫蕭墻之禍多由婦人或以鴟舌而搆亂六
親攜離滅義天道降喪者有矣或逞氣性而虐於內
政以致下人怨忿勾連外暴而連累者有矣夜迫就
死而致覆者有矣或不親中饋說夫慳吝得罪賓客
而招惡事者有矣或乖忤鄉鄰挑釁起禍者有矣考

其所以然緊惟不柔順之故其不柔順者失教也記
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
漿此非教之以柔順乎夫柔順者德也暴戾妒悍者
惡也爲德婦者恆得顯名家道昌隆子孫榮富爲惡
婦者恆得惡名家道衰敗子孫夭窮愚俗婦人烏知
此理是在耳提而面命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
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殆謂是歟（緊音衣 發語辭）
又曰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

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詩人歸物起興。以見君子淑女之相和也。夫婦爲人倫之始。夫婦和而後家道成。周南首關雎。從所重也。是故娶妻者。上以承宗祀。而下以繼後世也。可不重乎。古人制爲親迎之禮。壻入御婦綏。御輪三周。不敢慢也。自婚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其娶妻也。悅乎色而已矣。安知其爲人道哉。往往怨舊喜新。或溺妓於外。或狎婢於內。遂致反目焉。夫人各具一性情。或夫好浮動。而妻好安靜。則不和。或夫好安靜。而妻好浮動。則不和。或夫俊而妻呆。

則不和。或夫狂而妻謹。則不和。嗟乎。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所宜然也。若必欲其如己之性情。以責備而生嫌忌。則互相牴牾。疾怨讐寃。情乖義睽。豈非賊恩之大者哉。易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尚可以爲家乎。必敗之道也。凡爲婦人者。多愚而暗。否則小才自用。是以行合理義者。鮮也。有男子引掖之。化導之。開悟之。裁抑之。烏得遽生嗔怒。吼哮跳躍。以施諸奴婢者加之哉。不義甚矣。禮運曰。夫婦和。家之肥也。人何不深思耶。

又曰。三代聖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敬之爲言也。無戲謔。無褻慢。無狂暴。無偏僻。無悖行。無穢德。觀型於妻子。爲一家之模範。如是則無媿於丈夫之名。盡其道矣。故善慶之家。肅肅雍雍。悔吝之家。嘻嘻嗃嗃。身行其道。興之兆也。身不行道。敗之徵也。竊怪世之爲丈夫者。非戲謔褻慢。以及其妻。則狂暴偏僻。以加乎妻矣。悖行多而妻子不堪凌焉。穢德彰而妻子無可儀焉。貪花酗酒。饕餮博賭。浪遊忘歸。饑寒弗顧。夫

綱盡失。父道全虧。妻泣中庭。子嗟膝下。此蕩子之行踪也。若夫逞凶縱性。役使無恩。疲勞罔恤。邪亂無常。妻不敢違。子何能諫。非所仰望而終身者乎。而竟若此也。於是有妻化而爲谿刻凶悍者。有子習而爲奸慝邪暴者。此皆己身無行。以致妻子波靡。而胥及於淪也。蓋夫。婦依夫。穉子承父緒。無行若此。家寧可保乎。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其庶幾乎。嘻音希。嘻嘻。亂聲。嗃音壑。嗃嗃。嚴厲貌。

又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禮之大經也。君爲

臣之天。父爲子之天。夫爲妻之天。人之大倫也。妻之
事夫。亦如臣之事君。子之事父。而後婦道全焉。是以
女子既嫁。即以其身體性命。悉付其夫。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豈敢傷慢其夫哉。然而世有悍婦。其心妒
疾。其動恣睢。專房擅寵。有鉗束之能。握柄當家。多制
馭之術。大言便便。夫君惟有拱手。戾氣滃滃。舉室莫
敢抗顏。不遜河東獅子之號。甘爲九子魔母之行。輕
其所天。天豈容之。滅此人綱。人將絕焉。其罪孽所報。
必甚慘矣。我聞婦有五善。修之吉昌。可不思歟。五善

惟何。一者夜臥蚤起。心恆恭敬。執事先啓。所尊甘旨
不得先食。二者夫罵無憾。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
長壽。五者夫出整家。又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壻。
美食先噉。早臥晚起。二者心不向夫。夫呵應拒。三者
不能守身。大抵敬夫者。五善俱生。不敬夫者。三惡皆
長。故此一敬。乃婦人收拾身心。克盡人道之正路也。
國風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何
用情之貞婉耶。
又曰。常謂人生之大行。莫重於孝也。子孝父母。婦孝舅
姑。其義等也。然子孝父母。一本之愛。易也。婦孝舅姑
從夫之義。難也。非天性醇厚。何足語此。否則禮義素
明者。始能無媿耳。禮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及所下
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
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又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
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
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
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又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
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此皆爲婦之道也。苟違
乎此。即謂失禮。失禮非孝也。何以言之。夫孝之爲言
順也。人情之所難者。屈己順人也。況在執拗不遜之
婦人乎。往往不能和於家人。而當於舅姑。故失禮易
也。且也人家何能皆一婦哉。或二三。或四五。亦其常
也。有因偏愛而生怨尤。有因小姑而起嫌疑。又婦人
之常也。以此之故。心非舅姑。而背後訕詆。愛敬不滾。
安有愉色婉容之承順哉。此婦姑不洽之原。而孝之
所以難也。經曰。失禮於舅姑。所指蓋甚細也。苟衣服。

飲食寒温定省詞氣顏色取與進退之違節卽為失禮之罪矣至若悍婦滅倫欺而凌之辱而勝之使舅姑俛首嗟歎莫可如何則法所必誅而不足以論其惡者矣小雅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其子婦之道乎疴音阿疴也亦作疴詘音由去聲謪也俛俯頭通

鶴控先生曰天性之良與年俱移者孝思是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欲其朧朧然終身孺慕者幾人哉當其瞻依膝下無專房之愛無移情之語與親日近是以日親焉其或不念父

母者百無一二耳世之果於不孝者亦罕其人也大抵多習於父母之慈愛而不察故忘其恩德之重也此其人皆可以為孝可以為不孝者也一旦娶妻而溺其愛則有專房移情之惑與親日遠是以日疎焉子與親疎而婦復何忌哉語曰孝衰於妻子良不誣也故凡婦之不孝者子使之然也未有子孝而婦不孝者也何則子孝矣承其顏順其旨養其志竭其力盡其歡致其敬而婦之習見乎此者必曰吾夫之盡其孝道也若此其其子職也若此天倫之至重也若此則平日之好合於夫者必不忍不孝於舅姑平日之嚴畏其夫者必不敢不孝於舅姑雖未能知倫紀之義然或由其不忍或由其不敢久久動其至性而莫可解則皆可以為孝婦也故曰未有子孝而婦不孝者也如或子先不孝抗色違訓不顧親養私財貽愛罔有淡愛而婦之習見乎此者必生慢易心將曰我豈其毛裏哉亦名焉而已安得有孝思乎朝摘一短焉而夫頷之暮觸一事焉而夫任之不以為婦之罪而反言父母之寡恩焉是婦也又誰得而教之以

動其天良哉故曰婦之不孝子使之然也且少婦在舅姑之膝下者情易於生怨或財帛不能給其用或人事不能如其願或飲食不能隨其欲或出入不能由其使外雖受制而其心之無禮也已甚若長婦當舅姑之退老者其情又易於生怠或不能體好惡之志或不能適寒煖之節或不能供甘旨之養或不能勤朝夕之侍或不能形和婉之容或不能順指使之意泛視舅姑為家人之常而忘其分誼之尊怠忽失禮又往往然也所賴為子者曉以天倫發其血誠縱

有所苦。不生怨心。則可以言孝道矣。誅以嚴肅。警其弛志。縱及老耄。不生忽心。則可以言孝道矣。若夫夭性頑劣。毒悍非常。不可化誨者。孝子得而處之奚有求歡於婦。比匪無良。至於婦姑而易爨也。人子何以爲情哉。則忍心之甚者也。頷音含上聲。頷之謂頷荅之也。弛音始。弓解去弦也。

史搢臣曰。嫉妒之婦有兩種。有子妒者輕。無子妒者重。無子妒者夫年垂白。子息維艱。欲置一妾一婢。竟不可得。即有婢妾懷孕。亦難免墮胎殘嬰之事。甚有納妾於外。幸生子息。妒一聞之。或用甜言而誘歸陷阱。

或倚強悍而勒返火坑。其夫畏懼。不得不從。及至入門。有誣弱妾而鞭箠嫁遣者。有假愛子而慘毒陰謀者。以至終於無後。妒婦竟甘心弗顧也。有子妒者。獘酷性成。恬不知恥。或忿身撒潑。刀杖不顧。或擊婢致禍。夫衆家傾。更有一種續絃之婦。妒已死之前妻。遷怒遺存之孺子。則可恨甚矣。又有爲之夫者。內受約束。外曠花柳。妒若猜疑。夫怯暴戾。飲恨立誓。寒暑利害。無所顧忌。小則致疾。大則傷生。一旦身臨不測。追悔何及。與言至此。愚夫妒婦。各宜猛省。無子者。當容夫治妾。廣嗣承宗。有子者。當遏慾戒淫。休身免患。庶幾可耳。悍音翰。勇也。彊很也。

鹿門先生曰。妒忌之心。在婦人爲尤甚焉。然其妒忌之最切者。又莫甚於婢妾。竊見妒婦持政。而婢妾受毒。有不可言者。或鞭笞炮烙。致彼身無完膚。或踐踏詈罵。使之日罕舒眉。此何心哉。由其妒忌心作矣。是以慘毒陰賊之事。往往肆行而不顧也。夫婦人之德。莫大於順夫子而廣嗣胤。此委身事夫之道也。今之婦人。強悍者。挾制其夫矣。懦弱者。怨恨其夫矣。充其妒

忌之念。可以死其夫。可以戕其身。可以破其家。而妒忌必不可以少衰。何其惡哉。諺云。婦怨無終。婦情易結。蕭墻之禍。起於不測。究其端。未有不由於妒忌者也。至於婦人無子。禁夫不得置妾者。蓋亦多矣。古者婦有七出。曰妒出。曰無子出。夫無子尙以忍出哉。殆謂禁夫不得置妾者而言歟。或置妾矣。因而視若讐寇。嗔加兇賊。有墮孕者。有殘嬰者。有子生而強遣其母者。有陰殺而害之者。有鬭爭無寧日者。以至絕人宗嗣。丈夫莫可誰何。倫紀虧喪。大義全然莫曉。豈人

也哉。蓋因幼而不問教訓。長而不修德行。爾顧身名何恤人言。而爲婦之父母兄弟者。無所化導。甚有助桀長惡。以逞其驕妒之性者。習而成風。莫知其非。嗚呼忍哉。特未有以因果報應之事。開其愚蒙也。安得有心者。聚家之婦女。而以妒婦顯報。懇懇陳說。或可以化什一於千百。以漸摩乎天下云爾。

又曰。嘗謂婦人之性。愛繁華而厭寂寞。好強勝而惡歉屈。是以富貴則喜。貧賤則悲。竊見貧賤之家。家無長物。饑寒難免。安有妝儀哉。衣無鮮美則怨。食無旨甘

則怨。寢處無便安則怨。子女孜累人事無聊則怨。蛇心之欲不遂。鴛枕之心頓改。愁苦無情。歡娛笑在其於夫也。惟見落寞之狀可憎。不識糟糠之倫爲重。交謫喋喋。冷而悠悠。非作買臣之婦。便同蘇秦之妻。尚何言敬哉。苟其不以貧富易心。生死異志。冰霜之操。松筠之性。罕有人也。嗚呼難哉。謫音責。責也。罰也。喋音牒。多言便語也。

橫渠先生曰。婦人有十三禁。一曰。干預外政。二曰。入寺燒香。許愿祈男。三曰。無故聚飲。即有事飲酒。不得沈醉。四曰。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曰。痛撻奴婢。及惡聲罵。六曰。優厚三婆。七曰。修書珠翠。八曰。看龍舟觀燈覩會諸外場雜遝事。九曰。與妯娌鬪勝。十曰。分理是非。十一曰。不親中饋。十二曰。厭夫交友賓客。十三曰。貪嗜肥甘。嬰兒有七約。一曰。撒嬌多啼。二曰。專食市物。三曰。動輒罵人。四曰。廣戴金珠。五曰。倔強不順。六曰。爭占飲食。七曰。捉害禽鳥。子弟有十戒。一曰。逐淫朋隊伍。二曰。好鮮衣美食。三曰。馳馬試劍。鬪雞走狗。四曰。濫飲狂歌。五曰。早眠晏起。六曰。倚父兄勢。輕動打罵。七曰。喜行尖截事。八曰。近賤婢子。九曰。氣質貢

高。不循退讓。十曰。多僞言。習市語。凡此七約。十戒。十三禁。皆妻子之藥石也。治家君子。亟體而行之可矣。

碧虛先生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苟其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欺弄如狂。又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嗟嗟。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志馮陵。無德之女。忿身撒

潑。則亦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姊。以及前後
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
聲。殆未可言。而宵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狀。鍼黹自活。
亦有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捐。情理
何謂哉。此卷耳東征之詩。柔情婉嗣。摹寫拈出。爲王
化第一義。而樂妻孥。宜室家。順父母。眞吉祥善事哉。
又曰。凡女人修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三從爲良。如
有善行。不若勸雙親與丈夫行之之爲妙也。故親有
三善。則女婦分一。夫有二善。則妻分一。經預思量者。

即與同功。若將婦女勸化爲善。其功德比婦女自己
爲善。倍難倍多也。娣姒姊妹有善。彼此交贊。其功亦
可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妒忌心耳。至若孝敬賢順
則身所自盡者也。勤修不倦。仙佛可到。富貴子壽。何
難得哉。此紫霞造福之訣也。但婦人見聞淺陋。未知
大義。有室家者。須急以是理。與講究明白。使其豁悟。
勉力行善。則僉受其福矣。若云婦人不明理義。難於
化導。有他日作惡孽。家業毀壞。子孫蕭索。而丈夫亦
受其累焉。豈不哀哉。躋音隮。儕音遲。戾我。頫音寀。不桑和親。黹音止。縫紩也。

天臚先生曰。家政之得失。係於主翁。主翁嚴肅而方正。
常以禮讓爲訓。骨肉之間。自無乖戾。夫上行而下效。
理之必然也。人家子孫。習見祖父之私其財也。而性
情化之。爾我既分。則爭端起焉。太公曰。治國不用佞
臣。治家不用佞婦。佞臣亂國。佞婦亂家。由此觀之。世
人父子異居。兄弟別財。視宗族如路人。骨肉如仇讎。
其原多因婦女之言。蓋婦人心不公平。恆懷嫉妒。又
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同輩。皆繇假合。強爲稱呼。原
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愛。易於忿爭。兩邀其言。積成

怨恨。一家之中。乖變叢生。其事多端。不可概述。惟高
明遠識之人。燭照而遣排之。更須教以義方。明示以
天倫之重。迪引以遜讓之風。詳教以古今賢孝之行。
切諭以幽冥果報之事。自然潛移默化。和順恭謹矣。
烈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婦女不
必令其識字。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
德。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
之罪。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

寡妻

朱卓月曰。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笫閒讒浪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即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話柄。或甚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長逆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綑音綑閫音閫門內也。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偏僻。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布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誠女流中之下

愚者。噫。豈有驕妒悍惡。而長享福壽。德性賢良。而墮落輪廻者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是爲夫者。行有未至。故其事有所不能行也。如夫能盡其夫之道。妻能盡其妻之道。妾能盡其妾之道。一家懽樂。上下相安。和平之福。實自致之。若爲夫者。偏憎偏愛。爲妻妾者。或妒或爭。生釁構禍。患若賊讐。未享室家之樂。實受妻孥之苦。良可歎也。

古云。娶妻不如吾家。嫁女必勝吾家。蓋婦女之心。易生驕慢。不如吾家。則知所敬畏矣。嘗見富貴之女作宦貴家婦。既無紡績炊爨之苦。又無事姑哺兒之勞。居則高堂大廈。食則美味時鮮。服飾則錦綺珠翠。兒女委之乳媼。鍼線責之婢妾。事事必求稱意。家務從不經心。除妝飾一身之外。女紅婦職。皆虛語也。不知米從稻出。絲自蠶抽。視財帛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若性質淳良。尚聽公姑丈夫之訓。間有一種驕悍者。不畏天理。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侍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惜體面。焉肯

令妻出乖露醜。只得千方百計。爲之調停。幸彌縫過去。悍婦以爲原自無妨。及事後憤恨。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撒潑輕生。丈夫既醜鬧爭。又怕多事。惟有忍耐而已。不察其情者。謂丈夫治家無方。豈知悍婦無法可治。雖有內則女箴。勸必不聽。愚謂於家庭中。令子弟講解律例。并詞訟招詳。某官審某事。某婦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庶稍生畏懼。或可挽回萬一也。

語云。妻有大小。子無嫡庶。嫡庶之子。固無混淆。大小之

妻。宜有分別。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室有正副。士庶之家。有一妻一妾者。有一妻數妾者。妻妾名分。原不可假借。使妾既生子。又曾同貧賤。能親操井臼。力任辛勤。孝事公姑。愛育兒女。知敬夫之義。無匹嫡之嫌。此則加人一等。雖不可與妻并列。亦豈可以奴婢視之乎。嘗見世家大族。子孫以科第顯者。所刻履歷齒錄。由嫡出固多。而誕自側室。稱本生母者。亦不少。母以子貴。理所固然。 朝廷封贈之典。未嘗遺之。家庭拜跪之儀。何可略也。嫡之子婦。往往輕忽

庶母。不成儀節。以至手足參商。嫡庶嫌隙。是徒爭名分。而不知情理之所安也。拜跪之文。雖史書未載。喪服之制。律典昭然。律云。父妾有子者。冢子。眾子。為之服期年。夫身後既有服制。生前何無拜禮。揆諸先王服制。有服則有拜。可不辨而自明矣。願世之教婦者。以和順為貴。訓女者。以禮義為先。為子為婦。俱於庶母定為兩拜之禮。為庶母者。亦當自知謙退。庶幾情理兩協。未識行禮君子以為然否。

父之望子。無不欲其克敦倫也。乃有自行倫常慘刻之事者。如妾媵生子之後。子或乳哺能食。或總角能行。常見將妾遣去。此非倫常中慘刻事耶。若云貌醜。何故收之於前。若嫌妾名。古來原有嫡庶。夫向因無子而置妾。今以有子而遣母。以天性骨肉。秦楚分離。不惟情理難安。且何以式訓其子。讀朱子小學。至實明倫。載朱壽昌棄官尋母一段。心甚悲之。長厚居心。并以長厚教子者。當鑒之耳。

人之婚配。備六禮。遂好逑。能一夫一婦偕老者。自是嘉耦。其中有續絃者。有納妾者。有客途宦邸別娶者。豈

可以父母蔭下。擇門第。論家聲者比哉。從來婦人處夫貴賤。端莊之外。無復深求。往往姑嫂娣姒姻戚。或譏其出身卑微。母家貧賤。以致形影自慚。兒女側色。猜嫌一起。飲恨終身。怨毒既深。必思報復。蓋婦女相譏。固是褊淺之見。或為之夫者。不知訓戒。背後私評。此骨肉之釁。所由起也。試觀螢光發輝於腐草。花清醞釀於穢濁。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生物之理如此。而婦之卑微貧賤。又何泥哉。偕音皆。俱也。無諧音。

庸行編卷之三終

庸行編卷之四

析津弁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郇父梓

和睦類

孝弟本無二理。今又專言友悌者。欲人隨事而盡之也。如兄弟之生。雖有先後。其初卽是一身。薄待兄弟卽是薄待父母。繼庶兄弟。雖有大小。其原卽是一人。薄待繼庶。卽是薄待骨肉。堂從兄弟。雖有親疎。其始卽是一派。薄待堂從。卽是薄待祖宗。根本若虧。枝葉必

壞。惟兄曰友。則愛而且敬。弟曰悌。則畏而且和。自然恩義浹洽。猜閒不生矣。猜音菜平聲是也。閒去聲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免夫。挈音竭。提挈也。娣音詞上聲。長婦也。姒音弟。介婦也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閭音慮。閻音炎。里中門也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鹿門先生曰。兄弟之聚。六族閒最早最久。須宜篤厚。各求讓一步。退一步。有何不足處。閨門之言。置之不理不問。兄弟閒一日不會爲澗。二日不會爲疎。三日不會爲薄。分居遙遠。各以情理加減論。兄弟內。不可作賓主態。蓋至親無形。至愛無迹。飲一食。卽加謝語。是外之也。至於爭長角短。自非人類。閒言小語。亦當相忘。敦倫之事。此爲最急

張拱辰曰。兄弟之閒。不論施報。惟當各盡其心而已。豈可以兄友而弟不恭。遂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遂廢

其恭而固施爲報。使一本之愛。作市非交易之道也哉。

先人見背。幼子伶仃。長兄或可代父。衆嫂未必如母。飲食參差。衣服垢弊。甚至有服勞任苦。不令讀書識字。而役同奴僕。及至長成。又役匿家私。十分一二者。豈可浩歎。伶仃音零丁本作伶仃獨行貌

嫡庶之兄弟。尤屬人情之所難處。嫡者非仗母勢以憑凌。卽謂若母出身於微賤。庶者始以地分而自疑。終乃不得其平而搆釁。遂令手足等於胡越。而致傷父

母之心矣。抑知一樹數枝。其根則共。一水數流。其源則同乎。

遠從房族。亦屬水源木本。畢竟與異姓之親不同。還當加意軫恤。若財力豐裕。更當設義冢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學以教宗族之無供給者。買義田以贍宗族之無衣食者。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此厥初。蘇老泉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而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

羅近溪先生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之而爲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

釋法昭云。同氣連枝本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夫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而取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法昭僧名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卽有此藥。不必較量。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

感應解云。人見兄弟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不知人

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拘簡。或放縱。或喜閴靜。或喜紛挐。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懽者有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又云。世間兄弟不和。其故有三。一曰。言語之忿。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然。有一穴即塞之。遇一孔即塗之。則自然無頹毀之患。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將見壁陷柱傾。無可救矣。由此觀之。家庭之言語。雀鼠也。親黨之言語。風雨也。飛走無常。陰晴不定。乃事之難以提模。而理之不可逆料者。稍失防閑。必受其害。兄弟之間。可不致謹於閒言雜語乎。二曰。財產之爭。兄弟雖曰一氣。而有貴有賤。有富有貧。乃父母不能一之於眾子者。或因房室而爭。或因田地而爭。或因舟車而爭。或因錢財而爭。或因衣服飲食而爭。又父母不能止之於眾子者。其初不過因物起見。及其久也。遂至骨肉分顏者有之。彼此毆罵者有之。致訟公庭者有之。區區財產。害及天倫。如此。在人之自省耳。三曰。婦女之間。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疚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畱喪而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譖嫂於母。爲嫂妗。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總之一味奸險。好去破壞人家骨肉而已。然其故。又多出於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自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間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妗六書故云。今人謂舅之妻曰妗。妗巨禁切。亦作妗。

靈壁先生曰。木之長也。始於一櫱。由本及枝。由枝及葉。枝葉紛繁。皆一本之氣所生也。水之發也。始於一源。由源及流。由流及委。流委分派。皆一源之脉所通也。至於人。獨有異乎。凡吾同姓者。皆吾親也。或考異矣。而祖不異。或祖異矣。而曾不異。或曾異矣。而高不異。等而上之。不可謂非自一體而來者也。雖然有五服。恩有隆殺。酌乎情也。豈得視爲悠悠行路。漠不相關之人哉。范文正曰。吾視宗族。雖有親疎。自吾祖視之。皆是子孫。苟一人得志。祖宗之喜可知矣。苟一人失

所。祖宗之戚又可知矣。故孝子順孫。必敬所尊。愛所親。以上體先人之志。尊於我者謹事焉。卑於我者親厚焉。大雅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言宴好宜然也。世卒不係和好。而務攻訐者。蓋亦有故也。何以明之。夫宗族既衆。歷年既遠。則有貧有富。有貴有賤。有善有惡。有才有庸。相形不若之際。於是有難言者矣。由此貧嫉富。富薄貧。貴輕賤。賤怨貴。善絕惡。惡仇善。才欺庸。庸畏才。是以猜嫌互作。怨怨相生。焉能含攻訐而就親睦哉。由其無木本水源

之思。惟知厚妻子。不知念祖宗。大義既乖。而利欲中之。父兄且不相歡。安論叔伯堂從之親乎。然而孝子順孫。德不敢自居。財不敢自封。祿不敢自享。吉凶婚葬。務相成濟。貧者周焉。富者保焉。賤者矜焉。貴者推焉。善者重焉。惡者勸焉。才者勉焉。庸者恤焉。則亦何嫉。何薄。何輕。何怨。何絕。何仇。何欺。何畏之有哉。如是而子孫有不賢者乎。家道有不昌者乎。祖宗有不嚮者乎。然非立身無過之地。公平其心。正直其行。不私其財。不惜其力。藹然有德君子。不足以立家政。而化

羣宵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斯之謂乎。又曰。骨肉完聚。豈非天倫樂哉。其不以爲可樂。而以爲可尤者。亦有故也。夫人生難報者。父母也。難得者。兄弟也。難聚者。姉妹也。難合者。妯娌也。難多者。子姪也。雖極意和好。以愛以親。猶恐塵幻不久。聚散非常。胡爲乎其有忿爭哉。大抵不和。由於不恕。不恕。由於不忍。不忍。由於不義。何以明之。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有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此離間。

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望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者當思貧者。既屬骨肉。則休戚相關。正宜分惠。明爲高義。幽爲陰德。何至以恡嗇怨乎。貧者當諒富者。彼命應富。亦是前生修來。何敢覬覦。則彼此自然恬靜。至於人人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固自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

性褊愎。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怒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爲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爲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處處揚聲。使人聞知。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此卽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今人喜獨居而厭倦骨肉。有乖天和。不祥之甚者也。故內不和者外侮至。家不親者內變生。以和召福。以戾召禍。豈非理之必然乎。夫父母俱存。一樂也。兄弟無故。二樂也。姊妹常聚。三樂也。妯娌久居。四樂也。子姪林立。五樂也。有五樂而不知快。徒較量於財帛語言之細。是棄天倫而滅天性也。豈人也哉。道德經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於世且然。而況於骨肉乎。樂音洛。入聲。木幹中直。復生枝别達者。殺去聲。覬音冀覦。恡音吝。鄙也。慳也。

鶴拎先生曰。孝弟出於天性。而維持之者。則賴有禮義也。世道衰微。人心陷溺。習俗移人。賢者難免。安飽快樂。惟知有己而已。故與父母較財者有之。與兄弟爭錢者有之。當其忿怒之時。一心嫉怨。出言無情。恩義

斷絕。更或鼓噪咆哮。操戈執梃者。倫紀乖違。不知自耻。尚有訴於姻黨。鳴於官府。以求一勝者。嗟乎。此不能讓。彼不能忍。何曲何直。孰是孰非。伏而思之。與禽獸何異乎。原其爭端。未有不因財物起見者也。夫財者。身外之物也。得失多寡。自有定數。義者愈得。不義者愈失。安有減親而享富者乎。是故循禮守義。則天性保全。悖理蔑義。則天性汨喪。善惡之辨。視此而已。人欲求富。不必向骨肉間錙銖較量也。亦盡乎孝弟之道焉。則天之所賜。豫大豐亨。子孫安享。寧有既哉。

又曰。嘗見季世。有不親兄弟而親他人者。厥故維何。蓋兄弟者。日夕所見者也。貲產所共者也。讒閒所集者也。常人之情。日夕所見。則心易慢。禮易簡。慢簡之忌。親必尋常。而友愛弛矣。貲產所共。則田廬不得不析。器物不得不分。分析之弊。遂生彼此。而較量生矣。讒閒所集。則妻妾忿於內。僮僕爭於外。忿爭之極。使爲嫌隙。而怨尤作矣。由是妯娌不和。子姪不愛。羣從不協。而不祥孰甚焉。其所以親他人者。亦有說焉。或才高名重。則有所畏於彼。或巨富貴族。則有所資於彼。

或燕朋訣友。則有所歡於彼。有所畏。則無慢簡之心。有所資。則無分析之怨。有所歡。則無怨尤之事。以此薄兄弟而親他人。豈待問哉。苟非天性之篤。學問之明。度量之越。輕利忍事者。烏知兄弟爲分形連氣之人。而不惑於婦言哉。況常人之情。多愛少子。長子成人既久。居宿或睽。而少子撫摩正殷。去膝下未遠。憐之愛之。亦人情也。曷足怪焉。奈何子怨其父。婦詆其姑。從嫉生恨。從恨生仇。兄弟之傷。又往往爲此。嗟乎。世有幾許包戕。而奴婢引其老者。田園取其荒頓者。器用取其朽敗者。破產輒給。親厚無間哉。夫人薄於親。自不能厚於兄弟。薄於兄弟。自不能厚於家族。薄於家族。自不能厚於他人。其親他人也。亦面焉而已。豈真誠哉。咆音庖哮音孝平聲咆哮怒聲也讒音陷詞也

[illegible]先生曰。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存心也。存心固無不愛。而施行則有次序。一本爲親。九族次之。三黨之親。君子不敢忽焉。由近及遠。由內及外。誼之正也。彼愛無差等之說。孟氏猶且攻之。況乎薄近而厚遠。舍內而附外哉。夫薄近而厚遠。舍內而附外者。其故何也。

凡人之情。習久則忽。望奢則怨。訓嚴則離。此親之所以易背也。利盛則趨。勢炎則攀。意投則和。此疏之所以易向也。於是有棄己之父母而拜他人爲父母者。有棄己之兄弟而結他人作兄弟者。有棄己之妻子而溺私妓如妻子者。如此偷薄之事。何可勝數也。以其不知恩之所出。故無枝本之分。不知義之所裁。故無輕重之別耳。然而有溺之者矣。炎涼起見。親可以忽。疏。疏可以忽親。恩怨分形。疏何難而或親。親何難而或疏。大倫大義。何若罔聞而已。根本有虧。何以爲

人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其亦難免也乎。

升菴先生曰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轉橫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寧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多犯我可無微色發聲乃所謂善處忍者毋見骨肉失歡有因至微而至終不可解

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故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是故處家庭者不可有責備之心一有此心則必不能如其所願欲其氣之平不可得矣無所責備則於我乎無逆而不覺其有異乎我者亦何嫌何猜而復用我之忍乎哉苟不知所以自處於忍之先乃徒教天下曰忍人之能之者寡矣惟君子能厚於自處人見其爲忍而君子未嘗有心爲忍也故恆寬然而有餘此忍之一道君子之所能而小人非能也

史播臣曰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時無一刻不追隨長各有室或聽妻子或因財帛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有患難相臨至厚之親則終不若至薄之兄弟總以同居共爨爲妙然有勢不得不分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有好尚不一統於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甚至分居弟兄友愛當愈加聯屬釋法昭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

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昔張公九世同居至今傳爲美談今人不能效其百忍而欲同居不分勢有不能即分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浮蕩反爲濟敗之具太遲則其中物情多端有不可勝言者如子孫繁衍眷屬衆多者家務若統於祖父中一人掌管凡一切食用則個個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寧取而不用必不肯僅足而不取稍有低昂則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仍取用如常且攀援僕婢竊亦不以爲意總視作

公中之物。漠然不甚顧惜耳。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
稍不遂意。皆懷不滿之心。此勢所必至。愚意此時當
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
自然。俗云親生子。著己財。庶知物力之艱。錢財之難
不獨惜財。亦且惜福。再度其子弟才幹。量付資本。與
之營運。使之熟諳人情世故。此不分中之小分也。待
其老成歷練。然後從而大分之。即分亦當存留三分
之一。以為娛老之資。若盡舉而析之。不無計日而供
輪月而養。或有不賢之媳。當行則止。應有說無。往往

父子致生嫌隙。既有存留之物。不獨老景可娛。且使
子孫稍有冀望之心。或可勉強承順。此居家善處之
法。慈孝兩全之道也。既分之後。子孫未必人人成立。
其中倘有升沈不一者。亦可於此中籌佐助之方耳。

邵康節先生孝悌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
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濃最要和。公藝同居
今古罕。田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退避皆稱美。子養親
兮弟敬哥。一

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要謙和。雖兄雖弟名偏
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為薄養。讀書寧不耀
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二

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
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
中和。當時曾子同楊博。子養親兮弟敬哥。三　婣同姻

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
此。堪歎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
錢多。奇哉讓果與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四

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

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
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五

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
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彝倫攸敘在
謙和。斑衣舞罷塤箎奏。子養親兮弟敬哥。六　塤音熏　箎音池

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妨嫌
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
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七　唆音梭　云使嗾

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妒偏艱

窘。牆積私房牆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
妖魔。但問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八 蕭牆上言發道也
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
少。陰騭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道好。剛強無奈善
柔何。古今簡策多名聲。子養親兮弟敬哥。九
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折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
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
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十

慎交類

朋友列五倫之一。以其輔仁成道德也。所關甚重。夫豈
容濫。與其交而後擇。易生怨。孰若擇而後交。可寡尤。
表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子有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交友之所以不可不慎也。
孫夏峯先生曰。孔子曰。朋友之交也。又曰。無友不如己
者。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以交者。管仲之於
鮑叔。其知我至比於父母。友也者。所以通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之窮者也。吾輩默筋行藏。其將行止。收名
敎者。眾屬良士之作成。抑亦匪人之勾引。亘諒多聞
之友。信不可一日離也。
呂用晦曰。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
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
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
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
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
迂說也。
又曰。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爲大。若取善

輔仁。反是假借用之。蓋天下道理。精微詳悉。非講習
不能明。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進德修業。只在我自
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師良友。不過爲之資
益扶助而已。
鶴控先生曰。詩不云乎。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
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
金石交。可與賢達論。予談玩此詩。不覺撫几而歎也。
天下交友之中。始也親厚如兄弟。既也相嫉如讐仇。
亦獨何哉。蓋因其所識。原非真心相照。不過一時熱

情。故久之少不如意。便生怨尤而訕謗起矣。取友者愼之哉。佛經云。人處朋友。彼此皆有五事。一者。彼此若作惡業。當用遞相勸化。呵諫止之。二者。彼此有難。有疾。當用看顧調和治之。三者。彼此有家懷語。不得爲外人說。四者當用各相敬歎不斷往來。或時觸突。不得惱恨。五者。彼此貧富不等。當用扶持賑濟。不得互相誹謗。以失友誼。此友道之善也。交友者念之哉。

靈壁先生曰。百年不變者。君子之志也。一日數移者。小人之心也。君子淡以成。是以能久。小人甘以壞。是以

鮮終。何以言之。彼小人以浮情燥氣用事者也。故隨處遷徙。漫無所主。其於物也。見則易喜。其於人也。見則易合。初時情款妮妮。握手往還。杯酒燕樂。若將終身焉。未幾。或偶遇有人。或交好有人。而前乎此者。又不復記憶矣。雖有其功。難憑恃也。雖有其情。難維繫也。吁。忘我實多。此國風之所以興歎也。語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故舊之人。有與分甘苦者矣。有與同患難者矣。有與爲恩德者矣。有與共朝夕者矣。若一旦得其新而忘其故。則昔日之歡何在乎。無義甚矣。

無義則薄情。薄情則負心。負心則喪德。所謂甘以壞者。正如是耳。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豈獨大人爲然乎。（遞音第。更易也。數音索。頻也。款寬上聲。夾曲也。妮音尼。妮妮。不倦也。本作暱暱。業音孽。執音馬足也）

朱卓月曰。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偕利媽賓以友爲第二我。此淡於相知之解者也。太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曾是單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人覺曰。人即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

又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飮追隨。有無周濟。櫶言相謔。術數相勝。於是覬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狗而覬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今。壯亂是非。指鹿爲馬。訛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爲小人。抑亦何所不至乎。

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話之人。不可託他。時逆求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刀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要扶他。扶音胆。亂音宇。同背伴賑也。閒音院。小門也。惹音蛇。引著也。

靈壁先生曰。人之交者有兩種焉。一曰淡沈。如訥言自守。容人忍物。內裹分明。外邊渾厚。不露圭角。不逞才華。此德之上也。一曰奸淡。如閉戶存心。藏機挾詐。喜動惡靜。形迹詭祕。兩目斜抹。片語針鋒。此惡之尤也。茲兩種人雖若相似。細而察之。大相逕庭也。近日以淡沈君子與奸淡並視。豈非以浮動淺躁者為善士哉。逕同徑。逕音聽。徑庭隔遠貌。正偏僻。逕音逕。逕庭遠。逕庭當讀平聲。

鹿門先生曰。天下有數等人。最為難交。宜早辨焉。無情者難交。多疑者難交。反覆者難交。奸利者難交。自是者難交。懷怨者難交。天下亦有數等人。可與定交。須勿失之。長厚者宜交。坦率者宜交。情長者宜交。輕財者宜交。虛己者宜交。恕道者宜交。西心二途。則傾蓋可以長歡。而谷風可以不作矣。

天隨先生曰。凡人氣稟性情。各有所異。不可求人人如我意。事事合我心。親如父子。尚不能同志合謀。何況其他。大抵一人有長有短。棄其所短。錄其所長。則天下行得。苟以不如我意。不合我心責人。便是自生荊棘。無處不惹煩惱。往往取怨於人也。

靈壁先生曰。處世之道。要在平情。大凡天下之人。難得十分完全。自聖賢而下。皆有偏短。棄其短而錄其長。則人人咸有可取之處。若因人一事離經。從而抹倒之。則人之得以自全者寡矣。夫觀人先觀其大略。如性情中正者。謹愿可取。豪俠亦可取。高明可取。細密亦可取。但非反覆之徒。無不可與者。不然。踏宇太峻。流於谿刻。人將非之矣。如之何其非人也。

鹿門先生曰。釋怨之道。無過乎自反。橫逆之來也。必有其因。苟能自尋一個不是。則尤人之念。不覺寬解幾分。消爭息忿。討得安閒。者便是處世底學問。若一向

只見得人不是，不從自己身上一顧。一處如此，處處如此。一事如此，事事如此。必然處處生怨恨，事事若煩惱。便覺天下之大，無可容身；天下之衆，無可相與。心中愈生不平，眼前愈見有礙，憤激成惡，往往爲衆所擯。怨益多而身益危，其原皆不肯自反之道也。處世者宜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矣。

重友者，交時極難，看得難，以故轉重；輕友者，交時極易，看得易，以故轉輕。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交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歿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歿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才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交游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販剌，刊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其爲黨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愼交擇友，自然得力。

襄陽子曰：輕言者多侮，輕動者多失，輕諾者寡信，輕毀者寡情，輕合者易離，輕喜者易怒，輕取者必爭，輕聽者必疑。故君子必曰持重，重則不遷不變，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當，浩浩然如千頃之陂，而人莫測其涯涘矣。德重望隆，庶幾處世而無咎歟。陂音卑，澤障也。涘音詞，上聲，水涯也。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

前言得悉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責之語加之，恐忿平夜好，則前言可愧。

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剴音愷，切也。糊音乎。含糊，猶言不分曉也。

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爲浮薄。

激之而不怒者，非有大量，必有深機。

不交不如之人，自無不可知之禍；能積實可據之德，必有實可據之福。

于文定公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

作交不可傾倒。傾倒則交不終。久與不可隱匿。隱匿則心必險。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一心可以交萬友。二心不可以交一友。

陳眉公先生曰。交久既淡。必愛。愛久既淡。必怠。怠久既

淡。必怪。怪久既淡。必害。不如淡淡相交。無愛無怠無怪。無害。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和去聲。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借其事勢。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讐。啄音捉。鳥食也。啄疑當作酌。

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事。小隙沈舟。能善小人者。然後能邦大人。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投洽。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斷當序齒。分有尊卑。斷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更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更當有節。勿攻人陰私。勿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可久處矣。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即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軟熟一

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掉音道。去聲。搖動也。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惟省事可以養廉。愼交可以成德。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悻音形。上聲。很也。恨也。

褻狎易契。日流於放蕩。莊厲難親。日進於規矩。

情最難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終不失性。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諂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住。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

彼無望德。此無市恩。窮交所以能長。望不勝奢。欲不勝饜。利交所以必忤。饜音淹。飽也。足也。同厭。忤音午。逆也。逆戾也。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敵國。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為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處。奸惡之輩。多同此態。攫音角。爪持也。搏取也。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談女色。好貨者。開口即談財貨。他皆類此。至於歷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人之多輕揚者。中無所有也。如空船浮於水面。搖搖靡定。盛載愈多。則愈覺沈重矣。

善人之氣如春陽。見者身暖。無不歡愛。惡人之氣如夏日。見者惱痛。無不畏惡。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男女之易合者。必非全節之人。朋友之易合者。必非久要之士。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人之尤者。所當急遠。

無義之人。不得已而與之居。外和吾色。內平吾心。庶幾不及於禍。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度入聲。音鐸。量也。

古之人如陳玉石於市肆。瑕瑜不掩。今之人如貨古玩於時。真偽難知。瑕音遐。玉小赤也。又玷也。疵也。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氷消霧釋。過而不問。不得遂輕嘆罵。亦不必逢人訴說。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見友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鶴控先生曰。今世少年子弟。其取友也。專蓄意氣二字。夫意氣二字。極難耐久。合也最易。離也亦最易。以其浮也。必要識得箇義字。則合不易離。亦不易。兩心成

一片矣。夫意氣忽投而成交者。最易間也。意氣者。熱情也。投之以冷語。則立變矣。吾未見其能終也

又曰。古詩云。眾口鑠金石。甚矣。毀之害人酷也。捏影成形。搏空爲象。以舌壓人。如泰山之石。以唇嚙人。如當路之虎。聽者已覺其慘。而謗者猶恐未盡。何其殘忍而不德也。用心刻薄莫此爲甚。焉有善人君子。而工於毀人者乎。聽其所毀。而人品心術可知矣。捏音聶。同捻。指捻也

子弟習氣。自孩提以至外傅。此數年中。不過頑耍而已。一有同聰。則有近硃近墨之分。及到娶親。而岳家舉動。更易於漸染。若岳家拘謹勤儉。則相效而爲拘謹勤儉。若驕奢放蕩。亦隨而爲驕奢放蕩。及至成人。貿易者有同夥。公門者有同房。進學者有同案。不知不覺。又是一種派頭。此際年紀長成。即父兄教誨。亦不能多從。惟在成立者自執其舵矣。漸音尖。流入也。漬也。舵同柂。柂船尾曰舵。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宜疏。不能遽不可急去。

骨肉貧者莫疏。他人富貴莫厚。其一切餽遺。須有常度。勿以富而加豐。貧而致薄。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箑一絲。宜從厚速答。箑音霎。扇也。自關以東曰霎。西曰扇。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處於疏也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丈執貧友。躬送處

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史搢臣曰。結盟聯宗。近日時尚。所以然者。因一時志同道合。遂爾傾蓋綢繆。未幾消長稍異。嫌隙頓生。甚至盟寒宗棄。往往皆然。吾願有事盟宗者。無失其初心。尤貴無忽其始事。

怒不修書。固所謹戒。書中過於自卑。亦屬不當。常見筆札中有知感處。則云刻骨鏤心。當在生生世世。有沾惠處。則云覆載之恩。舉室焚頂。或云銜結難忘。犬馬

圖報。蓋謙固美德。亦當斟酌措辭。若太過。則近乎諂。且人無千日好。恐匪人日後執為口實。可不慎與。

看古今文字。若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處。立意求其疵處。則亦染其疵處。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略短。道必日益。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覘其人何如耳。泄音屑。洩通。

延師聘幕。多被奴僕訕謗。褻慢生嫌。賢主人猶宜好禮。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早辭。勿令虛費。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背臥。須令老成人伴視。昔有客醉。誤飲瓶中早蓮花水。因而致斃。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至其家。斃同獘。又音幣。死也。

為人在世。固不可多事。而分內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相託。勢必委婉行去。行至必不能行。在我之心已盡。而親朋亦可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攢眉蹙額。沈吟吝嗟。生平

不肯代人擔一事。排一難者。及彼有事。未必不求於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擔音詹平聲。負荷也。任也。

人家一遇不測之事。即有匪人假託親厚。插入調停。希圖於中取事。若用之。則生波起釁。拒之。則欽恨挑唆。此際身在事中。方寸已亂。全要婉轉謝去。一毫得罪不得。然事難獨斷。勢必資人料理。務擇平昔為人輕財重義。謹始慮終者。當輸誠拜託。若日不識人。混用匪類。而於正人君子。反加狐疑。不肯實告以故。是又自悞自也。

勸人息爭者。君子。激人起事者。小人。亦有本非有心起事。而事實因之以起者。常見事變之家。在當局者。必擇老成親友商酌。此人情之所必至。乃有一種臨事之際。不爲區處籌畫。惟先搖頭埋怨。蹙額呑嗟。其人請教曰。我欲如此行。彼則曰。何孟浪若是。其人曰。否則如此行。彼又曰。何懦怯若是。模稜猶豫。人前失機。究竟於事毫無所濟。反增許多疑議。大庭廣衆之中。已先輸一著。相角者聞之。可和者不和。可了者不了。豈非無心起事。而事實因之以起者耶。謨事卒取。惹事不發。聰明。模稜兩端。

靈壁先生曰。德業相勵。過失相規。朋友之道也。朋友之誼。列乎五倫。備乎五德焉。以義而合。以禮而接。以仁而親。以智而輔。以信而成。唯其備五德。是以列五倫焉。大戴記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吾愈以知朋友之重也。審如是。則長善救失可也。推美延譽可也。竭誠致敬可也。故善交者狎而不慢。和而不同。不形親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均屠釣之業。泰則協連茹之誼。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夫然後交道可貴也。今之人。外親而內疎。言同而志異。陽譽而陰毀。此楊子所謂面朋面友之類也。曷足貴哉。

正家類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蓋家人者。一家之人。謂父子兄弟夫婦之人。非君臣朋

友之人也。惟嚴君盡統治之責。男女秩正位之倫。故家有父子而慈且孝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夫婦而和且柔也。家道至此。無不正矣。一正家而天下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定。君子觀法於家。而知王道之易也。彖音湍。彖者斷也。材也。

文中子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義之道。在乎五倫。父以慈養。子以孝事。兄宜爲友。弟宜爲恭。夫欲其義。婦欲其順。妯娌須和。僮僕須謹。閨範貴肅。鄉黨貴睦。宗族勿忘。姻戚勿猜。濟人之急。救人之災。貧者憐之。疾

者係之。言語謹而守白圭之戒。行事慎而勤黃卷之燈。青香一炷。酬德於天地。濁酒三杯。報恩於宗祖。彩衣庭。兒孫不識爭。綠野堂。寵君豈知愁。則和順咸周。福履永綏矣。綏音雖安也

青黎曰。一身之所處。何日不在倫中。須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妻妾敎以柔順。僮僕敎以溫良。則名休和而集千祥。臻瑞應而道百福。家道其昌矣。

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墮。則家良。

朱卓月曰。嘗觀孝悌之風。致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眞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又曰。家庭有箇眞佛。日用有種眞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骸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萬倍矣。

又曰、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雖言未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矣。

又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及及於此。而孳孳於彼者。非計也。

又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顏氏家訓曰。凡人不能敎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

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我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績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蕩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呶音鐃讙聲也。訩音洪讙詳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做到極處。俱是合當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底念頭。如施者任德。受者懷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子怨父貧。兄據弟富。妻妾視豐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父祖做底。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底。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佗之話。慎勿外洩。

奢人持齋。不如察家庭之梟殄。悍婦禮佛。不如減奴婢之鞭箠。

五臟藏於腹中。病則能察。此從面部脉息知之。如登人之堂。即知室中之事。此之謂也。語云。入覩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便見妻。老父奔馳無好子。要知賢母看

兒衣。可見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妻子者。尤不可不知。

男女不雜坐。不同衣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叔嫂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女子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此曲禮別男女之大節。治家者不可不知。櫛音節梳篦總名。漱音獸浣濯也。

男女之所以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即聲音尚不容通。况顏面乎。於此見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有等婦人。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山遊翫。爲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甚有好見

人者反笑避人爲不大方則甚愈甚矣

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外戶。不可因其小而忽之。即七旬之嫗。有言止傳內戶。蓋謹之至也。

个人止知婦女不可入寺燒香。不知婦女亦不可多出門會親。至於歸寧。使父母在堂。尚不宜久居母家。至若父母身故。兄弟之間。惟宜朔去暮回。毋如人止知有尊卑大小之分。不知有尊卑大小之禮。譬如弟婦不見大伯。謂大伯年紀大也。長嫂可見小叔。謂小叔年紀小也。竟有叔嫂年紀相等。既不迴避而反狎昵

者。何哉。等而推之。如姪與嬸。甥與妗。年紀相若者。俱宜各知檢點。又如新婦三朝。是日親族男女混雜一堂。跪拜揖讓。雖謂行禮。然屬目共處。於禮似未盡善。愚意無論伯叔卑幼。俱宜另坐他處。當令新婦分其次序。請入內室。衆拜。庶爲得體。（嬸音審。俗呼叔母曰嬸。父之弟婦亦曰嬸。）

小事輕忽。每貽譏誚。如謹戒閨門。人盡知之。獨於婦女抿掠脂粉女紅針線之物。每多忽略。聽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雛。朱門媵婢。叢遶跕立。與街市貨郎擇揀精粗。品評價值。男女混雜。殊屬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不禁歟。且所挈之物。有驚閨結綉與嬌娘等名。予謂閨可驚。而嬌娘何可與也。淡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險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瞎婆。蓋三刑六害同也。人家

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蠍音歇。毒尾蟲。）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假媒妁。或治疾病。專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魘魅刀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其往來。至於娼妓。更是不祥穢物。出入臥房。尤爲不可。媒婆穩婆。擇善者用之。（妁音酌。斟酌二姓也。魘音掩。夢驚也。氣窒神忤心亂也。又音淹。義同。魅音眛。同鬽。老精物也。）

婦女垂簾觀劇。髮香粉氣。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

下。甚至評品坐客。高談嘻笑。優人之目。直邊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此尤其大者。且遡來新戲。忠孝節義者。百不一二。偷情調戲者。十常八九。婦女觀之。不知原屬假事。倘認以為真。所關匪細。不可不加意焉。

閨閫之敎。與子弟之教不同。子弟欲其上知千古下明當世。然後胸有所得。方可入仕路問功名。婦女則不然。除勤儉和順。女紅中饋之外。不必令有學識。所以女子以無才為德。獨有沿街歇鼓。唱說書詞之人。編成七字韻。婦女最喜聽之。以其鄙俚易解。費錢無多。

大家小戶。往往叫來唱說。雜坐羣聽。初則立於門外階下。入則坐於中堂內室。始而所言賢孝節義之事。既而漸係淫奔苟合之詞。婦女聽至忠難悲慟。每多感發墮淚。萬一聽至淫奔苟合。係無動念興思。又有令瞽工升堂入室。無分晝夜。如前說唱。婦女以其瞽而忽之。不知盲於目不盲於心。往往竊聽閨閫之言。傳播於外。所係匪小。古人閫訓。惟恐耳聞不正之音。目覩非禮之色。即遊蜂戲蝶。因時交感。尚不欲令女孩兒見之。慮其繫開情竇。況此輩唱說者乎。余意婦女觀劇。固不可。即聽書亦不可。在閨門嚴肅之家。宜當防範。劇音極。戲也。俗謂演傳奇曰劇。沿音緣。術也。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與音預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嫉。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痍音夷。傷也。疣音尤。贅肉也。

家庭之內。和氣可以致祥。取和之法。一曰容。二曰忍。三曰見如不見。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矣。

當讀論語鄉黨篇。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註云。欲其不露體也。吾輩於盛暑燕居之閒。雖不能步趨聖人。亦當嘗存敬畏。若於汗衫裙袴。過用輕紗細葛。惟圖涼爽。漫無顧忌。由中達外。無論家庭中觀之不雅。且何以訓子弟。拘僮僕耶。願識者改之。袴音庫。脛衣也。俗呼小衣。

禽獸中有通人性者。有不通人性者。如雁不配。鴉反哺。羊跪乳。牛舐犢。此皆天性而然。至於驢馬。猶知子母之分。獨貓犬雞豚。乃迷亂衆生。原無性靈。凡子母貓

犬同窠雞豚皆不可畜諸家庭恐交合之際見之不忍婦女孩童更不可使之見也猴性最淫善解人意尤不可畜（窠音科穴中孔也）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飭音尺誓戒也）

僕輩撥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叱音秋訶也俗作叱非）

家無妓童不惟省己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僕妻乳婦妖艷者甚勿投雇庶不開不見可消無限妄念

凡奴僕從者寧拙勿巧寧老成勿俊少老成愚拙者雖便捷未能卒亦不至壞事

朱卓月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己意而疎棄之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态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瘋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賈音古馴音旬馬順也 瘋[illegible]音[illegible]也）

癡奴蠢婢足供使令雖不敢壞事然邋遢應對之間多不能承順主人亦能銷磨人之神氣較之一種輕躁假充諳事在行者在家既無能爲出外又多惹招非動以一面詞膚愬於主主人若誤聽其言往往因小失大此又在銷磨神氣之上不如癡蠢之爲愈也

婢宜買用僕宜雇用凡買當之婢中多有夫之女若不察來歷聽信媒言輕易買當至年將及笄彼家若不能取贖主家又不便配合稍失防閑即開騙拐之門甚至夫家結訟未免詞內牽連價買之僕撫養教誨

長成給以妻室費用多金但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或偷盜嫖賭或棄妻遠遁主家懦弱則投權貴倚勢索妻欺凌主人種種不測難以枚舉不如雇用可則用之否則遣之兩相情願省卻無限口舌至於已買僕從當許令取贖而思去者反不去矣（騙音片詭爲誆[illegible]）

士君子之待小人女子不可無信其於婚姻一節尤宜慎之每見人家婢僕伏侍勤勞主人即以某婢許某僕家長一言出口婢僕百諾於心時或家庭事冗遷延歲月或婢僕有過遲疑因循無識小人見其爲期

無定。未免埋怨偷安。主人聞之。嗔怒或改悔前言。男女失望。遂萌異念。防範愈嚴。伎倆愈詭。小則偷盜逃拐。甚則變幻旋生。爲人上者。凡許與。務宜酌量於前。斷勿改悔於後。況謹而信。又聖言所不可忽者乎。

語云。無官者。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不知爲父之難。然富不知貧難。貴不知賤難。天下之事。無一不難。但未身歷其境耳。即以一家言之。不知家長之難。或創業。或守成。耕讀不易。經營維艱。大而婚嫁喪葬。延師擇友。納糧當差。門戶禮節。以及防危慮患。量入爲出。無

不操勞籌畫。小而家內人口。無一不費家長照管。時至隆冬。則怕夜間燈火。每晚必親身稽查。入夏則諄戒勿食寒涼。恐男女易生疾病。當有冥頑小人女子。不體家長之心。往往以口腹致疾。其延醫服藥。飲食禁忌。又無一不從家長心上躊躇檢點。家長可易言哉。（冥音銘。迷惑也。頑音完。癡愚也。梗頑也。躊音儔。躇音除。躊躇也。次且前卻貌。）

朱卓月曰。凡僕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病之事。皆宜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待下固當和。和而無節。反生其侮。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子弟不得自打僮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善處。家長亦不可親自鞭打。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打之數。必不計。當視其過之輕重。徐徐責問。

不惟養威。而僕婢亦自畏懼矣。

早起之家。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奸盜詐僞可知。所謂通宵出飲。清朝臥。此是人家百弊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人生不易之理。常見創業之家。每多雞鳴而起。及至身後。子孫內有餘財。外有租賦。遂忘先人創業規模。惟知耽情酒色。以日繼夜。以夜繼日。夫以夜繼日者。事在門內。飲酒歌習博奕呼盧。外人或有不知。至以日繼夜者。日高三丈。門尚寂然情閑。鄉黨鄰里。無不竊歎其衰敗之相也。或有勤事

僮僕先欲啓戶灑掃然鎖鑰多歸內室即使門早開而舉火必待主人主人夜來醉飽宿酲未醒僕從不過家常粥飯焉能枵腹以待且面無水洗喉無湯潤炎夏尚可隆冬實難往往僕從不席煖而即思去者未必不由此也男子好睡婦女亦然日午而起及梳妝完備茶飯用畢林樹不覺鴉棲閭巷已聞犬吠不知此際粧束齊整意欲何爲欲效何等人家行徑耶違逆陰陽顛倒晝夜家政不可問矣蹈斯轍者見之自是通身汗下凡我儒素之家承先人緒餘之子弟

可不警歟（呼盧摴蒲戲具采有五盧一爲最勝采故喝五木成盧摴音蠹木根空也俗曰摴底）

孫夏峯先生書孝友堂家規詔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己辱身喪家不知家規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此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値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値君臣之變周公値兄弟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嫩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嫩同美）

心術三十六事　尊敬天地神明　不敢裸露三光　忠君孝親　尊師信友　讀書思理義　作事有剛柔　欽慕君子　安分寡營　不肯殺常惜福　不作惡　不談亂　不失信　能含容　凡事喜人規切　爲善不求人知　常自知非　不念故舊　凡事有始終　當人需事不僭奪　夜臥便睡　不談閨閫　不面訐人　隱惡揚善　不念舊惡　不信邪說因果　急難中能濟人　能寬慰人　尊儒重

醫　損己利人　知人饑渴勞苦　受享知慚愧　不恥惡衣食　不助強凌弱　常思退步讓人　受謗不急自辯　受恩圖報（僭音殘言未及越次而進也訐音結面相斥也）

周坦然先生觀宅四十吉祥相　案頭無淫書　梁上無齊整書（子且未解目於何有）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　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卓倚　門下有祖父遺留龐眉皓首老僕　婦女不垂簾觀劇　婦女不識字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不呼優人同坐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　不以舊并足代爲擊扳　外無姣童內無老

婢。不教婢子演劇。紙牌不入手中。不解新介。
不爲酒糾。有習醫卜。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凌晨客至。僕從已拱
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僕從各隨其姓。門前
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途。
皆側立讓行。不奴隸疎族窮親。不學蘇意。口
角無鬪門事。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格言。
常在壁上口頭。凡夢俱可告人。十二歲以上小
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外戶。有爲人宛轉寄家信。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有周濟貧親戚或助
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菴觀。有
爲人說眼前報應、有聽人說報應諸事。卽不能
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書館
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不以病試醫。有將已
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受人賀分。卽一箋一絲無微不答。不磨祖父圖章。
刻作己名。有刪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
章。不戲譃父執貧友。內聲不聞於外。坐定不

閱新聞。可聞人。回卑幼貧賤親友。惟恐傷其意。
洪九霞先生示兒居家十二節。邱辰飲酒。未曉脫
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
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
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歎。見客不長揖。聚談
淫褻及食案舞劇。訕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
不可爲不可行之事。跛音祕立不正也偏任爲跛一足立也依物爲倚
居家三十六不可。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
多事。不可作輕態動止。不可罵他人婢僕。不

可聽一面之詞。不可任一己之是。不可攙奪人
言語。不可談人閨閫事。不可當面訐人短。不
可背後言人非。不可私折人書啓。不可沈閣人
信息。不可用大斗小秤。不可欺孤兒寡婦。不
可護子孫之短。不可縱僮僕生事。不可聽婦人
之言。不可置無用之器。盛怒不可過責人。醉
後不可惡駡人。婦女不可入寺廟。僮僕不可入
內室。生靈不可妄烹宰。顆粒不可輕拋棄。房
上不可曬鞋韈。鍋邊不可搗蒜椒。穢物不可令

入竈。字紙不可糊墻壁。六婆不可令入門。僕婢不可慢言語。安分不可過營求。放債不可嚴徵利。飲食不可求精美。僕婢不可服華衣。居官不可庇無賴。居家不可延妓女。

已上心相三十六善。觀宅四十吉祥相。及十二箴。三十六不可。語多大同小異。備載以致丁寧。眞字字箴規。正家詒謀之善道也。覽者勿鄙其繁。

詒謀類

靈壁先生曰。夫人之所最愛而長念者。有如子孫之切

哉。苟語於人曰。爾子孫當富貴而衍盛。則喜溢於顏矣。苟語於人曰。爾子孫必貧賤而夭亾。則憂形於色矣。欲子孫富貴而衍盛。懼子孫貧賤而夭亾。人之情也。然其道莫若謹身而務德。是故善愛子孫者。勿爲子孫褻其心。勿爲子孫結其怨。勿爲子孫獲罪於天。勿爲子孫斂怨於己。孝悌忠信。以爲子孫之式。仁讓恭順。以爲子孫之教。耕讀以爲子孫之世業。施濟以爲子孫之前程。此眞能愛子孫者也。今之愛子孫者不然。爲之經營功名矣。爲之刻買田宅矣。爲之貪謀財利矣。於是側目有人。禍患有種。刻薄行迹。爭鬭有因。狠惡有聞。罪孽有紀。神怒而加罰。及身不已。乃取其最愛而切念者。耗之使貧。抑之使賤。災之使夭。夫之使亾。將彼之愛子孫者。非所以殃子孫哉。高明之士。可以爽然悟矣。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斯之謂乎。（艾音乂安也）

升菴先生曰。子孫之盛衰。咸視祖父之德澤焉。德澤深厚。則其盛也久。德澤淺薄。則其盛也暫。世俗不知德澤之可大而可久也。必以儲畜之豐盈。爲未遠之長

計。而乃多置田宅。廣積金玉。以爲如是。可以爲子孫謀久遠也。亦云謬矣。吾見有良田萬頃者。而子孫棄之如草芥。見有美宅萬椽者。而子孫廢之如毫毛。見有金玉千緡者。而子孫散之如泥沙。嗟乎。一身之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安能爲子孫作久遠之謀哉。夫田宅多置。必不能循義而行之也。金玉廣積。必不能爲仁而得之也。田宅愈多。而不義愈多。金玉益廣。而不仁益廣。子孫且罪戾之不暇。而謂其能享用哉。或一傳而衰矣。或再傳而敗矣。諺曰。財不三代。非財之

不可三代也德澤之未逮也德澤不厚且不足以及遠況乎身爲惡行其於子孫又當何如哉

橫渠先生曰人說到子孫受禍比其身自受禍尤爲關切蓋世人有舍性命而爲子孫者鮮無舍子孫以快自身者況報應原通三世人或見爲惡身免遂謂徼倖孰知其子孫受報更爲慘然乎

朱卓月曰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又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

深省者

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懷悔丁公家訓云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劑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之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餒内上聲饑也）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當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飲食之樂多不是箇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箇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箇好臣工

以德遺後世者昌以貨遺後世者亾謙柔卑退者德之

餘強梁奸詐者禍之始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慢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詒謀不知詒謀偏在薄於致者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

老未亦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柳玭述家訓以訓子孫。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麯糵。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子

見名門右族。莫不由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難於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瓔音纓。珠也。厮音斯。厮養。厮賤之稱。[illegible]。銜音咸。口含物也。糵音孽。大麥也。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誠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陸逵章登第。其父平泉公。貽書誡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妨趨捷徑。妨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歲兒謹佩之。足也。

王昶謹厚名兒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淺。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亾。晚成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亾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詒後世。

徐贍菴先生家訓云。最妙是一箇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惟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銷鍊於此中矣。天與

汝以富貴。汝答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媮苟且也。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簪纓閥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卽門第大幸。足爲世家舊家也。當惜福積德以培之。則愈悠久。

李九我文節公燕居錄云。仰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

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很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歿。則其家興衰。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歿。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陸梭山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身愛家。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曰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

足爲門戶之光耶。

爲政之要。公與清。成家之道。儉與勤。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錙銖必較。平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教子弟者。須留意焉。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

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不戒哉

少年子弟。斷不可令浮閒無業。凡人一有事做。則身有所關。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若浮閒無業。他食終日。必然流入淫酒賭鬭之中。諸般不好事。俱要做出。往往蕩其家產。壞其品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令他去做。非定要得利也。即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進了學識。者便是大

利益也。豈必得金哉。蓋子弟浮閒慣了。就是趨窮底根子。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者。此也。俗用這。非。這音彥。迎也。

人之資性不同。必須量才而用。子弟中有實不能讀書者。使文理稍通。亟令改業。蓋父母望子心切。豈不欲成大器。與其終於無成。兩相耽悞。不如早令改業之爲善也。此下皆指匠論。

少年子弟。父母膝下。多有不肯讀書。及至父母沒後。或因家務纏擾。或因境遇艱難。棄書者多。大則不能功名顯達。出人頭地。小則談言村俗。筆扎粗疎。即酒席之間。令盆一到。手足無措。思從前父師之訓。何可得也。即如人處順境時。驕奢倨傲。及到逆境。方纔勤儉謙和。

創業守成。二者皆非易事。不知守成。更難於創業。何也。蓋創業無先人法程。能創不能創。無關榮辱。而守成已有先人規模。稍忽擎持。則爲人竊笑。然亦不能箇箇求勝於前人。若能如得舊樣子。飽煖不失。禮樂不違。授受相承。即是繼述之子孫矣。如甘棠某氏。正廳不用梁棟。竪立中柱。示戒子孫不便演戲。後皆遵其

遺訓。至今稱爲書香望族。

葬墳太遠。止因惑於風水。目前雖易往返。後世子孫。有憚遙遠。而拜掃遂致廢弛。起房太大。無非止圖飭觀。目前雖易營建。後世子孫。因難修葺。而祖業反多他棄。葺音緝。修補也。又覆蓋也

人家際盛之時。產業多不秕粦。雖當事不能遍詰。恐久之勢去。子孫反受此累。

凡田產基址相連。不可遂萌謀併之心。即使有人。或因家貧。或因別故。轉售於我。必以足價與之。不可因彼

事勢急迫。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買者賣者。不知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不失乎。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黨中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後日。又可知矣。至於找價一節。在賣者。每稱某房原價所置甚多。某田照鄰虧短不少。以歷買者之口。而買者常云。某房已經增修無算。某田業已挑濬多工。以塞賣者之詞。紛呶不已。總之各宜自揣。若得之易。當思他人置

之難。目前身後。循環甚速。戀親友處分。必使買者可安。賣者無憾。若兩家執一。恐從中起釁者。一言憤之。則油費於釜。各各追悔無及矣。

諺云。居鄉柴米賤。後代子孫愚。夫子孫之賢愚。何關乎居不居鄉。總之偏僻之地。人皆誠實。縱有不肖子弟。無人引誘。或不致破家蕩產。至於衝繁之處。人家子弟不論貧富。知識一開。便有黨類相合。少年心性易惑易動。最能薰染。貧家之子。不教則習為流蕩狡詐。若富饒之子。不教則有不可勝言者。如飲食衣服之類。無不投其所好。或嫖賭酗酒。或指產借債。甚至惹禍生非。無所不至。即有父兄在堂。上下彌縫。難以覺察。雖身受拘束。而心已放蕩。及父兄一沒。任意施為。引類呼朋。登堂入室。師長之言弗聽。嫡慈之訓難施。日夜一日。愈趨愈下。弟妹之婚嫁難問。寡母之饔飧不繼。縱使回頭。悔亦無及矣。為父兄者。當步步隄防。時時開導。人品家計。關係匪輕。兩謂寧使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昔宋米信為節度使。儉嗇聚斂。積聚百萬。其子豪侈浪蕩。以父在不敢自專。但於富

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歿。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今世如米信之子者不少。貸錢則曰磬響償。猶云老倒還。噫。可悲也。

嘗見人家子弟。老大年紀。一經父沒。縱不為人引誘。而世務茫然。因父在日。止令閉戶讀書。諸事不與見聞。如昔富兒入市。指豬為大鼠者。可鑒也。凡子弟知識稍開。課誦之餘。一切家計出入。人情世故。須為講究。如飲食。使其知稼穡辛勤。衣服。使其知機杼工苦。并知荒歲時豐稔。經營慨物力艱難。凡創業守成。防

危慮患。皆多方譬諭。此言較詩書易於入耳。日後自能了然胸中。一旦即有不測。庶幾稍知把握。亦不致虛華浪費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若從諫則聖。夫天子之教子且然。而況士夫庶人家乎。稍音處。倰之行穉者。俗曰倰。倰音倰蕞也。稍音騷上聲。漸大之義

錢糧一事。關係至重。糧數有限。差弊無窮。少年子弟。止

圖安閒。纔說錢糧。便攢眉蹙額。平時嘗稍猶可。及至當年。全無主意。一切委之他人。聽其愚弄。甚至減價變產以應之。思前此欲安閒者今果得安閒耶。且此中能事親友不少。虛心叩問。自得其要。某糧若何。某差若何。庶不為人所惑。須預先籌度。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而田地庶得以保守矣。

嘗見有人置產借貸。或因相與之間。不便較量。遂假寫親朋名下。初則無甚關係。及至日後。產業不無取贖抵償。借貸難免欠缺遲延。若竟認為己事。勢必挺身撐敵。若模棱苟且。又非受託初心。甚或昔日成交過刻。今又必欲取盈。斂怨招尤。莫此為甚。尚有事出意外者。即從實道之業已脫矣。凡遇親友假借名色。不妨辭之於初。切勿悔之於後。在有產者。何必以自己財物。反寫他人名下。不惟世風不古。且恐其人聞之。於事更難結局。識者以為何如。

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雖不盡然。蓋貧而富。富而貧。猶夫往來。其理自不可易。常見輕薄之流。於門族中。或有讀書微倖者。或有貿易致富者。開口

便鄙他人為暴發戶。何許人。不思自己祖父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來。使天下之貧富貴賤。永無轉變。則一歲之春夏秋冬。亦不必循環。有是理乎。往往富貴後裔。自暴自棄。不肯讀書。不屑經營。何如暴發子弟。讀書情志。習易誠實。孝友和順。勤儉雍睦。恢弘先業。克振家聲。總之將相無種。人當自強。若徒仗先人餘蔭。虛華架勢。大言不慚。不惟衆禍所伏。且為識者所笑。若夫以親戚榮顯。即便滿臉富貴。遍體驕矜。不顧他人指謫。此又小人之尤者也。殍音票。餓死者。又音莩。義同。

俗說父是子之艮媒。子爲父之弔客。二語雖係常言。細思却有至理。所謂父是子之艮媒。關係雖重。猶可不必深求。至子爲父之弔客一語。不禁感慨係之。每見子孫成立之家。父母去世之後。親朋宗族。始而慰旣而弔。執事爭先。追陪恐後。車馬塡門。賓朋滿座。哀詞輓章。琳瑯充壁。修齋設祭。鼓樂盈庭。及至出殯。紙扎路祭。社影臺閣。四方來觀。雜沓道路。牌坊華表。高聳雲霄。點主告土。必仕途顯要。良由祖父作善詒謀。沒後能光榮閭里。迨後讀書者又多成名。貿易者愈加

饒富。且禮義持身。謙恭接物。能使內釁不生。外患不作。是父母雖歿。猶不歿也。如此者少。如尋常之家。其子幼小。尚未成人者。難以責備。獨是兒孫林立。不能自奮。當父母抱恙之時。藥餌諸需。已費躊躇。身後衣衾。難免拮据。甚至兄弟推委。妻孥譏阻。以至齋醮不設。祭奠不舉。是以百日週期。坐夜執紼。至親厚友。罕有到者。事事苟且。草率。遂而半夜發引。寂寂寥寥。惟有冥鏹幾所。荒土一坵而已。在厚道者。猶歎其身後之寥落。在尖薄者。反誚其在日之英雄。此際榮辱總

由後人。爲人子者。當努力榮親。而炎涼者。亦須內省反顧。大約常人結果。難免如是。誰能保其妻賢子肖。昔人云。後人哀之而不鑑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可不悲夫。輓音晚。輓歌。喪歌以寄哀。使輓柩者歌之。今之輓章。亦其義。紼音沸。引柩索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乏嗣而繼者。生事死葬。以及宗祀所關。屬望最重。人多不肯早行。以致身後爭繼紛紛。禍起蕭牆。蓋爭繼者。原圖繼產。非爲繼嗣也。及至彼此爭繼。家產漸薄。而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之日。於當繼之中。擇其善者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

恩深重。一如親生。身後爭端。何從而起。揣不肯早繼之故。無非爲家財起見。惟恐早繼嗔育。豈不去我一分家私。但早繼旣免無後之憂。嗔育是亦三生大幸。又何惜此一分家私也。近見繼後生子者。輒以繼子爲贅瘤。舉止動靜。無一可意。視若眼中之釘。去之惟恐不速。非託言未繼。卽加以污名。初則有求而招之來。今欲以非理逐之去。不知身老子幼。一有不測。卽起忿爭。遺禍更烈。豈若後者所爲耶。我今能撫以恩德。異日必不欺我寡婦孤兒。若慮日後戈矛。亦當少

分貲產。以理遣之。況律載繼後生子。有家產均分之說。倘執迷不悟。恐身後經官。執法者不能曲貸也。

鶴掐先生曰。溫公家範曰。今人爲後世謀者。不過曰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曲坊。粟麥盈倉囷。金帛充篋笥。皇皇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不以義方訓不以德澤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歲時之閒。奢靡游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樂。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制束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

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恐其考之壽也。然則向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長子孫之惡而已。此爲子孫計而愚者。世人但患家之不富。而不患富之不久。故工於求之。而拙於守焉。智以致之。而愚以藏焉。其後多至破散。或晚年禍患忽作。或子孫敗亂無章。皆由於知求財之術。而不知守財之道。知致富之方。而不知藏富之法。此富人之通病也。夫富者。當思其可久。不在積之多與不多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其體重也。若家累千金。不爲不富矣。子孫世守。長享豐豫。不既足乎。何必多求無饜。且千金之外。即爲禍累。何也。驕奢必興。爲衆射之的矣。故守之失道。積而不散。非發奇禍。即生蕩子。雖多奚爲。智者參透此理。非務多積。散作功德。濟人利物。不復營營與貧人爭利。隨分安樂。是眞能守財藏富者也。而未可爲貧昧人道也。可勝慨哉。

庸行編卷之四終

庸行編卷之五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郇父梓

勤儉類

朱卓月先生曰。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惰。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啜土鉶。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脛無毛。禹號深仁。賢婦儆戒於鷄鳴。羊琇貽譏於獸炭。陶侃運百甓。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侈肆淫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亾。睊睊實貴其怨。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啜音拙。同歠。嘗也。鉶音形。土鉶。羹器也。簋音癸。盛黍稷方器。胈音拔。股上小毛也。甓音僻。即今甎甓。俗謂[illegible]。

又曰。吾觀夏商周之盛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音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塵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況人乎。知國家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犧音希。犧牲。祭天地宗廟之牛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勤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者。吝耳。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平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婪音濫。貪也。同惏。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大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便慼慼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

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毛鳳韶先生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澤此身。以勤儉訓飭子孫。此外無所事矣。

人家一日不可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食。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以棟宇

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無塒圈耳（塒音時鑿垣棲鷄也圈音蚼上聲豢豬之閑也）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者一盌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盌音宛或作甕碗無碗字）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安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

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從智術誘騙驅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朱卓月曰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濃鮮昏人之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滓音子澱也濁也）

又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則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亾則一

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常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常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又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又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饕音叨貪於貨賄餮音鐵貪於飲食）

俗言做人家便至算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曾

做得人有等局面要好遇事泄漏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皆屬不當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錙音淄六銖也銖音殊權十分黍之重也錙銖謂輕微也。

朱卓月曰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衆僕隸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總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爲淸白士也。不亦可乎。

譚子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蠹音杜木中蟲蝕木。言自爲害也。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

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教家要略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茁音拙人名。

史稽臣曰土木之工不易輿也從來估費千金加倍尚不能竣此尋常言之其中省費不可不察譬如南方以銅瓦油灰粱脊磨甎架炭坦地北方粱脊必雕鑿花鳥鋪地必磨甎油飾玉石爲堦花甎砌壁以節儉言之未免過奢若務以常瓦地用條甎糙石作堦灰泥飾壁油代漆粉代硃價值減何止數倍若畫棟雕牆窮工極巧又不啻什佰矣更有慮其梃木易朽梁柱必用柟木門限必包銅鐵乎歷數創造者之子孫鮮有待其梃木之朽而不易主者乎昔遊豫章黎博菴先生別墅名日牛屋木不去皮墻皆亂石究竟門無俗客座有高人未嘗以古朴減其聲價願達人君子以求精堂構之苦心爲訓誨子孫之至計潤屋潤身相去殆有天壤之別也。柟音南亦作楠墅音野田廬也又別館。

陸桴山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讟音讀。怨讟也。）

又曰。治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

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朱卓月曰。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門無幾。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先君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飫音喻。飽也。醢音海。肉醬也。甆音慈。陶器堅緻者。）

又曰。其夫好飲。其妻必貪。其子好贊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月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苦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又曰。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

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債音寨。去聲。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又曰。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有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有術。亦祇爲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史搢臣曰。十金之物。典鋪止當五金。三分行息。二年爲滿。至期不能取贖者頗多。此際將欲變賣。而物在質庫。又不肯聽其自滿。勢必挪移利息。轉票因循。嗟乎。流光易逝。倏忽而五金俱歸典息。其物仍執於他人

矣在初當之時度其數月可贖則當之否則不若變賣爲是將銀先用一半作質當之資不獨無息且除銀一半尚可經營不數年而原物可復製矣㬥見富室槖貧多貉斯弊在一時乏用借貸無門惟質當可以應急此說似不近情今道破或可省悟一二并附以歌歌曰應急之中雖典當也須籌度商量算來緊悵兩三樁買柴和糴米私債並官糧此外消磨都可惜勿因匙便輕當臨時本利更何償不如裁省費節省是良方（樁音莊俗借爲條件字）

又曰搖會一事雖通財之道原爲親友濟急而設非營謀生息之端每見罄其所有而盡濫於會之人得者因多失者亦不少平時輕易許諾并不量入爲出及至會期一到點金無術雖重利不顧惟求先應於會豈非剜肉醫瘡如至公六總等會皆三年滿局其中難免盈虛消長請自籌之（剜音彎削也）

又曰從來旱荒較水荒尤甚何也水澇則西北高阜之地或可無虞而東南低下之產縱遭此患尚有舟楫可洞鄰省熟處販運且有魚鰕螺螄藕芰茭蒲水利可延若逢亢旱則西北地廣土瘠蝗蝻一起寸草不生縱有鄰省稍熟肩挑背負能運幾何欲移口就食赤地千里焉能盡挈妻孥而往每每枕尸道路賊寇竊發多由於此則積穀一著西北較東南尤屬急務今人偶獲二麥或恣其靡費或輕價糶之自謂轉眼秋成又可收穫一旦失秋則終年療饑何賴焉愚意東南之與西北惟以積穀爲主縱穀價騰貴不可輕賣即有急事只可他圖此根本之計也然遇凶年多有攘奪之患亦不可不慮雖古人有大亂居鄉小亂

居城之說若能以所蓄之穀除自食外勿貪重利分應親鄰使鄉黨佩德而禍患自可免矣（蝗音黃食苗蟲蝻俗謂蝗子復生者[illegible]蝻者）

又曰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爲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不在厚薄在人事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雖不甚有餘者動覓乳媼乳媼之子勢必託親戚代哺送嬰社延挨未免痛癢無關饑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覓乳者豈不有傷陰騭又如北方有地者縱使富饒多係自

種。或不勞力。而實勞心。南方之人。習多創獲。坐享其成。致令子孫游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焉得為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膏沐不施。衫裙朴素。首飾不過髮髻簪珥。今南方婦女。衣則錦繡綺羅。飾則金珠釵釧。有餘者奚止千金。合一家婦女妯娌計之。豈不占礙許多資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豬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遶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設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此南北奢儉之大凡也。若都

下之奢靡。服飾宴會。更有數倍於南方者。所以衰落不旋踵而至。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人事而言風土哉。髮為守。釵音差。兩股笄也。釧音串。臂鐲也。

又曰。成敗興衰。雖然關乎氣數。若創業者起之。守成者敗之。此亦常耳。獨怪夫自創之而旋自敗之。其間運限失利者固多。浪費所致者亦不少。常見浪費之人。除不知己過。乃自以為達。見謹守者。反哂其過為兒孫計。竊歎為不然。夫兒孫有不承祖業而能創立者。亦有賴根基而始能繼起者。豈可浪用虛靡。止圖一時稱心快意。不留餘蓄。不肯後看。豈知老來拮据。身後艱難。老來拮据。乃其自取。身後艱難。實於心抱愧。在子孫讀書明理者。能義命自安。倘無知不肖者。難免非為妄作。介顧得意之人。於浪費之際。回顧兒孫。略留根本。或可少生枝葉。使免饑寒。若妻嬌子幼。更宜檢點。勿謂自我成之。自我敗之。而以兒孫自有兒孫福為口實也。達者鑒諸。哂音審。微笑也。

人無論貴賤貧富。士農工賈。一人有一人局面。當無事之時。何憂不足。一遇有不得已之事。或父母喪葬。兒

女婚嫁。或里長差徭。或意外疾病禍患。於無可設處之際。始歎仰面告人之難。皆由素不撙節。以無為有。虛張體面。故至此耳。嘗見富貴之家。遇有喪葬婚嫁。動費數百數千金。猶以為未足。及至衰落。遇有此事。求數十金數金。亦所不能。可見事無一定。豐儉在人。不可發洩太盡。當留有餘。以待不足。語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念之哉。

元旦為四序之首。普天率土。莫不懽慶。貴富者至此時。固色色俱新。不必言矣。獨中人之家。凡事宜度財量

力試自揣終歲之中豈無親戚交遊豈無那移負欠父母妻孥豈無潤色僮僕妾婢豈無望恩是周旋者在此時取償者亦在此時責我望我者無不在此時嗟嗟此時誠不易度也百物至此時皆貴諸務至此時愈迫錢財至此時而來路愈艱借貸至此時而子錢愈重形神交瘁心力何支歡娛令節反變爲愁苦光陰不知韶華易過轉瞬如常一切衣食用度俱宜隨分萬勿強爲服飾能置者在平時置之負欠當償者先陸續償之稱家有無隨時供具何必效顰闘侈

自取擯辱顏爲也或曰子言何不近情也若平時能置者誰不願置陸續能償者誰不願償無奈事與心違忽忽便到三十夜皇皇拮据非得已也吁余豈故爲是矯情之言哉惟願達人於此素位而行諸凡節儉家人婦子隨分安樂無事多求不獨蓄德養廉是亦熱閙場中一劑清涼散也（解音覓閙鬧日數將也同鬧）

朱卓刀家訓曰揚州古稱繁華今則尤甚宮室極其雅麗器具極其精美衣必雲錦冠必紫貂兩城十萬戶人家六街百千般異物茶坊酒肆很籍必至三更夜市混堂喧閙亘達二鼓畫舫禊遊厭聽笙歌梵宇輝煌力窮土木堆假山輦石於江南造名園載花於吳下宴客珍錯盈臺張燈瓊珠滿棟瓷論宋窯鼎究商周婦女下體遍織羅紈臧獲周身悉辱綾綉常車氊賽作戲游騎繡勒飾牽妖冶之容樽前耀目選樂之聲筵間聒耳孌童多於牧豎宴會不減耕耘故前於此者易致傾家尤多造孽余居其間四十年興衰萬狀目見其富貴目見其摧落又目見其子孫零替又目見其不忍言者皆余之舊好此無他蓋還其受享

而福薄所致也南北十五國足歷十三省常見士大夫家有土炕代几樹枝架屋剉木爲盂韃皮作履乏紙以蕉葉應書鐵線以櫻絲補衲不知南荒之民米皆手舂不知世之有碾飯用釜煮不知鍋之是鐵焰夜以松節惜油省柴就清溪盥沐不信有穿藤作床明瓦爲窗又不信香櫞供玩蘭花賣錢大約非耕即讀無一惰民若沽人一文飲人一盃常具慙愧色必酬之始安蓋固廉恥也日營家計勤儉治生吾家還源七代復尋木本皆從祖宗安分而來若祖宗皆殺

傷生。貪財縱欲。悖德亂理。福已折盡。兒孫焉有今日。目覩繁華。多財者任其意之所爲。鬼瞰其室。不能不晝夜惕心。慮吾子孫家道稍裕。或徼倖一名。不體祖父。不學聖賢。不念故土風俗。奢侈是尚。攀技是趨。不一代立見敗亾。願從此往。飲盤饌。作羈窶想。覩戲劇作啼哭想。覩富貴作浮雲想。㤄鄰只以困頓不如人。便可久長。凡身只以粗衣淡飯不先人。便能載福常以讀書安命四字佩作韋弦。至功名亦聽之。蓮花不開。翕聚可觀。開便落。既落之後。必除枯榦。方不礙目

此我歷富貴。歷患難。歷聖賢。歷天下而然也。身居揚州。故不勝其硜硜云。[illegible]

靈壁先生曰。予昔臨倣思堂元陽子錄節儉五訓質予。予嘉其說。不覺慨然曰。彼五訓其知節者哉。五訓維何。其一則王遵巖也。其二則蘇子瞻也。其三則范文正也。其四則鄭亨仲也。其五則張子韶也。遵巖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殺。不宜一。多品必多飭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數肴易辦。咸可濟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顧者量力可以恆欵。三於交宜。子瞻在黄州。嘗書曰。東坡居士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約。亦惜福延壽之道也。故一則曰安分以養福。再則曰寬胃以養氣。三則曰省費以養財。范文正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鄭亨仲日以數十

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蠹魚風味。甚長久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延一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金銀。屏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一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甚至士庶之富者。慕之效之。安得不窮。已上古人省約自持。皆今人所當師法者。願世道行。第一學東坡居士。次則學文正焉。再次學王。學鄭。學張。庶節儉可風。古道可復也。

惜福類、

朱卓月先生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尚不能免。木亘則伐。井甘先竭。物理又豈能違。況乎千駟萬鍾。招忌之府。良田美宅。惹事之囚。福何可長恃。善乎楊褒殺公父。臨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孟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夫惜之正所以培之。培之正所以惜之也。

又曰。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

也。世間之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甚至終身不知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饑。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暖足於體。華堂峻宇。妻媵滿前。無求弗得。無欲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補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驕矜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其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驕矜見前。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謂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牲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溟涬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傭錙

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朴。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孰誇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剃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肩背。呰呰嗟嗟。執丹扇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涬音明倖。溟涬。自然之氣。胼音駢。胝音支。皮厚也。廈音下。屋通稱。旃音占。同氊。通帛為旃。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

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齏齏音齊葅菜肉之通稱

世人求享福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人心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毒皆能中人乃憑其魔中其毒者每有灾亾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奢者不獨用度過度之謂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不昧己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子孫造福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予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汚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爲彼淡薄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閒夢寐清爽此中樂趣無邊超此世情遠矣

朱卓月曰古者王政七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食也五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竈前爲堂後爲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七十食肉乎其能五十衣帛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踏也誠酌古制不宜過享則庶幾哉踏音付當什也借義

又曰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後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聞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也齟齬音疽語齒不相值也

又曰精巧愈甚則人厭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値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㫄觀可爲歎息瞰同矙俯視也

靈璧先生曰嘗謂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天下寧有不好逸樂之人哉夫人情好逸樂而必以不逸不樂繩

乎人則矯情之論也人情好逸樂而又以爲逸爲樂順乎人則陷溺之事也夫矯情固不可行而陷溺亦不可蹈故太上示戒曰逸樂過節良以過節弗謹則百惡之所從出也昔讀孟子而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淡有味乎其言也夫憂患何能生人處憂患而恐懼生之道也安樂何能死人處安樂而恣肆死之道也每見世俗富貴之家以福爲孽以孽消福游手好閒酣歌恒舞驕佚宴樂流荒無度其陷溺尚可言哉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

敢縱樽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澤長也夫惰修者惡恣欲者亡縱樂者敗侈福者窮僭分者禍故曰死之道也唐風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斯言其庶幾乎（恣音資去聲縱也瞿音渠瞿瞿急顧貌詩叶音據）

又

曰生人之計莫大於衣食衣食者天之福也古之君子知惜福者必自衣食始試先以衣服言之夫衣也者燕居則取其禦寒適體而已臨禮則取其美度象儀而已孔子稱禹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非朝祭之典賓客之事何取乎華彩飾觀也昔晉文公衣不重帛漢文帝宮中衣不曳地宋祖藏敝裘唐宗著浣衣平仲濯冠公孫布被帝王卿相尚然矧下此者乎近代以來風俗奢靡士庶而披錦繡奴隸而著綺羅或充下體或供宴褻常以一人兼數百人之服以一家兼數十家之衣取奇誇緻天工人巧無所不備焉由是養成驕淫泥視布素裝擲絲綾而暴殄之行遂莫可言矣古人當婚姻喪祭大吉大禮始制衣服今無故而新更製新華復求華盈箱滿笥重重奕奕者胡爲乎且蠶桑最慘婦工尤苦採葉眠蠶繰絲理繭

盡日奔馳中宵勞悴骨指彤傷容顏憔瘦忍凍拋梭帶餓運軸絲絲而積之寸寸而累之身不自衣而供用於他人思之愀然忍輕視乎況費過則福消用奢則祿竭可不戒哉且看市中鶉結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貧富何常盛衰遞變宜省福以予後人留餘以保終歲故智者處盛危明不敢豪侈也古詩云蠶事苦女紅難得新損故後必寒斯言其可佩乎（繰音騷繹繭爲絲也）

焚川子曰吾嘗遊行四方至於窮鄉僻壤而見困民焉室敝多雨釜破無糧夏或棉著以當暑冬則葛衣而

冒霜夜眠。藉草日起。就陽上無禦風之絮。下鮮蔽體之裳。毛豎身栗。氣微而蒼。常科跣而走野。更祼裎以擔囊。稚子襁僅及腹。婦人衣不遮膝。或踵決而指露。或脛裂而膚僵。求尺布之不得。敢寸絲之是望。紡績終朝而無服。蠶桑卒歲而鮮妝。因無福澤之積。故有凍窮之傷。襲約者猶能處困。驟貧者何以自康。昔輕煖以華赫。今藍縷以淒涼。憶榮景之已過。悟鮮美之不長。彼富貴之何人。積文繡於千箱。宜前車之爲鑒。亟戒靡以思防。季倫火浣以衣僕。子臧鷸冠而爲妝。

昌宗朱錦以作襦。蔡京彩綵而充房。驕轉侈。侈轉狂。狂轉桀。桀轉亡。當撫己而恤人。勿獨煖而彼涼。人方痛其寒體。我胡忍乎貯藏。若能出秘笥之一襟。可以濟比鄰之單寒。休拊脊心而快志。須取貧戶以自方。抱大道之在身。勝黼黻之輝煌。知布袍之可貴。樂綸羽之安祥。棄狐貉而不御。又何取乎鷫鷞。披雲霞以爲美。抑奚有於纖綳。願修身而正儀。必背淼而體光。養茲道德之羽翰。從吾蓬萊以徜徉。[illegible]

靈璧先生曰。夫昔之聖人。平水土。教稼穡。辨土宜。剛墳壤。民知耕種而五穀成熟焉。孟氏曰。五穀熟而民人育。所以遂生復性者。咸賴是也。且天之生之也。雨露以養之。風雷以鼓之。陰陽以遂之。人之成之也。蚤夜以作之。胼胝以力之。寒暑以播之。五穀之熟。豈容易哉。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凡爲生民粒食計者至切也。何得而輕褻之乎。夫凶歲穀少。固當珍重。而稔歲穀多。尤宜愛惜。何以言之。五穀者。人之所以養生也。天以此賜人。而人食其養。其戴天之恩。可無藐業哉。何世之人。貴金玉。賤五穀。遺棄而不知收

者有矣。棄踐而不知斂者有矣。狼藉於場圃者有矣。委散於踐履者有矣。紅朽於倉囷者有矣。污穢於糞壤者有矣。輕褻如斯。豈所以敬天乎。不敬天地。罪尚可言哉。及至凶年饑歲。有升珠而不能換斗粟者。易子以食。析骨以炊。餐草木。噬泥土。蒙袂輯屨。貿貿風塵。枵然饑餓。莫延殘喘。五穀之重。爲何如乎。而散棄五穀之罪。又何如乎。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嗚呼重哉。[illegible]

明奚子曰。吾聞之帝語曰。人處三才之大。體二氣之和。

得人形。生中土。不爲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視五穀。厭舍絲蔴。使農夫織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煖。又不恤其勞。曾無愛惜。此所以爲天地所厭棄。神明所譴責也。近日地司岳瀆。皆列章上言。世人賤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勅太華之府。諭五穀之神。使種作不成。饑饉示罰。庶少懲其心。嗟乎。人受天養。而不愛重其物。惡尚可數哉。嘗見貴介之子。市井之夫。不識稼穡之艱難。袖手而食。粟擇美

求精。置囊攜而不顧。見黍羹麥飯者。未嘗不鄙而笑之。志意輕薄。比於無心散失者。其罪不加倍乎。抑思食爲民命。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乎。凡在覆載之下。食天地之恩。可以翻然知敬。而肅然知感矣。何可爲神明所譴責哉。懲音呈。忘也。戒也。攜同構。音穀。米之始去糠者。備考讀若厲。

史搢臣曰。天生五穀以養民。不食則饑。欲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獲刈盈倉。覩米穀爲草芥。廚竈經年不一到。聽僕婢孩娃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累粒。或几案饌穢成堆。略無禁忌。昔有一庵鄰於大宅。寺僧常見溝中飯米流出。將用水淘淨。蒸曬一週不數年。而大宅緣事。舉家貧。僧人即以此飯餉之。大宅銜謝不已。後細詢。知爲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舉珍五穀之人。或罹饑寒困厄。甚遭水火雷霆。此皆家長區置無方。以致無知。觸犯天怒。況農家三時力作。手足胼胝。昔云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藉以視之乎。明理惜福之士。尚其體察於斯。刈音藝。割也。餿音搜。飯壞也。曬音篩。去聲。向日乾物也。簏音脈。上聲。同篾。竹規以貯穀也。

靈壁先生曰。自飲食制。而烹飪之事備焉。蓋取諸鼎亦

聖人頤養之道也。是烹宰也。爲祭祀則用。爲賓客則用。爲養老則用。豈以恣口腹哉。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禮節殺也。曾子曰。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以時節殺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此以仁節殺也。古之聖賢。其於牲牷禽鳥魚蟲之屬。其用之也。非得已也。是聖人之仁也。人物之生也。其飛其走。其寢其訛。其游其泳。各具性情。以樂其天。豈供人之烹宰哉。乃饕餮之輩。肆其殘忍。或害數百命以佐一箸。或殺數十

生以備一席甚乃設法以烹炙用巧以調和生鮮活剝。鹽浸火燔。食胎殺羔鮓鮨燖雞。使彼衆生受無量痛苦。供我醉飽不亦慘然苦乎。故聖人禁殺戒殺。而不能使世止殺者。亦勢之莫可如何也。乃於殺之之中。而示以不殺之意。故曰非得已也。夫上士忘殺。中士戒殺。下士好殺。忘殺者安仁。戒殺者利仁。好殺者悖仁。人苟日行善事。而殺業不戒。心何由仁。能不爲鬼神所笑乎。是故修行之士。必貴持齋。積善之家。先須戒殺。殺戒則心慈。心慈則平恕。平恕則萬物一體。

而道成德立矣。經曰。人不食一切衆生肉。亦無有殺害衆生者。肥甘之士。更何所藉口哉。牷音全。祭祀之牛[illegible]生切[illegible]也。燖音尋。以湯瀹毛也。

鶴林先生曰。嗜慾起於飲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節嗜慾者。必先飲食。飲食能節。則可以守戒而夫食者。古之有道者。食藜藿甘粗糲。飲清泉。何有於珍羞美味哉。季世飲食之工。烹炮之巧。鑿奇搜異。心機百出。而縉紳之士。窮奢極欲。計其一宴。可當中人一家之產。巨富名爵。席費數金。或至幾鎰。賓客在坐。不過一飽。腸胃有限。所容能幾耶。一下箸入口領味而已。且不及徧嘗也。其所餘者。冬則委置衆食。夏則腐朽糞土。不知殺衆生幾許性命。令衆生幾許痛楚。不知費囊中幾許財物。勞廚中幾許心力。可不念哉。大周制祭祀。祇用三鼎五鼎。毛詩享賓。祇曰四簋三爵。彼羅山珍而列海錯者。何樂殄之至乎。昔者何曾日費萬錢。猶謂無下箸處。蓋多則厭。少則美。人之情也。亦足以見嗜慾之無盡也。故君子嚴爲抑損焉。嗟乎。富者厭飫膏粱。貧者且甘糟糠而不足也。何不分盤內之棄餚。以濟終年而不知肉味者乎。何不分

七下之剩餐。以食枵腹而欲餓死者乎。何不分杯中之殘瀝。以飲骨立之老與病者乎。言念及此。仁人悲痛。節嗜慾以防己。餰甘旨以惜福。非庸德歟。然而難其人也。抑思食以果腹而已。胡必工也。烹以調濟而已。胡必巧也。味以佐食而已。胡必異也。制以適度而已。胡必奇也。傳曰。肉食者鄙。孟氏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士大夫弗從禮以示儉。乃誇飾美饌。殘物損福。示子孫以奢靡之漸。至使沈湎乎酒肉之場。宴遊驕樂。蕩廢鮮終。何貽謀之不善哉。簋音軌。[illegible]菜也。[illegible]也。

朗空子曰。世人縱不能斷然絕肉。亦當省口腹之奉。節甘旨之費。不致失足於殺業中。則猶可以無大罪也。宜先以七不食為戒。一曰見殺不食。二曰聞聲不食。三曰特殺不食。四曰胎雛殺不食。五曰腹乳殺不食。六曰巧烹不食。七曰慘制不食。次以五放生為事。一曰人或饋生活者可自放。二曰物忽來依我者可買放。三曰見物之籠縶者可勸放。四曰墜水入網者可救放。五曰遇被噬擊者可解放。初焉勉強。繼焉欣樂。久則自然。慈悲之心。勃然而生。養成仁人體段。則子

孫榮顯。福祿綏成。壽命延長。和氣所感。休哉盛哉。

玄化子曰。六畜之中。獨推牛功。用力最苦。耕種氣雄。秋夏疲勞。忍受雨風。開地作甘。播植稼種。既登場圃。尤瘁其筋骸。夫犢牸為民養豢。效死於眾。食草芃芃。伊惟牛分田疇。動輒屠割為加害試之以鋒。人不知憫。市肆自供宰帝承響徹。愚蒙天律是禁。婪宰者凶。好食牛犬。必有凶窮。可嘆犬分。守門候烽。緊隨主人。義以始終。饑餓不變性。何其忠。人多反覆。顧媿犬風。臠食烹剝。不義難容。功以殺報。仁者淚惘。勉守茲戒。上對蒼穹。稑音六。穜音童。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芃音蓬。草叢生也。臠音鑾。塊割也。

史稽臣曰。戒食耕牛守犬之文。連篇累牘。皆前人激世婆心。食者漫不省悟。如其當食。朝廷何以嚴私宰之令。如其當食。牢獄二字。何以獨從牛犬。可見食牛犬者。乃不免於牢獄之一徵焉。若以物為無知。試看射鳥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犬者鳴鞭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牛入宰創之肆。知為受死之地。即屈膝流淚。猶謂物為無知。因果報應。盡屬渺茫乎。即以牛犬之有功於人世論之。萬萬不當食也。若人

明知其功而故食之。則是孽恩負義之事。無不可為矣。嗥音號。咆也。劊音膾。斷也。又音括。義同。

又曰。上帝好生。為善莫如戒殺。近時有等戒殺之家。僕從每買活魚。則曰戒殺。魚或稍宿。又曰不鮮。僕知其意旨。乃殺而進之。每遇秋月。則於親友前。艷羨肥蟹。又以戒殺為辭。親友知其諷己。遂熟而餽之。若在事業隆盛之際。人皆投其所好。終日食蟹。較於不戒殺之家。其殺愈多。此為戒殺乎。不戒殺乎。且自己不殺。使人殺之。意欲善歸於己。罪歸於人。其心更不可問

矣。戒殺者。當以此爲戒

又曰。戒殺放生。乃行善之大端。人止知放其生。而不爲謀其食。此放與不放同。如遊魚而縱之淵。飛鳥而投之林。各遂其生。尖復何憾。至若六畜。原依人食。一到放生之地。便入餓鬼城中。如今之放生禪林。未必盡屬有餘。僧衆嗷嗷。自顧不暇。何暇分及禽獸。且旣名放生。各處送來。不便拒絕。以致千百成羣。糠粃不給。饑餓呌號。有餓急而復吞自解之糞者。好善之家。當於此留心。其功德亦可與賑饑等。若放生魚。養不歸

諸江河。而蓄之於水。依不爲無賴所復取耳。王季重先生詩云。一自四紅水。何年赴碧浪。本爲放生名。反得速死誚。信不誣也。[illegible]

文中子曰。天地好生。春溫夏育四序。佛仙戒殺慈悲聿蓮王途中指探湯。蕩持失色。微膚遇蠢。嘈咋驚心。旣有身軀。必然知痛。雖無告語。亦自含冤。化褐衣而入夢。冤矣貪生。過市肆而銜囊。嗟哉懼死。乃有割雞屠狗。任刀末作生涯。炮鱉烹魚。倚湯鑊爲事業。血盆和淚。臥牛羊。慘傷可念。烈鼎揚雷。驅鱣鮪。糜爛堪憐。斷其喉。瀝其血。較瘦量肥。鏑其心。伐其毛。分肢解節。屬刃鋒。亡矣向羈籠施毒手。魄魂殺絲。泣來庖肆瘖傷情。億萬螺蝦之命。僅充一筵。百千蚌蛤之身。秪供雙箸。作辰誕節。何爲戮及衆生。吉席嘉年。遂爾災貽物類。日積月累。水族陸族。骨如山。子繼孫承。羽蟲毛蟲膏若海。專喜活食爲鮮。忍看刀尖血赤。唯恐火煮少味。快聞釜底聲咆。刳胎誅雛。恬不爲怪。殺羔醢餌習以成風。人人鷹鸇。家家屠伯。酷何如其。慘莫如之。雖有賓客之歡。通衢可市。即當祖宗之祀。鸞刀無加培

天地之和。養仁厚之心。滅殺孽之慘。解冤愆之結。用布金石。告諸善人。[illegible]

妙華子曰。貧賤之士。志欲行仁。而無力之可給。則莫急於戒殺矣。夫殺生罪報。如古今書史所載。吾輩目見耳聞。明明不爽。而決意不信者固多。半信半疑者亦不少。無他。一以快口在享用之時。報應在形聲之外也。一以目前權且受用。禁戒欲待來年也。我今勸人勿殺者。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大衆於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避投

冥入隙、悵天不賜憐、地不借孔、與吾人長怖王法、閻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哭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相啼。屠一豬、則羣豬不食。與吾人被執向官、衆家徬徨、或當永別、六親號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釜被刃。宛轉悲鳴、冀或見救。血濺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吾人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乍離。迸眼動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且不但戒在庖廚。凡所遇見一切蟲鳥物類。不得故加殘害。覩其顛危。即爲援救。常存愛物之仁。不起殺業之念。久久充滿周圓。慈悲體足。其德曷可量哉。掣音徹牽曳也

積德類

霽寰先生曰、有於身心者爲德。發於事業者爲功。積者、漸而不已、從微至著、從內至外也。累者、進而有加、由小及大、由近及遠也。德之類四、有陽德、有陰德、有內德、有外德。何謂陽德。勉衆善以爲倡、著千言以補救。行己必正。處人必公。忠以事君、孝以事親。是陽德也。何謂陰德。濟其事、不必明其惠。救其患、不必著其功。導人之善而我不有、成人之美而人不知。行之於窈冥冥之中、勵之於弗見弗聞之地。是陰德也。何謂內德。心心天理、念念公平。敬人愛人。無私除欲。一毫之欺不敢萌、半點之邪不敢起。是內德也。何謂外德。殿中蹈和、山立時行。正衣冠、尊瞻視。非禮勿動、非義必飭。是外德也。功之類三。有廟廊功、有士庶功、有教門功。何謂廟廊功。誅邪逐貪。興利除害。明冤辨枉、庇民福國。勤事盡職。是廟廊功也。何謂士庶功。排難解紛。施貧恤災。力所能爲者。必行。事所可全者。必濟。口出勸善之言。身存忠厚之道。是士庶功也。何謂教門功。莊嚴廟像。印造經典。度鬼放生。諷經懺罪。捐貲說法。是教門功也。凡此數者、或在己。或在人。無時不有。無事不存。日積月累。德何患不崇。功何患不大哉。但人不肯施、巨者以爲不能爲。微者以爲不足爲。因循歲月、浪度光陰。無善足錄。豈真德功之難哉。人自失之耳、吁可慨夫。祓音區遺也　貲音資財也

鶴捴先生曰、夫人之得爲聖賢者、非生而然也。蓋有積

累之功焉。由有恆而至於善人。由善人而至於君子。由君子而至於聖人。階次之分。視乎學力之淺深。是故上達之士。有進靡已。修德行功。愈久愈堅。愈行愈力。則所積必厚。所累必高。庶幾乎其有成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積德累功者。當求其熟焉。孔子不云乎。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積累之功。貴進。賤止。進。則未至之境皆可臻。止。則前日之功皆已墮。由此觀之。積德而有惰心。累功而有驕志。中途而廢。烏在其能熟

哉。功德不至成熟。雖五穀之美種。不如荑稗。亦可惜矣。世之積德累功。有志爲善者。或數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往往多倦焉。夫此一念之倦。即善心止息之時也。善心而有止息。則此時之心何心耶。故君子善心之生。始則充長之。繼則保全之。終身不敢退。然後有日增月長之益。則由有恆。至於善人。君子聖人而不難。天下不患無善人君子。而患無有恆之人。人有恆心。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雖博厚高明之業。咸從此出矣。功德豈可量哉。第德功之

事有難易。有大小。有本末。有遠近。畏難而就易。避大而趨小。舍本而逐末。遺遠而圖近。此俗士之所爲也。故其善之就。不足以成德。功之立。不足以感人。天下所以多爲善之人。而不多見其報之美者。無他。積累之功未實也。夫天下虛德多。而實德寡。虛功多。而實功寡。虛德不可以稱德。虛功不可以爲功。此又積德累功之大眼目也。惟本之以有恆。行之以實事。積累既久。呼吸與天通矣。豈誣也哉。

又曰。積德累功。其事不容殫述。而皆本之以一心。故繼

之曰慈心於物。欲人知所重也。大德美功。慈心之運用也。非慈心。則內無其德矣。非慈心。則外無其功矣。積德累功者。必先全此慈心。慈心不介。則視人由己。而後有萬物一體之懷。如禹之八載胼胝。尹之納溝爲隍。文之視民如傷。孔之斯人是與。皆此心之仁實有以悲憫乎天下。乃能仁民愛物。功德之盛。以至於斯也。古之大聖大賢。大仙大佛。無非具此慈心而已。故諸天寶誥曰。大慈大悲。曰大悲大願。未有離此心者也。若人有志聖賢仙佛。亟亟覓此慈心。涵育長發。以

爲功德之本。凡所見聞。悉發慈心。凡所施措。悉根慈
心。則德皆實德。功皆實功。聖賢仙佛。其在斯歟。夫人
特患無此慈心耳。苟具此慈心。雖匹夫之微。隨其力
之所到。於人必有所濟。何也。所願在是。不覺其途之
出也。大而人民。小而物類。體之無間。一視同仁。記曰。
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君子之不
忍也。於犬馬猶然。而況於同類乎。則其慈心之運用。
又可知矣。

三星子曰。富貴之人。天下有幾哉。大抵多中人家耳。如

必富貴者。而後德可積。功可累。將天下貧賤者。皆無
與於德功之事乎。此其人。執博濟之見。而不知爲仁
之方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大哉
言乎。昔有蓮池大師者。曰。欲爲善。無力奈何。師曰。
如此坐傾欹而正之。無使顛跌。即謂之善。諸如此類。
易知易行矣。必富貴人哉。惟於難舍處能舍。易忽處
不忽。斯得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書曰。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記曰。蛾子時述之。由是觀之。善固貴積
累。而積累亦不難也。了凡曰。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
言其綱。大略有十。一曰與人爲善。二曰愛敬存心。三
曰成人之美。四曰勸人行善。五曰濟人危急。六曰興
建大利。七曰護持正法。八曰尊重長上。九曰捨財作
福。十曰愛惜物命。凡茲十略。苟實心誠念行之。至切
則微足敵巨。少足敵多。如宋郊之渡蟻也。叔敖之埋
蛇也。古德之憐蛾也。茂叔之留草也。子瞻之餵蛤也。
韓康之施藥也。薩翁之療食也。何論貴賤。何論貧富。
人人行得。處處遇得。但要恆久。遇時莫放過。德自可
積。而功自可累矣。何必發財巨萬。思遍天壤。澤及蟲

魚。而後謂之功德哉。借人多自阻。藉口無貲。而諉力
不前耳。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殆今人之通病歟。顛音志。行躓失足也。蛤音閣。海中介物。薩音撒。人姓。
雲棲先生曰。施與之事。有形有迹。可見可聞。故其爲功
也甚速。天下貧寒之士。雖有善念。難於達行。則其德
終遜施與者一籌耳。使中有善念矣。而又得以所存
之善念。出而見諸行事。功德不幾什佰哉。第患行善
功者。不本於歡忻。則其中無真慈悲。而分數亦減。故
既觀其外。又觀其內。內外皆誠。功德乃大。感應始速。

若行事藉美。而又本於眞實慈悲之心。無所矯飾。無所期望。不二不違。其功未有不速者也。苟心不符事。事不從心。如剪綵之花。望其結果。不亦難乎。即曰博施濟衆。聖人猶難。然隨分施仁。無往非善。但勿以輾轉徘徊之念。參之方爲鬼神所錄耳。世有施與者。須發至誠。愈久愈堅。愈晉愈樂。天人交感。其報也可立待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其斯之謂乎。輾音展。轉之反也。郵音由。驛也。置亦驛也。

又曰。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而惻隱之心。觸處發現。若世人陷溺之欲。良心蒙蔽。同類顚連。不遑加恤。間有以手援溺者。亦百中一二。於人如此。而異類又可知矣。故刳胎殀卵。視若尋常。湯鑊油鐺。安然自用。慈心牿亾。噬及同類。豈非積漸使然乎。至如梁武帝麪代犧牲。而殺伐無寧時。王安石庭活數魚。而流亾曰載道。恩及禽獸而忽百姓。倒施逆行。沽博虛名。此孟子之所以太息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善推所爲。仁道成矣。雖然猶有說。劉卻曰。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見可憐則流涕。

將分與則吝嗇。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恐懼。是仁而不恤者。慈而不仁者。慳奪之也。仁而不恤者。懼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慳。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能用其慈則仁斯行。善用其恤則仁斯成。文子曰。仁者積恩之證也。慈祥愷悌。常懷不忍。何分人物之異哉。民吾胞。物吾與。蓋其心斯謂之仁。積德累功者。首及慈心。慈者仁也。仁者。元善之長。立人之道也。君子所當先加培養也。

文中子曰。修道之士。以功德爲先資。但今人所謂功德者。不過略捐餘財。行些小惠。便侈然自謂功德矣。何所見之不廣哉。夫能捐餘財。較彼錙銖吝守者固霄壤矣。若謂善行圓滿。誠自畫也。世傳文佛。嘗以血養蚊。肉養鷹。總見得自身肉血。且可布施。而況財物乎。眞心作功德者。當下要打破一箇吝字。彌天亘地。大施經濟之術。實實落落。做番好事。忘身忘家。只有慈悲作主。如此行去。自有天仙把臂。白日飛昇。但要世人信得眞。便是道緣淺重。天福淵弘者也。或曰。財物資以養生。若施濟太過。恐妨家計。奈何。此非正見也。

夫千金之子萬金之家只怕不肯動真慈悲若發真心實行功德只做到一半之費便自驚天動地鬼神拱手即有不測奇驗何愁費盡但有打點便是吝心不除善功便減世非無好善者好道者初心勇猛說到財物耗費將與便索然遂生退心往往不得圓滿誠可惜也只因一點吝心誤却多少好因安得輕財重道者而與之言功德耶（錢鏹音襁錢貫耳　足晷音軌日影之度）

碧虛子曰予嘗閱釋經而知施與之道焉其言曰施有四法不得上乘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驅而施三

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疑心後則少焉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此皆無益於功德者也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貪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作善癡狂修福皆人之切病也予願施與之士真破慳貪真存慈悲重義輕財獨處即行自有顯報也昔人從施與中成佛成仙爲富爲貴者何可勝數也好施者當於茲更加意焉（訶音呵大言而怒也[illegible]音布　畏恐也[illegible]入聲也）

朱卓月曰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衆生恐懼時吾救懸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

存濟物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衆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乃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靈巖先生曰積德累功非可以數大事了得若是可名種德非積累之謂也積累者日進月益有加無已凡有利於人者則爲之凡有不利於人者則去之事無大小心自無窮盡我心力功德無量

碧虛子曰積德累功者心有十戒一曰慳心二曰貪心

三曰褊心。四曰怠心。五曰躁心。六曰競心。七曰妒心。八曰欺心。九曰傲心。十曰放心。

文中子曰。積德累功者。亦有八勿。一曰勿期報。二曰勿市恩。三曰勿責報。四曰勿憚勞。五曰勿關俗。六曰勿謀婦。七曰勿文飾。八曰勿因循。

雲陽子曰。積德累功者。有三不可忽。微事細行不可忽。私居燕處不可忽。應接貧賤不可忽。

沙丘子曰。積德累功者。有四關。一曰言關要緊。二曰慾關要塞。三曰人關要破。四曰利關要閉。

碧虛子曰。作善事者。要明輕重大小本末先後之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定而不可易也。今世不乏作善功者。何以市中疲癃殘疾號叫之人。僉未見有藏給石米而活其生者。而何放螺鰕者之紛紛耶。豈以救人費多。而救物費小耶。作功德尚求便宜。爲之耶。吾儕問之作功德者。（疲音皮。勞力之也。癃音隆。罷病也。）

天隨先生曰。貧賤人。欲作功德。若無資財。固是不幸。遂因而退轉。仍是見理未透。夫不能施者。莫若持戒。我戒毀言。則人得清淨。我戒瞋怒。則人得和樂。我戒橫取。則人得保守。我戒挑逗。則人得安常。我戒邪色。則人得完名。我戒爭競。則人得順暢。即此自治處。便是以福惠施人也。否則縱能布施幾人。而語言行事之中。或損及者眾。得不償失。准折消算。其何能濟耶。

陳眾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灾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朱卓月曰。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庸行編　卷之五　積德類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處隨事皆然。當官尤慎。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跌虞。皆所獲福也。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卻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願爾人當加矜恤。皆

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卒同猝倉卒急遽也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底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底變得不好

平民有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公相士大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底乞人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騭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佑若聽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利濟類

靈璧先生曰覆載之恩有如天地者乎天地以無心施之而未嘗求人之報者其量大也鞠育之恩有如父母者乎父母以固然施之而未嘗求子之報者其愛真也今人在己之量既小其愛人也又不能真欲其不責報蓋亦難矣顧予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君子之心當如是耳夫君子仁德渾全觸處流通人有饑寒閔其饑寒而濟之濟之而心安矣不計其人之感不感也人有患難隱其患難而救之救之而心慰矣不

計其人之德我不德我也人有困塞哀其困塞而扶之扶之而心快矣不計其人之怨我不怨我也君子亦求自盡其心而已報何足云脫我責報而報不來則心必銜之銜久成怨背後責之人前歎之致使其人聞之反生怨心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職此故也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斯得之矣銜音咸含也慰音畏安也

又曰慷慨而行義者易靜息而樂善者難是故千乘之國可讓而簞豆未免見色也萬金之璧可碎而破釜

未免失聲也當仁之所感義之所形情之所觸雖極
慳吝者不能無與人之一時也及事過而情遷因悔
其輕諾浪擲者有之矣此不過一時之豪舉非實有
樂善之懷愛人之志也烏足重哉苟眞有樂善之懷
愛人之志雖一食之食一縷之衣一紙之鈔皆實也
如不出於樂善之懷愛人之志即捐金珠罄廒倉焚
券券皆名也為善無他視乎心之誠偽而已心之誠
者飽人饑己不悔也與人寒己不悔也益人損己不
悔也如是之謂實心之偽者捐金珠所以追名也罄

廒倉所以追報也焚券券所以追福也如是之謂名
夫事跡易見而心思難知故人指為善而不必獲福
者其念未眞也追悔二字是溯源探本窮極徹底之
論神明伺察正在此處苟一念之差功亦非功為善
者須濡染習心切使滿變諱察幽獨始終如一則聖
賢之流亞矣（鏹音強絲貫之鏹也鈔音抄去聲楮貨名嬰音嬰延也）
松風子踞石床瞑目寂坐惺惺子進問曰天下眾生日
恩報怨不知報德乎甚惡之松風子曰微怨足以殺
身大德不能致悅君子如此故君子愼之曰德固宜施

當見人有少小愛養而壯長去之者有饑則依人飽
則颺去者施恩至此似亦無聊曰我之養之原欲其
壯而能去飽而能颺也去焉颺焉吾事畢矣何不平
焉曰又有一等養虎豢羊畜貍食雞勾引外惡吞噬
恩德或蹂躪其地方或戕虐其鄉里尚有人心耶曰
養虎畜貍之害亦有二說焉一則縱勤後息恩德不
終怨由是生一則因循委靡不能待以禮法服以人
情緘默初機釀成驕縱而德亦忘之故曰施恩易成
恩難智者兢兢焉曰人情無厭施亦易竭百求百與

不以為惠一求不與便以為怨其又何以處此曰求
不無因與亦有道酌乎義中乎情縱遇薄人而我處
不惠不怨之間是善全之術也曰施恩望報猶可言
也施恩怨報不可言也若要渾忘恐非人情乎曰人
之施恩者大抵皆親戚朋友之類也則以富濟貧以
智佐愚以力扶弱理固然也苟恩形於口德形於色
反覺器小之可憎不覺德大之可感矣渾忘正是人
情豈容矯欺曰恩施怨報想亦有以致之乎曰然今
之與人者豕以交之獸以畜之又或施不中款與不

濟事甚則力半而止挾恩而使彼自謂德不知八[illegible]以爲怨也曰然則施恩有如是之難乎曰常愛常敬勿怯勿絕務德以醉其心何難之有曰愆先生之言至矣請紀諸篇（惺音星諳也嚶音鶯驚也貍音離野貓蹀音牒蹀躞也鬻音育粥也）

三星子曰求報之心最足退人善念蓋求報不獲則必曰人不足救也恩不足施也某某如此他事可知矣懲積德之人方且陰以行之不務人知惟冀天鑒何言報乎吾知求報之人皆義襲而取者耳不足重也惟不言報者其量弘其德眞其心純其積厚昔韓公爲益州路安撫使拯救饑民所活一百九十八萬富公鎭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奔入東京公勸民出粟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救殍者且括公私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施恩如二公者豈求報乎修德者可以爲師矣（拯同救木音居貯音除上聲積也）

玉溪子曰濟之時義大矣哉損己而益人殷殷一念出於血誠非眞樂善者何能如是乎然博施濟眾聖人猶難何況中材下乎第濟者物也所以濟者心也不必問多寡也大小也遠近也但隨事隨心有感斯應

爲已耳吾見若窮厖僻巷甕無宿糧婦歎兒啼冬衣萬縷晝炊草種夜眠炭烓吾則加意惠懷給濟資財吾見若事勢倥傯心神猛洌骨肉猜嫌聲名退損眾毀難支傾若墜阽吾則排難解紛自疑釋忿吾見若鰥寡孤獨惸惸逐逐倚賴無人災眚侴侵晨昏匱乏吾則悲閔護持調養問吝吾見若桎梏枉惡少凌辱吾則悲閔護持調養問吝吾見若桎梏枉拘囹圄冤纏生無途路苦無控訴疾病氣疰呻吟痛徨吾則躬爲除棘闢其罪譴吾則投藥投丸遺甘饋餧吾見若遠鄉失志窮鞠無恃夢寐憂病耳目無視長途饑伯暮征迷客吾則指示生方導引自強吾則挽飲捧食溫慰信宿吾見若恩愛睽離市子別妻強豪密迫行役逮捕老幼嗷嗷鄰里囂囂吾則分餘而資竭蹶而持[illegible]而示吾見若潦倒失業居處失節器物傾[illegible]言[illegible]進不能前退不獲顧吾則陳說爲勸[illegible]爲匡規畫爲方濟困不徒貨財也哉則濟以才濟以力濟以德濟以事濟以言濟以物濟以心凡此皆濟也濟之時義大矣哉（[illegible]）

霞崖先生曰今人之親黨餽遺而往來已耳今人之朋

友杯酒宴樂已耳。平時則比暱親厚人人熱腸諧謔義氣一旦有事則富者匿其貲惟恐其我貸也勢者吝其力。惟恐其我勞也向日之熱腸冷然如冰矣向日之義氣廻然如韋矣何論行道悠悠卽屬在姻黨而莫肎一顧焉縱有好善者流祇爲建寺施僧誦經設法之費以徼祿福而親朋之問錙銖較量抑何比比也夫人值困阨如涸澤之龍蛇沮洳之餒魚前無可進後無可退呼天莫應籲地無聞父子目送夫婦決絕。搖尾乞憐。鼓舌待拯倘有力者出諸泥塗之中而全其骨肉德何如哉雖天下大矣生民衆矣不及徧愛凡目之所觸身之所接情之所聯誼之所屬者度我之力用愛推恩全人髮膚保人父子予人恩惠。活人性命周人顚沛吾卽謂之英雄謂之聖賢謂之仙佛也已。[illegible]

又曰孔子千古大聖人也其言志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便見擭轉持載氣象孟子千古大賢人也其論治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民胞物與胸襟脫天下老幼得所聖賢之心慰而天下之治成矣。於戲重哉八口之家終日營營求升斗之粟丈尺之布上以養老下以育幼人心如此我意亦然奈何豪勢之人視老如奴僕頤指而氣使之矣視幼如草菅蹂躙而摧殘之矣苟非有天地父母之肝腸安能致敬致愛婉曲淡摯以及他人之父兄子弟哉且此眞實之念存之則仁心也行之則仁政也古聖先賢救世安民用此道也嗟今之人堂上父母尚不知敬而伯叔之際無論矣家中子姪尚不知愛而鄉里之間又無論矣夫老不敬者謂之賊幼不懷者謂之殘殘賊之人人多惡之而況於天乎況於鬼神乎嘗見敬老之人多獲祺壽懷幼之人多生子孫孚毎驗之無他志氣所感而應之者至也記曰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敬親者烏得不敬人之親愛子者烏得不愛人之子此亦足見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歟[illegible]

又曰天下[illegible]之至也昔者君子弔於人是日不樂[illegible]日不飮酒食肉然此猶文也情也所以惻之者有實事焉何以言之人情之至莫若骨肉骨肉之

庸行編　卷之五　利濟類　圭　灌華堂

變莫若死喪當是時也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將欲及死彼其之子疾首蹙頞亂瘁神昏飲食不入口寢興不適體形毀骨立思慮戚亂衣衾棺槨賴人成之哀痛擗踊賴人扶之聞者悽入心脾見者惻動顏色古云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巷不歌其斯之謂乎（[illegible]同[illegible]）鶴控先生曰吾聞之呂生日記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

慮所及雖有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必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毀則執其器將葬則助其事其送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賻焉不足則賻焉凡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矣凡此皆禮也言其常也進而推之則有少喪其親者老喪其子者中年而喪匹偶者兄屬而喪兄弟者漂迹而喪他鄉者其可憫也尤甚夫髫齡之

子嬌而不諳事弱而不勝任俯仰怙恃[illegible]何[illegible]衣食提攜必需父母一旦罹凶進無所恃退無所依此少喪其親者之可憫也耄耋之年應酬必待強嗣寒溫必待後兒承家服勞嗣老傳後咸曰幸哉有子如此也一旦罹凶曷以慰晨昏曷以寄身命此老喪其子者之可憫也鸞鏡合矣鳳琴和矣外庭有主中饋有人慶瓜瓞綿麟趾方且有關關喈喈之樂一旦罹凶則絃絕也釵分也燕悅生風孤衾照月何其悲乎此中年而喪匹偶者之可憫也急急難棠外侮朝夕

聚首燕安同心前行後隨此唱彼和至樂也一旦罹凶則雁行中斷塤篪不復吹矣獨行踽踽傷如之何此兄屬而喪兄弟者之可憫也或羈身宦途或寄踪異域薄宦苟且安家未投聊為餬口一旦罹凶貲不足以歸櫬貧不能就窆終夢斷雲山魂飄江海草木如啣風月生悲此漂跡而喪他鄉者之可憫也事既異常動人哀矜不且十倍哉苟能有心則為治其事以襄之糾其物以助之慰其情以安之凡此皆仁也又其變也夫變者人或知憫至若父母之喪人生大

變乃曰天年之盡親爲悶然何其戾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今之人以斂葬爲故事以弔祭爲儀文主旣無哀痛之心客寧有慘淡之色乃飲酒張樂演劇娛賓相習而莫知其非此又末俗之頹風可爲浩歎者矣。罔音米致塞貽也戾音[illegible]子孫不詳也。

鹿門先生曰。以危較急其事愈迫其情愈慘矣夫濟人之急。力猶易也如急在疾病則藥餌焉耳急則死喪。則後事焉耳急在饑寒則衣食焉耳急在婚嫁則妝奩焉耳。他如一物之乏。一時之缺。捐貲而與之焉耳。

所費不過數金數十金而止。慷慨者尚能爲之。非必用全副之精神。畢生之才智也。嘗見忠貞之臣。有若觸君怒者。有若被讒毀者。有若遭誣罔者。誰肯批逆鱗而履虎尾乎。誠能不計利害。不避艱險。不畏衆忌。不惜財力挺身而救之以官爵易人性命。以萬金贖人死罪非剛腸男子血性丈夫烏足語此。明庭之上。茲事最多茲事最大。此立朝者所當勉也。至如鄉里之間有無辜之輩。或爲奸滑所害。或爲仇敵所牽。或爲富豪所陷。身入犴狴。傾及身家。罪及妻孥。苟可用

力摩頂放踵以救之可也又如江湖之險山谷之峻水火之災兵戈之域。盜賊之場。流離之境。皆危也。或救之於未事之前。或救之於旣事之後。豈非仁哉。雖然倉卒之危如孺子入井人能救之。良心之所觸。不暇他有所計也。惟發於宮府。見於獄訟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全副之精神。必不能久且堅也。非畢生之才智。必不能細且周也。是故無氣者不足以救人。無膽者不足以救人。無識者不足以救人。無才者不足以救人。然人亦特患其無眞至之情耳。苟有眞至

之情。則氣可以生膽。膽可以生識。識可以生才。於以救人。豈難哉。此又非指一財助一物之區區可以塞責也。故吾於濟事。遇有望於至情之人焉。狴音皮上聲犴音岸獄也

蕉竹先生曰。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夫曰寡。然有父死母無受養叔伯者。有父死母嫁而孤寡共處者。約略其詳。大抵富家有九。貧家有六。試先言富家者。賓客離散。門庭冷落。備送少甘。遊盼無人。若一田園雖在子粒難徵。親戚覬覦。宗黨侵漁。若二豪僕恣縱。猾佃逋欠。科派從重。分給從輕。若三市物誰倚。辦事孰親。

饑則招忌之則莫告苦四。無生息入有坐池貲蠅聚
易滋虎視當衆苦五。事齊失楚甲嗔乙怒行多掣肘
言莫控訴苦六。𢾾博誘引蕩廢貲財時事未諳人情
不識苦七。疾病自憐形影自弔處處吞聲時時忍氣
苦八。叔伯輕肥孤𫲸羸瘦勞同廝役艱苦流亾苦九。
試再言貧家者甕無宿糧廚有冷竈稱貸向誰提攜
無賴苦一。強鄰詈詬親族契濶身受推排心含荼苦
苦二。耕耘既弱擔負難勝奔走道途伺候人顏苦三。
四時窘急八節淒涼東西莫辦秋夏難支苦四。外無

依倚內有老病面黧肌瘦心灰眼穿苦五。幼逐人行。
愁歸隅泣丁糧十倍縮計千方苦六。嗚呼孤寡之人
最堪憐憫仁人用心宜加矜恤強悍或凌則爲伸大
義以政之可也宗族或欺則爲稱仁厚以動之可也
貧困則周濟之可也患難則保護之可也愁苦則寬
慰之可也勞則代之可也失則救之可也過則原之
可也利則公之可也我則免之可也不忍之心惻惻
眞誠嵩重洋渙眞足格上帝於九天感鬼神於三界
豈曰小惠云哉　鰥音關無夫也詬音搆恥也括音過疎闊也荼音徒苦菜黧音黎面垢黑

又曰天下營營然所知者利而已矣苟可以得利則肆
之耳雖殘其心損其德不顧也有人焉雖幼失怙我
見其可矜彼以爲可取也有人焉中途失夫我見其
可哀彼以爲可欺也念彼情事莫如孤寡矣夫孤寡
之人其身最弱也弱則可以圖其所欲圖其心最蒙
也蒙則可以爲其所欲爲於是良田美宅受侵占之
苦租庸失調受詭派之苦貨財器用受騙詐之苦動
作行事受驅虐之苦言語顏色受忤辱之苦至若貧
而無財者或受凌身之苦富而有貲者或受逼節之

苦窮民無告孰有如孤寡者哉於此而不動心憐憫。
反加擾害則惻隱之良絕矣噫乎人無惻隱將與禽
獸不遠矣人而至於禽獸其心鬼神之司有不奪其
紀算削其衣食殃其子孫敗其家業者哉詩曰哿矣
富人哀此煢獨殆謂是歟　哿音舸上聲可也煢音瓊憂也本作惸
大隨先生曰余觀人家子孫甚者須十五六歲始能主
持門戶其鈍必二十餘方能自立前此身爲孤子穉
稺堪哀憐尤可念棄梨兒覓東西莫辨煢煢顧影伊
誰救援苟家富饒猶可言也至如搆災罹禍騷叉遝

亾。內無可恃之貲財。外無可倚之親戚。嗚呼孤子。何以當此。又如羈踪異地。失恃他鄉。無尺土一椽之依棲。無半面全誼之故舊。仰給何人。欲訴無門。嗚呼孤子。何以度此。凡茲苦境。目覩之而淚落。耳聽之而心傷。而況在親戚之屬。朋友之間乎。則饑可推食。寒可解衣。一念惻隱。不可磨滅。此聖賢之至德。亦英雄之本色也。如彼有家有人者。必勸勉鼓舞。使恩養撫摩。時時顧念。苟無家無人者。亦必育之教之。男不失業。女不失歸。即己力不能。必為區處良法。務盡己心。俾

無凍餒。誠能若是。則清夜之時。幽獨之中。自有一段浩然之氣。勃勃欣欣。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如何。夫親戚朋友。尚多不忍。而況骨肉之間乎。倘兄弟姊妹。不幸早逝。孤幼煢傷。淒慘滿目。淚觸中腸。食幾難咽。將分卝給美。憐愛提攜。又當何如耶。區區財物。忍自私焉。卝音慣。束髮如兩角貌。羈音雞。旅寓也。寄也。

史搢臣曰。語云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凡事宜然。獨託孤為最。夫託孤一節。良非小可。人至臨危。見嬌妻幼子。牽衣號泣。當肝腸碎裂。生死離別之時。無可奈何。惟有思想託孤一著。從至親厚友中。默籌再四。擇素所欽服者。以身後之事託之。妻子跪拜於榻前。病人垂淚於枕上。滿腔心緒。無限衷情。口欲言而不忍言。目欲視而不忍視。哽咽許久。勉強分付。此時此際聞者傷心。見者慘目。豈比尋常屬託哉。每見受託之人。未必盡非不當。惟患始勤終怠。多有能讀書者。雖延師而不考功課。能經營者。雖貿易而任其佚遊。或聽小人讒譖。或信婦女挑唆。日淡一日。年冷一年。婚嫁漫無選擇。疾病漠不關心。鼠牙雀角。不為籌畫。饑

寒窘迫。視若罔聞。一切草草了局。徧處好好先生。不思當日丁寧於生前。屬望於死後之謂何。乃日升沉屬伊家得失。於我何與哉。更有陽襲託孤之名。陰行欺孤之術。千方謀奪。百計鯨吞。此又人世梟獍。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者也。余願受託者。慮始慮終。于遺孤子。無論讀書貿易。首在收束身心。禁絕匪類。更令分別男女。防閑閨闥。事事代為留心。時時多方開導。常如託我故人在側。至於所存資本。勿貪重利。寧就薄息。或置近便產業。或附殷實經營。待其成立。自為掌

握。此其最要者。除外一切瑣屑。又在因時制宜。尤非筆舌能盡。總之自問無慚。返躬不愧。可以對天地。即可以信存沒矣。哽噎噎音謁悲塞也猾音祝作鯨鯢音擎倪海中大魚鯨吞食也。又曰。人生在世。貪能持體面。往往鄉黨忌其饒裕。親朋怪其情薄。及至沒後。家貲畢現。方知存日是虛名。未有不咨嗟歎息者。即僅有所餘。而孤嫠一室。家無生息之人。日有坐弛之費。如負人者。絲毫難免。人負者。未必完償。無影之首尾。以是告恐嚇。有據之產業。而親族侵漁。或猾僕昧本頑佃抗租。即如錢糧夫差。買賣修葺。聽其開銷。而一碗飲水。如何經漏。即明知欺隱。在孤兒寡婦。故舊疎濶。骨肉涼薄。向誰控訴。善處之不可。悲待之不能。吞聲忍氣。惟有母子煢煢撫業婦哭泣已等于間之令人酸鼻。吾願人遇此等。無慘好利之心。大發憐憫之念。不敢聲損己資。惟求視如己事。勿避嫌疑。消其癰釋其患。區處良法。指示迷津。為人善後。即是自己計謀。比較一切功德。更上一層矣。嫠音帳甘也同兄諸同胎遺也。

顏壯其先生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是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為可己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留意。及見病臥道途者。又以為危篤。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斃。即行道有心人。慨歎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累日。便能求趁。既能求趁。便有生意。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裔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寄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飡水病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夭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人照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寄之變危。則益三病。重以腹空衣纖。拋送長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病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者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為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

知水火盜賊病疾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衹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食者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為厚也邀音陳去聲逐也隨及也

史搢臣曰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為歎息已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朽已久矣分一二口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

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饑飽則止何慮其不繼也更有最苦者是久富乍貧先貴後賤要顧先人體面欲立自己行止安義命甘凍餒羞向人言寧死隱忍有枵腹出戶而言飽腹者有室如懸磬布衣長持者有外雖完衣而廪無鼠粟者因此之故鬻身而罔恤其醜垂貸而不顧其他噫嘻慟哉溯厥由來非得已也然經年累月心血耗盡鬢髮枯焦肌膚消瘦言語顛倒至親鄙之而不與之為伍厚友厭之而不與之立談垂首喪氣抑鬱窮年年來者遷延歲月命短者汨沒淪入聞見者莫不委之於生大數豈知皆由乎內無錢所致哉仁人君子或聞或見遇有此等隨意餽贈作法周恤今人建寺燒香自詡功德無量不走寺佛未必露處不燒香佛未必饑餓使暫移此用佛必大加歡忱福報當百倍矣若視此數者泛泛目之不加體貼豈非一生與世毫無所補隙駒易過方便不行一朝長寢如入寶山空回羞見閻羅天子也罄音慶通作磬縣罄器盡也左傳作罄

又曰俗有借娶不借嫁借死不借生之說其吉凶徵應

不知出自何書夫借娶者非因作宦路過即係經商遠投人皆樂於借之至於借死者非宗族無歸即親友暫寓初則延醫調治既而服藥無靈其死也事出意外然亦無可奈何因思借娶借嫁借死借生均屬周旋利濟之衆借娶猶有多日借嫁不過一時借死尚可通融借生有何不吉耶夫既可借娶即可借嫁既可借死何獨不可借生在有餘者不借或可另圖不足者豈不念其無告乎願達人義士當宜行我道切勿泥此無稽之俗說也泥去聲

又曰。人有患難困苦貧乏喪葬之事。而其人或朴訥懷
愧。不能告於人者。或礙面自愛。不肯告於人者。我雖
拮据。亦當隨分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而以干謁爲
事。遍投富貴之門。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仇
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
之浪用耳。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
若於事毫無所補。而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贅云。
予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此之謂也。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
或不能償。在人爲負欠。在己或責望者有之。如力量
實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悞大事。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德事。若視同奴隸。全
不禮貌。反傷元氣。
靈壁先生曰。吾嘗欲設一義匣。匣有社長。擇端方寡欲
而有德望者爲之長。統十人。十人又各統十人。每月
人各輸義貲一錢。統長受而納諸社長。社長收而藏

諸匣。一月計積銀十兩。一歲計積銀一百二十兩。若
好義而信心者多。則廣爲二匣三匣可也。以其貲爲
施藥。施棺。施茶。施襖。助喪。成婚。救貧。拔災。養老。慈幼。
矜孤。恤寡。孤客。難旅之功德。出入書諸册。歲終一考
覈。嗚呼。大哉。吾時時欲濟人。而不得不假諸人世之
財。吾將誰告哉。則亦存吾虛願而已。倘諸善士。聞而
同任之。則幸矣。
又曰。昔朱子晦菴有社倉之法。春散而秋收之。貧民賴
焉。夫貧民之苦。春貸而秋倍償之。償之而室空。於是

又貸焉。累積數年。而妻與子非其有矣。傷哉貧也。安
得鄉先生者。主社倉。積穀四五百石。春散秋收。民無
倍償之苦。而其本仍在。嗚呼。今富家豈無有閒置
百金者。苟行社倉。有金仍在。而可造無窮之福利。何
其不哉。
鹿門先生曰。人生在世。幸得富貴。若扶持得幾箇貧寒
士。救濟得幾箇患難人。彼之感我。如同父母。中懷傾
倒。浸入肝脾。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此事之最樂而
莫可加者也。若用入歌妓之院。綺席之間。則相去不

啻千萬矣。（紖音起。啻讀若氐。止也。通作翅。）

碧雲子曰。八口之家。家累千金。可謂豐矣。使子孫世世守此。亦云幸甚。其有羨餘。便當作功德。勤施濟。此所謂不盡之藏。藏於天者也。蓄積多者。子孫輕視之。輕視則浪用。浪用則易竭。積少者。子孫愼守之。愼守則儉用。儉用則弗耗。理固然也。今人造家。惟恐積少。不足給子孫之用。有至數萬金而不休者。遂使爲子孫者。心滿意盈。往往淫奢糜費。易代而衰。雖累萬萬。奚益哉。甚矣多藏好積之愚也。（羨音涎去聲。餘也。）

行方便事。不論大小。即當路一甎一石。及瓜皮等項礙人行走。去之亦係善事。如弊魚放子。更易爲力。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構鬬鬩。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箇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何能圖曰。虛願無當。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性命。濟孤貧。救患難。賑饑饉。乃爲積善之實際乎。又其大則法制焉。造萬民之命。謀猷焉。禔百世之福。斡濟焉。解億兆之危。乃爲達善之實際乎。第凡此殊不易辦。且不易遭。或限於勢。詘於力。殫於能。蓄萬鮮一就矣。茲有捷取法。在不假勢力。不借才能。而所就有加於達之之實際者。人亦有一轉念而旋取其美乎。此玄修也。妙諦也。亦曰。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而已。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善矣。

臨事有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便須躊躇。若人己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庸行編卷之五終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體恤類

靈壁先生曰。仁者無不愛。凡愛人愛物。皆愛也。故有痌瘝切身之仁。有萬物一體之慈。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此之謂盛德。苟己逸而不念人勞。己安而不思人苦。人方用力而不知體恤。逼之以限期。督之以嚴法。施威設計。全不寬假。暑雨寒雪。饑渴疲憊。置諸罔聞。唯以取速邀功。苛虐爲策。使人之爲我用者。筋力無餘焉。何其忍乎。大抵此輩。多出於躁急之性。狂暴之氣。疾威過常。不近人情。所以然也。人誰不好逸而惡勞。厭苦而樂安。其以力爲我用者。不得已也。烏可過用其力。而不加體恤哉。彼施設百姓者。病天下。施設貧賤者。病鄰里。施設畜生者。病物類。皆忍也。是以君子不爲已甚也。易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其斯之謂乎。痌音通。痛也。與恫通。瘝音關。病也。憊音敗。疲憊也。

鵠捻先生曰。常人惜力之心。與惜財之心一也。財竭則傷家。力竭則傷身。此怨之所由起也。古者不竭民財。所以養天下也。不竭民力。所以安天下也。故於用人力時。常酌有餘不盡之意。而後天下得受其安養之福。是以久無所怨。而用人之力者。其心亦得以自全而無歉。不然。用人之力矣。而人之情已苦楚。志已悒快。乃更於力之上。施設布置。或一事未終。而復興一事。喘息未定。而旋爲揮使。筋骨難支。而猶督責。嗟乎。人不堪命。不有小致疾病。太致死亡者乎。夫下民不能無征徭差遣也。僕廝不能無動作使令也。馬牛不能無負重致遠也。但當念其勞苦。重其性命。不以輕賤相視而殘虐之。則忠厚之至也。

靈壁先生曰。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推己及物。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安危。無不恤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此大同之風。君子之所願也。洎乎末世。大

道既慝。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競情日起。忌心日生。富欲其自豐。名欲其獨享。境欲其己順。情欲其我適。故與人共富貴。則願其不久。與人共功名。則願其不成。與人共事境。則願其不遂。與人共安樂。則願其不享。於是有財將得者沮之。名將成者毀之。事將就者敗之。情將諧者離之。必欲己富人貧。己貴人賤。己成人敗。己順人逆。己樂人苦。己安人危。而後快焉。此何心哉。夫以娼嫉一念。而爲刻忌如此。豈人也哉。我聞古之君子。有恤人之失者矣。其仁可師也。有救人之失

者矣。其義可師也。有規人之失以爲己鑒者矣。其智可師也。有億人之失而不忍傷者矣。其禮可師也。此皆忠厚之道也。娼嫉之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其究也人未必失。而己先失矣。身窮名裹。困塞抑鬱。爲天下笑。亦可悲夫。陸宣公曰。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費。與言其有道乎。（靡音忌。及也。與泉聲通。）

又曰。爲善之士。必先審人情。忿念及乎人情。行事未有不善者也。故上士忿我。中士體人。下士私身。忿我者聖。體人者賢。私身者愚。夫險阻艱難。人所惡也。坦順安逸。人所願也。疾病夭札。人所惡也。壽考維祺。人所願也。禍患災眚。人所惡也。吉祥休美。人所願也。兵戈刑獄。人所惡也。飲食燕樂。人所願也。故君子在上。則推行不忍之政。或安一方。或安天下。勞其身而弗恤。不敢自享逸豫也。在下則推行不忍之心。或安宗親。或安鄉黨。竭其力而弗憚。不敢自居娛快也。此恕道也。如是而後謂之善也。無如愚者私身。身苟可榮。雖蔑人之身不念也。家苟可肥。雖傾人之家不顧也。名苟可襲。雖敗人之名不惜也。財苟可得。雖殞人之命

不畏也。禍苟可免。雖嫁人之禍不計也。又或身作非爲。恐人之發其祕也。而陰除之。自居下流。恐人之伺其短也。而密覆之。自當寵利。恐人之奪其榮也。而中傷之。險亦甚矣。方其設機巧。用奇譎之時。或有暫遂所欲者。轉眼即爲天奪。而暗暗之中。更爲鬼神所愚弄焉。或奇計施矣。害不及人。而反及乎身。或巧阱掘矣。禍不害人。而反陷乎己。轉移變動。莫可測度。可不畏哉。（祺音奇。吉祥也。與禧義通。眚音生上聲。微傷也。）

又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而況於人

乎。夫大辟之人雖罪當誅殺其一段畏死之念亦有可憫者是故大禹泣罪人于公斷死刑每執丹筆而涕泣。無他不忍之至也嘗見罪人就死色枯然如土。心躍然如鹿足曳然如石。貌兀然如偶。詞吃然如噎。觳觫在前酸楚滿目。我懷惻然。豈暇計其惡行哉若是時也。猶怒之不休。曾無惻隱矜憐之意則其方寸之內。必有至刻至鷙處。其心可問乎。或曰。惡人受誅。怒之何傷。然而忍矣。仁者不為也。路溫舒曰。死者不可復生。何用心之仁恕乎。辟音壁。刑也。吃音乞。言蹇難也。噎音謁。痰閉塞貌。

又曰。夫以利天下為心者。君子之恕也。惟其恕。是以不敢困人也。一人之身。用兼百物。陸則資車。水則資舟。雨則資蓋盛則資筐。人之於物。豈有窮哉。如農民有農民之器物。百工有百工之器物。商賈有商賈之器物。儒士有儒士之器物。日用尋常之具。有之則克濟。缺之則無措。不可廢也。故賢明者所以行其愛。假借者所以通其乏。皆利濟之道也。而心促意刻者。不然也。用人之物。不如其用己物也。愛惜之心少。而毀廢之意多。往往致損壞焉。存心不恕。制行不良。為人所惡矣。而況懷詭心。蓄私忌。肆行陰惡。損人器物哉。然損人器物。人能復製。自損心德。誰其為補。不亦惑乎。

又曰。飲食者。養生之物也。潔則養人。穢則傷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惡其不潔也。養生之家。夏不食經宿物。亦此意也。嘗見人家。以污穢可棄之物。或給奴婢。或飼乞丐。是以人等諸犬豕也。用意不恕。推心不平。反諸萬物一體之懷。其心必有慼然難安者。故修善之士。無微不慎。雖一飲一食。罔敢欺人。殊形同視。而仁不可勝用矣。古云。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庶幾其為有德乎。丐音蓋。求也。衣衣之衣。食食之食。並去聲。

又曰。御下者。未可全用威勢也。官之使隸。主之使僕。有道存焉。道之恩威。即事之損益也。上推己而恤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由此觀之。而使隸與僕者。誠非梟悍之所宜也。平時則假之以辭色。作事則寬之以期限。驅役則準之以人情。是仁恕之道也。抑思彼之身體髮膚。豈異於我之身體髮膚乎。彼之羞惡廉恥。豈異於我之羞惡廉恥乎。彼之思安厭

勞豈異於我之思安厭勞乎如責以不情之言加以難堪之事。欲其下順受而無怨何可得哉故官之使隷法必不可假而情則有可原者如必不可容。而趾則有可矜者若主之使僕又非同川可詰者焉。分雖當嚴也。而恩德亦宜推力雖所用也而甘苦亦宜恤。如專以威勢臨之。怒駡隨之督責楚之。則已德日損。下心日離。此以不仁施。彼以不義應必然之理也而況殘酷居心者。必爲鬼神所弗容哉。昔者劉寬肉羮汚朝衣。而尚曰羮爛汝手乎。何仁厚之至歟。

刀庵先生曰。世間富貴之子。惟知任適己意不識人情苦樂其能恕以及人者蓋亦鮮矣而奴僕下人屈於勢分。誰知優恤者哉。顏氏曰家長酷虐奴婢。楚苦堪憐且渠亦人子。所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之故。甫七八歲即離父母委身主人衆已頤指氣使惟吾命矣又從而殘虐之饑寒之錮閉之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此將何如哉每見婦女虐婢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於妒根誰使之縱之。則丈夫亦不得辭其責矣。又有驕貴子弟。狎褻勢家專以無道加人雖妻妾猶不堪受貧人爲債所窘一實易次其小。求出不得超生無路名爲人生地獄。可言哉可言哉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此彼竟若彼是何業債是何因緣倘我投入窮胎得不有此光景耶設身處地試一受之袁氏曰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違背得便且閒又性多忌屬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宜寬以處之省其嗔怒如此則僕婢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

至於頑梟不善之人。宜善遣之。若過於嚴刻。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可言者矣。觀二君子之言。惠心古道淡仁厚德直爲萬世之範。若能以此語常常訓戒子孫搢紳家道豈有不將迓福者哉。（錮音故。重繫也。拶音昝。指刑也。）

史搢臣曰主之與僕。固有家法法應朴責。當即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更當原情體恤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所犯罪輕以家法處之。可也若所犯罪重當鳴之官長治以國法。如果奸頑狡詐明知故爲者推驅之。爲上策。不必結怨

也。近有少年子弟。驕恣婦女。無論所犯輕重。不分男女。一時忿怒。輒以國法施之家庭。僕婢因而致命。遂起禍端。雖悔無及矣。故撮其責罰要略。使覽者知所慎焉。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已打過不打。婦人非犯重務不打。婦人胎前產後即犯重務不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不見眞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朔望忌誕不可打。佳晨令節不可打。嚴

寒酷暑不可打。人方傷心不可打。禁亂打。禁重杖打。禁從下腿彎打。禁昨日打過今日又打。

靈璧先生曰。天下恥焉而不肯居。避焉而不肯爲者。奴婢是也。其所以取之避之者。爲其賤耳。然則爲之也非得已矣。亟加憐憫。勿故作輕賤。斯爲長厚焉。豈可以窮困之人。因我欲用之。而以勢力壓服。使爲我役哉。玄帝垂訓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人宜審所從矣。

鹿門先生曰。婢之良而可壓以爲賤者。有四焉。其一。良民而驟窮者也。其一。仕宦而流落者也。其一。賈客而飄泊者也。其一。有罪而散沒者也。若遇此等。不動慈懷。出金浪買。置爲婢妾。蓄爲奴僕。汚辱其身。呼喝爲用。不義甚矣。仁人見此。矜惜感傷。陷溺者贖焉。無依者養焉。擇配而成之。培植而扶之。是爲義舉。此陰德之最大者。感格神靈。其應如響。有積善之志者。敬勉焉可矣。

朗空子曰。今世有一等人家。收養孖女。粧飾艶靚。多得財帛。便即嫁去。往往流入青樓。身爲娼妓。受無邊苦

惱。所謂烟花地獄也。坑陷子女。非禽獸之心乎。究條之罪。鬼誅神擊。豈能免乎哉。有世道之責者。烏可不爲嚴禁耶。靚音請去聲。女容扮白黛黑也。

史䅺臣曰。男女人之大欲所存。夫婦人之大倫所係。不以尊卑貴賤而有差別也。每見富家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四十而未嫁者。甚至禁錮終身。髮白齒落。而未經適人者。是陰陽之道。夫婦大倫。竟廢之也。蓋主人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一經配合。即分事主之勤。以修愛夫之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不覺老之將至。及其老也。欲行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所以孑遺一生。永絕于歸。職此故也。相沿成習。誰肯矜憐。試問呼奴使婢之家。以心忖量。視生兒女。必畢皇及時擇配。俾其生育。自家妻妾。必圖好合。如鼓瑟琴。彼婢女。亦人子也。何不少加體恤乎。嗟嗟。畜一牛羊犬豕。尚思爲雄覓雌。牝就牡。而獨使婢子孤老無後。不亦大傷陰騭哉。牝。音頻上聲。畜母也。牡。音畝。畜父也。

又曰。常見人家婢女。自幼服役勤勞。已非一日。及至長成。稍有姿容者。復收入房幃。始用其力。繼用其身。

後之報効於我者。亦云苦矣。往往又厭常喜新。不念平昔之功。或遣嫁。或轉賣。不問彼家寬嚴。惟圖身價豐厚。在買者旣出重貲。決非匹配。仍留使用。一身苦樂。悉委於人。婢雖有身而不能由。有口而不能訴。是婢之服役於人者。與牛馬相同。而人之報施於婢者。殆牛馬弗若。蓋牛馬人用其力。或憐其老而放生之。或憫其勞而埋瘞之。孰意是婢也。竟無過而問之者。鬱鬱此心。誰爲之語。更可異者。多有不肖子孫。自己家業蕩盡。指索奴僕。呈告威逼。甚至勢不能支。捐生以避。及歿後僕家告控。極力彌縫。愈至窘迫。不獨耗得彼財。且破其家矣。嗟乎。雖僕婢可負。其如天理難欺何。惟推恩體恤者。斷不如是耳。瘞音意。埋也。藏也。

佛言。一切世人。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饑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醫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不可恕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平等。勿得偏曲。夫此五事。御下者能體之。斯恩威並濟也。

余延醫治病。常有大家僕厮。勞瘵就醫。問其病由。乃爲跟隨主人。馬後跑急。吐血所致。嗟乎。人力焉能同獸力。兩足焉能追四足。所謂騎馬不知步行之難也。愚意遊覽登臨。當緩轡徐行。如屬要務。僕役亦當與之乘騎。若不加憐恤。不獨吐血爲然。即就饑過飽。奔馳太急。亦有性命之憂也。

主人赴席。淺堂密室。擁裘圍爐。倚翠偎紅。淺斟低唱。而僕從跼促簷下。及酒闌筵散。跨馬登輿之際。呼應稍遲。即責其畏寒如此。眞不近人情至矣。富貴豈能久

長哉。如之何弗思。

人有貴賤。口無尊卑。常揆童婢偷竊。多因饑餓所使。至於甘美之物。目可得而視。鼻可得而嗅。口不可得而嘗。此皆生人不遺杯盤餘瀝。以至於此。除不加體貼。反用鞭朴。是無恕心之人也。昔者曾子養親。食畢將徹。必問餘者與誰。雖屬順親之道。亦以與人爲念也。

生子自乳爲安。或因無乳而覓乳婦。或因兒女多而覓乳婦。乳婦必擇端正之人。其子性行多類之也。蓋彼因貧。故不得已。拋棄己子。乳哺我子。我當加意體恤。

支給固宜從豐。伊子務令得所。庶幾與心相安。乳婦亦須時加隄防。不可令彼抱往街鄰。與鄰媼往來。倍加謹絕。（媼音襖。女老稱也。）

陸梭山先生曰。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取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幹。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史搢臣曰。耕種佃戶。雖有主佃之分。實有彼此之賴。如一般田地。而有肥磽之異。蓋因佃戶無力可逕。穫刈僅足完租。主人但知有租。亦不他問。日復一日。遂成瘠產。又如一般佃戶。種此家田地則窘乏。種彼家田地則饒裕。蓋因主人寬厚。度豐量歉。使以時。撥以急。久之自可盈餘。在主人重價置產。丁糧稅賦。種籽修葺。所費實繁。而佃戶舉室辛勤。血汗耕耘。手足胼胝。其苦不少。常見凌虐佃戶者。開口打罵。動輒呈告。甚

至不論豐歉。滚砌準折。如此佃人能安堵。田地能膏腴乎。至於祖父遺留老佃。不獨凡事寬容。更當加以禮貌。其中損益甚多。又在達者處之。（佃音殿。代耕農也。磽音遨。瘠也。籽同耔。壅禾本也。）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衆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獨彼庖人。躬任其勞。竟無寧晷。時當酷暑。茶水愈多。炙爐熏蒸。汗如雨下。刻時供筋。難偷一瞬之凉。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苦更過之。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饔飧之易。當憐服役之勞。

周急恤貧。仁者之事。然施與緩急。關不可不致辨也。每
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度歲之具。自己必欲早
辦齊備。至於日用鋪帳。及僕從工食。并親友補助。必
挺至除夕。方肯給與。不思此日銀錢到手。市物闌殘。
非貴則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
能盡述者。猶之與人也。何不推己之心。而急其所急
乎。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卽呼
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則惡其巧言善辨。若靦面無言。

又嫌其默訥柔奸。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者可當
人意。蓋良心信行。人皆有之。其中果有境遇艱難。無
計設法。未免騰轉推諉者。何可遂以爲無良耶。俗云。
人人說我無行止。到你無錢便得知。若甘心設騙。不
顧廉恥者。則不可一槪論也。

僧道尼姑。豈盡欲成佛作祖。而爲之歟。詢其出家緣故。
多係不得已也。今有人見之。除不加施濟。反惡其爲
閒逸之人。似不近情。試思自己豈無宗族親友。或因
鰥寡孤獨。或因身無著落。借此以延歲月者乎。若非
藉此餬口於四方。誰肯留之膳養。想到此處。還該起
些善念。

娼妓最苦。見之者當生憐憫心。常因隔船失起坐。隔席
未逢迎。遂打罵呈告。以快其憤。不思人至娼妓。卑賤
極矣。我卽處之盡情。不過得志於若輩耳。何足爲榮。

置產者。卽非有餘。尚在順境。棄業者。事非得已。不足可
知。每見居中之人。於成交時。往往迎合買主。搜剔刁
難刻削。棄產之家。因在急需。隱忍從命。日後不免無
言殊非貽謀之計。至於契書。宜加意斟酌。價目一切

當以厚道待人。俗說金子買田金子在。揀粃依舊揀
揀粃。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粃音彼。揀屬。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親友見訪。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
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揣其意而先問之。力之所能
不可推諉。

古云。男兒志在四方。當立不朽之業。豈可守着妻子。了
却一生。有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甚有數十年不

歸。而親亾妻老者。籍口志在四方。實則天下之負心人。大忍人也。

人處順境。不獨凡事易於為力。且無往不以為是。譬如順境之人赴席。倘爾來早。主家即喜其周旋。設或到遲。又必代原其事冗。逆境者則不然。早則主人追陪懈怠。遲則厭其故意延挨。世態炎凉。人情薄惡。往往如此。願處順境者。遇親友慶弔諸事。不必拘昔有禮節往來與否。即宜來行。若彼相招宴會。務簡略僕從。撥冗必到。至歲朝賀節。亦不必候彼先拜而再施。總

宜體貼逆境之人。夫逆境之人。遇邀飲而不至者。當原其或衣履之不整。或慮齒長而僭生。或防風雨驟至。途次泥濘。或恐席遲夜歸。路無燈火。甚至主人興闌。有我醉欲眠。君且去之意。此景更覺難當。至於禮節餽與之處。又當原其厚則置辦無力。薄則取厭於人。過拜往不先之由。更當體其乏挑帖之童子。僭拒絕之閽人。且恐他人責以多事。可見處逆境者。一舉一動。艱費躊躕如此。濘音寧上聲。泥濘滑也。

處順境者。固當體貼逆境。親友在處逆境者。亦必自重品行。常見宴會之間。有人以率真不羈自居。鄙人廣眾之中。揀擇精粗。箸無停刻。錯雜淋漓。貪杯濫坐。甚則逞酒躁亂。袖籠果物。種種醜態。傍觀亦覺不安。主人焉有不厭。厭亦自取。豈盡主人之罪耶。惟自愛其鼎可也。

巡更守夜。所以防盜也。雖貧富之家。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為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戶。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敲梆。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然則賊偷人乎。譬如百家之中。照戶

人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而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往。或當僱募。更夫不過數分之費。何故吝此些須。獨苦窮人。於心安乎。巳上皆搢臣語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底痛癢。當少壯之時。要念衰老底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底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有濟人心者。知人困。有愛人心者。知人需。知人困無乎不恤也。知人需無乎不念也。無乎不恤則仁也。厚也。慈悲也。無乎不念則恕也。溥也。平等也。

思義類

靈壁先生曰。人生於世。終日營營。半爲衣食之計。勢必不能袖手兀坐。一無所取也。故聖人不禁人取利。而唯教人以守正。誠恐好利心動。則邪謀百出。諸惡之事。悉以成焉。夫利可得而不可謀。可受而不可貪。可以道得而不可姦奪。命之富者。利自來。命之窮者。利不就。謀利雖人。而予利則天也。顧俗人不知此理。以爲習巧者富之器。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務入邪竇。或犯國禁而不憚。或干天怒而不懼。或喪良心而不顧。或害平人而不恤。或敗人紀而不問。種種姦計不能殫述。當其得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刑法加身。所積破散。命絕家亾。噬臍之悔。亦何及焉。夫利之可以生人者。以其正也。利之可以殺人者。以其邪也。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遠利避害。不貪爲寶。所以安身而立命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其斯之謂歟。盼。音攀去聲。嶭音誓。鴟也。鴟音笞。鴟義。以鴟張跋扈爲義也。

又曰。人生於世。汎焉若寄。苟無饑寒。足以適性而養命。亦可已矣。焉用貪爲哉。夫挾百金者。中家也。挾千金者。上家也。中家免饑寒。上家樂膏腴。隨乎分之所至而無過望焉。則可以杜邪機而生善心矣。張九齡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淸福而何。此眞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箱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倉之粟。田園遍天下。而猶不能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寧刻。祇爲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旦無常。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亦可哀矣。夫室可以蔽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奚以多爲哉。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

又曰。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游魚沈淵。悠然自息。投餌於流。波鱗而起。是故利者。人之芻與餌也。當其未見利之時。言讓。則以叔牙自期矣。言廉。則以原思自許矣。言弗受。則以子罕自待矣。言弗取。則以管寧自視矣。及乎見利。惟恐己取之不多。而人或分之也。非眞狷介者。烏能推多取少哉。夫世之

所重者名與利也名爲上利次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令名德之輿也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故與其亾名而得利曷若舍利而全名且天下傷風害禮莫大於私纍物殘人莫大於賂人之所以敗名喪節者大抵皆貪利之故也心旣好利非枉己邪道不足以取之己枉則辱道邪則汚行一汚辱而天惡人厭禍且至矣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可不戒哉廄音救馬舍也

顏壯其先生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

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僥遺爲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已積爲陳朽而猶未足也旁觀莫不笑之而當身者不知蓋貴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亡身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淡而發跡剏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兒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芬音分馨香也羶音扇平聲又同羴

凡居官者酒嗜淫嗜殺皆起於嗜財嗜財之病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爲換捨死以徇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即緣漸漸以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然殊勝於一入業膴便帶鋤頭畚鍤來也膴音武厚也美也畚音本盛種器

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羣情不驚貨賄不來也受賂則必橫彼以爲不顚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無恐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

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旣爲所挾肝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强劫之獄亦爲貰放受枉法之賍轉而樹威奪小可舖行之貨執微罪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玩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偏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賈似道之糊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賍音臧以財謝枉法也屈音委屈曲也

夫官長豈第以淸白自了哉又當禁下僚下吏下役之

貪何也官長耳目有限其事全操之公門中人即如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遭累冤而負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中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捏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阨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

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騭積怨何為無論古昔即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中者亦時祭孤修齋收葬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蓋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謀非輕何如酌量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肆狠毒命裏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也髑髏音讀樓頂也首骨也

夫為公役者慣打文网習鞭撻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機日盛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心存老年猾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己尚是好人大眾一攻竟墮惡道者故衙不可不慎也其斯恣甚者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奸慣責爭誇膽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覩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過甚為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羅憲網哉聞有持齋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可解一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且懺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貧窮救冤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

得財亦裕矣近有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猾音滑黠惡也

鴻控先生曰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自謂將本求利無害於義之為也誠能秉公道從信實心之存也童叟無欺價之行也多寡無飾貨之出也真贗無亂以此取利斯無害於義矣而市人不然朴魯之人則欺之鄉野之人則誑之無識者未諳者則紿之價任其低昂貨任其變亂輕重長短精粗美惡混淆錯雜使人莫辨而一以虛詐誣罔騁奸心於其內舉世浟浟莫知其非嗟乎公平交易之地變而為藏奸蓄惡之場

良可歎哉夫將本求利其利自有應得之數何必僞昂變亂混淆錯雜以爲欺人之事乎而市井之徒務爲奸詐利心橫衷天良汨沒妝頭蓋面巧語花言旣炫其耳目又亂其心思顛倒旅人或迷顧客非奸利而何夫取利之道惟不欺其心斯近義耳今試取市井而計之有不欺其心者幾人哉予勸天下經營貿易列肆陳貨者有一定之物則爲一定之價輕重長短精粗美惡因物付價則良心常保全而不爲利欲所掩雖習市井之業庶近乎君子之行矣（[illegible]物也汨音[illegible]沒也）

靈璧先生曰天下之物廣矣焉能盡識於是市物者生盜心焉乃有假銀假貨假藥之類大而珠玉玩好小而米穀服用行僞欺世人不能辨受害甚多何其惡歟夫以眞物貨矣而以僞物冒之希圖重利推其心將欲掩人目而冀其瞽塞人耳而冀其聾鉗人手而冀其拆非盜心而何盜心之人後必傾消天道不爽也且肆市忠信而四方投之商賈忠信而遠人任之聲名旣播人迹輻輳售物必盛矣其利不亦廣乎況僞物之市不過欺人於一時久後識破則人皆惡之門可張羅無復有相問者矣雖欲行欺求利爲可得哉適自快耳甚矣僞之不可爲也（[illegible]音[illegible]惱其數也　[illegible]音[illegible]去手也）

又曰嘗考先王立政則曰謹權量月令班政亦曰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爲禁貪風除欺詐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廛市之上闤闠之中日用最切者無過於丈尺升斗平法之類此乃是奸宄與正直私曲與公恕心術攸分之處也今貿易之家專務欺人每用短尺狹度輕秤小升昧其良心賺取羸餘寧問天理哉夫貿易取利正也貿易而行其欺則惡矣故謂之曰市井之心習染旣深而刻薄成資苟可獲利無不爲焉豈止短尺狹度輕秤小升而已哉不忍言矣吾願挾貲求利者當以公平交易直道而行不爲苟取神鑒其誠則財源日盛生生不匱且可享受悠久也何取乎欺心之事哉易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其斯之謂乎（甬音桶與桶通）

又曰錙銖升合細民日用之急卽一文之錢得之甚艱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今人只知損人利己故有爲淺斗重秤者有減

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觔。者又有作空中接絲之秤。拆底墜梁之斗。者。愚人不顧天理。以爲便於日用。往往爲之。豈知斗秤欺心。貽害窮民。上干天怒。犯此病者。當速改之。蓋天不罪悔過之人也。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圖便益耳。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己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語云。天平不可欺。天法馬不可違法。二語可思。

朗奎子曰。常人之心。只好己利。不顧人損。往往用大秤輕等。強買人物。彼肩挑背負。得利幾何。而忍討其便宜耶。更見近日富人。多買腴田。每以巨斛取租。額外重加刻削。貧戶使威箠辱。而怨聲載道矣。積善之家。慎勿爲驁。箠音追上聲。擊馬策也。

凡事祇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爲并及。營此圖彼。必致兩失。卻有所就。算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書。不可誇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橫渠先生曰。姦利二字。所指甚廣。其非本分中事。即姦利也。如私鹽。私鑄。鑽人。踹人。捉擬。舞文。是姦利之事也。如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眞者。亦姦利之事也。大凡瞞心昧己。欺天罔上。從姦謀中得來者。皆姦利也。夫利可以養人者也。人既生。命中即有應得衣祿。豈姦則得。而不姦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騃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是故安分守己。不求非義之財者。往往天爲培養。家世豐厚。子孫饒裕。蓋因其從辛勤中得。頗知艱難。不敢浪費。神又祐之。無禍患之驚。是以久也。若奸人非取之不義。用之亦亂。凶神爲耗。天災人禍。起於不測。終爲烏有。其利安在乎。騃音厓。癡也。

藴璧先生曰。上古之世。民無貧富。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人朴而用寡也。中古之世。制作繁興。禮儀盛而奢

風起是以民多不足焉。聖人乃設質約之法以緩濟急以有餘通不足。其道甚善也。數世之後。人心漸爲而變詐生矣。人當窮乏之時。或婚姻喪葬之無資。或租賦追呼之難應。或饑寒顛沛之切身。不得已而爲假借。假借既成。奚莫大焉事過之日。宜亟思還之矣。奈何狡黠之輩。有倚勢而不還者矣。有欺懦而不還者矣。有設計而不還者矣。有昧心而不還者矣。有忘德而不還者矣。有逃遁而不還者矣。信義喪而品行壞。明則無以對人。幽則無以對鬼。可恥孰甚。可惡孰

甚。古人云。驢馬牛犬。皆前生拖債之人。先聖豈欺人哉。是故有暗還者。有巧還者。有化還者。有恩還者。有譬還者。視乎所負之情由。以爲償報之善惡。未有能逃者也。語曰。修行莫若償債。其斯之謂乎。黠音結狡黠也

天隨先生曰。予觀世之假借者。初焉歡欣而感悅。蓋以其有濟也。迨其後往往讐怨而滋蔓。亦獨何歟。稍有可措者。雖罄竭以爲償。勿負也。即以現今了現今之事。庶幾免生生冥債之苦。誠自幸也。縱力或不能。亦宜常存此心。誌而不忘。感而不泯。毋得反生讐怨。滅茲善根。結成孽債。淪落無休也。輪廻苦趣之中。往往來來而爲償債者不一。其途弟事在幽渺。達者信之昧者疑焉。只顧目前之快。不計身後之慘。亦可悲夫。予故述此必然之理。以待達者之聽信焉。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稽事。然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至於頻寄家書遠信。不可推托。到即交付的確。切勿沈閣稽遲。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借者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出息稱貸。當借之時。本念亦是暫用。謂有他件抵償。誰知意中之物成虛。紙上之累已實。當早割愛變產以償之。若惜產沽名。借債還債。是利上加利。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

借貸必憑券約。所以示信也。借則立之。還則退之。不易之理也。乃有還銀不退券。致貽後禍者。有三焉。其一

為至親厚友謂以心相照必無意外之虞銀既還之何在乎券之退與不退彼此因循輕忽一旦生死異路遂成疑案者有之矣其一爲富貴之家或因借者素在蔭庇之下還銀或值匆忙之時其人又不便催索故還銀不退券者有之矣其一爲難交之徒借貸日久拖欠利息索取只完原本或短平色債家必待清還然後退券彼則謂人無如我何竟拖延而不贖券者有之矣有此三者執券之家以紙上金錢必持券而索還銀之家恃前已還過不肯再償兩不輸心

必致結訟不思券爲要約之書券在即銀在無論親疏厚薄還銀即當退券不可輕忽也或尾帳未清可另立欠帖庶無後悔若執券不退者如埋蠱害人定遭陽法陰譴古人焚券高義惟致思焉券音勸契也譴音遣詰問也

近日領本一道衆所共趨大抵領得者少受累者多妄想領本者初聞造謀之言指稱某當道某財主有本若許如何委託覓人經營明係海市蜃樓竟似探囊取物聽者不覺入其彀中於是日夜貪緣不惜使費禮物酒食稱貸辦理財主尚未會面已費用不貲矣

及水落石出始知前言畫餅此等貪愚與貪蠹尤無異墮此術者惟是一等財主之後家業已敗虛架猶存不肯甘心守分希圖妄想謂非領本不足以恢復家聲故不至財盡力竭不止也縱使領本到手在先則有牽引使用結納除頭在後則有餽送禮儀上下供應務趨承主人之意處處不無貼賠且周旋乎得力之紀綱用事之門客所費又不一而足稍不如意萋菲之言立生矣世事無常若一旦刻期取本適負者不能遽歸隱占者不能出脫勢必以自己積蓄補

償猶恐難以結局此就謹守者而言若奢侈浪費者其破家蕩產更有不可勝言者焉惟安分經營則無此患耳蜃音辰上聲海蛤海旁蜃氣象樓臺謂之蜃市恢音奎大也

王漢于曰甚哉貪之爲害烈也夫貪則必昏昏則不辨義理貪則必濫濫則不惜廉恥貪則必暴暴則不存良心貪則必愚愚則不畏法律貪則必奸奸則不循正道貪則必戀戀則不肯割捨貪則必侈侈則不知滿盈貪則必淺淺則不存遠慮貪則必惡惡則不顧然尤貪則必求求則不能安分貪則必競競則不習

退讓。貪則必強。強則不信神明。貪則必執。執則不聽諫諍。不辨義理。其智乃失。不惜廉恥。其品乃塞。不存良心。其德乃壞。不畏法律。其行乃逆。不循正道。其身乃乖。不肯割捨。其性乃迷。不知滿盈。其取乃悖。不存遠慮。其禍乃積。不顧怨尤。其惡乃彰。不能安分。其動乃妄。不習退讓。其情乃驕。不信神明。其心乃橫。不聽諫諍。其氣乃戾。凡此數者。奸惡所伏。有一於茲。咸成罪愆。嗚呼戒哉。

鶴拴先生曰。甚矣廉之用大也。廉者。諸善之所啓也。貪者。諸惡之所由也。蓋貪則爭。廉則讓。孝弟之道。以讓而成。以爭而悖。交友之義。以讓而固。以爭而攜。事物之常。以讓而諧。以爭而敗。是故愚者取多。智者取少。梟者取多。賢者取少。多取者。眾之所怒也。少取者。眾之所安也。多取者。害之所叢也。少取者。譽之所歸也。君子知此。故取諸世也至約。奉乎身也至薄。聲色不取侈。貨利不取積。名譽不取廣。爵位不取高。宮室田宅。衣服飲食不取美。常以數之多者與人。以數之少者與己。眾所共爭者。彼且廢然返矣。眾所欲得者。彼且斂然退矣。非知物情之淺。識盈虛之數。抱儉德之美。曷克語此。

三星子曰。老君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亾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亾。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鳩鷃。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嗟夫。世人衣不過蔽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者。猶以爲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足。不知汚尊抔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恆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歸變滅。所不滅者。一點精明之性體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

鷃音晏。小雀也。菌音郡。有名鬼筆者。一名朝生暮落花。抔音裒。手掬飲也。

醫藥類

聶久吾曰或問予曰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予告之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盛也餘倣此）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溼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

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予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論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

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脗音吻脗合事相同也）

程達曰名醫允如醫國何者國一君耳而臣庶之職職恪共亦如臣佐使之惟君是從至國家寬猛剛柔之用一隨乎時亦如寒溫平熱須察其性逆闕當稍開而維持調護兢兢審視又如望聞問切默按其候以捄之故非學貫天人以會乎靈通變化決不能搏捥

陰陽轉生機於呼吸之際非識綜今古以徹乎往來消息決不能調燮造化固壽源於氣候之微非攝入倫物以極之新故異同決不能吹息氣脈回陽和於英雄之手噫嘻謂醫至此微矣哉信惟具醫國全副精神把袜元命脉苞舉靡遺而後可以語斯道也

臞仙曰古之神聖之醫而能療人之心使不致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由舍本逐末不窮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雖一時僥倖而安之此則世俗之庸醫不足取也殊不

知病由心生。業由心作。蓋陰有鬼神。陽有天理。報復之機。鮮無不驗。故有天刑之疾。有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也。五體全具。生而隱宮者。生而痦瘂盲聵者。因跌撲而手足折者。有生人而豬贅虎疾者。凡傳染一切瘵疫之證。是也。蓋因夙世今生。積惡過多。天地譴之。故致斯疾。此亦業原於心也。其自戕之疾者。調養失宜。風寒暑溼之所感。酒色財氣之所傷。七情六慾生於內。陰陽二氣攻於外。是謂病生於心。害攻於體也。今只以人之易知易見者論之。且曰人心思火久而體熱。人心思水久而體寒。悚則髮堅。驚則汗瀝。懼則肉戰。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媸。又若日間有所見。夜則魂夢。有所思。夜則譫語。夢交合則精泄。致若驚悸氣怒而成疾者。則發狂裸體。踰垣上屋。呼神見鬼。歌舞笑哭。此皆因心而生也。臞音渠。少肉也。盲音萌。目無眸子。瞶音繪。目昏也。疫音域。厲也。譫音詹。多言也。

太白眞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然後資於道。使病者。盡去心中疑慮思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

一切人我悔悟平生。所爲過惡。便當放下身心。以我之天。而合所事之天。久之。遂凝於神。則自然心君泰寧。性地平和。知世間萬事。皆是空虛。終日營爲。皆是妄想。知我身。皆是虛幻。禍福皆是無有。生死皆是一夢。慨然領悟。頓然釋解。心地自然清淨。疾病自然安痊。能如是。藥未到口。病已亾矣。此眞人以道治心療病之大法也。痊音詮。病除也。

聶久吾曰。自古得醫道之傳者。皆以好生爲心。不務聲名。不計貨利。不忌人識能。不論人恭慢。惟知救人之命。愈人之病而已。有此心胸。然後醫可明可行。至於病久不痊。尤當恐懼修省。以自重其生。如虛損勞瘵癰症。耳目廢壞等症。皆天刑也。可不知所務乎

又曰。醫家既知修德。又當愛惜自己精神。醫之難者。難於此也。倘精神昏耗。察識必不能精。方藥必不能當。雖有濟人之心。而勢不能及也。若夫病有服藥鍼灸不効者。必其不知保養之方。古云。與其病後善服藥。莫若病前善自防。保養不過節飲食與色而已。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

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保養之所以不可忽也灸音久以艾灼體也

又曰觀形察色以治未病凡臟腑未竭氣血未亂精神未散者全愈病已成者半愈病勢已過者危歌曰第一看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活潤死枯肥是實瘦爲虛弱古今傳謗體即知腰內苦攢眉頭痛與頭眩手不舉兮肩膊痛步行艱苦腳跟疼叉手按胸胸內痛按中臍腹痛相連但起不眠痰結熱貪眠虛冷使之然面壁身倦多是冷仰身舒挺熱相煎身面目

黃脾溼熱唇青面黑冷同前潤枯肥瘦句注云肥白人多溼痰黑瘦人多火熱或形肥色黑或形瘦色白臨時參症或從形或從色不可泥也攢實平聲聚也眩音懸

又曰聽聲審音五音以應五臟金聲響土聲濁木聲長水聲清火聲燥如聲清肺氣調暢聲如從空中言中溼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奪氣也先輕後重高厚有力爲外感先重後輕沉困無力爲內傷歌曰第二聽聲清與濁鑒他真語及狂言聲濁即知痰壅滯聲清寒內是其源言語真誠非實熱狂言號叫熱痰堅稱神說鬼踰墻屋胸膈停痰症號顛更有病因循日久音聲遽失命歸泉膈音格

問症歌曰試問頭身痛不痛寒熱無歇外感明掌熱口不知食味內傷飲食勞倦形五心煩熱兼有咳人瘦陰虛火動情除此三件見雜症如瘧如痢必有名從頭至足須詳問症候參差仔細聽

凡初症題目未定最宜詳審病者不可諱疾忌醫醫者必須委曲請問決無一診而能悉知其病情也若題目已定或外感或內傷或雜病自當遵守古法不可

概施發散劑也

古來醫道神者多從神仙中來假此度世即不然而此道一精脉絡亦豁重以心滿行滿必向成真處結局矣最忌視財太重犯茲七殺如病證原有緩急今乃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殺也以小爲大以輕爲重故用毒虐使之洸苦而徐收其功二殺也病有貧富富則用心貧則忽略三殺也懶惰遊嬉畏避寒暑博奕飲賭四殺也方脉不精疑疾試藥眾醫相聚彼此詆毀五殺也見病不治來請不去致病增重六殺也舉

味不精不全製度或假或減以致誤傷七殺也有此七者殺人甚於挺刃挺刃不傷要害尚有可活惟一劑入口則五臟皆裂矣猶得自恃曰吾名醫也哉至於服藥之家尤當勿諱病源若匿而不言及藥責則棄而不用甚至使低銀咨謝金則亦自尋死路而已與醫何尤

史搢臣曰嘗見病者每延醫至家不告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以病試醫且不論病之輕重乃援一二金索一二劑旭晡奏劾否則又易一醫朝秦暮楚致

病愈增而醫者亦惑亂莫知其所此皆自悞也不知人有虛實病有淺深若感冒腠理之疾一二劑可愈至於內傷勞瘵之症豈一二劑可愈哉此習俗之弊惟智者辨之（腠音湊肉理分際也）

一病有一藥可治一症有一方可療嘗見有病者難遇其方有方者不遇其病天下經驗奇方頗多有濟世之心者焉能逢人說項吾意擇一廟宇書其門曰施藥不如施方凡有効驗藥方勸其鈔寫明白黃貼廟內使有方者得以利濟有病者可免沈痾久而祕方彙集人皆知某處有方對症檢用亦恤人疾痛之一端也更有得方不能措藥者當製各種應症丸散膏藥濟之其功更大矣（此下皆搢臣語）

施藥一節擇醫為主若醫明藥當利人最大倘止沽施藥之名而以庸醫任事診視多忽用藥草率其過反勝於功常觀有藥局之處尚有一種斯文自愛者因稠人廣眾之中不肯輕往欲就醫則無資欲赴局則惜體面兟疾忍痛其苦更甚愚意實心濟人者設局以集諸人從傷當另置數問以為斯文切脈之地置

短榻可以暫憩有清茶可以止渴再不足者或佐以藥銚炭薪薑棗藥引之類再察其衣不蔽體面帶饑容者又多寡量助之此真以仁心而行仁術其功德更無量然亦處有其心而已能實心行之者誰乎敢予望之也（診音軫視也審辨　銚音挑溫藥器）

古人立方各有定見必先洞察病源方敢對症施治今人不問陰陽不論虛實輒云我有妙方可治某病病者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藥不對症以致悞事不小又嘗見藥如粟米自稱數粒可起沈痾非金石酷烈

之物。即巴霜人信之類。若虛弱之人。其何以當。或有對症良方。屢經應驗者。又祕匿如寶。堅執不傳。古人日行善事。尤恐不足。區區紙上一方。忍心吝惜。不仁甚矣。

醫家遇疑難之症。認為寒者。投熱而不應。認為熱者。投寒而不應。認為虛者。投補而不應。認為實者。投瀉而不應。雖廣延諸醫。而主見各異。此際吉凶反掌。令人忪無適從。萬不得已。藥且暫停。聽其自然。看其動靜。再為斟酌。然孰肯坐視不救。而竟委之大數已哉。勢

必朝秦暮楚。遇藥則投。直至氣絕人亡。而後止。良可慨歎。且近日醫家時弊。凡遇疾病危險。諸醫會集。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依樣葫蘆。即高明者。亦不肯另立意見。惟恐招人妒忌。又恐有失損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了事。不念上天賦我聰明才智。臨症不費一番思索。不用一番心血。代天宣化。救濟蒼生。止於此中求富貴顧聲名。以他人性命痛癢無關。聽其生死。豈不有傷陰騭。清夜思之。寧無自愧。

今醫者於危難之病。不能取效。乃飾詞曰。古人渾朴。其疾頗淺易治。今人尖巧。病症幻出難醫。余曰不然。自古及今。醫聖醫賢。無理不闡。無書不備。總由後人學識未到。審症未真耳。若肯以應酬之工。用於誦讀之際。推求奧妙。研究淺微。審醫案。搜脉理。一思百慮。融而逕通。鮮有不能取效者。今僭創一議。醫家無論內外大小。一年之中。所醫豈無一二奇症。擇識見高明者。結一醫會。或五六人。或六七人。每於歲底。各出所治奇病。何症用何藥。如何療。如何愈。互相參酌。共成一帙。以為醫案。每年增廣。使後人有跡可循。而無識

認不真之憾。其功亦不在盧扁下也。闡昌上聲。顯也 帙音姪。書衣也

人或偶爾吐血。不可概作虛勞。其中有因傷寒而吐血者。有因傷暑而吐血者。有因傷力而吐血者。有因跌撲而吐血者。有因過服補藥而吐血者。有因惱怒傷肝而吐血者。有因嘔吐損破胃脘而吐血者。有因洗浴混堂過煖而吐血者。皆非房勞腎虛吐血可比。今人一見吐血。便用勞瘵寒凉之藥。非虛勞而過為虛勞。及脾損胃敗。多不可救。人有此病。當分門別類治之。不可遽用虛勞之藥也。又如脾胃虛弱者。胸腹膨

脹。即妄用鼓膈峻利。剋伐之藥。愈剋愈脹。愈伐愈膨致脾胃受傷。以假作真。竟成鼓膈之症。又如婦人行經。原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今人謂酒能活血。過經行。遂多飲酒。若血熱者。過飲即成崩疾。不可不慎。今附行經歌訣。使見者一目了然。則寒熱虛實。不待醫者而後辨之也。歌曰。婦人天癸有常經。血滿衝任匝月行。不及期來知是熱。過期血少自分明。若然色淡因痰滯。熱極多來紫黑形。氣滯臨行先作痛。虛時行過腹中疼。去多不住加凉血。來少無多大補榮。經閉要

推虛實候。血枯氣膈熱痰。因此三者皆切時弊。特為揭出之。脘音管。胃之受水穀者。

人之一身。以脾胃為主。脾胃全賴飲食滋養。所以男子六日不食。女子七日不食。元氣即散。如真正傷寒傷食。有十日半月不食者。甚至一月不食者。因宿食在內。猶能為力。是以無害。今見傷風微滯。全不忌口者。固是不可。有今斷絕飲食。必候身熱退盡。解過大便。方許少啜米湯者。似亦太過。不知微寒微滯。非真正傷寒傳經可比。若用藥得當。即日可愈。全要進新穀。推陳穀。方能大便。然當食與不當食。亦有分別。非可概論也。須以手捫病者肌肉。覺肉中漸漸大熱。乃熱邪未退。必不可食。如捫之先熱。後漸不熱。乃虛熱也。可以稀粥徐徐補之。若微寒漸退。微食漸消。醫者不察。復投以發汗消導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無病則元氣受之。加以過餓。胃氣一餒。反生虛熱。必致另延醫家診視。在高明者尚可辨別。而淺見者。非認風寒未散。即疑宿滯停中。復行發汗消導。小兒多成慢驚。大人每致危篤。不可不慎也。且老弱虛損。產後最忌大

汗。大下。久餓。三件。若不加意斟酌。必致悮事。惟醫者細辨之。捫音門。摸也。

諺云。上等之人。無病服藥。中等之人。見病服藥。下等之人。病不服藥。夫無病服藥。如壁中安鼠。無事生事。雖謂預為滋補。不知補之不當。益一臟則損一臟矣。如補心者。火太旺。則傷肺。補肝者。木過盛。則傷脾。地黃丸。胃弱者則膩膈。參术湯。氣滯者則滿中。全在補瀉得宜。方為有益。若夫見病服藥者。亦不可造次。必暫耐須臾。待從中遠外。病症了然。若屬小恙。有滯則

苦茗。冒寒則啖薑湯。省煩勞。節飲食。煖衣靜臥。或可不藥而愈。如果不愈。再延明醫視之。若病不服藥者。或因囊內無錢。或因僻壤乏醫。皆出無可奈何。亦有天性頑愚之人。畏藥苦口。病輕不肯服藥。及病勢已重。雖有良醫。莫能挽回。又有富貴子女。因父母姑息太過。病時雖有良藥。十無一咽。乃自貽伊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有子弟者。宜敎之。女子尤不可忽。異日于歸之後。病不服藥。恐爲公姑丈夫所憎惡也。由此觀之。無病服藥。所以起下文二句。不可執一而論。以無事生事。反致爲害也。瞑音泥去聲眩凝著也瞑眩音面衒憒亂也。

古云。不藥得中醫。非謂病不用藥也。恐其誤投耳。蓋脉理至微。藥理至深。用當通神。乃不易之論。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漠然不知。惟唯唯聽醫而已。若醫學未精。妄執己見。則又爲害不淺也。

天下謀生之術甚多。然有善者。有不善者。託術善。則心因之以善。託術不善。則心因之以不善。故術不可不愼也。吾儒子弟。若讀書不成。家業不稱。最善之術。莫如學醫。可以積德。可以養生。

每閱醫書方論。稱甘草爲國老。大黃爲將軍。蜈蚣爲天龍。蝸牛爲海羊。冰片爲腦子。牛黃爲丑寶。乳香爲薰陸。牽牛爲黑丑。天麻爲獨搖草。冬青爲女貞實。枸杞爲仙人杖。羌活爲長生草。人乳汁爲蟠桃酒。土茯苓爲仙遺糧。中暑爲中暍。勞倦爲解㑊。一匙尖爲方寸匕。一復時爲一對週。些須爲刀圭。少許爲一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本草原有別名。取用貴在淺近通俗。書名急救良方。簡便奇方。皆欲速取其効。以救人也。

若反用疑難名色。令人糊塗不解。豈不與命名之意相悖乎。至藥品之似是而非者。亦當辨別。如象貝類川貝。桔梗類人參。烏頭類附子。姜黃類鬱金。草斛類石斛。撫芎類川芎。小草類遠志。砂仁類蔻仁。西呆類木香。皂刺類鈎藤。採樹枝充桑寄。醃松稍類茯苓。升潮腦入冰片。搗蒜汁和阿魏。研荔核以攙麝香。染松脂以代血竭。熬廣膠以作阿膠。煉白鹽以亂秋石。古壙石灰云龍骨。花粉末混胆南星。種種僞雜。難以悉舉。若不察眞僞而誤服之。焉能療病。本草綱目。嘉謨

云。醫藥貿易。多在市家。諺云。賣藥者兩眼。用藥者一眼。服藥者無眼。非虛語也。（騙音漏。傷者也。𠊱音小辭傳。又脈彀羅也。）

金汁一種。爲痘門熱症要藥。臨時即重價購求。尤恐眞僞莫辨。不惟無效。且多誤人。無力之家。更難猝辦。因思此物之貴。以其歲月久耳。第人略而不置。故爲難覓。使每年於隙地。埋収糞淸數十罈。至臘月以新易舊。取用源源。不獨爲痘門所需。更救一切服毒。廣行利濟。需者不慮其假。用之可以奏功。所謂惠而不費。人亦何憚而不爲耶。（汁音執。液也。罈音談。瓮屬。）

藥有君臣佐使。炮製各有不同。人每鈔方配藥。喜其價廉工省。不知市肆。惟知藥品貴賤。孰辨補瀉溫凉。賤者多搬。貴者微施。輕重既失其宜。炮製自是不當。服之不獨無益。而且有損。凡配藥店中。幸勿賤多貴少。以假乍眞。炮製依方。分兩如數。取效均有益焉。

明容子曰。張安國曰。嘗見市之賣假藥者。其誤人之罪。殆有甚焉。昔陶隱君。孫眞人。以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衆。彼賣假藥者。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子孫非理破蕩。蓋緣賣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欺悞。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彼痛何窮。嗚呼。其報安能免耶。

童吉人曰。夫用藥必揀地道。炮製必遵古法。人皆知之。至陳腐過性。人多忽之。故往往有良方而不能奏功。如陳皮。半夏。南星。紫蘇。枳實。枳殼。青皮。佛手。香櫞之類。以陳久者良。若人參之陳者。蛀者。惟素不能服參不受補者。服之有益。否則陳不如新也。餘皆以新者

爲佳。取一年者有功。二年者效減。過三年則無功矣。今藥肆中常有積之三數年。甚有十餘年者。攙雜售之。雖不致如假藥害人。然服之無益。乃咎方之不良。則醫亦受冤矣。

又曰。藥必用引。所以引藥歸經。直達其所。爲藥之前導也。如燈心。淸熱。止渴。除煩。寧神。與龍眼同用。則補心寧神。生津。定驚悸。却健忘。與木耳同用。則淸音。與竹葉同用。則止嗽化痰。胃寒者忌之。若與生薑同用。則寒熱不分。自相矛盾矣。生薑用以通關。安胃。和胃。煖

胃。止嘔吐。溫經。發散。通氣。煨則開鬱。去皮則熱。連皮則溫。止用皮則消脹。若口舌乾燥。口瘡。咽痛。瘡瘍。皆忌之。與大棗同用。分陰陽。和胃健脾。溫中。薑汁與竹淋。或荆瀝。同用。則化虛痰。露薑則治寒痰。冷瘧有半夏必用之。如製過半夏。亦可不用。不必矢上加尖也。烏梅為引。必去核。止嘔吐。生津。止渴。安蟲。引耗散之氣。熱瘧可用。寒則忌之。與蔥同用則發汗。餘則否。蔥頭用以發散。煨蔥與煨薑同用。則止小腹。心腸。腸胃之痛。若有實之藥。切宜忌之。蓮子為補虛。益損。健脾。

止瀉之用。竹葉。竹茹。為清肺。止嗽。化痰。保肺之用。側柏葉。浮麥。止骨蒸勞熱。自汗。盜汗。橘葉。惟婦人吹乳用之。飴餹則潤腸。通燥結。泄瀉忌之。韭汁。藕汁。惟活血。止血可用。蘿蔔汁。梨汁。則定火喘。痰喘。同薑汁童便用之。更佳。可以清脾肺二經之濁氣也。童便止血。降無根之火。引龍雷之火。白馬乳。黑驢溺。惟三消之症用之。以止相火。藥不一方。引不一用。有不用引者。有卽以藥為引者。又不一而足。恐誤用反為害。不可不知也。瘍音羊。餳也。餹音怡。餳之淸者。餹同餳。或作糖。

史稍臣曰。藥引中常寫生薑幾片。燈心幾根。或幾十寸者。蓋片有厚薄。根有長短。二者宜寫分兩。恐過與不及。均難取效也。煎藥。宜各藥各銚。不可同他人混雜。恐彼煎剋削。我煎補益。彼煎寒涼。我煎溫煖。藥性相反。譬如酒壺沖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

人如參能補人。不知亦能害人。貴介之家。平日淫欲時有。一當病發。卽疑為虛。重投以參。大寒大熱。俱伏在內。始而以參醫病。既而用藥醫參。病可醫。參難醫。是兩病也。雖有扁鵲。莫措其手。慎之。慎之。

癰疽發背。雖關七情六慾。亦由膏粱厚味。熱藥春方所以。藜藿人患之者少。富貴人患之者多。此其明驗。更有勸者。人遇有疾。寧食丸散。毋飲藥酒。蓋酒能興陽動慾。邪火易熾。縱然有益。不足償損。若必欲用酒。引經和血。須淸晨服之。庶無姿念。至浸藥之酒。亦有數種。惟黃酒糟燒。米汁者可用。外此白酒糟燒。尚嫌麯藥不良。何況大麥黍秫之類。皆用烏草烏。麻黃。桂枝。

大黃巴豆。造為麯櫱。弥製成酒。損人更甚。

常覽食物本草。遇有毒者。戒人避之。如河豚菌子本草

載有大毒而受害者。歷歷有人。人偏喜其鮮美。必欲食之。喜河豚者。或張蓋烹炮。或用銀器調羹。或先投燈草試毒。或預備甘蔗防害。明知故爲。以口腹而輕性命。則或之甚矣。卽小兒食魚。亦屬冒險之事。

有毒之物人皆畏而不食。亦有有毒而爲人所忽略者。如天時亢旱。菜葉生蟲。園丁每以砒末殺之。遇大雨後。其毒可消。若未經雨潤。悞買此菜。洗之不淨。食之未有不爲害者。又如廚房水缸。悞落飯粒。日久生鼈。食之令人生疔。卽屠肆所買牛馬犬驢等熱肉。多係

有病自死者。食之亦令人生疔。故水缸中。宜置貫衆。亢旱之菜宜少食。屠肆熟肉戒勿食。可免其患矣。

中和湯。專治一切醫所不療之疾。服之令人保固元氣。邪氣不侵。萬病不生。可以久安長世而無憾。

思無邪　行好事　莫欺心　行方便　守本分
莫嫉妒　除狡詐　務誠實　順天道　知命限
清心　寡慾　忍耐　柔順　謙和
知足　廉謹　存仁　節儉　處中
戒殺　戒怒　戒暴　戒貪　愼篤
知機　保愛　恬退　守靜　陰騭

右三十味。㕮咀。爲末。用心火一觔。腎水二碗。慢火煎至五分。連渣不拘時溫服。（㕮咀。音斧沮。古無刀。以口咬細。煎之。有含味之意。）

和氣丸　忍　此方惟忍一味。專治大人小兒一切氣蠱。氣脹。咽喉氣塞。胸膈氣悶。肚腹氣滿。遍身麻痹。咬唇切齒。瞋目握拳。面紅耳赤。忽若火燎等症。服之令人諸疾冰釋。立地淸涼。每服一丸。用不語唾嚥下。忌怒。（痹音祕。風寒溼三氣雜至而爲痹。俗作痺。瞋音嗔。怒視也。）

廣仁方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喫虧。五輕財。忍辱。好施。六甘澹泊。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尚才華。技藝工巧。九不交豪俠客。不蓄優妓。不寵健僕。十不殺生。十一不設詐自欺。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千秋大雅方　此方專治一切多年俗病。服久令人得大智慧。得大辨才。得大福祿。

從容一片。　書史百城　細心。　炯炯雙眸子。　海日一波濤。　研明。　不龜手。（三分。今時人不知輕重。故取其少。）　搜索。　下問。（十六兩有以多爲貴者。此類是也。　不龜音均。不龜謂手凍不皸瘃也。出莊子。）

右剤量成不必安鑪立竈。以文火鼎愛。不疾不徐。如鷄抱卵。自然水到渠成。不拘風雨晦明。晝夜寒暑。時服之。忌燥。剤音擠。齊也。

産育類

王肎堂産寶序略曰。醫書浩瀚。醫理淵淡。在昔明哲。雖皓首窮年。得其言而不能得其理。究其跡而不能究其蘊。醫可易言哉。産寶一書。其立言專爲婦人立科。與旨微言。多本於巢元方之論。凡經絡臟腑。水火標本。次第方略。宣暢曲辨。原疾量剤。貫微達幽。極於參

兩之妙者。忽杪莫遺。誠可以規矩方員。準繩平直。學醫之士。宜善用之。愚意居家者。尤宜讀之。則胎産之婦。抱譁㬥之困者。可賚藉靈文。回膏肓。贖夭札。轉尫羸之體。而樂於壽考之天矣。譁音呼。大叫也。㬥音虐。呼寃聲。

又曰。嘗考千金方。論婦人之疾之難。十倍男子。而其所以難者。婦人性偏欲多。慈戀愛憎憂恚之情。一染卽堅。葛稚川曰。婦人胎産之疾。尤爲諸疾之劇。若非先令其情意寬緩。藥亦無功。夫婦人者。衆陰之集。常與溼居。十四已上。陰氣浮溢。百想經心。內傷臟腑。外損姿容。月水去留。瘀血停凝。中道斷絶。其中傷墮不一。虚實又錯。惡血內漏。氣脉耗絶。或飮食無度。損傷非一。或宿疾未愈。合其陰陽。或行步風未。便利於懸厠之上。風從下入。變成十二痼疾。所以婦人別立其科也。恚音畏。怒恨也。厠音次。溷厠也。

聶久吾曰。或問娠妊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四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分娩。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與。曰。其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養胎之法。其血猶有

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脉。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産。余曾見有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往往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産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娩之無憂也。娩音免。生子免身也。或作娩。非。胚音丕。婦孕一月也。俗作肧。

又曰。丹溪所謂難産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調養。以致氣血虚故也。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

今人未諳此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饑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卽欲分娩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卽翻身隨漿而下此爲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至橫生逆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惡血道路通達庶有

速產之功（娠音震婦人月事不行姙娠三月而動有形故謂之娠又通作身）

又曰或問婦人產後之症丹溪云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治雖有雜症以末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不可作風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症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主末二字其義自明若夫氣血大虛諸症雜揉俱虛而無他症者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寒者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太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後大補經曰

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字卽標本之意耳臨症之際其於望聞問切之間豈可不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刻舟求劍之術耶（採音菜又上去二聲）

史搢臣曰婦人生產乃造化自然之理夫胎至十月形完氣足自然分娩譬如瓜熟蒂落栗老房開花欲放而蕋自破草欲生而土自穿卽胎兒蠢動皆係自生自養何常用藥用術以造命論之富貴命貧賤日時必不產貧賤命富貴日時必不生順其天時自無產

難平時須講說明悉臨產始有主意產婦坐臥須順四時方面并避五行禁忌穩婆擇諳練者用之不可聽其亂動蓋此輩原屬愚蒙不通道理往往纔見胎轉腹痛兒未下墜非當產之時卽令產婦坐草努氣力及至腹痛連腰眼中如火糞門迸急正當生之時而產婦業已困乏矣或用力送逼令兒錯路或頭先試水妄施手法假觸胞胎致胞水先乾不能滑利又或任產婦曲腰扭身斜倚側靠致胎偏逆一隅更且用藥用符催逼此橫逆之患有自來也若遇初生

頭胎縱有橫逆諸症。穩婆宜加寬慰。莫使產婦驚慌。尤不可令多人在傍。言語嘈雜。或門外窺伺。唧唧噥噥。令產婦生疑。時到自生矣。產後不可即令睡。到恐惡露停蓄。且防血暈。又產後最忌早令婦人。易致終身之疾。男子亦大有虧損。故於受胎之後。宜分房另住。凡小產墮胎。及痘疹毒盛者。皆由孕後不能絕慾之故。所謂上士異房。中士異牀。下士異被。是也。試看馬牛犬豕。一受胎後。絕不再交。故從無傷亾之患。雖不可以畜比人。然生育總是一理。受胎之後。又宜時

常行動。最忌久坐久臥。勤事鍼黹。并食肥濃炙煿烟酒生冷。以及驚憂恐懼。無病服藥。師巫鍼灸。或聽信邪說。轉女為男。妄貼有麝膏藥。亂食開胎破氣丸散。吞服符水。種種皆為害不小。試觀田野勞苦之婦。糟糠貧淡之中。極易生育。此其明驗也。如妊娠後有病。非藥莫愈。藥有禁忌者。附歌於後。惟自慎之。歌曰。

蚖斑水蛭及虻蟲。烏頭附子配天雄。野葛水銀并巴豆。牛膝薏苡與蜈蚣。三稜芫花代赭麝。大戟蟬蛻黃雌雄。牙硝芒硝牡丹桂。槐花牽牛皂角同。半夏南星與通草。瞿麥乾薑桃仁通。硇砂乾漆蟹爪甲。地膽茅根都失中。（蚖音卞。虻音萌。飛蟲有數種。硇砂能透五金。有毒。硇有番硇二種。）

人參一味。俗云。胎前不怕一兩。產後只怕一分。此言不知何據。夫產後不用參者。為氣血充實。惡露未盡。恐補住敗血耳。若產後汗如雨下。氣血大脫。此真陽飛越之症。吉凶反掌。非倍加人參。何以保固元氣耶。

生產必用穩婆。所以穩產婦之心也。乃泃愚夫愚婦以見穩婆為耻。又意在惜費。遂自為生育。或產時未到。即便驚動。往往有逆而不順者。有順而不育者。甚至

胞衣不下。危急無措。方尋穩婆救之。或一時難覓。或路遠難期。及至入門。不可救者多矣。能聽此言。受益不小。（穩音溫上聲。安也。）

產後血氣羸虛。惟宜班慢靜坐。閉目凝神。以待元氣來復。世俗有洗三一節。有餘之家。纔三日。必染煮各色雞子。佐以各種果核。餽遺親眷。親眷以賀喜雜沓而至。致令產婦添許多應酬勞碌。耗費精神。不旋踵而病生矣。因未得安靜。血隨氣上。心神迷亂。或眼前生花。或悶絕不知人事。口噤。神昏。氣冷。其害有不可言

者。豈非賀喜而反貽以憂耶。幸哉酌行之。（蟻音鵲。果實蟲也。）

小兒衣胞。乃先天根本。必避神煞。埋之吉方。勿使螻蟻浸蝕。否則令兒不安。更防穩婆竊取。作紫河車。與人合藥食之。令兒終身蹭蹬。有用器盛而埋之者。不若以土埋之。易於腐化。若用物盛。恐日久動土。又復暴露。亦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理。保嬰者慎之。（蹭層去聲。蹬音鄧。）

小兒產下。啼聲不出。俗呼草迷。往往誤傷其生。不知肛門內。有膜皮未破。氣不能通。致有此症。宜用骨簪。或銀簪。由肛門輕輕通進一二指許。搯破即啼。

小兒初生。氣欲絕。不能啼哭者。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急以綿絮包裹抱懷中。未可斷臍帶。急燃大紙撚。蘸油點燈。於臍帶上往來。遍帶薰燒之。蓋臍帶連兒腹。待火氣由臍入腹。更以熱醋湯盪洗臍帶。須臾氣回。啼哭如常。方可浴洗。浴洗了。方斷臍帶。（肛音杠。大腸端也。斷斷去聲。）

小兒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先漱了口。吸咂兒前後心。并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凡三五次。漱口吸咂。取紅赤為度。須臾自通。不爾無生。一有此證。知此法。可得再生。

小兒生下。口中尚含胎血。如有手快穩婆。摳出口中惡血與宿汁。此是胎毒。隨用拭穢法。須以甘草一寸。炙熟。細切。置地上。出火毒一時許。用水一盞。熬去三分之一。去滓。用新綿蘸滴兒口中。令嚥盡。次用黃連細切。沸湯泡良久。濾淨。以軟綿裹指。蘸汁拭其口。須臾吐痰及瘀血。不可與硃砂蜜。待兒饑渴更與之。令兒年長。智睿無病。出痘稀少也。

嘗聞子在母腹中。胞胎十月。止於臍中與母通氣。初降生之時。雖曰胎胞已破。始於兒口鼻中。接天地之氣。

而呼吸之。其臍中所通之氣。猶未盡絕。況收生之母。不明通氣之大理。不知斷臍之細功。粗心妄意。以致斷臍之初。因所通之氣。招風入內者有之。其法新生小兒。綿裹臍帶。離肚五六寸處。先用軟綿繒住。脚於線外將臍齩斷。片時去線。待血流盡。以手輕輕揉散艾灸臍頭三五炷。結作紇繨。軟綿包裹。切不可常時揭看。待臍根落去。自然無事。（齩音杳。齧也。俗作咬非。咬鳥聲也。）

小兒臍帶脫落後。取置新瓦上。用炭火四圍燒至烟將盡。放土地上。用碗蓋之。存性。研為末。須將透明硃砂。

研極細水飛過臍帶若重五分。入硃砂二分五釐。用生地黃當歸身。煎濃汁一二蜆殼。調和前兩味。抹兒上腭間。及乳母乳頭上。以一日盡爲度。次日大便遺下穢濁之物。終身永無瘡疹。及諸疾病。生一子。得一子。十分妙法。宜遵而行之。蜆音顯。小蛤也。疹音軫。膚創如麻粟。其類不一。

雲洲皇甫先生曰。夫嬰兒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臟腑百骸氣血筋脉。其形雖具。肌體未實。骨格未成。陽氣既足。陰血未全。所以不可太飽煖以銷其陰。此丹溪先生之大戒也。然兒在母腹中。必藉母氣血所

養。故母熱則子熱。母寒則子寒。母驚則子驚。母弱則子弱。所以有胎熱胎寒胎驚之證。初生未啼時。口中尚有惡汁。急令拭去。更用甘草。黃連。細切少許與之。以解三歲旅毒。不惟無驚熱之患。抑免痘疹之憂也。月裏常令啼哭。蓋胎中所受熱毒。從而散之。胎中驚氣。得而解之。則旬日之間無重舌。木舌。口噤。胎風。胎熱胎驚之病。斷臍後。臍或方襁而尚未乾燥。若頻浴之。則風溼侵入臍中。而有臍風撮口之證。乳食太多。則有吐乳。泄利。腹痛。夜啼。驚疳。風癇之證。綿衣太煖。

則陰內銷。使兒嬌怯多病。略見些少風寒。便易感冒。皆係重太過之所致也。所以貧家兒。堅勁無疾。富家兒。柔脆多夭者。譬之草木方生。以物覆蓋緊密。不令見風日雨露。則萎黃柔弱必矣。今之昧者。往往罹此。而不能育養其子。後生之子。益加珍愛。尤悔前子之不飽煖而死。竟不知其過愛而反害之也。嗚呼痛哉。故作護養歌。歌曰。禁音禁。口閉也。褪。吞去聲。卸衣也。癇音閑。驚病也。萎音委。木枯也。

十月嬰兒初孕育。肌膚未實陰未足。正當生下未啼時。急以拭去胎液毒。黃連甘草頻與佳。免致斑瘡天

死速。五六日間臍未乾。縱然炎熱休頻浴。但將故絮遮其身。下體單寒常露足。見些風日有何妨。月裏頻啼縱是福。胎毒胎熱得以伸。熱氣隨啼無蘊蓄。勿令過愛不離懷。免與新綿重被覆。昧者重綿尚恐寒。乳哺不離猶恐哭。但見微風便感寒。纔聞音響時驚愕。做出疾病不可言。所以富兒多命促。我嘗諳此歷驗之。故此子孫多易鞠。

小兒初生三五月。宜綳縛令臥。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癇。

初生小兒。宜用七八十歲老人舊衣裙袴。改作衣衫。令

兒有務。雖富貴之家。切不可新製綾羅氊絨之類與小兒穿。不惟生病。抑且折福。滿月受賀。宴賓宰殺不宜。綳音崩束也。

兒生四五箇月。止與乳吃。六箇月以後。方與稀粥哺之。周歲已前。切不可吃葷腥。幷生冷之物。令兒多疾。若待二三歲後。臟腑稍壯。纔與葷腥最好。

方古庵曰。小兒如草頭之露。水上泡。用藥不可不謹也。夫小兒之病。多因脾胃嬌嫩。乳食傷積。痰火結滯而然。其證不一。且舉其尤者而言。乳食傷胃。則為嘔吐。乳食傷脾。則為泄瀉。吐瀉既久。則成慢驚。或為疳病。

乳食停積。則生溼痰。痰則生火。痰火交作。則為急驚。或成喉痺。痰火結滯。則成癇吊。或為喘嗽。胎熱胎寒者。稟受有病也。臍風撮口者。胎元有毒也。鵝口口瘡者。胃中有溼熱也。重舌木舌者。脾經有實火也。胎驚夜啼者。邪熱乘心也。變蒸發熱者。胎毒將散也。丹毒者。火行於外也。蘊熱者。火積於中也。中惡者。外邪乘也。睡驚者。內火動也。痢者。腹中食積也。瘧者。脇上痰結也。外感發熱者。鼻塞聲重也。內傷發熱者。口苦口乾也。心痛者。蟲所齧也。疝痛者。寒所鬱也。積有常所。有形之血也。聚無定位。無形之氣也。胃者。主納受也。脾者。主運化也。脾胃壯實。則四體安康。脾胃虛弱。則百病蜂起。業童科者。可不以調理脾胃為切要哉。

史搢臣曰。小兒驚風。有推拏一法。所有手到病除之驗。凡有此症者。宜延明醫用藥。擇術精老嫗推拏。切不可服彼丸藥。有小兒痧痘將出。先發驚搐。必用藥發表。其驚自退。若妄加推拏。則禍不旋踵。又有小兒久病虛弱。多成慢驚。此最費手之症。全要用藥調治。如不分虛實。一概推拏。則元氣愈虛。多不可救。諺云。急

驚驚病不驚醫。慢驚驚醫不驚病。正此之謂也。夫小兒疾病甚多。惟驚風較諸症最猛。雖屬驚熱風痰而成。亦由父母愛惜太過所致。保嬰者鑒之。

高幼岡曰。昔人之論痘者眾矣。率謂與傷寒大同小異。初覺時。頭痛。體重。面赤。氣麤。壯熱。多睡。驚悸。呵欠。頓悶。咳嗽。逆。噴嚏。此大同也。至於不惡寒而惡熱。面色與四肢俱赤。眼睛黃。手足厥。唇紅。耳尖冷。尻骨冷。小便赤。大便不通。其脈洪大而數不定。則小異耳。傷寒急宜發散。痘症只宜溫平。斷不可妄發妄下。又不可

令兒受胚胎。蓋兒腹中稟父之精。食母之血。以成形。故痘毒生於胎胞。成於歲染。兒所必不能免者。一名爲百歲瘡。其出也不拘歲時。惟是兒一歲。或至三歲。出時皮膚嫩軟。痘出自易。若四五歲至十歲上下出。皮膚稍稍厚硬。痘出略難。譬則土虛則苗易生。土實則苗難發。亦在培植何如耳。蓋兒痘毒雖在內。然亦未始無因。故有因中寒溫而得者。有因傷食而得者。有因傷風。或驚悸而得者。外有所感。五臟之毒。始次第發矣。前輩謂痘出自腎。而傳肝。傳脾。傳心。傳肺者。人皆疑之。不知此乃自內出外之意。非謂胎毒獨藏於腎也。蓋毒在兒身。隨寓而伏。但因歲火流行。一二日。自腎從骨髓流出於肝。肝主筋。血氣充足。傳毒於脾。脾主肌肉。而無留於筋。三四日。傳毒於心。心主脈絡。而無留於肌肉。四五日。傳毒於肺。肺主皮毛。則毒盡出於外。七八日。漿水漸乾。十日十一日。瘡痂盡結。十二三日。痂落而身體光澤。是腎毒無留於四臟。故易出易靨。始爲大吉。緣五臟稟受氣血充實。故也。若心肝脾肺有虧。其毒不能盡發。必有後患。或渾身壯熱。口乾悶亂。或搐搦牽制。紫黑潮熱。或痘後成癰。毒發四肢。俱難調攝。若痘不發。不尖員。不肥滿。痂落甚遲。而收靨難者。皆因未病之先。少用表藥補氣血之劑。故臟有留毒。氣血不能送毒於外耳。且痘當未出之先。毒伏而不顯。惟痘毒傳出四臟。而腎無留邪者。吉。倘初熱時。便覺腰痛。見點時。色即紫黑。兒多不救。何也。蓋毒氣留於腎閉。而不能發散故也。信乎胎毒出自命門。變黑歸腎。百不救一。[illegible]

又曰。古人止云。痘有順逆險三症。順症不須治而愈。以氣血充實。故也。逆症不必治而危。以氣血不足。故也。二者皆自天定。非人力可爲。惟險症。凡面有數顆光淨。身上纔獨。尤可調治。治之則生。不治則死。未可盡歸於數也。朱氏。蔡氏。錢氏。聞氏。陳氏論痘。惟知氣血虛實寒熱。就中斟酌補瀉。用藥調理盡之矣。全無言及治痘疔之說。惟羅田萬公曰。痘疔只要疎通解散。不使毒邪陷伏。別無治法。涇川吳氏曰。以鍼挑破。以口吸其血。吐入椀中。看血何如。點入四聖丹。此雖知挑。又未得法。余父子治痘。專以認痘疔爲奇法。痘初

發綻點。仔細看兒遍身有痘疔否。如有痘疔。此非藥餌所能去者。急用銀鍼挑之。點二妙丹。如巳時挑過。午時即起發貫膿。爲効甚速。故先要識得怪痘。望痘。怪痘者。衆痘未熱。先標。未長先膿。其膿且滿而黃。名爲怪痘。望痘者。衆痘未熱先出。形似癰癤。有白果大者。有核桃大者。且硬而有紅根。又非銀鍼之可挑者。急用獨蒜艾葉灸之。即愈。起死回生。只在一鍼一灸之微。眞仙傳之祕訣也。往遊江南。聞挑撥之說。人人吐舌。惟恐洩氣。不知疔。猶寇也。一寇荷戈當關。千人

辟易。君子不得而出矣。設有良將。斬寇奪關。凡我君子。前無障礙。遂得一湧而出。此挑撥之功。所以爲大也。設若有痘疔不挑。令兒燥煩。悶亂。腹脹。惡心。不食。譫語。視之。不識痘疔之害。即用藥百劑。無用矣。嘗見二三日有疔不撥。當出不出。三四日有疔不撥。當長不長。五六日有疔不撥。當貫不貫。過七日不撥。雖盧扁何所用其力哉。撥要當時。須待疔痘上漿之際。方能令鍼。不可太早。不可挑破痘殼。又不可重入傷肌出血。輕重之間。最宜留心。疔形圖說。詳載仙傳奇書。

又曰夫疹與痘異。痘出五臟。而疹則出於六腑。腑屬陽主氣。故疹有形而無漿。其症多實熱而無寒。爲痘既異。治法亦殊。疹有實熱之症。令兒戰慄似寒。不可作寒看。乃火象也。熱極生陰。反作寒耳。初熱時只宜發表。再宜補陰制陽可也。蓋疹熱甚。則陰分受其熬煎。而血多虛耗。故治以清火滋陰爲主。不可少動其氣。若燥悍之劑。首尾當忌。世惟知兒痘所係之重。而不知疹之所係亦不輕。余平日治疹。初見發熱。多是傷寒。然兒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角生眵。眼胞兩臉

浮腫。其淚汪汪。惡心乾嘔。極欲飲水。則實與傷寒迥異。宜謹風寒。忌葷腥。此其大節。一日三次出。爲易。二日再出六次。爲吉。使發出不快。急用藥表之。使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自無留毒。看疹之法。多於耳後項上腰腿先見。頂尖而不長。隨出隨收。其形小而均淨者。吉也。若色見紅者。兼火化也。其症可治。宜化斑湯主之。或人參白虎湯亦可。如以手伏之。其色即白。而手起即紅者。此血不足也。宜養榮湯主之。如紫赤乾燥灰暗。火盛毒熾。大渴。飲水不止。宜六一散解之。或黃

連麥冬湯亦可。大熱不退。加柴胡黃芩。升麻。乾葛。牛蒡。玄參。熱甚譫語。昏昧不省人事。宜用黃連解毒湯。兒如發渴。勿禁飲水。但不宜多。雖出自寒天。亦不當重加衣服被褥等件。恐熱毒入咽喉。令兒聲啞。而疹不得出。爲害不淺。疹有吐瀉。宜用四苓散。加牛蒡。荊子。或疹出。而身尤大熱。升麻白虎湯內。倍加牛蒡。玄參。至九日收畢。聲啞而無音。凉水調兒茶。對入硼砂。服之卽愈。疹後有痢者。皆因積膩所傷。必先利其毒而後補。須用大黃。與黃連。枳殼。檳榔。以疏利之。勿食

甘甜。以免牙疳。如有此症。紅棗去核。入一米粒雄黃。燒過爲末。米泔漱口。少入鹽湯。可愈。隱疹不得出。升麻湯內。加麻黃。卽出。數日不食飲水。須以清胃養脾解毒爲主。毒退。自然飲食如常。疹毒未盡。不可當風。恐防病目。且見風太早。一腫卽消。必定體瘦肌黃。勿食椒麯熱物。以致胃火燗觸。口舌生瘡。令兒啼哭。如有此瘡。尿盆白垢。燒過少許。搽之可愈。治疹無他奇法。惟淸凉解毒爲第一義。疹出三七。以及百日。皆不可忽。語曰。痘前難。疹後不易。信哉。

又曰。古人立方。各有所見。但用之不當其時。或執一而不通。以致偏寒偏熱。悞兒多矣。若能分虛實。而辨補瀉。則治痘無餘法焉。諸方之用。不過發散。升提。和解。下利。補益。開澀數者而已。然病症又有微甚。方藥亦有輕重。大抵看其微甚。審其輕重。則方藥之加減。因有不必拘拘於定法者。凡發散表熱。微者用升麻湯。甚者用麻黃湯。凡解利內熱。微者用解毒湯。益元散。甚者利大小便。方內外壯熱。微者用和解湯。小柴胡湯。甚者用連翹飲。參蘇飲。氣血俱虛。用補中益氣湯。

甚者用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補血活血。微者用四物湯。甚者用當歸活血散。白芍獨聖散。補氣行氣。微者用四君子湯。保元湯。甚者用內托散。虛寒之症。微者用理中湯。參苓白朮散。甚者用木香異攻散。小便赤澀。微者用四苓散。八正散。大便祕。微者用蜜導法。四順飲。宣風散。甚者用大柴胡湯。兼外熱者。用承氣湯。涼膈散。此數方。爲諸方之要領。其餘一症有二三方者。亦當審其輕重而酌用之。庶幾無悞。

有祕傳稀痘奇方者。自稱家中男女用此方。已經七世

不出痘矣。故以公之天下。有小兒者於除夕。揀赤蕒麻子。三十六粒。杵成泥。加研細好硃砂三分。拌勻。約亥初。擦兒兩額。兩手足心。兩肘拗。兩膝彎。兩背彎。兩胯窩。兩脇下。一一擦徧。勿洗。待其自落。擦一次。所出必稀。二次則止數點。過三次則永不出矣。藥雖平常。實有奇効。幸勿忽諸。顴音權。顴骨也。胯音胯。髀也。

史稽臣曰。小兒種痘一說。初余不信。繼見所種皆驗。又疑後來復出。迺年種者愈多。屢見所種之人。皆娶妻生子。諒不復出矣。行此道者。雖以符術爲重。必採順症痘痂塞鼻爲苗。凡種痘之家。須訪手段高。歷有明驗者。縱用符法。亦必熟諳藥性。方可與種。外則設壇虔祀痘神。內則服藥佐助。更宜保護禁忌。切不可孟浪輕施。倘有失手。悔將何及。夫痘無論自出與種。皆賴父母心田培植。方能保全也。余昔有痘神聯云。秉天地權衡。種根苗。感應不爽。察父母善惡。施順逆旋轉無差。

小兒痘症。雖有順逆危險之分。實有寒熱虛實之異。大凡發熱見點之時。不獨保護禁忌爲要。全在分門別類而治。若熱症妄用辛燥。寒症悞投苓連。虛則分解過度。實則補劑輕投。反掌變幻。所係匪輕。有拘定成方。二三日必解毒。五六日必起發。八九日必托漿。至十一二日。卽爲補助收靨。順症是矣。豈知逆症不然。常有風寒遏抑。飲食內傷。榮衛不和。表裏不暢。痘雖見點。有五六日不能出齊者。十餘日不能貫漿者。有火邪太旺。毒氣內伏。不能達外者。有虛寒氣弱。脾胃衰微。不能發出者。豈可槪論。更有一見熱症。卽用石膏金汁犀角羚羊。過於寒凉。竟不能成功者。一見虛寒。卽用參芪桂附河車鹿茸。過於溫補。或反現別症者。有因痘出遲。不知爲熱症。悞用酒漿。頃刻皆潰者。可見寒熱不辨。藥切不可悞投。蓋痘之熱症。固不可見酒卽發痘用笋。亦不可多。笋者損也。過多則傷元氣。致泄瀉。人凡輕變重。順變逆。其中多有自悞也。

痧症發熱。不過數日卽出。竟有發熱十數月以至半月方現者。訛傳餓痧飽痘。一經發熱。卽令禁絕飮食。在熱一二日者。元氣猶能達表。若熱至十日半月。則元氣先已餓傷。雖見點之後。重用升麻等藥。何以表托

而現故多不能收功當其痧疹流行之候即愼風寒節飲食保護於未熱之先斟酌於既熱之後果無大滯停中切勿過飢餓久恐有不測初發熱之際以炒過粳米煮稀粥量與食之（杭米蒸熟曬乾炒黃鋪地上去火氣）至於見點與回時仍前食以稀粥兼用藥調治自獲安全也

大人癰疽由七情六慾所致小兒犯此症者情慾何來由父母醉後行房或用房術熱藥貪淫無度或食辛辣炙煿火烘衣被不獨痘疹中熱症難治往往多發胎毒赤遊丹有以精豬肉貼之者蝦蟇皮貼之者芭

蕉根搗敷者十不一効父母調攝其可忽諸（蝦蟇音遐麻）

凡小兒瘡癬氣血未定皮膚脆弱止宜金銀花煎湯內服外洗解其瘡毒不可妄用水銀硫黃人信木鱉之類或搽或薰瘡可頃刻收入則毒氣內攻數日間必現死証萬不可救

父母愛子之心固無所不至若愛之不得其方有因愛而成其害者每見人家鍾愛子女必以金珠裝飾不知實伏禍機倘照看稍疎一遇歹人禍將不測輕則拐帶重則損命古今以來何可勝紀是殺子者金珠也而使之殺子者父母也故曰愛之實所以害之也

小兒自乳爲是若雇人代乳兒竟以有乳者爲母矣雖祇三年未嘗暫離一旦摘乳而去往往因思想啼哭致生疾病若令乳婦多帶時日情理又有所不安惟於乳婦將去之前先斷其乳復令他婢帶領生母加意撫愛使與乳婦漸疎漸遠遠則可離離則不致因思成疾亦保嬰之一道也

靈壁先生曰嘗謂人之生也皆稟陰陽五行之氣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人雖秉父精母血而生實乃

天地之所生也故生人生物化化育育無有窮盡者天地之心也若能奉天地之心害物已不可而況於人乎害人已不可而況於身之子乎夫天下未有不愛其子之父母也愛之憐之保之護之情也未生則望之既生則喜之亦情也而損子墮胎者何也見夫多女而惡其累則溺者有焉見有家貧而厭所養則並男亦不舉焉此損子者也見有婦人孕育頻煩苦於懷躭見有乳哺艱難身體尫羸則數月而逐之此墮胎者也夫形質既成便爲遺體性雖未來而生機

已具曷忍墮焉若夫既過月而產性命全神氣足聲息備宛然人矣居然身之子矣曷忍損焉嗟乎父子天性男女何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在行路且然而爲父母者乃反沉溺之而恬不恠何其忍心乎救刼章云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諸正條倍於故殺冥律亦可畏哉

施愚山曰民家多惡養女皆畏賠送費煩故不思一人自有一人之祿埒亦半子也或連產皆女即沉諸水盆中以手按之輾側悲啼良久乃死或索水不得以

衣被掩口壓殺嗚呼忍哉按禮悖耄有罪不加刑殺無辜之幼女悖禮也律故殺子孫者徒二年女方生而殺罪當倍也殺人者死父子相賊是絕性也故作

戒溺女歌 歌曰（悼音導七年曰悼悼憐愛也）

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吾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蕩埃塵更兼兒婦多悖逆同室操戈越與秦豪華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辛若云來女殺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階玉樹多先折老蚌雙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地喜墮胎殺卵神明悲試看胎謀惟積善竇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荊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壻安貧免牽累誤憂養女貽家聲爲兒娶婦亦關情淫先百惡汝當戒不種孽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斂聚家暗消盜賊天災與訟獄任君百計也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無儋石身無袴耕男織女衣食豈何如骨肉圖完聚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去猶免白骨委蒿萊勸君莫殺女殺女還

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亾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殄嬰兒死索命牽衣地獄徒悲傷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夭札孺子入井尚堪憐如何溺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傾中便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如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回頭淚滿衣

鹿門先生曰世間大陰德事莫如活人性命其有權力勢要者固當與實力行隨時隨處常常以活人爲念斯仁矣夫活人之德固大而活嬰兒之德爲更大何

也嬰兒者。不識不知無罪無尤。此父母以成形本天地以賦氣靈光一到性命立焉彼爲投生而來必有宿業塵緣之因率而養之是至性也奈何世之貧民或迫於饑寒或逼於債負乃有爲人作乳婆者棄己之子置諸道傍何其悲哉問有好仁者收養撫恤亦足以見其慈惻之心用之而不混也然又貴有擴充者矣近者都中有育嬰堂廣陵有育嬰社焉其法最良其善最大以是廣而行之至於天下功德浩蕩充塞兩閒。何可盡也嗚呼大哉埃音哀塵也。蚌音棒。蛤屬。儋音擔。小兒受二斛讀平聲。石量名。十斗曰石。韓音担。合儋石爲一音義非。

庸行編卷之六終

庸行編卷之七

泝津牟允中叔庸纂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校

攝生類

雲笈七籤曰。夫人稟二儀之氣。成四大之形。愚智貴賤則別。好養貪生不異。貧迫者力微而不達。富貴者僑傲而難恃。性愚者未悟於全生。識智者或先於名利。自非至眞之士。何能保養生之理哉。其有輕薄之倫。亦有矯情冒俗。口誦其事。行已違之。設能行者不踰晦朔。即希長壽。此亦難矣。是以達人知富貴之驕傲。故屈迹而下人。知名利之敗身。故割情而去欲。知酒色之傷命。故量事而撙節。知喜怒之損性。故豁情以寬心。知思慮之銷神。故損情而內守。知語煩之侵氣。故閉口而忘言。知哀樂之損壽。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爲。若加之寒溫適時。起居有節。滋味無爽。調息有方。精氣補於泥丸。魂魄守藏。和神保氣。吐故納新。嗜慾無以干其心。邪淫不能惑其性。此則持身之上品。安有不延年者哉。撙音尊上聲。抑也。

又曰。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耗則神悴。形者。人也。爲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是天地之大德。最靈者。萬物之首。大德者。爲天地之宗。萬物以亭育爲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身而愛其神。敬其人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過勞其形。不妄役其神。悴音萃。困悴也。

又曰。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身。不知形者。載身之車也。神去則人死。車敗則馬奔。自然之至理也。

又曰。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截舌之斧。錐音追。穿器之銳者。椎音垂。擊物具。截音前入聲。

仙經曰。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爲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風邪者。皆由恣意極情。不知自惜。故虛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風即折。將崩之岸。倘水先頹。今若不能服藥。但知愛精節情。亦得一二百年壽也。

禁忌篇曰。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起有至和之常制。筋骨有偃仰之方。閉邪有吞吐之術。流行營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養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草木以救虧缺。服金丹以定不窮。養性之道。盡於此矣。

名醫敘略曰。世人不終耆壽。咸多夭沒者。皆由不自愛惜。忿爭盡意。邀名射利。聚毒攻神。內傷骨髓。外乏筋肉。血氣將無。經脈便壅。內裹空疎。惟招眾疾。正氣日衰。邪氣日盛矣。不異舉滄波以炷爝火。頹華岳而斷涓流。語其易也。甚於茲矣。爝音醮。炬火也。又音爵。義同。

莊子曰。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騏音奇。驥音記。千里馬也。

本草總論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

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溼地。强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懆音燥。愁不安也。鹹音咸。鹽味也。溼音失。幽溼也。俗作濕溼并非。

太玄經曰。喜怒損性。哀樂傷神。性損則害生。故養性以全氣。保神以安身。氣全體平。心安神逸。此全生之訣也。

抱朴子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凉。不欲露臥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純陽眞人曰。人若外視外聽。心馳意往。則神耗。動舉無

度。多言無忌。負重挈輕。則氣耗。神耗。精隨而耗之。氣耗。精亦隨而耗之。神隨精聚。氣隨精生。精亦逐神氣之消散。心動神耗。意動氣耗。念動精耗。動則有限之元氣。易於散盡。人無氣。豈能生乎。惟常常虛無。則精氣神之不耗矣。挈音竅。攬執也。同㓞。耗音蒿去聲。又音蒿。減也。虛也。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志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沈

迷。玆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狠也。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燠
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
是矣。燠音於上聲。又音郁。煖也。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
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
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
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碧虛子曰。止思慮。所以養心也。安恬澹。所以養性也。平
喜怒。所以養情也。省言語。所以養氣也。絕嗜慾。所以
養精也。節勞逸。所以養身也。鍊陽神。所以養命也。減
供奉。所以養福也。修此八養。神仙可望。
又曰。學者有五節。一曰言語知節。則愆尤少。二曰舉動
知節。則悔吝少。三曰飲食知節。則疾病少。四曰愛慕
知節。則營求少。五曰歡樂知節。則禍敗少。
三星子曰。省慾可益壽。省言可益福。省費可益祿。費用
多者。祿消之漸。妄言多者。損福之門。嗜慾盛者。伐壽
之斧。
鹿門先生曰。欲修道者。必先養氣。欲養氣者。必先緩性。
欲緩性者。必先和心。欲和心者。必先蠲忿。欲蠲忿者。
必先含忍。欲含忍者。必先克己。欲克己者。在制其私
心而已矣。蠲音涓。作消。除也。
又曰。學者須於閒時鍊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
心。言時省心。動時制心。稍有疎虞。即便走作。
靈璧先生曰。學者有九障。一曰喜怒障。二曰欲惡障。三
曰億逆障。四曰憂恐障。五曰人我障。六曰罣礙障。七
曰衣食障。八曰理道障。九曰事境障。有一於此。道不

可幾。罣音卦。礙也。
又曰。閉門養靜。莫存事於心。莫抱憂於內。坐臥之間。閒
適如意。惜力以養神。惜動以養氣。從容恬澹。此皆先
務也。人能合上數言。方有基址。後可入道矣。
天隨子曰。氣有五害。憂思則氣結。憤怒則氣逆。恐懼則
氣陷。拘迫則氣鬱。急遽則氣耗。豈養氣之道乎。故心
和氣平者。為載道之器。
碧雲子曰。清靜經云。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

浪生死常沉苦海蓋煩惱皆因妄想而成人能屏除一切妄想只順受目前境界便處富貴也安處貧賤也安若妄心一動但向適意一邊想去便是日討煩惱人生在世事緣多難合意無明煩惱日日糾纏使此心荒亂不得寧靜就是生死種子也皆識神之害也學道人急須除煩惱障非理來要受得過拂意時要遣得過清苦日要守得過囂煩時要耐得過嗜慾生要忍得過胸臆間自有一種冷冷澹澹落落浩浩趣味無明火自息煩惱障自除方是修行得力處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慾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臟亦能止滅心火不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澹素自茹緘默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醴音李甘酒也緘音監平聲封也唾音拖去聲口液也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大有真味如小兒咽乳滾滾不止雖應酬交際而終日念饑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以歲月效也 咽音宴吞也食下謂之咽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欲之中食慾爲根食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若食止三四分氣候自然順暢

食服嘗溫一體皆春心氣嘗盛百病自遯

多味之人有五患一者大便滑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不消化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躭麯糵者韜精沈飲爲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酲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飧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啜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真以吾腹爲戰場損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

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醒音呈病酒也勦焦上聲殺也）

景行錄曰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

史播臣曰酒能傷人令人不察終日酕醄夙醒未醒新厄又進漏盡方休午餘復集甚至廢寢忘餐腹中惟有糟粕其不爲腐腸藥也幾希矣（酕醄音毛醄醉貌）

飲茶者宜熱宜少不飲尤佳久飲去人脂下焦虛冷饑尤不宜惟飽食後一二盞不妨忌點鹽空心飲

人知酒能傷人不知茶亦能傷人按本草茶性最寒伐

胃傷脾銷厚味解宿酲化腹內積滯有勉無補膏粱者猶可當其鋒若藜藿腸腹久飲必傷元氣飯食漸減胸腹虛膨自謂胃脘不清又以濃茶消導猶抱薪救火爲害愈深又有婦女喜喫碗兒茶亦不飲而渣先喫上行下效老幼皆好之以致脾胃受傷容顏黃瘦可茶之爲害如此惟薄其味而不過飲焉可也

王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謂未發之妙不如本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陰符經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世之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則流浪生死之海是割先於恩也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數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

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孕育太早或童孺而耗氣或疾病而媾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重重相傷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胞音拋膀胱也藏去聲俗作臟即五臟也）

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內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史搢臣曰。獨宿之妙不但老年少壯時。亦當如此。日間紛擾。心神散亂。全望夜間歛攝。以復元氣。若日裏心猿意馬。控制不來。及至醉飽。又復恣情縱欲。不自愛惜。如泥水一碗。何時得清。

南方飲食。不使過飽。每日必四五次。北方飲食。不喜頻頻。日止兩餐。食必盡量。養生家云。兩餐盡量。體厚者宜之。若稟質虛弱。果腹必至傷脾。宜頻頻進食。寧少勿多。使腹中易於運化。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

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洟如雨。思之。爲人何益於事。划得丢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人欲速不自知也。覩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鑊音獲。烹器。釜屬。皺音縐。面文蹙也。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生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溼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予嘗淡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澀。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土實。則肺金清。心火降。而百骸理矣。是故養生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疎膀胱爲樞。

衡門瘖言曰。人生世間。咸以無病無事爲福。究而論之。病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事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

蓋多病。身固難保。然太無病。則流於縱肆。而不自看矣。身亦惡乎保。多事。家固難保。然太無事。則狃於怠荒。不自振矣。家亦惡乎保。故時或有病。則知所儆戒。時或有事。則知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即以無事爲福也。醞音蘊。釀音娘去聲。溺音堯去聲。俗作尿。

白香山先生曰。病有十可却。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見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

交諭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簷謹防。嗜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又曰。病有十不治。縱恣悎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若拘囚。無瀟灑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噪聒。耳目盡成荊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為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之想。十也。悎音叩。玩慢也。灑音沙上聲。

郭康伯遇神人。授衛生之術云。自心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怡神寡慾。腎水自足。

寶鑑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當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色相。究竟總成空。燄音豔。火光騰起者。

孫真人養生銘曰。怒甚偏傷氣。思多大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夜寢鳴雲鼓。晨興漱玉津。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須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陶真人曰。世言服靈丹。餌仙藥。白日而輕舉者。但聞而未見也。至於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人稟血氣而生。故攝生論云。攝生之要。在去其害生者。此名言也。余所編此歌。蓋採諸家養生之要。能依而行之。則獲安樂。若盡其妙。亦長生之可覬。今著其歌于左。覬音記。希幸也。

萬物惟人為最貴。百歲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病苦為心累。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慾間。去其甚者將安樂。食後徐徐行百步。兩手摩脅并腹肚。須臾轉手摩腎堂。謂之運動水與土。仰面微呵三四呵。自然食毒氣消磨。醉眠飽臥俱無益。渴飲饑餐猶戒多。食不欲麤并欲速。只可少餐相接續。若教一飽頓充腸。損氣傷脾非汝福。生食粘膩筋韌物。自死牲牢皆勿食。饅頭閉氣宜少

飡生膾偏招脾胃疾。鮓醬胎卵兼油膩。陳臭醃葅盡陰類。老衰莫欲更飡之。是借寇兵無以異。炙煿之物須冷喫。不然損齒傷血脈。晩食常宜申酉前。向夜徒勞滯胸膈。飲酒莫教令大醉。大醉傷神損心志。渴來飲水兼啜茶。腰脚自茲成重墜。嘗聞避風如避箭。坐臥須當預防患。況因食後毛孔開。風纔一入成癱瘓。視聽行坐不必久。五勞七傷從此有。人體亦欲得小勞。譬如戶樞終不朽。臥不厭歛覺貴舒。飽則入浴饑則梳。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寢暗眠神晏如。四時惟夏

難將攝。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藥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心旺腎衰何所忌。特忌疎通泄精氣。寢處尤宜綿密間。宴居靜慮和心氣。沐浴盥漱皆暖水。臥冷枕涼俱勿喜。瓜茄生菜不宜食。豈獨秋來多瘧痢。伏陽在內三冬月。切忌汗多泄陽氣。陰霧之中無遠行。暴雨震雷宜速避。不問四時俱熱酒。太熱不須難入口。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臟腑成災咎。道家更有頤生法。第一令人少嗔惡。秋冬日出始求衣。春夏雞鳴宜早起。子後寅前寢覺來。瞑目叩齒二七回。吸新吐故無人悟。嚥漱玉泉還養胎。熱手摩心熨兩眼。仍更揩擦額與面。兩指時將摩鼻莖。左右耳根筌數遍。更能乾浴遍身間。按胜時須紐兩肩。縱有風勞諸冷症。何憂腰背復拘攣。噓呵呼嘻吹及呬。行氣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口訣中。新舊有痾皆可治。聾啞雖云屬少年。稍知撙節乃無愆。閑精息氣宜聞早。莫使羽苞火中燃。有能操履長方正。於名無貪利無競。縱向歌中未能行。有行周身亦無病。紉音刃柔而固也。鮓乍上聲。煿音博火乾也。

昏姻類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按古者六禮。納采謂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下定也。問名謂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謂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謂納幣以爲昏姻之證。幣用色繒。貧富隨宜。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各隨鄉俗。請期謂請昏姻之期也。親迎謂主人醮其子而命之迎。先男帥女。女從

男剛先於柔之義也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其館
至則入而奠鴈鴈用生者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
則代以卑鵝蓋鴈非時至之物而閩廣滇黔亦所不
到鵝形色類鴈足皆趺屬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
屬也故借以代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
其不再匹偶也按士昏禮六禮皆用鴈家禮惟用之
親迎者從簡省也六禮皆布筵几於廟則不止於納
采告廟明矣今世俗昏姻之禮多有紕繆惟習禮君
子裁酌行之挽風厚俗此其重焉者矣（縉音搢帛之通稱紕音批）

丘瓊山先生曰按古有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請期
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
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惟於
書辭之閒略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若是人
家納幣未即親迎者遠以期日爲請失之太早宜別
行請期一節爲是
注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取陽往
陰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
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爲紕繆朱子
曰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議
古禮也省徑人何可不行（昕音欣旦明日將出也）
禮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
厚別也蓋託於遠嫌之人重其有別之禮也禮大傳
曰同姓而百世昏姻不通周道然也言同姓雖百世
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其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
獸也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謂卜其吉凶也今世俗不知此義往往有同姓爲昏
者乃曰同姓各戶則悖謬甚矣願主昏者愼之

家禮曰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
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注云大功未葬亦不
可主昏凡主昏謂壻之祖父父及爲家長者宗子自
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冠義曰冠
者禮之始也故古者聖王重冠又曰古者冠禮筮日
筮賓所以敬冠事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
也冠於阼所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
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蓋古者童子雖貴名之

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illegible]蓋也。

家禮曰。男子自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注云。即大功未葬。亦不可行。笄禮亦然。

劉氏璋曰。笄。今簪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爲非禮。按笄禮。即今世俗所謂女子上頭也。笄音雞。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

輕薄。生子過十歲。猶總角者。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冠禮雖不行。冠義不可不知。必當可冠之時。方爲議昏。庶可責以成人之事。乃子年甫十三四以上。便爲成昏。是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

漢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禮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謂以子代父。以婦代姑。相承代之次第也。故不賀。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欲相離。故不能寐。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謂娶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昔人已有非之者。知禮君子。不可用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謂更改其嫁時之衣。用素服。以生白絹束髮。以奔喪也。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謂女已在塗。聞其父母死。尚且反還其家。今世俗乃有停喪嫁娶。或因葬送而舁歸者。此

何禮也。縞音槁。縞之白者。舁音余。二人對舉物也。又音豫。義同。

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之也。若行禮時遭喪。除喪之日。祭重昏輕。則昏禮不復補之可知矣。

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又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劉氏璋曰。儀禮疏云。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巹。

婿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巹音謹酳音胤用酒也。

伊川先生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文公先生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日廟見。

司馬温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

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連獄致訟者多矣。

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襁音姜上聲。襁褓。負兒衣也。

又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奩粧

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粧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慼。至有不舉其女者。由此故也。然則議昏姻而有及於財。皆勿與爲昏姻可也。儈音膾牙儈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蓋以女婦之性。大抵畏慕富盛。而厭貧賤。故也。

伊川先生曰。世人多謹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其可忽哉。若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嫁女先問聘禮之多寡。是尚財勢。而不論年行。因之敗德蠧家。閒離骨肉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攀高門。勿貪貨利。苟得勤愼貞賢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婦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孀音霜謂嫠婦也

今人非禮結親。不過爲貨財耳。是故有以望族而配微賤者。有以儒門。而嫁庸惡者。有以良儒之家。而攀親於土豪者。有以幼弱之女。而塡房於衰暮者。貨財所在。令人顚倒若此。然則如之何。曰。惟結親論世不論勢。擇壻取才不取財。庶乎其可矣。

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娣姒。惠臧獲。置弗與講。曾幾何時。而奩槖俱罄。怨天尤人。譟援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惡昏酒。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奩音廉匣也譟音躁去聲擾也

袁氏曰。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門閥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有不和而生他事者乎。又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男女昏嫁。切須自揣。

又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

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可見。若亟議昏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甚或有惡病廢疾。從其前約。則事關宗祀。背其前約。則有乖禮義。爭訟由之而興矣。迭音絰遞也代也

聞有幼小議親。便取歸家。世俗所謂豚養者。鮮有完全。長而仳離者多矣。其故何在。蓋男女年及昏嫁。情竇已開。一見交固。雖有過失。各相寬容。若夫髫齔相聚。

嬉戲致爭。飲食致爭。平時相怒。已積於胷中。縱及長成。雖已好合。而平昔積忿。終不能平。必至於睽離而後已。仳音痞。分判也。齔音齔毁故齒更生新也

人家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而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稍或家道尋常。必欲望高陪費。財產致破自家。亦不深思之過也。

世人於嫁娶一事。必誇奢鬭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

嫁一娶。而大傷元氣者。至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富盛之家。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盛。何如佐以資本。代置莊田。爲彼後日之恆產乎。曾見詩譚一咏。昏姻幾見鬭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與別人家。此意殊有深味。

史播臣曰。昏姻之約。有因世誼而結者。有因仕途而結者。有因舊親而結者。有因共事而結者。有因文章道義而結者。有因同處患難而結者。總之既爲昏姻。無論過門與未。自當休戚相關。愈加親厚。每見人於未結親時。相與極好。及結親之後。爭長較短。讓媒妁保親。彼此求全責備。致使翁壻婆媳。各懷帶芥。又有不足之家。放攀富室。回門定爭繁文。會親務要盛酌。勢必時日遷延。兩親家過門不入。即偶或登堂。茶不沾唇。總以未曾會親爲念。故女子于歸之後。竟有數年不得歸寧者。咫尺家庭。子母間隔。悲思啼泣。能不傷心。或於習俗靡文。有傷至親骨肉。是求親而反疎也。願世之結親者。既相諒爲昏。男得賢婦。女得賢夫。

則昏嫁之道成。兒女之事畢矣。又何必拘拘小節。反令至戚參商。兒女愁怨哉。帶音帝。芥蔕也。

幼小議親。固屬不可。若結親於遠。尤宜慎重。嘗有一時情義相投者。便爲昏姻之約。不思女子出毛離裏。追隨膝下。一旦拋之遠方。心實難忍。使于歸之後。琴瑟和諧。猶可少慰。若遇佳節生辰。思及天涯骨肉。此時此際。必有難爲情者。况有夫婦不相得。舉目無親人。鬱鬱此心。誰堪與語。其不因此而致疾者寡矣。間有宦遊便道。得一重逢。無奈離別匆匆。勢難久聚。吁。當

其出閤之日便是生離回首父母之邦竟成異域為
父母者能不為之悽然乎
昏姻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睽拚而求福究也丈子之
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或於地也
男昏不宜太早女嫁不宜太遲其中委曲多端不能盡
述
合昏一事考之前古原無此術至唐呂才始創此說即
合昏書內已有闢其謬者今時或於星家動稱命犯
鐵帚狼籍望門八敗等煞因此破昏甚多不思古來

舉案齊眉雀屏中目何無合昏之說耶然積習難改
必不得已止宜推算八字刑冲揀選六禮吉日男擇
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即合昏
之道又何必別求異說也帚音周上聲彗也
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媒所以謀合兩姓而成昏
媾也第其言多不實不可盡信彼只圖撮合成往來
得利而已如某甲有女某甲有兒物色一定便虛架
其辭以紿兩家紿男家則盛稱女之才貌女紅紿女
家則侈言男之人物家業或於此虛報粧奩之厚於
彼又明聘禮之豐說得兩意相歡一時不察遂成昏
姻之好矣厥後事事俱不如其所言必致釁隙叢生
仳離反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凡主昏嫁必自己採
訪確實願結絲蘿方可使媒往來通言切不可聽其
一面辭有悞兒女終身也戒之愼之紿音詒與詒同欺誑也
按家禮昏之明日新婦夙興見舅姑各獻贄幣次見諸
尊長及卑幼次見諸親屬若冢婦則饋婦家所設之
饌於舅姑飲食畢舅姑饗婦婦拜受之三日主人以
婦見於祠堂所謂廟見也明日壻始見婦之父母亦

各奉贄幣婦父引壻廟見次見父黨諸親主人禮壻
如常儀酬酢畢答壻以幣至回門對月并會親筵宴
儀節皆未之載今世俗於禮之重者皆不知而不行
於禮之輕者舉世皆行之積習固已難變或告之以
禮未有不迂而笑之者矣丘瓊山先生曰世之好議
人者己惰然於儀文節度之閒而忌人有為閒有行
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
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為愈也吾
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

之坻。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勝哉。記曰。禮從宜。事從俗。夫俗禮之輕者。且不可廢也。而昏禮之有關名教者。如之何其廢之

世俗昏嫁後。必有會親筵宴。旣曰會親。止宜宴會男女兩家內外親屬。以便新婦拜見。其慶賀賓朋。宜另擇吉讌之。今則不然。於會親之日。無問親疎。只以人多爲勝。有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有轉轉請託。支牽蔓引。相顧無相識。苐有分賫。便可與茲嘉會。他日相逢。仍是路人。誠可笑也。更可怪者。姻親不思親誼。乃以欺

壓爲強。如女家之赴宴者。約五六十人。給云止三四十人。及卽席酒殽不備。心始怏然。市語謂之挐箇子。以爲壓倒彼家矣。噫異哉。以新結之親。正宜修好。初會之日。便生嫌疑。豈結親之道哉。夫都下文獻之地。惟習禮君子。辭而闢之。勿行焉可也。

史搢臣曰。俗禮成昏後。三日方分大小。然此三日。雖大小未分。而名分自在。乃有禮義之邦。竟有鬧房惡俗。傷風敗化。言之汚人齒頰。借口大小未分。謔浪笑語。無所不至。或袖鞋懷帨。或臭髮聞香。或連姑嫂妯娌。牽人嘲戲。甚將阿伯阿翁。豌飮牀榻之前。誰生厲階。敗壞倫常至此。且主客亦有因此而大生嫌隙者。願移風易俗君子。起而力改之（頰音劫夾也夾面兩旁也帨音稅巾以拭手者）

夫婦配合。人之大倫。其私褻之事。何可挂諸齒頰。不謂南省有數處惡俗。合巹之後。必欲討喜。有喜卽爲全璧。無喜便屬瑕疵。夫喜者。閙係些須血耳。不知血之存遺。正不爲淫合一事。或登高跨猛。或跌撲久蹲。或洗浴麻巾。或行經粗紙。又或女年過長。以及多食酸鹹。俱能失去。今人不察新婦之賢德。徒或於渺茫之

荒言。以致醜播中外。釁起閨闈。迫後婦秉堅貞。夫心悔釋。急欲泯滅前言。駟馬難追。在淑女負屈含羞。終身莫辨。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夫當方新之伉儷。卽起莫大之猜嫌。琴瑟乖張。家道不和。往往由此。況清名一玷。兩姓攸關。達人於斯。所當留悉。

橫渠先生曰。齊家者。貴乎訓婦。訓婦不嚴。則鬩口之事興矣。鬩口不已。則情義乖離。禮法放廢。古云。敎婦初來。有旨哉。夫禮法之家。家政森嚴。婦至其家。自然敬憚。再臨之以嚴嚴之色。訓之以侃侃之言。則驕態不

敢擅作。惟有一等人家。素無禮法。先來者縱恣。後至者效尤。娶婦到家。故爲輕薄之慫慂之。以示寵愛。性艮者。固知感矣。性戾者。遂無所忌憚焉。豈非自貽伊戚哉。慫音縱上聲。慂音勇。慫慂勸也。

靈壁先生曰。孟子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君子可不體此情乎。凡於親戚族黨朋友鄉里之間。有男女失時而不昏嫁者。當爲量其家與財而成就之焉。或有旣結昏姻。而貧不能嫁娶者。則爲資助而偕之焉。俾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而父母之願遂。男女之情洽。其德爲何如乎。乃今不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誰能以他人之昏姻爲念哉。挾私怨而膠其事者。有矣。懷妒心而生其間者。有矣。抑何惡歟。夫我卽怨其人。彼驕兒幼女與我乎何怨。乃欲其失所而後快焉。則其心之殘忍亦已甚矣。至於懷嫉之人。則又惡之甚者也。妒其富貴。安知不更有富貴者乎。妒其才貌。安知不更有才貌者乎。破人昏姻者。徒將一番陰險之念。變亂之言。喪德饒舌耳。可不戒哉。

鹿門先生曰。嘗見世之愚夫愚婦。或妻厭其夫而生外心。或夫厭其妻而思更易。往往有離昏之事焉。夫人倫之道。始於夫婦。夫婦和而後家道成。生外心者不貞。思更易者不義。傷風敗俗。悖亂彝倫。君子遇此。當愀然憐憫。責之以大義。畏之以王法。勸之以人情。使改過自艾焉可矣。如不能聽。則當率鄉老耆碩。鳴之守令。寘罪伸刑。猶可挽澆風於萬一也。奈何小人相習爲常。不知羞恥。不顧禮義。而喪心之人。更爲作離書焉。或身與其事。飲酒食肉。索謝分金。變亂綱紀。反

覆人道。厥罪大矣。豈得視爲尋常。而輕犯之耶。

橫渠先生曰。顯貴之家。廣置婢媵。其中多有旣經許人者。主人或愛其顏色。而列爲姬妾。否則爲饒利所惑。嫁與他人。又或僕廝之中。有夫才而婦劣者。則遣其婦而留其夫。有婦才而夫劣者。則逐其夫而留其婦。嗟乎。魚水之歡。誰不相憐。枕席之恩。孰能永訣。乃一旦斷其絲蘿之好。分其鴛鴦之翼。哀莫甚焉。滅理傷心。非與殺人何異。明明鬼神。安得無報哉。

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昏姻之道大矣。或破之未僉

之前。或破之已合之後。或夫妻既翕。而舅家以瑕釁而生離間。或男女既遂。而舅人以嫌貧。而信譖讒思爭殺人。倍於挺刃矣。況人世陰陽之斲。有繾綣司總統。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鸞鶯牒下乃成。無論伉儷之正。卽婢妾之微。儌儿交會。牽戎配接。率由一道定數難移。若夫嫌貧悔盟。恃強奪娶。均於天理有礙。倘官司徇情曲斷。所借成姦。卽作離書。大損陰騭。必遭冥譴。涉世居官。可不戒哉。繾音牽上聲。綣音犬。又音勸。繾綣。厚意。又不分離貌。牒音甜入聲。札也。伉音康去聲。儷音例。伉儷。配偶也。

喪祭類

王文祿曰。親之終也。人子痛極魂迷。卒然臨變。欲慎不能。抱終天之悔。無及也。矧終者。人之大限也。慎終者。人子之大事也。是以合棺至成墳。不可不詳也。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卽今人家所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中。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牀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牀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譁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恐其褻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褻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毋手足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則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席薦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牀。以一箸橫口中。楔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

將危之時。便號呼哭踊。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時講究之也。擗音屑。栖音四。狀如上。

慎終者。人子大事。必喪盡其禮。而後無所悔。夫子云。貧者。稱家之有無。斂手足形。旋葬。不能備禮。人豈有非之者。獨是有餘之家。得爲而不爲。未免失之薄。不惟人非之。而己心能自安乎。世俗相沿。於苟且草率。惟事虛文。以爲觀美。如家禮所載。復。薨沐浴。含斂。禮之重者。無有舉而行之者矣。敢撮其略。以爲人子省覽。

一　按喪禮。始死。以死者之衣招魂。曰復。謂招魂以復魂

也。乃於潔淨地。掘坎爲竈煑沐浴湯。設幃堂。設牀於
尸前。遷尸於牀上。以衾覆之。先解其髮沐之。次令侍
者以手抗其衾。先浴其上身。次浴其下身。各以一巾
拭之。畢。還覆以衾。翦爪盛於囊。俟大斂。納於棺。其沐
浴餘水。幷巾櫛。棄於所掘坎埋之。遷尸於襲牀。悉去
舊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乃設奠飯含。以新水淅米
令精。初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之右。幷實以一錢。再則
左。再則中。俱如之。有餘之家。不用錢。金珠亦可。三飯
含訖。去楔齒。先加幅巾。次充耳。用白綿二塊。如棗核

大。塞兩耳。次用幎目帛。用皁絹。方尺二寸。紅裏夾縫。
充以綿。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次納履。次襲深衣。結大
帶。設握手帛。用皁絹長尺二寸。廣五寸。以淺絳色爲
裏。亦絮綿。握之中央。以安手。有繫結之。覆衾。死之明
日。小斂。設牀。施薦席褥。用細白布爲絞。橫者三幅。直
者一幅。每一幅兩頭。皆析爲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
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先鋪橫者三幅於褥上。乃鋪直者一幅於橫者上。又
於布絞上加衾。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之單被。斜

鋪於布絞上。畢。遷尸於上。去其枕。舒絹疊衣。以枕其
首。仍捲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捲衣以夾其兩脛。此
皆用死者所有衣服。或顚或倒。但取正方。惟上衣不
可倒。先緊捲單衾包裹斂衾。然後掩首。結絞。先結束
直絞。次結束橫絞。畢。又別以衾蓋之。厥明。舉棺入置
於堂中少西。置衾之有綿者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
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尸納棺中綿衾內。安臥端正。
實以生時齒髮。及所翦爪。於四角。又揣其空穴處。捲
衣塞之。務令充實。不使動搖。收衾之四角垂於棺外

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
主婦憑棺哭。哭畢。蓋棺。禮三日而斂。死之第三日。陳
大斂衣衾。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一。單者一。絞用布
三大幅爲之。橫者三幅。通身劈裂爲六片。去其一片
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爲三片。留其中間
三分之一。其長如小斂者。掩首。結小斂絞。家禮本書
儀。叢合兩斂以爲一小斂。欲從簡。以便無力者。且當
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已絕。肉已冷。決無可生之理。
宜依儀禮卒斂爲是。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

者。自當如禮。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家禮。只一小斂
亦可。盡禮廢之後。知斂者少。近惟仵作中有能斂者。
必詳問如家禮所載斂法。方可委之。人子宜止哭臨
視。不可徒委之僕從。致令草率傾側。親安則子安。所
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慎之慎之。冪音覓。幔也。覆也。絞音交。上聲。縛也。
司馬溫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
裳。使之正方。束以絞紟。韜以衾冒。皆所以保其肌體
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然古者士襲
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小斂尊卑定用

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此非貧
者所辦也。今從簡易。襲用衣一稱。小大斂。皆據死者
所有之衣。及親友所襚之衣。隨宜用之。若衣多。不必
盡用也。冒音貌。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襚音遂。贈終衣也。
楊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
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
日而後成服也。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
初喪。則人子心神惛憒。事亂如麻。若不立護喪。主賓相
禮。司書。司貨者。則人子何以盡哀痛之情。而無廢乃

事耶。立喪主。以死者長子為喪主。無則長孫承重者。
專奉饋獻。以死者之妻為主婦。無則主喪者之妻。以
子弟知禮。且能幹者護喪。以同居之尊且親者。主賓
如無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親戚。
又無親戚。則用執友。專主與賓客為禮。又喪必有相。
況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知禮。宜議親友。或鄉
鄰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
而以護喪者助焉。以子弟知書者。司書。司貨。司書則
一。切計告回帖。皆司之。司貨則一切財貨出入。及親

友賻襚祭奠之數。當各置一簿。登記之。至於喪事中
當用之物。宜與相禮者議。皆豫為備之。所當用之人。
宜與護喪者議。皆豫求其人。庶臨時得用。不致缺乏。
如此則各有所司。哀子可無紛擾之慮。而得盡哭泣
之情也。惛音昏。心不明也。憒音膾。心亂也。又惛眊貌。賻音附。以貨財助喪事也。
劉氏璋曰。凡送死之道。惟棺與槨。為親身之物。孝子所
宜盡心。初喪之日。求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
亦未能堅完。或値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
為椑。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猶行

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為上務使高大以圖觀美惟棺周於身椁周於棺矣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人葬墓掩壙之後即以松脂溶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為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患今有葬者用之可謂宜矣（椑音皮即杝棺也 壙音曠墓穴也）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至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壙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椁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椁今不欲用非為貧也乃欲保安亾者耳（摧音崔挫也又滅也 還音旋與旋同）史播臣曰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倉卒惛亂之時雖託親朋監製倘不諳練治不如法一錯不能再補人子宜慶親病番為治之棺以四川杉板香花紫重者為上然價太重非富貴家不可購其次則婺源紫桯木根其質結練削去四劈或兩或三合而用之近多取用福建水杉只取獨板高大然輕鬆枯

脆不若紫桯堅久制造必擇吉期工匠須尋老手棺不必高大兩牆不宜太灣恐日久不能載土近見良工凡底蓋合縫俱用蘇木為銀錠榫不用鐵釘以釘年久生銹必傷棺木其底作天落槽其蓋作天落榫俗曰插蓋鬼門栓蓋前鑿一孔三寸深棺前穴一孔寸餘深蓋插入時將栓送入蓋之孔內齊力一推其栓恰好落下扣住免擊釘震動棺中棺制莫善於此都下棺制惟圖高大有以桅木兩三攢合者有以桅木薄板包鑲於外者無論獨板碎板必假作花文僅掩一時耳目入土不數年如膠舟入水木已零散而土壓入棺中矣其他尚可言哉其封口糊縫及棺內外俱要真正生漆真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金漆無益無損硃漆如金寶年久必暴露斷不可用題呼宜刻字以粉漆填之省事則以粉漆書之北方不用題呼或隨俗亦可惟仁人孝子省去無益繁費專用力於此庶無後日之悔也（杉音山本作檆 婺音務 桯音厅 檆杉而硬 栓音扇平聲 番讀若翻）喪禮最大古人制有成模絲毫不容增減但孝子於惛憒之中不能細加檢閱必請教親友有熟諳者當詳

悉以告苟知之不徹者切勿妄言恐一錯悞豈不貽
笑鄉國在巨族之家尤宜慎焉
鄰有喪不可快飲高謌至新喪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
喪人不可褻狎戲謔 劇音極甚也
司馬温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
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

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
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
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
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
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
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
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若
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
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

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
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
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
正法此不復論 靦音忝面慙也 輀音而喪車也
又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
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亦次於中門之
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
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

樸馬布裹安轡 苫音擅編茅也 絰音耋 麻在首在腰皆曰絰
待贈之說謂有子孫成名異日可追贈父母考贈之義
凡借封歿者官稱曰贈以恩出自 朝廷非可私稱
其爲某官某封也近見凡民有喪訃狀銘旌槩書待
贈某官待贈孺人不思名器不可假人如以平民而
假稱官長則必有執而罪之者乃歿者無官而爲有
官其誰欺乎姑論生人耳目不可欺飾即歿者靈爽
必有難安夫人子以顯親爲孝而以僭僞欺親則爲
非孝明矣惟素位而行焉可也

莊子盜跖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又考爾雅。曲禮。說文。人百歲曰期。九十曰耄。八十曰耋。七十曰老。又曰耆。俗稱希。非。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四十曰強。三十曰壯。二十曰弱。十年曰幼。此皆就年齒而言。夫六十猶曰下壽。況六十下乎。若歿者必欲書其享年。則耆艾以下。不必特書也。強與壯皆稱壽。而凶短折者。亦可稱弱壽幼壽乎。四十強而仕。婦人亦可稱強仕乎。更有稱春光壽者。悖謬愈甚。惟習禮君子。痛革之可也。耄音帽。惛忘也。耋音田入聲。至也。年之至也。耇音導。老也。

家禮。訃告於親戚僚友。只書云。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日棄世。專人訃告。末書某月某日。哀子某泣血。近則以不孝罪逆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某爲起語。本家禮謝書式。乃人子自疚之辭。或可用之。古人父母亡。俱稱哀子。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近世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不知何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釆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illegible]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孟子亦云。幼而無父曰孤。明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純音準。純釆。猶全釆也。

訃狀刊板印刷。謂喪中多遽。暫從簡便。已爲非禮。況用全張連四大紙。刷印大字耶。不專書長子名。概列衆子衆孫。已不合禮。況并列猶子姪孫耶。隨俗簡便。只用尋常帖式。書哀子哀孫。不必太大。且不必混列猶子姪孫。庶爲得體。刊音愆。宋人謂刊爲刻木印書。俗讀若堪。

喪禮惟有悲痛盡哀。殆歿則衣衾棺椁爲急。送往則舉翣。方相。明器。爲急。其他繁文。俱非要緊事也。世俗有

力之家。於發引前夕。親賓辭靈。演劇娛賓。歡飲達旦。謂之坐夜。及其送殯之時。又紙扎神仙人物。令優伶扮演故事。及臺閣陰宅。踏蹻賣械。種種不一。四方來觀。無有起而非之者。都下久經禁革。他處猶然。況踏蹻多跌撲喪命者。凡此何益於喪。必欲爲此奢靡之事。與其靡費於無用之地。何如堅修丘隴。培植樹木。廣置墓田。爲永遠之計乎。仁人孝子。請審慎以行之可也。舉音豫。舁上器。翣音霎。棺羽飾。蹻音敲。平聲。舉足行高也。

神主所以依神也。按家禮。既葬題主。謂神歸窀穸。神返

室堂神主既成靈有憑依今世俗不思此義惟務虛名卑禮厚幣必求顯官點主主先題非只空神字一畫主字一點候官添此一畫一點而已或哀子刺血或以硃代不知何所據也有於未發引日家中豫點者有臨發引時懸棺而點者雖圖簡便徒禮實多神主既在家矣葬畢主人奉靈車反哭則靈又何所憑依乎弗思甚矣神主之制高卑濶狹均有取義非可私意增減宜遵家禮所定之式治之若用市賣簡便則必貽後世之憋也窀音肫厚也穸音席夜也言穴中厚暗如長夜也

按家禮柩至壙前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詣柩前舉哀拜辭歸是賓客不待窆而即歸也今者賓客有設酒殽於壙前祭奠者待柩方入壙遂將哀子簇擁而去強以酒啖以肉甚至醉態橫斜衰麻撩亂凡祠后土藏明器下誌石題主諸儀節俱略而不行及奉靈車回不知反哭之義不復舉哀哀子至半途置靈車於道左復入齋堂謝客仍有以酒肉強之者噫人子當此痛不欲生之時乃忍加以逆情犯禮之事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亦何心也惟望習禮者痛改之啖音談上聲與啖通進食也又音淡義同

升庵先生曰按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爲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乃擬爲謝書一通備述所以不躬謝之故待釋服後然後行之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升庵之說良是蓋以人子居喪不可暫離几筵朝夕之奉纍然衰服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浹月經旬不歸於人子之心不安也近

世居喪者不能守禮未葬已變服出門會客既葬則酬應無異平時獨於拜謝一節乃藉口古禮不行是爲侈然自大者開一方便門也惟賢人君子事事遵行古禮始可無愧否則不若隨俗行之之爲愈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按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略舉其

要耳。今世士大夫游宦於外。一聞凶訃。心緒瞶亂。乎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焉能因其略而遂得其詳哉。

聞訃之日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先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曾子問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謂己有父

母之喪。而哀弔他人。則是哀在吾親。而弔爲虛僞矣。言不可弔也。

按喪禮。葬而小祥。初忌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箇月。止朝夕哭。又葬而大祥。第二忌日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箇月。奉神主入於祠堂。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箇月。始爲禫事。禫。澹澹然平安之意。禫後始飲醴酒。食乾肉。復寢。明乎未禫以前。不得飲酒食肉而復寢也。世俗不

如此義。謂禫爲闋服。除凶就吉。相率慶賀。乃設筵張樂。結綵披紅。夫人子恨未終天。餘哀未已。何喜可賀。乃爲此悖禮之事。於心安乎。總因相沿日久。不行反以爲怪。惟習禮君子。起而正之。民德自歸於厚矣。

靈璧先生曰。木本水源。百世而不可窮。慎終追遠。一心而不可變。此孝子慈孫所以過墟墓而生哀也。世人承祖父緒餘。有襲顯貴之榮者。有享田園之樂者。有繼陳肆列貨之業者。前人創始。後人享成。抑思身從何來。而敢忘報本之心乎。但人當父母在時。服勞奉

養。即中人猶不至廢。及祖父久亡。餘哀既盡。思慕已衰。音容杳不可存。遺語罔焉弗問。用忌日而情安。等掃墓於郊遊。元臘不思。尊親不念。皆因死朽其先靈。是以輕慢若此也。惟仁人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以事死事亡者。莫大於祭祀。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

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奈何今之人子殯斂無禮。居喪違制。安葬淹延。祭祀不誠。廟墓罔修。報本之心安在哉。人無報本之心。尚可以為子乎。孝子之於親。終身如一日。古云。死事盡思。其庶幾矣。僾音愛。仿彿貌。欲見也。愾音係。太息也。

鹿門先生曰。孔子云。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既沒。孰有重於葬祭者哉。當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祭祀之不能已已也。夫祭者。所以盡人子之精誠。以達於先靈也。祭而不敬。何貴乎有祭哉。古之人。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所以重先靈也。今者士夫之家。居有華堂大廈。其奉先靈也。無一椽之祖廟。家有玉杯象箸。其祀先靈也。無瓦缶之祭器。身有紋綺羅穀。其對先靈也。無布素之祭服。欲不謂之輕慢先靈而不得也。甚而不肖子孫。有毀宗廟而用祭器者。有鬻祭田而伐墓木者。其罪又何如也。祭祀之禮廢。而背死忘本者眾矣。願為子者。深思而熟玩焉。鬻音育。與儥通。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祀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

禮義。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陳選曰。月朔。一月之始也。四時。天道之變也。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也。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祭禮之大略也。

文公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七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

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又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按俗節。如元旦。清明。重午。中元。重陽。十月朔。臘日。除夕。又道書言。三元。五臘。三元。謂正月十五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十五爲下元。五臘。謂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冬至後三戌正臘日。爲王侯臘。皆宜祀先。

升庵先生曰。今人家貧富不同。不能皆立祠堂。置祭田。備祭器。其牲醴粢盛等物。臨時措辦實難。況禮久廢。行者頗少。不人人能也。苟非先事備物致用。講明演習。則其臨時失誤也。必多矣。凡合用之器。合備之物。合用之人。行禮之家。宜先期置辦。賃借。央請。庶不至失誤云。

孫夏峯先生兼山堂家祭儀注云。久離丘壠。兼之萍心未定。蘋藻疎違。負疚中夜。迺卽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恐敬。不待病子之告敎。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職事。　凡佳晨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晨。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昏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覆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敎。卽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諱辰。齋戒。不與讌坐。色慘淚零。終身如一日也。

史搢臣曰。清明拜掃。歲一舉行。此亦烝嘗之遺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公派。或糾分合行。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甚而畏遠憚勞。愆期時日。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者。亦不可艸艸一

僉了事且藉爲邀友踏青之需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若稍可支持不必問其輸及與否理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所用牲醴時鮮必須誠敬豐潔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宴會嬉遊攀邀浪費不知凡幾何獨於祖宗面上吝此一歲一次之禮耶顯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用度勿缺祖宗祭享必誠必信不可視爲虛應故事也若富家大族墓傍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年執管以租設祭所餘卽歸司事之人使子孫人人

樂爲誠法善意深者也

楊氏復曰禮祭祀旣畢凡弟及賓迭相獻酬有無算爵所以因其接會使之交恩定好也

橫渠先生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蓋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事親者當菽水承歡子欲養而親不在雖椎牛以祭墓何如雞豚之待親存也　菽音叔大豆也又豆之總名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風水類

伊川先生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土中之患有二蟲與水是也所謂無使土親膚者不惟以土爲汚蓋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

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人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

其地而卜著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肉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離亂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慮之所當大者也

臨川吳氏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正氣以養

死者之遺骨。俾嘗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以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重糈者也。豈足信哉。糈音胥。糧也。

葬山朱卓月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

而穴。擇吉而窆。或於貪求。已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事蕭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淡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於荒郊古廟。敗棘頹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尚有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心。聽其委壞。夫死者

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溼。則身體必病。例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黯。其徘徊於風晨月夕。泣露號霜。欷歔感歎。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已。宜如何哀苦無聊。淒令自訴。冀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宴寢酣歌。忘歲月之淡。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己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艮心。勇於圖葬。上戶不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

以薪。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厥事。死者入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穀實。種一落土。芽甲隨萌。骸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蔭應必多。余謂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於郊墟也。古人有瘞遺骴。致獲其報。則知死者樂於藏土。其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葉茂。未有薄於先。而昌於後。忘其本。而福其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為是。而速葬。猶不失為孝子。不賢者笑余言以為迂。而不葬。世必謂之忍人。復何害於勸

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柩多不葬。比屋聯椽。置於山麓之下。戶牖垣墻。宛如城市。斯乃貪風水。速得以求利。或一發而敗者。久必圮壞。並柩不存。此尤愚而惑於財者。曷若葬之爲安也。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敗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爲富貴矣。又焉往而不獲報也。敢區文而爲之勸。頹音魋。下墜。豈音哀。稽也。曝。俗暴字。厝同措。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蓋必誠必信。已當葬時。而預爲一定不動之計。其愼終尚如此。况舉葬之

之親而欲改之遷之。何可以愼終不如是乎。今之人。有輕信人言。或爲富貴而動其念。或爲禍福而揚其衷。往往改葬。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有水蟻及他患。改之。無不可也。然亦有爲野師所惑。誤改吉地者。介親體不免暴露。吾恐仁人孝子。當不止其額之有泚矣。青烏經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陷。二塚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亡孤寡。四男女顚狂。劫害刑傷瘟火。五人口欻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結棺木。三有水珠泡色如乳。溫煖。或有氣如霧。穴中乾燥無水蟻。亟吉。甚哉。有昧乎其言之也。予推廣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遷。年代淺遠者不遷。無五不祥者不遷。不犯五患者不遷。程子曰。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窑竈。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家道平康者不遷。誠欲人之愼之也。雖然禮有改葬之服。曆須起攢之曰。古人亦未嘗不遷。如不得已。須得明師再三商確。大抵地無全美。只當察其輕重緩急。

如有財無人。須求溫煖之穴。有人無財。宜尋得水之地。審其有地。果勝舊墳。然後議遷。如舊墳無大禍患。可以平穩。則當別求吉地。接福於後。未爲不可。奚必於改葬哉。是故愼之一字。改葬者所當繹思也。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己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旣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者然耳。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

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
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在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穫音蒦入聲刈禾也。踏音沓入聲踐也。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之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人力能勝天耳。括音适。包括也。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

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脉。道衛吾身輔峽沙。脉到靈臺方是正穴。尋拳盡不爭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峽音洽。山峽。夾水亦曰峽。

人之於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家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拘於干支龜蓍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能無念乎。

王文祿曰。古云。五害不侵。高山忌石巉巖。平原忌水衝射。土脈膏潤。草木暢榮。來龍迢遞。結穴端正。水環沙護。即吉地也。近泥天星卦例方向。不顧龍穴沙水。多斜側反背爲言。主家徼福不悟也。且親存享爽塏華居。沒葬形勝吉地。親體安。子心安矣。若專徼福。則唐宋豈乏吉地耶。何變更也。當不違天。愼毋徇地。塏音凱高燥

父母在堂。不可不知醫道。父母沒後。不可不知地理。堪

庸行編 卷之七 風水類 李 潛寧堂

輿書。有名人子須知者。正是此意。第不可爲風水所惑耳。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擇勝地。其初未必有所擇也。嘗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祕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

貴之後若夫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郭書山之不可葬者有五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又云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勢若不來氣不至形若不止氣不聚

集解水去終不如水朝水朝又不如水聚蓋水是動物其來去恐帶殺神或生湍急惟到囊聚處則神藏殺沒又且無聲故吉經云朝山不脫水無聲此是山家第一靈又朱仙桃云有案須端正無山要水朝

李淳風小卷山之發腦處爲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處爲旺氣旺氣則未伏窮絕處爲絕氣絕氣則已息枝葽處爲散氣散氣則無歸敧側處爲敗氣敗氣則多離孤弱處爲死氣死氣則多暴所不用也又集解山因氣而行內氣冲和則外形溫潤內氣絕滅則外形乾燥夫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者乃地中之氣也旣無生氣葬之奚益故善葬者必察其外形而知其內氣水流於外謂之外氣氣行地中謂之內氣

升庵先生曰葬經云葬者乘生氣也惡於風水一節其希覬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與蔡季通頂上藏穴門人裹糗白行拂六日始至蓋亦愼擇也昔文公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糗音丘上聲齲也飯而磨之使齲碎也）

松筠曰凡尋龍之法先求氣脈取穴之法先定明堂蓋氣脈眞則衆山朝明堂正則諸水聚（筠音云竹青皮也）

大凡點穴乃地理家第一難事故前賢謂點穴之法如用鍼如灼艾蓋鍼灸而不得其穴非惟無益於病或至誤燒了皮肉悞鍼了筋脈反生他病（灸音九艾灼體療病也）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今卻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

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壞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眞地不更有佳地葬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死有鄰鬼其理一耳

史播臣曰古人卜地而葬惟求安吾親之體魄而已自漢唐以來始講究風水後人踵而尚之其說至今日而愈盛即有口稱不信者而心實慕之在偏僻之處地廣人稀穴猶易覓至於輳集之所人稠地狹或不易尋有等貪圖風水之人每向葬中遷葬穴邊搜穴是以作合者遇古塚頹墳知其子孫貧乏乃神其說如墓偏左則曰穴當在右如墓偏右則曰穴當在左如墓在上則曰穴當宜下如墓在下則曰穴當宜上左右高卑顛倒其說謂一經指畫便可用矣以巧言煽求地者之欲以重利動貧者之心不肖子孫因貪貲財遂忘宗祖掘骸骨而別遷讓穴壤而他葬使多年親屍一旦暴露魂魄不安人心何忍論理論法貿地之罪固重而謀葬之罪亦不得輕夫掘人丘隴營我佳城旣干王法復虧天理豈仁人孝子之用心乎

升庵先生曰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按朱子語錄陳淳問合葬夫

婦之位夫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否曰祭而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愚按葬位固當如祭位但世俗徇習已久凡葬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如此行之數世之後安知子孫不誤以考爲妣不如朱子葬劉夫人之例焉

史播臣曰嘗見世人有於父母之先逝者覓地葬之於後逝者又覓地另葬問其故則曰若前地佳恐開之洩氣若前地不佳一悞豈容再悞言似近理實爲貪圖風水飾詞夫人子事死如生父母在日稍有參商

必曲意解勸。使歸和好。推此心。惟願雙親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庶幾相安。何身後反令其遠離耶。如前地不佳。或移先葬之柩。以就後葬之地。如前地既佳。雖棺尺許開穴。旋葬即掩。亦未必如此洩氣之速也。如初擇葬地。開塋域。穿壙。必用三和土堅築。恐日後開封之難。思意於穿壙之時。即作合葬兩穴。中作隔墻。如法築就。以本土填實之。待後合葬者。去其土即葬。不用再動前棺也。俗多忌諱。不肯預為抑思人生即百年。烏能免此耶。惟達人鑒之。

喪葬之事。在盡禮盡哀。今多不循古禮。惟在外貌飾觀。致有劫墓之事。乃誘之仇人。歷觀遭此事者。皆富貴之家。豈富貴者有仇人。而貧賤者便無仇人耶。蓋因過於奢侈。小人疑有殉葬之物而然。或入殮之際。為人所窺。人子當熟思而慎之。

凡卜月日。葬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葬於窵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為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覬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史搢臣曰。祖宗丘壠。人皆喜近而惡遠。因就風水。故不憚遠涉。清明前後。多有風雨。其牲醴祭品。必須預整備辦。尤早忽值陰晦。此際不獨遠行為難。即近處亦頗費力。以致子孫匆匆一拜而返。於心安乎。此葬墳之不可遠也。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圞骨肉情。豈知到來來即去。空留細雨灑黃昏。

祖宗墳墓。縱不能時常省視。一歲之內。春祀秋嘗。并春

初歲底。務宜親謁。其餘當令僕人不時往視。且令墳丁不時補葺。古人必置墓田者。蓋有田必有佃。有佃必有租。以租治祭。則子孫無廢弛之虞。以佃守墳。使佳城免侵漁之弊。若有墳無田者。再祭掃稀疎。年湮日久。或長輩去世。或路途窵遠。或契券遺失。則難逃乎墳丁私侵竊賣之弊矣。若基址潤大者。其神路影山。來龍護沙。更易隱瞞修飾。人謂有石界為四至。小路為碑域。然石豈不可移。而路豈不可改耶。此猶其小者。更有無良墳丁。窺其子孫衰敗。嫡派無人。輕刈

攤沒墳堆。棺上加棺。重則掘掀遷毀。抛棄他所。任地廣人稀之區。或無此事。而人稠地密之處。斷不能免。詩有雷塘半畝人爭買。不信江山不值錢之句。可鑒也。若夫貪圖富貴。而將祖父骸骨。遠葬他鄉者。不更可慮哉。愚謂墳塋坐落。并山向四至丈尺。當刊載族譜。再將形勢繪圖勒石。庶爲久遠之計也。掀音蛇痰取又蛇上聲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整齊。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林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手植者。恣意妄伐。漸至凋零。且不思塚內何人。認己戕賊。不獨爲衰敗之徵。其不孝亦大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此有感。爲占二絕。爲斫伐者勸焉。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栖愛茂林。孝子慈孫當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　可歎兒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參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鵶繞

墓田。

人生壽歲長短不齊。焉能預料。昔人每一渡江。必囑妻孥蓋有深意。大約人到中年以後。步步當存身後之想。凡一切不了之事。從容閒暇。不妨隨筆書記。方爲智者。如卜地一件。最是要緊。風水固屬渺茫。富貴皆有定數。畢竟宜盡人事以聽天命。豈有蕩外之舉子乎。況此事即親身經歷。猶恐擇師不明。中多錯悞。往往奔走終年。難覓一地。若委之寡婦孤兒。從何辨其爲龍穴沙水也。縱有至親密友。爲我不憚跋涉。然孰肯盡心搜求。而擔此重大干係哉。每見世人。但營生前高堂大厦。全不慮百年之後。委此身於何地。推其意。以爲歲月深長。何可作此不祥之想。及到病中。又多忌諱。不知不覺。欲說而口不能言。欲寫而手不能動。徒自瞪目傷心而已。此意惟達者悟之。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而實棺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爲隧道。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爲法。王文祿曰。葬以深藏爲安。不宜及泉耳。

今捲逢發劵郭。古殯法。非葬法也。夫葬穴旣定。擇期開塋域。穿壙。下誌石。先將棺之長短廣狹量準。於四旁各留一尺餘地。外作灰隔。四圍掘四尺濶漕。約淡八九尺。只不及泉。先以純石灰鋪底築實。次以三和土。築與地面平。純灰恐不實也。三和土。謂石灰三分。黃土一分。細沙一分。用糯米煮粥和之。須乾溼停勻。擣之成塊。撒之成灰者。太溼則沾杵。太乾則燥散不堅。凡鋪五寸。餘厚。築止三寸。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勢不能一二日完。次日必鋤動面皮。

刷汁加築。硜硜有聲。錐釘不入爲妙。久之其堅如石矣。糯米必舂熟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冰。人不食。有用寫樟樹皮。葉搗爛。水浸。其汁粘勝於糯粥。此汁浸缸中。若一絲墮地。盡瀉出也。若無樟樹。用杉松。或楡樹根皮。浸汁亦佳。四圍灰隔築畢。始於中間開穴。將土盡掘出之。以前汁所和石灰滿築壙底一層。一尺厚。用渟泥甎一橫二縱。以汁灰堅貼灰隔。疊砌一尺厚墻。比棺蓋高一尺許。砌畢。壙底以汁灰鋪條甎一層。方甎一層。再鋪純灰一層。夫不用石而用

甎者。以石性寒。又能生水。甎則乾燥故也。甎必細泥熟鍊。堅而不裂。色青聲響。乃燒透者佳。下棺後。四圍俱用拌勻石灰。徐徐築實之。毋震動棺中。或如朱子所云。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旣辟溼氣。又免水患。棺蓋上。亦築灰一尺厚。與甎墻平。乃覆石蓋。蓋用紫色堅石二塊。合縫。上再用三和土滿築之。朱子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動也。豈復有樹根蛇獾蟲蟻之患哉。若合葬。可預開兩穴。如法築之。中間隔墻。可以兩藉。不必如此厚也。築畢。以土

實之。待後便於起用耳。又有以碎石用汁灰挨砌一二層。碎則無用。且棄挈鋤。始封土成墳。墳者。土之墳起者也。惟山爲宜。若平原。須客土成山。高大則氣暖。不易侵掘。近以三和土堅築於外者。更妙。聞之堪輿家言。壙底不宜築灰鋪甎。恐絕生氣。不知生氣無堅不透。若留餘土。棺著土易朽。必生蝹。食亾人腦。且土親膚。人子之心安乎。爲人子者。必如此瘁心力爲之。庶無後悔。嗟乎。予葬親時。以力微尚不能如法。至今以爲憾。若夫倂之爲有財者爲觀止此而巳。豈可吝

乎。此斟酌於古今葬法。堅固永久。莫善於此。惟仁人孝子。見諸施行可也。竄音纂。藏也。䍘音酬。蝹音溫。蝹名。狀若羊。常在地中食死人腦。以柏東南枝插其首。殺之。故墓皆樹柏。

庸行編卷之七終

庸行編卷之八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輯
上黨尚詮源化村父梓

治化類

鶴控先生曰。經治天下之道。詩乎政。政之得失。天下之治亂係焉。國運之興衰視焉。古之賢君。卑躬下士。枚卜求賢。蓋欲得人行政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良以賢人秉國之鈞。綱紀舉張。而萬機以理。國祚奠安。而兆姓以寧。彼大臣者。亦得榮封貴蔭。長享爵祿。是身家之大益也。若壅蔽聰明。以國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

又曰。治天下之道。其要在乎和輯人民。民安樂。則外無烽火之警。內有磐石之固焉。故善治國者。安百姓。善養心者。安四體。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未有四體不安而心得養。百姓不安而國得治者也。奈何有方命虐民。而生事以害民者哉。故奉令而以寬行之。則民舒而紛辦。減役而以仁卹之。則民樂而日長。省差而以簡行之。則民安而不驚。三者和輯人民之

要道也。是在蘇民困者。念之而已

又曰。與民最親而稱父母者。牧民之吏也。牧民之吏循良。則民登春臺焉。牧民之吏梟虐。則民塡溝壑焉。故愛民者。宜減徵寬賦。薄刑省役。凶爲體恤可也。

張南軒先生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者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李文靖沆爲相。沈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沆音杭上聲或讀若抗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底。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底。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曰先讀治己之律

漢取吏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害了多少百姓。

呆子之患。淺於狼子。以其終無轉智。呆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藉及人。狼貪聚物不整故稱狼藉釋文云狼藉草而臥去則穢亂曰狼藉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與凶不與焉。聚斂之臣眾。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動戚任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賦儉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靈璧先生曰。國家有賞罰。則治理之柄。自上操之。轉移

人心。維持風化。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其以代天宣教。賴此道也。故爵曰天爵。刑曰天刑。明乎賞罰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權者所得私也。豈可循我喜怒乎。夫循我之喜。必有不當賞而賞者矣。不當賞而賞。則賞不足勸。循我之怒。必有不當刑而刑者矣。不當刑而刑。則刑不足懲。黃石公曰。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可不慎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苟賞罰不明。則善無所恃。惡或能免。風俗由茲愈敗。人心由茲愈偷矣。故治世

之民多善者。以賞罰正也。亂世之民多惡者。以賞罰乖也。由此觀之。民之善惡。關乎治亂。世之治亂。視乎賞罰。所係豈渺小哉。

又曰。居上位者。下之繩墨也。故正人在上。則枉者化而直矣。邪者矯而正矣。吏居堂上。如鑑明水清。然後可以維持流俗。彈壓澆風。若棄法受賂。顛倒曲直。則刑罰不中。民何以措手足哉。夫人之理直者。氣必壯。雖臨鼎鑊。質鬼神。不懼也。行賂之人。皆理屈而氣餒者也。官受其賂。反助其氣。伸其理。則橫者益驕。黠者益

肆。姦者益惡。而醇良柔厚之民。日受其暴。無所控訴。風俗衰薄。實由此致也。故長民者。必保護直者。而後天下知直之可爲。必懲治曲者。而後天下知曲之可戒。直曲判然。姦民無所用其術。則刁風不還。利竇閉塞。而獄訟自息矣。上以報國。下以字民。惟此道而已。

又曰。古人之用刑。至慎也。蓋刑者。側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奈何吏尚刑名。不貴寬而貴猛。不務仁而務酷。以殘忍爲能。以鈎距爲才。妄用非刑。罔察下情。或貴紙上之浮文。或信利口之飾言。

定罪成辭。遂援律斷。致使民含冤氣。罪溢微辜。囹圄履校之多非。斷趾殘形之失中。讞者兆原。疑者罔宥。如是則爲傷民。爲虐政。爲悖理。爲不順天。豈仁人之事乎。然無心而入人之罪者。必不脂報以償之。若出有心。冥冥中誅罰之報。又當何如哉。書曰。寬以御衆。司刑者其三復焉。（側刑詛由來上聲。[illegible]削刑。[illegible]如鈎有距也。讞音[illegible]。[illegible]也。校音教。[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又曰。蕭何立法。而曹參守之。後世稱爲賢相焉。世有治人。無治法。有一政。必有一弊。事勢之必然。無足怪也。苟有心國政者。亟欲更張。猶定是徒知治弊之弊。而

不知救弊之弊。爲更甚也。故商鞅變法。而彗見西方。晁錯刻削諸侯。幾成大亂。王安石立新法。衆傷其國脈。李文靖爲相。不取新進喜事之徒。良有以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由此觀之。祖宗之成憲。豈可輕變乎。（鞅音央上聲。彗音遂。妖星。欃槍。彗所出形狀各異。其類一也。）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

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避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俱從之。糴音狄。買米也。糶跳去聲。賣米穀也。糴。帶穀入己也。

張江陵請蠲積逋疏。其略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酌搭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

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豪猾官吏。因而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歛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橐通音饌。盛物也。

朱卓月曰。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謂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愼。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又曰。鍼砭刺手。荚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鍼針本字。砭音滂。陷也。坑阱通。朘音鐫。縮也。減也。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檢屍與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囹圄音陵語。獄也。囹。領也。圄。禦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

鄭漢奉曰。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顯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騶音鄒。廐御也。郵。驛也。鬧。雜也。

又曰。凡奸滑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發。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誘官長。而丁覈餉及税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蠢諵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黄。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象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覈音劾。考事得實也。桀。黠也。驁音鰲。馬驕不馴也。又音敖。義同。）

靈壁先生曰。上古之世。風俗淳朴。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熙熙然其無爭。是以象刑而不用也。近世以來。人心好爭而恥讓。徇私棄理。逞氣求強。世運陵替。獄訟日繁。皆此之故也。所賴君子者。遇彼挾怒之人。從容開導。陳理以服之。原情以悟之。調和以弭之。婉然以勸之。如此。則使氣者屈於理。盛怒者平於情。抱怨者釋於事。角口者消於言。爭論不起。訟辭不作。而宗族親戚。朋友鄰里。可以常保其歡。則太和之風也。今人不然。人有忿矣。則從而慣激之焉。人有隙矣。則從而挑逗之焉。對甲則說乙短。對乙則言甲非。使彼此忿恨。

互相寇讐。有陰快其私怨者矣。有暗取其財利者矣。人受其愚。以致骨肉暌離者。以致親朋宪結者。以致鄰里傷殘者。由是破家喪身。何可勝數哉。豈乎禮讓不興。則爭心不息。爭心不息。則搆訟不止。搆訟不止。則刑不可得而措矣。夫傷敗風俗。莫大於爭。蔑絕天理。無過於訟。不爲人排解。乃爲人鬭合。豈天地鬼神所能容乎。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人何爲而事此爭訟耶。（替音剃。衰也。陵替。或猶陵遲。衰微也。弭音米。寢止也。宛同婉。又轉貌也。）

朗空子曰。世之無賴好與人爭者。恃其善訟也。蓋曰曲

直雖未可知。而無情之辭。既入於官。且快此追呼之一擾耳。奸民善訟。良民畏訟。故良民常受制服焉。何也。奸宄結胥隸。胥隸一出。而良民不堪挫折。勢必多費其金。抑良民未諳公門。往往懼官吏而不敢見。此又所以予奸宄之勝算也。爲官者。當聽訟之時。先察其人之形貌。而參之以言辭。則是非立剖。是非立剖。而嚴之以反坐之條。則奸民必懼。而惡術無所施矣。且必於干證者。倍加其罪焉。干證者鬬合之人也。如是而刁風庶幾少衰乎。

鶴琴先生曰。天下最可惡而受累者。訟是也。世人往往以小忿小事。而搆興訟端。不亦惑乎。夫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爲奇貨可居矣。當公票未行。而下隸爭往焉。隸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躁跳之狀。目不堪視。詈呵之聲。耳不堪聞。貪鄙之心。疾不堪近。虎張事勢。姿逞威風。金多則諾諾而受命。金少則勃然而發怒。此予曰可惡之甚者也。及其伺鞫。則奔走於街道。伺候於公門。拖累多人。而饔飧繁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酒肆茶居。著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外役。何莫非索錢之人。支吾東西而力弊。逢迎左右而囊空。稱貸求情。市產悅吏。一日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苦志勞心。摩頂放踵。果何爲而然乎。此予曰受累之甚者也。夫一句之言易忍。一朝之忿易平。一事之虧易受。與其俯首而恭於隸。屈辱而哀於官。何如安分容人。耐氣守柔。得以逍遙自樂乎。吾恐天下爲黃雀者。不免有投羅之患也。[illegible]

史搢臣曰。人以無訟爲福。小忿微嫌。可已則已。若情關切膚。不得不控者。亦當拏定主意。據實陳情。不可輕信旁人調說。越恕目前。希圖一准。其如審虛反坐何。所謂未作琴堂。稿先思御史臺。至於証佐。尤爲要緊。若非事果干涉。素有操守之人。不可輕列。常有匪類當其未做干証時。竭忠盡劾。滿口公平。一用其名。遂改紘易轍。聽其播弄。或臨審不到。或當堂左袒。致眞枉竟不能伸。實事翻成疑案。獄重初情。追悔無及。總之訟非美事。終訟必凶。昔海陵牧署其門曰。得一日閒。且耕爾地。非十分屈。勿入吾門。昔人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弊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輕音窓大聲告也。謊音荒妄語也。又上聲。）

又曰。嘗觀小人告狀易准。君子告狀難准。蓋小人無知架詞。滿紙冤抑。易於聳聽。見之不得不准。君子立言誠實。事覺平常。不甚動情。覽之反不得准。在據實者。雖然未准。尚可再控。若誣訴者。幸一時之准。而勢必涉虛。究竟水落石出。罪有攸歸。倘有情理萬不容已之事。非告不能自者。忍意寧爲其難。毋倖其易。

又曰。與訟必有訟師。師利於爭。而不利於息。一息便無事矣。情可和也。而恐之曰。彼布置已定。理本長也。而

疑之曰莫輕易就審遇好訟詞伶俐者佯爲勸止而
實以鼓進遇輕訟而愚鄙者明爲剖忠而暗以輸激
一處可結而動經数處一倍可了而花費十倍迨事
敗不可收拾而且歸咎主人不從其謀不順其手非
我尤也總之好訟之人其家必破

朱卓月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
刁至奴僕務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
虞則鄉族乘而攘臂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
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

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寃
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
官長猶謂屍塲一檢足以辨究稍快而孰知魚爛肉
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
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舁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
無異今既難槪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
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
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機索騙冒認挾
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擄搶之
害其係全不旣多乎（繯音縣　繯死也）

史搢臣曰律例之中有服妻投河自溺自縊不輕問其
抵償者蓋有深意使民知輕生無益即有憤恨必別
報復正所以係民命之一法也常見有女之家適人
旣久中道折傷父母兄弟即往前日使平日或夫適
婢色琴瑟不調或姑憎奩輕家庭嫌隙因氣飲恨以
勞致疾爲父母者懷怨已久惟有藉此打罵一番稍
舒宿忿於人情似不爲過獨怪富室之女在家嬌養
性成過門不覩井臼公姑知其慣習亦加鍾愛且姉

娌相好夫婦相合一旦或疾或産不幸而沒夫家哀
痛方悲玉碎珠沉女之父母除不知感而反打鬧甚
至捲細軟毀器物索囘僕婢刁勒棺槨且架命圖賴
或憑親友勸解或經宗族處分託詞送孝實係肥囊
使果人死親疎未絕情好尚不忍享女身斷腸之物
壻家剝膚之財況有遺孤在抱呱呱無依獨不思女
壻可不親外孫亦可不親耶日後往來何以相對嗟
乎人孰係其不死死者反爲生禍亡魂有知必不安
於泉下更有子孫成立一旦壽終而外家猶喋喋不

休者。凡此地方惡俗。必非詩禮所爲。有此家風者人多畏之鄙之。誰復與結絲蘿。昏姻以道義爲重。六禮視財帛爲輕。何況人倫乖張。昏媾寃讐乎。類司化君子。遇此類風陋習。極力挽之。[illegible]

錢糧差徭輸納自有定期。供應自有大制。惟預先措辦。依期急公。免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遷延時日。使催者受比較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況國賦不比尋常。即使手中窘乏。亦當出息稱貸。尚省浮費。至於避重就輕。閃差跳甲。切不可爲。恐一旦敗露。爲

罪尤大。從來欺公者不富。冥冥之中。亦不肯放過。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本註曰。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過失相規。謂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鬭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禮俗相交。謂昏姻。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慶弔之節。 患難相卹。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悛音詮。止也。

盧璧先生曰。朝有公卿。郡有守令。家有主翁。皆教之柄也。爲公卿。以治天下。爲守令。以治一方。爲主翁。以治一家。猶風草之偃。勢不難行也。夫碌碌庸人。咸無定習。日與善人處。見正事。聞正言。孰與爲不善。日與不善人處。見邪事。聞邪言。孰與爲善。是故朝有正臣。則貪婪絕。郡有正守。則訟辭息。家有正翁。則子孫賢。相子曰。欲影正者。端其本。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職。不在民也。夫公卿正則賄賂不

行貪緣不作。端方正直者日見擢用。而宦途清矣。宦途既清。民受其福。譬如神龍游空。萬物沾其澤。江海生潮。千畝得其潤。此旋轉造化之功也。至如郡守清正。行仁講讓。立身無過之地。民有罪。涕泣而遣之。民有德。旌揚而表之。且上之所行。傳播甚捷。風俗之美。教化之興。實由此焉。譬如障狂瀾而免眾人。抵崩山而救一方。此挽回風俗之功也。若身為家主。子弟之所效法。鄉黨之所觀瞻。僕隸之所率從。苟弗納邪。其誰敢縱。以敦厚為子弟先。以親愛為鄉黨先。以忠謹為僕隸先。薄者勸以厚。殘者勸以慈。貪者勸以義。與臣言忠。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弟言序。與朋友言信。口不道非義之言。身不行非禮之事。以此化家。即以此化人。譬如出之坑塹而登之衽席。持之顛危。而偕之坦道。此庸勵教誨之功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皇皇。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嗚呼大哉。（衽音任。衽席猶莊子言道衽也。塹音千去聲。掘土為坑也。）

鶴拴先生曰。天下非有難化之人。難變之俗也。昔者魯尚文學。而民有雍容儒雅之風。燕尚俠烈。而民有慷慨悲歌之習。唐尚勤儉。而民有蹶蹶瞿瞿之陋。風俗變易。始於一人。及乎千萬。習尚猶然。而況盛德之感人者乎。夫君子自為孝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孝。自為弟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弟。自為忠信矣。而又能使人之皆忠信。如開其門而與之進。闢其途而與之歸。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蹶音貴。蹶蹶而敏於事也。）

勸誡類

靈壁先生曰。夫聰明才辨。守之以愚者大。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技高藝美。守之以拙者賢。盛德至善。守之以恭者尊。位高祿厚。守之以卑者安。故君子高而能卑。貴而能賤。富而能儉。智而能愚。勇而能退。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由此以觀。天下惟不矜才者。才歸之。不恃能者。能及之。不伐善者。善與之。苟矜伐之心生。則忠難之釁作矣。

鶴拴先生曰。夫俗之恆情。好爲自賢。矜才伐善。故往往多術長之事焉。有醫卜術數之技者。則岸然軒黃曾邪也。有文章翰墨之才者。則侈然左馬潘陸也。有辨事敏捷之能者。則傲然路冉求晏也。有嘉言美行之

端者則傑然顏閔曾孟也。以此驕人。人亦以此惡之。以此形人。人亦以此怨之。怨惡所在。而禍不旋踵矣。

凡此乃市井淺近之行。豈君子遠大之志哉。衒音眩衒賣於道也

雲璧先生曰。近世以來。狙詐之徒。託僞爲邪行。奇行詭跡。弄庸愚如嬰兒。於是有燒煉銷汞之說。以誆貪夫。有摴蒲盧梟之技。以誆蕩子。有假僧僞道之流。以誆善信。有追風捕影之事。以誆庸人。有侵貲蝕本之姦。以誆同事。有塗耳飾目之術。以誆交遊。有紿癡賣拙之計。以誆愚民。有習獲陷阱之險。以誆直行。有假公

濟私之謀。以誆當事。雙眸徒具。坐受彼欺。勘察弗及。明遠何在。皆無識者也。夫人既墮術中。彼計愈得。遂其狙詐。漸至搆人禍患。嗚呼惡矣。狙音疽猿屬善詐伏伺人紿同詒欺誑也

橫渠先生曰。色取仁而行違者。更覺難識難防。是他巧弄機關。欺世混愚底法術。口中說仁義話。見人則滿面春風。笑口吟吟。外作極熱情態。而內藏鋒刃。如李義府爲笑中刀。蔡元度爲笑面夜叉者是也。觀其所報。非千古之鑒耶。[illegible]

松風子曰。上士善心。中士善事。下士善名。善名者。僞也。善事者。技也。善心者。本也。僞易敗也。技易窮也。本則固也。深也。實也。長而久也。

臥雲子曰。爲善之士。常念家貧無善可做。此舍近而求遠之也。不知家庭之內。鄉黨之近。一生尚做不盡。何暇遠求耶。若於家庭鄉黨中。盡得道理。便是大善實在處。豈必外而事上。塗飾耳目哉。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鹿門先生曰。世所稱爲惡業者。亦多矣。獨以淫爲首者何哉。嘗閱古今所釋感應篇。凡數十種。解者曰。淫念一生。諸念皆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礙阻。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美。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耻盡喪。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淫爲惡首。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予讀之。不覺長歎曰。誠哉是言。古今來誤殺蒼生者。皆茲美色耳。夫好色之

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卽世稱爲君子者。卽無苟且私褻之行。未必無苟且私褻之心也。故太上曰。起心私之。是拔隱追根之論也。愈嚴愈密。令人無所逃遁。然後邪心不作。或稍有萌蘖。當下芟除。不使輾轉。久久漸歸自然。正念常存。欲情不動。始稱純白君子焉。則其德爲鬼神所錄。不愈顯且速哉。濟音朱。濟餌謂容止蘊藉也。疑非偃蹇意。

玉溪子曰。甚哉。世人之好色也。耳聞之而未嘗不欣。目遇之而未嘗不留心。觸之而未嘗不動。是故。財。人之所重也。而好色者能捐之。死。人之所畏也。而好色者

能略之。名。人之所矜也。而好色者能舍之。以此甚好之心。行之以無憚之人。鮮有不亂者矣。乃有竊歎而見美色者。有道遂而見美色者。察其貌。怡如也。視其行。翅如也。徵其心。暢如也。蕩如也。躍如也。目傳之乎心。心傳之乎意。意傳之乎口。目與心。意與口。其造形無窮。造罪亦無窮。是以天下皆日就於地獄。此時非具剛強之力。果斷之才。幽獨之慎。能截然去哉。故君子遠色。匪徒聲色不交時。絕諸。禁諸。要在聲色既交時。持諸。抑諸。耳聞之而化。目遇之而忘。心觸之而寧。可謂不私美色矣。翅音施。越也。行不進貌。

鶴捨先生曰。聖賢遇色不亂。常人見色必迷。覺與不覺之故也。然此關最爲難破。爲善之人。不可不知。學道之士。尤不可不力。學道之士。久無室家。邪火易炎。絕遠更難。故曰淫慾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焰。傲做。其爆。譏言。其烟。穢名。其燼。惡疾。夫火初發難微。忽之必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慾之初。魔陣汚象。我乃動念。念動不急抑之。則動慾。慾動乃藥。既藥乃行。行久則習。習則忘羞。羞忘則增

衊。衊則難救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不欲嘗焉。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嗟乎。人而至此。尚可以爲人哉。故出家人。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絕慾。慾種更滋。亦可哀夫。淸規既失。他復何修乎。是以君子防之至嚴。如守猛虎。恐其出柙。喋及乎身也。慾念不動。則心神安靜。而善念德願義行。皆得長養施措。圓成不難。若平日無凜凜工夫。一旦見美色而欲其不迷。豈可得哉。此爲善之人學道之士。一大切要關頭也。願天下有志者勉諸。衊音滅。污血也。

史搢臣曰。酒色財氣。人情難免。四者之中。惟色爲最。必御之以義。制之以理。始無損於名節。今人明具酷好之癖。故作違心之談。及遇觀燈賽會。男女雜沓之時。有素稱拘謹老成者。到此不能按納。後顧斜睃。全副精神。注射於態閒簷下。途遇偶逢者且然。況密邇易狎者乎。再如賓筵演劇。內子垂簾。則屬意傷窺。存神近坐。不時除冠易服。或欠背伸腰。賣俏取憐。莫能形狀。不思此群列簾中者。非友室。即周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試問一盼之間。有何利益。平日拘謹老成。踰

息被人看破誅心之論。然耶否耶。

靈璧先生曰。禮義之心。人皆有之。未有安心爲非。而逆乎人道者也。有則百或一二焉。然此輩亦有二種。其一負氣而縱者。其一使酒而縱者。夫負氣者。猶知顧忌。而使酒者。豈復有畏乎。竊思飲酒過失。其數最多。心無節限。一也。財物虛竭。二也。致病傷生。三也。鬬勇爭肩。四也。露裸披跣。朋黨酬虐。五也。搓鄙罵座。人所憎惡。六也。誤事失約。七也。遺失己物。八也。密事盡說。醒則追悔。九也。醉中多失。醒則愧慚。十也。面色變換。十一也。心志迷惑。十二也。智慧蒙蔽。十三也。易致忿十四也。多語言。十五也。不守六情。十六也。俾晝作夜。事業都廢。十七也。不知敬父母。不知敬鬼神。不知畏王法。十八也。故古之聖王遠焉。賢士戒焉。苟其近之。無幸必敗。世之好飲者。樂酒無厭。心恆狂亂。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喪敗。罵座跌步。凌親犯上。其爲失德。何可言乎。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疇。商賈[illegible]貲。甚則敗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illegible]

鶴搭先生曰。夫酒之爲用。所以祀神也。所以養老也。所

以獻賓也。所以和疾也。所以合歡也。其用固不可少矣。然而沈酣湎溺。不時不節。則又爲災禍之門焉。樂記曰。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備酒禍也。奈何世人沈湎於酒。迷於色。荒酣歡極。舞榭遊館宿。攜妖妓。招淫朋。既十其晝。又十其夜。而淫蕩于躬。敗家破產。身罹疾厄。抑何比比也。范質戒子姪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險類。由此觀之。

酒亦何益於人。而貪飲靡休哉。周戒羣飲。所以杜鬭
爭之禍也。漢禁羣飲。所以防奢淫之耗也。今而後知
先王酒禮之制。其爲思患豫防之意淡遠矣。[illegible]
碧虛子曰。舌劍鋒也。酒狂藥也。酒入舌出矣。夾門廣脩
云。罌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岐矣。禍
福得失又岐矣。蓋氣昏神亂。膽大心狂。平日不敢爲
者爲之。言[illegible]始事。[illegible]樓酒。豈聖人賢人乎。一言
以蔽之曰。禍泉而已。故君子之持家也。幼少子弟。不
得强飲。幼少婦女。不得擅飲。歲時伏臘。吉慶喜讌。雖
飲不許近醉。荀子矜酌飲而不爲之節。必有敗也。婦
女酗飲而不爲之禁。亦可醜也。詩曰。彼醉不臧。不醉
反耻。可不戒哉。耻同恥。

鹿門先生曰。嘗見今之士大夫。好爲長夜之歌。華堂大
開。紅燭高燒。嘉肴美味。金盤玉杯。彩幔輝煌。管絃嘔
啞。歌童舞豎。雨從雲娘。動費中人之產。而不知念也。
豈惜福之道哉。而少年子弟。往往溺於歌舞場中。蠱
惑其志。淫蕩其心。沈迷惡趣。以爲樂事。豪華侈靡。用
度不貲。纍珍天物。覆敗祖業。亦可哀矣。嗟乎。福大者。
猶可苟延歲月。福小者。皆立見其涸也。金盡而門冷
堂空。而客散。甚至彼巷窮途。蛙聲蚓笛。往事悲涼。不
堪回首。歌舞爲害。必至於此。而癡騃恣歡者。又當何
如耶。肴音爻。凡非穀而食者皆曰肴。嘔通作謳。啞音鴉。豎音恕。童僕也。蠱音古。疑也。又惑也。

靈壁先生曰。世俗之人。專好咒罵。或胸懷怨恨。或時偶
忿怒。則恣爲口惡焉。雖事多出於庸陋小人。而鄉人
女子尤甚。其張牙露齒。形極可鄙也。叫噪呼譊。聲聞
可厭也。毒語汚辭。情極可惡也。鄉里聽之。塞耳奔避
爲之動怒。不損他人。徒成己惡。愚之至矣。將欲以此
吐氣伸強。而求勝於人乎。吾見怨恨愈增。而忿怒愈
激也。記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斯爲君子
之行乎。咒音周去聲。詛也。譊音鐃。恚呼也。

鶴巢先生戒賭略曰。賭博之害有五。假手賭博。以攘人
財。與盜無異。剝人之欠。以爲己得。使人衣食所需。或
稱貸所得。或棄產所有。惟勝而奪之。使人喪氣而歸。
皇皇無措。忍心實甚。其壞心術一。始而貪人所有。陷
入阱中。既而客失情迷。妄想求復。苦戀局內。囊罄
費彼富貴之後。愛寵致敗。無食無棲。其蕩家業二。、

生各有正務。士讀農耕工作賈販勤苦時日方得成功。乃連宵達旦。以博爲恆業。置本務於度外。廢時失事。其悞正務三。賭者喜醉易忿。嘗見密友至戚、一入賭局。頃刻反顏。一錢侵欺。忿詈旋興。雅道俱傷。讐根亦種。今日生釁。他時報復。亦可慮也。其結怨毒四。好賭者名利終無一成。齒尚少。人料其無成。家正殷。人決其必敗。沈溺不返。汚下同羣。如望納交。人曰若類不可近。如願效勞。人曰若類不可託。如求昏姻。人曰若類不能久。如欲告貸。人曰若類不能償。好賭之人。

一文不值。其損品望五。種種敗害。相因而起。果何樂何利而爲之哉。願後之人。知者不爲。爲者速改。勿自坑陷焉。販音翻去聲 買賤賣貴者。

史搢臣曰。人有一好。卽有一累。惟賭爲甚。如家道有餘爲賭者所羨。我身不落局中。彼無如我何。若一入其場。衆心歡悅。則奇貨可居矣。門客之逢迎。紅裙之狐媚。按摩之工巧。孌童之會意。左右前後。無非吸其膏髓者。無論伎倆不能出其範圍。卽偶獲一勝。不過爲將取姑與之計。漏盡方休。日出又集。贏得則花費若

水。輸帳則鐵案如山。始也人求汝。惟恐汝之不往。繼也汝尋人。而人不可得見。此時意半回頭。尚留一半。若圖恢復。不至一敗塗地不止。爲父母憂。爲妻子怨。爲朋友所不齒。爲賭家所不收。至於寒儉之子。尤宜切戒。古云。一擲千金渾是膽。惟其有也。今以空拳而冒白刃。未臨敵。氣先怯。未有不敗者。龐德公誡世歌曰。凡人百藝好隨身。賭門中莫去親。能使英雄爲下賤。解教富貴作饑貧。衣衫襤褸親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衰敗幾多人。伎倆音鬱 諒巧也。

又曰。交遊中。有道友。文友。詩友。酒友。棋友。琴友。近日則添馬弔友。夫馬弔之戲。昔以會者爲罕覯。今以不會者爲俗人。無人不學。無處不然。至戚好友。相聚不問寒暄曰何不弔。弔不以利。則曰何趣之有。有詰之者。則曰此文雅博戲。豈比呼盧。其中趣味。非俗子所知也。每見耽此癖者。夜以繼日。廢寢忘飡。遇客無禮。問事不應。不冠不櫛。若醉若迷。鬪術包賠。各執一說。辯論不休。爭釁成隙。況有因之而失業者。有因之而破產者。欺父母之奉者有之。誤功名之期者有之。秦晉

而翻為吳越者有之。盛非面化作捉觥者有之。雖曰雅戲。其與呼盧名異而實同也。若謂以之陶情。何如詩酒。以之適興。無過琴書。以之求名。非禮樂文章之譽。以之謀利。豈商賈貿易之財。且弔之為字。嗇甚災也。問終也。傷也。愍也。誰為作俑。而創此戲。立此名耶。高明者。當思所以勸止之。杜絕之。若再增廣其譜。敷衍其說。助其焰而揚其波。更屬不可。啇音視。弔生也。

土音各地不同。名分則係一理。未有名分不正而倫理能明者。如世俗稱呼之間。不可不察也。嘗見婿於岳翁有不稱婿而稱晚生者。甥於母舅。有不稱母舅而稱為家舅者。弟子於師。有不稱業師而稱為敝業師者。甚至家庭之內。有當面呼父為老爺子者。呼母為老奶奶子者。或有稱父曰父老。母曰母老。哥老。嫂老。姐老。妹老。姪稱叔為叔老。叔亦稱姪為姪老者。更有男女老幼。尊卑大小。無不稱你老者。混亂不倫。無過於此。至市井遊滑之徒。語言尖巧。稱謂倒顛。更難枚舉。惟司風化君子。訓誡詳明。亦敦治化之大端也。

人之炎涼。不獨見於外人。即宗族親戚之間往往有之。如遇宗族在座。衣冠整齊。人詢之。則曰兄弟伯叔。或貧乏襤褸。則曰敝族。若至戚在座。氣象軒昂。人詢之。則曰舅姑姨表。或憔悴落拓。則曰舍親。至以財勢連宗者。無分秦越。宛然骨肉。而同宗共祖者。為貧富相形。反如異姓。惟以富貴為親厚。視貧賤為疎遠。此小人目前之見。達者冷眼觀之。不知當於何處安身也。

人至娼優。賤極矣。不可列於四民。其子孫亦不與考試。以其賤。恐濫名器也。今人逢場作樂。不能盡棄絕之。第憐之以情。待之以恩足矣。何可與之狎昵。而漫加以尊重之稱。如稱娼曰姊妹。或曰妹子。不思姊何人也。妹何人也。可以加諸娼婦乎。稱優曰先生。不思先生。父兄也。師長也。可以加諸優伶乎。非故為是尊重。特未之思耳。願正名者改之。

人貴心口相應。今人多有外貌寬洪大度。儼然達者。及臨事之際。却口是心非。如見人用錢。笑其鄙吝。到自己財物。則較錙銖。談女色。自謂寡慾。自己却又納妾置婢。閒說風水。則云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何必過信。及自己動一土。豎一木。遍加選擇。求筹之先。見己

第中有非者。謂我若前進。必廣行仁義。及功名到手。
剝削元氣。更甚他人。有女者。爭其厚聘。誑到賠送。動
引牽大爲詞。爲壻者。堅其妝奩。議及行禮。即引荊釵
爲定。親友冠婚喪祭。不肯輕用一文。自己遇有此事。
怪人禮節不周。我之吝嗇。惡人窺覷。他人婦女。貪看
不休。我借人錢。嗔人取討。人借我銀。利上起利。生平
喜人奉承。自己徘叉倨傲。以言嘲人。視爲泛常。人略
戲謔。拂然大怒。自己之僕。故事護短。他人之僕。有意
責備。人情之偏。大都如此。

諫勸之道。固宜諄誠。進言之方。尤貴圓便。每見人家庭
細故。或父嗔其子。或主怒其僕。一時責讓。本屬常情。
乃有一種痴愚男女。不揣情理。反謂責讓多事。一言
偶出。便姑息瞞縫。或代飾詞奪理。在言者原無成心。
而勸者反增嫌隙。止怒適所以添怒。無事適所以起
事也。大見怒豈有不勸。當先原其取怒之情。而後勸
以可止之理。自然冰消霧釋。氣過即平。若一味遮障
其言。阻遏其氣。雖矢念無他。實非諫勸之善術也。
人若一味老實。到頭大可成大。小可成小。至於說謊之
人。平時說謊。無甚關係。人明知其謊。亦不與之深較。
及有至急之情。傾肺腑。吐心腹。皆目謊精。誰其信之。
不路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
嫌。亦以遠禍。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不精則無用。精則可危。甚且
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不小。切宜戒之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雜沓。瞻視宜莊。若
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
老僕相隨。冶。音作野。賽。音顋。去聲。報也。俗謂報祭曰賽願。

演武之地。無事不可出入。若逢較試騎射。更不宜經往。
每有一種亡命之徒。凡遇考試。叢擠圍場。意在搶箭。
往往被傷殞命。夫一箭之微。而以性命相博。其愚甚
矣。況演武場中。馬踏箭傷。無抵命之律。人家子弟。宜
各慎之。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也。殞音允。沒也。
禮云。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夫不但不指不呼。朝廷禁城。
無事之人。亦不可擅登也。如夜禁一節。理宜遵守。每
見犯夜者。藉端擠塞。幸而無事。反誇其能。雖奸良有
分。而人品不可不重。何必以身取辱。自愛者慎之。

先輩作生辰。多在卅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矣。愚謂不論年齒。父母在。則宜賀。若父母既沒。以後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伊川之言可思也。若子孫成立。又當別論。

人之誕子。無不欲其多壽。嗣息希晩者。屬望更懇。生育之日。當齋戒以告祖先。作善以爲延齡之道。今俗習相傳。嬰兒甫離母腹。即慶三朝滿月。宰殺雞豚宴會。慶賀一子之生。頓害無數之命。於多壽多男之道。似乎有悖。蓋欲求長生者。不能放生。先須戒殺。平日宜

然。生子更當撙節。若親友來賀。答此則以果餅酒餌代之。誕音但。俗謂生育也。

宴會之間。有以苛令刻底爲能者。射標射覆恃巧。三五相幫默會。以難不知之人。稍不合式。便生譏誚。不知在彼浮閒無事。於此留心。在人正務紛紜。不暇及此。況人之才能各有不同。何必以夸一片長。遂生毀謷。且受罰之人。含容者。雖免愧恨。若浮燥者。必起鬬爭。閒有小技之人。及臨大事。漠無經濟。則微能小巧。又奚足恃哉。誚音樵去聲。以辭相責也。

儀節雖屬虛文。平日不可不習熟。如作揖打躬安席告坐之類。素不留心。驟一登堂。必手足無措。今人每云適來脫略形迹。即官長亦不安席。不過一拱而坐。蓋官長一拱而坐者。禮儀嫺熟。乃知而不行。今人子弟。既不知。又不行。則終身無有嫺熟禮儀之日。人而無禮可乎。

禮尚往來固已。凡酬答之間。宜度德量力。適中而行。今人輒以杯殺玩物。琳瑯畢具。名爲套禮。止圖一時美觀。若遇體量者。知其爲套。略收見意。或有竟收之者。

乃曰彼既送我。原欲我收。及其收也。有怪其收之太重者。有因其假來之物。旋送而復退者。在收者固屬不情。而退者亦無是理。何不於酬酢之時。斟酌親疎厚薄。量情實備。收與不收。聽之而已。庶廉惠兩全。不貽事後之悔。而生彼此之芥蔕也。酬音傳。同醻。酢音昨。報也。

愛潔亦屬雅事。不可太過成癖。常見好潔之人。雖遇急事。有鏡必照。有塵必拂。以至剔甲掃塵。將不急之務必欲件件做完。往往以此悞事。取憎於人。甚有寧忍饑不喫他人之食。寧受寒不著他人之衣者。此皆潔

癖一無墨癡之人所爲不可效也
古董玩物。至今日好尚極矣。若文房器具適用精雅。亦不可少。至字畫鼎彝瓷器以贋飾眞者多。卽如宣爐。人人珍藏一二。皆以爲眞。夫天下大矣。安得如許宣爐乎。卽眞矣。能不炭而熱。不香而馨乎。屢見癖此者。不惜重價購求。以有用之貲。置不急之務。日積月累。往往家道由此而虧。及轉售他人。辨駁眞僞。不登原價之一。由此觀之。人何可迷而不悟。若能以此金錢噬爾子息成家作善。不愈於古玩乎。况因此賈禍者

一捧雪之遺事可思也。先輩有云。能作百年事業。便是百年古董。能作千年事業。便是千年古董。誠哉是言。尚其勖諸。彝音夷。卽酒尊。大小不一。駁音博。別議改正也。勖音畜。勉也。
衣履服飾。不必立崖岸。亦不必太趨時。今見鞋襪靴帽之樣。時異。袍服長短之製。屢更。此皆市井之流。厭常喜新者爲之也。賢者不爲砥柱。反欲尤而效之。抑獨何歟。豈不聞丈夫之高華也。在文章節義功名之內。小人之炫燿者。惟飲食衣服流俗之間。砥音紙。砥柱。山名。耶。
淫詞艶語。春宮繡鈴之類。不可蓄於其家。若爲婦女所見。致起淫亂之端。落子孫之手。何以垂訓後人。至於藥中硫黃巴豆水銀砒霜及一切有毒之物。不宜蓄藏。卽花中珍珠蘭。亦不宜植。若誤入其口。何異於鶴頂紅之毒也。而如利刃器械。設以防家。亦當貯於密處。恐短見小人女子。爭鬬之間。逞兇使氣。隨手亂動。豈不反致禍殃。此非過慮。從前實有慨之者。鶴頂紅。緬甸國所出。
爆竹聞始於李畋。昔畋居山中。鄰老爲山魈所祟。畋用火貯竹中。爆之有聲。以禁祟。後人遂捲紙爲筒。實以火藥。取爲吉祥之物。至除夕元旦元宵。萬戶千門。一時同放。響震空中。碎紙隨風飄墮。常有餘燼落於柴草之上。遂成回祿之災。在受害者。頃刻傾家。而取樂者。毫不介意。試問於心何安。南方則更有甚焉者。凡嫁娶祀神。上梁開市。無不用之矣。至起火一物。更不可用。思此立名之意。令人惕然。第習俗相沿。不能盡改。考初造者。必用礬過之紙。以礬罨火易滅。後皆圖賤。以草紙竹紙爲之。故易成害。有地方之責者。必不能禁絕。或誠諭必用礬過之紙。庶乎可也。礬音煩。鹵也。礬鹵成礬石。
天下人之所防者。除備荒之外。無如盜賊水火。夫盜有

稽察緝捕之法。水有疏濬蓄洩之方。惟火則不能預防矣。常見火一發。將被災者。扶老攜幼。搬搶家私。事出倉皇。救援無具。近鄰各運己物。遠鄰漠不關心。其中且有藉名救火。乘機攘奪者。雖守土之官。策馬奔救。但煙燄烈。莫可如何。往往延燒。職此之故。惟都城各處設有官兵。預備麻搭火鉤濟筒木桶之類。遇火頗能得濟。若城郭村鎮。亦倣行之。公設救火夫數十人。多備麻搭火鉤木桶。又令各家廣蓄水缸。倘遇火發。夫可呼吸而至。必預懸賞罰。以便踴躍爭先。登房者登房。汲水者汲水。人人用力。未有不撲滅者。若勢不能止。速於相連處折斷。庶不延燒也。此未雨綢繆之計。惟各宜日日留心焉。

寒素人家。巢居多喜幽僻。第遇有婚喪之事。水火之虞。屈曲狹隘巷中。難於出入。擇居者慎之。

妖魔鬼怪。真者百不一二。此中持齋念端正人君子。當加詳察。驅邪之法。無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八字。俗有勾魂過陰靈哥等人。事屬荒唐。不可令其往來。亦不可隨聲附和。使小人女子聽之。疑心生怪也。

對越類

靈璧先生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敬鬼神之心。非為禍福之故。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氣焉。夫君子修德之功。莫大於主敬。內主於敬。則非僻之心。無自動矣。外主於敬。則惰慢之氣。無自生矣。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時敬。斯時時正。事事敬。斯事事正。故君子無入而不畏鬼神也。立。則鬼神參於前焉。在輿。則鬼神倚於衡焉。寢。則鬼神俯乎衾焉。獨居。則鬼神伺乎側焉。動。則鬼神指其行焉。出門。則鬼神隨其步焉。一言。一事。一舉。一動。戰戰慄慄。兢兢業業。嚬笑不苟。瞻視必尊。所謂正人也如此。若夫狂放之子。性情跳梁。言語浮妄。動作恣肆。而乃狎侮鬼神。慢先聖。傲昔賢。自謂理直氣壯。不畏神明。嗟乎。此兕人也。尚知有禮樂法度也哉。

又曰。吾聞諸古云。君子不為昭昭信節。不以冥冥墮行。暗室之中。可自欺乎。曾子慎獨之訓。是為聖為賢第一緊關。但事境顯然之處。而好名之士。與矜惜羽毛者。尚能勉強。及攷其隱微。多不可問矣。苟非真誠好

善之士。立志較然不欺。安得無愧屋漏哉。嗟乎。明修者易。闇修者難。外飾者多。內飾者少。不知爲善眞僞。正在此處分別。聖賢鬼神。所以觀人取人。亦不外是。詩曰。赫赫在上。可不懼哉。（信音申。與伸通。）

又曰所謂暗室有二義。一在私居獨處之時。一在心曲隱微之地。夫私居獨處。則人不及見。凡身所快樂。可以爲其所爲。心曲隱微。則人不及知。凡心所愉悅。可以欲其所欲。苐小人放辟邪侈。謂此時耳目可飾也。君子戰兢惕厲。謂此時指視必嚴也。善惡分途。視諸

此而已。是故見美色於黑夜。而心不爲動。見遺金於孤途。而目不爲瞬。運思慮於幽獨。而念不爲邪。方是眞品。此愼獨之學。入德之門也。苟心迹稍不光明。邪僞之蔓。滑滋暗長。漸近禽獸。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善惡分途。嗚呼嚴哉。

又曰。君子者。無時而不持其敬也。敬勝。則樂不敢極。怒不敢過。兢兢乎朝乾夕惕。而毋容寬假焉。況値禁忌之辰哉。經曰。晦臘歌舞。晦者。月之終也。臘者。歲之終也。月終則竈神上奏人家功過之期。歲終。則百神校定世間罪福之日。君子於此。當恐懼修省。思乎昔所作。得毋有干天之律者乎。得毋有觸神之怒者乎。得毋有故違誤犯之事乎。如或侈然自放。歌舞沈酣。是侮聖慢神也。能無罪歟。經曰。朔旦號怒。朔者。月之始也。旦者。日之始也。月始。乃吉凶星辰轉移去來之時。日始。乃善惡幾希向背從違之際。君子於此。當悚惕志意。思今日所爲。得毋有凶災而不能化乎。得毋有吉慶而不能受乎。得毋有爲善不力。而改過不盡乎。如或肆然自縱。號怒叫喚。是爲輕生迷本也。能無罪

歟。小人之所以日沈淪者。阻改悔門路。故善心不長。而惡行不悛也。書曰。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其惟君子乎。（悚音聳。懼也。）

又曰。天曹之上。仙官神吏。大抵亦如王朝法制。有總部者。有專司者。有潛察者。有持憲者。有巡方者。有主省府州縣者。有佐貳者。攷覈稽查。申詳彙報。與人世等。其或善不彰。惡不滅者。時未至也。夫仙官神吏。所守何職。所行何事。豈如世之尸位素餐輩。矜榮弋貴而已耶。其終年之所論定。必有在矣。可危哉。苟存一不

良之心。人未及知而鬼神已知之。行一不良之事。人未及見。而鬼神已見之。出一不良之言。人未及怒。而鬼神已怒之。乃較其過犯。定其罪案。銖兩悉稱。可不寒心哉。維彼愚人。尚逞其驕暴。肆乃兇惡。恬不知畏。報施之說。竟付諸幽渺。無足憑也。嗟乎。報施若無。是無鬼神矣。然歟。否歟。世之不信報施者。何不取鬼神之事而三思歟。

天隨先生曰。世人不信有報應。未嘗不信有鬼神。苟信有鬼神。則鬼神斷非杳杳冥冥。含靈靜坐。而一無所

事也。必有所職掌矣。然其職掌。豈第風雨寒暑而已哉。必於天下之人。糾察巡視。以陰行其治法無疑矣。見一善。權衡而保佑之。賞必行。見一惡。深惡而痛絕之。罰必加。更無疑矣。乃世卒不爲善者。何也。將謂鬼神。幽遠可欺乎。抑謂衆類芸芸。不能盡燭乎。將謂鬼神寬大。能包容乎。抑謂鬼神無形無踪。莫可誰何乎。將謂鬼神可以祭賽而愚乎。抑謂鬼神不必好善而惡惡乎。此數者。雖昏愚頑鈍之夫。未有以爲然者也。試執人而問之曰。幽有鬼神。必曰唯唯。鬼神尊善而嫉惡。必曰唯唯。鬼神見善則加福。見惡則加禍。必曰唯唯。業已知有鬼神。且知鬼神之尊善而嫉惡。知鬼神之福善而禍淫。乃卒不肯舍其惡而就其善者。信不及也。曷不平心觀理。信有鬼神。即信鬼神之尊善而嫉惡。即信鬼神之福善而禍淫。又何疑於鬼神之職掌。與夫報應之說哉。芸音云。芸芸物多貌。

靈蟆先生曰。自堯舜以十六字傳心。而道統始明於天下。及孔子生魯。有刪定贊述之功。而儒之名乃立。太上西出函關。而道之教乃著。釋迦文佛。傳來東土。而

釋之教乃行。是爲三教。三教聖人。教雖不同。而道則一也。夫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煉性。釋曰明心見性。要皆所以求全乎天命之初。復見其本然而已。大旨教人遷善改過。外而盡綱常。修倫紀。內而立性命。明明德。道之正也。若此外。更立門戶。議論邪僻。形迹詭怪。惑世誣民。如儒中有刑名之術。道中有黃白彼家之說。釋中有號佛煉魔之教。甚而有談天論地。與妖煉鬼。師婆術士。符咒攝蓮。種種不法之事。皆左道也。世之愚夫愚婦。迷謬於中。招醜取禍。甚可矜憐。而

貪財者。好奇者。遂溺其邪說而不悟。彼不知大道平庸。原無隱怪。忠孝可以登天。仁義可以致富。誠信可以事鬼。退讓可以免禍。慈良可以獲福。崇德修慝。即是天堂。乖倫叛紀。即是地獄。又何必惑彼禍福之說。輕信左道哉。刪音山。除削也。定也。言有所取舍也。

鶴捺先生曰。人之生而為善者。不必言也。若夫由悔而趨善。未有不皈身於佛者。然皈身於佛。而不識佛之道。則其皈亦虛焉耳。何足以稱善哉。嘗試思之。佛言平等。示人萬物一體也。佛言施舍。教人絕去貪刮之

心也。佛言課誦。教人朝夕警悟也。佛言明心見性。教人循理而遏欲也。佛言持戒。教人有守也。佛言齋疏。教人淡世味也。愚人皈佛之法。而忘佛之心。烏在其為懺悔乎。烏在其為善人乎。故欲為善人者。必先體綱常之大。修仁義之道。存不忍之心。務行事之實。推忠恕之念。化物我之私。然後皈佛而懺悔焉。則庶乎其善人已。欲見世之愚夫愚婦。有向善之志。往往以浮文法相處求佛。而不能求佛於自身之一心。此真可長太息者也。予甚惜之。故於此切示焉。皈音歸。出釋典。

張爾公先生曰。懺者自陳悔也。釋典云。如是罪惡。今日懺悔。願乞除滅。又已起之怨。願懺除滅。未起之怨。不敢復作。或曰。懺悔在不敢復作一語。足盡本經全義。與吾儒克己修慝同。前此一切罪惡。不懺自除。如必倚佛求懺。非獨懺力不果。惡根未盡。佛亦不能因懺釋罪。使積惡者歸善也。若夫口懺徒具文而已。擬諸儒者日省內訟。則相去萬里矣。

魏禧冰叔曰。或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歿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

妄生神識耳。吾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既微其事矣。且即以為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蝨哉。自無蚤蝨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鬱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讎仇。祝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故曰。心能生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

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杖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杖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松風子出會稽之洞。游於江水之上。喟然歎曰。美哉廟觀樓閣之多也。天下皆事鬼神者。而何無不侵鬼神者。如微子屏息而前。請問之。松風子曰。世人當其有祈於神也。側側惟恐不恭。恭恭惟恐不潔。楮帛惟恐不美。孰敢不敬神者。然有所以慢神者。人不知也。蓋神之所棲者。廟也。所依者。位也。故君子過廟必式。過位必變。乃所以事神也。今人於神明之地。有譁笑而高談者。有酣醉而近座者。有跋闘而背立者。有露體而負入者。有蹺足而偃息者。有向對而久視者。非慢神者乎。敬神如神在。望之凜如。過之肅如。若生若動。若感。若怒。若指。若視。入大廟必然。入小廟必然。見大像必然。見小像必然。過莊嚴必然。過淡冷必然。則能敬神者也。天下有幾罵神者乎。而慢神之罪。亦可慮也。如微子曰。罵者惡矣。其罪烈矣。而慢神者。蓋有之矣。請以先生言。告諸天下。使夫知者不爲。爲者知戒。

靈臺先生曰。天之生物也。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凡此皆天之德也。故君子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敬

天之道也。愚人不知敬天。風雨違時則怨。風雨阻事則怨。風雨久多則怨。風雨艱少則怨。甚至狂呵厲罵。惡亦甚矣。夫風雨者。有神以司之也。呵罵風雨。是呵罵乎神矣。罪豈可免乎。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蚩蚩下愚。日造罪惡。嗚呼悲哉。（喟音匱。去聲。歎息聲。蚩音鴟。蚩蚩愚貌。）

又曰。君子正己而行。無求於神。如記曰。祭祀不祈。是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則祭竈而已。今人不知天地神明之尊。妄祀妄禱。其褻

甚矣。恐夫愚婦或至事不順意則呼籲天地神明心跡不白則援引天地神明受屈不忍則侵犯天地神明。又或有私情示盟者。貿易求信者。詞訟聯心者。咸要於神曰。願鑒某也。何其不敬乎。夫官長在上。猶不敢以猥褻之事。瀆其聽聞。況尊如天地。赫如神明乎。君子修德於躬。仰答乎天地神明。求無愧而已。豈得以私事凡情。上瀆聖聽哉。（籲音預。疾首號呼也。猥音委。褻也。）

朗至子曰。咒詛者。誓于神也。求神速報也。非必入廟投辭。凡忿爭之時。呼天喚地者。皆是也。夫事理曲直。日

久自明。何須急於表暴。如其曲矣。則自反有愧。安敢對神。世間狂悖小人。明知所作非理。猶欲誓神以塞其謗。不思神明鑒臨。豈容汝肆欺悖。往往慘絕橫亾。竟有如其所咒而死者。可畏也已。

靈壁先生曰。諸天神聖。皆南嚮者也。故北爲至尊之地。而敢不加敬歟。但世之放肆者多。謹惕者少。若心無所畏。天地之大。且不足懼。又何問乎北耶。又何問乎唾涕及溺耶。夫神明非必邀人之敬之也。然此敬神明之心。即善心也。神明非必惡人之慢之也。然此慢神明之心。即惡心也。何也。有敬神明之心。則知罪福者也。則知修省者也。則知恐懼者也。豈尚有非僻乎。故謂之善心。有慢神明之心。則無禁忌者也。則無理義者也。則無顧畏者也。豈復有天良乎。故謂之惡心。惡生於慢。善生於敬。君子無往不敬。小人無往不慢。此善惡之異趨也。君子對北。如覲尊神。是以兢兢也。詩曰。誰北有斗。敢褻也乎哉。（嚮同向。）

碧虛子曰。北方之位。有北辰焉。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糾人間善惡之期。司陰

府是非之目。五行共稟。七政同科。有廻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阨之力。凡在覆冒之下。悉宜頂禮恭敬者也。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燃迎諸紫光聖母。幷七元君。虔恭奉獻。縱有重罪苦報。如旭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波隨發。受用無盡。但人執凡見。管窺天道。謂爲荒忽而不肯信。豈知冥漠之中。有確然不爽者耶。經云。善似光中影。應如谷裏聲。人當速爲轉念矣。（善一作福。[illegible]）

靈壁先生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故養人之功。莫甚於

水火、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往往有褻瀆之者。夫人一夕不得水則困、終日不舉火則饑。鑿井而飲、設竈而炊、伊誰主之而成茲水火之功用歟。爰有神焉。司乎井者爲井神、司乎竈者爲竈神、此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古者天子季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淵、源澤。井泉。而井泉與祭典焉。國有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門、行、曰公厲。司命者、竈也、而竈神居祀首焉。蓋與人切近而最親者也。惟切近則易玩、最親則易瀆。爲知夫神之尊耶。君子知水火之德、出於井竈、故

臨井不唾、過井不窺、廢竈不履。野竈不跨、敬之至也。若小人無忌、有翹脥而加井者矣、有坐井而詈詬者矣。有擔木而向竈焰者矣、有爆足而當竈門者矣、其慢如此。曷不戒焉。光武曰、諸將所至、溺社稷。汚井竈。不爲無過、豈謂可慢耶。（與音預。霤音溜。中霤中宮之神、名土正曰句龍、在家主中霤。）

又曰。竈者司命之神也。凡人之家一切吉凶禍福、皆其所司焉。上自王侯。下至庶人、莫不立竈。由來尚矣。所當愨恭敬謹以事之者也。且竈極仁慈、覆庇人家、袪不正之鬼神、掃塵中之疵癘、主烹飪順養之道、其德

惠大矣哉。世人不知報効、褻慢多端。經云、吟咏及哭且不可。而況其他乎。夫人或入廟祀神、或朝山叅聖。非不謂恭於修善也。奈何舍家之尊、而求福庇於外哉。況竈有司命之權、人之善惡。得而糾察焉。人之殃祥、得而降賜焉。人之庭戶。得而庇庥焉。願人積德累功、日臻盛美、是其志也。人家能淨其心。潔其室。肅其儀、修其祀、則可以事竈矣。（愨音卻、謹也。愿也、誠也。）

又曰。天下之人。未有不敬鬼神者。有敬鬼神之心、而無所以爲達。於是假香焉以傳之。故香必取其最潔。而

後通其心之至誠。苟有汚濁。其敬安在乎。若夫燒香取便。則其心之不誠。何以交於神明。吾恐取咎多端。豈第無福之云乎。淨明疏曰、香是離穢之名。有宣芬散馥、騰馨之用。故諸天聖衆、嘗藉香氣、以除人間垢氣、上下往來、始得清淨、是以道場陳設、酌水獻花。多焚好香。以爲供養。乃申誠敬。愚人不明此義。科頭跣足、罔知敬恭。雖家奉神聖。實爲黷僈。其燒香也。具文焉耳。何功之有。（氛音分、氣也。黷音讀、褻也。）

沙丘子曰。老君爲九天之尊。握天道。掌世運。巍巍乎至

矣。昔孔子問禮於老君。尚有猶龍之歎。而恣儒狂悖。動輒稱名。莫知忌諱。敢於詆之。其罪尚可言哉。

史播臣曰。孔子為文章之祖。帝王之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歷代欽崇。於今為烈。後生小子。既讀詩書。當知尊敬。每見塾師訓蒙習字。入門必書上大人。丘乙己。初學聖人之道。先犯聖人之諱。斥言不敬。於心安乎。與其念作某字。何不改為孔乙己之為是也。

又曰。觀音大士。據出山像。乃鬚髯男子。因世間婦女。不知善果。於是現女子身而為說法。今人相沿。書為美

貌女像。異艷奇妝。恐以恭敬之誠。反生褻瀆之念。幸於落筆時斟酌焉。

又曰。神佛肚臟。皆用金銀珠寶為之。嘗見因此起小人覬覦。深為太息。夫金銀珠寶。人世貴重。神祇未必貴重。何如以檀降諸香代之。不獨保全神佛莊嚴。且免小人無限罪孽。惟作福造像者。慎思之。

神當敬。不當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為正神所吐。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賄賂。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靑溪子曰。嗚呼近世。何多奸偽。聚衆燒香。大言招搖。借名說法。暗逞惡梟。漁色賺財。術頗工巧。罪莫可述。萬磔難饒。無何瞽俗。姿與按交。身先拜服。破鈔媚妖。一遇騙害。家必蕭條。前事宜鑒。勿聽虛喬。更有可惡。婦女宜嬌。入庵投寺。布施濫叨。淫佚露醜。風化敗壞。佛在汝心。靈山匪遙。清香一炷。閨閣可燒。烏在狂走。出而賣嬌。世多議謗。須惜羽毛。禁之禁之。毋自掛盜苟弗聽。余將為鬼笑也。（賺音暫。俗謂相誑。磔音乍。裂也。剮也。）

迎神賽會一節。禮本不宜。如兇頑奸惡之人。或假此少

生其畏懼之心。廟宇傾頹。稍動其施助之念。亦勸善一端。獨鳴鑼擊鼓。驚世駭俗。借此沽行善之名。鬭勝營利。則不可耳。

勸誡屠牛之文。人盡知之矣。獨牛油蠟燭一種。習而不察。既不忍食其肉。又何忍然其膏。且血光上薰。觸天褻神。明理者。正當辨別。

敬鬼神者。供奉靜室。焚香頂禮。惟恐有褻。敬字紙者。殘編斷簡。投諸水火。惟恐作踐。每見書招帖者。或書寓於某庵觀寺廟。將諸神聖。遍帖穢溺巷口。又有賣藥

賣術之徒。種種報帖。專於穢溺處貼之。西人一盼。久之風雨侵蝕。字皆墮落穢溺中矣。慢神褻天莫此爲甚。稍有敬畏之心者。其改圖之。

史搢臣曰。字乃天地間之至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有欲聞於人之言。彰其字而白之。有不欲聞於人之事。封其字而達之。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不賴乎字。若無福之人。雖極力求之。

旋得旋失。有福之人。藏之胸臆。卽勇者盜者。莫能刼之。豈非天地間之至寶歟。以天地間之至寶而糊墻裹物。拭穢覆瓿。甚至婦女以殘廢經書。代爲樣冊。或委棄溝渠。不知禁戒。不亦折福也哉。人失一錢一帛。則曰可惜。獨於天地間之至寶。褻之而不知悔。賤之而不知惕。則何以故。今一字不識之人。見片紙隻字於道傍。曰。是誰作孽抛棄。必衆而投之於壁。以待惜字者取而焚之。其敬吾儒之字也如此。吾儒反自輕之。豈不可怪可歎。近見街衢巷陌多懸惜字紙籠。善

勸善矣。第入家內宅。焉能搜尋。無知婦女焉能勸諭。愚意令撿字人。書收買殘廢字紙一帖。著之籠上。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羣相收買。則惜字無限矣。至瓷器之上。多書年號詩句。及其損壞。沈溺坑厠。人莫能見。卽見亦無法。依余惟有碎之如粉。投之流水。庶滅其跡。倘能勸戒窯工。不復書字。以清其源。則善愈大焉。凡此皆惜有形之字也。若夫無形之字。更所當惜。如欺心昧心。誣人害人之字。下筆卽有果報。或名利消滅。刑禍漸生。或書香絕脈。子孫聾瞶。又豈可不更加愼惜也哉。瓷音刺。瓷甎。瓦器。瞶音繪。目昏也。

警醒類

靈壁先生曰。余觀天人之際。有感必應。殆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必然乎。且無論遠大者。姑以淺且近顯且明者言之。夫日月暈而風生。柱礎潤而雨至。此感應之微於天者也。空中雷震。萬物同聲。野外人呼。四方響應。此感應之微於聲者也。祥聚一室。瑞生芝庭。兇集一魂。怪哉出市。此感應之微於氣者也。溫言前發。聽者承以和愉。惡語方加。聞者反以悖逆。此感應之

微於言者也。家行詐僞，金帛臨門，身罹官衙，桁楊及體，此感應之徵於業者也。吉慶之家，雞犬咸和，兒慈之家，燕雀非入，此感應之徵於物者也。架杖擊水，污濺於身，對風揚沙，灰飛於面，此感應之徵於事者也。嗚呼，有感必應，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往非然，而況修德行善，以邀天地神祇，則精誠往來，濟乎默佑，其感應又當何如也。撻音楚，杖下有撻。濺音箭，水激灑也。

鶴拎先生曰：伊古迄今，千萬年來，無時非感應，無人不在感應之中。夫感者至庸而應者至神，感者至近而

應者至遠，感者至幽而應者至顯。微妙之內，若或主之。未可一二為木偶人道也。天下有知感應之理者，必能信感應之事，兢兢然凡吾動之念者，皆感也。凡吾措之行者，皆感也。不聲而聞，無翼而飛，感之所以神乎。吾恐感者方動，而應者輒至也，可不懼哉。君子不患無應，而患所感之或非，是故反身自修，戒慎恐懼，無敢放逸焉。

碧虛子曰：予觀感應二字，形皆從心，乃知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心而能感應者，事不由心，雖甚勝舉，而如登

揚木偶，華彩炫目，動作可人，而其歌哭嬉怒，皆非由衷，終屬虛形幻相，而謂為木偶之歌哭嬉怒，誰其信之也。夫善不由衷，務乎形迹，又焉能令鬼神信之乎。是故為善者，未善事，先善心。此一心也，可以通鬼神於呼吸，轉造化於俄頃，分天堂地獄於幾希。人苟能從自心培養，推及於行事，無務名之志，無邀福之念，處處皆實，如是而後鬼神信之也，則上以格天，下以格人，善之感應，如桴與鼓，如宮與商，如水與月，如鏡與形，寧有不應者哉。儡音壘。傀儡，木偶戲。[illegible]音裁。頃也，速也。桴音孚，擊鼓杖。

玉溪子曰：好善惡惡，上帝之心也。欲其家諭而戶曉之，勢必不能。福善禍淫，上帝之權也。欲其朝行而夕報之，勢又不能。於是上帝之權，遂有不信於世之日，而愚夫愚婦，又孰能深窺上帝之心哉。然人亦知吉凶禍福，為鬼神所司者，故疾病至，則豕羊金楮，跪拜持誠，然持誠於色貌，曷若持誠於無罪。患難及，則列祀陳儀，香帛祈禳，然祈禳於鉦鈸，曷若祈禳於實安。亦亡後則延道做佛，諷經懺度，然懺度於幽冥，曷若懺度於生前。是人未嘗不畏鬼神，未嘗不懼罪，卻非乃

卒藏機發銛無所不至者由其無淡遠之明感於目前之快而理不勝欲遂至莫可如何矣哀哉（銛音尖刃利也）

靈璧先生曰。嗚呼。禍福之事。寧有定哉。有受禍者。有受福者。有禍不終禍者。有福不終福者。有始禍而終福者。有始福而終禍者。此其數天操之。而所以轉移之者。非天也。故見瑞而修省者。福必成。見瑞而驕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放蕩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致之。奈何世人禍不知禳。福不知修。乃推命測運。求諸渺茫

不可知之中。筮卜抽籤。問諸幽冥無足憑之際。何其愚歟。（禳音穰平聲禳之為言攘也說文磔禳祀除厲殃也）

鹿門先生曰。為善之家。福不遽臻。為惡之人。禍不遽罹。往往行善者不力。作惡者不悛。職是故耳。此其人具管窺蠡測之見。烏知天道之大哉。夫天之報施。無處不然。而人特以粗淺之心。寸光之識。視為固然。而不加察。遂疑報施之無憑。縱行諸惡。陷身大戮。亦足悲矣。夫善惡多端。而報施亦多端。有為善而家温食厚。子壽福豹。科甲榮顯。者有為惡而家破身亡。子孫賤辱。田園丘墟者。此明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美謚嘉封。裔昌運盛。證神登仙者。有為惡而剖棺戮屍。變牛作馬。求受苦趣者。此冥報之類也。有為善而貧移富。賤為貴。夭為壽。險為坦者。有為惡而富忽貧。貴忽賤。壽反夭。坦反險者。此暗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無媒以獲功名。不謀而成事業。因緣湊合。亨嘉聚會者。有為[illegible]而假手於子孫。受戕於禽獸。吐絲自縛。張羅自網者。此巧報之類也。有為善而絕處逢生。空中得喜。百[illegible]為効顯。萬鬼為輸力者。有為惡而餌以釣其命。利以

蠱其身。生變活化。自殘自害者。此奇報之類也。有為善而施貨財。得貨財。施仁義。得仁義。稱量而出。稱量而入者。有為惡而寃遇寃。人毒遭毒手。以某地害人而害同其地。以某事禍人。而禍同其事者。此還報之類也。有為善而子孫賢良。家盡孝弟。國盡忠貞。為大門閭。榮名萬世者。有為惡而子孫卑賤。男奸女淫。為盜賊。為僕隸。填臥溝壑者。此積報之類也。有為善而一言獲吉。一事招祥。坐施立應者。有為惡而妄取即覆。致怨即殃。朝出暮反者。此現報之類也。有為善而

爲神所擁佑鬼所歌唱者有爲惡而爲神所怪詰鬼所糾擾者此陰報之類也有爲善而朝有旌揚里相推譽者有爲惡而官加刑罰鄉多賤惡者此陽報之類也凡此十報赫赫明明苟非聾瞽未嘗不見之聞之也何爲爲善不力作惡不悛爲昊天之罪人哉

知微子曰積善猶有身血脈周流無處不到則爲全人四肢百骸一或不通其處即痿便非全體爲善之士一念不到可謂全善乎痿音威溼熱成痿。

靈璧先生曰眞心好善者宜自尋己過便有進步今人輒云吾自揣未嘗作惡即此護短一念已沈迷矣天下豈必放火殺人坑人害人而後謂之惡哉如貪嗔[illegible]等。不公不平皆非善果咸名惡因而況心頭惡念或欲坑殺陷人者蓋亦有之矣人當兢兢業業覺得不能事事盡理合天便是過愆速圖改悔奈何自己放寬一步爲容私之地哉

燕山先生曰學者當先除去好舉念頭蓋好舉之念即人心也人心勝則道心蔽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謂此耳

又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學者一日進一步方不虛度時日若曰無害其德將敗若曰無妨其德將亾

橫渠先生曰修行之士要先則得自己偏處蓋自己偏處最難按納必從此最難處加力十倍此中稍稍平定則諸善可舉矣若打不過者關觸處皆受其累中途改轍職是故耳

李卓吾曰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鐘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

又曰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譬方胚而衆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歉音歉弱也

又曰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看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尚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之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又曰鄒卷大詩云縱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見宬綺孰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願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真哉。（見音現。傾覆也。）

又曰。予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爲必在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劉爾明曰。公府衙門。掾吏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修。但取免徭役。持門戶。是亦以膠庠爲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然爲天地間一大蠹者。非歟。（掾音椽。吏掾屬官通稱。正韻音瑰。）

周百安曰。宋嘉祐中。禾有謝禁士人多馳騖請託。有一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奈之何。

松風子來歸隱時。置酒松寥閣。客有持酒爲祝者曰。願先生之獲金也。金南山高北斗。松風子反走。掉頭而驚曰。噫。客何爲其病我也。夫財。衆之鵠也。財多累人。烏乎予祝。客曰。先生之所惡。衆之所好也。先生有好。

願自爲祝。松風子曰。唯唯。乃舉酒祝曰。願與妻子相對而怡怡然。願見家口繞室而欣欣然。願目無水火之形。願耳無盜賊之驚。願無奪失之事。願無疾病之侵。願身無口舌之擾。啖菜根而不饑。衣布苧而不寒。居茅茨而不傾。行。住。坐。臥。由乎身。動。靜。語。默。由乎心。非榮非辱。遂生復性而終天年。則福之至也。安用獲金之多乎。財雖順來。我必散之。亦奚以取爲。客赧然垂首。自愧厭議之陋。（苧音除上聲。麻屬。通作紵。）

松風子曰。世俗之見。只以求富貴利達。爲人生本分事。若成佛作祖。登仙了道。便云千錯萬錯。譬如蒙館中說登科事。雖不能人人登科。然登科者。實由此中出也。夫修道者。雖未必人人了道。然了道者。實從此中出也。只要功夫不落旁蹊。自然得箇正見。觀世音云。但願世人咸就此一錯。有志者其熟慮之。（蹊音奚。徑路也。）

劉蘭溪曰。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箇聾漢。且只過數已足。即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者箇念去。學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參箇念佛底是誰。即參禪念佛。兼而有之。參來參去。到一朝爆破

時者一聲佛。纔有箇着落處。㶏音冀上聲。水名
臥雲子曰。世上愚人。斷了葷誦了經便是修行。不知他
不喫飯不誦經時。作何事業。丟了着便欲吞人。住了
梵。便要算人。如此雖修何益。葷音熏。葷菜之屬
周坦然曰。古人驗心於夢寐。予曰人於日用之間不思。
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
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
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爲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
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喬遺民曰。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忪瞑
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忪收斂。以養
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
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
明年之無獸無魚何。周櫟園曰。凡事留有餘不盡。所
以師天地也。狩音獸。冬獵。又守也。櫟音歷。木名
周啓臺曰。人守得一靜字。即天地鬼神。且無奈何。況身
外之升沈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得。非有定力以主
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有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清淨齋中。
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
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其趣者知之。
齋室淨潔。俗迹罕至。爐香不斷者。必有雲氣棲集其中。
鶴揩先生曰。人處紛華靡麗之世。若能獨清獨醒。特立
行善。眞力大而志剛者矣。否則必資衆輔。凡人之氣
要鼓舞。心要歆動。力要協助。志要振作。非多人則有
因循懈惰之病。小有所挫。便索然廢矣。故勸人爲善。
與讚歎人爲善。俱得半功。蓋善心讚則興。阻則消。然

則說浮靡語。順情話者。遇之亦甚不幸也夫。
碧雲子曰。人間萬事。轉頭皆空。以今日視昨日。則逝矣。
以暮刻視朝刻。則又逝矣。故高人達士。愛惜光陰。不
肎等閒過了。若道來日甚長。浪擲歲華。不如向正路
上走。一段爭心。如何肎休歇。若想到去日多而來日
少。便不肎廣造惡業。著是求穩。
鹿門先生曰。今人讀感應篇。未嘗不稱善。然口中稱善。
心中不改。便是如不曾讀也。蓋緣理境埋沒。偶然屬
目。如水激石。何可得動。是故善讀書者。要貴能思。細

細披閱於沈吟中。忽然透悟良知。啓發方動改悔心。者纔是讀書得力處

文中子曰。勸戒之詞。古今名論臺臺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丁寧總是要人聽信而已。我輩讀聖賢書看昔人者般敎人念頭。語語婆心。當為之淚下。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係。而苦苦訓誡若此。蓋見那些作惡人。眼中看不過。心裏忍不過。前車既覆。後車又隨。實可憐憫。急欲將一句說話喚醒千百年人。者段血誠語。豈可草草看

過。讀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毋負前人接引後學之意。臺音尾。臺臺。不倦意。

松風子曰。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畏而不學。固終無成矣。所以初學貴有決定不移之志。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勇猛精進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將久而怠。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又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真有心人也。世人視修行為太難事。甲修行為分外之事。以為萬不可成。若神仙不可成。則古今亦應無神仙矣。古云。莫道神仙無處學。古今多少上昇人。今人修行不真。乃謂世無神仙。何其謬歟。人苟能有決定不疑之志。勇猛精進。而又貞常永固。遂不退轉。焉有不成者哉。歟音平

沙丘子曰。學聖賢之道者。往往黜神仙之宗旨。學神仙之道者。往往遺聖賢之學問。不知聖賢與神仙。其道一也。自古以來。未有聖賢而不沒為神仙者。亦未有神仙而不出自聖賢者。聖賢者。神仙之始事也。神仙

者。聖賢之終事也。是故欲為神仙者。先為聖賢。本之以聖賢之功夫。之以靜養之道。終之以烹鍊之法。而後其道可成也。

又曰。古云。觀心容易息心難。學為聖賢。學為神仙。總之求息其心而已。是故為機變之巧者。則心不息。懷貪婪之念者。則心不息。肆險詐之害者。則心不息。持損人益己之算者。則心不息。用貪緣鑽縫之術者。則心不息。心之不息。皆其遠之矣。若夫善人。但懷與物。則心息。內絕嗜慾。則心息。暴戾氣消。則心息。人我兩忘。

焉心息。居易俟命。則心息。心既息矣。道焉有不成者乎。鷟音至。凡鳥獸之猛者。皆曰鷟。

又曰。夫眞好道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老而成之。則得之矣。非必去父母也。非必離妻子也。非必絕人羣也。非必入山採藥也。非必靜坐蒲團也。如善事父母。和養妻子。汎愛人羣。採萬善。淨心思。皆道也。所可少學而壯行者也。如定緣盡而後學道。世反有緣盡而不能學道者。正陽祖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純陽祖曰。人嘗以不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之言。於事何益。故無論人品之卑下。根基之脃薄。苐挪意不能遣。思慮不能靜。美好不能忘。氣習不能化。雖去父母。離妻子。絕人羣。入山靜坐。無裨也。以是號於人曰。吾求仙。吾求仙。仙豈許之哉。

鶴拴子游於樵烟垌。息鹿游軒。聽石陽子讀感應書。至欲求天仙句。不禁喟然歎曰。今者進世人而與言仙道。必將以爲迂誕之事矣。余焉能向夢人作醒語耶。汝醒人也。吾語汝。竊嘗剩心觀化。小覷一切虛幻。夫溟涬一理。混乎眞常。因形有姿。因姿有結。大地山河。

依姿而立。胎卵溼化。依姿而生。於是有生滅起伏。得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結中之最小者。桃蟲食桃。壞蟲食壞。蛀穿蠹蝕。螳奪蝸爭。蝦蚪蛙怒。蟯搏蛛網。朝生暮歿。營營何爲。予嘗登乎丘墓。矚覽平野。烟黃日淡。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東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隱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或庶幾有望焉。今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爍之姿。殫志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志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驩。一朝徂實。稿葉新逢。雖復取人魚爲膏。金銀爲殉。設樂置妓。銅臺上食。彼白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王階金埒。茅茨席門。金張豪華。揚雄寂寞。王謝鼎盛。任昉彫零。鼂錯東市。袁盎衫朱。田蚡開第。灌夫伏誅。路粹傾融。絳灌讒賈。孟玖陷陸。孫秀仇潘。當其時。衆皆鋒刃其口。熾熾其腸。先發者雄。後時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悽凉。轉盼之間。悉爲陳跡。東土託意於

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嗟乎糞蛆之甘糞人則蔑之蠅蠅之觸紙人則嗤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奔競於百年之內力恆恐其不竭機恆恐其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苦嘗焉而悟則向日種種之憂勞焦迫者皆可笑也夢者之得寶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懼覺而啞之夢也當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境人生百年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吸吸分人我修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孥彼

方熱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若夫覺者又安可與彼夫同夢也且也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駕爲龍爲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鼎宿奮功曹應侯本亡命下津發牧豕晉公自餓儒狄青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略而時無根柢白首窮巷者豈尠哉夫神界可探崇蹤可躡素書可讀丹檢可尋故五湖不必霸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富貴時來則爲之必待二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

矣孔明臥龍人亭亭物表彼豈不講於尊生之道者哉乃爲先主誕出竭精盡瘁卒夭天年是父老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臥隆中含神葆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惜之顧夫抱才德而不遇未可云不幸也天下同志者知世事爲空花泡沫求歸真而了道焉其將有感於斯文

蜩音週同蜩。蛆音沮，食不潔蟲。蠅音蠅。蝸音瓜。蝸牛似羸，白色。蜋音郎。蜣蜋自吞蟲羽蟲之擊者。蟯音腔。蟯蜋也。蛛音朱。蜘蛛也。鬭爭螳勇。蜣搏蛛網。俱出莊子。蟠與蟠通。亦同蹯。別作蹯，沒也。埓音劣，庫垣也。蚡音焚，人名。暫音漸。人聲過日也。暫見也。鄔音鳥。西方宿之。尠音先上聲，少也。與鮮通。葆音寶，韜藏也。

庸行編卷之八終

庸行篇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牟允中撰允中字叔庸天津人是書因揚州史典願體集而參補之皆先正格言分門編輯自達觀以至警醒凡三十三類每類採輯數十則大都取其明白顯易可以訓俗化愚其立教頗有允中自著讀書之法兼論及於時文並引八股講論數條蓋以訓其家塾子弟者也

讀書樂趣八卷

〔清〕伍涵芬輯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樂趣八卷》提要

序

學之爲道要之于自然返之于爲己然後序不逆而機自生伍子芝軒通經服古以冠于鄉論定古今藝苑天下嚮風又恐其視文字爲末也乃輯古聖賢自然爲己之學顏爲讀書樂趣夫

讀書而不知樂者有故以爲利達之資則貧賤者不樂以爲聲譽之具則沉晦者不樂不知而慍遯世而悶往往皆然故其見于語言文字亦往往抑塞而鮮通誠內達于身心性命之微而外擴乎天地民物之量是雖終

身窮厄必有曠然而怡適者其發而爲文也又安往而不得其趣歟竊怪舉世營營出入于珍奇瑰瑋之中皆棄其珠玉賞其瓦礫獨伍子披揀而精取之今其所錄皆身歷而有得者所謂造道之言親切有味然則伍子之可傳豈僅以是書也哉　旹

乾隆乙丑歲孟春日桐川弟俞長城拜題

自序

天地生生不已日變而益新以有靈氣也於此可悟文章之道焉文章者靈氣所結千變而不窮通神入化在呼吸之間不可以常情測也不得所以養靈氣之法其能造出活文章舞動於人心目間歟養靈氣之法安在曰在善讀書吾讀吾書而讀書之外不知有他則靜能生靈吾善讀吾書而讀書之內知通活法則動能生靈二者須兼有之予少而悟此深有味乎吳季子書憲調悲喜憤愉而歸于適之一語故每值窮愁險阨之境人世一切不平之情來攻于前隨卽自尋樂趣默然玩味令心地油然以釋所謂本讀書之法以培養夫氣之一道也比十年以來游歷既多奚囊益富因復删其繁蕪存其精要定爲若干卷刊以公世雖不敢與經史並觀而學者有此一編供其賞玩足使八牖生明乾坤大氣象卽在行楮間紫水伍涵芬芝軒氏題于華日堂中

讀書樂趣目錄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讀書樂趣

凡例

一是集爲舉業設也。學者窮年殫心經史文章。精枯神敝。不可不稍借閒情以活其趣。然博弈諸技。既妨事而廢時。傳奇諸書。又導淫而蕩志。惟是怡情瀟灑。而仍于學問有裨。斯足備爲案頭珍玩。行篋錦囊。此一編所以不可少耳。

一集名讀書樂趣。蓋由朱子讀書樂歌而推廣之也。故取歌辭冠于卷首。以明所由本。其實歌內含旨甚弘。諸妙並蓄。不止滌盪心胸也。讀者諒善會擷取矣。

一鄙見以讀書用功宜活。窮通順逆。遭境不一。憤懣憂愁諸情易攖。安可不善自排解。尋一出路。予生艱苦備嘗。病難畢聞。幸得偷生至今者。以胸中時挾一編無字書。自咀自啄。不復計有人世險阻故也。戊辰下第後。周遊通都大邑。得廣接賢士大夫。親其緒論。復加借不見新書。悉折覽擇選。積成是編。大庶有萃呼萃而兵食子。又何敢自秘乎。

一是集所採皆隨見隨錄。不泥世數先後。不分逐段次序。大意總爲寄情消遣之書。合學者隨手抽取。開卷皆可獲益。或遇事冗心煩。不妨順意釋手。無患有讀未終篇之憾也。

一集內錄取皆歷代名言懿行。或出自某書。或屬某所言。逐條內開首即爲標明。不欲沒所自也。間有出自鄙見私擬。即頂格直起。不掛姓氏。閱者自別之。

一是集原共計一十八卷。因卷帙繁重。苦于缺資。未

能即刊。乃先刊八卷。別爲初集。此外復有考書一卷。（闡明諸經之要旨）又考書一卷。（辨析諸史之要義）又考書一卷。（條釋諸子百家之疑義）條行一卷。（詳引立身處世朝野大小事宜）潤言一卷。（精採賢哲酬對訓錄文辭之妙）微理一卷。（備徵天地人物萬務一致之義）游藝一卷。（詳備言琴射書畫諸技之精微）養生一卷。（萬備言順養賢藥之秘）安居一卷。（詳言住宅山水陰陽之宜）又安居一卷。（詳引別墅水附市邑之宜）俟再刊行。別爲續集可也。

一是集之外。尚有拙集數種。如四書讀解法。（聖賢精義原旨。在白文中讀時細心涵泳。段落分明。輕重長短抑揚頓挫得法。則大義已舉。次乃於傳註而精辨之）

神理自得。不必紛紛聚訟。庭芳譜。姓譜不同史錄。僅傳其芳行而已。萬姓統譜卷既繁重。亦失掩惡之義。婚姻女德。亦采及新語集採文物典事精要。便于取用。賢媛淑女。宜得錄焉。

蘂。類書甚多。繁者苦難記。簡者又多近俗濫。其厭人目。茲採其尤雅者入編。以年來晝夜從事。時彞之選。不得專功。卒竟其事。尚有俟于將來告竣也。

芝圩自識

至聖先師孔子生忌日會約

前刊叢趣既成。適楚中郭子聚五（諱存會湖廣黃州人）臧惠闕里記一卷。煌煌金石之言。直可與天地日月並其久長。垂世大文章。孰加於此。因載

至聖先師生忌日會約一篇。尤令人起感。竊思釋道家尚知木本水源。于其生忌日咸敬禮焉。吾輩讀聖人之書。為聖人之徒。奈何漠不加意哉。黃子著為會約。意良善矣。因刊存於是集之首。願與同人共遵行之。有志之士諒不哂余為迂濶也。伍涵芬謹識

凡學者之於孔子。固貴乎傳其所聞。行其所知。不徒在崇奉之儀。拜跪之文也。然人心必有所敬。然後有所思。思則戚焉。以興其敬也。又不能無所因。或過其里。或入其廟。或值其生卒之辰。耳目所觸。於此心有戚戚焉。然後慢者以恭。怠者以警。其大較然矣。顧學者散處四方。其於東魯亦寥絕矣。安得人登闕里之堂。覩其車服禮器。而廟貌遍天下。多在郡邑治所。歲春秋二時。有司與學官主之。附近諸生與於執事者。數十人而已。其餘遠難悉赴。故有讀書數十年。未嘗一進拜。幾忘乎其為孔子之徒者。何其疎也。至於其生其卒年月日時。尚可如期各致其敬。乃諸家紛紛紀載不一。幾聚訟焉。公羊傳謂魯襄公廿一年十一月庚

十三有謂年七十四其謂年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廿二年生歲在庚戌也其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爲襄公廿一年生歲在己酉也余則以其家譜斷之其家事蹟所述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廿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廿七日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鑿鑿不疑而年譜世表亦然夫年譜者其家不所

子穀梁傳謂魯襄公廿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廿二年年亦不同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自譜也世表者其家之所自表也焉有其家之所自譜自表而反不足據乎然則學者宜隨其所籍之邑所居之鄉各約同志共結一社每當此際以爲聖節而致祭焉其祭先期齋懸像中堂或置木主同人至拜而妥之次蚤蚤起

鋪陳品物從力所辦其拜祇如弟子拜師之儀拜獻畢敘少長相揖然後坐少頃執事者徹饌徹畢相與拜徹其像櫳褻也徹畢以其餕餘燕示神惠也燕畢揖而別如此者歲率以爲常凡未祭前與既祭後燕坐茶次則相與揚經推義戒淫泆飭廉隅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在其中

取用書目

孔子家語　人物備攷　二十一史　群書
備攷　性理大全　老子　莊子　管子
列子　文子　揚子　淮南子　孔
叢子　文中子　朱子遺書　二程全書
近思錄　陽明全集　文獻通考　子彙
譚輅　草木子　金罍子　桑榆子
昭明文選　文苑英華　綠綠編　月令
廣義　文心雕龍　古文奇賞　古文別裁

集　古文品外錄　名文塵　花鏡　讀
書鏡　眉公秘笈　拔仙集　長慶集
津逮秘書　遵生八箋　鶴林玉露　滄語
莊諧　搔首集　徵文玉井　玉海
淵明文集　淵明外傳　高隱外書　棊
天洞覽　讀書法　讀書通　文娛　山
曉閣明文　明文英華　誠齋記　雲仙記
太平廣記　彭氏類抄　龍府羣玉
古今說海　說郛　白氏帖　韓詩外傳

紫桃軒記　六硯齋記　古今詩話　詩
源指訣　當朝錄　文章襍帙　嫏嬛記
金嶺變化篇　竹香閣史抄　朝野僉載
會心編　元覩手抄　枕餘　環碧齋小
言　鑒古瑣談　晉塵　綠雪亭襍言
文歸　文致　詩歸　詩奧　詩小
贅言　詩紀　醫書秘要　地理秘要
昨非菴集　談藪　燕居錄　耻言　竹
窗合筆　史遺　樵談　西齋常言　讀

書譜　讀書印　舉業要言　談文緒錄
宋詩鈔　翰海　謀野集　座右編
名文珠璣　經史鴻寶　名世文宗　世說
新語　史際　史汪　交友觀　擬易
書蕉　山齋供具　書史紀原　腐史
洞天清錄　田閒書　教家要畧　澄懷錄
山志　古琴疏　大家全集　采菽
堂說詩　唐詩品彙　宋紹興同年錄　本
草　物類志　辨物志　輶軒絕代語

芥隱筆記　宜齋野乘　中華古今注　釋常談　續釋常談　獨斷　事原　補中記　演繁露　學齋呫嗶　季氏刊
孔氏雜說　浣花雜志　藝文類聚　鴻乙通

讀書樂趣卷之一

紫水伍涵芬之軒定

男　炳寅薇占　炳日旦華　校

盪胸

六合大矣，寸心豈遂小乎。愁城不破，是境皆悲；心地能開，所見自遠。吾輩隔三寸管，宜舒千古眼。不有奇書一卷，何由掃盡十丈紅塵，躋身霄外？少陵云：盪胸生層雲。蓋言處高而見遠，覺天地陰陽之氣，直自我胸次開飛蕩而出也。因集盪胸一類，冠為首卷。遊於其中者，何假濁酒千杯，方澆透愁腸萬叠哉。伍涵芬漫題。

朱子著四時讀書樂歌四首。其一曰：山光照檻水遶廊，舞雩歸詠春風香。（用成語只添一香字，便已變為新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不要隨口讀過，請閉目靜想，有一種天趣躍躍。）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句句是春時景趣，句句是書室中春時景趣，然讀死書者不知也，惟善讀書人能領受之。）其二曰：新竹壓簷桑四圍，（[illegible]）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不需定讀書而

讀書已北窗高臥羲皇侶祇因素稔讀書趣不推本
在句中流
癡睡一借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此句是夏句
供可托借時景趣句是書室中夏時景趣然讀
死書者不知也惟善讀書人能領受之其三曰昨夜
窓前樂有聲籬鼓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
然萬籟涵虛清清曠隱躍秘妙出精筆端夜消林頭賴有短檠在對此讀
書功更倍能寫出秘夜精神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
月霜天高秋句句是秋時景趣句句是書室中有讀書人自領受之其四曰
水靜水落千崖枯生枯字有趣迥然吾亦見真吾森然萬象歸于
無有而真吾乃見非靜悟者不知也坐對遺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

讀書樂趣 卷一 四時胸 二

廬地爐茶鼎烹活水心清足稱讀書子不可易見讀書也讀
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一陽來復天地生生之心不
也于此尋樂乃得之故前輩有以顏回之樂是
其仁作解者蓋本此句句是冬時景趣句句是書
室中冬時景趣
讀書人自領受之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
耶溪盤既非包文亦浩瀚此等語不可忽看須將常
想二字重讀時時息心事擬恍惚如臨其境不惜胸
中無酒酒活水湧出紙上
庾開府有落花芝蓋同飛楊柳春旂一色之句而王

勃滕王閣賦遂變化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二語忽落霞秋水句較落花楊柳句更奇曠
矣芳每于試場中文機滯澀時便默誦此賦覺水天
曠渺一望無際景象如在眼前而文思亦遂汩然動
矣
程子云邵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
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
古來有人道來
陸士龍谷風詩云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

讀書樂趣 卷十 四時胸 三

牖綢繆和神當春清氣爲秋天地則通戶庭已悠鍾
伯敬評之曰眼中極靜胸中極廓去所愛在本一
句天地本悠也反言通不言悠戶庭本通也反言悠
不言通此等筆墨此等胸次豈是流輩可幾學者常
味此語自然襟懷舒放
太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天
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山峯
高峻所不必言登者豈一自哉乃獨想到呼吸通帝
座奇矣又想到驚人句問青天更奇要其胸次空

曠故。偶爾吐露。俱超超脫塵。太白詩文大槩如此。只是胸次不同耳。學者臨文須常具此觀。太白文有樂羅叢中趣。逸天半之語。真其仙氣吾輩讀書時不可少此意興。作文時不可少此意興。即不讀書不作文。而行立坐臥意中夢中。總不可少此意興。不然天趣一斷。文機何由而發。靈府何由而開。或云如境地所限何茍謂當逆境來時尤不可不善自排解方得消出路。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萬物之中

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于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朱子謂邵堯夫腹裏。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其可謂人豪矣。

吳草廬作朱晦翁贊曰、發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潤天高。只此數語已可想見朱子當年氣象。

歐陽圭齋贊許魯齋云、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無非斯道之流行也。

胡五峯曰、學道者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于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學者若謹禮不透。則須看莊子。爲他極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

邵子心安吟詩云、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大地間。

又聞吟詩去、忽忽閒拈筆。時時樂性靈。時時樂所何以真樂也肯無對景未始便忘情便非禪學可擬何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飄然偶爾四字爲得自在安閒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一點是何物須發。

又龍門道中詩云、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乎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又先天吟詩云、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

胸中美物皆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須是言皆可放我安何地不能居高得曠極但從容泰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數詩言言爽朗人當別湊悶積擾不開時取此恬吟密詠可令塵思頓釋

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胸懷好直是與曾點一般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起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看他其擺脫得開

朱子讀書法曰讀書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只專心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透

蘇子瞻在儋耳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此善自寬解法也人處困苦流離中無法以自寬一刻不可生矣予聽評是為處逆境者謂一條大出路

皇極經世書曰古今者天地之旦暮也以人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是知古亦未為古今亦未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會得此中理被則襟懷安得不曠今人鬱鬱放不開只是不曾將往古來今舒眼一觀

六觀齋筆記述張何曲澗阿詩一首最豪邁詩云帶犢流安尺宅容來如入市蒼蘚剝句奇百年身外樗蒲扇四月山中櫻筍廚雉催煙燄朝日上魚潛尾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却真受用更擬求觀後世書好奇想曠極

通書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見其大三字妙凡人諸念擾擾其胸懷擾不開只因所見者小

黃山谷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毛松川辨樂編云人胸中靈機不開只緣樂趣間斷纔一樂後便如空中樓閣八窗玲瓏

文云凡應試須要忘得失心大開襟懷覺得眼前有一種生機流動之趣則信筆直寫自是神王

黄秋水作長林亭記有云、機械不藏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眞形在六合之內而神遊八極之外此數語不惟能寫樂字意并能寫出所以樂之原由不然雖有園亭竹石其能樂哉人胸中當常具此意

譚友夏瀾編序有云、上下千六百年間古文不問爲海爲江爲河爲溪爲谷澗爲石泉下水而皆有風生水蹙云云然波瀾可愛者吸日編之而常自讀授于弟讀授他人讀如泛扁舟入漣漪中鼈之使碎又架建一閣一亭於水上招遠者數人列坐其中以觀其

瀾之生也謂于心樂否耶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窮其際有幽光積氣不知所自來則皆先生之幽光積氣也、

袁小修捲雪樓記云中郎卜居沙市治一樓如硯北以瞰江其前踞地植兩楹承霤而出之如頭上髻始盡得江勢舉江自蜀趨吳奔騰頽盪澄鮮明燦震蕩天地淹潤河山者悉歸几席之下凡巴西之遠峯莽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作隱作現千桃競舉鷺沙坐飛棹歌漁唱援響互答霽雨旦暮煙景萬狀於是中郎登而樂之時君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兒耀冷人心脾字之曰捲雪此一段文不時可開拓胸臆亦能消滌煩熱若伏天氣宜書一通于座右壁間時時吟咏之

陳拾遺子昂登幽州臺詩云、前不得見古人後不得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僅二十四字而能包括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氣勢何等浩瀚愴然涕下一語自覗正不小直可作一篇大文章讀今之爲舉業工夫者須有此曠思方好

晩唐李文山贈魏某絕句云名珪字玉淨琳瑯美碧芳聲有數車莫放歌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只二十八字耳而形容出無限文采閃爍射人見者稱怪、

草木子曰、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于萬物之表逍遙脫灑處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芬謂欲識盡讀盡看盡可謂奢矣願何能就也然而不

可不存此想

陶隱君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此形容一段淸致也然靜會之眼界覺爲之大擴

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登妙高臺命歌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此一派興

會甚好學者臨文當神遊其際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俯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掉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好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此段敘述就俗眼觀不無狂誕芬獨喜其携書畫評賞并歌離騷興趣豪邁迥然脫塵

唐子西有軒數間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坐于此解衣磅礴箕踞胡牀之上含毫賦詩賦皆關心者以釋其忿悒不平之氣（獨坐似屬孤寂此何說得勃勃有氣力知獨坐非孤寂也）

莫雲卿云余獨居山中時借禪僧舍每見林巒新霽鳥聲碎耳岩扉初啟雲山凝胸一碧山椒紫翠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山居似屬孤寂此句說得飄飄若飛乃知山居非幽寂也）

東坡與子由書云但恂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間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吾作樂事也又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吾觀之凡心盡處便

勝解卓然

趙子固襟懷灑落有六朝之風味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東西薄遊必挾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地隨意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而知爲子固書畫船也

周吉甫云冬夜獨坐至更深寒燈少燄篩犬無聲茶煙不起鶴夢未醒此時此心其與太虛游乎（極寂寞處說得極澹蕩非真讀書人不能解此不能享此）

晁補之照碧堂記云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

飛舟堂棟天夏良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妝柳搖而荷紫鷗鳥盡仙客頓而嬉脩然不能去嬉紛不而已恍見紙際瀚爾矣

高崇逸可樓記云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戀疏四闢登而望之於山有穆然之思於水有悠然之旨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凡人之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斯無所不樂矣

湯賓林作陳汝璣詩序云山水之與人交相益者也雖有名勝不經文人筆舌則黯而不揚然文人之奇於文山水之助居其大凡焉潮之於韓柳之於柳儋耳之於蘇盡南方之奇變以佐數公之吞吐而數公之文於是始變化而不可窮合得此段文意則知學者自須耳目寬曠不是老死作蠹魚蟲便能盡學問文章之勝然亦何必山水何必不山水但要胸中活潑時具一段山水之趣便得矣

顧隣初辨覽詩序云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水亭中飛雨作歌宗颺徐動綠蕉翳天青桐礙日几席衣袂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和與談山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錄為一編以代捫壁當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心目夫手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所稱岳有五已遊其四者以快生平大觀即又不能閉戶學古先生作少文發聲令衆山皆響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之爪指自詫以為能臥遊山壑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客見誚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

藏用與朱門之有支公相去何如哉此段文意言人果能自具灑脫胸懷即不必身在深山而自有出世意趣學者亦常存此意可也

王季重云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目門蜀得其險胃大內張秦得其壯首昂髮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幽閩得其奇骨柔衣妍滇粵得其麗諧秀冲停和靜娟好越得其雋芬謂天下文章品格鍾於地氣者亦復有然然而名人才士又往往不為地氣所限學者當高自標置合宇宙名勝為吾大

文章其可乎

鍾伯敬云武林黃貞父淵通靜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與淵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

尹與齋爽作一蘧記云氏庭爲人疎散不關其于一蘧必有以嗜之也想其或歌滄浪或構鐵笛或釣不設餌如玄真子或具茶竈筆牀如天隨子或春桃夾岸如入武陵之溪或冬雪瀰村如訪剡溪之友或爲浦喚蓮如浮曲江或秋夜乘月如泛牛渚雲天浩落

魚鳥潑潑融融蕩乎襟懷激滌乎念慮一蘧之設其亦富矣哉然予猶有進觀焉凡人之情有所嗜則有所癖有所癖則有所窮苟其中無所累瀟灑風塵之表雖一草之微一室之近吾之與樂無乎不在而不獨一蘧爲可適也

呂東萊曰有盃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而暴而溢酒暴而危翻除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溢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危何憂乎千醆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

小也此是就待人接物處論其度量如此芬謂讀書作文正要具如是度量今人接一物處一事鬱鬱不如意數日猶難釋如何可讀書作文熟味此條襟懷自然開暢

常熟桑民懌爲泰和訓導時作獨坐軒記云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壹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

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襃貶以定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若左際太行右挾東海而蔡蒿關之廣廈也前識得一軒如是之小後說出已懷如是之曠要聽得曠與不曠原視吾心何如不關軒之小與不小也

劉仲修作樵翁詩序有云陶淵明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所滯之累故能發其豪邁俊偉之才高古沖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可知文之有豪氣

者未有不從曠爽得
王陽明爲楊某作平山書院記云平山之勝聳秀奇
特比於衆背望之巍然削者無所容而其上少寬
衍平廣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
眺其遠可以隱其勞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
栖因而望之以合遠之樓舞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
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
交變風雪晦冥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逍遥千態
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

焉而不知其他也此段文形容曠景如畫令人神爲
之動竟栩栩欲飛矣
移剌殿五歲脫時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
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族兄德壽聞之驚
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此載竹香閣史抄中
有問如何是獨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
是與人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
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予知會心處不在遠乎公笑

曰苟欲會心奚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觀
雲山鳥飛魚泳雖意會耳
陸放翁詩有云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
神情何等舒逸又有詩句云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
昏曉送流年寫讀書延朱何等酣適每詠此使人爲
字欲斷
談藪云黃西山未第時將會試約友人鄭逵道同訴
夢于梓潼廟擊其鼓題詩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
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聲是日得

吉夢其年果中蓋其氣魄宏量原不同人故也
正德初台州戴顒應試三場畢夜半出闈正中秋月
明途間口占一詩云夜半歸來月正中滿身香帶桂
花風流雲數點樓臺靜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醒
茅店夢狂歌驚起石潭龍倚欄試看青鋒劍萬丈豪
光透九重放榜果奪解蓋其興會先得也學者不要
泥詩看須於詩之外想出當時吟詩一段光景是何
如樣則知其塲屋中襟懷自有不同人處
黎淳湖廣華容入行誼厚絕跡外慾天順丁丑會試

至京諸英少欲見之而不可得設計使人先通于妓曰吾輩來日同行爾可呼黎淳名姓我等好來次日街行見一妓口招曰黎淳黎淳諸英少閧然排之曰爾說曾不遊妓如何妓偏認得淳不復辨即口占一詩曰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裏與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是科果中狀元時人傳以為詩讖芬謂公于受人戲弄時露出高曠致趣則知其平日意量自非庸輩可擬宜乎冠天下也斷不必單就一首詩上看出狀元

倪允昌隣言云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吾輩不可無此孤嬌處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吾輩不可無此通脫處芬謂通脫一語甚妙若著意孤嬌而無通脫意趣畢竟品量未圓足

瞿昆湖曰予讀書虎山塵務既絕一意作文一題到手輒百慮俱空不知我之為文文之為我也一日偶見山中水流風動花飛鳥啼忽然有萬物得所之意是日作老者安之三句全借之以寫胸中物各付物之題又有舊僕家當門罵詈家人來報予曰藐忍之勿與校彼罵愈厲予曰以礼謝之閉門以待其定是日作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即借之以洩吾遜順忍勢之意蓋舉身之所遇目之所見愉快愁思難處之事而一寓之于文故用意措詞常在語言文字之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洪五明答程虞卿牋曰接手教知兄有故人想故人囊空四海筆破千愁此真何也偶一把味可令寒酸氣盡除

蘇長公與友書有云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

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范文正岳陽樓記有云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又云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心曠神怡寵辱皆忘芬謂不必登樓即就文一讀亦令人心曠神怡諸念何有不忘者

白玉蟾湧翠亭記云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声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倉黃一声前後應和飛青舞翠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蓋濟不盡是者無窮推回亭前酌以元酒掇入酒中詠以新詩長篇今短篇古英聲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寒冰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絲蕪漲岸荻蒲蕭瑟舟楫往來樂自無窮也

梁徐勉報伏士標書有云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

誰滯味此段語乃知天下最曠濶無復實許讀書爲第一境遊於其中者自無盡也

西天目山在我於潛北境高峻逼天險怪不可狀乃江浙兩省地脈之祖山也由天目而南七十里有雙峯特起上插重霄壁立數千仞直與天目爭高者曰雲湖山我伍氏族居適倚山爲屏間不數里紫溪之水自右繞前曲折遶赴桐廬富陽與大江通焉芬憶二三歲初有知時遊望山與天接直疑如人首之戴笠者然殆不相隔也期得稍長必登巔一窺天上景何光景者此于胸曾不告人比十歲先子携芬讀書於山方知天是天山是山終不可上然嗣是而眼界一大放矣讀書之服先子輒指示芬某處屬杭郡某處屬越中某處屬嚴州金華衢州但見一望曠渺兩浙諸山俱屈曲俯伏僅露頭上髻耳紫溪之水奔赴而南過省長蛇伸縮動走之狀大江隱隱一綫在有無縹緲間最是夏秋曉起日未上時雲氣萬重鋪列几前天空地白茫無涯際如雪浪如銀海如堆絮如翻濤晃耀迷目不可方度向所見兩浙諸峯不

知藏歸何處直擬是一幅大被舉一切山水人物俱褁覆其下回顧此身恍在天上幾不知有人間世矣少焉東方日出雲氣忽動片片俱挾上天之勢芬意直恐此身隨風俱起乘雲而飛飄飄將莫測何所止也是年初學行文先子每觀拙藝許爲有造蓋亦得于山之曠有足助云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澄心

秉天地之清氣而爲人全賴光明一點以之主張萬有無乎不可安得入汙不染保此靈臺之君惺惺不昧開卷釋卷常自朗然乎予集清言一卷不待焚香趺坐而飲食寢寐閒超然如明月入懷絕無微滓點染是曰澄心發此行後與當世文人共

相把玩得之者雖昏昏自晝而夜氣固無時不在當其文思勃發足令管城子黑松使者呼道前驅走精銳于冰雪之中見者無不嘆爲飄飄仙也伍涵芬漫題

莊子述顏回問于仲尼曰回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又述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莊子云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又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是性之覺恬則順自然而安處也用知則不能恬惟無以知爲則常恬矣即恬即知即知即恬是謂交相養莊子此語眞是養性靈妙訣今人過用聰明勞勞不息是以反多蒙蔽能悟恬之一字則受用何盡

近思錄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

遵生牋曰古云眾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王守溪云學業坐須打掃心地潔潔淨淨不使纖毫

掛帶然後滌筆定有瀟灑出塵之趣

瞿昆湖曰、余幼時習舉業作意胡做試每不利一日讀莊子恍然有悟遂屏去筆硯如何屏得只因悔從前之失便不敢平調息寧神一意涵養性靈閉門靜坐三月有餘爲作文便覺極新流利迥然出群每試輒首取因聯捷鄉會而閱吾文者無不稱善

正蒙云、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此論太虛之氣也而人之氣亦如是

皇極經世書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

又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邵康節嘗于百源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深夜如之惟其養得靜極故見得道理精明事到面前處置得下

有人問孔顏樂趣羅近溪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快活而已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知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礙便是聖賢所謂樂即是聖賢所謂赤子初生孩而笑之則欣矣不依孔而言之則歡喜無盡人生自有天然樂趣乃知善尋樂者不在孔顏處尋當就自己心中尋可也

常樂編云、水惟定能照物心惟定能照理養定是真妙藥

又云、本體當如定水天趣當如活水定中能活活中能定原無偏枯

又云、鳶飛魚躍幾見真靜合眼閉耳終恐妄動

又云、薔薇一枝清香一炷新茶一甌獨坐靜思覺色香味俱清絕可人亦閒中一樂也

朱子云、學者當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得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其知所受用善開示人以養心妙訣

徐汝廉枕餘云、君子之志能必伸者不以世累身又不以身累志也夫宇宙之内有三品焉合榮華憔悴而爲世俗滿獲苦樂而爲身乘清虛高妙而爲志而

人品亦即有三焉。有止見世者，有見世因見身者，有不見世不見身而獨見志者。嗟乎，無世安有身，無身安有志？而志士乃不見世若身哉？蓋知之矣。彼世之累身也，如坑阱然，著即染，染即牢，不可遯也；而身之累志也，如羈縶然，愛即乘，乘即逃，不可服也。是故志與身世不兩存之勢也。

又云：父母生我之時，天若命之矣；天以畀之性，以秉之誦讀，以証之內省，以自之吾，又安能下徇一陰溺之世、淫慾之身，而自喪吾寶也哉！彼從古以來掀天揭地之畧、通神泣鬼之誠，皆此物此志也。抑其身于溝壑之下者，正所以伸其志于九天之上也。

玄關秘論曰：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此語深虛、無稱儲

淵明外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少得佳趣。最寂寞處乃是最受用處。然而俗人不知也。

張子問定性，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有內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又烏可遽語定哉。

性理大全云：上蔡謝顯道舉業已知名，往見程明道受學，志篤，請問焉。明道曰：請靜坐。可見靜之一字，有多少妙處，學者須從此定入門根基。

程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邵堯夫勗天意詩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晴室，絕利須求在一原。未勞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無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此在淵三字妙，惟其在淵，所以無價也。若人得而取之，則亦得而量之矣。

又夜吟絕句一首：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其誰言。淵天光晶瑩，天氣和淥，此時一種靜趣，正堪自領，俗子何可與言也。

又絕句一首：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則萬境空明；風來水而，則點塵無著。清來自是一般，而知之者絕少，吾自得其趣耳。

李君實云：潔一室，橫榻陳几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吾身世

界惡濁之氣從此消去

朱子嘗稱輔漢卿曰漢卿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

朱子又稱陳才卿曰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歆歎

九江蔡氏稱李敬子曰敬子心事有如秋月絕無瑕翳

王聖俞會心編云有兀然拋書之意以觀書而書益精察有灑然遺事之意以馭事而事益得理

六硯齋記云鐵脚道人雪中赤脚登華頂取雪嚥梅花嚥之大叫曰寒香沁我心腑矣

尋樂編云外地潔則內地亦潔外塵去則內塵亦去故掃地亦清心一助

又云身體不健者縱不能極力讀書亦須養得心地寧靜常有一段清明境界

環碧齋小言云有讀書者終夜展書終日拋書而枕書時山山砠水涯不極其致不返或問之曰展書是讀書拋書枕書亦是讀書吾盡于寤之中得幾分寐之中得幾分書之中得幾分書之外山水之間得幾分

又云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漁唱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芬謂鬧者自鬧閒者自閒不可槩論若能于鬧中存靜氣則鬧亦何嘗不閒也

又云人不極愚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愚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言聖諦矣 東坡赤壁賦云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便是此哀字意人能想到此則一切俗根自然擺落

草木子曰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蘇云閒覺日偏長是也 此即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之意然簡字較靜字更穩以其兼動靜言也人生安得終日靜坐但求簡事便受用多矣

薛文清公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則所行日簡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又曰為學第一工夫以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由此進

王陽明云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

且如高閒山林遊心廊廟身處當世夢想唐虞遊于
思親貞婦思夫這箇是放心否
六硯齋記云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氣通則神靈
神靈則氣變
朱子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
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
已則復湛然矣
有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朱子曰靜便養得根本深
固自可致遠

荀子云能定而后能應朱子謂此是荀子好話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
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志志正則雖熱不煩
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
之謂不動心
何琊江云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碁勢勝
負對奕者惑而旁觀者審非智有所暗蓋惟靜可以
觀動也
張侗初曰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花雨冽風樂者

恣情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紛波修影亦促
風光日景豈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觀此一條
語可悟天下境無一定只視處之者何如耳
顰昆湖曰眼前種種何處不藏欲根固不分清與濁
大與小也乎自靜養百日之後始覺夜氣漸清自己
真精神亦時時有透露處
又曰吾自靜養後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
每以無事處之執筆爲文必鎮靜徐緩不動聲色而
春然淡雅綽有風度所以試而輒利者以此

薛文清公曰人生舍讀書爲善別無安樂法讀書則
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讀書則心細而浮氣自然
收斂爲善則膽小而光明漸久自生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大臨字與叔大鈞弟也程子門人
靜樂編云每日早起靜坐受天地清氣靈竅自開
又云學聖賢者斷無學仙佛之理但借彼清淨無爲
之趣養我虛靈不昧之真到處自有益耳
紫桃軒記云棐石林任與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

弄石讀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
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蔡西山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此眞得存主之要
張侗初曰予常笑人眼日不開輒淚談泉石極梏脊
裾彼實無所自樹乃爾夫能自樹者寄濟於濃處繁
以靜如汙泥紅蓮不相染而相爲用但得一種清虛
簡遠則濃繁之地皆我用得馬頭塵寧復能涸我此
段文合動靜以疏發居心之妙方切儒者體用合一

之學不許遁世一輩藉口
遵生箋述晁公語云夢覺之初未念諸念方寸之室
虛白生此清境可愛脈爽之初羣動未動方丈之室
虛白生此靜境更可愛五鼓之後睡覺而坐自覺神
清氣清耳中音清其妙無比
謝聽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時月耳
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
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遵生箋云軒冕不足爲吾爵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
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
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云齋中得古銅漢鐘聲清韻遠靈璧石磬色黑性
堅者各一懸之堂中焚香敲擊以清俗耳古詩有云
數聲鐘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是眞有助于清
致
皇極經世書曰人之目口凸而耳鼻竅者受臭
嗅氣物莫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能閉之芬謂胥

得此語可知靜虛之用無窮其形而動者終遜之一
澄懷集云江南李建勳有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爲
嶧陽友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
篔簹谷多竹林文與可作亭其內東坡寄詩云料得
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月與可正燒筍作
晚餐開函失笑不覺噴飯
澄懷錄云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
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
給薪水釀邯酒而飲之案有詩書莊周太玄楚詞黃

庭陰符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一石激
湍縈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峯顧無樂而
死乎

太白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云惟江上之清
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然而能知其
可樂者世無幾人一歲之間清風明月亦無幾日如
閒居無事遇此而不知樂是自生障礙也

東萊詩話云惕應之力學有遠識特異流俗嘗題居
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

足矣伊川常以為交遊中惟惕應之有爽氣

坡公記承天夜遊云元豐六年十二月十二夜解衣
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承天寺
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于中庭庭中如積水
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
竹柏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耳

戴安道云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
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畢矣

唐子西有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
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枕已便夢中頻得
何排筆又忘筌辭旨雋永可想其居心清脫不染點
塵

李君實曰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
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
擾擾甚矣又曰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
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顧借與
人其他可撇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
也此眞儒者之言既不墮空亦不落俗既不廢事亦

不多事是存養扼要妙法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
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
也而讀書伊吾聲為最芬謂此種趣味說來確不可
易憶十一歲時順治庚子年先子携往元霄山讀書
山去邑治不數里而幽曠兩絕面天日俯紫溪東坡
詩遊緣錡軒野翁亭佳景一一羅列其下右則岸崿
壁立澄潭千尺深而見底游魚出沒可數讀書偶倦
時先子呼而至微亭間坐亭當山之半林巒葱蒨處

樹影飛映衣袂肌骨俱爲染綠禽鳥飛掠上下各出異聲稀稀數人間聽有時淸風徐來天籟鳴鳴然從空中奔發與禽聲互和幾謂鈞天之樂不過如此然而無如書聲也時父執謝爾超金若符與先子聯社山中卉業者數十人每當夜靜時書聲四發淸濁高下縷縷相接徹于林谷先子以芬質弱竊豢靡芬于枕上臥聽音中各有至味樂趣浸淫靈○神欲起飛不能寐卽寐亦淸涼與醒時無異二鼓後先子方就寢問芬寐去未芬率口荅以曾寐不敢謂未寐也五

更天欲明先子蚤起詣書齋芬倘再睡芬復如夜間竊聽狀不覺日已東升而道士盛孜元呼用番膳矣乃知書聲之娛人實推天上人間第一數十年來戀愛如一獨嘆不能及少時追隨膝下并從賢達君子共事之盛也

醒言云白雲冉冉落我衣裾閒村落數聲酷似空中雞犬皓月娟娟人人懷袖聽晚風三弄恍如天外鳳鸞此等語著意玩想心地不覺自生淸涼

又云聽瀑布可滌蒙氣聽松風可豁煩襟聽簷雨可止勞慮聽鳴禽可息機心聽琴絃可消躁念聽晨鐘可醒濁腸聽書聲可束游想

竹窓合筆云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澹如也入夜而香始烈夫鼻非鈍于晝而利于夜也白日喧動諸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爲所分而不得專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

王陽明示徐曰仁應試東云進場十日前須練習調養起早得慣每日雞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

調養者多以厚食釀味劇酣浪謔或竟日掩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矣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淸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于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芬謂觀此條末二語知平日讀書養練之法亦皆如是不然勉强于臨期恐終無濟也芬幼時出應試先子命每日抄新文一首誦一可令眼熟一可令心細一可令手熟且云手熟甚得便宜場中自無拙滯之患作文仍

照常課只于三八日期恐多作則苦思勞神反令場
中氣昏筆枯惟涵養一段清機以俟遇題而發令覺
陽明先生語因憶及遂并記
李九我論舉業云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
同寒蟬第閒事不可不省寧疎毋周寧樸毋華寧簡
毋縟要以聚精神于舉業毋令他有所分不勞則不
可以休不靜則不可以動
吳從先與友箋云應酬之暇八事屏絕門無投刺庭
有落花擊清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餉俗慮潛

消
蘇紫溪云晚間紙窗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蕭閒
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
吳從先曰焚香倚枕夢境未來此時可名臥隱覺塵
坯住山爲煩
李太白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欄身勢飛動
芬訓太白此語雖爲飲酒作與體然清逸之致固是
不凡
宋韓持國凉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頫

士適自都城來因問都居凉乎曰凉持國詰其故曰
野人無修簷大廈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
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靚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
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
矣玩此段語則知形由心役凉熱不因乎外而生自
內也人果心君泰然一念不擾雖盛夏何嘗不凉藉
諸念紛起卽嚴冬寒夜而狂躁何嘗不生
袁小修寄男箋云入山無日不快仰看雌巒山色俯
聽跳珠水聲飯伊蒲絕嗜慾神骨俱清

王弇州達徐子與箋云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唾悉從
諸書名畫充之披覽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
十年不作襪襪客足死矣
李卓吾云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凉天
出從二三少年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浪片時亦足
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朮丸矣及其飽悶已過情
景適可則仍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
林太華與友箋云夜半從枕上忽聞岩谷折竹聲亟
起寒簾見六花飛舞萬頃淮璜璀璨洞心乃朗吟唐

入地蜒明月山似白雲之句輒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烘酒連舉數觥管呵凍綴成二十四韻

屠赤水答友箋云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對坐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睏去禮數盤礴淸陰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減桃花源

又一箋云四壁蕭然寸絲不挂氣體曠恬心骨冷寂名爲淸福人須于榮艶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艶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東坡與友箋云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飮食沐浴皆取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灑灑窗几上化作天籟無虛矣

座右編云臨流晚坐欸乃忽聞山川之情勃然不禁

陳希夷云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心醒因見心乃見世心睡不見世并不見心吾睡什之無心也睡無心醒亦無心凡人于夢處醒故醒不醒吾心于醒處夢故夢不夢

晁補之遊新城北山記云于時九月天高露淸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髩之狀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往往想見其事也此段文全是一縷淸氣時一玩味不減啜苦茗數椀

謝縉紀遊嵩山云是時秋淸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亭亭石壁正當人力淸壯之際加以朋儕談讌之

適月高霜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飮茗傲然者久之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淸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飮賦詩談道間以諧劇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此段文氣骨淸削足爲養心之一助

王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

萬變皆靜也

又曰灑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愼恐懼之無間敬畏之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動多拂戾芬謂明此條語則知今人有以放蕩廢法托名灑落者斷不可以語學中人也

凡夜半子時日正行地下當中心處乃陽升之始也氣上薰蒸人身精魄爲之忽動故睡則必覺此時萬

緣俱空正清虛來會之候若能呵出濁氣二三口凝神默想將天地四方上下一片清曠趣味俱收拾入吾身上來是何等快活不怕靈府不開豁也然惟無愧屋漏者方能行此俗子盡所爲夜不可問又安足與語也

張侗初曰人但知枯坐之爲靜冥心之爲安絕桃跡寒兄之爲暇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桃跡寒兄之暇乎人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于詩書文章談論此必博而他寄焉夫他寄者漁逐之場而翻滯之府也寄于詩書文章談論皆閒心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

陸丙侯曰人以枯[illegible]爲閒一些事便手忙脚亂惟得閒于讀書著述談道論文可以閒其心于危卒即可閒其心于倉卒

讀書樂趣卷之三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澹緣

讀書何有不樂祇因

而自慮集奈何哉抑思有命焉人自有生來凡所謂窮通與得失天固早定之耳推一才力於讀書未有以相限者是亦明明示以宜恬靜自好不必隨人趨步矣夫精神泛用則微專一則倍牽於外

者不能精於內甚可惜也因集書一卷曰澹緣持此以爲讀書法而可久可大之業皆從澹泊明志中生出則安在澹者之不反多所得乎哉伍涵芬

漫題

莊子云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于室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世患其何窮之爲反琴而弦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樂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孔子嘗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連用幾個足以正是所以能自得處）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

莊子又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弦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暑紺衣于內而外則衣素）往而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子何病也憲曰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莊子去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子顧弟子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所從

老子陰符經云至靜性廉至樂性餘蓋言人之至靜出于性之廉人之至樂由于性之餘也人惟汲于世者奢故終日勞擾人惟祇已多所不足故常戚戚廉則自收縮而一切機念息矣餘則自舒展而一切外慮消矣

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樂者爲何對曰萬物惟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失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謂惟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者希則我益無匹矣然則令人往往有以人不知爲病者是自賤視夫已也

朱子次白鹿落成詩後四句云深原定自開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又次白鹿講會詩後四句云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個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人胸中不樂只是一羨字不了不羨則不苦苦羨乃苦矣）此等妙句學者能頻頻吟

咏覺自己身上有無限受用熱湯種種自然洗滌

楊龜山有絕句云聖門事業學須強狸耳從來笑析揚詭遇獲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此眞得安貧樂道旨趣咀之其味不盡

宋紹興十八年御試同年錄云第五甲第九十名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　偏侍下　第五一　兄弟無人　一舉　娶劉氏　曾祖絢故不仕　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　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

三代與父爲戶　芬謂以朱子學問品詣乃與中名
次尚未得前列及仕立朝又只四十八日可謂艱矣
然而朱子怡然好道碑志著述直上接洙泗之傳下
垂千萬年無窮之業無論同榜無與四者即古今曾
不多人求時同年錄多不傳而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至今猶爲人間亦以重朱子故也因勸人生貴自修
立名位之得失何必營營于胸哉

上蔡謝氏云邵堯夫眞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
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屑屑道非心

得竟悠悠謝氏贊此正爲他于俗得來能放得下
個自高人遠矣

李敬子嘗云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
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
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擧躋不上善處者只退一步
耳

邵堯夫自貽詩云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
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
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榮枯消得
幾何功

正家云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又云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皇極經世書曰君子居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
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此說最的當若必將
適世一輩看好用世一輩說壞便非儒者之學但只
隨境自得無願外之意可耳

靜樂編云去俗事易去俗念難謂俗即是欲也

又云欲淡則理明亦惟理明欲愈淡芬謂欲淡則理

明誠然至于理明則欲淡亦有不可執爲定論者所
謂識得破未必忍得過故大學誠意一章最爲緊要
工夫先儒以此爲人鬼分界之關

屠赤水曰蓬戶掩兮井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種
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
辛夷開未乎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
坐北窗披凉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
小倦即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
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曉光零亂月

任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
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
對怡然

韓退之盤谷序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
以終日濯清流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
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寫出山居意趣多少安閒自
在臨文把玩令人煩熱中忽生幽凉

又退之夜歌云靜夜有清光閒堂仍獨息念身幸無
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吾力此詩饒有

靜致結句尤曠達

宋眞宗訪天下隱者得楊璞能爲詩及召對自言不
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
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
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王百穀答張某箋有云、郎君落落快士當是千載人
王謝子弟何必盡皆青紫要須有門風耳大器晚成
不在早就此語是爲富貴子弟躁進者作一針

又與凌光祿箋云、歸卧齋頭謝客自挾一編高坐匡
床聽松間雨如瀑金昌澄醪色皎然若寒潭印月
吸一觥快如嚼雪南面王樂不及此何暇與羣倫爭
月日短長哉

晉齡云、霞可餐薇可採白石可煮山中受用頗饒何
須五斗花能笑柳能眠黃鳥能歌眼底韶光無限不
必雙文芬謂餐霞煮石不是儒家話然山中受用頗
饒一語甚有味皆推類一思

錢文薦與友箋云、葺宇隴旁隙地遙控玄湖近倚蒼
壁碁苔石上時抱膝長吟但覺莽榛修竹一一作瑯

玕聲相和斥鷃一枝聊亦自足庸詎知人間世爲何
物乎

杜松之與王無功書云、做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
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
杯清琴數弄致足樂也無功答云、僻居南渚時來北
山兄弟與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
不覺情親詠招飲之詩惟憂句盡羅含宅內自有幽
蘭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

吳均與顧章書云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

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照月幽岫合雲深溪蓄
翠輝吟鶴嘯水響猿啼英英相傑綿綿成韻旣素重
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
斯已辦勞謌寫暢山居種種樂趣眞是淸賞處勝酬
歌看富饒二字便知實在受用非故作矯辭同於貧
兒誇富

蔡穀中寄項彥父箋云結廬浮山傍日坐抱朴子
種杏處峰巒奇峭松檜聳翳猿狖淸嘯與寒泉響答
耳目改易心神飛揚倦則掩關藥物蔬粥自愛頗得

戲幻造物之趣回覩畏途風雨萬態孰得孰失哉

張一中六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
席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洵爲煙水
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沈石田與友人箋云一竹一竹一爐一几詩篇經卷
以消殘日交遊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
蒔藝朝市升沉之事絕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
之而去

東坡答李端叔箋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
放浪山水間與漁樵襍處往往爲醉人推罵輒自喜
漸不爲人識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
物之病也自省三十年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
皆故我非今我也

李鹿門與董海陽箋云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攜金買
文者至旣不能却義不敢私則呼甕錢入市沽酒擊
鮮與其淋漓當其放歌山鳥欲和林花半飛鄰家之
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兒其謂我得乎失乎

座右編云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淸香啜苦茗讀數

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常以苦
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
功業此亦樂事

白玉蟾懶翁賦云翁居齋中惟懶所適雨送添硯之
水竹供掃榻之風雲屏遮山之簾草鋪坐石之裀
則傳山飛碧蛇夜則銀紅泛紅粟飲酒吞風月吟詩
畋水雲斫竹斬春風移花鋤曉月此則翁之懶中不
能懶也客問懶翁曰東風開柳眼黃鳥駡桃花齋中
民有春不喜出郊飲翁于此時懶于踏青乎幽軒風

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于此
時懶于入林乎落葉隨孤雁呼霜要辦寒秋光滿乾
坤萬象自瀟灑翁于此時懶于登高乎水浸梅花影
猿呼一樹霜芋火煨地爐爐烹自煮雪翁于此時懶
于探梅乎翁曰然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旦頓
然似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意間之硯幾
日無水懶之故也倚風而闔門留月而待榻懶之甚
也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有子可以
嗣衣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生一老禪也

古云文章之美如精金粹玉自有定價不容人愛憎
乃昂然以陸宣公主試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不貳
過題竟被黜落後宣公復與試昌黎仍錄舊作不易
一字宣公大加嘆賞擢置第一何前後自爲顛倒耶
然則吾輩爲文亦惟在自信那能必其投合不爽也
澹以安之可矣

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
方叔值方叔不在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二子日持
日後來訪取簡竊視乃劉何優于楊雄二篇徑攜去
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迎合坡意爲之援遂中第
一人持中第一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
章也爲之悵然既出院乃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漫說
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以解嘲云耳觀此則知
窮達有命今人百慮鑽營何爲哉

羅圭峯作漁樂說有云天下有傭樵傭牧傭耕而獨
無傭漁惟其無傭于人則可以自有其身若夫傭則
身非其身矣雖有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
食人之祿猶傭也悟得此段語則士君子當思有以

自處矣

歸震川作戲篇云予會闈凡七試不第或言翰林諸
公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軼然失望
蓋從格於外簾不得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
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斂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聞者
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
何足與辨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夫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
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夫以震川之才而猶七試

不第以震川之才七試不第而惟命是安不敢尤人
今人偶試不驗而輒怨尤橫集亦可知不必矣
陳紫峯告邢生照之曰書倦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
即飲困倦焉當睡即睡睡足焉當起即起徐徐焉而
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
平淡邵堯夫之閒適而時歌咏之不能文亦取古人
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誦讀之
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
觀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至簡至易至近至逸

值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
花之白則餐英索瀰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
父野老亦或有時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
則欣然而笑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
之叱咤馳驟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
之水而時吐之千壁立萬仞之崖吾之所以為吾者
如此讀此篇令人想見先生素位自得恬澹之趣冲
然見于動靜間樂何如也
莊子云天根遊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為
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音藝）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玩此一段文可
見有為事業俱要從無為中做出而舉業何獨不然
嶺南有梅無雪淮北有雪無梅惟雪會合僅大江以
南千餘里得一片空明香澹致趣妙不可言然能稱
真知鑒不畏俗人譏議冒寒衝凍登高陟險行風雪

中抱爽吸精為梅雪吐氣者歷世曾有幾人余因念
才人品格亦貴有以自立耳若必向世俗中問知不
知是猶未免俗人之見也
陸放翁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云此卷不應携在長
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
陳子他日幅巾笻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
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
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余謂陋
此文不滅煩暑時飲冰蔗一椀覺臟腑忽凉噫今之

俗奇貨者恨不得攜演長安道士向貴人金絡馬前
邀顧盼矣可與語此味乎
朱壽國楨有云予秀才時並不竗[illegible]起課何則得佳
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又如本
佳而得凶兆預先愁遠幾日本凶而得佳兆且後失
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
又云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
嗇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
是君子乃插鬢書骨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是
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嗇香故予膏而耆不然是偉
丈夫乃蘸肌膏髮也蘭草也本無支幹與三友另論
江文通云但願拎薇蘼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
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
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
長謝故人
徐勉戒子書云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
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爲宅但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于斯意亦謂此

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吾宅古往今來
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
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
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
蕭大圜言志書云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技頁簪探至頤歌纂纂
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
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

畏褒責芬拔史傳大國是簡文子幼便聰敏江陵平
入魏大見知遇大以貴顯之家獨能安心閉放耽意
詩書如此非所稱獨世之賢豪耶
張志和扁舟垂綸泛三江五湖自稱煙波釣徒別號
玄眞子於會稽結茅而居閉竹門十年不出人嘗呼
爲淘河肅宗賜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婦夫曰漁童
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
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裴脩嘗問有何人
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眞卿爲作玄眞子傳
誠齋記云孝緯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
戶能慶弔高眠謝公卿介姻續之月落花歸更合叢
蘭摘復生芬謂閉門二句只說得瀟情有末二句乃
見瀟中樂趣無盡
環碧齋小言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森羅可見納履
踵決不爲友愧殺雞飼妹摘蔬飼客不爲客愧近世
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
于賓以不窮爽酸本色翹然自謂拔俗而其不難持

恐不能不別開徑寶此儉以養廉之說也芬億庚午
歲郡守繆蒼石先生請予過見芬就之先生送册大
門外遣人請與芬應云徒步來無與并無從先生稱
善者再謂芬曰儉乃所以養廉正要在未仕時磨勵
與此段語殆暗合因附記焉不欲忘仁者之言也先生
諱麟徵丁未進士由中書歷任杭
州知府淸廉和厚杭人至今頌之
上巫俞會心編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
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爽足以[illegible]
見吟閒而又與以不可見閒此等語殊有餘味解人

正當從此善會
黃俞言云先輩嘗言脫知絲帽上床依舊一副窮骨
肉食者當時作此觀方使彼討我去而不來弄使彼
怪我來而不去窮士當時作此觀嗚呼蕘麻種豈
餓殺燒煞手一編日與古人相偶半截良足樂也安
往不得貧賤也而數數需肉食之與遊爲
文云東坡謂顏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
意于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逸何以當肉與車
故

張侗初云古之論大隱者曰塵軒冕芥金玉是猶見
軒冕見金玉矣不若軒冕還軒冕金玉還金玉塵芥
還塵芥也扶笻自服則車馬不爲忙羁結自適則佩
組不爲勞若不自害則官司不爲擾眞樸自榮則名
譽不爲辱所爲兩忘而化于境詩曰考槃在澗碩人
之寬是安貧無上妙訣此二條借古人語翻案意境
愈進極得文家脫舊爲新之妙而理又歸于平實固
可久也
況彼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由命

恨不十年讀書此語與清夜鐘聲矣尤妙在早知二字人苦不早知耳于晚年悔不早知則何如及早知之省卻多少勞碌討卻多少便宜

徐存齋階作西陂集序云昔韓子謂權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以某觀之不然夫言非出于心者耶古人理義以養其心富貴貧賤泊乎無所動于中而其形諸言也無喜無戚無得無喪藹然中和之發則雖權愉窮苦且猶無之又安得而工拙其辭也

唐子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飯雜亦同渠傳贈朝舂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此形容鄰居之樂也而一種澹逸趣味已溢于言外

張遂寧先生諱鵬翮撫吾浙每食止于菜羹而察吏安民有條理諺云食淡精神爽心清夢寐安固非誣也

王見峯云欲者羨行徒者羨乘不欲不徒復有所羨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用人急事北緩事太事化小事有事化無亦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觀世態盈虛消息致此流行隨其所止理然自得

屠長卿與王百穀箋云僕既食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故欣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爲清談歡飲興到或口嘔下里曲少年在旁擊鼓吹笙嘯甚樂朝洗盈廚無晨炊矣而此中靈明湛然

梓非菴集云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止病癡死矣田連阡陌而盈骨一丘金珠滿瑠不盡可爲舍也吾嘗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筯飽暖而嬉倘從貴介食餅而歸

則腹膨膨終夜不寧退而焚香讀書語[illegible]度庸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埒銅臭竟何爲哉

又云鷸蚌相持兎犬共斃令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鳧共浴鹿豕同眠開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得全其家及圍解目復俱明可知禍福之轉

天意原不可測則令人有行善無幾偶不如意輒狃
天道無知者觀此亦可退然省矣
蕩若士曰不亂財手香不淫色體香不誑語口香不
妄思心香常奉四香戒于世得安樂
淵公作禪偈有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銛終朝長
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
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翻
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絕遊一句下即接云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
一流同于槁木乎
宗炳字少文武帝徵辟不起曰臣栖丘飲谷二十餘
年武帝善其言而止少文善琴書圖籍精于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嶽有疾還江陵
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
之凡所遊歷俱圖之于室曰撫琴動操時衆山皆響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趙抃元豐初告老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
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
閒
姜休兄弟皆在[illegible]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
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令一喫肉
後何以繼
梁鴻博覽不爲章句學鄉里慕其高節乃欲女之鴻
並絕不娶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之女曰欲得

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
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大子之志耳乃更爲四椎髻著布衣
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吾妻也乃共入山中以耕
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
眉
任安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讀中記曾連傳嘆曰性
以潔自爲冶情以得志爲樂性冶情得體道而不憂
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終身不仕時人稱徵君云

范文正公少孤貧讀書南都學舍每煮粟粥二升晝爲四塊斷虀數十莖于上早晚取啖一塊有留守子同學饋以厨食公悉置之謝曰某安所食已久今遽享盛饌後豈能啗此及爲仕嘗戒諸子曰吾養親甘旨未嘗充今得祿而親亡矣汝今若曹享用耶公大子娶婦或傳羅綺爲帷公曰敢持至吾家當火之于庭公孫正平與外姓子弟結課覺林寺去城三十里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曰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

一肉有尊客則三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東坡與少游書曰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錢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挑取一塊即藏去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東坡超然臺記曰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奇怪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桑民懌云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蔡虛齋云樂莫樂于日休憂莫憂于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酹惟胸中一點堂堂者以爲張主

楊子法言云千金之子生陶朱猗頓之里其不見富于人也宜矣一或居顏之巷閭之間即數千金而可以富名何也有之名起于無餘之名起于不足也因憶孝感熊座師（諱賜履字敬修）嘗指示芬云人處名利場中仰頭看但見人高乎我自視常不慊意若能俯首迴顧天下尚有許多不及我者處在我下躁心不覺自平矣楊子此語正可兩相印証

座右編云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陰瀹語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毫不

疇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芬謂衆人所收者能棄之澹矣衆人所棄者收之此又所以能養澹也

齊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淸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朱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

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遵生箋云甆盆盛酒與傾金注玉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王摩詰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以立譚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酒臼經案繩床而已

太醫孫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粗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高瑞南曰知足者雖富貴不艷于當時芳聲必振千千古足則無日而不自足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人能受一命榮稱升斗祿便當謂足于功名弊表短褐

糲食菜羹便當謂足于衣食竹籬茅舍蓽竇蓬窻便當謂足于安居籐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于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于田庄殘卷盈床圖書四壁便當謂足于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閒便當謂足于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于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謂足于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于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我故曰能自足于窮通者是得浮雲富貴之夷猶能自足于取舍者是得江風山月之受用能自足于眼界者

是得天空海濶之襟懷能自足于貧困者是得箪瓢陋巷之恬淡能自足于辭受者是得茹芝採蕨之清高能自足于燕閒者是得衡門泌水之靜逸能自足于行藏者是得歸雲倦鳥之舒徐能自足于唱酬者是得一咏一觴之曠達能自足于居處者是得五柳三逕之幽閒能自足于嬉遊者是得浴沂舞雩之蕭灑若此數者隨在皆安無日不足人我無競身世兩忘自有無窮妙處打破多少塵勞

遂溪武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門不施

戟恒晝掩一扉或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豈可頓忘疇昔 唐書

王漁之性于仕進澹矣乘車常以頹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宋忠

趙逢龍家嗜慾不好名歎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南史

劉一止沖澹寡欲自言吾平生聽通塞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 南史

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南史

白居易罷杭州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一罷蘇州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罷刑部侍郎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先是潁川陳孝先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卧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酒

酣琴罷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颺竹煙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矣 唐書

史記有云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南河濟之間千畝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芬謂必須于樹千畝則不千樹不千畝便不適意吾輩何必作此奢想但隨境隨力可爲耕植計

節一丘一壑何嘗不勝萬戶侯哉
蔡薈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淡而不緇曰自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史抄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漢書
桓帝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見風工竟不得見 漢書

孫登居汲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出便大笑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將酒酬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為忤 史抄
趙質隱燕城章宗遊春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 金史
鄭敬隱處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至因折芰為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後漢書注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東遊還修植桑果已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方彿萬石之風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味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約計數十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且為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買一舟留揚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荅詩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

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池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元次山云、人之毒于鄉毒于國毒于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于時媚于君媚于朋友郡縣不如媚于廐媚于室人之貪于權貪于位貪于取求聚積不如貪于道貪于閒靜人之忍于毒忍于媚忍于詐惑貪溺不如忍于貧苦忍于廢棄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辱休惱甚先謝早此理人知少尋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眞個好　榮枯得失天已安排果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時勝於添

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即閉肆下帷讀老子蜀人羅沖賢之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我家萬金之富子無擔石之儲何爲乎有此言答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日夜會計孳孳波波未有足時我雖貧十不下床而錢可數百塵埃厚積無所用之豈非我之不足勝君之有餘乎

呂榮公晚於秀州眞揚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不問家事并不以毫髮事干托州縣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庭

到生居衡嶽或貽以袍數日服褐如初或問之答曰吾嘗日出巷門不閉歸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緊念心常營營殊不自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芬謂此實情實理之言一被點出便可見濃者之不如淡有者之不如無也

王參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

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宋劉炎邇言志見云予渡大江望金山緇衣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艤舟而覽焉風利不得泊甫登儀眞趣濱江佛廬有緇衣踵來問所從則金山也噫予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不留何也荅曰未至則以爲世外之樂既至如窓中之蛾樂所樂松門竹屋而有餘憂所憂金馬玉堂而不足方寸尚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芬謂此非不知金山之樂者只善爲世途中作點化耳語可味

幸幼安遺興詞云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此句有病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陳宿公有詩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只說只今話一枕黃粱午夢長

又詩、不會謀生只讀書數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獃又賣癡

唐子畏題畫詩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襤褸鬢是星空山寂寞人聲絕猿虎中間讀道經猿虎最險處尚可讀經可見山林最令人想極

又詩、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檐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與君畫與君

又詩柴門深掩雪洋洋榾柮能消此夜長最是詩人安穩處一篇文字一爐香

又贈趙一蓬詩烟水孤迷足寄居日長能辦一餐魚問渠勾當平生事不弄絲綸就讀書

讀書樂趣卷之四

柴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寅薇占　炳日旦華　校

怡情

情不可以或枯也情枯則讀書不能放眼其發而爲文也亦神困而語言少趣味殊易起人厭是故善讀書者能讀有字書亦能讀無字書可有得于書之中亦可有得于書之外則遊亦書也然吾恐遊之有妨于書是莫若即以書爲遊此怡情一卷所由不可少乎得此以供吾情之所適不必身出戶庭而兩間之景象物趣千古名人才士所共酬歌而欣賞者吾如以身與乎其間是亦可謂暢于所遊也已是亦可謂不徒暢于所遊也已伍涵芬

漫題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言安知云者是則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人情物理可類推也

莊子此段機鋒警快絕世眞仙矣然是偶爾即魚指點學者從此推悟則天地萬物隨吾所見皆有自得之趣忘物忘我適物適我又何必魚何必不魚何必莊子何必不莊子

王無功云爐霞山水性之所適琴瑟酒賦不絕于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倚庭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俛哉游哉聊以卒歲

程明道云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朱子序述周茂叔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峯山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以濂溪爲號

等樂編云、聲色之樂到後殊覺無味、適以害性。出水之樂到後愈覺有味、可以陶情。芬更爲進一言曰、若以領會山水之思來領會詩書中義理、則情味更無盡。

又云、雨後初晴聞黃鸝一聲、萬境俱空、宛然如故友相訪、不可不爲用情。習舉業者當時會此中妙趣。

又云、春間鶯囀、秋來蟬吟、眞可稱二清友、陶我性情多矣。

又云、花可愛矣、不如花之蕋。竹可愛矣、不如竹之笋。

何者、謂涵蓄深也。若發洩太盡、則元氣耗散、索然矣。芬謂花之好處在初放、竹之好處在新綠、于此可會勝字之理。少年人宜何如自珍重也。

又云、案前栽石菖蒲、取其有深山窮谷光景、閒中靜觀、令人超然塵世外、此亦物之最清者。

又云、人生何處無佳境、青山綠水、長松脩竹、野草閒花、都足助我逸興、發我性靈、在人自靜會之耳。

千家詩只因鄉市小兒徧讀、人遂忽看、其實詩句儘好。如周子詩云、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又朱子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自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會有源頭活水來。書卷之樂充然在物趣之內、物趣之外、一讀使人神氣沖和、屢讀使人尋味不厭。

程子曰、堯夫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此眞風流眞人豪也。

邵堯夫暮春詩云、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寫得最閒最逸、一種天趣悠然不盡。

窮幽記云、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

金徽變化篇云、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令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要之曲終不去。

承平舊纂云、蕭瑀陳叔達于龍昌寺看李花、相賞香雅細淡潔、香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芬更爲改一言曰、宜綠鬢何如宜好友。

高隱外書云、戴顒每于春時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

日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紫桃軒記云知山趣者不必命屐但軒忽中有堆藍抹紫即堪注目得酒神者何須杭麴但梨花蕉葉置案頭時一摩挲便已心醉芬謂山水情態千變萬狀不可名目畢竟以登涉爲快然亦儘有限于力之所不逮者當以此作消遣法耳至如酒之于花終是兩相須不可偏廢也
王子猷風流爲一時之冠性愛竹常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居山陰夜雪初霽

月色清朗忽憶戴逵時逵在剡溪便乘小舟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耶此亦可見其襟懷瀟灑順意所適並不沾滯處
王孝伯美姿儀人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而嘆曰眞神仙中人
袁石浦云幽溪鹿過苔還帶深樹雲來鳥不知是不不遷不貳之旨此語有深味
邵子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學者須有此等意趣
徐聲遠易安堂記云堂之前門外一望綠疇皆膏腴可稼可穡既蕪既蓁遠風交蔫良苗懷新策杖遠遙宛然古田舍風景或烟雨中宜徙襪倚茂樹而立以觀罷灌而漁者其後有園修竹萬竿梅杏桃李繁花錯焉桑以百數蠶月紫椹掇人新釀浮夫白微醉坐綠陰中聽黃鳥此樂雖三公不易也
晉庵云書屋前列曲檻栽花鑿方池浚月引活水養魚山窗下焚名香讀易設山几鼓琴捲疏簾看鶴
又云古鼎古碑古琴古硯古畫古書山房中得此眞成勃律羊脂妙墨妙茶妙筆妙牋妙辭妙字巾笥中

藏之便是吉光鳳羽
又云滄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峽雲洞庭月彭蠡烟瀟湘雨廣陵濤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
草木子云觀物者所以玩心于其物之遠也是故于草木觀生于魚觀自得于雲觀閒于山觀靜于水觀無息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耳

眉州象耳山舊有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落酒人衣袖疑如濯魄氷壺也風人逸致千載如見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羅景倫云予家深山之中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出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閒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閒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綿得翱然欲仙

邵康節詩有云嘗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

爭樂編云靜觀雲飛鬧中一樂條有條無千轉萬變此中儘可參會造化之妙

又云流水常在目鶯聲常在耳此靜中天趣也

六硯齋記中分別四時佳候頗的當可與靜者言之自有消受彼衝衝馬頭駒隙者未必知也 正月多風雨爲佳候萌芽未作浸灌無傷俗閒往還稍以稀斷 芬謂此亦爲若酬應言之耳其實上元佳節燈月交輝一年好興趣何可令風雨掃興 二月三停雨七停晴爲佳候稍雨則芳意漸滋多晴則和氣漸達 三月忽雨忽晴爲佳候雨不破塊津甚潤葉日不爍膚解肌催笑謂之養花一年第一好處不可錯過 四月不雨不晴爲佳候輕雲蔽日轉益葉森濃綠疏紅點綴適如 五月積雨後晴久晴後雨爲佳候取其暄涼相濟體適意和 六月或快雨或微雨爲佳候七月亦同 八月晴雨相間爲佳候夜有月更佳 九月晴暖即佳 十月晴暖即佳 十

十月晴暖佳小作涷雨令竹樹淅瀝有聲亦佳十二月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芬按君實論次甚當但必趁此佳候讀書論文或詩或酒艮朋三五賞奇析疑方不虛度不然未爲知所消受也

種荷蕩柄蘆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馨香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逃暑不得輒兀坐作此觀

柴桃軒記云賞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五牽不得全領其妙也芬謂曲之于花不宜並垂艮然若茗之于香正以相資而益領其

清趣何妨一時並用也

又云茗精者奇泉不輕淪試有異香不輕焚爇必俟天日晴和簾疎几淨展法書多書薦之貴其得味則鼻端拂拂與口頰間甘津並入靈府作逍遙也若濫以供俗客與自已無好思而輒用之謂之暴殄天物與棄干溝渠何殊

又云草新生者不惟翠色流眸可愛勢奕奕上出高一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青英此物莫不有之在文則彌貴耳

又云獸坐宜霜根老樹偃仰宜滿月疎林寢室曲傍岩阿書案平張松下指除步步芳草軒檻處處名花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若耳文魚兩沼無情無緒處憑欄掌帙理籤必須雪子賡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折劍揮空日夾夫適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日高山流水定有知音

洞天清錄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三之二其閒得閒者才十之一耳況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不知

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窗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取古人妙迹圖畫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珮玉不知身居塵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長慶集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琴一張書名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陳眉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名茅四面攢蒔蘭蕙區曰香祖菴有杜聯云長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王百穀云長松含濤時吐芳白雲常來黃鳥不去歡娛含菽鼓腹敖遊辟若侏儒飽而欲死形容真至實難勿個

金華吳孺子每雨後仰策杖石邊樹下靜薦若豐繙中味潛玩之竟日曰天地間森秀華精之氣除李太白酒邊橫眼卓文君鏡裏舒眉郎此物矣

紫桃軒記云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初春時也蘇東坡又以爲在橙黃橘綠時唐人則以爲在新笋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互廢耳余則以爲四時蚤暮悉有好處在人不在境如春示日韵後綴步青莎白石間熟寐初醒茶鐺適沸作松雨灑窓聲四月積陰年閟濃綠欲到人眉目邊夏月午後薄醉臨沼弄水吸荷花香秋暮倚高閣看霜樹青黃紅紫掩映堆垛冬日欲雪忽水珠迸落竹樹中琤琤清響皆不可謂非騷人消受處也

插瓶花法　插梅瓶中置硫一錢以熱湯插之芙蓉牡丹芍藥蜀葵萱草俱用大滾湯插之緊塞瓶口則不焦能閉插蓮以泥塞摘除孔內先入瓶底後方加水養之插梔子將剪除處敲碎加鹽些少于瓶加水養之

陶元亮曰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王摩詰與裴迪書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冰齋云鳥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遣小奴挈瘿樽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爇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水心云松竹逃道庭花合圍者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日月于林冓中凡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

前輩有一書室聯云作未完閒花尋生意讀將倦聽鳥話天機又有一聯云悟境谿來邀月共文情開處笑花遲此皆能讀無字書而待其眞趣者也存覽起人多少悟頭增人多少快活

秦少游紀遊龍井云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

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未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非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寺謁辨才于潮音堂

歐陽詹有玩月詩其序云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秋八月十五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俱害乎翫秋之于時後夏先冬八月之于秋季始孟終十五于夜又月之中寒暑均蟾兔圓埃壒不流太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花上浮肌骨與之疏凉神魂與之淸冷衆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乃作翫月詩芬謂月之於翫四時無有不宜如花月水月雪月於春於夏於冬何一不可在名人領畧受用何如耳但中秋則雅俗均適尤屬佳候

醒言云昔人謂春山淡宕如笑夏山蒼翠如滴秋山

明淨如粧冬山慘淡如睡可謂窮四時之變矣予請再摹之曰春山如雲遊仙子夏山如靚粧美人秋山如丹碧畫立冬山如入定老僧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淸凉雖有若無花時亦自香也

陸放翁有閒吟詩云邇美精神足心空忿欲輕讀書無定課飲酒不成醒日日東軒坐時時北渚行最奇鳥和下側帽聽秋鶯閒居自適之致寫得悠揚宛動

又咏梅花詩云欲將梅爲友常嫌不稱渠從今斷火
食飲水讀仙書淸脫之極蕭然塵表偶取一咏令人
神骨欲飛起
王元美云此身幸在樊籠外酉園花事日新佐以醇
酒坐卧萬卷中作蠹魚大堪送日芬謂以花酒佐書
史乃眞得花酒意趣者也近人視花是花酒是酒書
史又是書史只坐未能領受箇中眞滋味耳
徐文長柬友云昨把袂酬游飛觴痛飲漁歌斷處碧
芷浮天帆影摇殘綠蕪漲岸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歸

來猶有一段花香樹色留我衣裙
孫懋照與友書云昨藉草于淸凉竹院間小飲甚甘
野語甚洽歸路月光散綵冷露瀼瀼遍田滿地皆白
雲較與經過恍如濯魄冰壺超宕六合
蘇舜欽荅友書云某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
室稍寬耳目淸曠不設機關以齋而眠高春而起浄
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興至則泛小
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
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人畸君子相游

從甚樂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
覺日暮
陳眉公與友書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
榻皆碧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宋景濂紀竹溪逸民云戴靑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
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當明月高照水光
激灧共月爭淸輝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
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吟深泓絕可聽
居赤水與龍君善箋云靑山在戶流水環門異鳥朝

鳴嘉魚上下足下黃[illegible]白恰與二三同心躡軟沙藉
細草采洪明於院谷摘胡麻於上流令晉漁人見之
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
去
白樂天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
可以導和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
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
者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
陸儀山與楊東濱箋云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

軒累幅不覺滿座生香晩桂將舒早菊欲放芙蓉耿
柳條在秋水蒹葭之外不當搖束濵其間讀道書聊
座右編云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孕有六溪雲初起
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芙
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書
白玉蟾湧翠亭記云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
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
綠柳繅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醸黃梅日蒸綠李
宜其夏也槐陰未斷信雁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

蓉收遊席青女掠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
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岩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
復何所宜哉朝陽東果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羣木紫
翠桐花落盡柏子燒殘閒中日長靜裏天大
玉㑹溪十朋卧龍行記云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
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藍輿徐行應
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幽蘭數百本秀
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栄牡丹大叢雨前
已開道人植盆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

賦詩而歸
鈐汝彌漱玉巖記云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樵
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求
過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
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他自解官祿破
甕中無一物朋友故舊從吾覓閩中土物吾則與飲
酒取吾詩而歌之
江文通淹云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
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

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以自娛
白樂天醉吟先生傳云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與嵩山僧如滿
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
友安定皇甫明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
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
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
觀以宴遊名者亦時時往良晨美景雪朝月夕好事
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

琴撫宮聲弄秋思一遍與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
奏霓裳羽衣一曲往往乘興屑舁適野舁中置一琴
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
情便去抱琴飲酒興盡而返嘗自吟云抱琴榮啟樂
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
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
甕撥醅又飲兀然而醉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
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
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

陳眉公云予近買冊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蓑月
冷鐵笛霜濤覺張志和陸大隨去人未遠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
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
尤與風月爲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
其歸箕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
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
倪季子書窻云寓風舸露輕舟飛鬬山煙來溪雲升
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啣啼花冷笑林頭甕雲邊鶴

試茗掃落葉趺坐散步展古蹟調鸚鵡乘其興之所
適無致神情大枯馮開之云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
澁三復此言深得我趣
瓶史云插花當如畫苑布置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
置瓶忌兩對忌一列夫花之意態正以參差不倫有
天然之妙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
偶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堦下樹墓門華
表也
又云取花如取友苟香何粉淡爲賓容終不放濫及

凡卉就使之花寧以竹柏代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型豈可使市井庸兒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
林昉田間書有邀友遊山檄云人有殘縑敗素紙一
山一水愛之若寶至于目與眞景會暑不加喜毋乃
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吾輩春雲既霽
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鷗邊或行歌于犢背百年瞬息
歡樂幾何殽核杯盤隨意所命檄書馳告勇而前
湯霞林與項某箋云濱終所旁草草浜屋兩閒而無
車馬之喧僕命朋輩偃其中清寥在几白雲滿榻率

其素履獨行蕭然得疏食飲水樂也凡試策騎相過並坐松根論人論文論千古繫節唱嘆猾公云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到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本色最妙加以清字更得趣）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為何物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人春花盛時讌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嚼一大白或笑語諠譁之際微風一過滿座無遺時號蜚英會

張侗初粘壁自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窗下香氣襲簾幙開扁其檻曰花舫于是掩關晏處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為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嘗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清閒快活亦人生一小安樂法也

白樂天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之曰鷳曰閑客鷺鷥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

黃令言曰花固當愛矣而愛之弗以其道猶弗愛也直焉掩其日采漬水浸其靈根使清明之氣不得上達則若慈母之養嬌子少與棒多與食有不長其顛鈍泄其腸胃也者幾希此是為養花者說法芬節餘之正以其善為發予者說法天下物理人情本自一致必如此會通乃可與言遊觀乃可與言讀書不然遊觀之於讀書何與哉坐使此距駒隙則又游觀適情之說悞之也豈可不念

壺中贅錄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

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澆花種志曰凡種花木歷枝必在秋分移栽必在春分鑿根則不拘時候

張約齋曰凡花木春分後和氣萌發不得夏至後陽氣盛極不得

汝南圃史曰大抵植物莫不以土為母若能于土留心揀擇栽花之道思過半矣

便民圖纂曰凡上半月移栽者多實望後者實少

齊民要術云正月十三為竹醉日是日種竹最佳勿

以脚踏只用槌打次年便出笋竹性喜向西南忌火
日每年冬初宜用田泥壅根竹生米此將枯敗之兆
也宜擇一大竿截留二三尺鑽通其節以糞實之則
止　東坡綠筠軒詩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
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猶可親人俗不堪醫軒
在我於潛石柱山之小岡上其時邑令刁公爲東坡
同年東坡因寄遊題此云云今學宮即倚岡爲屛蒼
翠擦人殊有秀色
有友人告茶以種竹奇方冬月擇竹之肥濃力厚者

斬其竿近根留一尺鑽通其節灌硫黄二錢于內仍
以泥封口掘起倒種于土內每種一竿次年便得產
八竿若種三四竿次年便得產三十餘竿只一二年
[illegible]成林矣
白樂天稱竹有四德本固性直心空節貞獨不著香
然桂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李賀新笋詩云
斫取清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則竹原有香也
靜嗅之自得
松以深山石谷中年老經霜雪多歷枝幹勁古秀者
爲佳移時須鑿其石土連根栽之方易活不變形
法潛隱刻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株移置齋前呼爲支離叟
和有西種扁柏檜柏血柏瓔珞柏俱無花有子春分
下種彼後移栽　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柏實齒落
更生　東坡嘗拾柏子和蒼术棗實龍眼殼同燒名
曰百和香
椿有二種香者曰椿實而無莢臭者名樗疎而有莢
張茂卿嘗于椿樹上接牡丹飄飄雲表

槐于初秋開花故諺有槐花黃舉子忙之說　王晉
公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文
正公父子入相東坡爲作三槐堂銘
柳隨地折插即活然壽實上浮即凍死　漢宮有人
柳狀如人形每日三眠三起　王維輞川別墅徧植
楊柳水際漪漪綠縟名曰柳浪　詩人多稱梅爲香
雪不知柳絮亦稱香雪唐有商七七者善异術畫蓊
人能歌曰愁見陽春曲令人斷腸結即去未歸來柳
自飛香雪太白詩亦有風吹柳花滿店香之句

農圃書云桃樹下以煮猪頭汁澆之則子不生蟲以多年竹燈繁掛樹上則蟲自落　明皇御苑有千葉桃花折爲貴妃簪之曰此花能助嬌宮中名爲助嬌花　石曼卿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峻嶺後花發滿山如繡

種桃宜密種李宜稀少實於元旦五更以少把闈而照之當年卽生謂之嫁李

梧桐一枝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月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郭璞贊曰

桐實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詩義疏曰桐有數種赤桐青桐白桐其材宜琴瑟者白桐耳取此者以未實而本虛本理疎而聲韻長

杏樹少實將處子裙繫樹上便結子無數　銅陵有杏山昔葛仙翁種杏于此山下有溪落英飛堰上名花堰山外環里皆杏名杏花村　唐進士初會杏林謂之探春宴以少後二人爲探花使徧遊名苑

李時珍曰凡杏桃諸花皆五出若六出必雙仁反常有毒

櫻樹接梅便成黑梅妙品也此見農圃書中　梅有五種綠萼照水玉蝶單瓣紅梅若欲移種須去其枝稍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者　梅妃性喜梅所居植梅數十株榜曰梅亭　壽陽公主臥含章殿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人效之作梅花粧　張功甫于堂前種梅三百本花時輝映夜如對月因顏曰玉照堂　陳郡莊氏女好鼓琴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

桑樹接梨結子早而且佳　上巳無風其年梨樹結

實好古詩云上巳有風梨有蠹中秋無月蛙無胎

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樹下曰爲梨花洗粧　袁陵堂下紅梨盛開歐陽公造飲有絳雪樽前舞句因顏曰絳雪堂浙俗釀酒趁梨花時號梨花春

林檎俗呼爲花紅唐高宗時李謹得五色林檎以貢帝悅賜謹爲文林郎果　物類志云林檎樹生毛虫埋蠶蛾于樹下或澆以魚腥水卽止　柰與花紅相似其枝可接海棠桃柳

葡萄二月間取籐枝插肥地蔓長作架承之結子時

剪去繁葉佐受雨露則子易肥大

銀杏舊稱白果又稱靈眼宋初始入貢改呼銀杏瑣碎錄云其木分雌雄二種雄者三稜雌者兩稜須雌雄同種方結實或雌樹臨水種照影亦結

橘樹冬月以河泥壅其根夏時澆以糞水則葉茂而實繁別有 種柑名日木奴去核可寄饋孫淡陽十月便以薪草縛紺橘上紺公曰此為木奴著裘

棗樹候蠶入簇時以杖擊其枝間振去狂花則結實繁亦大

柿春分後用椑柿接接三次則全無核接桃枝則成金桃聞見後錄云柿有七絕一壽一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蠹虫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香圓有大小二種小者清香襲人皮粗而形大者乃朱欒非香圓也

木瓜秋社前後移栽較春栽更盛

枇杷春三月用本色接不宜澆糞以淋過淡灰壅之秋蒔冬花春結子夏成熟其本陰寄枝葉婆娑四時不凋謝靈運賦云禀金秋之青條抱東陽之和氣禀寒葩于結霜成炎果乎纖露漳州志云春果已過夏果未來此果適熟故諺有枇杷黃果子荒之說

栗生山陰今處處有之以房苞之正中者作種可不接而一如原本若用苞邊之栗作種須取好種接栗方肥大春初種濕地冬月以草裹之或云花落收之縣火風雨不滅

胡桃原名羌桃漢張騫植之秦中漸及東土

楊梅為吳中名品或以西涼葡萄閩廣荔枝相比然總不如也柯丕平詩曰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二

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陽荔子深則古人已有舉而方之矣或云桑上可接楊梅其味不酸樹若生癩以甘草釘之

櫻桃二月間種陽中者還種陽處陰中者還種陰處結實之時宜張網遮之以驚鳥雀更貯章籍覆之以蔽風雨王維詩云纔是寢園春薦後非干御苑鳥啣殘天寶初寧王日侍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每春時紐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繫花梢以驚鳥後人護櫻桃倣此謂之花鈴

石榴 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種以歸今隨處有之三月初將嫩枝插肥土中河水澆沃自然生根以石壓根上則實繁而不落潘岳賦云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禦飢療渴解醒止醉

荔枝 嶺南蜀中俱產閩中為第一大樹下子可百斛人未採百虫不敢近一經染指鳥鳥蝙蝠俱來傷殘熟時必趁日中併手採之一日色變二日味變二日色味俱變

龍眼 每枝二三十顆作穗如葡萄荔枝纔過龍眼即熟故謂之荔枝奴

橄欖 樹大數圍其實深秋方熟味藏澀中芳馥勝于雞舌香將熟時以木釘釘之或納鹽于皮內其實自落

檳榔 嶺南人日常取其實啖之當果以祛瘴癘漢俞益期牋云子既非常木亦特異葉樹端房結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桐而厚似竹而槩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伏虹其伸如調直亭亭千

百如一鶴林玉露云其功有四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飢能使飽飽能使飢

菱 一名芰武林記云四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白色晝開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唐東嶼詩曰交游萍荇侶菰蒲懷王藏珍似隱儒葉底只因頭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

芡 俗名雞頭爾雅翼云芡花向日菱花背日秋間熟時收子包浸水中二三月撒淺水內待葉浮水面移栽深水以麻荳餅屑拌勻河泥種之梅聖俞詩云蝟七蒼蒼礫不死銅盆蠢蠢釘頭生吳雞戟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珍珠明

瑞香 有紫白二種紫者香勝盧山有僧晝睡石上聞花香尋得之故又名睡香芒種時剪取嫩條破開放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插入土中勿令見日以燖豬湯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扦插勿換右手無不活者又云澆以小便可殺蚯蚓大凡香花忌糞瑞香尤甚只用浣衣汁澆之為妙但香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之花賊宜令獨處 張祠郭詩云曾向廬山睡裏

聞香風古勝世間春窩花莫怕枝頭蝶驚覺南窓半
夢人
荷花白者香而藕勝紅者艷而蓮勝分種枝頭宜向
南夏日酷裂勿令水乾冬天凍結宜遮稻草　昭帝
元始元年有低光荷一莖四葉香徹十里宮人每從
游宴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蓋戲也屈原楚詞剪芰
荷以為衣原以自況被服馨香之德後人乃用于隱
者杜詩又有不妨遊子芰荷衣之句皆非楚詞本旨
茉莉花王十朋作沒利名園記作抹厲洪景盧作末

麗音同而字初無定義各有取名沒利者言葉不足
蔭物幹不足代薪徒以花而已名抹厲者言芳香被
于十步水色結于鬘華厲惡之氣從此漸消也名末
麗者言花開枝末如玉肌映于翠袖為獨麗也其初
實生胡地漸衍南越遂名茉莉蓋最後之名也此花
甚畏寒見春風即枯南風尤忌種法先除去盆底甃
糠易以新泥剪去枯枝老葉其旁多插小竹澆以米
泔水六月六日以魚腥水澆之霜降移至南窓下如
乾燥微濕其根或于向陽屋內掘一淺坑將盆埋下

以篾籠罩日泥實其傍勿使通風或以棉花子覆蓋
半尺仍罩篾籠用紙封密數日一開略澆冷茶穀雨
方開戶立夏方出戶藏宜以漸而密出亦以漸而做
有如乍寒遽重裘微暄便袒裼未有不傷寒者也
菊稱黃花以秋令屬金故從金名金有五色專言黃
重土色也時維季秋有金土相生之義焉其種植之
法冬初菊發時折去枝葉掘地作潭埋根其內糝以
新泥澆糞數次菊本乃北是曰養胎豫擇好土收之
室中春初出曬揀去虫蟻羅得淨細仲春候晴和天

氣將地土鋤鬆用新土堆高以防濕爛分好種栽之
初栽時須以竹籃蓋之防麻雀啄食夜則去籃便受
雨露俟長半尺餘摘去其頭令生岐枝繁者勿刪多
存以備虫傷有出籃者摘去其腦至秋分方止使其
頂平夏間扶以小竹用線縛花木于竹竿使其直立
不為風雨折倒是曰搭植澆灌之法春用河水夏用
毛水秋後水糞和用八月花蕾既結全用大糞除害
之法夏至前後有黑色菊虎飛來嚼幹宜于日午未
三時守看如被嚙傷頭垂急摘去庶免毒攻又蛀蝴

傷根須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蠧頭者曰菊蟻以鮮鱉甲置傍引出棄之蠧枝者曰黑蚰以麻裹筯頭輕捋去之賊葉者曰象幹虫以鐵線磨鋒尋穴殺之疏理之法種時宜稀使其枝葉舒暢夏間剔枝每幹只留三四枝八月剔蕊每枝只留三四蕊則開時力厚而肥大遮護之法種後最怕雨濕上則爛葉下復爛根須以松毛鋪于土面使雨時無泥水濺葉平日蓄燥土于屋內每雨後即加燥土一層不使淫雨爛根且得長新根而花幹益有力花有粗葉者愛肥濃如

七色鶴翎狀元紅狀元紫𦁤州紫灑金香倚闌嬌羅傘紫袍玉芙蓉絞絲鎖口佛頭二喬金菊之類須三四日一澆愈肥愈盛有細葉者愛瘦如飛金剪茸大小攢花剪絨銀薇牡丹蘇桃繡毬嫦娥獅蠻撮頭之類只可用淡糞水澆稍以濃肥灌之反致腐敗至丁月下蠟瓣荷蘭西施此四種切不可見糞一澆即葉大頭癃消乏無蕊矣 陶元亮重九採菊適江州太守使白衣人送酒至遂大醉籬邊時號菊潞[illegible]含致仕歸堦前忽生隹菊人以為菊瑞

海棠有色無香然蜀中昌州海棠獨有香故昌州稱海棠香國治前有香霏閣移種之法二月間將貼梗海棠攀枝著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冬截斷春半移栽以櫻桃接之則成垂絲以棠梨接之則成西府以木瓜頭接之則成白色欲其鮮盛于冬至日侵晨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剪去花子則來年花茂葉少外有秋海棠别是一種性喜陰濕宜種堦砌謂之海棠者取其色相似耳 顧東橋詩云陰葉翠瑤溼薄英紅粉香絕憐秋苑下復爾見春光 陳石亭詩云

露葉秋妝膩風回宮袂涼無緣被春色猶得向秋陽芙蓉一名綺帳一名文官花一名木蓮花一名木芙蓉移種之法于冬初剪去嫩條截作一尺掘坑理之即以土掩來春于池塘四圍將木釘打穴塡糞令滿然後插入上露寸許遮以爛草方易活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其序云予遊臨邛白鶴山寺有兩木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蓉 芙蓉有拒霜之名木八九月開中夏開者地氣使然 王荆公亦有絕句云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滴胭脂色未濃正以美人初睡著强擡清鏡照

栽植

玉蘭以辛夷並植秋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最馥辛夷即木筆也　王摩詰輞川有玉蘭閣辛夷閣　陸龜蒙木蘭花詩云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　白香山題令狐家木蘭云一樹女郎花蓋古有女子名木蘭

牡丹世稱花王事物紀原云唐武后冬月遊諸後苑百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洛陽花爲天下冠宜春分前秋分後盡去宿土勿傷細根隨坐

壙內用土輕覆即以河水灌之次日土乾低凹填滿復澆如初和土白蘞末能殺諸虫每花一本用末一斤或云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須直其根屈之即死此栽之法也種則于六月收枝開綮子風吹一日盛以濕土八月以水試之取沉者畦種約三寸一枚來年芽長至八月可移種性畏日灼夏月須用葦箔遮之此種之法也分花須揀稞大枝多者八九月間全根掘出視可分處用手劈開以小麥一握拌土栽如前法此分之法也接花宜秋社前後將本枝及分

枝各斜削去半合爲一枝用麻縛定細泥塗之以兩瓦囬合內填細泥待來春去瓦隨以草蓆圍之或揀芍藥根肥大者削尖如馬耳將牡丹枝劈開如燕尾插下縛緊以肥泥培之即活或云立春遇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此接之法也八九月節日一澆宜雨水立冬後五日一澆宜糞水十二月後撥鬆根土以宿糞澆一二次餘宜河水至冬末地凍春分花發夏際天炎但不可澆一云牡丹芍藥俱可酒澆此澆之法也培養須八九月時壅土二寸

三年以內春夏風日覆以帳幕秋冬雪霜障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蕊謂之打剝花纔落剪其故枝勿傷花牀冬至日以種乳粉和硫黃少許置根下或撥開花根以水中苔衣壅之則來春花盛此壅之法也折枝插瓶先燒斷處鎔蠟封之可浸數日不萎或用蜜養芍藥亦然如已萎者剪去下截爛處用竹架起于水缸中浸其枝根一夕復鮮此養之法也花所畏忌如香麝油漆則種葱蒜韮薤以辟之土蠶木蠹填白礬硫黃以殺之此醫之法也一云以白朮放根下諸

般顏色悉是臙金此幻之法也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可不惜哉所以白樂天詩有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明皇賞牡丹于沉香亭曰賞名花對妃子不用舊樂詞因命持金箋賜李白進牡丹樂府

杜鵑一名嬋娟以杜鵑啼時開故名性喜陰畏熱用山泥揀去粗石羊尿浸水澆之要豎樹下陰處則花葉並茂

山茶冬春俱可移栽二月接以單葉接千葉則花盛

樹久不宜糞　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換之時號花淫小史愛妾換花亦一韻事

紫荊叢生根旁生枝分種性喜肥畏水或與棣萼並植金紫相映

繡毬花開時初青後白別名雪團又一種花小葉繁者謂之麻葉繡毬又一種名八仙花祇八蕊簇成一朶眉公秘笈云蜀中有紫繡毬

桂花凡三種惟深黃者花繁而香尤烈俗呼毬子木樨有結子者子如青蓮然不發苗法于初夏攀枝著地以土壓之逾年截斷倉蕋移栽灌以豬糞壅以蠶沙如蛀損用芝麻梗懸之樹間能殺諸虫汝南圃史云木樨接石榴其花必紅即丹桂也古詩云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又有四季月桂一種韓魏公詩云牡丹殊絕委春風露菊蕭疎怨晚叢何似此花榮艷足四時常放淺深紅花謝時摘

去其蒂亦如鳳仙花發無已葉被虫蝕以魚腥水澆之　天聖丁卯中秋月中落桂子其繁如雨其潤如珠五色具備

蠟梅本非梅類因與梅同時而香又相近色似蜜蠟故名浣花雜志云蠟梅一宜接但宜過枝以狗尾少本栽大木旁攀其枝用麻皮縛緊候皮相粘下截蠟梅土去狗蠅便成佳本春分移栽澆糞水

薇花有四種紫色之外有紅者有白者曰銀薇與藍色者曰翠薇搔其膚枝葉搖動故稱怕癢樹以耐久

俗呼百日紅

薔薇立春時折當年枝條插肥地即活澆花穠志云壓枝爲上扦枝次之溯泥易發黃泥次之如生出以傾銀爐灰撒之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上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因奉黄金爲買笑錢皮日休從弟詩云淺深還看白薔薇蓋指野薔薇生水邊香更濃郁拌茶煎服可驅痔鬼

十姊妹花小而一蓓十花故名七朶一蓓者名七姊

妹正月移栽八九月扦插孟載詩云紅羅闘結同心小七蘂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嬌絲窓虛度可憐宵八姨秦虢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木香花與酴醾同時而氣更清逸錮飾雅宜作春紗枕滿貯荼蘼木香號曰花囊

酴醾一名雪梅墩四月初開花古詩云開到酴醾花事了

錦帶三月開花形如銅鈴內白外粉紅亦有深紅者

姑蘇志云長枝密花如錦帶王禹偁云海棠爲花中仙此花品在海棠之上宜名海仙詩云何年移植在山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花極嬌媚惜乎不香古詩云春嬌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

芭蕉種法將近霜降即用稻草裹之來春芽發時分取小根用油簪脚橫刺二眼終不長大可作盆玩

菖蒲九節仙家所珍其性見石則細見土則粗夏初分剪修淨細沙密種深水蓄之不令見日秋初再剪

勿染塵垢及犯油膩霜降收藏以缸蓋之春末始開初避風雨年久不分漸成細密矣若石上蒲尤宜洗根澆以雨水勿見風烟夜宜就露日出即收如患葉黃壅以鼠糞或蝙蝠糞用水洗之若欲其直以綿裹動頭每朝捋之或云四月十四菖蒲生日宜修剪根葉覆以疏簾微透日暖則青翠易生尤堪清目古訣云春遲出（春分出窖）夏不惜（須剪二次）秋水深（添水深之）冬藏密（須避霜雪）又云添水不換水見天不見日宜剪不宜分浸根不浸葉良法具備矣

蘭花有數種。一曰建蘭。翠勁可愛。若葉生斑點。用魚腥水澆之。二曰杭蘭。種黃土。用羊鹿糞澆之。三曰典蘭。又名九節蘭。花有餘香。不足蕙蘭亦然。四曰風蘭。不用沙土。取竹藍貯之。懸于有露處。或盛以做髻用頭髮襯之。五曰箬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香。亦曰真珠蘭。其花色紫。蓓蕾如珠。又名魚子蘭。宜濕。喜陰。二月取出。而日一澆。別有一種。名賽蘭。俗名伊蘭。樹如茉莉。花如金粟。好事者易名金粟。隨然非蘭種。亦猶蠟梅之於梅花也。培蘭有四戒。春不出。宜避風雪。夏不日。避炎日。秋不乾。宜常澆。冬不濕。宜藏燠中。不常見水成冰。種法。梅雨後燥。取山土。入火煅過。捶碎。候九月終。挑起舊本。删去老根。分種盆內。摻泥壅之。長滿。復分。三歲爲度。蘭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宜即洗去。又忌春雪。著點即枯。須以竹籠罩盆。計日轉避風雪。既却日色。復勻宜。生花發潤。圃如一。澆用雨水。河水。或皮屑魚腥水。須四畔勻澆。葉黃。但以清茶療之。断不可用若井水也。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芳。或云。盆須水徑可隔螻蟻。分宜毀盆。不傷花根。又云。隄防濕

處。多生蝨。根下猶嫌着糞濃。芍藥。蘭花相治法。八九月間。悉出其根。條以甘泉用竹刀剖開。剝去老腐。先將豬糞和泥。分種向陽處。然分不欲數。數則花小。不欲深。深則花衰。種後培以雞糞。澆以黃酒。則花能改色。花既謝。亟剪其子。屆盤幹條使不離散。則脉氣皆歸于根。明年花繁而色鬧。水仙有凌波之名。單瓣者佳。五月初旬起根。不在外過端午。小便浸之。逾月取出。懸近竈烟處。至八九月間。純用豬糞拌土植之。不在家過重陽。灌園史云。和土曬暖半月方種。覆以肥土。霜降後遮護霜雪。仍留向南小戶天暖開閉之。山谷詩云。何時持上紫宸殿。乞與宮梅定等差。其見重如此。凡花忌水醎。惟梅花水仙插瓶用鹽無妨。謝公夢天女畀以水仙一束。明日生道蘊。聰慧絕人。

罌粟者麗春別種也。宜中秋夜或重九日裸形種之。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臺而千葉。須先糞地肥鬆。後以鹽汁潑撒。以泥蓋之。可免蟻食苗。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篠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爲

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庖味　蘇子由君頻非
家貧不能買肉每夏秋之交蒔芥未成盤中索然試
教種罌粟決明以補其匱作詩云罌小如罌粟細如
粟與麥皆種與穄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洗
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少
味柳槌石缽淅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
麗春一名虞美人似罌粟而莖有毛叢生一本數十
花此花不可移移則成單葉
剪春羅一名碎剪羅五月開花雄黃色花瓣類剪刀

痕每葉一花
剪秋紗一名漢宮秋八九月開花深紅色亦如刀剪
之狀喜陰忌糞肥上種清水澆
鳳仙一名金鳳花形宛如飛鳳故名　宋李后小名
鳳娘六宮避諱呼爲好女兒花　李玉英搗鳳仙染
指甲于月下調絃人比之落花流水
葵花有三種蜀葵似木槿而大八月下種十月移栽
明年四月開花若插瓶中以紙塞口則不憔悴秋葵
與蜀葵別種葉如龍爪花蜜色朝開午收暮結子如

芥子難產催生之聖藥一種向日癸花大如碗其心
必向日而移故名
百合根小者如蒜大者如碗數十片相累如白蓮花
故名百合言百片合成也有一種白者極香花重常
傾倒名天香中有檀心百合之最上乘也一種名勝
香其花瓣與天香相似但短而繁又一種如萱花紅
斑而小者名曰虎皮百合不香法于二月取根大者
畦種如種蒜法壅以雞糞或云、移在開花時則來年
復有花一種山丹名渥丹深紅色亦百合之類

金錢一名子午花午開子落吳人呼爲花落金錢花
深紅色亦有玉色者名銀錢白氏集云、能買三村景
難供九府輸　梁豫州掾屬以雙陸賭金錢盡以金
錢花補之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鄭棨作金錢花詩
未就夢一紅粧女子擲錢與之曰爲君潤筆
雞冠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盛扇撒之則如
團扇散髮撒之則成瓔珞
雁來紅俗乃老少年春分下種出後長寸許移栽其
葉初生即紅至秋而紫艷又一種葉綠秋深紅黃相

間名雁來黃十樣錦周子羽題雁來紅詩云翔雁南
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絳珠宴罷歸金谷七尺
珊瑚夜不收說者以爲絕唱
白萼一名玉簪花未開時其形如簪潔白如玉清香
襲人俗謂之際納粉少許女子清晨傅面最妍又一
種名紫萼先一月開花不香
蛺蝶花即射干其花六出色黃上有紅點中抽一心
心外黃鬚三莖繞之葉頗若而扁以花似蝴蝶故名
種法八月下子二月移栽高阜處唐荊川詩云蜀地
羅栽就漆園萎始通何言金翅色翻在碧林中水蘚
迎遷影爭矜點綴工採春蜂趁似啄蕊鳥啣虫易濕
綠多粉難飛許少風美人笑來撲誤使損芳叢
決明夏初下種苗高四五尺六七月開黃白花秋深
結角初出苗及嫩蕊嫩莢皆可食俗名望江南蘇子
由云開居几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蒸藿羹多求
異蔬以備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
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煩惱既能益人烈可以飽三嗅
不食羨杜陵老　霏雪錄云人家園圃中四旁宜中
決明蛇不敢入
紅蕉種自閩粵中來一名蘭蕉俗名美人蕉花若蘭
而色若榴二月下子冬初放向陽屋內掘坑埋之如
乾燥潤以冷茶來春取出然種子不如分根當年即
花
石竹洛陽二種相類開亦同時干辨者名石竹單葉
者名洛陽八月下子上肥根潤則變色極多
史君子夏間開花柔條艷質綽約如海棠須扶以小
竹
紫茉莉一名狀元紅春開下子花紫葉繁早開午收
三月後結子近有五色茉莉亦此種之變色
旻倩花一名諸葛菜秋開撒子性喜霜花之狀似菜
花而色紫相傳孔明行軍令士卒隨地栽之人馬俱
食
萬壽菊春間下子宜土肥別有番菊又名波斯菊氣
味甚惡臭烈月
水紅花即蓼花莖長而挺花開禁蕭而細枝枝垂色
彩紅可觀近水尤宜

素馨。一名六月雪。喜殘茶。春間分種。或黃梅時扦。宋劉氏妾名素馨。性愛千葉茉莉。既死。塚生此花。因為名。

合歡。一名夜合。植之庭除。令人不忿。嵇中散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山礬。出杭州西山。凌冬不凋。正月開白花。細而繁香。甚烈。黃山谷水仙賦云。山礬似弟。梅似兄。

西河柳。一名觀音柳。一名垂絲柳。又謂之檉柳。小幹弱枝。插地即生。猗儺可愛。

金絲桃。高二三尺。五月初開花。花六出。中有長鬚。瓣大於桃。狀如桃花。春分分種。又一種似梅者。名金梅。其花差小。比金桃更可愛。

夾竹桃。夏間開紅花。一朵數十萼。至秋深猶有之。謂之夾竹桃者。以其花似桃。葉似竹也。性惡濕。畏寒。宜向陽肥土栽之。交冬初置室中。否則凍死。

玉瀾褉譜云。筍惟初出者。端成竹。次出者多為虫所傷。十不得五六。故老杜詩、有爪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句。 滬棠詩、叢竹當時瀟灑候。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其一二。凡得二十客。并著之。 牡丹為賞客。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 桃為夭客。 杏為艷客。 蓮為淨客。 桂為嚴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閨客。 木芙蓉醉客。 菊為壽客。 酴醾才客。 蠟梅寒客。 改久 素香韻客。 瓊花仙客。 改尊 丁香情客。 葵為忠客。 木槿時客。 改庄 玫瑰殺客。 日桂擬客。 含笑佞客。 石榴村客。 改天 鼓子田客。

曼陀羅惡客。 孤燈窮客。 棠梨鬼客。 棣棠俗客。 改和 木筆書客。 以上皆姚氏所定。此下新添二十客。 芍藥嬌客。 鳳仙冷客。 紫微高調客。 水仙雅客。 杜鵑仙客。 萱花歡客。 橘花僧客。 梔子禪客。 來禽靚客。 山礬幽客。 檳花腕客。 葛蒲隱客。 枇杷粗客。 玉繡毬巾客。 茉莉神客。 茭菁勢客。 李花俗客。 改淡 迎春僭客。 月丹豪客。 蓼花水客。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巳旦華　校

論文

文由古而垂今也。古人旣已作之，古人旣已論之矣。今人有作，必不能勝乎古人；今人有論，亦必不能勝乎古人。然而古人之文固在也，古人之言固在也。吾不能必吾之所作果能勝乎古人，吾之所論果能勝乎古人，而能卽古人之文、古人之言以

由而論今時之文之所作，已有所見，亦得参而証焉。則文之規矩、文之變化，一一從此出矣。因集論文二卷，竊其秘者，乃可以躋古人之堂奥，乃可以厯今人之夢求。伍涵芬漫題、

談藪云、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醕此之施哉。誠以文章學問乃乾坤之清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又藝末也。不知文章學問是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

又云、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以樂府。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芬謂文以發明理學為主，詞華其次也。宋儒文章自足抗前振後。

劉舍人勰論作文云、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此用服持滿之說也，可謂善養文機者矣。

李君實云、立言必貴坦明，卽有奇險，亦遇境而生，非強鑿所就，自然行遠。楊雄法言、太玄，至今在傳不傳

間，以其艱深晦澁，縱有奇，非人情通好故也。

蘇子容云、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惟唐宣公得其體。

譚友夏瀾編序云、吾輩勤心，如修漏舟壞屋，必有其處。舍評選無可置力，亦無可與古人遊者。且非獨吾輩也，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刪者選之始也。梁宋而下，有事功焉，然困于其識，局于其代，使後人望而知為梁宋以下之書，如見其所自著之書焉。故知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

朱子曰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

又曰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那平易處極難卽如作文新巧者易平淡者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可造于平淡

又曰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便得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蓋用莊子語意

楊巖之作文必以天地浩露滌筆于冰甌雪椀中

宋潛溪云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持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貓犬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叫人咸以爲狂傳以爲笑倘意不能就謦欬遶室中行或小葺頭箭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膚腹使氣降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譊居大鳴卜

蹙數人意輿寧失萬金之產不不怨苟擄此樂不如無生此先生讀書小龍門時謝郡守聘作經師語也

瓌碧齋小言云文章不在字句爭奇要之成章者如匠練華者如匠錦役此文心不其博覽精擷奇字僻句無不有之飣餖成文爛然炫人了無自家一段炯炯不可磨滅之見如百衲錦襪披之不見迴環自喜而以爲大人服且醜而褻之

又云文生乎情情至而文亦至焉情盡而文亦盡焉詩以味情也而束于律其情常不調適皆以達情也

而束于四六其情常不流洽故詩以律下亦以律裁書以四六工亦以四六裁工不如拙整不如散推情見乎詞可使千載之下讀之悲酸如見其人如見其心何必藻績以爲事

張伯起譚輅云凡作史當舉時之所重者爲貴如論著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眞勳故所載但當以運籌爲難

李君實曰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屈原義貿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翼至前漢而

絕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
明太祖嘗謂侍臣曰六經之文尙矣史漢之文太繁
至于唐宋愈加繁矣所以後人不如古人也予于文
不喜其繁惟愛簡直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行文旨趣陸士衡文賦可謂曲盡其大旨重在意居
筆先非徒濡毫時修飾湊砌也故云其始也皆收視
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此誠握其要哉
而形容局陣之變化妙在中段有云其爲物也多姿

其爲體也屢遷（言文貴有色又抉擿不得）而其會意也尙巧其遣
言也貴妍（言用意貴深巧而又衆目共賞）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
相宣（言聲韻自開續而又自調和）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
（言行雖無定而躰不可亂）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而納泉（言變化之中要不紊者有次第）
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顚（言結束可散解）
會通得此段意其于文之務道思過半矣
方正學序蘇太史文有云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
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
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樂天下之智巧

莫能加焉使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
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可及
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其爲
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應于手况自知其神乎二
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此段議論最爲扼要
夫文之至者以其得于至性靈通所以可愽今之爲
文字者必曰學某家文句比字櫛以彷彿其衣貌不
惟自己眞精神不出即彼之眞精神亦何以得哉
鍾伯敬云文之于趣無在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

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
爲也
孟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
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傷也（歎值）
（云正不正徵矣又下一務字此豈志是文人之言）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
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
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

歐陽永叔謂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作文須要常改歐公爲文旣成則書而粘之壁閒出入觀省數自扃易至有不留原本一字者其精審如此宋子京云予每見舊時所爲之文必欲燒棄堯臣言曰公之文日進矣

朱子曰看文字當如大艤高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始得芬謂不但看文字如是作文字亦正當如是

蘇長公與黃魯直書云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馬存贈蓋邦式序云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值長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于其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走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潴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姸媚而蔚紆泛沉度湘弔大夫之魂悼如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此夫天地之閒萬物

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芬謂學游之說固然然亦視其人能自採奇取益耳人果意見不凡即鄉國之近瞻耳目之所及何處無山情水態足以發吾之浩漫資吾之淵深導吾以蔚紆動吾以感激助吾以雄健鍊吾以峭削範吾以典重溫雅正大端莊不然足跡遍天下者今不少矣何千古而上曾有一子長千古而下竟無二子長僊者自僊凡者自凡其

何謂也哉
朱滄起名文塵序云、取古文中之遠韻與深情者錄
之成帙寘篋中以當友朋倦憊時以當枕藉憂懷牢
騷處以當簫簧絲竹且自笑王夷甫手中玉塵尾助
談鋒不及此多矣古有古韻古情奇有奇韻奇情合
有冷韻冷情逸有逸韻逸情如此乃可名爲琅函爲
架笈爲金版玉策之記
茅鹿門論文有曰、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
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櫛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累

黍之度即慘惻悲悽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荊
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
之韓僕聞而疑之迺至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
且吟而發且噫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
其至而困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非也試即其大
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
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
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
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

固非句字之區區激射者此段議論以各得其物之
情而肆于心爲行文主意蓋謂文情不由他人而生
亦非可摸擬他人而爲也前古後今才人不乏讀此
可以興矣
倪允昌醒言云、子建詩成七步穆之書皆百函斂而
工也相如百日著賦大冲十稔構思遲而工也假令
蕪詞塡于胸臆累句擁于毫端即使刻燭而叩銅祇
堪覆瓿而行火
王若虛學于周昂昂敎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

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
可以得首肯
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
不從今人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
辭語之工豈文之正哉
敎清江曰彭文田嘗謂君子捉筆摛文凡是非毁譽
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
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
石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

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
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王守溪云爲文必師古要使人讀之不知所師乃善
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
今讀歐文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摸倣如邯鄲之學
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
爲文之真訣
唐荆川荅茅鹿門書云文章家繩墨布置自有專門
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

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其人心地超然
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雖或疎漏然絕無烟火習氣
便是宇宙間第一樣絕好文字即以詩爲喻陶彭澤
未嘗較聲律雕文句但信手寫出便是第一等好詩
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文句而
心最苦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
讀其詩祗見其綑縛齷齪何則其本色卑也
陳氏曰六藝之後作者有四人焉皆前未有此後可
爲法者左氏莊子屈原子長也清河湯諲鼎臣斷曰
予按莊子之文架空鑿奇如米元章山水不見巖谷
花鳥宮室而就墨視裂者皆可想見屈子離騷則如
禰正平撾鼓袒臂橫搥皆合節奏子長史記如孫登
憑高散髮長嘯蘇門林谷皆響又如韓退之登太行
山垂訣家人一上不可遽下雖本末互異要皆特起
之士也若左氏原本仲尼據經作傳表章之功爲多
謂克家肖子可也蹟之前未有比之列則不可
沈作喆寓簡云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
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凋丧雖工不足

尚矣此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
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
文之病也
宋陳善捫虱新話云桓温見八陣圖云此常山蛇勢
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予謂
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須要宛轉回復首尾
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
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又云文章貴錯綜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殽蒸對

奠桂酒沈存中曰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月大鷁退飛過宋都説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從耳

又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于立意使事多難于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而知難者少

又云文章難工而观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观人文章

又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国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而已予謂此論似過苛然其不輕以文章許人正是磨厲天下文人處

又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陽公晝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于敘富貴東坡語工于説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又云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户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逐影吠聲未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每爲之太息

又云韓文杜詩號不蹈襲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于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又云以文體爲詩自韓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

宋吳氏林下偶譚云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玉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英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又云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于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人可以鑒矣

又云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

之者惟歐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于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于感慨矣

又云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廹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畧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

又云劉原父文醇雅有西漢風與歐公同時爲歐公名盛所掩劉貢父百年後當有知我者至東萊編文鑑多取原父文幾與歐曾蘇王並而水心亦亟稱之于是方論定

有問作文之法于東坡坡曰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王今觀坡集誠然

宋王氏談錄云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爲上悲哀憔悴之詞愼不得法

呂氏童蒙訓云杜氏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

原稿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芬謂此數公固稱文中之豪也猶不敢草率自恃如此則其下此者當何如歟

歐陽公云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芬謂此眞公平生得力語也毎讀公文正在馳騁之中不失簡重之意而又冲和恬澹旨遠辭文此所以獎蘇氏爲更上一層也

王荆公嘗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其淸駛孰能禦之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浸千里一道涓涓滾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唐李德裕窮愁志云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耳如川流迅激必不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謂文章如千

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益謂是矣余嘗爲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含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宋人讀書隅見云文章家貴于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但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古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詞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黍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黍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黍之生穗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問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神爽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爲極致

宋人西軒客談云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如人之善飲食者有肴蔬脯醯酒菁果物雖異食盡須得其化則消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也故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于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

曲洧舊聞引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

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自是文章大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熟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劉蛻文家銘序云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嘗勤意之時不敢咳不敢垂不敢跛倚嘗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祗祗畏敬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日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焚燥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豈非天助乎芬謂以得意之文歸之天助實是至論世人一切事皆推原于天獨不思文者天之靈氣人之靈心嘗其勤心苦志而忽有物焉以通之不有大助豈能爾乎嘗見有平日極靈敏人及舉筆忽而昏阻亦有平日極鈍滯人一旦忽靈悟此中殊非意想可及無他要之積誠感通故耳禱念營營欲靈氣自生胡可得也

韓昌黎答李翊書云、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深悉文之原本）某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不許人希倖）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此是一層工夫）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此又進一層工夫）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此是第三層得力處）雖然而

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應前段學氣水也有原本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推出養氣爲主氣非可襲取也總從上段原本中生出非有二意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終不敢自恃爲成文之难言如是此篇韓公自述一生甘苦備舉無遺次第原流井井可見文到成家豈易云爾哉學者熟味此自然知舉筆之不易亦自然舉筆漸易

蘇老泉上田樞密書云某用力于賢人聖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有以與我也此段文意與劉蛻文家銘序暗合

又上歐陽內翰書云某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又不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又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此段敘述與韓昌黎畧同

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

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論刑賞曰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論武王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必以叛書牧野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爲法受惡論范增曰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不用其言弑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凡此皆以無爲有者也論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所以用刑

者舜之術也論太宗征遼曰天下旣定又歲出師外夷恭晚而不倦暴露千里之外覩擊高麗者再所以爭先處强也論從衆曰宋襄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凡此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虛架行危縱橫倏忽讀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丹鉛云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撥鬼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

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進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未有能救之者也

鶴林玉露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于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宋孝宗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運曰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雄便知必能中興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芽嶄起之象有識者可以觀矣

玉海云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作文之法公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但取古人書熟而精微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矣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

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鴻乙通云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雖詩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滄雪亭襍言云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究兀其體以爲高其志葢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淩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爲古文之宗子下視韓柳歐蘇鯨吞鼇抃牛鬼蛇神琦翻葩艷胔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倣也

省心錄云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茍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

談塵云率爾無意之作便是精神所寄往往可傳者

託不必傳者以傳葢易于取姿多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憶者此之謂也

鶴林玉露云朱子稱二蘇以精神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早拾蘇張之緒餘晩醉佛老之糟粕當時孝宗御製大蘇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八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是也然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絶

玉露又云文章要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白香山云凡人爲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當否得其中矣

裴中立寄李翺書云文之異在氣格高思致深不在

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人之異在風神清心志通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

黃山谷與洪甥書云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歸震川云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

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無
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
于折揚皇華之一笑
湯霍林云博物多才、辭詞華剽竊古今文章之忌也
蘇子瞻謂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
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
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爲人所簸詬
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
雷何思云惟有眞人而後有眞言眞者識地絶高才

情覽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
不敢言
說儲云守厚法國語爲文章而集中有非國語之論
詆子
欺人
湯若士云文字起伏離合斷接而已極其變自熟而自知
之父不能得其子也雖然盡于法與機耳法若止而
機若行
陳明卿曰減字則句秀秀則神來多字則文多冗句則

無可參矣
文之爲體不一其稱名取義亦不可不知珊瑚鈎云、
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
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
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
于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
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
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
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

嗟慨嘆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總合而言之謂
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
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
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誥
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
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
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
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于下者謂之令時
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諭而揚之者贊也登

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權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
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
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纂而述焉
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
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
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
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
九英梅陳光射積有氣勃勃然百僚聳之豈腸胃文

章映日可見乎
文筆襟[illegible]云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
俄而成文三篇芬訶此亦形容其神化故如此也
徵文王非云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
蝋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
文享是香無忝
鍾嶸句眼云人之爲文詩憲疎慢者與脫絲布文士
之病莫大于此
翰林燕事云王勃多才思每爲文輒先磨墨數升酣

飲盡醉引被覆面及寤援筆立成時號腹藁所至請
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皇甫湜稱韓昌黎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薛道衡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
怒 隋書
田詰凡作文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
中躍出即一篇成矣 宋史
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合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
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漢書
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
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宋書
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流傳河朔亭苑柱壁莫
不題之文集類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
並能文 南史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其文因此遒進

正史

王筠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雖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沈約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錢勰知開封蘇軾秉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報軾曰電掃訟庭霜萿詩商近所未見

張紘愛柟榴枕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文章易爲雄伯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三國志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晉書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

張思光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然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南齊書

蕭琛言裴子野宋略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南史

范雲見何遜對策因與之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南史

任昉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謂其父遙曰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南史

胡長孺爲辭章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求者如賭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鎰易一字毅然不與 元史

讀書樂趣卷之六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月旦華 校

論文

東坡與姪書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歸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我而今平淡何不把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熊孝感廣師諱賜璘字遜修由翰林丁卯典試浙江歷任至兵部督捕左堂嘗云文章無論古文時文理歸一致近見有山人布衣強作古文按之全無開承轉合起接收應貫通條達意淡皆因時文未通之故亦見有秀才家作時文豐肥滑脆儘是可觀然求其節節雄峭處實無有此亦未熟子古文之故旨哉言之不可易也

孫月峯曰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負耳應之者曰負即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即是汝品下曰輕易耳曰轉易即是汝品下文亦猶是

崔昆湖云作文只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矜持把捉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任情恣肆則踰閑蕩檢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何也步步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寬舒則愈精微何也所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只從放膽處收拾放膽只從小心處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芥舫時受先千訓云小心認理大膽行文是舉業真妙訣又云看書不可不認真用筆不可不放鬆二者須兼行之昆湖先生此條語正可證合

孫月峯舉業要言云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僻思致宜沉不宜浮議論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先選前輩經書文及後場文分作數冊又選先秦兩漢及韓柳歐蘇文分作二冊留置案頭且暮誦習目無他視心無他思口無他念令彼精神命脈與我融洽更不知從彼得也由是遇題一揮操縱開闔無不如意文機一熟生意勃勃飛動便從清虛員轉一味妙悟工夫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以虛景爲

實際是謂上乘如其未然筆不如手語不達意且將近時名作日逐翻改借此一途以熟吾筆每遇題到手便有一段光景一副說話從此料理漸登妙悟前所謂改又脫落無遺矣大抵此事由苦心入之由與心而之由無心得之與有事勿忘勿正勿助相類尤有先一著工夫在看書時體認題旨是已嘗謂文之精意不在時文而在傳註不在傳註而在本題不在本題實字而在本題虛字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其精神有從上文來者有從中間暗伏者有從

下而含蓄者此僅可心悟不可言求可以神摇不可以象得也精而思之涵而泳之則鬼神將通之文有不妙絕一世耶芬謂此一片語眞過來人說出下過來路無不親切明白透徹無遺學者熟玩此其於舉業綱領已槩得矣

董太初云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人人又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傭目拾瀋履遺終不免覆成都之誚耳舉業即小技要以寫聖賢之神通必胸中別具一機趣筆下別覓一生活李文饒所謂自然靈氣恍惚而來或如千兵萬馬奔赴戰場或如風恬雨霽寂然無聲或如日月終古常見光景常新者也

顧涇陽曰文章家不同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豊潤有雅逸有清爽士子造詣必須隨其質之優爲者而各造其極

張洪陽曰作文須有天趣天趣者天然之趣也此可與知者道苟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又云王司看文如走馬看花須七篇一氣呵成有行雲流水之妙更無一毫滯礙此青錢也萬選萬中矣

又云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

又云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作文亦有三到氣到神到識到

又云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含蓄而冠冕提掇欲明而爽正講欲精透而典雅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員逸收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有一唱三歎之音斯文之至矣

陶石簣題門士錄有曰予生平喜人讀古而惜襲其語句謂之曰汝食生物不化耶夫化豈易言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釀花為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為酒酒成而不見稻也文入化處自非精深內融神光外溢又不匪匠以學問為長者不能聞前輩孫月峯與人會文終日不成一字月未得文機姑置之不可縱吾手矣因之終日兀坐一室而神遊天表至忘服食湯霅林自云每拈一題瞑坐鎮日若木人或攫堵而走指書類書者狀速一稿就形幾為枯嗚呼豈易言哉

陶石簣評湯霍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言內外予獨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千古未發之秘）蓋外膏內枯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詩以為質而實綺臞而實腴曹劉諸人所不能及且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君之文所謂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芬謂 此不但評霍林先生文直石簣先生自述其文矣予素以先生文比之陶柴桑詩其味充然蘊于其內漸且漸出外復空澹無迹觀此段語乃適相印合 石簣先生內外二字評實發從來所未有亦更悟有久速二字向選啟禎傳文嘗妄序其意於卷首謂世所誇為濃豔之文一望如蜀錦齊紈得人速喜未久而厭棄隨之蓋以皮內厚而韻味薄也文之至者孕育深厚其味澹然在語言之外及讀之久而味益津津使人愛戀不能已然自有明三百年以至于今登此者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集其全者惟今韓長洲先生（韓菼字元少號慕廬）奇正幽顯華贍斂放無乎不備而無一篇文不有至味耐人久咀實推制藝中之聖

吳因之云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為二項不知總要去皮見骨去骨見髓得解而止非有二也夫書義有思之而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而不可通閱三五月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觸發而恍然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于不勝疑而悟之門啟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

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何也是心竅中之靈機也機觸竅開則引而益長眞有日異而月不同之妙至于作文貴乎能疑亦然芬嘗課一生初執贄一日可成文三四首詞氣充溢竟紙不能盡然案其細密無有也漸改漸削至半載乃終日不能成一篇主人甚有難色謂教者不善引掖此生向年出筆快今枯矣芬說非枯也正學之進境也葢惟能悟然後能疑故一切泛調自不敢率用從前實憒憒無所决擇耳踰一歲而出筆清利矣又踰一歲而充滿矣乃知疑之為

貴不獨看書然也

吳因之又云作文不論奇正以說題瑩透為主題有題之皮膚有題之骨髓捨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詞者不得已而用之也著一分辭便掩一分意意思到時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

顧隣初曰文有眞趣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其語在洽語譬如西子太眞卽其低帷昵枕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如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神情欲死

袁了凡曰時文雖小技有三昧焉既要讀盡三代兩漢之書又要胸中灑灑不染一塵不存一字故學文者先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靜坐三四月將妄心妄見減得一分更有一分乾淨習之久久自然塵垢漸退

馮具區嘗言文有眞奇有僞奇有眞平有僞平凡根極理要開人不敢開之口本立而千條挺秀氣實而萬派生光此眞奇也若無理無意徒掇拾生字怪語以炫人耳目者此僞奇也有深邃之見而出之以冲

夷有眞切之思而運之以和易字字切題味之無極此眞平也若不幸之于理而徒為率易之辭乃鄙夫庸談耳此僞平也故閱文者不當論其奇平惟當論其眞僞

袁了凡又云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澄潔而無穢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凡欲養氣須先正心將萬緣放下使心君泰然葢此志常凝而

一物不撄則氣自然凝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染則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氣自然沉靜其功夫全在平日涵養

文云學庸之文其氣遠故淺近而造深不深者類不能工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語之文其氣平故涵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遠者可以智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最難工也是故以涵養爲主

又云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

欲說理又欲不著相欲切題又欲一粘皮帶骨正大處欲帶圓活透脫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難逸處欲擔斤兩芬謂此眞當行舉業之言士子精心于此那怕不百步穿楊

又云欲文如明霞散錦當知練字之法凡用一個字絢燦然可觀其竅在練字不同耳欲文如玉振金聲當知練句之法詞調之鏗鏘音節之響亮全死句中至于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大要章法貴熟語云抽刀斷水水復流文若有氣眞有刀欲不斷者而煉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復還于樸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文云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一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當沖沖融融纔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粗造次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觀在夏文之大富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騁矣然亦須養後

二比不可說盡也末二且乃一年如景收拾處回陽氣于陰極之時篇章雖竭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

又云文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赤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至理躍如共趨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洶然不可尋或充然其有餘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即無而生有妙騁心機出人意表有意到而氣不到者有氣

到而神不到者有俱到者有俱不到者細察之則文
品高下不能逃矣

又云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
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各
有家數正大中有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揷一滯語
便傷調一語相襍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

魏文帝有云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
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此條語採入後山詩話
中其意蓋謂詩與文皆然也芬謂用以論八股文尤

切當往者許海昌先生諱汝霖號時菴視學江南其衡卷尊
以此三者定其甲乙謂外此而細腰高髻强作媚態
皆下品也吾所不取自是江南文風大振以其公明
並著至今稱爲許佛云

王緱山云余勸後生讀先輩文其人笑謂樸淡不足
學余曰是子心粗有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
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猶
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
失之彼撇撇脫脫若泳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
鏤彼隨手駕搭自然有勢御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
得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
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爲首尾彼短
文而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廹促彼詞了意不了
而我意了詞不了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又云有問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文爲尺藏
尺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關筍處也古人布局寬
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馬跳澗拙者
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皆不出此一字

宋方城談藝云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然馬不襲左
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論文而至
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外也況捨世俗
之陳腐而掇以成文又外之外者也今夫人性之有
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于天是
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
也草木之麗于地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
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是時時生焉者
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文賦云謝

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倘其含爾糟粕。茂爾精華。乃可覽焉。此譬

徐退山曰、凡作舉業文字。意不可求奇。而筆不可不奇。意奇則僻澁。筆奇則生新。數語最精要。芬素勿佩之、

宋時吳儔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則文勢自然有力。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穀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今日作八股文專尚倒插者。可以此語遺贈之。按後山詩話沒些意頭沒些巴鼻乃宋時俗語此故倒用之以為詼諧

王緘山曰、鹿門所云鍊格。格者品也。大要只在雅俗二字。人知雍容文物之為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成之為尤雅。人知闒茸膚淺之為俗。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齲齒之為尤俗。

又曰、應制科有利鈍二途。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者。利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孑孑直直。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游魚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卒卒。如蟲行蟻息者。鈍之徒也。如物在日。探之卽得者。利之徒也。其結塞胸中。若瘂若吃者。鈍之徒也。如鼎在世。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碧者。鈍之徒也。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穠襛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冬則劉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速售。得秋冬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滯。相文者但疾讀一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大凡初學從評条入者。名走易路。早

發則已。不發則遲回審顧。或英華消落。而迄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卽發。然久則煅煉愈工。神旺骨堅。而終能收功。

葛起瞻云、制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語脈。以識主客輕重虛實之情。而在其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釀。三曰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有方。纔疎爽。五曰跌宕。須跌宕纔醒人

又云、塲屋文字大槩有五。一曰理趣。二曰氣格。三曰詞采。四曰風度。五曰音律

又云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必不暢以修詞為主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張世調談文緒錄云工于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講文之變高之清賞鑑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和文之氣掃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趁謝非譽溫文之候宅心正大擴文之質

武叔卿有文訣二十三竅一曰神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形文而無神殆如枯槁之木枝幹雖存生意已散蓋文者心之精皆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

有純襍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故修文之士先務凝神凝神之道不外收放心放心不必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一曰情文生乎情者也情暢則文隹情鬱則文苦故凝神為主而平情即次之平情之道不可絕物絕則空枯而無據不可著物著則凝滯而不化喜怒哀樂人所時有但過即消釋勿使少有芥蒂以生乖戾其或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或吟弄風月周旋花木禽魚游衍琴書圖畫達觀君子當自得之矣一曰氣氣之出言猶水之浮物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蘇子瞻云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養而盛則養氣一道不可不講也一曰骨骨切附于肉者也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自清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體覺癡肥筋又附于骨文字堅立擔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幹旋筋之用最要不可不察也一曰質謂善繪者先敦素善文者先培質乃其基也一曰品謂文有品級高者不能使之卑卑者不能抗之高故有仙品有才品有凡品上與次之別

也若下品則厠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一曰才言作用也太史公文一篇之中常數十件事而鋪叙擺脫不見縛纏裁割整頓不見重複即用一極俗事引一極俚語而點化淘洗各極高古作者弗可及矣至蘇長公馳騁變化如神馬當龍不可籠絡自謂行乎當行止乎不得不止一曰識文字議論皆從識見中來識見高則議論亦高識見卑則議論亦卑一曰理文惟有理始足以主張詞格不然則枝蔓而無當矣故做文字第一要理路熟熟則胸中無滯凝筆下無齟

譬如操利刀予脆物之中更無難之者一曰意袁了凡云意到之文思人所不能思發人所未嘗發意有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之意而非思索之意矣惟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礙則胸中時有一鑪錘一過操筆便如成誦在心借書于手吾心原有一篇文字不過逌題目以發之耳一曰詞文雖以意爲主然詞亦不可不修詞不修則意不達矣修詞有數善刪繁而就簡斂華而就實化腐而爲新變庸而爲奇必根委于六經潤色以予史

髙而不失之玄奇而不失之詭一曰格文之有格猶屋之有間架也初時格未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然格有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成者鍊而後成人力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化工渾成之妙也一曰機行文之法變化百端不可窮詰妙處全在機機不動則文不可得而工矣譬之發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意言之外一曰勢文之低昂符度疾徐中則促之而驟雨飄風紆之而行雲流水此得勢也一曰調文有格同詞同意同而高下懸殊者調不同也氣韻欲優游而不廹音節欲諧和而不平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脉絡欲繼續而不絕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一曰法法有四篇法股法句法字法也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一以貫之非有二也其要有六操縱也開闔也抑揚也起伏也頓挫也錯綜也千變萬化要不越是法要嚴謹然太嚴則筆勢必窘寬嚴相濟斯善用法者也芬更補其未逮曰挑剔也安置

也照應也串插也分合也迴掉也一曰趣趣者味也文而無趣玩之若嚼蠟矣昔人謂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此善形容者也要知文趣只在虛實之間凡文字發揮雖要證實至于玲瓏寫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全在虛處得之一曰致文之有致猶身之有儀無可把之致其詞蕭無足道矣致由精神中煥發要有天然之致如風行水上無心于紋而紋自生荆川先生謂文字非但做之爲高而所不做亦爲高做之高則工亦惟做之致也不做之高乃神化自然之致也一曰

景景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虛意游衍微詞點綴若
有若無若遠若近斯爲佳耳景由境生亦由情會須
意興要作胸襟要大如坡公赤壁二賦非有此胸襟
安得有此光景一曰采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
緒乃成條理此文章所由名也若金而無成色與銅
鐵奚殊玉而無寶氣與瓦礫奚異一曰涵養文字淺
俗皆因蘊藉不深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有涵養
之文自然氣骨輝厚丰采朗潤詞盡而意不窮音歇
而韻未已一曰做文章謂之做者工夫造作之謂也

有一筆寫成不加點竄而自工者此神到之文尙矣
其次須精思細改如大意已草創便從頭至尾一一
檢點氣不順處須疎之使順機不圓處鍊之使圓血
脉不貫處融之使貫音節不叶處調之使叶如此仔
細推敲自然萬無一失芬臂于起講做完時著意涵泳便生出提比提比完時將
起講提比著意涵泳便生出中比中比完時將起講
提比中比著意涵泳便生出後比後比完時又將起
講提比中後比著意涵泳便生出結比如此則文氣
自然聯貫一篇只如一股雖推敲而無迹輕快矣
一曰法古文必法古然後格不卑調不俗然讀古時
只要在借之以渾其氣蒼其格高其調秀其色脫胎

換骨出入千古文而不自覺方爲善法古若不求之
精神骨理而徒爭字句之間是又效西子之顰學
邯鄲之步矣何貴乎一曰看書讀書看書要有實詣
之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則吾心所自
有也不過談說世故而世故吾身所經歷也吾輩看
書能將聖賢之心作巳之心往日之事作今之事設
身處地以意逆志如此切巳理會意意句句皆吾心
故物較之涉獵記誦者見解自是不同先儒云以我
觀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釋卷茫然信哉讀書全要

善悟天地間理本一貫觸類可通心欲極細又欲極
虛嘗見朋友輩讀書謊張揭過于精神命脉不體會
安得有高見識出來此不細之過也然不細由于不
虛義理無窮卽讀書到老豈能盡識俗子自視常勝
人故終無成就且讀書始要有苦的意思不苦則不
能入終要有樂的意思不樂則無所得夫子說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苦樂相尋此是爲學眞境界
歷科會元各有文訣今採其精當者如商會元輅云
文章從自在處做不犯手脚不費齒牙疎疎淡淡都

有餘思 吳 諱 止云文要潔潔淨淨無烟火氣味

程 諱 楷云文無他巧須知換字之法填碎字以冠冕字換之便雅腐俗字以奇俊字換之便新務要有本之學切勿杜撰用險怪字若專以修詞汩理弄筆失眞東坡所云摩皮饅頭誠可厭棄 仰 諱 一銳云文章最怕局促須要古些地步謝枋得嘗言如人要在高處立濶處坐平處行 袁 諱 煒云文字有仙品有凡品仙品一開口便仙 傅 諱 夏器云文章不拘奇正要須煥發光亮然後千萬人場中可奪主司心目 曹 諱 大章云文要于同處見異人參差處我整齊人板煞處我流動人閙熱處我冷淡人寒酸處我軒昂人做處我不做人放處我不放此纔是擬天關手段 張 諱 棟云文字有意求深不得有意求淺亦不得要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乎 楊 諱 守勤云今之爲文者好以浮靡佶倔之言文其淺露闒欲反而之正等之嚼蠟味立盡耳何則其不深求之于理苴大都沉雄峻發極微杪而要歸說理爲主有則直抒胸臆一往奔詣有則牢騷鬱勃絢爛爲工凡其深思苦入千錘萬鍊處與人所不經意想故無一切嬌媚佻薄之態而揮毫伸紙有如遊刃于庖物之中 王 諱 上駿云文有必變有必不變有可變有必不可變必變者皮毛也必不變者款解也可變者修短也必不可變者奇正也神理不朽風氣容移口烟以薪誠不知何如亦制舉之大觀經生之極思已趙石伯父師云舉業要秘無過刻露二字不刻不露固不可以言文然刻而不露亦不能使淺人得解露而不刻又不能使深人刮目既刻既露深淺咸宜其百發百中乎 公諱之珩號治巳亥進士河南遂平人 公令吾潛六載淸明慈康邑人共戴之簿書之暇勤于課士所造就者不少壬子分校浙闈所得皆名才如汪 諱 喬 諱 志周盛 諱 鍾賢 陳 諱 銑皆木房拔薦者也時芬出應童子利兩試俱拔第一過以遠大見許愧未能慰公所望至今蓼莪間猶彷彿提命諄諄云

馮 琢菴云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抒自出爲佳耳譬如飲食無論欲燕無論蔬蔌新則可食若稍留明日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

賈高沙師云題到手先合人已算漸振筆戰自勝矣
陶石簣云自古不新不足爲古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得其機抒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
吳因之云凡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帮襯語不得立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眞而揣摩其近

是帮襯者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至如平淡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看者觸目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務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
黃貞父曰近與諸同學談藝贈一光明眼藥方蓋處主司眼力不同而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散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露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處尤是空靑一點一曰通氣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挂飛動不打口喫不犖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緣過接處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散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消俊拔之調頓挫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蠻強令覽者如聞淸夜鐘如攬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字而揚題外瀆析尤膠琥珀散總之以淸心爲君以逸興爲佐以神氣爲水煎煮通徹爲候反是卽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詞鬱帶不伸長漫

不掉非文不見其美好適以蒙主司之目反白撒一料毒霧昏障之藥了主司無與也
陶石簣云行文正如人愬事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于無辭費而工巧裁制之妙靡不備矣
張侗初曰今人所謂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題中之情乃在字句蘇却之外語言諷味之外一題到手閉目靜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點誦題而數過覺一種眞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

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文字若操筆時未覩題神便思練何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倪鴻寶云、文字之福集于數種之人其人不貲食則得之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蘽不再易其靈臺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據固則亦得之此人享定福其目不東西視其視題如攣于其行墨癡縮可循其于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精也其人酒勇則亦得之此人享浪福其手足穴華出其頭不

很顧其梁不啻甕傳其爲文有與而無思不求其文之用而甚自喜也此三者枕錯廥瓿未嘗嬰患而由其道則皆可得富貴蓋其夙世皆有造書制契之功於天下故獲果於此也。

沈承文體策云、國家以八脚問甲乙材傑格王排偶義王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由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人往往多由此著脚而垂世雄文往往多由此下手何也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者也造物爺人不曾以此而肖彼而則學士立言何

苦以此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閒鷗立海之體亦有較轢波濤凶鏁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鬪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服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湧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部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

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凜凜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論今文之體矣

又云、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下肩高于頂頤隱于臍以是言奇何足奇也然則請

無言秦體漢體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與言魯体
鄒體鄒魯之書因聖賢之活而孔也時文者寫生者
也直須布置聖賢鬚眉飛動一般相似是即排偶體
訓詁體居然爲當代獨立之體矣嘗之睛也頰也胃
也腸也胎也骨也與人同者也而點睛也添頰也刮
腸洗胃也換骨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何必刻
畫古人爲然而傳神寫照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
日坐不讀書也能讀于賦則善賦能觀于劍則曉劍
措大窮年誦習惟數行熟爛科舉帖括書儒所謂捻

合出來使一擦可碎者也
張洪陽曰文所以發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
純不文心不達不文
呂晚村云做小題無別巧只是逐字折做法芬謂此
真三昧訣也每見人不善作小題只一二語便說煞
以後只是重複疊架子無生趣若能知逐字折做則
跌宕挑別上下文脈絡及本題先後次序俱一一打
算自有一篇天然文字在不患無生發矣
陳康侯云八股正格盡人所解無俟多辭然有不可

易祇者要在運乎格之內而不爲格限騁乎格之外
而實爲格框有時放流逆浪而不可以爲縱有時後
先錯出而不可以爲亂微乎微乎
文到入妙無過一快芬選時藝俱以快書名其集蓋
自幼得之先子訓謂作者不快則閱者亦必不快也
是故不獨用筆宜快而說理亦宜快敷詞亦宜快議
事亦宜快取與亦宜快要如食哀梨用并剪一望來
人齒牙令人心目俱開方是必投之技然此不能強
之際時要在平日讀書用功合法則濡毫時自然與

會淋漓若勉強牽應有日趨苟且耳烏乎言快
好文無難別只要辨雅俗孤高則雅濫填則俗其弊
只因平日誦讀時貪記便于驅用熟調陳爛胸中固
結難洗明知衆口雷同亦無可如何矣芬謂讀古不
可不熟讀時文不必過熟只在玩索涵泳得其氣味
神骨爲是大抵風氣日新月異有數年前不見其俗
數年後見之輒生厭者千萬人同此爹媽嫌黃口乳
童皆能之欲不覩爲庸俗其得乎
奇文欣賞古人曾云芬謂八股文自有一定脈理神

氣却是奇不得其奇處只在鍊筆好耳學者惟涵詠
沉浸于古人之文得其神韻務使筆力高勝不落時
蹊則正當中自見新奇何必有意作奇也苟不從古
文磨鍊而出則筆氣庸極總使意新格變終是俗派
豈足言奇
山以逆而爭雄水以逆而得勢于文也亦然然聖賢
說話自有先後層次當日既以如此云云而今人欲
變亂之豈可乎故文雖貴逆而題緒斷不可倒也然
亦有不可泥者要看其作法何如于理相宜不相宜

耳如子謂公冶長全節題原是先有來句事實記者
乃裝上數句也則雖逆提亦不傷理又如兩人問荅
題不專屬一人口氣則以斷制行文逆挈題眼所重
行其議論乃是作者口氣非於題脉有傷又如截搭
題若不逆鉤一筆則界限不清總要相題立格奇不
離正方穩
搭題之所以用提弔者是爲要勒題界淸楚耳近人
泥于提弔之必不可少乃不顧上文脉氣及本題位
置直竟倒做豈可乎芬素謂不善作提弔法則不如

不做提弔尙爲安穩
旣曰八股則每股自各有一意合掌甚不可也近人
亦皆知之然纔有意避合掌而對比必于出比反背
作一口兩舌話豈聖賢語氣乎
體格雖分八股氣脉仍貴流通前輩行文于出股收
處便留箭頭雖斷不斷者股起處仍頂出股收處不
聯而聯接之神理一片所謂拔劍斬水水仍流也
全章全節散碎題以總做立格非有獅子搏象厚大
力量決不能爲蓋格雖總立其間脉理節次仍須淸

楚安適融洽無痕方好故順題挨敘易而八股渾發
難也名手偶爾標奇時俗爭相趨效以致段落不分
遺漏甚多合拗牽强神理不顧掩題且不知云何矣
古在神在骨不在貌讀古者當得其運旋點化筆法
之妙不貴徒抄撮也時文好處亦只以神骨勝不爭
容貌好看若以淸瘦爲薄癡肥爲厚則屠沽中健兒
儘有胖大其體者只爲少淸氣所以無足貴時俗于
濃重昏濁之文認爲臺閣體則大悞者也
文要正當只是兩美比合之法若偏向一邊好處[illegible]

有一邊不好處在矣故前輩論文不徒曰雄必曰雄渾不徒曰澹必曰澹遠不徒曰清必曰清峭不徒曰刻必曰刻露不徒曰流必曰流逸不徒曰朴必曰朴奥不徒曰古必曰古秀蓋雄而不渾麤也非雄也澹而不遠枯也非澹也清而不峭弱也非清也刻而不露晦也非刻也流而不逸油滑也非流也朴而不奥古而不秀俚鄙也堆塞也非朴非古也惟兼兩美合而用之文乃可成家矣

善擊鼓者擊邊中心敲不得幾下呆手實擊中心只

幾下便令人厭聽矣故才人為文不于題之正面呆說偏在前後左右摸剔陪襯如畫家有陰陽筆法畫一面能使反面側面一一透露乃稱靈奇

文章氣候因乎學力之淺深實有不可强者師之于弟當循級而引之猶醫之治病必須每日診視加減方藥邪氣既清乃用補劑不然人參白术亦易殺人也芬授徒以來或一堂中諸生共集姿學各不相等必别其人以定課各授以所讀之文或有疑分厚薄子其間者而芬不顧也但問之已心要相安耳彙選養正循級編行世即是此意

磨難天下才人無如八股一道太淺則浮過深則晦少用一分才氣則實義不出多用一分才氣則神貌有傷工夫少間即粗拘守成說則死以故極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于詩賦雜藝可從游歷酬應中著述而八股非窮年閉戶必不能涉筆成一字無他謂是代聖賢說話要中正的當無偏無陂纔與肯合不是一匝靜氣焉能精細熨貼也故文不論奇正濃淡須看字裏行間書卷之氣充溢流露便知是純心讀書之

文韓長淵先生云數百年來制義之所以不可廢正以此足徵士品耳

董思白有文訣九則一曰賓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蓋正意不過數言可竟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以時文論實講為主虛講為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但不可作賓中賓謂于旁意中又入旁意惟賓

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懸著正意而不傷觸乃爲雲字法門一曰轉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武夷九曲迴絕則生若千里江陵一直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竭須于言盡語絕之時別行一路一曰反古文聳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策士遊說不直曰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害其所以敲骨打髓令人至陡然變色者專得此用也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若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却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此反也韓

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却一反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之隆則將不暇食與沐矣寧止此哺握髮而已哉得此一反精神奇警亦其例也一曰斡李長吉曰筆補造化天無功此斡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斡旋處如禹稷當平世二句既平世矣何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云洪水艱食天下若有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平也殊出人意表故缺漏處須用斡旋一曰代謂以我講題只是自

說故當就當時作者之日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于不涸之原一曰翻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一曰脫青烏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令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一曰擒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題必有眞種子擒得眞種子則所謂口口皎著一曰離文字最忌排行貴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破板爲活

丁學田先生云應試之文固貴輕淺然亦要有深厚氣味若有意舞弄筆頭趨佻薄一路以媚人終不成品

家示周叔云凡遇一題先要審題中層次何者是淺一層何者是深一層何者是先一層何者是後一層何者是正一層何者是傍一層層次看清再下手則剝二層有一層議論必不爲題所苦而自見生心之樂

陶石簣寄弟君奭書曰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主然

必鉤深極遠乃出以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
涉熟爛不復可振救矣
王季重云、發必車輪蟻必牛鬬而後耳目之官各極
其用眥以此看小題一字之洽通章熱血呼吸盡來
此眞善作小題也
茅鹿門云、爲文認題要以描寫虛字眼處爲生色竅
如棹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轉脚懸千鈞之砮特在
弩機上覰的
吳震元云、人品文章着一點柔媚不得一柔則立朝

無膽力處世無骨力讀書無眼力作文無腕力如行
墟墓中了無生氣如游女國中了無丈夫氣文章安
得而不陋人品安得而不卑
周伯升云、山無色水無味女無態男子無聲皆半聾
半啞之症此善形容時文之無生氣者也
朱爾皇評章大力墨有曰、時藝與古作相通也而未
嘗不分爲二集砂礫而之于市曰古物也則未有不
掩口笑者矣故好古者又須入時眼乃可此條語可
救評乃太過者之弊

陳百史云、肥大之中淸勁者自在古人所以異乎今
人、又曰行文無氣力修飾容采終爲下品錦貝眞制
藪之烏獲也此二條語可藥偏尙詞華者之病
又云制義之法當從順講中行錯綜之妙倒翻本題
强生議論便失本旨此條語可以正今人倒亂文次
之病
湯嘉賓云、文貴善用虛然又實是正說水月空花若
復渙散不入又失之遠矣此條語、可以正近時路空
嬝娜陋習

袁了凡論社讀書法云、時文集定後作此題成然後
觀其文細看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
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
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芬憶幼時先子
于三八日命題作文先選此題刻文之最佳者一二
篇藏在篋中俟芬文成時乃發篋中所藏文命看覺
眼界爲之一豁愧自已思腸筆力不及遠甚此先子
苦心善誘法也讀了凡先生語乃見用意畧同
又于子曰文境優劣古人以簡直勝今人今人以精

巧勝古人然極今人之精巧不能出古人範圍中

又云文之至者未有不摹古特人不覺耳

又云今人皆知摹古矣以雅淡雄渾爲古惟先正耳

又云文之所以古者以其氣耳以氣行之則爲渾古若氣既斷續則爲擊腐木濕鼓之音矣此理雖老手未知蓋由其讀古人書時徒知取其句取巧患而不能觀其精神之氣耳

又云組織太工亦是文弊試看先漢人非若朴拙不

專整齊震川先生時文全以古氣迭宕

又云文有不修習不整齊不組織處見先輩質任自然時文纏繞之非也

方靈皐云讀古宜多讀時文宜少選先輩名人最精之文百餘首供作案頭游玩其餘平時惟盡力于古則出筆自然脫俗

吳仿咸云制藝以徵士之養也雖在百萬卷中不失整服氣象斯稱儒將故論文以器度爲先

讀書樂趣卷之七

紫水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占 炳日旦華 校

厲業

不憤則不樂不樂亦不能憤憤樂相循無間而聖功成焉吾輩讀書之法亦然其人無一脈樂機流洽於性命之中則必不能有勇志其人無一點勇志鼓舞於工夫之內則亦必不能生樂機是故樂貴乎能自勵自勵云者非謂苦而無所甘也正惟能甘其所苦斯甘即從苦中討出甘與苦原自交

合非分二味非屬兩傢古人成法備集此卷觀者各自得之矣伍涵芬漫題

座右編云世間極閒適事皆須覓伴辱對惟讀書上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

呂氏春秋云甯越少時苦耕有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

年可以成矣

張武畧擬易云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惟讀書有全利而無害不問貴賤老幼貧富讀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讀一日便受一日之益

子貢問于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後矣又問曰學何以曰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尺而後于霄萩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此戴丘毛伯史遺中蹊志者宜奉爲箴

莊子曰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斵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此段議論是與醒天下讀書人不當死守章句貴得意而忘言所謂心可得會口不可得言者乃眞得也于古教學指歸豈能外是哉可求可味

近思錄云書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大原後書亦易記

皇極經世書曰人莫患乎自滿滿則止也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又曰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守樂編云讀書須心定心閒心細則自己精神與聖賢精神兩相流通自有鳶飛魚躍之趣

又云吾輩只讀書作文心無妄思便是清福無邊便是孝不忘親

又云不識不知心事勿忘勿助工夫參前倚衡光景渙澗天高胸次能盡四者則心學舉業兼得之矣

鄭元夫睡鄉記序云幼嬰羸疾近復病脚晝日六時將親枕簟作臥讀書架又畏日光鑠目寒風侵骨亦苦披蛾不堪燃火作讀書帷身在帷中書在架上讀已輒睡睡已輒讀却萬卷交千古自適其適難以云

前此投詬可爲病中請靑妙法氣質弱者宜用之

瑤碧齋小言云韓稚圭平生不輕以膽許人學亦有膽彼丈夫我丈夫吾無畏者哉然不明目不能張膽不小心不能大膽故膽在所養而識先焉

又云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又云春風春雨不能發無根之苗學欲奮向上去全在願力勝願力學之根也

鑒古瑣談云趙簡子喟嘆雀人海化爲蛤雉入化爲

蜃物多能化惟人不能悲夫人之能化亦大矣六生而稚虺虺爾及漁經獄史殊唖錦心則蒙也化爲哲里居而變爲賓爾及鶚薦蛟騰金章丹轂則晦也化爲顯有能淆儀天下則化爲鳴岡之靈鳳有能霖雨而下則化爲見田之神龍此猶世俗所云化耳至謂善而信美而大聖而神其化不又有大焉乎

陸龜蒙甫里先生傳云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落無旬日生奇未嘗暫輟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幖激觴穿穴險固囚鎖怪異卒造平淡而後已始潔冗恰恣戶視屑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置于方冊値本節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

贅言云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千駕則亦及之徒伏櫪下斯轡先之矣故學無銳鈍要于必行

窮理須是反覆尋玩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芬謂非鬼神果相告也乃自身之精氣與古相通有若或告之者也

誠齋記云孟宗少游學其母刺十二幅被以招賢士

共卧庶得聞君子之論

朱子嘗稱蔡西山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然須知所用爲貴

又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又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又曰君子莫進于學莫止于畫莫病于自足莫罪乎自棄

又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知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爲何能自得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急則還塞之矣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又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

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

司馬温公曰道如山也愈深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

胡五峯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品外錄云、王荆公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餘枚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論諷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夏侯勝每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晉東晳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

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匿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紛書而放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藴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于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下人

魏文帝曰古人賤尺璧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

嘗月前之務而遣于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
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太痛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會
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
又曰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熬然後漸漸慢火養
反復玩味道理自出
又曰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
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芬謂肯用思索

亦便好只管如此久久自熟若不如此那得熟時也
朱子曰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
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朱子云為學之方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
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芬推類云如躁熱可看滄綠一卷拘苦可看怡情一卷）
楊龜山曰某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
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
言象意之外
朱子曰凡看註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

賢言皆的當遺書中亦有過當失實與說不及處聖
人言語本是明白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
與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如何看得聖人意
出看註解不可遺漏了緊要的字句中有極緩散者
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
等重方敢寫出
又曰學者看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慢處都要周回
尤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能見其意者也

又曰程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
人所以用心一條此程先生所說讀書最為親切今
人不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將已意硬入裡面
胡亂道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
又曰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如不
知有下字看上句如不知有下句看得都通透了又
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相貫方其看此段時亦
不知有後段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不
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身心亦理日

見純熟
又曰讀書先要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著落諸
家註脚一一貫通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
本意
又曰讀書之法須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
可便道是更須反復玩味
又曰讀書須見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若不務精思
只道無可疑處非是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
又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某自十二

歲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用紅筆
抹出後又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
黑筆抹出只是要尋那精的看
又曰讀書須尋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
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涇野云學者有三多有四寡寡言則力行寡動則靜
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謂四寡多學則德積
多思則幾研多識古人則為之也易是謂三多
臆說云學問不進只是因循姑待優游之浪浮生有
限如奔電逝波試看四五十年前人物澌滅安在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貪戀無益之虛名耽悞有為之
實事古人惜及分陰為過一刻即拋却一刻也
意言云讀書之法朝則誦之夜則夢之坐則思之作
則行之
小言云讀書如飲酒酒不可一飲不醉書不可一讀
不醒
又云萬事皆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人何不以不
知足一念加之書

又曰人看書到看得定時又只在印板上說相似都
不活不活受用他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熟後方會
活會動方有受用
呂東萊曰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
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久久習與性成
又曰讀書之法須日有課程句讀有未解大義有未
通不惜與人商確今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此
則有終身之恥也
凡看書于實字看義理于虛字看精神徒硬記其實

字不于虛字反復涵泳細心體貼則未有能造于通透者此芬幼聞于先子者然也

淮陰十濟菴曰某讀書奉三字以求之曰敬曰勇曰疑屏除妄念以對聖賢敬也振勵精神窮究義理勇也人是亦是不敢遽安疑也凡一句必分字以解凡一節必分句以解凡一章必分節以解其于聖賢立言之意旣見其條目矣由是合數字以成句而解之合數句以成節而解之合數節以成章而解之其于聖賢立言之旨又見其全體焉乃始証之本註求其

體貼語氣者何在又合之衆註求其理一分殊殊途一致者何在同者去二而存一多者刪繁而就簡期于符合正文而後已若夫遠看退看平看冷看正看反看順看倒看逐字看反復相因看者一遵程朱之法至于比看引証看補足看者則求之自爲解者也先子于芬幼時囑以看書之法宜求至一以貫之之地方爲通透聖賢說話有此處如是他處却又不如是者須思其所以異又思其所以同于不同處參悟出他同的意思來于頭萬緒總歸這一個道理處處可通無礙乃是實到手也芬初聞而驚汗浹不知所謂及學之一二十年始嘆先子所誡之不可易

宋陳普拙齋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日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予

少時實有貪多之病至今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王氏談錄云晏丞相自言覩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率不忘廢

歐陽公云某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一二篇

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品旣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

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句可剗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

又云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以上議論舉子用作策論人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灌畦暇語云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于營國近與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書以爲卓絕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

其所以同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善走逸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于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

大觀齋記云華山桃花生于石縫中花片著之即生不由法種也芬因悟物性之變化其不可以常理限且如是人之有生必曰限于其地豈然哉

黃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涉獵他書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語眞讀書三四也

楊誠山有勉學者詩云此日不最得頹波注扶桑言光陰之遲遲黃小𦕈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毛髮忽已蒼幾詑漢小杜詩忽忽已二十三歲得飛動意顚言媚學于共惜此時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只此起首數語已最警動因節錄之

紫桃軒記云天下有好茶爲比手澆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眞無可奈何耳知此語則父兄之所以爲子弟擇師宜何如鄭重也八謂蒙師不妨從便芬謂一生根基定于少時尤宜鄭重

記又云㭊葉道人與予遇于少室之西崦告予曰秦漢以來天地氣浸薄今夫下無黃金盡鏐無白璧盡珷無明珠盡璣無騏驥盡駘無鶴盡鶩鶴無美人盡粉澤無才子盡橫斜筆墨予曰無道人盡掠虛漢矽

相與大矣芬謂此段語以人物靈秀之氣盡歸之渾
數所限未免過輕覷一切宋時多少名賢輩由涵泳
涵才餘載能振起未墜之緒學者苟自能奮發斷不
謂天地氣淺薄也

朱子曰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層喈
而漸進蓋觀于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
孰若入于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
層層結架之所由也

又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

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
底層不曾理會得

昔侯官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
在求放心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
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
無遺

朱子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
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
得至于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定
取舍于其間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
法也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
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
骨髓

錢芸士好讀韓驪手不輟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

裴介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庄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芬
謂富貴人臨終自有許多放不下事裴公獨留戀

書何謂死猶好學者矣

薛文清曰為金之富不以易吾讀書之樂也

宋葉夢得玉澗襍書云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
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為至樂則知世間好
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

朱子勸學箴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
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
之愆此條語芬自幼便見人寫貼座右在當時亦第
以為好語耳不甚覺其言之沈痛今忽忽老將至追

思少小悔不可得乃嘆此文直勝黃金十也

李元和杜門絕迹來產管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黃山谷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王無功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然以酒丈職鄉人共惜之

方正學讀書箴曰聚談少則工夫易成戲謔少則交道可久出入有時則心性不蕩坐立有體則人品端嚴往來之人不交匪類則牽引無因爾汝之稱不掛齒頰則輕薄自遠吝色驕心隨時猛省則尤悔何愁不寡躁情客氣逐念克除則睚眦誰得相加陰私不訐容過失于同儕則厚道自我而全從諫如流喜箴規于師友則大益自我而獲樂羣砥礪發憤讀書不惟功名可期亦足變化氣質

會心編云獨樂自佳獨愁亦自佳獨愁云者都不關世人愁也語不能明大約是渺渺千古之思離離獨往之恨耳芬謂以此爲愁其愁處乃眞是樂處惟深心讀書人有之淺嘗者無有也

南山子云萬鈞洪鐘梁龍衡之而不應萬頃洪波百川注之而不盈是故其應彌遲其聲彌振其盈愈難其流愈廣也此言學問之道以養深者爲至是故輕躁乃所最忌

文子辛鈃云世之好種樹者一日種之一日撫之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蘖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大可拱矣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此言學問之道以順其自然之節爲貴是故助長乃所最忌

象山要語曰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芬謂無心非是忘只無欲速之心便是

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衞宏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 史抄

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杜預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司馬炎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書

柳世隆性清廉，盛事墳典，嘗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史抄

齊武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劉瓛講禮，顧思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南史

何郢簡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不可勝汲矣。史抄

曹褒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

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漢書

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漢書

承宮少孤，八歲爲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漢書

譙周家貧，未嘗問產業，就古嗜學，對典籍恒欣然，獨笑忘其寢食。三國志

弘農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云：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此亦非徒讀言吟哦咏而義乃漸明 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沈驎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負薪汲水，并日而食，人稱織簾先生。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史抄

劉峻家貧，寄食廡下，自課讀書，燎麻炬，從夕達旦，或抑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史抄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者二人，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可謂老年讀書法。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以竹箭箬葉甘蕉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讀書不輟。南史

崔浩自言稟性弱劣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正者少 魏書

李玚之休閑即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 周書

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旣專性頗恍惚對食閉目凝思

盤中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覺數罰厨人厨人以情告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隋

魏收夏月坐板床隨樹陰移誦積年床板銳減而精力不倦 史抄

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十四年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 宋史

朱子講學于婺舒璘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illegible]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宋史

延篤欲寫左氏傳無紙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唐溪典問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莽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後漢書注

朱遵度好讀書人號爲朱萬卷目朱昂爲小萬卷 宋史

周續之年十二受業范寗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年 史抄

張彥遠獲卷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笑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何補哉彥遠嘆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安能悅有涯之生愛好

愈篤近于成癖

牛肅有長女名應貞適楊唐源年十三誦儒書子史數百卷親族驚異之未讀左傳方擬授之夜眠中忽誦春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辨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宋若昭爲之作傳夫一女子而好學如此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實有其事芬特採錄之正爲天下奇男子勸耳

顏氏家訓曰、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爨、時呑紙以實其腹、寒則抱犬而卧、後以學顯。

吳季子書憲云、書之宜珍、不獨錦爲函、寶爲軸、玉爲牙爲籤也、神覗俱禁、手不忍釋、如漢珠在握、隨處如意、愛護乃眞。

又云、聰明自古有限、騖馳博綜、汗漫浮游、耳目之官亂矣、故檢其精奇、納爲枕帳之秘、境日近則情日親也。

又云、書曰、上帝臨汝、言畏敬而矜持也、圖籍之堆床

疊架、古聖賢將憑依焉、片紙寸楮、豈空文乎、宛如上帝責我以不可逭之義、而邀承訓詁、惟恐或後、不爲聖賢之肖子、將爲名教之罪人、纔忽上臨、即至下墮、所以與教者宜何如耶。

又云、大凡諸經册、恨其易竭、讀果牘苦于難竟、讀既浹則髮欲上衝、讀斬幌則睡魔盡碎、讀蕩沛而襟擬、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誇誕生、讀拘儒之腐臭而谷神死、故毎讀一册、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此毀語于讀書之法、最爲調勻的當、芬毎于時文册內選大題十數首、必間以極有生趣小題文二三首、蓋亦于此晴含。

又云、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窻竇欲淨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筆床欲時泛花香、備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懽喜、芬謂此亦僅可爲富貴子弟語、若寒苦之士、能自得機趣、即竹籬茅屋、隨境自適、亦何嘗不生懽喜心于卷內。

貧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卧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毎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

程伯淳毎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怠惰了、如何存主得。

讀書法云、閒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觀何與。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荅曰、南

人學問清通備要支遁林間之日聖賢罔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右勸不學常持酒使人坐旁讀書一日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當失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止曰賴有此耳遂飲一大卮芬謂不學人猶書聽人讀書遂能自出解悟況學者乎存此可發人勇思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置窗間後雞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每有疑難互相辨究由是學業大

進因名為雞窗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夜讀書以斗酒為率密覘之見讀漢書張良傳至使客狙擊秦皇撫案曰惜乎不中遂滿飲一大卮又讀至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飲一大卮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竹窗卧筆云人處世各有所好但清濁不同耳最濁者好賭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或好古玩好琴棋好山水好吟詠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為勝漸入佳境如食蔗飴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耳

黃山谷云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又曰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欒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周益公云淡二獻皆好書而具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鄭康成為經神任末為經苑何休為學海

朱公叔就學顓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坑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史抄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

爲錐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裡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史抄

傾歙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于辟舍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史抄

鄭灼讀書若心熱成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 史抄

陶弘景字通明性好著述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史抄

蕭聽言博涉經史自晝達夜暑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欲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史抄

蕭穎士有一僕從之十餘年每加箠撻輒數百不堪其苦人或勸之他往曰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但愛其博奧耳

西疇常言云士有假書于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與游書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以名顯

康右剛云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翫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袁了凡曰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陶隱居啟梁武帝曰愚固博涉終未能精苦恨無書

願作主書令史晚受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邴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涕零也師哀其言謂原曰苟有志我當相教不求資也于是就業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 史抄

閒居繙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看法帖以其可

遂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古文史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

又云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作心手俱冗則思發早其事以寧吾神

仕進不第將至家其妻劉氏先寄以詩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於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羞得詩不回發憤從學果登第妻得報又寄以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芬謂丈夫不能自立至爲妻子所激方勵學成名亦不足業然難得有如此婦詩意又𠎝雅特錄之

英李子書憶云讀史宜映雪以莊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叢書小史宜著疎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垠之遊而約縹緲之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奸佞傳宜擊劍捉酒以消憤讀騷宜空山悲號可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雜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韻不一若稽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會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嬾托爲口實也

呂文穆公 蒙正 未遇時薄遊一縣胡大監 旦 隨父宰是縣遇呂甚薄客有譽呂工于詩宜少加禮舉其警句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荅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膀亦中首選覩胡公之事則所謂彼丈夫我丈夫誠無與者蓋若今人處此不作轉身逶迤態亦必徒懷妬忌心可醜矣

陸放翁暮年猶好讀書夜必以二鼓壺爲節有詩云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芬謂此與警快句也似兒時乃自嘆少年光景不是著他人講一句中寫出一生精神矣

鮑公云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

黃山谷答王寀子予曰比來不審讀書何似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皆迎刃而解也

蔡少游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朔之間把卷

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而常廢于善忘此眞過來人眞切語後生覽此一條當思亟早回頭無致他日嘆惜其可哉

唐荊川寄莫中江云本來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湊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其爲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與好詩亦上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須藉此零星薄子也

張菲倚公悅云讀書在多識佳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

洪謙都與友書云無處不可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等待有揀擇便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吟玩須尋味其神髓如出我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自有發揮若待考時趕看便慌忙潰亂耗散精神文愈不佳矣

陳行中作王示傳制藝序云予嘗按永叔讀李翱幽

懷賦每置書而歎歎已復讀恨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永叔有見嗟老嘆卑者往往而是得一翱不以嗟老嘆卑爲心故爲之嘆服欲見其爲人若夫上之一再不遇輒頹廢于聲伎歌謳不復自振甚者憂憤之過何其愚也有如易其嗟老嘆卑之心以學道積文安知其終不一遇而乃不自知所處乎元偉數不遇輒益厲其氣養其力故得之足重也

方遜志與林公輔書云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使有人攻擊吾之過缺寧不早

有所聞而逃佛至此哉芬訓今人學問不長進類坐此病如公之虛懷自悔喜人箴規其眞前輩風流不可及處

張侗初曰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永休不暫靜不可以久動不鏖戰不可以勝不入重淵不可以得驪領之珠是故精神不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損際人事超謝溷朋耳目無營合進一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爲功

湯若士云人才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父師速之以帖括不得見古人縱橫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解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迹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論尺幅之外哉二也生于隱約山川人物鴻顯高壯怪俠之事未有睹焉神明無所遊練胸腹無所厭飫耳目旣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皆能使人才力頓盡可爲悲傷

讀書樂趣卷之八

紫木伍涵芬芝軒定　男 炳宸薇古 炳日旦華 校

品詩

詩是詩文是文截然分兩途吾謂惟深於詩者乃益精於文以有沖和恬澹之味益於語言之外望者斯神與俱遠也是故人以詩論詩吾以文論詩人選詩以別於文吾悟文以得於詩各卷中旣已間錯引証茲復專集品詩一卷篇不必多明眼人

自足推類於無盡伍涵芬漫題

顧涇陽云士子拘拘讀舉業最是困人人一困則意趣便不森發故讀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益古之律詩卽今之排比不惟得其嚴整而含蓄感慨之致每令人醉心

詩之爲道僅屬鏡花水月在不卽不離之間語落筆中神遊句外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若一貫筆則死用一呆筆則滯兼賦與比以爲體有靈通活潑之妙使讀之者悠揚動宕餘味津津芬所以謂與舉業有相

通篇全是養勝也

文章者言也子不云乎不學詩無以言朱子謂詩之爲教溫厚和平長于諷諭故誦之者乃能言人謂詩有妨舉業只是將舉業看得粗淺故難詩亦看得粗淺耳

詩之有妨舉業只是近人應酬詩壞之也著意應酬以周旋人情爲主自已性靈了不可問已非詩體安復可與言舉業哉若從涵養中得來自覺從容和易有自得之趣人情愛惡悉不在所計與舉業何妨

譚幹云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曰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漸益哉

辨物志曰七言始于甯戚飯牛歌若娥皇歌白帝子皆歌自是後人擬作非始也

草木子云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吾樂之情故以出于自然者爲工不以流于巧麗者爲背

六硯齋記云孫緯爲著作郎自于暗中見所使筆吐光如火杜少陵作詩句精絕者其子宗武每覺無上作金字此皆文字精氣所結也

有問于楊龜山曰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何如曰自然好然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白居易與元微之言人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竟陵王子良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寸燭而成四韻何難乃與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 南史

王筠爲詩呈沈約約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

詩源指訣云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棊天洞覽云王勃圍棊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記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譬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虞世南以犀如意爪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太

支覽云白太傅每成一詩輒洗其筆

雲仙記云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

謝靈運半日吟詩自篇頓落十二齒

止戈集云長安冰雪至夏月則價等金璧白少傅詩名動于闇閭每需冰雪論筐取之不復償價日日如是

雲仙記云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薰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詩源指訣云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芬謂時文之宜含蓄雍容亦有如是

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摩詰但加漠漠陰陰四字而氣象闊生

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為疎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何異仙家丹頭在手瓦礫俱金

譚友夏稱謝康樂詩靈心秀質吐翕山川芬亦素所耽愛頻頻吟咏覺心窩中自有一片清凉趣味灑然而生今並其齋中讀書詩云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京華如何可與丘壑並遊要想其胸中自不廢丘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心跡並寂故妙若跡寂心喧知何說得是寂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寫得閒虛妙快活現當前臥疾豐暇豫病中猶知所采附莫是趣人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俱戲謔伯敬云將戲謔二字替却忘寢忘食可知讀書最樂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伯敬云讀書此詩全是曠達之言

清虛氣體一毫渣滓不染

陶淵明詩語淡而味腴和粹之氣悠然流露最耐嚼味如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

人樂與數晨夕素心人世易多以此爲樂乃是眞知趣人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抗字妙言而得抗乃是忘形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伯敬云朋友至樂在此可見素心人不是源得無友文人作朋友又未必素心難言難言其二云春秋多佳日伯敬云多佳日三字妙非閒心人不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鍾云衣食不足亦無以有鄰曲朋友之樂眞處即是達處又云廻映農務句尤有神淵明詩大都如此人初讀不覺其奇漸咏

則味漸出後人論時藝者有曰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平淡之極乃爲絢爛陶詩是當之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皇甫湜爲元次山題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于指敘約結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作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氣間爲傲莫與太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帶石屏山衛衛陝曰褐素體

我愚何人知徒倚如有待此衡量有虛一代詩文詞敬後踰最有氣岸而理實平正不可搖易

梁高祖謂不讀謝朓詩三日便覺口臭

洎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三千八百首言飲酒者九百首

譚友夏評古詩有曰古人數字便如一篇大文章今人一篇大文章不當數字古人不全說出無所不有今人說了又說反覺索然則以古人簡而深今人繁而淺古人是有意思偶然露之題目今人是遇題目

然後發之意思芬謂此說直可用以論舉業文字今日舉業文字其不及前輩正以此

晚唐韓偓詠新上頭詩云學梳鬆鬢試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爲要好多心轉惑遍將宜稱問傍人此詩摹擬情態逼眞妙在心轉惑問傍人六字中有無限鄭重今之爲舉業文字者病在多不肯自惑又怕指摘如何嫁得

杜子美詩有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一破字最好讀書而不至于破歸安望其得神也卽此一語已

句通于舉業之妙

子美爲韋偃題雙松圖歌有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想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數語字字幽香臨文涯想足令此心欲禪

韓昌黎詩每有高曠不可及處偶取一二發人奇興不淺如贈張秘書詩則有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贈張籍詩、開首便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中又云、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山汗漫不著織女襄此等意想真是出入風雲矣士子作制義有此興會那怕文不仙乎

劉夢得天壇遇雨詩讀之最足豁人心胸詩云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穿字奇）雨過却立視雲背（背字奇）白日照其上風雷走于兩（奇）滉漾雪海翻槎牙玉山碎蛟龍露鬐鬣神鬼含變態（好句驚人）萬狀互生滅百音以繁會俯視群動靜始覺天宇大（好景）曠山頂自

鶴鳴人間已蕭蕭然重昏斂漠若春冰消灰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韻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却見山下侶已如迷世代（奇）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無一句不奇）

孟郊詩、每有奇創句如贈鄭魴開首則云、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送豆盧策歸別墅、結末則曰、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贈尋言上人、則曰、惟開文字窗時寫日月容聽陸僧辯彈琴、則曰、徵文北海外借月南樓中皆鍊意清新足發文人詩思

釋貫休有詩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語意孤曠迴復咀嚼見其矯矯自得

詩有含蓄雍容而意味愈勝者如王摩詰送別詩結之曰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是何意味悠長也作時文斷不可少此韻致

王昌齡秋興詩云、日暮西北堂涼風洗修木著書在南窗門館常肅肅苔草延古意視聽轉幽獨或問余

所皆刈黍就與谷夫讀書與刈黍本屬兩事合說則幽澹趣味愈見今之讀書者恨不得日日攜所作向朝市送人可與語箇中滋味乎

盧綸有夢遊桃源詩云春雨夜不散夢中山亦陰雲中碧潭水路暗經花林花水自深淺無人知古今此三十字足抵淵明一詩記尤妙確似夢中語

王摩詰鳥鳴磵絕句云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寫出春山一片靜致字字生動又襍詩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滿空如話固是詩家化境不問他事問梅花更覺閒澹趣亦別

又摩詰田園樂六字詩數首其一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又有云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又有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山居之樂一一寫得鮮新昔人稱詩中有畫對此那得不想殺風流也

韋應物有訪人不遇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尋君不

一勸學箴可也

唐劉眘虛有詩云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閒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移人集評云此詩有禪機道氣不獨為讀書人增慧也芬錄之正以足為讀書人增慧

王摩詰送孟襄陽詩云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移人集評之日醉歌一聯余嘗懸之齋中每每思此樂境眞不假南面百城

王摩詰題終南別業詩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滯還期又題韋給事山居詩云尋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會大壑隨堦轉羣山入戶登庖廚出深竹印綬隔垂籐卽事辭軒冕誰云病未能寫得山居幽靜景況如[illegible]面前讀書倦時偶取一味覺白雲流水萬壑千巖蒼翠交映之致透人心脾矣

朱子卜居詩有云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卽共權夸去成孤游靜有山

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兹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山居自得之致悠然語言之外味之不盡

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詩不多字而有幾層轉折能寫出陰陽變化不測之神千頃刻之間令人一望驚怪舉業家欲作短勁文須有此神會方能使筆下泉立峯飛無懈散落寞之弊

杜子美詩筆路思路俱雄渾神化高不可及題萬丈

潭一首尤刻畫奇險讀之足發人雋想詩云清溪合冥寞神物有險螭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蹋步凌垠崿側身下烟霧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環底清見光烱碎友夏云黑知清見俱妙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此承上黑知清見四字而極形之也或解云高質慨矣高蘿成帷幄寒水疊旋旆遼川曲通流欲寶潛淺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吾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伯敬云讀此使人悚然不得不及時遊閒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雨

矣

過又空回怪來詩思清入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詩大有幽冷之致書之座右可以辟暑又韓翃送人入山詩一首云舊事山人白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致趣亦同

唐熊孺登有祗役遇風詩云水生風熟布帆新惟見公程不見春應被百花撩亂笑比來天地少閒人此詩含旨悠長語盡而意不盡大得風人之體吾輩三復此語當令自笑不須被花笑矣

李白詩有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

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眞峭削超曠何有仙骨

唐時王建有短歌行最好其歌曰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須早爲詩書便是歌舞之樂不必別尋昨夜健于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移人集詩之曰讀此使人不敢樂又不敢不樂顧何以爲行樂計耶芬謂惟有及時讀書乃是最樂若優游歲月混過一生到死有不悔心頓萌者乎即借此作

會

子美佳句不勝採取。今錄其恬曠。于舉業有資者。如江亭詩則有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禹廟詩有曰、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西閣詩有曰、出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草閣詩有曰、魚龍回夜水。星月動秋山。江漢詩有曰、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客夜詩有曰、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登江樓詩有曰、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返照詩有曰、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即事詩有曰、雷聲忽送千

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舉業家於此等句。恬吟密詠。不怕浮躁之氣不釋。

錢起送元評事歸山居詩云、憶家望雲路。東去獨依依。水宿隨漁火。山行到竹扉。寒花催酒熟。山犬喜人歸。遂羨書窗下。千峯出翠微。歸山讀書之樂。令人悠然可想。又送夏侯校書東歸詩有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題玉山村叟詩有云、牛羊下山小。烟火隔雲深。一逕入溪色。數家連竹陰。句多幽閒恬適。最耐尋味。

儲光義詩清靈之氣。出自天成。不用雕琢。最能啟慧。如題山中流泉云、山中有流泉。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其餘田家諸詩。亦俱相類。

王摩詰青谿詩云、言入黃花川。每逐清谿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閒。清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蒼秀中氣骨自爾靈逸可愛。又訪呂逸人詩云、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

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字字流逸。寫景生動。結出閉戶著書之樂。更覺幽香襲人。

王昌齡山中別龐十詩云、幽娟松篠徑。月出寒蟬鳴。散髮臥其下。誰知孤隱情。吟時白雲合。釣處玄潭清。瓊樹方杳靄。鳳兮保其貞。幽冷致趣。寫得如生。一絃尤見古意。

高適宿開善寺贈陳十六詩云、駕車出人境。避暑投

僧家作個龍象僧始見香林花請書不及經飲酒不
勝其鍾云名上清課納君帶此道所未披襲淡談空忘外物
持戒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惟月華友夏云如別入萬壑中矣
岑參緱李處士別業詩云先生近南郭茅屋臨京川
栽藥隱村戶蘆花映釣船有時著書服盡日窗中眠
眼字妙惟其眠所以得眠非嬾人可學且喜閒并近灌田同一泉寫得
閒朴如見太古風味
唐許棠野步詩云閒賞步易遠閒字妙閒不能不野吟聲
自高高字山野字生非野何敢高路無人到跡林有鶴遺毛稀幽冷

物外趣都別塵中心狂勞可與醒奔波人沿溪取膻界坐石
嘆飢猿有句閒致
張蠙和友人東歸詩云一第時難得歸期日已過相
看玄髮少共憶白雲多楚潤天垂草吳空月上波無
人不有過之子獨狂歌寫得情景逼真恰又嫵媚
張喬詩梁處士詩云賢哉君子風風與古人同採藥
楚雲裏移家湘水東星霜秋野潤雨雹夜山空早晚
相招隱深耕老此中鍾伯敬評曰朴貌高情夢謂此
亦應酬詩也却無應酬習氣必如此乃許作應酬詩

李中宿米處士幽居詩云寄宿溪光裏夜涼高士家
養風窗外竹叫月水中蛙靜慮同搜句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鷄唱塵裏事如麻詩有清氣只惜結句意煩
馬戴過野叟居詩云野人閒種樹樹老野人前居止
白雲內漁樵滄海邊呼兒採山藥放犢飲溪泉自著
養生論無煩憂暮年鍾伯敬評云起結高妙遂成絕
響
又宿翠微寺詩云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鳥歸雲
壑靜僧語石樓空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

不厭憶在故山中
又送僧歸金山詩云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迴者
橫洲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
禪林下爐香帶月焚晚唐詩有盛唐風格伯敬謂惟
馬戴能存此意
司空曙江村即事詩云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
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此真曠
達之語入神之筆
劉禹錫歲夜詠懷詩云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

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春
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伯敬評云達生之言一篇只
如一句此謂淵永
陳閎宿北樂館詩云欲眠不眠夜深淺鍾云作態妙甚越鳥
一聲空山遠庭木蕭蕭落葉時溪聲雨聲聽不辨溪
流潺潺雨習習燈影山光滿窗入棟裏不知渾是雲
聽來但覺衣裳濕多少層折只如一氣而意態百變
眞是工巧
戴叔倫咏南野詩云治田長山下引流坦溪曲東山

有遺塋南野起新尋家世素業儒子孫鄙食祿披雲
朝出畊帶月夜歸讀身勤竟忘疲園圃欣在目野芳
綠可採泉美清可掬茂樹延晚凉早田供秋熟茶烹
松火紅紅吸荷杯綠解佩臨清池撫琴看修竹此懷
誰與同此樂君所獨耕讀况味宛然在目讀之神清
骨爽
談藪云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虱坐黄鳥挾
書眠黄山谷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皆
警語也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
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甫詩富面
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温
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用月如
無恨月長圓皆顧中的
詩有以氣節勝者即不用雕飾而千載下讀之覺生
氣凛凛不可磨滅不當僅與詩人較論也如張睢陽
守城詩文文山正氣歌已不待言明朝楊忠愍公繼
盛以直諫忤嚴相拘繫朝審途中口吟云風吹枷鎖

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
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
生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常及臨刑又作詩云浩
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
詩云天王自聖明制度邁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
魂補始終愛戀朝廷不吝死不修隙何其于慷慨中
復藹温厚和平也自當與張文二公詩並重千古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
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九極雕琢故時人擬

杜詩月鍛季鍊名重當時其集內有云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又云與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
也時文巧煉亦須得此法
又云聖俞嘗謂詩家造語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
所未道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詩竹籠拾山果瓦
瓶擔石泉姚合詩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說山
野荒僻官况蕭條然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爲工也予曰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

俞云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然
可畧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
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
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
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于言外乎
又云楊大年與劉子儀諸公唱和西崑集出時人爭
效之詩體一變如子儀咏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
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又如大年
峭帆橫渡官橋柳叠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

豈不佳甚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自無施而不可非
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寇萊公詩有云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亦足稱怡
人之句
五代間汝州山白道猷詩有曰連峯數千里修竹帶
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有云菰
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亦可謂善奪胎者
也
宋[illegible]亞少卿有惜竹詩云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礙叢

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可稱新雋
庚溪詩話云韓退之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爲
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
眼明若藍本退之語者然句意清快可喜
作城 往往故爲平澹之語
一 有經云亭

一代才人如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

此全是書卷之氣不露一毫剛猛

唐羽士司馬退之作洗心詩云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言歲月散人世爲長久也）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生草木多古色雞犬無新聲（寫得草木爲犬皆是仙氣妙）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帶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路向曉雲冥冥此羽士詩也而已

栩栩仙家氣分當兀坐吟哦不覺神骨飄飄起行文落筆時不可不有此神味

陸放翁詩微嫌單薄然實清新可愛如秋日雜詠詩云久雨初晴喜欲迷青鞋踏遍舍東西忽然來到柳橋下露濕蓼花紅一溪初夏詩云曲徑泥新晚照明小軒幾受一牀橫翩翩乳燕穿簾影蔌蔌新篁解籜聲藥物屏除知病減夢魂安穩覺心平深居不恨無來客時有山禽自贊名又睡起吟云深閉重門謝簿書日長添得睡工夫木欲筍筍涼如洗雲磴紗厨讀

欲無半吐山榴看著子新來梁燕見將雛夢回茗椀聊須把自掃桐陰置尾鑪此等詩鼓煉工巧却不見鼓煉之迹如出天成自是靈慧過人

珊瑚鉤詩話云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煉句句中煉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律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病也

又云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譎趨爲下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李空同云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險貴質不貴靡貴精不貴繁貴融冷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誠偷僞浮乎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鬬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珮玉有不縮朒投竿而走者乎何也其其非君乎也

袁中郎云詩文至近日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摸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其指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甞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甞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惟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猶多真聲不效顰于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情而發是可喜也

袁中郎作郝公琰詩序云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即今之程墨集所傳參其行卷即今之窗課也夫王瞿者時藝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盧鄧馮則王李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

刻其思富有而窮之無不合也

談麈云、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妙工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如必不唐病宋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

鶴林玉露云、太白詩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次廣大故也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司空圖論詩云、梅止于酸鹽止于鹹味嘗在于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之句爲得之

戴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前也

瑞壺玉液云、近世評詩謂淵明之詞旨甚高其旨出于老莊真西山曰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榮木之憂逝水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云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淵明之知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

蹟原侯說詩云詩之自由有情有文兩者協宜遺情

貴其流溢取生氣之撲人本文貴其高雅要矜慎而不陋故尖者仍高巧者自雜質者須腴直者能韻雄者深沉而透亮渾者骨立而有餘工者警逸而生動綺者儁巧而多姿無偏枯之一失有兩合之雙美情文並得相濟為功芬謂此非但善說詩并通舉業矣舉業之不正當正患在有偏枯之失無兩合之美耳

又云詩體既殊人才亦異分其科別實有二途蓋儁才為英大才為雄觀其所搆婉秀多委風情森發語春則叢化在目述秋則衆霜淒心化鳥風雲別饒生

致微言短詠皆見低徊此謂英才名家所擅若夫力厚魄強學綜筆健醸以沉鬱出以磅礴鼓筆則川岳平移縱墨如風雨驟至洪鐘千石不取錚錚梁木百圍何妨尺朽大家手筆此謂雄才芬謂不獨詩體分別如是即歷考之古文時文其體格擅妙處亦確不外此二途

陳頏倩詩說云詩之有對理本天然或工儷見才而流走有致或意存轉宕而字復相排須變化取新纔當入妙此說可通乎入比我對流走之妙乃無合掌之獘

方容之詩說云詩有正格有別格有高調有逸調盛出口須老押韻須穩琢鍊宜渾字句宜雅聲音宜長托意宜遠則無二道也

又云壯少陵近作卓立今古以悲壯沉厚之思發闊深清遠之響而有高古流動之致此其獨開千古法門也

又云今人論詩謂從首至尾字字有脉絡承接方為渾成是猶書法行間妙在斷續中顧盼豈鉤踢牽綜

待纏繞到底乃為結搆乎則峯巒有穿湖穿田為脉絡者不明矣蓋詩人思涉有實叙者有借對排點者有無中生有者非必作道理話柳也如用事當有出處然總在活動亦可旁借

陳卧子曰古詩自漢魏至唐近體自初盛而中晚皆可為也務絕其不雅者而已真而不雅則俚朴而不雅則陋艷而不雅則俗一句之中虛實間用一首之中開合遠近落調宜老成鄭重而意致宜委婉悠揚行乎自然而即見新刻有時雕琢而不夠流走則敗

之一字才人所最貴也
敖陶孫古今詩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
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
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龍年
說天寶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

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韓退之如囊沙
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
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
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
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蘇東坡如屈注天潢
倒連滄海歐陽公如四瑚八璉可施之宗廟荊公
如鄧艾縋兵入蜀險絕為工黃山谷如陶弘景入官
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
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

皋獨唳深林孤芳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
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
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唐時有人向元微之稱自己詩學近臻化境因述其
句云月下子規喉舌冷花開蝴蝶夢魂香微之云尚
欠穩當改為月月子規喉舌冷宿宿花蝴蝶夢魂香其
人大服只換一字而已鎔金成液詩固未易言也
詩押韻宜渾成一毫假借不得如荊公金陵懷古詩
逐樂安知與禍雙此押雙字最巧　荊公在歐公坐

送裴如晦有子美聖俞老蘇等連名共八人以黯然
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
荊公又作二詩乘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出考工記
之而頰頰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
賓客兩忘我與而此押而字俱典雅工巧
詩句中虛字謂之蜂腰一字之巧能使一句俱舞動
如老杜吹面受和風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
此用受字之妙也　老杜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
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此

用進字逗字之妙也
詩人巧句亦有前後相祖述者但須各自變化見奪
胎之妙如荆公晴日暖風生麥氣蓋用何遜詩麥氣
始清和　荆公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字最巧
蓋從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
盡清風柳上歸脫換出來　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
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
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
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有江流靜猶湧

雲中辨烟樹　陰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老
杜有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陰鏗有中川聞棹
謳老杜有中流聞棹謳　陰鏗有花逐下山風老杜
有雲逐渡溪風　杜審言有結霧清條弱牽風紫蔓
長杜子美有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
子美有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樂
天有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詩用字有根本即極平淺語亦倍覺生新如樂天有
繚忙始愛閒劉夢得有功成郡愛閒杜牧之有愛閒

能有幾人來蓋多病愛閒始見南史王儉傳　山谷
詩有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小池已絶
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
書豹一斑蓋出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遊
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老杜丹青引有意匠慘淡經
營中蓋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　老杜林茂鳥
攸歸水深魚知聚蓋用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
鳥樂　山谷詩有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
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庾肩吾詩勁

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　杜牧之息夫人廟詩至竟
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至竟畢竟也蓋本後
漢范英傳論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意詩人遂習
用至竟二字
元鄭厚藝圃折中云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
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李亦
不能爲也陶淵明則逸鶴搏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
高鴻決漢孤鶴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
春鶯嚶喚皆造化中一妙

宋葉夢得玉澗襍書云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徂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陶淵明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

宋李學卿大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李安之嘗戲作詩云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此詩字字見安貧樂趣語言雋妙女之賢而且才如此士人安可無此胸襟

鶴林玉露云近時趙紫芝詩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是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警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青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又云詩莫尙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尋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意味乃永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少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魏鶴山有詩云遠、鐘、人、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倚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清逸致趣瀟灑

自得。更可想見讀書之樂。用之字句。無乎不妙。
宋陳善捫蝨新話云。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俊。予因謂樂天句。指上梨花句似。茉莉花。王勃句。指上簾句未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荼䕷花。而王荊公以為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邦翰撫掌曰。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又云。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為韻勝。一日見林倅于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者。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予聽之。瞿然有悟。自此讀詩有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
又云。歐陽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或問王荊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能變也。至于甫則悲

歡窮達。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有平淡易簡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施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寂泊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好處。
宋范季隨云。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聯屬。有如理詞狀。古詩云。嗔婢打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可為標準。
羅大經曰。作詩要健字撐住。活字斡旋。

余友朱林修有論詩札云。詩者文字中之辟支果也。學者一識畦逕。便當撤去籬壁。近日詩家各有宗主。歷下竟陵。往往抗旌相敵。噫。摘埴索塗。曷有當哉。若能原本風騷。專事興會。掣鯨魚于碧海。直可搥碎三唐。蹴踏兩宋。何古何今。徒成門庭夸毗耶。予最愛林修吳門懷友句。思君不到半塘路。山色隨人欲過橋。可謂獨得悟門矣。
七言易于飄逸。而所難者雄渾。五言易于峭健。而所難者雋永。律詩易于鋪飾。而所難者對仗本于自然。

絕句易于輕便而所難者短章要有長勢近體字字有法律一字或草率而通局俱爲敗興古風語語須古健一語涉時氣而全身俱覺少色相體裁衣各極其妙自當由百鍊千鎚而出火熟丹成良非易事冗浸老杜集中方知諸體擅勝古今要無二人荆公推工部爲唐第一自是衡量千古定識豈止評唐詩哉近見孫擔峯先生詩稿渾朴天成而巧妙自寓雕琢精工而如出無心似李似杜似長吉似昌黎不可執一家以擬之所以獨成擔峯一家之詩也青峯江上

常勞寤想詩能移人情不信然哉　諱淦輝　縣人

偶咏草

拙性疎嬾稟氣復薄時善病不能酬應亦遂不作酬應詩間于讀書游覽之餘借吟咏以自適所謂草蟲細響時鳴時止不復計工拙也予友朱林修稱詩壇名宿海內推重久矣見而許可爲予點定謂于讀書樂趣有所發明宜並附焉不敢沒友人之意畧有若干首于左　伍涵芬自述

讀書雲湖山　山在於齊川後鄉我伍氏族居依山爲屏子弟皆讀書山上

兩岸崎嶇逼大清箕踞池平倒景明　高唐賦箕踞[illegible]衍言山形如箕也　萃英岫參差三面列桐江縹緲一行迴嵐前雲通觀龍化[illegible]濤翻[illegible]海行盡我壯懷飛欲起乎[illegible]紅月可無焉

清何曠遠倒[illegible]貽　林修

並遊有盛唐風味　未射長先生

其二

宅近青山帶水流登高日日看雲浮卷舒在我無成跡出處同情豈慢遊是即昔從關尹指非奇不向旬

中收歲居聊得安貧趣耕讀全忘分外愁

有得之語却無米人語錄氣　林修

讀書西普寺　寺在於潛太陽村王屏峯下宋稱明智寺

烏深藏萬木稠翠屏環映最稱幽窗前月過山疑動谷口雲目水自流讀罷有時分鳥和悟來無復稱梁謀披襟日何當城坐花子顏之目而來坡　寺前石勢參天上有小　靜看崇巖麋鹿遊

一片靈境覺幽深鹿過何猶遜此　林修

其三

芯勢自昔稱名蹟 倚謝才參參初披珊丁此有詩名參參與東坡交善唱和詩百間酒
存後歸精含循優文采餘石上殘詩今古近山中新
龍先
迺往還踈逆來順受渾忘世間處柔當好讀書 子生平凡
迺橫逆之來一以含容處之 明日一忿時思我堅心
恐氣動有妨讀書靜功耳
宛在玉壺居

善開示人讀書法門。逆來順受二語竟可綠爲座
右銘。吳佑成

讀書始祖忠孝英烈王廟 廟在杭州吳山第一峯路邊鎮海樓前上
國破山存浩氣孤吳心八大慽姑蘇未能雪恥生存

越長繞忠魂夜泣吳枕上濤聲驚蝶夢殿前風肅振
网梧亂孫宛對難通語但重君親不傀儒

寫得凜凜有生氣相與稱絕作也。宋射陵先生

其二

一山飛踞大江頭吳越青葱入望收東海潮生天地
活西湖波映風鳳浮西湖側 鳳凰山在額標忠孝家聲重皆
出清廉正氣留欲振先猷無遠策擁書惟向卷片遊

氣勢生動吳山八觀如畫。朱少文

雄壯怜是對孤先誇。吳佑成

詩稗

九過任城偕友人飲南池

爲愛南池好停橈載酒從青來山送翠綠遶水流澌
亭跨長虹立花依奔柳封撈遊餘與在他日更相逢

工鍊可入完花集。朱修

登大白樓 賀知章命人留築

粉堞凌空起憑高縱目遊一樓風景美百代姓名流
往飲當年事來知此地留王人何處是悠悠自悠悠

杰句爭偷太白 林修

過聊城弔魯仲連臺

白日照荒臺金風拂面來射書思往事排難想名材
岳嶽高峯峽汶河曲水洄雁鴻飛杳杳瞻望意徘徊

步趨後雄渾。宋射陵先生

登燕子磯

峭壁嶙峋景色幽金陵佳氣望中收飛帆片片歸京
口疊嶂層層抱石頭萬頃烟波供嘯傲一亭風月照
林丘六朝舊事無堪問惟見長江日夜流

江水下流處山勢逝迤石頭城頭勝景可作燕

千磯絕對。　秘廣安

安東署中閒地種花

春來寂寂寄官衙，裝點呼童學蒔花。拓地愛貪園半畝，閉門安問路三叉。勻泥要種深兼淺，短竹編籬整帶斜。石取根非和露長，遶階文錦透窗紗。

一氣流轉，極自然之妙。　賈高沙師

抵通州石港邗文丞相祠　先生爲伯顏所執遁走蘇通州泛海往浙東尋二王不港其經歷處也題詩數首至今猶有石刻真尸祝之

朔風湧起黑雲橫，派相祠前暗色清。是日黑雲四遮天欲霖雨舟人方阻勿往予堅意趨拜至祠前而天忽開朗航海孤蹤烟未冷，擎天一柱氣猶生。字中熱血餘丹碧，身後忠魂聚瞻明。遙想煉剛何處哭，句爲百煉剛化爲繞指柔見文選劉琨詩徒將一拜達精誠。

本血性中流爲金石宏音，可與文山正氣並垂。　賈高沙師

洪澤湖誌感　余過泗洲見居民皆在水中由入必藉板橋田惟產茂草藉意雖不得穀猶資草利可以充稅反論之居民草屬官軍收稅則民膺不禁感慨係之遂見於篇

淮水湯湯淮泗湖，擬谷王賢用全茂。草客路半浮淤，魚向蓬蒲戲。人皆疏蒺惟繪圖，誰肯進。官稅免陪償

淒涼悽淡，字中有嗚咽聲，眞仁人之言。　孫搢峯先生

遊豐樂亭

環滁皆山袞城水，水深魚肥清見底。滁人飲水未言甘，甘泉惟數豐山爽。發然以高藹然深，滃然流出泉清美。石上老松森列戟，橫斜倒掛還紛披。池涵太古未洩水，黑光破碎亂如海。中藏怪物不可測，昏晝出入通神鬼。山西南坡上有石龍池深不可測云有怪物出沒山兮水兮俱奇突，宜有奇人與終始。太守風流高作亭，天空地闊俱俯視。熄熄大言垂金石，龍蛇字畫飛欲起。風雲呼吸相追蹤，空山月照常如洗。六百年來世代非，至今文字長留此。山不在高我自思，安能繼美公之門下士。

氣勢磊落，排宕盡勝唐人，于七古中最重。　林修

遊醉翁亭

瑯琊深且秀，逸望多青蒼。行行六七里，路轉山欲藏。佑賀云入山而山反藏非精于遊山者不能領畧此趣有亭當谷口，昂昂勢若翔。上逼絕巘迥，下俯幽泉香。藹翠空中滴，野花夾路傍。流水多瀠洄，曲折瀉方塘。遊魚清可數，照映殿閣

涼中有老梅樹挺然高以長云是醉翁植至今留光
千載餘數十圍斑癬若點綴萬條枝鬱鬱怪哉四時
芳我來懷古人對此思茫茫剩取寸莖歸鼎彝擬周
商

氣體兀傲不作慶曆以後語自作　林修

宿香積寺慧如上人禪室　寺在杭州北新關

小院分香積悠餘竹影深鳥投深處宿月向靜中看
永夜聞清響長吟愛考槃吾生多苦趣輸却老僧安

神韻逼人至味藏于淡中　[illegible]行甫

其二

曲闌幽樓處墻深小徑通年忘花甲外人老竹陰中
慧如年六十有一　水調來寒櫝鐘聲散晚風東山有遠志買
地欲相同

體骨清樸而氣味自腴彷彿玉谿諸詩　方百川

題及門徐帝簡家藏畫卷

巉巖千仞曲通幽瀉出清泉萬里流吾愛吾廬隨處
好石林閒坐擬丹丘
百尺瑣玕翠拂雲風翻露滴總成文俯看蘭蕙香生

洞口明霞蔽中空一徑窄豁然際開廠怪異神仙闕
廣廈幾重垂簷房列水漫冷沁心脾此中無六月
絕少耘耨煩居然成所造特奈漢忘不見芳昏翻
石骨細出泉今古流精液結成秀芙蓉蓮枝儼無別
恍惚西來意是處皆貝葉層樓擬不如明明無變易
雲錦亦難比有質實佈列西慈容萬象幽邃何能測
鑿開混沌界化工何巧絕一隙乾坤大世路渺相隔
幾時得買山長避人間熱

峭削靈逾是能抉昌黎奧窔者　材修

與岱瞻元嘉舟行將別口吟

幾年嗟契濶偶得擬仙舟順水揚帆山沽魚載酒遊
坐談江上月閒數浪中鷗明日塘西道行行意尚留

情景俱到杜律中最穩老之作　朱少文

將泊塘西感題

淺水幾行五十里遙看返照落人家傷心最是田間
女不踏軟轆踏水車

寓慨得風人之意　材修

夜坐偶成

秋氣來深院閒吟納晚涼月窺窗漏影花濯露生香
不寐貪茶味烹泉候火光妻賢安拙計相對補衣裳

其二

長夜清齋坐惟聞促織鳴天涼剛八月人靜近三更
詩律老來細文思幼處平生涯添華髮悞是浮名

二作波瀾老成絕肖工部 賈商沙師

寶應湖中

寶應湖光濶孤城浩水圍曉天三面合秋雲萬行飛
蘆花別小艇翻荷亂平沙賺鴨肥漁庄依曲浦羨爾

是知希

氣味清腴品在王孟儲韋之間 林修

秋江夜泊

江天明月照蘆花暮色參差入望賒小艇疾搖城尚
遠不知今夜宿誰家

其二

舟行寂寂三更後猶在蒹葭流水邊管擁巢衾迎好
夢一天星斗照人眠

此廣陵散也近人不彈久矣 林修

九日燕子磯守風

守風當絕壁恰恰好登高詩越三年瘦人偏九日來
江流山動影雨過水肥濤振濯襟期曠飄然雲在霄

清氣照人胸次迥別 方麟阜

萬濟寧季黻菴書齋夜吟

清齋兀坐靜無思掩戶焚香月照遲茶味漫嘗聞讀
古燈前一卷少陵詩

自得致趣悠然句中倫之不盡 吳佑咸

雪齋步月得句

白月光凝雪窈然一院清天寒雲影淡地潔夜生明
花影逃銀海冰紋透水晶為躭吟興好步屧到三更

造語聖緻大有工力 林修

讀書長子竹溟居

浮屠龍級照山門一徑深通綠竹園坐看風來扃翠
湧恍如江動怒濤翻雨花臺近探新勝木末亭高弔
古魂（方正學景忠烈諸祠在木末亭）更喜有朋時討論賣文沽酒步
南村

老健高渾逼真唐音 劉月三

和陳尹疇山居春晚韻

傍谷幽居不厭忙躬歸一路踏花香慣同野老消看酒閒說家常樂醉鄉遶屋水田蛙鼓熱壓簷金竹露珠涼天心月到空山靜卧看明星照草堂

幽香襲人澹然自遠之靈草

華日堂書肆新成

生來嫩唱食無魚行篋蕭蕭不負初既少郭田五十畝全憑心織百千車僑居白下二山市濫賣紫溪五氏書於潛縣即古潛州地唐前爲紫溪縣遠俗不妨仍混俗貴清時得

到華胥

句法字法絕類太白中耶真七律中古甫也 宋射陵先生

戊寅六月客安東酷暑蒸人乃取韋蘇州門對寒流雪滿山之句然作旁哉思並及孟可三晉意蓋不欲知有暑也暑亦若畏予而遠避者因名曰調元吟

門對寒流雪滿山洞天深處白雲關敲冰夜煮梅花片靜讀南華百慮刪

一椽茅屋作書關門對寒流雪滿山得句欲求清勝骨凍毫炎就細加刪

曲曲灣灣水作關陰森竹樹不須刪愛貪淅瀝清人耳門對寒流雪滿山

韋句曠絕讀此更覺清氣入詩脾矣 林修

送次兒炳日炎埜時方四歲有欣欣向學之意詠以志喜

十年淹滯古漣東淮之安東縣即古漣州地承元章知漣州軍遺跡甚多予自庚午就婚抵今戊寅計十年矣惟喜添兒可破蒙百拜師前欣受業五

更自起類成董花開願得子常熟竹老還看筍透空我憶過庭渾似昨驚心頻然琢磨功

詞意俱勝大得樂天放翁家法 材

寓淮上大雪菴和王蔚唐韻

清波照檻浩茫茫烟樹連空影萬行坐我鏡中忘地狹游情物外覺天長翻經愛看惟秋水散步閒吟對夕陽好景娛人頻得句黃花冷處繞餘香

不羈大地潤想共胸次過不猶人 林修

過冰石磯用李太白

詩狂獨自成千古醉死尤奇作水仙浩浩濤聲歎不散月明江上有青蓮

其一

水淵烱浮混碧空騎鯨直認走蟾宮 林修云騎鯨明明是赴海乃卻認是走蟾宮奇詩奇 至今捉月名誰偶奇到先生死亦推

印太白詩便過觀太白采石留題當推第一 林修

題三元洞 采石磯下大江洞洪深不可測有三小元洞洞外作飛閣踞江面古倚窗一望浩渺無際誠奇觀也予坐不忍去遂有是咏

十丈魚龍窟浮空結構奇鏤通古石壁襯出新掐提厨下江濤潤床頭山勢危倚欄展眺望縹緲擬雲逵

碧落雄渾的是詩豪 吳佑賢

昔李伯藥見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声八病剛柔清濁爲言而文中子不之荅也退而辞收乃能發之蓋詩本以道性靈豈區區雕繪音律割裂字句之足云今之詩人多蹈此病以故骫骳不可洛蕪闕

芝軒先生偶咏諸什氣韻靈轉超詣徹悟如龢押□散今人意思灑然遂覺何汾不古之旨汪躍甫聞茅雖鈍其甘過護蒲州子乎是爲跋秣陵朱廷相頓首

讀書樂趣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伍涵芬撰涵芬字芝軒於潛人康熙丁卯舉人是書首載朱子四時讀書樂歌以見命名之意然四詩晦庵集不載據仙居縣志載此四詩題爲縣人翁森作稱森字秀卿號一瓢宋亡後隱居不仕著有一瓢集云云則涵芬題爲朱子者誤也書中分盪胸澄心澹緣怡情論文勵業品詩七類而怡情類半載花譜品詩類附入已作亦冗雜之甚